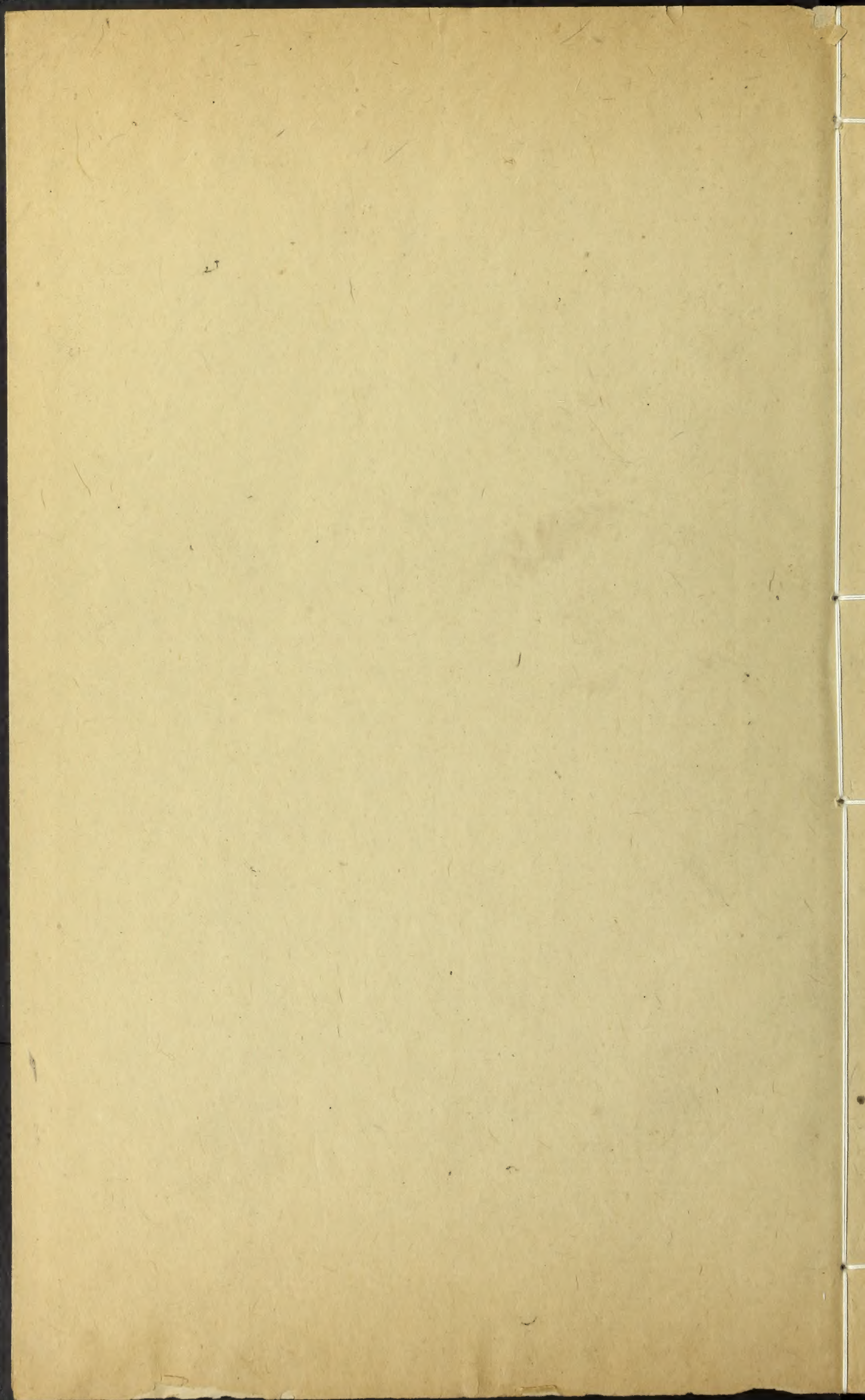


#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

明盱郡鄧元錫箸

## 晉志

晉建國自晉公司馬昭。昭父太傅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沈深有大畧。少服儒業。郡舉上計椽。丞相操爲司空。辟之以風痺辭。爲丞相。辟之。又辭。刼致之。爲軍司馬。數發奇策。已難操克漢中。白乘勢伐蜀。漢將關羽攻樊城。禽將破軍。操欲遷都以避羽。懿爲發結約孫吳之策。羽軍沒焉。時機權業已出魏武上矣。已爲操所意忌。務沈晦自全。或語操。懿有狼顧相。驗之。伺其行、疾呼之、反顧面正、後而身無動。謂世子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

汝家事、而太子常全佑之、懿於是勤吏職、忘寢食、至親較芻牧、操意乃安、世子丕出撫軍。常以中丞居守。及得位、益親。與曹真陳羣受顧命輔政。明帝立。以都督荊豫諸軍事出屯宛。按禦蜀。誅叛將孟達。

初達叛蜀來降、魏遇之厚、懿以爲達傾巧不可任、不聽、假節守新城、巳而達潛與蜀通、懿恐達猝起不可制、陽書慰諭之、蜀丞相亮諭達善爲防、達復書言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餘里、即有聞當表上、比反覆當不下月餘、吾事辦矣、且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無足患者、懿潛師倍道、八日造城下、竟斬達、勸農桑、節浮費、南上豫附、振旅還、

漢丞相亮入天水。懿出屯漢陽拒却之。

騎將張郃請分軍住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而分軍、此楚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時亮自帥衆刈上邽麥以爲食、懿曰、亮慮多少決、必安營自固、然後刈麥、於是卷甲晨夜馳赴之、亮引退、懿曰、吾倍道疲勞、此知兵者所貪、而亮不敢據渭水、無能爲也、遂進次漢陽、亮退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

爲重圍攻拔之以功增封邑亮引去時軍師言亮所爲退者乏穀耳明年麥熟必且至至必寇隴右宜豫運無乏之與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皆挫衄而反後出必憚攻城必出隴東不西上也亮歸必積穀不三數稔不動矣於是穿成國渠築臨晉陂興屯田不調軍國以充實焉

又明年蜀師大出懿營渭南壁不戰蜀相卒亮師還

蜀師出斜谷進臨渭諸將欲止壁渭北待之懿曰百姓積聚乃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濟背水爲營壘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則可憂若西上五丈原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懿以爲亮志大而不見幾好兵而無權又僑軍遠出利速戰欲堅壁挫之自魏主叡敕諸軍必持重毋動亮數挑戰不出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激發之懿不怒問使者曰諸葛公起居何若食幾何使者言公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日噉食不過數升懿莞然曰諸葛公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益堅壁不出諸將郭淮等恚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陽怒請戰魏主叡不許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制之亮復挑戰懿陽引兵出毗持節立軍門而止亮不得間蜀將姜維謂亮曰毗杖節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

請者欲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不受、誠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哉、相持百餘日、而亮竟卒、

遼東反。

師伐遼擊斬公孫淵。自公孫度有遼東、傳康至淵三世矣、至是反、魏主謂懿曰、此不足勞君、欲必克、故相煩耳、君度淵當何策待君、懿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次也、坐守襄平、成禽耳、魏主曰、淵當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已、豫有所割舍此非淵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彼謂必不能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耳、魏主曰、還往當須何時、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經孤竹、踰碣石而東、公孫淵果遣步騎數萬屯遼隧、堅守以距師、懿盛兵張旗幟南出、賊盡銳趣之、乃潛舟濟出其北、沉舟焚梁、賊作長圍應之、諸將欲進攻、懿曰、賊堅壁高壘、欲以老吾軍、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恥過昆陽而敗也、賊大衆屯此、其巢窟必虛、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顧而邀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大駭、躡其後、懿謂諸將曰、向所以不攻營者、正欲致之、令不得不與我戰也、今不擊何待、縱擊大破之、遂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抵城下、雨再月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徙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營者斬、節督令史張

令斬之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持不聽司馬陳
珪日昔攻上庸分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以兼旬之力
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日達衆少而
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
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
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
無所效雖促之何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
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乃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驅之
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而設形賊憑衆恃雨故雖饑
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朝議以師遇雨請班師
魏主叡日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賊奈何從中制之
乎既雨霽而圍合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
有長星色白而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墜于梁水淵
糧盡大窘使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面縛懿執建甫斬
之檄告淵日昔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以迎孤天
子上公而建等欲解圍退舍豈楚鄭匹耶二人老耄傳
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
者來淵遣衞演乞克日送任子懿謂演日軍事大要有
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
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趣就死也任子何爲旣而城潰

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遼東平、

是歲魏主殂、懿以太尉竝大將軍爽受遺輔政、爽專政、進太傅而老、後十年起誅爽柄國。

魏主疾病、手詔趣懿入、三日五至、懿乃自白屋乘追鋒車、晝夜行四百餘里、一宿至、引入嘉福殿卧內、升御牀、懿流涕問疾、魏王執其手曰、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爲嗣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與曹爽竝以侍中都督中外諸軍輔政、齊王芳立、曹爽者、大將軍真子也、以懿年尊位高、父事之、事每諮訪、不敢專、而爽腹心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之倫、咸浮華趨勢、從臾爽以爲重權不可他委、爲爽畫白天子、尊懿爲太傅、陽尊重實奪其權、已遷太后於永寧宮、擅政、弟羲、訓、彥等竝以列侯典禁兵、而晏等依執用事、改制易度、懿度不能禁、稱疾不與事、爽驕僭擬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與何晏等日縱酒其中、又兄弟俱數出遊、司農桓範曰、君總萬幾、典禁兵、而竝出、若有閉城門、誰復納人者、爽不爲止、冀州刺史孫禮失爽意、出守并州、往見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之

耶。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爲意。顧獨以爲明公受顧托之重、宜匡輔魏室、以報先帝之恩。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而公晏然不爲意、故悵悵耳。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時爽之黨、猶頗內疑懿。河南尹李勝刺荊州、過辭懿、實覘之。懿知其情、乃稱疾病、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不謂爾甚。幸自調、懿使聲氣纔屬、言年老疾病、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好爲之備。勝曰、還忝本州、非幷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曰、當忝荊州。懿乃謬曰、年老荒瞶、不解君言、今爲本州甚善、盛德壯烈、當好建功勳。且以子師昭兄弟爲記。勝出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度國內虛可制也、乃起入尚書、白永寧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領軍事、據羲營、而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迎天子屯洛水浮橋上。上奏言、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擅、盡據禁兵、羣官要職、列置所親、殿中宿衞、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

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皇太后、太后勅如奏施行、臣已勅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本官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洛水浮橋、備非常、爽得奏、不上、而內窘迫、不知所爲、懿召爽所親信、指洛水爲誓、令說爽自歸、事止免官、司農桓範出赴爽、懿聞、請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奉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前得所親報意信之、郤範畫、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況卿與俱者天子、以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今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何濡滯爲乎、爽兄弟不能決、自甲夜至五鼓、爽投刀於地曰、司馬公不過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而兄弟歸家、懿發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幷桓範張當、俱夷三族、

初夏侯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

黎怪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殆必敗者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馬懿既誅爽、詔以丞相加九錫、讓不受。○明年、下淮南、得太尉凌以歸。○族之。○殺楚王彪。○凌督揚州、其甥令狐愚刺兗州、甥舅典重兵專淮南、謀以魏主制於懿、而楚王智勇欲立之。凌子廣諫曰、凡舉大事、必因人情。曹爽驕僭、平校虛華、丁鄧畢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被戮、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擢用賢能、脩先朝政令、以卹民爲先、副衆心所求、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乃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討之、懿潛知其計、不報許、而自帥大軍沿流下討之、先詔赦凌罪、又手書諭慰、九日而掩至百尺、凌計窮、乃面縛水次以迎、曰、凌有罪、公當折簡召之、豈煩自討耶、懿笑曰、以君非折簡可致之客、故耳、親解其縛、送京師、凌道飲藥死、懿還洛、卒窮治其事、發凌愚棺、暴尸、賜楚王彪死、於是白奏言楚王彪、曹爽、皆公族、爲逆、當爲社稷計、豫其防、乃盡錄

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公族廢、而大權一歸懿矣、懿機權奪神秘、而應時立斷。內猜忍而外寬再受遺當國、嗛嗛挹損、朝野歸德。及曹爽王凌之誅、窮竟黨與、無男女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坐、天下震焉。卒、長子師嗣得政。師字子元、沉毅多大略、善玄言、與夏侯玄何晏齊名、太傅之誅曹爽也、祕中獨與師畫、弟昭弗知也、即夕乃告昭、既覘之、昭傍徨竟夕、而師安寢自若也、晨結陳司馬門、靜整無人聲、陰養死士三千人散民間、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及輔政、東關喪師、朝議欲貶責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言、以至此、此我過、諸將何罪、因自貶爵、雍州刺史陳泰、欲伐吳、求發并州兵、師從之、而州軍以憚遠役作亂、朝議以罪泰、師又謝曰、此師過、非陳雍州之失、魏人感悅、已廢其主芳、立高貴鄉公。事具魏志。師卒、弟昭繼得政、爲晉公、加九錫、已弑其主髦、立常道鄉公、立三年、昭滅漢、進爵晉王、

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伐蜀，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而下溼，攻之差難，不如先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吳可坐舉也。計蜀戰士不過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則餘衆可戰者不過五萬人。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而出其空虛，直指駱谷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邊城外破，士女內震，亡之易矣。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姜維聞之，表請遣左右軍騎將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及陰平防戍。而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至，寢其事，群臣莫知也。已，鄧艾自狄道趣甘松、沓中，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趣武街，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瓘持節監軍事。漢遣廖化援姜維，張翼、董厥詣陽安關，而救諸圍，不得戰，入保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徑趣陽安口。維聞，引兵還，艾追擊，敗之。維走守劍閣，會攻之不能下，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敵已摧折，從陰平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會可方軌而進；即不還，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山高谷深，又糧匱瀕殆。艾以氈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下至江油先登漢人不意艾兵卒至則大驚後主恐莫知所爲遣使奉璽綬面縛輿櫬詣艾降艾解縛焚櫬禁將士無虜掠已艾既定蜀而驕頗自功自昭言請因平蜀之勢遂乘吴以自效昭猜之使衞瓘諭艾事須報艾輒行鍾會有異志姜維降會覘知之欲搆會說之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持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也會曰君言遠我不能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爲須老夫矣於是會與瓘以艾專制密白艾有反狀而於劍閣要艾章表易其辭令悖傲昭以檻車徵艾敕會進軍成都而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會以瓘兵少遣瓘先收艾欲令艾先殺瓘得因以爲罪瓘至成都夜檄諸將稱奉詔收艾餘一無所問來自詣官爵賞如故有不出者誅比鷄鳴諸將皆至瓘乃乘使者車持節徑入艾因內艾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檻車諸將整仗趨瓘營瓘輕身出迎僞出懷中表申理艾衆帖然而散會所憚惟艾艾就擒遂決意反已得昭書云恐艾不就徵吾自將屯長安相見非久會驚曰但取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必覺我異矣事當速發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不失作劉備也會郭太后卒乃

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討昭悉閉諸將室中從所親信領其軍瓘先陽附會欲已詐稱疾篤就外廨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漢帝會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胡烈所部會信愛之建啓會使聽烈內一親兵取飲食烈密疏與子言會已作一大坑置白棓數千日且棓諸將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諸軍鼓譟入先所閉諸將各緣屋出與其軍合共斬會及維瓘起部諸將數日乃定艾將士追艾還瓘恐其難已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殺之蓋漢甫亡而滅漢者艾會先種滅矣初會過幽州刺史王戎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者難會默然或問參軍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及是果如其言昭卒子炎嗣王遂伐魏稱帝國號

晉後十五年滅吳而天下一於晉時孫皓淫虐荊襄督羊祜上疏曰前蜀平時天下皆以謂吳當幷亡今復一紀平定之期斯在矣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適道之論或未應權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夫以保險阻得自全者謂均勢同力足自固者耳今江淮之險不過劍閣孫皓

之暴後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資器械倍於往時乃更阻兵相守日尋干戈征夫苦役女子糧饟經歷盛衰非長計也宜及時平定以一四海且吳緣江以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敵大備多孫皓恣睢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平居猶懷去就一旦兵臨朝野離貳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也又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水戰乃其所長一入其境大江非復其有還趨城池去長入短我軍懸進人思致命復令巴蜀奇兵擣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可剋日而定也晉主深納之而賈充惡議不出已執不可王濬上疏曰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事難圖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决意伐吳會杜預代祜督荊襄復表言羊祜不博謀於衆而獨與陛下計故沮事者衆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以計不出已亦繇恃恩輕相同異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又中止令吳怖而生計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無幸矣晉主方與張華圍棋適預表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

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可不勞而定願勿復疑於是晉主以華爲度支尚書給運漕十一月遣將琅琊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出巴東命賈充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統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言衰老不任將固遣乃行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以鐵鎖橫截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遇鐵錐錐著筏輒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斷絕遂進克西陵荊門夷道杜預遣奇兵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見之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出拒戰敗歸預所遣伏兵從之入虜歆還遂進克江陵於是沅湘以南接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使節撫之詔濬與胡奮王戎順流搗秣陵而留預鎮衡陽預遂分兵益濬攻武昌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冬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矣遂授羣帥方畧必進師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以濬威名已著則順流長驅不宜復受制於我與之書曰足

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其書上之自武昌順流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禦之望旗降過三山渾遣信要濬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降明日王渾濟江以濬不待己甚愧忿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又燒皓宮得其寶物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下璽書責之濬自訟曰臣前奉詔書直檮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迅無緣廻船得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且令明日還圍石頭皓已來降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非社稷之福也方皓圖降時左右已劫其庫物放火燒宮及臣至乃救止之周浚先入皓宮王渾先登皓舟臣後入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渾浚先得之矣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蒙咎矣臣竊悲之濬至京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命論功行封賈充及渾增邑八千戶渾進爵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縣侯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濬自以功大為渾父子黨與所擠

抑、每進見陳說、不勝忿、或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之曰、卿功則美矣、然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有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欲無言、終不能自遣、是吾褊也、傅士奉秀等表訟其功、遷鎮軍大將軍、方吳之未下也、賈充猶執前議、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以爲必克、而吳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晉主寛厚孝友、懲魏氏孤立之弊、大封宗室授職任、懲魏氏刻薄奢侈、勵節儉、敦以寛恕、用人惟才、受諫不咈、令東宮施敬二傅、行再拜禮、詔增吏俸、禁星氣讖緯之學、初代魏都洛陽改元泰始、追尊祖宣王懿、伯景王師、父文王昭、皆皇帝、文帝之喪、雖從權制釋服、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羣臣請易服復膳、帝曰、念不得終苴絰之禮、爲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者久、何至一旦易情於所天、竟疏素終喪、太后王氏殂、既葬、有司請即吉、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不忍也、有司以聖性過毀請、帝曰、

患不能篤孝何毀傷足虞乎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舊制使遏喪闕然也群臣請不已乃以素服終喪有司奏御駕牛青絲紖斷以青麻代或獻雉頭裘焚之高陽許允前爲文帝所殺子奇遷太常丞朝議以濅刑之門不宜近左右帝追述允夙望而奇茂才竟擢祠部郎晉大疫帝得疾劇甚及愈群臣奉觴上壽曰每念疫死爲之愴然朕豈以一身之瘉忘百姓哉謝不舉初何晏等述老莊爲玄談宅心事外俗以放敗傅玄上疏曰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宜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帝嘉納而清曠成俗不能有革也

及平吳改元太康詔罷州郡兵自是帝以怠豫荒政耽宴遊溺寵嬖矣不專任舊臣而后黨親貴彝章紊廢請謁太行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掖帝庭且萬人並寵者甚衆從容問司隷傅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欲以危言動主

聽卭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繇此言之殆不如也時親貴橫放故云然帝大笑曰桓靈時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然終不能禁

司馬傳咸上疏言古地狹人稠而儲蓄裕者則節儉故也先王之治天下衣帛食肉皆有其制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實繇於奢奢後之費甚於天災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紀極矣淮南相劉頌上疏曰臣聞爲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時量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勢不足獨有所爲而後可以經遠而濟此甚難也陛下當與識達古今之士共籌其便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畧於考終誅賞何自而平乎願居易執要考功於成敗之後古者六卿分職秦漢九列並事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泰重可出衆職付外府寺使得專之而尚書獨領大綱近者監司類畏避豪彊而大綱不振又懼職事之曠則密綱以羅微愆使奏

勠相接頹棄去碎密之案成大凶猾之誅夫創業之主、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嗣、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此將來所不須而自能者、今勤所不須、而所憑不建、臣竊過之、帝不能用、已出尚書華督幽州軍。出齊王攸督青州軍。而讒昌。時張華以文學才識、論者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以齊王對、忤旨、出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紞侍、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繇太祖、帝變色、紞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漢高尊寵五王而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與奪使然也、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搆凶逆、何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何繇生乎、帝曰善、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至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乎、紞因屏左右、進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繇是止不徵華、時齊王攸有德望、勗紞深心疾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齊王之國

宜從親者始、而齊王獨留可乎、冏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如此者殆已、乃出後、而傾朝爭之、詔具封建志中、立二十五年殂。太子衷立、是爲惠帝、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太后父駿以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衷、楊元后子也、生不慧甚、而賈充女甚黠悍、爲太子妃、帝憂太子不任嗣、欲易之、元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何可動也、及疾篤、恐即死、帝更立后、危太子、涕泣言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幸取以備六宮、及殂、駿女得立、而父駿驕用事、朝野皆知太子愚、幾不辯菽麥、中書令和嶠因侍坐、正言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任陛下家事、帝不答、尚書令衞瓘、欲啓而不敢、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已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解其意、不悳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遂罷酒、明日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即委泓、泓具草、令太子自書、上之、晉主甚悅、持示瓘、瓘蹴踖不敢復言、自是

無易太子意矣。先是帝以謝才人賜太子，生世孫遹，慧。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遹年五歲，引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每以爲似宣帝，故太子益安。已復慮遹非賈后所生，恐終不得立而憂，於是用王佑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各分鎮，以强帝室。及寢疾，內顧無大臣可倚，乃以后父駿爲太尉，輔政。帝疾篤，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腹心。會帝少間，作色曰：何得便爾。乃詔留汝南王亮與駿輔政，駿持不宜。頃之，帝復問汝南王來未，左右曰：未也。因遂篤，殂，廟號世祖武帝，而中朝之亂始此矣。

永平元年春，后殺太傅駿，遷皇太后金墉城，弒之。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瓘錄尚書事。初賈后爲太子妃時，妬殺人，武帝怒，欲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國，奈何忘之。得不廢，然妃不知也，以后數誠厲已，銜之。既立，不復以婦道事太后，欲于政，而爲太傅駿所抑，於是使黃門董猛與廷臣素爲駿所不禮者謀誅駿，密使使報楚王瑋，瑋亦以駿跡忌已，許之，求入朝。於是后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甲士討之，楚王瑋屯司馬門

以定變楊太后聞之題帛書射宮城外救大傅者重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於是駿夷三族駿妻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呼截髮稽顙表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而公卿奏太后自絕於天請廢遷金墉城絕膳崩陳留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堂何爲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惟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法所不容也公卿處議至此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賈后殺宰亮保瓘楚王瑋以賈模張華裴頠並侍中輔政

亮以楚王瑋愎好殺欲奪其兵遣之國瑋自昵於賈后后使帝手詔夜賜瑋令誅亮及瓘亮且死曰嗟夫我忠心可破示天下奈何枉殺后恐瑋誅瓘亮威權不可復制乎且遣殿中將軍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遂執瑋斬之瑋凡死出懷中黃紙詔流涕曰受詔謂爲社稷今更以爲罪託體先帝乃受枉如此夷三族而曲赦逆黨賈后素惡亮權又忌瑋故以計次第誅之於是以從兄模父充所養子謐爲腹心與計謐驕奢而喜士石崇陸機雲潘岳之倫皆附謐號二十四友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時望令與裴頠同侍中輔政華盡心帝室彌縫遺闕[illegible]凶悍猶知敬重故數年間雖闇主

尸位、而天下晏然、七年丁巳 秋以王戎為司徒。九年己未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穎見叱之、以見怨、被出 秋侍中裴頠為尚書僕射。后淫虐日甚、頠欲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曰、主上自無廢黜意而吾等專之、儻上心不謂然、將可若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也、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昏虐、亂可立待、殆不可須臾忍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至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大亂、吾曹得姑卒歲可矣、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言、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疏之、模憂憤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冬后廢太子遹。幽許昌。永康元年春。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殺太子許昌。太子幼慧有令名長不好學、為奢虐、又愎不聽諫、而惡賈謐驕未嘗假借之、於是謐與后比而惡太子、時后宣淫日甚、於是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

宮既至置別室強之酒三升醉乃爲草以詔命勑令書書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又作與母謝淑媛書爲刻期兩發者太子迷亂不復知遂書之字不成畫后補完持示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徧示之曰遹手書如此大逆今賜死公卿莫敢言張華曰此家國大禍自古摇國本未有不致亂者況國家有天下之日淺而摇之禍何可堪哉裴頠以爲恐有詐當簡較傳書者及召太子較手書議日西不決后懼事變出太子平日書數十幅示衆且表請免爲庶人而殺謝淑媛於是西戎較尉巴西閻纘輿棺絮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牓前太子遹手跡驚愕太息以爲自古臣子悖逆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臣伏念遹所爲至此者良繇生長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爲陛下驕憐其師傅羣吏率膏粱鍾鼎之家希有衞綰周文汲黯鄭莊之比遂不見事父事君之道以致然也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田千秋之言猶曰子盗父兵罪當笞蓋薄之也漢武感悟爲築思子之臺今遹語言悖逆受罪之日未敢失道視戾太子罪爲猶輕被斥棄逐始且悔過恨無所及尚可愼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可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耆艾好學者爲

之保、僕射裴頠、明允恭肅、爲之傅、及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及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與居處、而置御史監護其家、絕其輕薄往來、思愆改過、庶幾可待、昔太甲思庸克復、卒爲明辟、魏明因母得罪、匡矯蒞兢、迄以孝聞、今天下多虞、儲副大事、不宜空虛、臣出寒門、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也、悾悾之誠、實爲國計、老母見臣爲奏、爲臣求卜、卜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不忍、以死獻忠、書奏、不省、竟殺之武昌、夏。四月朔日蝕、 皇后賈氏廢死。趙王倫殺司空華。僕射頠自爲相國。加九錫。立皇太孫臧。立皇后羊氏。明年。倫稱帝。遷帝于金墉。殺太孫。趙王倫者、宣帝第九子也、則征西將軍鎮關中、徵還、乃深交賈郭、諂事后、爲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持不可、大恨之、及太子廢、天下爲忿惋、左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嘗給事東宮、傷太子無辜、與殿中郎士猗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謀、而趙王握兵、欲假以圖權、乃說倫嬖人孫秀共圖之、倫既聽許、而孫秀言太子聰明、若復位、將不可得志、

更茂倫綏其事而陰激后使殺太子得因以爲名太子既遇害倫乃使告華顧同功終不聽於是倫矯詔勅三部司馬令討亂又矯詔夜開門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閤入令駱休爲内應迎帝詣東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金墉城尋賜死收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付暴室考竟召八座以上入殿中執華頓於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諫何也曰式乾之議臣諫草具存林曰諫不從何不去華不能對遂與裴頠黄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黨友皆誅肆於市巴西閻纘撫華尸而慟曰蚤語君避位而不決今果及命也悲夫過謚尸叱曰誅已晚矣華博物洽聞於象緯尤精時中台星拆少子韙勸華宜避位華曰天道遠惟脩德靜俟之卒濡忍以及於難顧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之所爲哉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褰裳就之哉關内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初充以佐命功封魯公位尚書令女爲太子妃貴寵無並而婦廣城君郭妬甚充有子甫三歲乳母抱當門見充入喜笑充

州而孩之、郭瑝見、億充私乳母、鞭殺之、充子以戀念死、充有女私椽韓壽、生子謐、充死、以爲後、至是而二族俱滅矣、於是倫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倫素庸劣、無智計、受制於孫秀、於是秀權重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誅夷自恣、賞賜濫溢矣、淮南王允謀討倫、不克死、坐夷滅者數千人、倫稱帝、秀爲侍中中書監、總機要、黨與奴平列卿相、於是有五王之難、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閒王顒、連兵討趙倫、乘輿反正、賜倫死、冏爲大司馬輔政、穎大將軍、顒太尉、各還鎭、齊王冏者、獻王攸子也、成都王穎、常山王乂、皆武帝子、河閒王顒、安平獻王孫、東海王越、高密王泰子也、初武帝末、諸王並假節之國、得專軍、倫旣篡、忌齊王冏、出冏鎭許昌、冏至鎭、乃遣使約三王者共舉兵、而移檄征鎭、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發兵共討、成都王穎以兵寡爲憂、鄴令涿人盧志曰、使順討逆、百姓將不召而集、豈憂兵哉、穎從之、遠近響震、師敗于黃橋、穎欲退、盧志曰、今我一失利、敵有輕我心、宜更選精騎、星行出不意擣之、此敗爲勝也、穎從之、果敗倫兵、遂濟河、於是衛將軍王

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應之、斬孫秀迎帝金墉城、自端門入復位、羣臣頓首請罪、帝慰勞焉、自倫兵興僅六旬餘、所殺傷十萬衆、而誅死諸附逆者皆種誅、已三王並至洛、成都王穎爲右功、而齊王冏兵最彊、又自以首謀自爲大司馬輔政、加九錫、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各置武衛、內朝惟其官、而大隙且搆矣、盧志說穎曰、義師之起、大王直前濟河、功無與二、而齊王盛強、兩雄不並立矣、宜因太妃微疾、求歸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遂抗表輒發、而遣信與冏別、冏方疑穎逼巳、殊不意、乃大驚、馳出追送之、至七里澗、穎駐馬言別、以太妃疾、流涕霑襟、觀者咸太息泣下、於是冏表穎兼太尉、加九錫、穎讓九錫殊禮、而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持甚久、百姓瘡痍宜恣賜賑救、及斂祭黄橋戰士、存其家、繇是士民之望歸焉。

太安元年壬戌、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冏既專大政而驕、以帝子孫俱盡、而次者乃在大將軍穎、於是立清河王覃爲太子、而大築第與西宮等、沈酒色娼樂、寵任親昵、海內失望、屬孫惠諫之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王知之乎、曰未也、惠曰、大捐宗廟之主、輕干乘之重、而躬擐甲胄、一難

也奮三百之卒、決策全勝、二難也、搶殿堂、尊逸與、將上均勞苦、三難也、任神武之畧、以弱勝強、四難也、拔天子於幽居、而與復皇業、五難也、然大名不可以久處、大功不可以久居、大權不可以久執、大威不可以久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居其不可而以爲可、惠竊爲大王危之、誠思功成身退之道、追臧札之風、則善矣、曹攄亦謂之曰、物禁太盛、王能居高思危、褰裳去之、善之善者也、冏不能用、惠謝病去、主簿王豹致牋於冏曰、伏見元康以來、宰相居位、未有一人獲終者、此事勢使然、非必皆不善也、今河間成都長沙三王、皆以方剛之年、並與戎馬、處要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以此求安、未見其福也、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王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率侯王以夾輔天子、冏初以爲然、優答之、長沙王乂入見之、欲陽爲忠於冏、乃大言曰、是離間吾骨肉、何不於銅駝下撲殺之、冏遂聽殺豹、初河間王顒鎮關中、附趙王倫、嘗執冏使送倫、而發兵助趙、及聞齊王兵盛、乃背趙爲齊、及是中自疑、表冏罪、請令長沙王乂廢冏、而以成都王穎輔政、冏大懼、疑乂、遣兵襲乂、不克、於是乂將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冏、執之、

帝欲活冏、乂趣使牽出斬、以狥黨屬皆夷滅、而顒復忌乂、使人結成都、欲滅乂、廢帝而立穎、

二年。癸亥

帝室亂。顒穎戕長沙王乂。顒表穎爲皇太弟。穎形美神昏、不知書、初委事盧志、故得成其功名、雖乂誅冏、憚其夙望、事無巨細皆咨焉、詔喻穎入輔政、盧志勸之行、而穎昵嬖人孟玖、戀鄴不時至、乃逞執朝柄、百度廢弛、海內失望、與顒同舉兵入廢乂、詔乂督諸軍禦之、朝議以穎乂兄弟可辭說而釋、使中書令王衍往說、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顒將張方等數犯闕、不克、欲且退、東海王越守殿中、見京師困、執乂送金墉以紓難、開城門納兵、穎遂入京師、廢皇后羊氏、顒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太皇弟、丞相如故、一如文帝輔魏故事、

永興元年。甲子、

秋東海王越右衛將軍盼奉帝戰蕩陰。帝入于穎師。遂入于鄴。穎還鄴、僭侈日甚、越盼共勒兵入雲龍門、召三公百僚奉天子戒嚴討穎、復皇后太子、穎距戰蕩陰、帝師敗績、侍衛解散、侍中嵇紹朝服登輦、身翼帝、穎將殺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遂殺之、血濺帝衣、遂擁帝入鄴、

左右請浣、帝曰、此嵇侍中血也、勿浣、越走就國、而顒將張方入、復廢皇后太子、幽州督浚。王東瀛公騰攻鄴。鄴潰。乘輿還洛陽。顒奉帝御犢車南幸洛、冬。顒遷帝長安。廢穎。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顒將方劫帝如長安、顒迎於霸上、而大權一歸顒、詔穎就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沖素好學、立之、而顒以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歲匈奴劉淵稱漢王李雄稱成都王。二年。乙丑、秋七月、星孛于北斗、越虓擊張方。越自領徐州督、與范陽王虓傳檄討張方、鎮南將軍劉弘遺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又疏言自頃羣王構兵、翩其反而、競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嘗有也、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卞莊者矣、宜速詔越等、令兩釋兵、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者、天下共伐之、越顒皆不聽、越屢勝屯溫、顒大懼、誅張方以解難、而越入長安、奉帝東還洛、自以太傅錄尚書、而大權在越、光熙元年。丙寅春正月日蝕、夏。帝還洛。虓卒於鄴。

穎斃於鄴。（穎自武關敗犇北，欲濟河，或執送鄴。）冬，帝殂。（越進毒弑。）太弟熾立，是爲懷帝。是歲南陽王模戕河間王顒，東海王越殺清河王覃。三年（春正月熒惑犯紫微。）（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及朝臣十餘人，使其將領國兵，入宿衛。）五年，越死於項，師覆於盜勒，司空衍斃焉。（石勒入寇，越帥師禦之，次于項，死，司空衍以越喪還葬，勒追破之，剖越棺焚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當爲天下報之。於是宣文之昭穆宗室四十六王盡於勒，司空衍琅琊人也，神情明秀，總角詣吏部郎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送之，退而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也。初魏晉中夏侯玄、阮籍、何晏等，並祖老莊，倡論言天地萬物皆以無爲宗，以自然爲大，以齊生死、同物我、混是非爲至，而蔑棄禮法，卑鄙簡押，籍著論言世之君子，修法克禮，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簡，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鳴邦國，上圖三公，下九州牧伯，曾不異羣蝨之處褌中，自以爲吉宅，行不離縫際，動不出褌襠，自以爲得繩

墨矣、然處穢中而不能出也、與譙國嵇康、河內山濤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等、爲竹林之遊、湛於酒、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天下靡然趨之、迨晉初彌甚、衍及從兄戎、並位三公、皆委心事外、放於逸游、與時浮沉、無蹇諤之節、而性習所溺、不能自克、則以天地萬物爲無何有、而任誕從之放決無忌顧、始也濫耳、戎性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初嘗喪幼子、悲不自勝、山簡弔之曰、孩抱中物何至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蓋自遂如此、居宰輔、不以經國爲念、思自全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滄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及是衍爲勒所得、召見問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繇、云計不在己、且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勒笑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多所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呵止之、而衍清時凝立、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王公、終不爲用、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壓殺之、衍被執、顧嘆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令不祖尚浮虛、悉力匡濟、猶可不至今日、悲

夫

夏帝蒙塵平陽。晉人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又明年弒。永嘉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光燭地、出牽牛、入紫微、隕平陽北、化爲肉、夏帝被執、四年、聰宴羣臣光極殿、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王儁等、不勝憤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殺之、帝亦遇害、太子業立。都長安、是爲愍帝、四年帝蒙塵平陽、明年弒。、曜陷長安、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虜乎、乃自殺、巳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見者指之曰、此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流者、巳聰饗羣臣、使洗爵、又使執蓋、晉臣涕流、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帝亦遇害、蓋西晉有天下五十年而司馬氏亡。武帝時、何曾侍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及經國遠猷、惟獨說平生常事、非創業貽謀之道也、及身而巳、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然曾父子世汰侈巳甚、永嘉末、何氏無遺種、而民不哀

論曰。至哉命乎。無洪纖曲直高下。如表景無不應也。司馬宣王。殫心力於弃取羈神秘矣。乃後多陰禍。子孫即哲慧不終。賈充於佐命最力。南闕之戰。爲逆首發難。而賈女以淫虐殄世。晉亡而賈亦種誅。嗚呼。豈可謂無天道哉。

## 東晉志

元帝睿。琅琊恭王覲子也。於宣帝爲曾孫。或曰、小吏牛金子、始生神光耀室。幼有令聞。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都督楊州。鎮建業。倚任輔相。辟譽禮上。撫流亡。而國始基。東海王越專國時、睿與參軍王導善、導勸越令睿之國、未果、蕩陰之敗、從如鄴、越殺東安王繇、睿繇兄子也、懼及、亡歸國、則已先敕關津吏、毋出貴人矣、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持、從者宋典後至、以鞭拂睿馬笑之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貴

人被留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與俱歸國、至是始拜命、時江右殫薄、王導從以為謀主、親幸說用、導亦傾心推奉、有興復之志、至吳月餘、名士大夫無至者、導患之、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以招俊乂、故興也勃然、兄天下喪亂、大業草創者乎、顧榮賀循、東南之望也、宜禮致以結人心、王使導詣循榮聘焉、會觀禊、王乘輿、具威儀以出、導與循榮等皆騎從、諸名流見之驚、咸相帥拜道左、而吳會風靡、中州士女避亂者來、並存撫如歸、用其良、刁協、卞壼、周玘、諸葛恢、庾亮等為掾屬、時謂之百六掾、導又說王儉以足用、清靜以為政、百姓歸心、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謂周顗曰、我以中原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寡如此、當何以濟、悒悒不自聊、及見導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暇日宴新亭、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導愀然正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相對作楚囚泣耶、衆攬涕謝之、

下楊州。定江州。而國勢始壯。

時東海王越用事、召楊州督周馥不至、怒命王攻之、馥走死、王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不受令、擊斬之、以王敦為楊州刺史、甘卓為江州刺史、周訪為潯陽守、

愍帝

在位。詔王以左丞相入分陝。辭不就。長安陷。檄四方兵勤王。不果行。以督運稽期、斬令史爲解、建武元年春。即晉王位。立子紹爲王太子。王愛次子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以賢、導對曰、立長順、世子宣城公茲朗儁、然世子長矣、紹得立、紹仁孝喜文辭、善騎射、好賢禮士、容納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交、朝野屬心焉、封子裒琅琊王。奉恭王祀。以刁協爲僕射、賀循爲太常、時喪亂後、江東草創、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國有疑議、皆決焉、太興元年春。愍帝凶問至。王即帝位。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韓績撤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改容、及即位、百官皆陪位、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繇仰照、乃止、大赦、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二等、民投刺者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

統率士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人爵級於恩爲普且可息簡覈塞巧僞也帝不從

置諫鼓謗木詔州牧舉察善惡詔公卿上封事作聽訟觀立太學課農功軍司戴邈言世久喪亂禮俗日弊猶火銷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礪風化從之時狄漢有內亂而朝綱粗備江表頗安獨風習流敝如故御史中丞熊遠應詔言胡戎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不恥讐賊未滅羣官百司酒色是營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曠爲達驕蹇爲簡是以萬機就荒風俗爲薄而朝廷方以從順爲善遂還覆見貶安得朝有諫爭之臣士無懷祿之志乎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加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何以成業參軍陳頵言於帝曰洛中承平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西臺僚屬皆承餘習養望自高是前車覆而後車復不戒也欲制遠先繇近始請自今在事若臨使稱疾者免官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也時不能用二年春

立郊丘建康。合祀地祇。三年秋。豫州刺史逖進屯雍丘。

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後趙陷幽冀并。秋以戴淵都督司豫。

劉隗都督青徐軍。秋。豫州刺史逖卒。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少好節俠。長博覽該古今。遭世亂。與劉琨善。嘗共臥。中夜聞荒郊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把臂相謂曰。四海鼎沸。吾與足下當並力中原。獨時相避耳。行避亂。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而徒步從之。藥物衣糧。與衆共。長少咸附。既渡江。琅琊王表爲軍諮祭酒。逖憤憤懷匡復之志。而王措江南自立。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獨藩王相屠。使戎狄乘隙。放橫耳。今中原遺黎被殘酷者。人有奮志。王誠發威命。使諸將如逖等者。統以北伐。將郡國豪傑。望風響應。民欣來蘇。國恥可攄也。乃以逖爲奮威將軍。刺豫州。時江東艱敝。乏資儲鎧杖。獨畀千人廩。三千繒。令自行募軍。逖將故流徙部曲百餘家以行。既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所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至江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以行。進屯雍丘。愛人下士。勸課農桑。

勉已務施，子弟以耕樵自給，而踈交賤隷皆恩禮遇之。繇是遠近感輯，降附日衆，西平羣盜，北抗石勒，黃河以南郡縣皆爲晉有。河上屯堡故嘗有任子在胡中者，聽兩屬，遣遊軍僞抄掠，而陰厚恩撫之。繇是人樂爲使，胡中聲息畢具知，所向克獲。進鎭雍丘，將軍石勒憚其威名，下成皐縣修逖母墓，與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聽互市，收市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已朝廷遣戴淵爲都督，逖以淵吳人，有望而無遠畧，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隙，慮內難將作，傷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自是晉君臣謨議僅僅畫江保江左，無復措意中原者矣。初逖有胡奴曰王安，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汝族類也，盡歸之資而遣。安仕勒爲左衞將軍。及逖卒，弟約叛亡走趙，勒族之，安嘆曰：豈可使祖公無後乎？竊逖庶子道重，匿之。石氏亡，歸江南。是歲漢改號趙，石勒建後趙。

五年春，王敦反武昌，入石頭。戕驃騎將軍淵、尚書僕射顗，夏還武昌，分兵陷長沙，戕譙王承。王敦者，司空導從父兄也。帝初鎭江東，敦與導同心翼戴，帝推心委任，敦都督江楊諸軍

事總征討導專機政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頗畏惡之引刁協劉隗爲腹心協潛邸時長史隗司直也敢諫爭多糾劾疏王敦兄含罪甚力協剛勁忿世亂欲尊上抑下故帝親倚之稍抑損王氏權導任眞引分澹如也而敦憤悒不自堪敦參軍沈充錢鳳皆凶狡謟附爲反謀梁州刺史周訪甞撫納士衆爲致死切齒敦敦終訪世未敢發訪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鎭襄陽舒右丞敦留舒不遣疏自理且爲導訟伷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丞有志而帝親信之夜召丞謂曰敦奸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鎭之則何如丞曰臣奉詔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猶未也雖灰身何益帝強之乃出鎭時湘土困敝丞躬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及帝命戴淵劉隗並督軍名懷胡寇實擬敦敦罪狀隗協請行誅且言太甲顛覆典刑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深垂三思遂舉兵內向帝大怒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時朝士以導及敦有佐命功而隗協爲衆所側目僉以敦非稱亂爲疏僕射周

顗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脅之何謂非亂詔徵淵隗入衛百官道迎隗岸幘大言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率羣從子弟每旦徒跣入詣臺待罪僕射顗入朝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力帝納其言飲之酒晚出又呼之顗飲恩自帝出不與言醉左右顧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理之言甚切至導不知也大恨之明日帝召見導導頓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戶罪當從坐帝跣而起執之手曰茂弘方以百里之命託卿是何言耶詔曰可徙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安東時節假之為前鋒大都督討敦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札守石頭札少恩士不附度不能抗敦遂開門納敦敦入石頭帝令協隗淵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不勝憤銳身欲自將出戰散騎中郎溫嶠執鞚諫曰臣聞善師者不陳善勝者不怒柰何以萬乘副而身輕天下乎太子乃止敦擁兵不朝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遂縱士卒大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侍帝側不去帝流涕執隗協手給人馬使避難協無恩從者委之去人斬其首詣敦隗亡之趙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請戴

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恨不足耳敦曰吾此舉天下謂何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善言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何也顗曰公戎車犯順顗親帥六師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帝素得天下心未可動而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恐為後患舉憂召百官大會欲以不孝廢之曰溫嶠實云嶠後至敦目懾之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辭色俱悖嶠抗對曰鉤深致遠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同聲曰信敦不奪而沮罷會帝召顗問曰今日之事二宮無恙諸君晏如事且但已乎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去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不能救當死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參軍呂猗勸敦殺周戴敦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登三司無疑乎導不應曰止應令僕耶又不應敦曰不爾止當誅耳立遣部將收之顗被收道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為隕涕於是敦改置百官及諸軍鎮徑不朝還武昌導後料簡中書故事見顗前所為申理表執之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舉兵時遣使詣湘州請

譙王丞爲軍司，丞嘆曰，湘地荒人殘，無援倚，而亟逢大難，吾死矣夫，死忠義何求，於是與建昌守王循、衡陽守劉翼等，共盟誓討敦，敦分遣將以甲卒二萬攻圍湘，丞且戰且守，或勸南投陶侃，退據零桂，圖後功，不可，梁州刺史甘卓與書，令固守，當以兵出沔口，襲盜歸路，則湘圍自解，丞答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可及濟，遲之，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相持百餘日而城陷，守翼戰死，長史悝闔門死，丞執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從，不離左右，又殺雄，廙承敦旨，殺丞，階、延以丞喪反都下，禮葬之而去，初丞遣主簿鄧騫說卓，共討敦，卓參軍李梁，勸卓保梁州，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從容觀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荊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處筭勝，未之聞也，且爲大臣，國家有難，而坐視不救，何有於義，以將軍威名，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朽，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於天下何難焉，敦遣參軍樂道融往邀卓，道融忿敦逆，顧說卓襲武昌，武昌傳卓軍至，皆震駭，而卓竟不能用，敦旋軍，道融復勸卓邀其歸路，又不聽，道融憤惋卒，而卓竟爲敦所斃

冬閏十有一月帝崩。帝性簡儉、容直言、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滿、巳、舉觴覆之、遂絕酒、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令冬布夏練、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然恭儉有餘、而剛斷不足、大難未夷、而內亂遂興、以憂憤成疾、殂、在位五年、年四十七、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而生帝、豈亦人惡司馬氏長世汙之乎、固闇昧不可問矣、

太子紹立。是爲明帝幼聰哲年數歲坐元帝膝上、屬長安使來、帝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近、對曰、長安近、帝曰何也、曰聞人從長安至、不聞人從日邊來、帝大喜、異之、明日宴羣僚問如初、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也、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帝愈奇之、

司空導受遺輔政。立皇后庾氏。亮妹

太寧二年詔司徒導中壘將軍嶠將軍詹尚書令鑒督諸軍討王敦敦反軍江陵帝親征敦敗死衆潰其逆黨皆伏誅。敦欲簒位、諷朝廷徵巳、帝手詔徵之、

敦憚帝英武，不入朝，徙鎭姑熟。帝徙江西督郗鑒鎭合肥，擬敦。敦表爲尚書令，以侍中溫嶠親附帝，表爲已左司馬，而以兄含督江西軍。鑒過敦，敦與語曰：樂彥輔短才耳，使後生流宕，遺名簡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敦欲訂樂貴滿，舊覘鑒意。鑒曰：彥輔道韻平澹，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踈。愍懷之廢，柔而有立。武秋失節士，豈可與同日語哉。敦曰：愍懷廢徙時，危機交急，人何能死守乎。鑒曰：丈夫既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覥顏天壤耶。道終數極，當存亡以之耳。敦聞言大恚，不復見，欲止之。鑒擧止如平時，乃遣還。嶠詣敦，知不可諫說，乃謬爲恭敬，身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知錢鳳爲謀主，借以聲譽，每謂人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鑒，鳳聞之喜，與深相結納。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不可輕授，公宜自用其人。敦問誰可者，嶠推鳳，鳳亦推嶠。嶠陽固辭不欲行，強而後可。敦乃表補丹陽尹。嶠恐鳳從後間之，因餞別行酒，鳳未擧，嶠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鳳怒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飮。敦以爲醉，兩釋之。且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三。既發，鳳果謂敦曰：太眞於上甚密，與庾亮交深，殆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

得以此輒相讒哉、鳳乃不敢言、嶠發、即疾馳還都、自發敦諸逆謀、與郗鑒爲先事防、決策謀討敦、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賣、與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遽作如許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爲嗣、而恚悔發疾病、乃矯詔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公脫有不諱、即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爲、應年少、何渠堪此、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東下、僥倖萬一、下計也、鳳退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及導受詔討敦、聞敦病篤、即宣言敦死、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信、六軍咸奮、尚書騰詔下敦曰、敦輒立兄息自承代、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復搆逆、今遣司徒導等、帥大師進討、諸爲敦授用者、一無所問、敦將士從敦彌年、違遠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休假三年、訖還臺敦見詔恚甚、病以彌篤。使王含錢鳳周撫等帥衆犯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郊祀、何天子也、但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裴妃而已、司徒導遺含書曰、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當復如昔年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不自保、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

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有耳目者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合朝野乃欲妄萌逆節不已悖乎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月張膽爲六軍首寧爲忠義而死不爲無賴而生也時含將水陸軍七萬奄至江寧南岸矣議者以衆寡不敵宜及軍未合疾擊之郗鑒曰賊方朝氣恃衆突奈何不計強弱奮一朝之決爲成敗乎今賊方抄盜爲百姓疾苦曠日持久將人情怨爲戰擊其情衰賊不足破也帝不聽自將親兵前詣江欲搏戰溫嶠使人急燒朱雀橋沮之帝大怒嶠曰今宿衛單寡徵外兵未至若賊驟勝危及社稷陛下何愛於一橋帝乃止軍南皇堂嚴宮徹守賊以橋焚不得渡與六師夾水而軍久稍怠將軍段秀帥千人夜渡水掩擊大敗之旦追破之越城敦聞含敗大憤恚曰我兄老婢耳強起欲自行困不能興以遂斃應秘不發喪而累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日縱酒爲淫樂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又大敗之潯陽太守周光帥千人赴敦應辭以疾光退謂兄撫曰大將軍已死兄奈何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光乃斬鳳走闕下自贖含遂燒營遁有司發敦瘞焚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錢鳳首同懸南桁導等皆以討

敦功，受封爵有差。有司奏敦兄弟舒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其近親乎！其勿問。有司奏敦參佐綱紀無匡救節，當除名禁錮。嶠疏曰：敦剛愎不仁，敢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間，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候也。方在拘錄，自免無繇，原其私心，豈遑宴處？宜施之以寬，從之。方敦入石頭，元帝使敦弟彬前勞敦，彬哭，僕射顗然後入。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耳。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禍及門戶，能無哭乎？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欲殺之。導趣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謝，且此復何謝？了無懼色。敦還鎮，以舒刺荊州，彬刺江州。彬過敦，勸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欲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及敦死，含敗，欲南奔荊州，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日與江州云何，而當歸之？應曰：此所以宜歸也。江州當強盛時，能立同異，必不厄人於險。荊州守文，寧能意外相遇耶？含不從，走荊州，彬聞含敗，具舟待，不至，以爲恨。舒聞含應至，逆而沈之江。先是舒子允之方總角，聰警，敦愛之，常携以自隨，嘗夜飲，允之醉，先卧。與錢鳳密謀逆，允之悉聞之，恐敦意疑，即

於卧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處吐中不復疑會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謀白舒舒與王導共啓帝備焉朝議贈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導欲及周札郗鑒謂敦入石頭門啓而入錄周札不可導曰往年之事敦逆未著逆同桓文有識而上皆所未喻非獨札也及敦逆既彰札即委命宜追贈鑒曰敦爲逆日久札開門延敵令王師不振宜不免於罪若敦前舉同桓文豈得以先帝爲幽厲耶導語塞然竟贈札官

二年秋閏七月帝崩。在位三年年二十七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强誅剪逆臣克復大業然非久遂崩太宰西陽王羕司徒導中書令亮尚書令壼同受遺輔政。太子衍即位是爲成帝生五年矣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亮太后兄也

咸和元年。丙戌冬殺南頓王宗二年秋蘇峻祖約反。峻陷姑熟。三年春帝師敗績尚書令壼死之亮奔潯陽。峻犯闕皇太后崩。初太保導以寬和得衆及亮以元舅用事任法裁物失人心豫州刺史祖

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大臣又不與疑亮中抑之荊州督陶侃有威名亮畏其得衆峻猜防而安集將軍蘇峻守歷陽負功望甲兵有輕朝廷心羣難並蓄於是亮出溫嶠鎮豫章王舒守會稽廣聲援又修石頭城以待變南頓王宗者西陽王弟也以失職怨望亮殺之降西陽王羕爲弋陽縣王宗近屬羕先帝保傅預顧命一旦剪黜遠近疑駭明年徵峻爲大司農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盍除之嶠壹亦以爲言亮曰峻不順命今徵之而反患尚淺遲之禍深漢七國是也竟徵峻峻果辭不就徵亮遣使宣諭峻曰庾公言我反是安可望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與祖約舉兵反郗鑒溫嶠亟憂朝廷單寡求入衛亮以邊陲交急止令毋動與嶠書曰吾憂西陲甚於歷陽足下必無過雷池一步欲留嶠擬侃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導曰請及峻未至斷阜陵守當利諸口掩之峻可破也脫爲峻所先得難與戰矣導以語亮復不聽峻果陷姑孰燒京師戒嚴亮督諸軍討之師屢卻陶回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空設伏邀之又不從而峻果夜趨丹陽平旦遂進犯臺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尚書令卞壼父子俱死

瞻荊州刺史侃子也亮大震跳身走潯陽領侍中鍾雅曰以後事委公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乎峻兵入都城百官皆走司徒導命侍中褚翜抱帝御大極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登御床衛帝中左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侍陛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入叱侍陛者下翜叱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若輩何得妄動峻兵爲却下已入宮掠出裸剝士女焚燒府庫中外大怨峻至以導名德猶使以本官居己右以祖約爲太尉而自總尚書事庾太后以憂斃

**夏江州督嶠。荊湘督侃。師討峻。峻據石頭。帝出居石頭。秋西師誅峻。**

時溫嶠聞京師不守大號慟會庾亮至宣太后詔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未效勠逆而先受榮寵何以示天下辭不受遣王愆期等要荊湘督陶侃同赴難侃中望亮以疆場外將不敢越局爲辭嶠屢說不得欲先發參軍毛寶曰衆克在和不克在異需陶公同發則師威不同發則無震縱其可疑當外示不覺柰何自作異乎宜追信易書推之首事要必與前可也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果遣督護龔登以師至尋遣回追還嶠與書曰軍政有進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移檄遠近言於

盟府諸軍路次惟須仁公今召軍還遠近咸惑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宜同之且自頃獲願情深義重著於人口一旦有急猶望扶救况社稷之難乎公當進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勳退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峻約凶逆人咸切齒今之進討若石投卵若召兵還是敗於幾成且令不知者謂仁公緩賊此聲難追也假令此州不守約峻得志仁公亦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兼道進於是設壇場告天地祖宗陳匡復之志嶠登壇讀祝版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遠近奮激軍大振峻遷帝石頭與西師司徒導固爭不能得帝號泣登車時天雨泥濘劉超鍾雅徒步從峻給馬不乘而悲哀慷慨時歲饑峻遺之米超一無受纏綿朝夕臣節愈恭雖在幽厄猶啓帝授孝經論語時廣陵城孤糧少外逼胡寇郗鑒得詔徵流涕赴難宣城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發帥畢會鑒聞峻欲挾天子入會稽說侃嶠立營壘屯要害防其逸又絕其糧道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使東門無藩蔽也於是侃築白石壘表庾亮營守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爲營屯表鑒都督揚州八郡軍屯京口舒潭盡浙東西軍大合而峻約愈困時侃嶠

軍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便步、欲將士上岸者斬、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曰、兵法令有所不從、豈有視賊可擊不擊者耶、疾馳往襲取之、已復請兵燒峻句容湖熟積聚、而約峻軍乏食、秋、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賊將攻大業、急壘固守、侃欲往救、殷羨曰、軍不習步、不如攻石頭、石頭破、大業自解、督水軍向石頭、峻逆戰、突陳不得入、醉墜馬、斬之、衆大潰、峻司馬任讓推峻弟逸為主、為城守、嶠立行臺、布告遠近、而人心愈益奮、明年、司徒導亡赴西師、侍中雅亦謀奉乘輿如西師、事泄、逸使任讓入宮收雅及超、帝抱持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未幾、大戰石頭、建威長史滕含破逸兵、獲逸斬之、含步將曹據抱帝如嶠舟、羣臣頓首請罪、帝慰勞、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之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劉遐黨西陽王羕與焉、侃與任讓有舊、為請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殺之、論平峻功、侃進太尉、鑒進司空、嶠進驃騎將軍、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屬任、固辭還鎮、留資蓄具器用而後去、出庾亮為豫州刺史、時宮闕燔燬、民居蕩盡、朝議欲遷都、嶠請遷豫章、三吳之豪請遷會稽、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可都也、古

之帝王不以豈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務本節用豈憂凋弊哉若不績其麻不齊其用節樂土爲墟矣且北寇蹋張何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非完計也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乃止不復徙以褚翜爲丹陽尹翜收集亡散而京邑復安明年後趙族祖約晉元建國甫五年有王敦之變明年成王敦之誅又明年蘇峻反又明年峻始成誅五年之間大禍荐作如此

**四年夏。驃騎將軍江州督嶠卒。**侃表嶠忠誠動烈義通於神人臨卒與臣書爲訣蔣臣戮力弘濟艱難臣每省視未嘗不終夜撫膺臨飯酸噎也詳篤嶠書上陳權陛下垂省

**江州亂。五年春。太尉侃定江州。**導以嶠軍司劉胤爲江州侃表胤非統御才不聽已胤以奢縱爲將郭默所殺導以默有勇力即用爲江州侃聞之投袂起將兵討斬之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即用爲宰相乎導答書曰默據上流之勢有船艦成資故含忍以俟足下非乃謂遵養時晦者耶侃笑曰乃遵養時賊耳加侃都督[illegible]州 是歲石勒稱帝

**七年秋。太尉侃復襄陽。**趙寇江西[illegible]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illegible]城悉俘其衆遂

拔襄陽、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載鉏耒於軒軺、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以寡弱拒敵、趙不能勝而退、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九年

太尉長沙公侃卒。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疾篤、表送所假節鉞麾幢曲蓋、及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棨戟於朝、封籍倉庫、以後事付右師馬王愆期、輿疾就船、卒、論曰柏、侃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每飲酒有定限、或勸之、侃悽悵曰、侃本能飲、以年少時有酒失、爲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耳、尚書梅陶常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恆得法外意云、是歲後趙滅趙、咸康二年、慕容皝稱燕王、四年成改號漢、翼什犍稱代王、咸康元年

帝九年乙未、春正月、帝冠。冬十月朔日蝕、二年春。立后杜氏。三年春、趙石虎稱天王。四年夏、成李壽弒主期自立、國號漢、司徒導爲丞相。咸康五年秋、丞相導卒。護軍將軍充何中書監

揚州刺史，冰。參錄尚書事。導識亮清遠，簡素寡欲，元帝時，號稱仲父，中更王敦蘇峻之難，不爲矯矯節，而善因敗爲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朝野倚重焉。初帝即位沖幼，見導必拜，與手詔云皇恐，下中書曰敬問。咸康初元，導疾，不任朝會，帝詣省疾，拜內室，時帝始冠，侍中孔坦諫以爲初加元服，動宜循禮，宜博納朝臣，咨諏善道，會熒惑守南斗，導私憂之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答天譴，時導說丹陽尹桓景將軍陶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日與桓景造膝，熒惑何自而退舍乎，導深納之。時庾亮代陶侃都督荊州軍，以導久得政，而己以元舅居方鎮，心不平，以書要太尉鑒，欲共起廢導，鑒不聽，而訓亮居外鎮，遙執朝權，又據上流，擁強兵，趣勢者多歸之，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吾角巾還第，復何爲戚，及是卒，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詔器登葬，參用天子禮，謚文獻，以庾亮及導，嘗共薦丹陽尹充可大任，詔中書監庾冰，及充錄尚書，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或問其紆密過弘，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等哉，詔實戶口，料無名費，充軍實，從便濟以寬時江南士大夫，爲玄言，以曠縱奢侈相尚，燕使劉翔來

貢。因宴集、謂何充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誠朝堂焦慮忠臣畢命之秋、而諸君宴安江沱、以奢靡爲榮、傲誕爲賢、將何以尊主庇民乎、及歸、公卿往餞、翊日聞婺不恤緯、而憂宗周之將亡、敢私言之、昔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憑會稽報吳、今石虎李勢、志相吞噬、縱未澄清北方、亦宜先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而有之、據上流以臨東南、殆已、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太尉鑒卒。

以太常謨督徐兗軍代鎮　鑒疾篤上疏曰、臣所統錯雜北人、及遷徙新附、皆有歸土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之田宅、粗得懷安、聞臣疾病、衆情駭動、若復北渡、當啓寇心、太常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宜可代臣任、鑒薨、以謨代、先是庾亮稱開復中原、表桓宣鎮襄陽、郭懌鎮魏興、翼鎮江陵、毛寶樊峻守邾城、而自請移屯石城、規伐趙、丞相導恐尼之、深怨浮詩之、謨執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而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虎之能否也、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剪削外寇、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斯而觀、虎爲能乎、不能乎、今征西欲自將北伐、虎必親帥其衆以來、豈晏然已哉、欲

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量彼度己臣竊以爲非征西所及也金墉險固劉曜以十萬衆攻之不能拔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以當其倍此臣之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田於此界豫置軍屯以衛其外穀熟胡至丁夫外戰老弱內獲其急也猶燒穀而走當是時胡騎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勝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兵行之後耳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衝擊何以待之王師與胡水陸異便服習不同胡若送死自來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其後詔左衛將軍陳光攻壽陽謨曰壽陽固未易攻也以道里計之師行十餘日乃至聲息著聞河北之騎足以赴矣況停舟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退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王之爪牙擊寇小邑得之則利薄而無損於敵失之則害重

而足以召寇、非長策也、乃止、趙寇沔南陷邾城。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屯戍、侃不答、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行視、諸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屯之適遺狄禽、若羯虜可乘、何資於此、故無爲事屯。至是庾亮使毛寶樊峻戍之、趙遣將將兵數萬攻邾城、寶求救、救不時至、沔南邾城皆陷、寶峻死之、江夏義陽皆隆圍石城、爲竟陵太守李陽所敗、乃退、時亮欲遷鎮未已、聞邾城陷、乃懼而止、六年春。江荊督亮卒。中書令翼代鎮。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公私充實、尤不喜清談、時杜乂殷浩有盛名、翼弗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徐議其任耳、長沙相羨、浩父也、貪、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長沙相驕豪、縣有住兒、江東之政、大較煦嫗豪強、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盜石頭米百萬本豪將、而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出豪彊所藏匿二千戶、則衆共驅擊之、雖前宰悟謬、而江東事自此去矣、今吾兄弟不能拔足風塵、當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郡、長沙相最惡、惡而不治、與殺倉督監何異、竟黜羨、八年。

春正月日蝕 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立。在位十有七年。年二十二。帝少而聰慧。方六歲。元舅亮秉政。殺南頓王。帝未之知也。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安在。何久不見也。亮以謀反伏誅對。帝泣曰。舅言人作賊輒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奈何。亮爲莽沃。及亮卒。豫州刺史庾懌與江州刺史王允之隙。餉之酒。飲犬。犬斃。沃地地墳。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聞之懼。自殺。及是不豫。二子丕奕皆幼。冰恐易世後屬疎。中爲人所間。而琅邪王岳。帝母弟。得嗣及盆親。乃以國有强敵。立長君爲請。帝亦以琅邪賢。許之。何充曰。禮父子相世。今立弟。當如孺子何。冰固請。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受顧命。崩。岳即位。充陰不言。葬興平陵。徒行送。還至閶闔門。乃登素輿。既葬。臨軒。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臣冰之力也。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出鎭京口避諸庾。封成帝子丕琅邪王。奕東海王。立皇后褚氏。改元建元。時庾翼以滅胡伐蜀爲已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廷以爲難。而冰意與之同。詔以冰都督征討諸軍翼督荆江軍伐趙。戰丹。冰敗。慙憤卒。翼還荆州。繼卒。乃罷。徵何充還輔政。立二年。崩。是爲康帝。年二十二。

太子聃立。方二歲、褚太后臨朝稱制。徵太后父裒輔政尚書劉遐說裒曰、外戚與政必危以衆所側目、會稽王令德雅望宜授之政、則完安裒表讓會稽王辭歸藩、昱清虛寡言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賓客、郄超謝萬爲掾屬、超鑒孫、萬安弟也、江州督庾翼卒。桓溫代鎭。翼病表請子爰之爲荊州、朝議欲從之、何充曰、荊楚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桓氏世在西藩豈可復以白面少年久有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宜可任、溫內史彝子也、庾翼嘗薦之成帝、以爲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獨劉惔疑其心、謂會稽王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後難制也、勸昱自鎭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竟以溫代翼以惔監沔中軍代庾方之、永和元年乙巳。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二年春。揚州刺史侍中何充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以功勳、不私親舊、卒、謚文穆、三年春。荊湘督溫克蜀得僞漢主勢。溫進官封。漢、署陽氏

種也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中饑天水下邽略陽氐流入漢州者數萬家而略陽氐李特材武善騎射道路有疾病窮乏特兄弟恒護賑之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御史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御史言流民餘十萬口非漢中一郡能賑贍宜令入蜀就食繇是散布梁益間益州刺史趙廞反特以衆擊殺之明年朝廷下秦雍招流民還遣御史馮該督之行且調別六郡民與特同討趙廞者功特兄輔自略陽來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乃遣閻式詣該及益州刺史羅尚納賂求權停至秋尚該皆許之而廣漢守辛冉以討廞爲己功不列特功狀衆咸憤怨已而尚督流民以七月上道時流民爲梁益間人傭力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業無以爲行資復求停至冬而辛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乃白尚至關必搜簡始得行流民大懼於是以特有材武又數爲衆請留遂相率推特爲衆主特乃結大營於綿竹處之衆至二萬人繕甲治兵冉帥步騎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於是特稱鎮北大將軍兄輔弟驤稱將軍進攻廣漢據之冉奔德陽特施捨賑貸禮賢拔用之又明年特戰死弟流自稱益州牧保東營子雄保北營會晉遣大軍來討流流懼欲降雄獨勸攻

襲破之軍大振未幾流死雄代領其衆當是時中國益大亂五王相屠戮矣於是雄自稱成都王已僭號國成以李讙爲太尉李國爲太宰事必咨而後行而國離事雄彌謹在蜀三十年簡刑約法寛厚得衆時海内大亂蜀無事百姓富實閭門不閉雄嘗出遊其相楊褒於後持矛躍馬前雄怪之問焉對曰臣持惡馬而持矛急慮自傷緩懼有失故馬馳莫制也雄知以諷即還輿雄后任無子有妾子十餘人莫適立立兄子班爲嗣而雄子越弑班立期期弟壽復弑期自立改國號漢壽卒子勢嗣失道民不附及是桓溫既領鎮銳然欲立功名以自固謂蜀漢居國上流與江左相首尾當先伐而國亂民散視胡羯爲可伐議伐漢將佐交諫惟江夏相袁喬助爲謀溫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拜表即行漢大發兵拒之溫軍至彭模議者欲分兩軍異道進袁喬曰今懸軍深人勢力合乃壯壯可捷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棄釜甑齎三日糧搗成都遇漢將三戰三捷至逹爲蜀前軍乃知與溫異道還至則溫軍成都之十里陳矣衆遂驚潰勢悉衆出戰溫前鋒不利矣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長驅抵城下縱火燔其城門勢輿櫬

面縛詣軍降、溫送勢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服、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初溫伐蜀、朝議以蜀險遠、溫衆少深入、難之、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之、惔曰、溫善博、不必得、則不為、故克但恐克蜀後難復制耳、師旋論功、加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冉閔滅趙、改號魏、

七年冬、溫移軍武昌。先是長平殷浩為老易善玄言、辭徵辟屏居、人擬之管葛、常伺其出處、卜江左興亡、王濛謝尚往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至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詔除侍中安西軍司、不應、獨庾翼薄之、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君子過會處際、寧當效之耶、浩終不起、及是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會稽王昱憚之、以浩有時名、朝野推服、乃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陳讓自三月至於七月、昱手書敦勉、乃受命、既至、引為心膂、綜朝權、欲倚以抗溫、溫甚忿然、素易之不憚也、護軍將軍王羲之說浩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公不宜與征西隙、隙難弭也、浩不聽、會冉閔滅石氏、中原亂、溫請用大師經略、不報、遂移軍武昌、朝廷大懼、謂溫意在廢浩、浩至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相王而誰、又

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答、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不從遣中詔、又不從、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怱怱自猖蹶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謀始豁意、撫軍司馬高崧爲昱草書遺溫曰、寇難宜平、時會宜赴、此爲國遠圖、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嗒、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震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懼且爲社稷之憂、吾與足下雖任有內外、至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不自盡哉、溫得書默然、即上疏謝、師還鎭、是歲苻健稱秦天王、八年春、浩督楊豫師規北伐、屯壽春、秋進屯泗口、九年冬、敗績、走譙城、是歲燕滅冉魏稱帝、十年春、浩免、徙信安。時冉魏滅、中國亂、徐兗豫洛諸州來自歸、會稽王昱以殷浩督楊豫規進取、左丞孔嚴知浩非將帥材、謂之曰、比中外乖異、可爲寒心、宜深思廉藺屈身之義、慕平勃交驩之略、令穆然無間、庶保大定功、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難以義感、未宜圖遠也、浩不從、疏請北出許洛、以謝尚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時張

遇以豫州降尚等不能撫慰遇怒據許昌降秦尚敗於秦會姚襄率衆來歸尚挾與攻許又大敗浩謀再舉將軍王羲之復遺之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往事豈可悔哉願弘思將來夫中興之業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非所任也自寇亂來當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坐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惟引咎責躬深自貶降更與朝賢思布平政與百姓更始保淮之計非復所及莫如保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分外宇宙雖廣何地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胡虜雖有可乘之會而內求諸己所憂乃重於所欣今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供億疲耗以區區吳越經綜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願殿下先爲可勝之基俟本立勢舉謀之未晚又不從已浩大敗於姚襄糧械俱盡奔譙城初浩與溫少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笑曰我與我周旋久寧爲我不爲卿而溫少時與浩戲騎竹馬溫棄去浩輒取意輕之及朝廷使浩抗己固大望以會稽負夙望國無他(憑分)雖八州上馬租賦一不爲朝廷使而迹相羈縻者猶數年

及是溫因朝野之怨，表浩罪，請廢斥。昱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浩既廢，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久之，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儻為令僕，足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欲以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大喜，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與之絕。浩竟卒徙所。

溫帥師伐秦，敗秦軍藍田，抵霸上。夏，還師。十二年春，討姚襄，敗之伊水。師入洛。

溫廢浩，益恣，欲先立功河朔，以厭時望。乃信荊畫伐秦，部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別將出子午谷，嚮長安，敗秦兵藍田，遂至於霸上，不克攻，還師。明年，敗姚襄於伊水，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還。

升平元年春，帝冠，太后歸政。二年冬，燕陷河南。司豫州軍謝萬、徐兗督郗曇伐燕。三年冬，曇病還師，萬師潰，免官。

會稽王昱欲以桓雲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則桓氏成專兵，非社稷計也。乃用謝萬。王羲之曰：萬才流經通，使之廊廟固

後來之秀，以撫循荒餘，則造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其苦，則善矣。萬不能用。及詔伐燕，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將佐，慰其心，豈以傲誕而能濟務。萬乃召諸將集，無所言，直以如意麾四坐云，諸君皆勁卒。吾何憂，諸將益恨。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託。師入渦潁，以病退屯。燕城萬以燕兵盛，故以疊退，即引兵走，與衆驚潰，萬跳身逃，詔廢爲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沒於燕。　五年夏。五月帝崩，在位十七年，年十九，是爲穆帝，無子，琅琊王丕立。○太后以王成帝子，中興正統，立之，立皇后王氏，濛女，尊皇后爲穆皇后。　隆和元年春，燕攻洛陽，溫出師救洛。燕兵退。溫疏請還都洛陽，自永嘉遷沂表者比還寔河南，著作郎孫綽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亦以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而鴻鴈之哀，近在目睫。溫此舉誠壯，而月姓震駭，豈

不以反舊之樂，遷而趣危之憂，與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望者，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通，開墾之積貲裕，然狼狽遷竄，中夏小康，然後徐議遷徙，未晚也。綽素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遣語之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士洶洶，皆懼遷，雖為虛，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彼行自止。詔報許，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奉遷園陵，不應先鍾虡。溫不能難而止。興寧元年夏，溫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二年秋，溫城赭圻，領揚州牧。詔徵溫入參朝政，辭不至，復徵溫至赭圻，復止之。溫遂城赭圻而居，遙領揚州牧。三年春，溫移鎮姑孰。三月帝崩，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是為哀帝。母弟琅琊王奕立，立皇后庾氏。太和元年冬，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溫加殊禮，位諸侯王上。四年夏，溫伐燕，戰枋頭，敗績。袁真以壽春

扳降燕溫鎮與陵○徐兗刺史郗愔遺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助師愔子超為溫參軍逢溫意取其牋視毀之別為書自陳非將帥才加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大喜即以愔為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兗帥步騎五萬將自兗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未可動也溫不從至金鄉天旱水絕鑿鉅野引汶水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入河難若堅壁清野不戰而運道絕此危道也不若舉今出不意徑趣鄴鄴必震震必走遼碣此上計也即務持重則莫若頓兵其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乃進捨此二策而旅進處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涸運絕北土早寒於時所具豈直之食哉溫又不從連戰數克至枋頭燕主暐謀走[illegible]龍慕容垂曰臣請擊之擊而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帥師以拒溫且請救於秦許虎牢以西賂之秦許救燕溫師老糧竭又聞秦兵且至焚舟棄輜重還還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欲急追之慕容垂曰溫初退必戒嚴簡精銳為殿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氣必憊怠俟其憊怠擊之蔑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尾其後溫果兼程返行數日垂曰可矣急追之及於襄邑覆之於東澗大破之別將邀擊於譙又破之

溫收散卒屯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眞奏免爲庶人眞不服表溫罪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荐興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

六年冬溫入朝帝廢爲東海王會稽王昱立

始溫懷非望欲先定河朔爲不世功還乃受九錫及枋頭敗滅名頓挫對僚屬憤憤曰爲爾寂寂恐爲文景所笑僚屬莫敢對嘗撫枕太息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意勃勃不自任及拔壽春族袁眞謂郗超曰今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因留宿中夜獻密計謂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示威重溫大喜遂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乃流言帝有痿疾用嬖人參內寢以有子將潛移皇祚中外頗惑之於是溫乃屯大軍白石而身詣闕表太后啟其事請廢立云以重宗廟也太后擁立二君久彌制聽明有器識知溫意不可奪乃曰我本自疑此命溫撰令草呈立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溫見之悚息已召百官詣朝堂皆震慄失次溫亦色動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帝著白帢單衣從西堂步下乘犢車出就邸百官莫不歔欷溫帥百官迎會稽王入即位殺東海王三

子叉其母溫撫辭欲自陳廢立本意帝每引見輒泣十數行下竟不得出一言而退太宰武陵王晞元帝第四子也溫忌之奏免官會新蔡王晃自言與晞及殷浩之子涓庾蘊弟倩柔等謀反收付廷尉有司承溫旨請誅晞帝不許曰朕不忍聞也溫固請帝手詔曰若晉祚靈長便宜行前詔如大運去矣當自避賢路溫覽之流汗乃奏徙晞新安免晃爲庶人族涓倩柔溫還鎭秦王堅聞之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方更發君自亢六十老公舉動如此將能久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明年溫奏廢放之人不可校黎元降封東海王爲海西公公杜塞聰明終日酣暢桓氏減而公竟以天年終 立二年崩是爲太宗簡文皇帝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觀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尤善玄言初輔政本欲奪庾氏權而用溫溫志縱又欲倚殷浩抗溫而浩不任頗敗廢溫以横決及即位拱默則大勢既去不能强也小貞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郗超曰修短命也本何足計寧當復有近日之事耶超於溫至深力爲保護已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國家之事一遂至此繇吾不能以道匡

衛而然何愧如之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
主辱遂流下[illegible]襟竟悒悒成疾病召溫入朝一日夜四
發溫懼有它難不至乃詔立子昌明為皇太子道子為
琅琊王領會稽國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
居攝故事且曰蜀先主不可輔自取之命侍中王坦之
持詔入請易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嫌而守之坦之
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乃改大
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崩　太子昌明立
羣臣疑欲需溫至定嗣君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
代立正也大司馬何容得異於是太子即位太后欲令
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　寧康元年春溫
固讓使萬機停滯末敢奉命遂不行
入朝。夏。還鎮。卒。始溫望簡文崩當禪之位不即居攝得
遺詔失望與弟沖書曰詔使吾依武侯
王公故事耳意謝安王坦之所為恚有後言將入朝詔
安坦之迓勞之新亭都下洶洶云欲誅王謝移晉祚溫
既至其衛甚設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神色不變
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
何為乃壁後置人乎溫笑命徹之與安笑語移日令郗
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

實矣。始溫以浮聲撼朝廷，令自恒亂，致九錫，得禪代。安坦之若不喻意者，不得發。會謁高平陵，得疾還姑熟，諷朝廷求九錫。袁宏屬九錫文，示彪之，彪之大歎美，巳而曰：「卿大才，奈何以此示人。」呈似安，安數令竄易，緩其事。宏不悟，復以謁彪之，彪之乃吐實曰：「大司馬病不可知，備急此何爲？」於是溫竟隕斃。謝安以天子幼，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爭曰：「先代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有太后臨朝之制。上年垂及冠，令從嫂臨朝，豈所以示上德於天下乎？」時安以政歸桓氏者久，恐沖復次及，意借臨朝嚴寒之故，不從彪之之言，而表彪之尚書令，坦之中書令，領丹陽尹，與共政。或說沖誅時望，執國政，不聽，而克意悉順。以安有時望，以揚州讓，求徙鎮爲徐州刺史。族黨交問，不聽。而晉室復安。本晉所以安者，以溫居外制中，而惑安坦之，沖執忠力不貳也，豈非天哉。無何，郗超亦死。初，超黨逆見力，以父愔樸忠，閟不令知之。及病甚，出書一篋，函封鑰授子弟曰：「公年尊，我死後，若以哀悼害寢食者，可呈此，不即焚之。」超死，愔果哀成疾，子弟如誠呈遺篋，發視，皆與溫往反爲篡代密畫也。愔大怒曰：「小兒死已晚矣。」遂不復哭。二年春，詔僕射安總中書。三年夏，徐兗督王

坦之卒。坦之有風格、非時俗放蕩、敦儒教、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憂國家、言不及私、朝野惜之、立皇后王氏蘊女、太元元年春。帝冠。太后歸政。是歲秦滅涼滅代、二年秋。詔僕射安都督揚豫等州軍。徐州刺史沖督江荊軍。安表兄子玄監江北軍。桓沖以秦人强盛、奏自江陵徙江荊、玄鎮廣陵、募驍勇士、得彭城劉牢之、以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尚書令王彪之卒。彪之、導從子也、凝重有遠識、簡文嘗稱之曰、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謝安言每朝大事、衆不能決者、咨王公、無不立判、三年春。作新宮。秋新宮成。初安欲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爲宮、儉陋甚、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不蔽風雨、是以營新宮、比漢魏爲儉、比過江初已泰矣、今寇敵方彊、豈可興功役、爲勞擾邪、安曰、恐後世哂前人無能耳、彪之曰、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寧國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耶、彪之卒、乃改營、秦分道入寇。四年春。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陷順陽彭城淮

陰魏興。玄帥衆萬人救彭城、軍泗口、欲遣報城中不得通、部將田泓沒水行、爲秦人所獲、賂使云南軍巳敗、僞許之、旣至、呼城中曰、南軍垂至、勉之矣、秦人殺之、拔魏興、太守吉挹、引刀自刎、御奪之、刀以見執、挹不言不食死、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贈益州刺史八年秋。秦主堅大舉入寇。陷壽春。冬。征討督石冠軍將軍玄。戰淝水。斬將。大破之。堅亡歸長安。堅帥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南伐、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巳順流下、幽冀兵至彭城矣、東西萬里、水陸並進、詔以謝石謝玄謝琰桓伊、胡彬等督師八萬拒之、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人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部分巳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秦陽平公融克壽陽、胡彬退保硤石、融遣梁成等屯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未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融馳白秦王、賊少易與、必速赴、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來就融

遣朱序說石等降、序前鎮襄陽為秦獲仕秦者也、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速擊之、幸挫其前鋒、則彼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牢之帥精騎五千趣洛澗、令阻澗以待、牢之直前渡水擊成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又堅欲致師、令軍中敢言吾至壽陽者拔舌、故晉師益奮、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師、見晉兵部陣嚴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持久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我師得渡、決勝負、顧不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不然、不如使半渡、我以鐵騎蹙之、立推滅也、融曰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猝不可復止、玄等引兵得渡水進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師退者還戰、馬倒、為晉兵所殺、秦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師大敗、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草行露宿、晝夜不敢息、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卻走、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崩、序因與張天錫皆來歸、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壽陽、初秦警至、都下震

恐玄入問計於相安、安夷然答曰、巳別有旨、遂命駕出
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奕、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爲敵手、
而玄又不勝、安遊陟至夜乃還、及是得驛書、知秦兵巳
敗、方與客奕、攝書置牀上、無喜色、對奕如故、客問之、徐
答曰、小兒輩遂巳破敵、旣罷、則大喜、還內過戶限、不覺
屐齒之折、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習舊聲、於是宗廟始
備金石之樂、進安太保、石尚書令、玄前將軍、讓不受、初
郗超以父愔位遇在謝安石右、而優游散地、望謝氏、及
安舉玄任北軍、超聞之、喟然歎曰、安之明能違衆舉親、
玄之才能不負所舉、人問何也、超曰、吾與玄在桓公府、
見其使才、雖屐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於是年
之援譙、沖復魏興、上庸、新城、玄復彭城、取河南、降青州、
安請乘苻氏傾敗、北征以開拓中原、會桓沖卒、物論以
玄建大功、宜代鎮、安以父子著勳名、不可以久居、又懼
桓氏失職怨望、而桓石虔新有功沔陽、且慮其憎形勝
之地、後難制、於是以桓石民領荊州、桓伊爲江州、石虔
領豫州、分三桓爲三州而國安、當是時、江左幾振、十年
九年、符秦亂、慕容垂稱燕王、姚萇稱後秦王、
秋、旱饑、升喝
太保安卒、○安神識沉徹、風格秀暢、寓會稽、與王
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游、辟除皆不

起、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浚谷、悠然無處世之意。然每遊賞、輙以妓自從、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安妻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謂之、安掩鼻曰、政恐不免耳。及萬廢黜、年已四十餘矣桓溫引爲司馬、乃赴命。溫深禮重之。後入侍中、卒消桓氏之變。既當國、每鎮以和靜、不存小察、弘大綱、人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其後破符秦、功名既盛、險詖求進之徒、意不厭、毀短之。琅琊王道子、錄尚書專國、安婿王國寶、坦之子、無行、安抑不用、乃謟附道子、傾安。帝稍疏忌安、安以有秦師、請出鎮廣陵、築新城居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言色、及出鎮、盡室行、亦不顧反。卒、詔葬以殊禮、謚文靖。　十一年代改稱魏、

二十一年、帝崩。　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五、是爲孝武帝。帝幼稱聰悟、謝安常太息以爲精理不減先帝、而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酒色、爲任放、不親政、委政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耽酒而誕、晚節尚浮屠、立佛精舍於殿内、極奢麗、引諸沙門居之、請託公行、刑政謬亂。既而以道子驕恣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潛制之、以王恭爲徐兖刺史、殷仲堪都督荊益州軍、以王國寶爲中書令、王珣爲僕射。國寶佞諂、珣、桓溫故

吏與郄超比而爲容所謂短主簿也末年長星見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酹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耶作清暑殿居之廷臣罕得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懼乘帝醉寢使宮婢以被蒙帝面而絕云以魘暴崩太子闇弱會稽王昏荒不能問也太子

德宗立。帝生而不慧不能言寒暑饑飽亦母弟琅琊王德文爲節適道子專國

隆安元年

王恭殷仲堪桓玄等稱亂殺王國寶王緒二年秋恭戮死玄陷江州殺王愉三年冬玄襲江陵殺仲堪 桓玄者溫子也襲南郡公負才地爲雄豪詣琅琊王道子值其酣醼張目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深銜之守義興鬱鬱不得志嘗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當是時王國寶以女爲會稽王妃與從弟緒爲邪諂參朝權矣徐兗督王恭入赴山陵諸及時事輒厲聲色荆益督仲堪以玄累世臨荆江衆重之而綱維不振國寶媚恭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桓玄說仲堪曰國寶與君勢必相斃恐力不能耳今執大權君

何以處之、仲堪問計、玄曰、孝伯疾惡深、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清君側、玄請得帥荆楚豪傑以身從、此桓文之勳也、於是恭仲堪相結、罪狀國寶、遂稱兵、道子懼、不知所爲、乃賜國寶死、斬緒使謝恭、恭罷還鎮、已道子聽譙王尚之計樹腹心於外爲藩衛、割豫州四郡、以司馬王愉督江豫軍、豫州刺史庾楷恨之、復說恭討愉、劉牢之諫恭曰、會稽帝叔父、又當國、曏爲將軍戮所親愛、其於將軍亦弘多矣、頃所授任、非有大失、割庾楷四郡、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可數興乎、恭不聽、復與仲堪表討愉尚之、道子益大懼、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而自縱於酒、元顯頗聰警、涉文義、志氣果銳、而貪於勢利、厚歛窮奢、欲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討庾楷、當是時、玄陷江州、執王愉、敗官軍白石矣、王恭既殺王國寶而驕、謂威無不行、使劉牢之爲爪牙、而部曲遇之、牢之頗悵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圖恭、牢之猶豫、子敬宣奮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恭爲帝舅、不能翼戴、而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情非骨肉、義非君臣、今討之何疑、牢之遂襲恭、恭亡走、獲送京師斬之、詔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鎮京口、而玄仲堪以子弟交質而盟、表理恭罪狀、牢之尚之請行誅、優詔慰愉、乃還

鎮、巳仲堪玄內隙、元顯欲搆使離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使圖仲堪、玄遂襲江陵克之、仲堪走死、詔以玄都督荊司等七州軍、荊州刺史、玄固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自是玄遂張、不可得復制矣、

元興元年。帝六年春。元顯爲大都督。加黃鉞討玄。時玄業巳有晉土宇三分之二、表兄偁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數使人上符瑞、惑衆逆有端、張法順言於元顯曰、玄承藉世資、氣素豪、既并殷陽、專有荊楚、所不控引者、止三吳耳、今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必乘此爲變、請及未發先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大軍爲繼、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請爲內應、元顯喜、遣法順至京口結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且貳於我、不如召殺之、不爾敗大事、元顯不從、下詔罪狀玄、以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而自將討玄

玄舉兵反、劉牢之叛附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及其六子。奪牢之軍。遷會稽王道子于安成殺之。亙冬出屯姑孰。牢之

惡元顯專、慮誅玄、必不爲所容、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除元顯、復伺玄隙自取之、牢之甥何無忌與子敬宣皆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後、令我奈驃騎何、遂叛、附玄、天顯聞玄反、懼、停樓船不敢發、聞玄東下、大懼、棄船引軍退二日、出陳宣陽門、軍中相驚言玄至南桁、遂走欲還官、軍大潰、玄遂入都城、收元顯及尚之庾楷張法順等斬之、以桓脩刺荆州、桓修爲徐兖、桓石生領江州、布腹心中外、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奪其兵、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後當如何、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大不可者莫如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是歲三吳大饑、臨海永嘉民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而餓死、 二年秋、

玄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冬。稱帝。帝遷爲平固王。居之潯陽。殷仲文下範之、勸玄早受禪、乃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賀、爲已受命之符、詣姑熟勸進、築壇九井山、稱皇帝、改元、國號楚、入建康宮、登御座而牀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繇聖德深厚、地不能

載玄大悅三年春。下邳守裕。起京口討玄。大破玄師。玄走潯陽。夏。挾帝入江陵。集兵東。玄誅。帝復位。義熙元年春。桓振誅、帝至自江陵。百官詣闕待罪、詔復職、以琅琊王德又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尚書令、裕不受、請歸鎮。太白晝見經天、四年春。裕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五年夏。裕伐南燕。冬十二月、太白犯虛危、六年春。滅南燕。拔廣固、執南燕王超、送建康斬之、七年春。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五虹見東方、八年冬。裕殺荊州督劉毅。九年春。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東井、十年春。裕廢譙王文思。十一年春。裕逐荊州督司馬休之。領荊州刺史。休之、譙敬王恬子也、誅王恭、庾楷、有功、桓玄篡、奔慕容超、玄敗、自歸、遷平西將軍、督荊雍、甚得江漢間民和、裕

恩之以其子譙王文思凶暴，通輕俠，奏執送休之。休之不忍殺，表廢之，而以書陳謝。裕怒，收其子文寶、兄子文祖，皆賜死，而自將襲荊州，密結休之錄事韓延之為內應。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褱讓善，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心委誠，事每詢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甲兵，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心者，而欲欺誑國士，謂坦懷待物，亦已過矣。夫劉藩死於閶闔，諸葛斃於左右，甘言說方伯，襲之以兵，又伐人之君，啗人以利，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矣。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哉？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執書嘆息，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裕破石城，休之出奔秦。秋七月晦，日蝕。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十二年秋，裕伐秦。十三年，春正月朔，日蝕。夏，入洛陽。秋，克長安，滅秦。泓降，送建康斬之。十四年夏，裕為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召諸儒術士問之，崔浩曰，

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無釁也、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變同、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見劉裕、篡晉之應乎、

冬、裕弒帝東堂、琅琊王德文立。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謀為逆、德文常在帝左右、不得間、會有疾居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東堂、是為安帝、稱遺詔立德文、

元熙元年。●春、立皇后褚氏。秋、裕進爵宋王、鎮壽陽。十一月朔日蝕、二年夏。四月、長星出竟天、裕還建康、稱帝、遷帝為零陵王。明年弒而晉亡。

裕在建康、欲受禪、難發言、集朝臣宴、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遂荷九錫、功成業著矣、物忌盛滿、年已遲暮、欲持此安歸乎、念欲還爵位、歸老京師矣、羣臣莫測其意、既夜、中書令傅亮乃悟、指叩扉請急、暫還都、裕解其意、不復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驗矣、至建康、徵裕入輔政、裕至、亮具禪代詔草、請帝書、帝欣然操筆曰、桓玄時、天下已無晉矣、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於琅琊第、封零陵王、即宮於故秣陵、使將軍

劉遵考、將兵防衛焉。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前琅琊郎中令張偉、使行酖。偉嘆曰、酖君求生、不如死。乃自飲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王妃兄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飲於牀前。故人莫得間。至是淡之兄弟往視妃、妃出別室見之。兵人踰垣入而王隕。裕帥百官臨朝堂、謚曰恭帝。

自武帝建國以乙酉、至是歲庚申、

凡十五帝、合百五十有六年。

論曰、東晉所從出至微。畫江以爲國、廩廩焉又喪亂游作。而忠臣列將、寄偃衛植於危急存亡中者、踰百年。則猶中國之遺人故也。大亂無象、五胡戎羯淪蹟中華。卽舍此何適矣。誠修德紀政、因人心以勵翼、不沉於玄言、不猶可及振哉。乃卒以不競。國以此始、亦以此終。諒夫。

晉臣志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後也。少有至性。事繼母隆孝。祥早失母、繼母朱、不慈、譖之父、以失愛於父、常使掃除牛下、祥愈謹慄、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而朱所生子覽、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祥漸有時譽、母酖之、覽微得其意、徑取酒飲、朱遽起及之、母賜祥食、覽必先嘗、不得間而止、以覽感豫漢末兵亂、祥扶侍母避地廬江、不應辟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舉爲別駕、時祥隱居三十餘年、年垂六十矣、終辭不受、弟覽譬勸之、乃就虔委以州事、清靜爲理、政化大行、徐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太常、魏甘露初、祥年益高、德師表當世、爲衆信

矣魏王幸太學禮爲三老祥東面几杖天子西面乞言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聞者歎悚爾闕之變祥號哭委頓司馬昭以其碩望不敢害也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及昭封晉王祥與司徒荀顗等同往謁顗以爲相王尊重見當拜祥曰君子愛人以禮相國誠尊然備位三公安有天子三司而輙拜人者顗等入下拜祥獨長揖晉王太息曰今日乃知君見顧之重也及晉代魏拜太保進爵睢陵公祥以篤老固乞骸中丞史光以久闕朝會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倚毗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非有司所得議祥稱篤聽就

第同保傳位三司右及篤遺令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也推美引過德也揚名顯親孝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也至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之所以爲命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年八十五卒奔赴者非朝廷賢達則親戚故吏門無雜弔之賓祥五子肇夏馥烈芬烈芬並幼知名同時卒且死烈欲歸葬舊土芬欲留葬都下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並從其志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賢者服此可以登三公苟非其人服反爲害虔以祥有公輔器辭與之固辭乃受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躋登台司迄數十世不衰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矣其以清德聞祜少沖雅有儀太原郭奕見之曰今顏子也曹

爽嘗以國禮辟之王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竟不就及爽敗沈歎其先識祜憮然曰夫是非始慮之所逮也久之徵拜中書侍郎累相國從事中郎典樞要與朝章損益皆咨焉有造覆輒焚草所薦達朝士人無知者或謂其慎密已過祜曰君未三復於臣不密之誡乎吾懼其不及也且為人臣者樹私則背公以尚書右僕射都督荊襄軍始至據險要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為營田墾地八百餘頃農以大獲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而務於懷柔開設庠序撫綏遠近甚得江漢間心吳人寇襄陽詔使來詰祜縱敵不追擊且令計從州治所宜祜

對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者去矣即遣軍無及勞師以免責臣不敢爲也昔魏武置都督類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輙徙州寇至無常亦何知徙之所定使者不能詰而還襄鄧於吳接境時鼎足形成祜不欲以疆埸細故競於爭獨增修於德懷降附與吳人戰必剋日不掩襲將帥有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直送絹償之每出畋遊輒止晉地若禽獸爲吳人先獲者送還之於是吳人悅服稱羊公不敢名與吳大司馬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每稱祜德

侍郎樂毅孔明不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左右

交諫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勅邊吏曰彼爲德我

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祜

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介冑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

數人始至軍無一日之儲比季年露積餘十歲邊境晏

然已以吳王晧昏虐吳人憔悴可伐也首發平吳之議

求入朝面陳時已老病令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反復

言吳可伐狀語具晉志中晉王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

取吳不必臣行功名之際臣不敢居但既平後當有所

付授願審擇其人當勞聖慮耳還鎮疾篤舉杜預自代

而薨南州人爲號慟罷市巷哭者相聞吳守邊將士亦灑泣百姓爲建碑峴山立廟祀焉望碑者莫不流涕因名墮淚碑荆州人爲祜諱戶屋室皆以門爲稱薨二歲而吳平本所爲平吳諸將杜預王濬皆祜所表用也詔以太牢祀告成功無子兄子嗣鉅平侯祜性恬勢利於人無怨惡容納直諫初至荆頗以遊畋爲娛軍司劉胤執棨當營門不聽出曰公安危繫國家安危胤今日死所門乃開祜改容謝之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每與從弟琇言南方稍定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交責乎疏廣吾師

也。然德禮自將。從甥王衍及兄戎。爲任達。陳事辭清辯。祜不謂然。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當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及攻江陵。又以治軍欲法戎。故二憾訕馬。時人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嘗有善相墓者、過祜祖墓。言當產帝王。祜大驚。以爲非望。問何用巳之。相者曰。鑿之可巳。然無後。祜竟鑿之。相者見之曰。猶當出折臂三公。祜墮馬臂折。卒無子。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博學多通。時人號之杜武庫。言無不有也。明治亂廢興之統。尚晉高陵公主。拜尚書郎。所損益萬機。不可紀。時江淮大水。螟。而郡國故爲吳魏邊。多陂堰。水坊爲阻。固水不宣泄。民不得田。作疏言。宜敕揚

豫等州但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採魚菜螺蚌其中因得田作畝可收數鍾語具土田志奏興常平倉上安邊論處軍國之要五十餘條遷河南尹預以爲京師王化之首自近及遠務崇大體請於富平津建河橋議者言殷周故都聖賢更治而河不作橋必河不可橋也預曰不然詩云造舟爲梁則河故有橋後廢耳果作而橋成以羊祜薦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贊帝決策平吳已讓功推能而吳平封當陽侯語具晉志中還鎮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講武攻山夷錯置屯營據要害相維絡而修立泮宮勸學彰教

以風之又遣召信臣遺迹激滍淯諸水浸原田萬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咸利號之曰杜父陂舊水道繇漢沔達江陵餘千數百里無通津又巴丘湖湘之會表裏山川荆南之所爲固也乃開楊子江起夏口達巴陵凡千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陵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繇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視公如家知無不爲所興造必考始廣終以無敗事時務清談頗譏其意碎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畢公元老小物是勤敢忽細故爲大乎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身任閫外之重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功成後益眈思

經籍著春秋經傳集解及釋例行焉子錫事愍懷太子亮直有匡弼節

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司隸玄子也玄清厲骨鯁有奏劾坐而待曙貴戚憚懾咸剛簡峻整有父風爲冀州刺史迎繼母之官母不行即解官歸養爲司徒長史詔議朝政得失咸以爲國用不足繇設官太繁當今之急在併官省役詰奢侈以務農楊駿輔政咸說之曰諒闇不行久矣上謙沖委政天下聽於公懼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進退之宜惟明公自思駿不從而難作及汝南王亮爲太宰欲苟悅衆錄誅楊駿功得侯者千人咸爲中丞謂亮曰爵濫矣夫是令天下莫不樂國之有

禍也。人樂國禍。禍其可極乎。亮頗專權勢。復正諫不聽。
後爲司隸。以旨。隨流行。奏免河南尹尹瞻等官。以備位
公輔。掌選舉。不能凝庶績。而清談。奏免司空戎官。京師
肅然。楊濟以咸好勁直。遺書戒之曰。江海之流混混。故
能成其深廣。天下大器。未易了也。而相觀每事欲了。諺
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
耳。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
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繇心不能正。欲以苟且
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繇矯枉過正。或不忠篤
而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蓋。而罹釁怨

嫉者乎、卒不變、竟終於位。

○劉寔、字子眞、平原人、少貧、好學、賣牛衣自給、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著崇讓論以風之、位望通顯、而居無第宅、禮教陵遲、而潔己無瑕玷喪妻爲盧杖之制、終身不御內、官太尉、以年及遜位、年九十一、卒、弟智、有兄風、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管輅謂人曰、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

○胡質、字汝德、楚壽春人、行義修明、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隙、請質於州刺史、顧結交辭、遼使人謂曰、僕委意於君、何相卻之深也、質曰、古之君交、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知其不信、故全也、武伯南國士、往將軍稱之不容口、今以睚眦之恨成嫌、況質才薄、能終保乎、故不願也、遼感其言、與周平、如初、後爲荊州、厲操清白、子威自京都來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宿留十餘日、告歸、質賜絹爲齋資、威跪曰、大人清白、於何得此、質曰吾俸餘、齋汝耳、威受之、辭歸、每早晚旅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隨徒旅復進、質帳下督、聞威將歸、先請假還家、陰齋裝、行百餘里、要爲徒並行事、時時佐營之、又少進飲食、威疑、問知爲督也、即以所賜絹謝

遺之質聞除督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後威歷位宰牧晉武帝召見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何如父威謝曰臣不如也問何謂不如威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不如遠矣威弟熙子奕並有官閥以潔行著名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好騎射不修常節不爲皎厲之行人未之奇也唯太原王乂識之謂終爲台輔常賑其匱乏舒受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不應課百日習一經遂對策升第累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常令舒畫籌一日遇朋人不足以舒充耦舒禮容閑雅發無不中莫有伍者舉坐愕然毓歎而謝曰吾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爲晉王昭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大事衆莫能斷者徐籌之輒寬超慮表昭深器重之晉初爲司徒凡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陳留周震賢公府辟之所辟公輒喪後以爲諱雖知其賢莫辟也舒竟辟之卒不害屢請老不許正旦朝退即表歸章綬稱篤不復起自晉與三公未有遜位去者舒先之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而君先之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孤貧有器量介然不羣好莊老

自晦與嵇康、呂安、阮籍等、爲竹林之遊、晉公昭知之、除議郎、以濤清儉無供養、加賜特給母喪、貧士成墳、加侍中、領吏部、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衆以濤輕事任意、譖之、而帝愈倚信濤甄拔人物、各爲題品、時稱山公啓事、吳平後、詔州郡悉去兵、濤以爲武備不宜去、及永寧後、寇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兵、不能制、如濤言、年七十九、卒、濤貞愼儉約、仕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舊室第屋十間、子孫不能容、帝爲築室居焉、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性沖約遠亮、寡嗜欲、與物無競、每以約言析理、厭於人心、居常默如也、其論人、必先稱所長、而所短不言自見、時裴楷以清通著名、見廣自以爲不如、尚書衛瓘、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以爲與人言至簡、及見樂君、覺其已煩、其爲政、無當時功譽、然去有遺愛、爲人思是、時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卓官吏部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醉縛之、比明起視、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雖宅心事外、而動中理節、値世多虞、潔己持立、任眞保素、人莫見其際焉、尹河南、官舍多妖、前尹

晉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得妖貍殺之其怪遂絕愍懷太子廢禁故官辭送官僚有冒禁拜辭者爲司隷所收廣立解遣之及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搆而廣女爲成都妃廣官尚書令有碩望爲羣小所搆乂疑怒之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無何卒衛玠者太宰瓘孫廣僑也風神秀粲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聚觀之少長多病母恆禁其語遇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見璪事懷帝爲散騎常侍玠念世且亂扶母與南行且行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致身之日也兄其勉之抵豫章大將軍王敦太息以爲玉振江表玠以敦豪而好上去之建業卒玠嘗有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時王濛王湛亦以簡達稱濛與沛國劉惔友善惔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湛沈晦有隱德兄弟宗族莫知也以爲癡獨父昶異焉兄子濟負族姓以高才尚主輕之食方丈盈前一不以及湛湛蔬茹相對不怍也一日濟詣湛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安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復之耳濟試問其義對如響微妙有奇趣濟大驚累夜自失太息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入白其父母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

人、時湛癡頗著聞、晉武帝見濟、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對曰、臣叔不癡、濟不及也、因稱其美、帝亦駭異、問曰、然則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聞而笑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子承、字安期、清修寡欲、言不飾辭、獨明指要、約而能通、時人比之樂廣、東海王越、禮敬之、勅其子曰、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見朝政漸替、以母老請出、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欲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同之、池魚何惜、有犯夜者、爲吏所縛、詰之曰、從師授書、不覺日暮耳、承曰、奈何鞭撻甯越、以立威名、尉遣之、棄官東渡江、世亂道多梗、人懷危懼、承每夷然、不見憂喜之色、至下邳、登山北望、慨然太息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至建業、爲鎭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弘恕接物、江左名臣、咸自謂不及、子述、字懷祖、少孤、事母孝、安貧守約、每坐客馳辯、異端蠭起、述處之恬如、年三十、尚未知名、司徒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燕見導、發言、一坐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庾翼以武昌數見怪、欲移鎭、述與庾書、陳時多難、宜鎭以靜、且曰、天道玄遠、妖祥難知、

達人君子、直道而行、文、何倫馬、秦忌胡識、卒爲劉項之資、周惡麋弧、竟成褒姒之亂、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但當思社稷長計、以圖靖人、桓溫請都洛陽、從諸永嘉播流江表者、實之朝廷憂懼、述策溫獨欲以虛聲撼朝廷、已而果然、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尊重子坦之自故事當讓、述日、汝謂我不堪耶、日、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述日、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初家貧、試吏、頗受贈遺、王導使語之日、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緊縣非宜耳、述答日、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親族、宅舍物一無加於舊、少苦性偏急、後每以柔克謝奕嘗面詈之、無所應面壁而已、卒、贈侍中、康獻皇后父日褚裒、少簡貴、外無臧否、內有涇渭、桓溫目之日、季野有皮裏春秋、謝安日、不然、季野不言、而四時之氣備耳、

○顏含、字弘都、琅琊莘人也、少以孝聞、有操行、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繞樹不解、附引旐者語日、我壽命未應盡、藥過耳、今當復活、無葬也、既抵家、見夢其母妻云、急開棺、父不聽、含時尚少、日、此於古有之、趙簡子是也、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爲相負、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含將護累月、猶不能言語、飲食

所須託之憂久之家人厭倦含乃絕他營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乃絕汲嫂樊疾課家人盡心奉養日簪屨東帶問之有增損憂念慮至獲青鳥致藥之應性篤至如此元帝鎮下邳爲參軍累吳郡太守簡而有恩明而能斷輯權豪懲游食令反農桑期於足民官侍中時王導以帝師傅隆重時論以爲百僚宜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禮無偏敬王公雖重降禮或諸君事宜含老矣不能爲也退而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爲歎悅終日郭璞嘗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璞大歎服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年九十三

卒諡曰靖　上良臣

論曰王休徵之至行卓今古矣其處廢興之際一何優也而論者疵其忠豈將君以之昵臣責之耶何已苛也大哉乎羊叔子之志始於王矣有分土無分民已主伐

吳之斷。綮時量。德。竟成混一。殆不替羲德哉。杜征南文武惟所用。至推轂龍驤之事。讓善成功。可謂大臣矣。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王勝之後也。少負志氣。與范陽祖逖相友善。聞逖被用。太息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永嘉初。爲幷州刺史。時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野。存者皆饑羸。無人色。琨翦荆棘。收枯骸。以造朝市。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衆以懷附。流人稍復他州士女來歸者。日數千人。虜騎圍晉陽數重。城中大窘。琨乘月登樓淸嘯。虜聞悽然懷土。中夜奏胡笳。虜流涕歔欷。不自禁。比曉復吹。遂解圍去。然琨善懷撫。而短控御。又性奢豪。嗜聲色。已用讒殺令狐盛。琨母嘆之曰。汝不能弘遠畧。駕馭豪傑而專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矣。會琨征烏桓。劉聰遣子粲。及盛子泥。乘虛襲晉陽。悵之家果覆如母言。琨引還擊粲。大敗之。尸居流血。撫慰瘡痍。招集亡散。會猗盧大亂。而琨子遵先質於猗盧。爲衆所附。將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以來。軍復振。已石勒攻樂平。琨悉猗盧之衆赴之。箕澹諫曰。晉陽久在荒裔。可以恩結

難以法御、不若閉關守險、務農息兵、迨服化而後用之、琨不聽、而敗、一軍皆沒、幽州刺史段匹磾、本鮮卑族也、琨要與同奬王室、至是遂率衆奔之、匹磾迎致、相崇重、與歃血盟、共討勒、已而琨長子羣爲末波所得、末波與謀襲匹磾、蠟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不知也、詣匹磾、匹磾出羣書示之、琨大驚曰、與公同盟、志雪國恥、卽兒書得達、亦豈以一子之故負公哉、匹磾曰、本不疑公、故以示公耳、然遂留琨、不聽還、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遂遇害、元經書王敦段匹磾殺劉琨、書先敦、敦首惡也、朝廷以匹磾强、冀爲國討勒、不爲琨舉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表理琨、乃贈侍中太尉、謚曰愍、

○劉弘、字和季、沛人、少與武帝同里閈、同學、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都督荆州、荆部守宰多闕、弘敘詮功能、隨方受任、悅盧江長史陶侃、倚信之、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當補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表侃江夏太守、表皮初襄陽太守、廷議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涉、弘笑曰、夫治一國者、當以一國之心爲心、必婣親而後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力表初任、涉婣親制不得相監、詔報可、弘在鎭、勸課農桑、寬

刑省賦公私給足舊令峴山方山澤中禁漁捕弘曰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共其利也今公私兼并復厲禁猥酒爲三品弘曰古人投醪與三軍同其厚薄奈何分三品酒示自私耶遂廢其令元康中流民在荊州者十萬羇旅貧乏聞李特起蜀欲相倚爲變弘給其田廬及糧種擢用其賢才流民遂安陳敏反江東弘遣偘將兵討之或以偘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疑之弘曰偘忠吾自知之勿憂也偘聞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曰匹夫之交猶不負本心況大丈夫乎表洪爲參軍遣之偘果破降敏東海河間相攻或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旣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時光方破盜於張岐弘曰宰輔失德光何與焉危人自安吾不忍爲也表用光時天下大亂弘遣越顯書爲解難語具晉志中時太樂伶人避亂來之荊或勸弘肄奏之弘曰昔劉景升命杜夔合樂欲庭作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不可吾常太息其意今天子蒙塵雖有家伎且不宜聽況大樂乎下州縣安慰來者須帝旋軫遂歸署弘專督江漢事成則歸功將佐敗則引咎自歸每有措注手書貽守相丁寧款密人感悅自效唯命爭赴人曰得劉公一紙賢於十部從

事遠矣、卒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立斬之、卒、漢南士女
嗟痛慕思之、謚曰元、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幼孤鞠於王母、甫成童、王
母卒、居喪毀頓、杖而後能起、請族人與共居、委以貲產、
情均至親、性質素弘物、犯而弗較、又博學能文辭、祖舅
劉弘鎮南州、請爲長史、委以軍政、詹綜理周密、王澄刺
荊州、表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洛陽傾覆、詹攘袂流
涕、勸澄赴難、澄使草檄、辭義壯烈、然澄懦莫能從也、時
天下大亂、詹所部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始爲灰
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
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已假節督五郡軍、遷益
州刺史、監巴東軍、士衆攀號戀慕、召入爲後軍將軍、疏
請雜建侯守、請修儒學、興教義、以變放達之習、元帝深
納之、累遷光祿勳、初詹在荊南、爲王敦所表用、敦專制
詹優游風議、自晦免禍、敦定反、憤厲慷慨、請負戈前驅、
以護軍將軍持節督軍、朱雀橋擊賊、敗之、賊平、封觀陽
縣侯、辭不許、遷平南將軍、刺江州、臨發、疏言弘濟天下
之務、在能官天下之才、今綱紀頹陵、清直道壅、南北銓
敘、多雜囑託、宜隨所用能否、俾舉主同其褒貶、昔漢法
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復有繡衣直指之使、今之奸弊

甚於任昔宜分遣使者、循行考詢、舉善彈枉、昔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者、皆罷無伍懲勸之行、故歷世長久、今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左職賓勞、以游談登叙、賢否淆混、責成實難、今宜遵左咚舊制、使人慎其職、別無惰官、又請救都督至州郡、而下咸課佃重農、農醫卜雜伎、及三臺九府、中外諸司人役、皆可汰損歸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數年、國可使富、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代耕、時王敦新平、荆土未復、侃盡心撫、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言神州未夷、四方多難、宜務弘遠略、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卒、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初京兆韋泓、以喪亂游洛、聞詹名、往依之、詹為娶妻子、置居宅、已薦之朝、日、自遭喪亂、人士易操、固窮守節者實耽、議郎泓、執心清沖、才識備濟、昔年流移、一身特立、短褐不掩、蔬糲不充、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不改其樂、宜蒙銓召、以勵士節、帝即擢用、後詹卒、泓為製服哭至病草祭之終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也、少訥而慧、長辯贍、有風裁、太尉郗鑒遣門生求子婿於司徒導、導令就東廂徧覲其子弟、弟謂鑒曰、王氏諸少俱佳、然聞信至、咸自

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臥、若罔聞也、鑒曰、此正佳壻
請之、乃羲之也、遂女之、起家秘書郎、累右軍將軍、桓溫
鎮荊湘、中朝倚殷浩抗之、因遂郤、羲之以國家安、在於
內外和、與浩書戒之、及浩北伐、羲之復以書勸止、已敗、
闔再舉、又遺浩及會稽王書、力爭之、皆社稷大慮語具
晉志中、爲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而吳會賦重、羲之輒開
倉賑、而屢疏請薄征、事多見從、遺柄國者書、言頗所陳
論、蒙特允納、故下少得蘇、不爾、此郡蹈東海矣、抑猶有
大者久者、漕運是也、自入會稽臺從事常四五人催運
兼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
知、疏任末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一揚州
刺史足統之、自今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繇爲法不一、牽
制者衆也、竊意望朝廷下期日、委所司、遲巳勿復催任
歲終課其殿最、力少功倍也、倉督監臨、盜官米動以萬
計、簡諸縣皆然、重斂以資姦吏、而國用空乏、良可歎也、
謂宜誅斷一人以杜後、而時意不同、自軍興來、征役及
充運死亡叛散者衆矣、所差吏及叛者席卷同去、輒令
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未得、而家及同伍尋復亡叛、戶
口衰耗、其原在此、其死亡絕沒、家戶殫盡、差代無所、而
上命不絕、乃至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而無益於實、請

自今諸死罪、原其輕者、令充兵役、五歲考充雜工、皆移其家以實郡邑、郡邑既實、又可絕其亡叛、今除罪而充役移家、小人愚迷、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諸經綜類此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既渡浙、郎有終焉之志、嘗以王述爲揚州、述故與羲之御、簡察郡事、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恥之、稱病去、或爲書嗜之、羲之答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僕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頃東遷、植桑果、盛夏榮殿、抱弱孫游觀其間、衣食之餘、與親知讙讌、雖不能興言高詠、資以撫掌、常欲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願盡於此矣、羲之隸草書、初不勝庾翼、及暮年臻妙、嘗以章草答庾亮、翼深歎服、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唐太宗制贊、稱其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斯人而已、　上貞臣、良臣、

○鄧攸、平陽襄陵人、少孤、與弟居甚睦也、永嘉末、陷於石勒、勒重之、以爲參軍、給車馬、以從、已從渡泗水、勒既

渡攸乃自壞其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唯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既渡江累吳郡太守載米之官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頌及去郡百姓千餘人牽攸船不得去攸中夜發乃去後攸妻不復孕納妾訊其家屬父母姓名則攸甥也攸感恨遂不復置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介立有清操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執親喪毀甚鄰居太常韓康伯母每聞隱之哭輒投箸廢飧謂康伯曰汝居銓衡政當舉此輩人矣兄得重罪隱之詣桓溫求代得免守晉陵妻自負薪累御史中丞左衛將軍祿賜皆班親戚冬月無被澣衣披絮勤苦同下貧廣州山海郡多珍貝一篋之富可資數世隱之以龍驤將軍假節刺廣州州至二十里許曰石門有泉曰貪泉以爲飲者必貪也隱之徑至泉所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逾厲歸無餘資爲度支尚書遷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家人

時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衛將軍謝石知其貧遣力爲營辦力至見婢方牽一犬出賣蕭然無何營也子延之爲鄱陽守延之弟及皆孝弟潔敬不替家法云

上循吏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晉武時涼州羌反帝臨朝而歎曰孰能爲我討虜通涼州者乎隆爲司馬督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何爲不任隆頓首曰陛下誠任臣願聽臣自任臣請自募勇士三千人願毋問所從來陛下獨給之資杖登夏羌戎帝大喜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交諫以爲隆小將妄言不可聽帝曰朕觀隆氣貌足辦賊也隆募士限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中程者聽往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自請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爭交忿御史劾隆隆曰臣當忘軀死敵報任使而武庫令給以魏時朽頓使給軍是令士匝暘遺賊禽也帝令給仗精勁如隆指且具三月齎以行於是西渡溫虜以衆萬計乘險阨遮之隆作偏箱車地廣則以鹿角周車爲營中狹則爲木屋施車上且戰且行弓矢發羌輒應弦斃而羌出不意戰卻之已徑前羌尾其後羌皆被鐵鎧隆命所過陘險道累磁石其旁賊鎧重行不得前而隆卒被犀甲無留行賊咸

以爲神，轉戰千里，竟至鎮所，誅殺及降羌以萬計，又率熟羌與樹機能戰，大破之，涼州遂平。自隆西度，問斷絕，或傳爲已沒，後隆使報命，帝撫掌笑，詰朝，謂羣臣曰，若從諸卿言，蕭隆不遣，是無秦涼也，衆皆頓首謝。詔進隆宣威將軍。太康初，以護虜校尉守西平。時南匈奴成奚爲邊患，隆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出田，虜謂隆無征討意而懈，隆進兵擊破之。隆護羌積十餘年，威信著於隴右。洛陽太守嚴舒與楊駿通，盛毀隆謬耄，召隆還，舒代鎮，未幾而羌叛。

○周訪，汝南人，少沉毅，謙讓好施予，無餘財。元帝初，守尋陽。杜曾攻沔陽口，訪分其軍爲左右甄，而自領中軍權之，以擊曾。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不爲動，令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六鼓鳴矣，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奮。曾兵來至三十步許，訪親鳴鼓，將士騰躍奔赴之，曾大潰，訪帥銳士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逸乘勞，故克，及其挫，撲之可滅也。至明少息，整以躡矣，遂破斬曾，定漢沔。遷梁州刺史，屯襄陽。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故將佐，士民怨怒，以見徵。詔訪代鎮，或說王敦曰，荊州雖荒弊，然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公宜

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手書譬解、以王環王椀遺之、訪知其欲倚荆州爲變、奪其鎮大怒、抵之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耶、在梁州務農訓兵、欲以陰圖敦、守宰缺、輒補、然後言、敦甚憚之、比訪卒乃反、　上名將、

○周處義興陽羨人、魴之子也、少膂力絕人、好馳騁、騖忽細行、爲州閭所患、昔一日詣田間、見父老不樂、問之曰、歲幸豐、父何自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三害、父老曰、南山有白額虎、長橋下有蛟、并一子也、此爲三害矣、處大驚、知爲人患惡乃如此、慨然曰、若患獨止此、吾力能除之、即入山刺殺虎、已投水搏蛟殺之、入吳詣二陸受學、告之悔、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第患志不立耳、君誠有志、往事豈必悔哉、處遂勵志束脩、朞年、州府交辟、入洛、累御史中丞、奏雍梁齊萬年反、圖涇陽、朝臣惡其强直、皆薦之曰、處吳名將子、忠烈果毅、可使也、詔以爲建威將軍、時梁王彤爲征西督、夏侯駿副之、中書令陳準言、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而處忠果、有讐無援、當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先、處繼之、庶足殄寇、不然必敗、不聽、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

今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或勸處以母老辭難、處曰、吾業已辭親事君矣、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我死所也、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彤駿使處以五千人擊之、曰、兵無後繼、必敗、身死未論、如辱國何、彤駿不聽、趣進兵、自旦戰抵暮、弦絕矢盡、援不至、力戰死、處三子、紀、鑒、興、侯、數平賊、晉元帝爲置義興郡、彰其功、王敦之難、子靖死焉、諸孫皆封列侯、

○劉沈、薊人、河間王顒表爲雍州刺史、顒將張方犯京師、祖逖說太尉乂曰、劉沈忠、詔沈襲顒、必聽、顒急必召方以自救、即京師難解矣、乂從之、沈果合七郡之兵、奉詔趣長安、敗被執、顒責之曰、若我所表用、何自反、沈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故也、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遂死之、

○譙登、巴西人、周孫、父爲成宕渠守、馬脫所殺、登走荆州、詣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登梓潼內史、使募兵、登募巴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攻之三年、食盡援絕、士民熏鼠爲食、無一人叛者、城陷見執、不屈死、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永嘉末以散騎常侍撫關中、長安陷被執、劉聰官之不受、歷石勒石虎之世、不屈

節、及冉閔僭號、以太常徵、謚遺之書曰、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非據、欲持此安歸乎、宜因茲捷、歸身本朝、遂不食卒、

○邵續魏郡安陽人、樸素有志節、爲樂陵守、屯厭次、石勒既破王浚、獲續子乂、以爲督護、續絕勒、勒殺乂、已爲冀州刺史、戰石虎、被執、使狥冀城降、續呼其兄子竺曰、吾志在雪難、不幸至此、汝輩勉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虎送於勒、勒以爲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必生致勿殺、續在勒所、身灌園鬻蔬以自食、勒饋遺不受、竟遇害、

○桓彝譙國人、漢五更榮之裔也、少孤貧、處困晏如、通朗有盛名、推爲周顗庾亮所重、爲安東將軍、亮囑彝覓一佳吏部、不得、後過輿縣、悅其令徐寧還都、謂亮曰、爲卿得佳吏部矣、亮問其人安在、彝曰、海岱清士徐寧也、今其人爲輿令、亮曰、何如、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亮即遷吏部、果稱職、蘇峻之亂、彝爲宣城內史、欲起義、吏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按甲以待變、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君者、逐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迫、敢自宴乎、遂進師、戰蕪湖、敗績、峻將韓晃攻宣城、彝保廣德、已、聞京城不守、進屯涇、或勸彝與峻

通。㚟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耶、㚟遣將俞縱守蘭石、戰敗績、左右勸之退、縱曰、吾不可負桓公、猶桓公之不負國也、力戰死、城陷、㚟死之、

○卞壼、濟陰人、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壼忠方、爲御史中丞、權貴屛息、明帝不豫、以尚書令、並王導等受遺輔政、太子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時邪、導聞輿疾至、尚書召樂謨爲郡中正、庾怡爲廷尉、謨廣子、怡、珉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官、壼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設、職必有官、若父各私其子、則君臣之義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司徒導稱疾不朝、請而郗鑒之鎭、私送之、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而舉朝凜然、壼儉素廉潔、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丹陽尹阮孚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賈遊子衆、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繇於此、奏誅之、導庾亮不聽、乃止、蘇峻反、以都督諸軍、及峻戰西陵、[illegible]淺、師敗績、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寺署盡、壼背患癰、[illegible]未合、力疾苦

戰死、二子盻盱從、俱死、母撫屍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又何恨乎、贈侍中驃騎將軍、祠以大牢、諡忠貞、

○周虓、訪曾孫也、少有節操、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秦寇梓潼、虓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還、抵江陵、爲秦將所獲、虓乘涪降秦、堅欲官之、虓曰、蒙國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敢徼寵利乎、每當衆廷辱堅、堅待之彌厚、母卒、虓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覺、堅召虓問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矐目、不忘其節、況虓世荷晉恩、敢忘其報、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殺之適成其名、徙太原、後秦陷魏興、守吉挹不言不食死、拔順陽、守丁穆杭節不撓、予官不受、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忠臣之多也、

○龔壯、巴西人、父叔皆爲李特所殺、思報讐、特立國僭號、累年不除喪、及成主雄死、子勇自相屠、而雄兄壽、以都督屯涪、禮辟之、壯詣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節下能發兵取成都、而稱藩於晉、義也、豈惟脫禍、將澤流子孫、壽然之、遂克成都、矯太后令、廢期自立、以安車徵壯爲太師、始壯欲以成爲晉、既不從、乃詐稱耳聾、終身不復見、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純、多所研覽、爲晉秘書監、桓玄篡位、帝出宮、廣悲動左右、及劉裕代晉、恭帝遜就邸、廣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曰、徐公無已過乎、廣收淚言曰、君宋朝佐命、吾晉室故老、憂喜之事、固當不同、復歔欷沾襟、因謝事、歸桑梓而終、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爲郡主簿事太守王經、經死難、雄哭之盡哀、以鍾會辟爲都官從事、會死斂而瘞之、晉王昭召責之曰、曩者王經死、卿哭之東市、我不問、會叛逆、又輒收葬、令相容、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是時、豈問功罪哉、今王誅行矣、雄感義收葬、法正於上、教弘於下、何必讐枯骨、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昭曰、善、與談宴而遣之、　上忠節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少孤、母他適、年僅數歲、感戀成疾、祖母劉保抱之以生、密事劉孝謹、劉有疾、涕泗扶侍、未嘗解衣而寢、飲膳湯藥必先嘗、少仕蜀爲郎、晉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欲終養、疏陳情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

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除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辭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急於星火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遺遠臣今行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書上報許君子曰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非孝子也

當是時吳會稽夏方者以孝稱家遭疫癘父母羣從死者十有三人方年十四晝夜號哭負土十有七載[illegible][illegible]葬因廬墓側手種松柏猛獸馴擾其旁仕吳為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者向之涕泣終不挂撻大小莫敢犯焉年八十七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司馬昭伐吳敗東關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春秋之義在責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墓側旦夕常詣墓所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計口而食度身而蠶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遂不仕而終君子曰偉元孝矣而忠存焉善夫

○王昶字文舒晉陽人謙厚敦實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作書戒之其畧曰孝敬仁義百行之首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焉行成於內而名著於外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陷浮華而成朋黨則有虛僞之累而患生矣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夫沉默渾深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誠用財先九族施舍務周急出入存故老議論貴無貶仕進向忠節取人務道實處勢戒驕淫貧賤愼無戚進退念合宜行事加

允思庶夫太保祥司徒覽以孝友為琅邪宗祀子孫昌盛為太原宗云

○王延字延之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者三年繼母卜遇之無道延事之彌謹身傭賃以供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盛寒體無完衣而親極滋味母終廬墓非其織不衣非其耕不食也屬天下亂遷平陽農蠶暇誨宗族懇款不倦家牛生犢人認之與之無吝色後歸之不復受靳準亂死焉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有立志處幽獨容止凝然未嘗傾邪布衣蔬食躬壟畝日誦詠欣然也侍父母頃刻不少違富春多川行父憚乘舟有他詣躬肩輿扶侍至所詣自屏於門外樹下不令主人知也父嘗疾經年敦養備至走名望祈禱而瘳親故窮老者時告索人情厭慢晷愛敬逾至寒同衾食同器或解衣推被卹之年饑人乏食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既自刈送之閭人嘗欣若有得見人失慘若負咎會稽虞喜隱海隅有高節晷聘其弟之子為妻女棄華尚素與晷同操三府交辟不就公車特徵卒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許孜東陽吳寧人少敏好學師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沖守豫章卒官孜奔赴送沖葬還家蔬食制服者三

年二親沒柴毀骨立營葬躬負土不受人助力或愍孜苦瘁求致助以為非所自致也夜除之每悲號鳥獸翔踊有鹿犯其墓前松者孜悲嘆曰鹿不我念乎明日鹿自斃松下孜作冢瘞焉後二十餘年乃娶妻立宅烝烝朝夕奉亡如存所居禽獸馴擾不搏噬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旌門

庾袞字叔褒穎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從父也少篤學好問勤於禮諸父並貴盛惟父貧袞耕稼以養父亡作筥賣以供母母哀之意不安其養袞泣曰母食不安袞何庸生母感而安之卒服喪墓側不勝哀娶荀繼室樂皆世族豪既適袞則俱謝華飾散資財安之與相敬如賓

咸寧中大疫袞二兄亡矣次兄毗復殆疫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袞獨留不去强之以不畏疾辭省視扶持不

就寢朝夕以其間撫柩臨不廢餘十旬毗瘥哀無忘父老歸咸太息之曰異哉此子守人之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乃今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以先宅推其兄子膚翁翁卒哀哀其早孤成人而未娶也撫柩號哀動行路女兄子郭秀奇之比諸子而衣食每先之兄女芳幼孤將嫁裝既具衰乃刈荊荅爲箕箒集諸子於堂男女以班從命之日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瑕疵今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爲美其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乎諸撫孤奉寡事從厚而一之於義方如此歲大饑發粟

不修門人具飯進輒云巳食終不食及麥熟採捋以食不曲行不旁掇隨而把之見人採捋者輒引退月待其閒也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弟子曰在隱身無為恭者袞曰執事有恪何隱顯得閒乎與邑人入山拾橡實讓長者先推易居難無違禮或斬其墓柏流涕叩頭自責曰德之不修先人丘木不能庇袞罪也夫鄰人褚德逸者全善事親老而不倦袞見之必拜諸兄過邑人陳準拜其母袞不拜或問之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母者義自同於人之子庸敢輕乎州郡察孝廉清白異行皆不就元康末潁川太守性居高以功曹召欲屈之袞

執服役之衣。荷畚鍤往。曰請受下夫之役。守納之功。曹舍中。衆自取巳車寢處焉。恭慤甚而常有不可動之色。守歎息。禮而遣之。盜掠陽翟。衆亡入禹山。其族及鄉鄰從保禹山。時承平久。人未知守禦備。衆集衆謀曰。諸君相與處此者。求以安親族。全妻孥也。千人聚處而無法。亂矣。必推一人焉主之。則何如。衆頌推衆。衆謝讓不獲。有間。曰。志有之。急病讓夷。衆也不敢逃難。乃誓衆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同心。以濟危難。衆皆曰諾。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守器。量力任

能使族推其長里推其賢者任焉分數既明號令不二
上下有禮少長有儀而衆知其可用也賊至裒勒部伍
守險隘矢石持滿而不發挑之不動禮辭焉賊不敢逼
及天下紛亂袞曰不可以久處此矣乃携妻子入林慮
山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命之曰庾賢石勒攻林慮去
其保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不登食木實餌石耳而
居有終焉之志出就穫眩瞀墮崖卒同保哭之曰天乎
獨不可舍我賢乎袞通詩書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喪
必盡哀會葬必躬築先勞而後逸言必行之行必安之
人服其德無間言子蔑渡江官侍中孫願安成太守時
吳興有吳逵者以饑疫闔門死者十

有三人艱得棺、隣里競以薪蒸累而爐之、遂夫婦晝傭賃、夜入山燒甓營葬具、斃虎遁追再朞成七墓瘞十有三棺、太守張綸義之、以金爲禮焉

○李偘字宣伯、遼東宣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遼東、公孫度强起用之、斂一夕乘輕舟浮海去、莫知所終、偘父信、汎海追求者積年、竟無見、孺慕不聘娶、後鄉居故人與父同年者、以壽卒、因發喪制服、人之徐邈勸其娶妻、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乃娶、旣生偘、終身不入內、如居喪、偘旣孤、母又改適、自有識、輒貶食毀服、亦以喪禮自居、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事之、以世孝聞、偘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而知度沉遂、言必有則、仕爲樂平侯相、政清簡、爲吏部銓綜、廉平、爲御史中丞、恭恪繩直、雖歷宮至司徒、而家貧儉、沒家無餘財、諡曰成、

上孝義

論曰。昔名世者談玄虛放曠矣。中國胥而爲戎。則敎失之爲禍烈也。王司徒之寬簡。謝文靖之湛密。國以存而樂彥輔顧含王濟之倫。沖默沈遜。於以保德。豈亦猶清

通之效耶。蓋其性也。庾叔褒不言而默化。處亂而治。居危而安。古之德人哉。宋齊梁陳。彌浮淫蔑矣。



# 廿史上編卷之三十一

明　盱郡鄧元錫纂

## 南宋齊梁陳志

南朝以宋齊梁陳、因東晉都建康、國江以南而名。

宋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裔也。生神光照室、長雄傑、有大度、奉繼母以孝聞。樵漁山澤、有貴徵。從前將軍劉牢之討妖賊孫恩、誅之、累遷下邳太守。已從牢之討桓玄、牢之叛附玄、裕與東海何無忌、皆力諫、不聽。玄既入京師、即奪牢之兵、遷會稽內史、牢之乃大懼、謂裕曰、禍其至矣、吾欲就高雅之於廣陵、卿許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附、人情去矣、彼新得志、威振天下、即廣陵可得至耶。裕當反初服歸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守臣節乎、當與卿事之、不然、當徐起圖之耳。已、牢之失衆、自經死。玄從兄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辟裕為中軍參軍。脩弟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辟裕弟道規為參軍、平昌孟昶為主簿矣。裕從脩入朝、脩還鎮、裕託以金創動、不能從、與無忌同舟還、謀興復。劉邁弟毅家京

具亦說無忌謀無忌謬以桓氏強盛爲疑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爲失道雖強易弱獨患主事者難其人耳無忌曰草澤之中何知無人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矣無忌笑不答孟昶自建康還裕見其慨慷就叩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阿誰正獨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與合謀起兵遂定計裕無忌起京口誅脩毅昶道規襲廣陵誅弘長民故爲歷陽參軍據歷陽襲刺史刁逵而太原王元德東莞童厚之入建鄴誅玄剋期並發無忌夜草檄母窗窺見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是吾復何恨於是裕託以出獵與無忌合徒衆丹陽澤中得百餘人詰旦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衆隨之入斬脩衆大懾裕問無忌曰急須得一主簿誰堪者無忌曰必劉道和道和者東海劉穆之也召焉時穆之晨起聞京口讙譟出陌之與使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裂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我舉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者穆之曰倉卒之際當無見踰裕大喜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於是出謂文武佐吏曰郭江州奉乘輿反正潯陽矣有密詔誅逆黨餘無所問今玄首已梟大航諸君自爲計衆皆服不敢動是日毅昶道規亦斬弘

廣陵以孝享之元德事不成被僇於是衆推裕爲盟主
徐州都督檄建近討玄玄聞之大懼或曰裕等烏合嚴
甚勢必無成豈足憂哉玄曰劉裕足爲世雄劉毅無擔石
儲蒲一擲輒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
成已裕破玄軍于江乘又破之羅落橋軍覆舟山西食
畢棄餘糧數道並進裕與毅每先登陷陣玄師大潰玄
輕舟走江州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立留臺百官焚
桓溫神主迎晉新主于太廟遣尚書王嘏迎乘輿誅玄
族在建康者諸大處分皆委劉穆之倉卒立定時晉政
放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酌時宜隨方
矯正爲著令裕以身帥先內外肅然當是時諸葛長民
至豫州刁逵檻送玄未至聞玄敗破檻出還趣歷陽執
逵送裕斬石頭矣玄自江州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
更峻刑罰衆益離怨遣何澹之等守溢口以遏東師何
無忌劉道規進至桑落洲見澹之常所乘舫旌旆甚盛
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此其上必弱獨耀我耳我以勁
兵薄之必得之得之則彼沮而我奮此攻瑕法也遂攻
得之因傳呼已得何澹之賊大驚潰官軍亦咸以爲信
勢自倍大破之遂克潯陽得太廟神主送建康玄挾帝
東下道規毅無忌逆戰於崢嶸洲大破之玄復走江陵

衆誅之安帝復位大赦改元玄自篡盜至敗亡僅八十日文武將吏各以功進官爵有差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十六州以衆望未孚辭不受還鎮京口初裕入建康玄司空王謐窮位遇有前謐素有德於裕裕表謐領揚州明年謐死劉毅等不欲裕輔政議以謝混代或以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使以二議諮裕劉穆之僞如廁密疏言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將耶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然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之分也力均勢敵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授王謐出一時事權今若復以他授即大權失但留以事體重大非可懸論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戍石頭是歲誅殷仲文南燕王超寇宿豫裕表伐之朝議交咀不聽符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有謀畧吾聞裕見而說之以爲中軍參軍夏舟師自淮入泗留輜重下邳進至琅邪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而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還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無遠畧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能清野哉彼謂我孤軍遠入必不能持久

不進據臨朐必退守廣固耳已而裕過大峴燕果無守兵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軍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入吾掌中矣六月至瑯琊裕分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且西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於此城守必虛請以奇兵走間道搗其城拔之此韓信之所以破趙也裕曰善卽遣藩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敗走廣固裕拔其大城超入保小城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糧於齊停江淮餉運超遣張綱如秦乞師秦王興遣使謂裕曰秦鐵騎十萬屯洛陽晉師不返且至矣裕罵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休兵二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可速來劉穆之曰此語不足懾敵適激之若廣固未拔羌復來奈何裕笑曰此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當先遣使揚言耶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燕將自謀不暇何暇謀人秦師果不出明年春拔廣固執超裕忿廣固久不下欲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流苦強則附之桊爲君臣誼當爲盡力且彼孰非衣冠舊族先帝遺民奈何乎坑之王師弔伐而行此竊恐

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也裕攻容謝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夷其城而還先是妖賊孫恩敗赴水死愚民猶以爲水仙不死推恩妹夫盧循領其衆數反裕屢擊破走之循陷番禺其黨徐道覆陷始興居之及是道覆聞裕北伐策建康內虛勸循襲陷南康豫章廬陵數郡荊督何無忌戰敗死裕聞之乃留韓範經營司雍而自引兵還至下邳卷甲兼行既抵江江大風不可舟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即溺死死國可也命登舟舟移而風止裕遣人謂劉毅言賊新戰利其鋒不可當須同舉毋動毅怒曰曩以一時功相推耳我乃眞不及劉寄奴耶帥舟師與循戰桑落洲乃大敗賊進逼建康時朝廷以無忌毅連敗人情洶懼而大軍還自燕士創病不任戰賊克二鎮而來號數十萬舳艫亘百里樓舡高十餘丈孟昶諸葛長民請奉乘輿北渡江避之參軍王仲德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聞凱還膽落矣可一戰而破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威豈復振哉裕曰善昶固請避敵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卽江北亦何可得至乎藉令得至直苟延旬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借一若其克捷則臣主同休不然我橫尸國門遂平生許國之志可矣昶倖甚仰

衆死循至淮口琅琊王德文守宮城裕屯石頭謂諸將曰賊於新亭直進鋒不可當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已而賊泊西岸裕喜明日賊北向白石疑我兵裕從之而留參軍徐赤特守查浦勅勿戰裕旣北賊即焚查浦馳張橋赤特不能忍則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裕馳還斬赤特入解甲久之乃出陳南塘遂栅石頭淮口循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堅守之循四掠無所得以師老引退還尋陽欲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爲後圖於是裕遣孫處沈田子將水軍自海道襲番禺勅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先傾其巢穴使退無所歸衆以爲海道艱遠必克爲難而分撤見兵非目前所急裕不聽時劉毅以敗還降爲後將軍矣固求追盧循以自効不許冬十月裕南擊循以毅監留守十二月及循戰大雷破之又戰左蠡麾兵進麾折幡沈衆大駭裕笑曰往年覆舟山之戰亦如是矣今復然必克也即破栅進又破之循走番禺而孫處已得番禺循還攻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斬之妖賊遂平初劉毅自以與裕起京口廣陵功足相當雖權推裕而中心不服厚自矜又裕素不學而毅涉文雅故朝士多歸焉鎭江州常怏怏不得志旣都督荊寧秦雍據上流有圖裕

之志已求兼督交廣裕許之又表求至京口辭墓裕會之京口或勸裕於會取毅裕曰吾二人同功其過未彰柰何自相圖乎會毅至江陵而疾請從弟兗州刺史藩爲己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則下詔罪狀毅及藩與侍中謝混謀不軌賜藩混死遂自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百舸爲前驅晝夜行宣言劉兗州上去江陵二十里乃舍舸而步留舸岸側舸留一二人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嚴鼓使彼疑且有大軍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下令閉諸城門未下關鎮惡已馳入毅出走周自經死裕至江陵用毅從事申永計除宿釁施惠澤叙門次擢才能荊人大悅初裕之西征也命諸葛長民監留府而虞其難獨任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長民中自疑欲圖裕穆之每薦慰之長民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常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寧可得耶穆之憂長民爲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蠡還頗輕脫今還宜加重愼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即啓聞至是裕自江陵還前刻期至而每還延不即至長民與公卿日集候於新亭則裕以二月晦輕舟潛還入府矣三月朔長民聞大驚入見裕屛人宴語凡平

生言所不盡者皆盡之長民甚悅已力士從幔後出於坐拉殺之以尸付廷尉於是中外力疑勢敵者剪除畧盡矣時譙縱據蜀裕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以爲益州刺史將兵伐之衆以齡石望輕爲疑不聽臨發爲函書封付齡石毋啓視至白帝啓視諸軍莫測也裕計往師出黃虎賊謂猶當赴之必重兵守涪至白帝發函書云大軍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始知所向倍道行譙縱果嚴兵備內水而齡石至平模縱守將阻險以拒之齡石欲弗擊參軍劉鍾曰必擊之前聲言大衆向內水彼重兵未敢捨涪城今大軍猝至破膽矣其阻兵守險者懼也攻之必克少緩之則知吾虛實涪軍更來吾軍危矣遂進擊破之於是賊營壁望風奔潰縱走死遂平蜀裕進監梁秦六郡諸軍事明年逐荊州督晉宗室休之領荊州會秦主興卒子泓立國亂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劉穆之副之居守而自將伐秦遣將軍王鎭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仲德入魏滑臺魏問晉見侵寇者何對曰洛陽晉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

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羌收之晉欲往伐借空城息兵耳非敢為寇也秦滎陽成皋虎牢皆來降道濟等克洛陽所至案堵曳夏感悅歸附日衆初裕命諸將克洛須大軍並進鎮惡等乘銳前徑次潼關未克而乏食而大軍為魏師所縶不得前衆欲棄輜重還赴軍林子按劒怒曰公志清六合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前鋒是賴奈何沮屢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即欲還不得也今得還二三子何面目見公旗鼓乎乃進次弘農鎮惡說百姓送義租給軍軍復振初裕命田子本獨為疑兵所領纔千人田子入武關屯青泥秦主泓自將出拏之或以衆寡不敵為懼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在衆多今衆寡相懸而持日必盡遺之禽不如乘營陣未立薄之遂進擊破之泓奔還灞上已裕破魏師河上至潼關王鎮惡請師水軍自河入渭趨長安裕許之鎮惡乘蒙衝大艦泝渭上於艦中行舟秦人惟見艦至不見人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訖皆持杖登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放艦下渭水迅急倏忽不復見乃諭士卒曰此長安北門也去家萬里舟楫衣糧已隨流盡戰勝則功立名顯不勝則骸骨不還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騰踴進秦軍大敗遂克長安鎮

惡入自平朔門汎降以歸吏撫慰民夷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關中平始裕既克長安欲留屯為經畧西北規而諸將佐以久役思歸會裕聞劉穆之卒以根本無託恐變從中作命徐羨之為丹陽尹管留事而憂其不任又自以討玄再造晉戚三大國功無與二自有晉而來未有也欲因人心嚮服急受禪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義真為安西將軍守關中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傅泓之皆參策裕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皆荷更生公捨此何之乎裕愍然為慰諭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義真生十三年矣初裕自得劉穆之倚以為腹心耳目穆之亦委心推奉每征行則使總留事穆之內理朝政外供軍旅聽斷如流求訴咨稟日盈庭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少暇則手自寫書讐較之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毫不以負公也及卒裕甚痛惜之蓋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為元功故南人忌之尤為沈田子所惡裕將還田子屢言鎮惡故家秦不可任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諺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

十餘人、何憂鎮惡耶、及裕還、田子遂矯命殺鎮惡、義真與長史王脩執田子、數以專殺而斬之、已而義真殺脩、關中亂、及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逆歸、當是時、裕謀臣內亡、猛將外死、而功亦盡於此矣、此天之所以分南北也、文明年、裕篡晉自立、國號宋、立三年而殂、爲宋高祖、宋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儉素、遊宴稀簡、常得後秦女嬖之、頗荒事、謝晦微諫、立遣出、長史殷仲文請備音樂自娛、宋主曰、日不暇給也、文性所不解、仲文曰、常聽自解之、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聽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將北伐、以琥珀能療金瘡、立碎之、以分賜諸將、嶺南守嘗獻州所爲細布、端八丈、惡其已精功苦、勅禁作、及有疾、羣臣請禱、不許、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已、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異志、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同、謝晦嘗從征伐、頗識機變、脫有異、必此人也、少卻、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詔言、大臣任機要、宜有承平備非常、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朝有征討、悉配以見臺軍隊、事已、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悉委宰相、毋后毋得臨朝、司空徐羨之、檀道濟、僕射傳亮、右衞將軍謝晦、同受遺而殂、子義符立、義符居喪無禮、狎暱左右、好遊戲、廬陵王義真性輕佻、頗警悟、好文、與謝靈運、顏延

之游以失望求還都時徐羨之等已密爲廢立計矣次
立乃在王乃因表義眞罪廢爲庶人已稱皇太后令數
義符罪過廢爲營陽王遣尚書令亮奉法駕迎宜都王
義隆於江陵入嗣位尚書蔡廓曰營陽宜厚加給奉一
旦不諱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自立於世可得耶時亮
羨之已使人弒義符并賊廬陵王矣馳止之不及乃相
與計自全念立君二人必居內得政而荊州地重恐新
君至別用人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爲
聲援精兵舊將悉配之七月亮至江陵立行臺於城南
帥百僚上表進璽綬時義隆年十八矣引見亮號泣哀
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者
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起下敎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
顧已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展哀陵寢與賢彥申寫
所懷府州佐史並稱臣請牓諸門依宮省不許時諸將
佐聞二王死皆疑未可東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
天下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書生並
受寄託何容遽有非望所爲有非常之舉者廢主儻存
慮且受禍廬陵嚴斷憂不自容獨發下寬弘故越次奉
迎冀兄德耳悠悠之論必不其然又此諸人同功並位
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願東下無疑義隆曰卿

復爲宋昌郡時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留華鎮荊州使到彥之將兵前彥之曰彼無惡而遐當朝服順流脫其有虞此何足恃獨開隙端非所以副遐近之望也於是命彥之鎮襄陽税臺官衆力不得近獨以府州文武自衛行八月至建康百官郊迎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上讓數四乃受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進位有差羨之請遂以到彥之爲雍州不許徵爲中領軍總戎政有司奏故事駕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未諳悉可先推訊以聞二年羨之亮表歸政不許三上許之三年春宋主欲討少帝之難密詔擅道濟入朝左右交阻宋主曰方廢立時道濟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與固可撫而使也召之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罪是日誅羨之亮以王弘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彭城王義康督荊湘軍宋主問討晦之策於道濟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嘗孤軍决勝戎事非其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於是命道濟彥之帥師討晦而晦果受誅初晦之出鎮也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

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凡，而以之北面，挾震王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為默然，廓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譚曾孫，羨之亮在政事，每諮廓，然後行，而廓正直不為屈，故不居權要云。宋主聽明仁厚，重文儒，勤政事，儉約率素。王弘、王曇首、殷景仁，俱侍中，與黃門侍郎謝弘微，皆所倚重，風力幹局冠冕一時。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遣使者時巡行，觀察吏政，訪民隱，臨延賢堂聽訟，歲三訊以為常，用能綱維備舉，爵刑無濫，在位日久，朝野悅睦，戶口蕃息，民供徭止於歲賦，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稱元嘉為美矣。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與議政事，典機密者，實當之，有官侍中、僕射、尚書令，不為相者。六年，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諸軍事。蓋彭城始得政，而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未易也。豈可不感尋王業所自，勉負荷乎。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大弊也。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深宜鑒此。若異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

懷盡慎，無以喜怒加人，擇善而從，善固歸己，不可專意自決，矜獨斷也。名器宜慎惜，賜宜裁，吾於左右，雖為少恩，然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懷。當數引見佐史，蓋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緣知眾事乎！無何，宋主寢疾，病，義康殫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然無學術，闇大體，朝士有才用者，必引入己府，生殺選用，或以錄命斷之，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朝野輻輳。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皆被遇武帝，相厚善。湛之入也，景仁實援之，而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擢內任居前，猜隙漸生。湛嘗事司徒義康為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傾景仁，及景仁加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憤，數使義康毀短之，而宋主遇之益隆。於是湛謀遣人陰行刺，宋主微得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謀不行，而大釁遂開。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遺詔草，義康退告羣僚而泣，湛大言曰：天下艱難，詎幼主能御，蓋屬義康也。景仁不答。長史劉斌、孔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故事。閣之宋主疾間，聞之大恨之。於是景仁密言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乃稱疾避位，而湛愈恣睢，推崇義康，無復臣禮，胤秀等從諂附結朋黨，伺察省私

門張不復知國有君矣十七年冬詔收湛僩秀等有罷於義康者八人下獄論誅之出義康為江州刺史鎮豫章時殷景仁臥病五年矣雖不奉朝請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無小大必咨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收湛日景仁命拂衣冠左右莫測也此但忽召入猶稱腳疾以小牀輿就坐處分一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應得轉不復以此仰公是夜召慶之戎服縛袴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何得緩服遂收湛詔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行文書而已初吳興守謝述佐義康每有規益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每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述亡而班存宜其敗也衛將軍范曄者甯孫也有雋才而無行淫慆躁競謂才用不盡怏怏不得志魯國孔熙先好縱橫通術數以天文圖數知宋主必且以非道晏駕禍繇骨肉彭城王故有恩於其父而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時曄典禁旅因曄甥舍人謝綜深結之搆為逆立彭城王事覺下廷尉宋主召問熙先望風吐實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勞之曰以卿之才留滯集書省此我負

鄉也、瞱先於獄中陳謝、且陳圖讖、戒宋主骨肉之禍、瞱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出就市、母號泣責之、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也、乃收涕、與瞱先綜並伏誅、先是尚書何尚之曰、瞱志趣非常、宜出之南廣、若在內、釁成當復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之福也、帝不能用、而義康復奪爵位、徙安成、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狃志貪權、矜才狥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所謂才智適爲卞身之具已焉、豈不哀哉、二十八年、有司言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宋主遣使語之、義康匪屢遷、歎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會魏師臨江、太子劭武陵王駿僕射尚之、啓宜早爲之所、竟賜死、君子曰、以骨肉天性、宋文彭城之友恭、然且不能以嫌疑之形處權重之地、至於用鉞、况餘人乎、故臣道無以有已也、當是時、江左晏安、主逸豫怠政、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矣、已又規北伐、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實勸之、將軍王玄謨數上封事、迎主意、宋主恍、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於是大舉伐魏、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彼主我賓、此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反、今

拜玄謨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曩時恐重辱國也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豈不敵哉虜所恃惟馬夏水浩汗河道通流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可不戰自下北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豈難制哉慶之又固諫宋主使江徐等雜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陛下欲伐國獨奈何日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乎宋主笑而不答時以軍興減百官俸三之一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雜物以助與又悉發六州民丁備倩使從征魏主聞之曰馬今未肥天尚熱出必無功若南兵來不止吾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胡人着皮袴吾其時矣時玄謨所將衆甚盛器犀利而玄謨貪愎好殺河洛民出租賦自起來歸附者日千數玄謨一即因其長帥用之而以配私昵錄是衆心失望攻滑臺久不下聞魏救將至請發車爲營衛又不聽冬十月魏主自師衆南下號百萬夜渡河鼓鞞聲震天玄謨懼退走師大潰敗績委器畧盡於是魏主分道出廣陵出山陽出橫江以伐宋過彭城不攻徑抵瓜步壞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必渡江建康纂嚴宋主登石頭城以望師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士庶勞怨虜

得暴縱過在予矣湛汗出浹背已使饋百牢于魏明年魏師退太子劭以爲北伐敗辱數州傾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出我意江徐但不異耳錄是太子疾江徐益深是役也魏人所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丁壯斬截貫嬰兒于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然魏士馬死傷亦過半亦無復南渡意矣先是司空檀道濟佐宋武立功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皆才武方宋主疾病彭城王義康聽劉湛計以爲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制也召入朝妻向氏止之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盡慎諸既至累月宋主間遣還未發疾復動義康遽稱詔斬之并其子十一人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亡吳子輩不足復憚矣及是魏臨江宋主太息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太子劭者袁皇后子也生有異狀后以爲必破亡我家欲不舉宋王聞走舉之已立爲太子而潘淑妃嬖生始興王濬錄是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曲意事劭乃更大相得以宋主數詰責共巫蠱事覺赦不誅已而欲廢劭濬擇所立南平王鑠妃江湛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上立鑠而湛之欲立誕故議久不決王僧綽曰建立之事不

可稽也願以義斷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機宜淺恐患
生慮表宋主故濡忍不决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彭城
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後謂
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子也宋主默然宋主與湛之屏
人語累日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行慮有竊聽者既
而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濬濬馳告劭於是劭流涕引僚
屬徧拜之藉爲逆衆禁不能對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
諫劭怒斌懼請從令淑叱之曰卿請殿下眞有是耶殿
下幼患風疾今疾動妄言耳劭叱曰汝謂事不克耶淑
曰若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後天地不容大禍立
至耳左右引淑出明日劭衷甲與蕭斌同載出入呼淑
淑卧不起促登車不上殺之遂弑帝合殿并殺潘淑妃
殺徐湛之殿中出東堂殺江湛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
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内遂即位罪狀江徐爲弑逆討定
之以爲辭已劭料簡文帝中箱中書疏得王僧綽所啓
事知僧綽與謀殺之因誣北第諸侯王云與僧綽反盡
殺之時武陵王駿督江州將軍沈慶之自巴水來請事
劭手書與慶之令殺駿慶之求見辭以疾慶之排闥入
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此大逆天下所
不容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也駿起再

拜門家國安危盡在將軍矣陵之罪部勒內外兵旬日而辦駿戒嚴誓師令錄事顏峻檄四方時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皆不受劭命舉兵應駿隨王誕守會稽將受命參軍事沈正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士唱大義於天下誰不響應豈可北面凶逆被與其禍乎或頗以強弱爲疑正此之曰天下未聞有無君父之國況殿下義兼臣子與遺義不共天豈必求全哉馮衍有言可以大漢之貴臣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於是誕乃拒劭九月武陵王發潯陽而病病川困司馬顏峻出入臥內視起居事皆專決軍政外間只文敎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雖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疾甚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難水戰乃倍道陸行至江寧帥鐵騎羅兵於淮上移書朝士陳逆順降者相屬至新亭依山爲壘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逆擊之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可銜枚疾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重賞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厲已劭以夕疲收軍元景乃開壁鼓譟疾乘之衆大潰劭更帥餘衆來攻復大敗江夏王義恭單騎奔駿師勸進駿即位新亭已而隨王誕師亦至文武將吏爭踰城降蕭斌

令所統觧甲自石頭戴白幡降斬于軍已遂克臺城劭逃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滅質見之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縛之馬上并四子斬之劭濬父子首亟梟大航尸暴於市汙豬其居室逆黨張超等畢伏誅宋主驗機警勇决頗能文既即位追謚先帝曰文帝廟曰太宗尊母路氏爲皇太后而欲縱敗度下漁色不厭殺弟南平王鑠武昌王渾中書令王僧達後東揚州刺史顏竣以怙功殺廬陵內史周朗以忠諫已大脩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怒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蓋諺誕如此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貢獻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竟陵王誕反廣陵誅宋主出宣陽門敕左右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獨不呼問之興宗曰竟陵弟也有今日陛下當涕流行誅何得以爲樂乎宋主有慙色遣宣慰廣陵興宗與范義善斂其尸塟焉宋主聞而責之興宗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宋主默然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而下皆不免穢辱惟興宗方嚴不敢媟嫚私未嘗召興宗尚書廓子也宋主性本剛明沉於酒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

然整容，無復酒態，內外畏其神明，莫敢弛惰。及疾病，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有軍旅悉委慶之；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而殂，是爲世祖、武帝子子業立，生十六年矣。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禍方始耳。已，敕罷孝建來制度，還依元嘉。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除。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當以此窺朝廷矣。太宰義恭素畏近習，雖受遺輔政，而戴法興等實專制朝權，子業幼而猶畏恭，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未敢自恣。太后殂，所幸閹人華願兒等怨法興裁損其賜賚，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爲真天子，官家爲贗天子。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恐此坐非復官家坐也。子業怒，賜法興死，而元景、師伯謀廢立，事覺，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太宰江夏王義恭及元景、師伯，皆并其子弟。已，復殺其弟新安王子鸞、南海王子師、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尤忌其諸父，恐在外爲變，盡聚之殿中，時陵捷之，以湘東王彧肥，目之豬王；裸內泥水中，以木槽盛食食之，人稟不自保。時沈慶之以司空請老，居婁湖矣。

非朝會無出世祖復欲用之不起以軍事召則起罷歸謝賓客杜門嘗遣人至蔡與宗所與宗語之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與宗非有求於公者何見拒之深耶慶之見之乃使人說曰主上比者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營復可望今所忌憚惟公百姓喁喁所瞻仰亦惟公公獨無意乎慶之曰僕誠憂不自保但年暮八十老還私門詎無所復之耳與宗曰不然公統戎累朝舊部曲布列宮省門徒義從並三吳勇士宜閤將軍沈攸之公子弟也殿中將軍陸攸之又公鄉人今鎧仗在青溪公取以配麾下殿下將帥咸求脫死將爭投戈僕在尚書帥百僚案前世故事簡賢明奉之俛仰可定也如猶豫不斷當机且暮及禍四海重貴將有所歸幸公三思聞車駕時幸公第酣醉淹連時屏人入閤此萬世一時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非僕所及事至抱忠沒世已爾無何竟及禍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潯陽而子業從巫覡綵女射鬼華林園爲群下所弑迎湘東王彧入即位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廢之時子業猶橫尸上醫閤戶與宗請以王禮瘞秣陵已子勛稱帝於潯陽遠近響應宋主彧大患之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當何以待之與宗曰宜鎮之以靜推恩信以待人

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以安物情。宋主悟，務得簡刑，而衆情大安。豫州刺史殷琰，復起應尋陽。宋主曰：琰復同逆，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辯，然今商旅斷絕，而米價豐賤，四方雲擾，而人情晏然，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也。臣之所憂，乃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已而江州果破平。先是子業之世，宮省內外，人莫必其命，侍中袁顗以青宮恩，爲子業所寵，俄失指，待遇頓衰，顗懼，求出爲雍州刺史。與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顗生出虎口耳。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時臨海王子頊爲荊州刺史，以與宗爲長史，行府州事，辭不行。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爲八州，顗在襄沔，可共立桓文之勳。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冀耶？與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雖內難叵測，而外釁亦未易量。至是人上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袁顗死焉，而與宗竟卒於位，衆始服其先見。宋主彧，文帝第十一子也。潛邸時寬和有令譽，已以得衆定大難，事平，頗待虐信鬼神，多諱惡，左右忤意者，輒刳斮，如子業時，以宮人陳氏賜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子昱，遂立爲太子。又密取諸王姬

有孕者致宮中生子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殺安陸王子綏等十二人而世祖二十八子俱盡旣又殺其弟晉平王休祐巴陵王休若建安王休仁兄廬江王禕而文帝子亦盡當是時蕭道成以討叛者王子勇擊叛者晉安王功遷南兗州刺史鎮彭城矣欲入朝僚佐疑懼勸勿行道成曰上自以太子幼弱爲萬歲後計殺諸弟何關他族惟應速發稍緩或見疑耳然骨肉相殘非靈長之祚禍難將作方當與卿等慮之至都以爲散騎常侍明帝殂子昱立而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江州朝廷惶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者類以淹延至敗休範所知今必懲前失輕兵下以乘我無備請出頓新亭當其鋒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約請遣軍據梁山道成曰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獨當堅守宮城東據石頭待敵耳彼千里孤軍內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當瓦解豈憂賊哉誠不克獨死報國耳遣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而自以單車白服屯新亭詔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壘未成而休範前軍已至乃解衣卧安衆心已乃建白虎幡登西垣力戰大破之遣較尉張敬兒請休範詐降斬休範以來賊衆不知也戰若力會別將潰於白下而宮中傳新亭陷開東門納賊道成乃急遣兵入衛而自

登城北大呼曰休範父子已授首尾在南陵岡我蕭平南也波等詣覩之於是餘黨悉潰而難平詔以道成爲中領軍已宋主昱亦嗜殺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不樂嘗從數十人徑入鎮軍府時天大暑道成方裸袒臥令起畫腹爲射的引滿欲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更以骨鏃箭射正中臍投弓大笑已而刻木爲道成畫腹爲射棚日射之道成憂懼密與中書令袁粲　以軍褚淵謀廢立粲不可戒勸道成奔廣陵起兵劉善明曰宋氏將亡賢愚共知公神武高世惟當靜以俟因機奮發毋爲遠去根本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深結之於是敬則結昱左右伺機便會昱出游拔夜歸沈醉熟寢郎伏之馳以告道成道成戎服乘馬出入宮省以太后令追廢昱爲蒼梧王迎安成王準立之道成以司空錄尚書領中外諸軍劉秉爲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議欲自以尚書總萬機以軍旅事委道成敬則露刃大呼格議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開一言者敬則血染手刃之於是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褚淵及秘書丞王儉相推奉而禪代之形成矣中書監粲介以身受顧託不欲事異姓與劉秉等密謀誅道成以謂淵淵輒洩之故道成得爲備粲遂及難子

最死焉。粲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時人爲之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然粲素寡概、康阮藉之爲人、居闕任、不肯事事、故物情不接、以及於敗。荆襄脅沈攸之、舉兵江陵討道成、軍潰死。於是道成加太傅、假黃鉞、尋相國、封齊公、已進爵爲王。宋主準立三年、禪位于齊、而匿不肯臨軒。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曰、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彈指曰、願後身生生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宮中皆哭。百僚陪位、解璽綬、就東邸。司空淵等奉璽綬請齊宮勸進。齊王即位、奉宋主爲汝陰王、徙宮丹陽、置守衛、以褚淵爲司徒、王儉爲侍中。淵從弟炤歎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念舅氏、遑恤國家。淵儉皆尚宋公主、故云。裴顗上表數齊王罪、徑掛冠去、殺之。踰月、有走馬過汝陰王門者、衞士恐有變、奔入弒之、以疾聞、賞焉、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宋以永初元年庚申受禪、至昇明三年己未亡、共有國六十年。

○齊高帝蕭道成字紹伯東海蘭陵人沈深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博學善屬文工書旣代宋頗留意民事簡正恭儉緝訛謬側病因以治法守儉約欲以身率下服御中有琲玉珍玩輒碎之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三年殂太子賾立是爲武帝賾剛毅有斷留心政務總大體尙王儉爲相薦拔士流儒術復興郡縣久於其職晉宋來制受官二十日送修城錢二千罷之而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屛息頗好遊宴常言恨之未能頓遣也在位十一年詔竟陵王子良西昌侯鸞受遺輔政而殂太孫昭業立昭業辯慧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器本幾即淫蕩無節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竟陵王子良素忠愼中書郎王融輕躁求富貴武帝大漸時謀以遺詔立子良昭業立收融子良以憂卒已忌西昌侯鸞欲除之需忍不能決及爲鸞所弑立新安王昭文鸞權勢益重中外知其有不臣之志鄱陽王鏘每詣鸞鸞語及家國言淚俱發蕭諶信之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欲討鸞鏘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別日暮不成行爲典籤所告鏘子隆及粲等皆族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二王死欲起兵爲參軍于琳之所賣於是鸞遣孔琇之賊晉熙王

銶墝之辭、不許、不食死、鸞遂殺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
敬、南平王銳、宜陽王鏗、先是桂陽王鑠賢好名理、與鄱
陽王鏘齊名、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
向錄公見我慇懃不已、而面有慙色、欲殺我也、是夕遇
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與言遙光才力可委也、鋒曰、遙
光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遙光始安王鸞兄也、鸞失
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使於太廟兼祠官夜遣
兵賊之、鋒手擊數人然後死、遣茹法亮往殺巴陵王子
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宜然、
君我齊人、何為至此、卽當爭不獲已也、此酒非勸酬之
爵、不得杞酢、因引滿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
涕、衍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一方之事、刺史一不得有
為、南海王子罕鎮琅琊、欲暫遊東堂、典籤不許、不得往、
子罕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至是鸞
戮諸王並委典籤、無能拒者、明年鸞廢其主昭文、而自
立、尋弑之、及有疾、思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尚十王盡
殺之、於是高祖武帝文惠太子子孫皆盡、齊王毎召始
安王遙光入屏人語、語畢索香火嗚咽流涕、久之則明
日必有所誅、服上刑也、大領軍蕭諶尚書令王晏、以佐
逆見忌、亦受誅、大司馬王敬則以齊高佐命、積猜嫌辜

其友朱亦種諫鸞立五年死是爲明帝子寶卷立臨大喪不哀從羣媼宦官始安王遙光僕射江祏侍中江祀謀廢立事覺畢誅明帝病以腦業末年事爲戒謂寶卷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所殺戮與近倖立決人不自保出遊所過家惟空宅見人輒應手殺號啼塞道樵蘇路絕所幸潘妃尤放恣厥行遠近於是行荆州事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爲帝起兵江陵雍州刺史蕭衍起襄陽而齊人弒寶卷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爲東昏侯明年衍稱帝廢寶融爲巴陵王已弒之始熟而梁遂代齊齊七主僅有國二十有四年

梁高祖武帝衍字叔達蕭氏南蘭陵中都里人也生有異表好籌略具文武才幹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等並遊其間號八友齊武不豫王融欲因宴駕立子良范雲以諷曰憂國惟王中書衍曰憂國欲爲周召耶欲爲竪刁耶後融竟誅死而子良憂卒人始服衍之持旨正也魏將王肅攻司州衍爲偏師救之衆以魏軍盛莫敢前衍疾走賢首山而軍魏軍至壁不動時魏將以問而勞且有風從西北起陣雲從之來當肅營而回向西北衍曰此歸氣也魏師遁矣令軍中望麾聽鼓而動肅傾營出陳水

北衍揚麾鼓譟振山谷敢死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亦出攻魏柵魏表裏受敵因大敗肅跳身走以功封建陽縣男欲爲太子中庶子鎮石頭時齊明猜忌衍解遣部曲乘折角小牛車齊明安之每稱衍清儉以勗厲群下遷雍州刺史鎮襄陽及東昏即位不與朝士接尋親信宦官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衞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衍聞之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乃密脩武備聚驍勇伐竹木沈之檀溪以待事時衍兄懿爲郢州衍密遣人謂懿曰主上忍虐始安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職爲亂階蕭坦之徐孝嗣之倫不足使也吾兄弟幸外守藩宜及今悉召諸弟來鎮恐異時欲拔足無路也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藉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策也懿不從衍乃自迎其弟偉及憺至襄陽而潛爲師備已僕射祏侍中祀誅死寶卷益倨驕民弗忍將軍崔慧景奉江夏王寶玄爲主舉兵向建康時蕭懿刺豫州方食聞變自采石濟江入援慧景走死寶卷以懿爲尚書令衍復遣人馳說懿當亟還歷陽必毋受高爵釋兵懿不從寶卷果用嬖臣譖賜懿死時南康王寶融鎮荊州寶

卷遣劉山陽名由守巴西實發荆州兵以襲衍衍知其謀宣言山陽西上實并襲荆雍山陽果遲回不上衍荆州中兵蕭穎胄呼僚佐與計皆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一日本易制就制之必不爲朝廷所容蕭令君是已不如殺山陽與雍州合立天子以令諸侯於是穎胄誘山陽至殺之以南康王寶融教舉兵江陵而馳山陽首詣衍且以爲都督前鋒期明年二月進師衍曰凡舉大事所籍者一時驍鋭之心未疑怠也今坐甲十萬頓兵十旬將離州但遇一夫立異即大事去矣今太白出西方先動皆勝宜急發師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寧克商何復須時月爲乎於是穎胄乃移檄建康數齊主罪惡稱兵或勸衍迎寶融正尊號乃進軍衍笑曰如大事不捷故當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豈復當碌碌受人處分乎於是留弟偉總州府事儋守壘城而自將師十萬發襄陽命之曰當推心置襄陽人腹中天下一家乃相見也師圍郢諸將請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不然漢口濶不能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此危道也不若遣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逼郢州吾自守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尾銜而進

豈憂兩城㞢　使別將濟江圍郢而衍築漢江城守魯山明年二月南康王寶融稱帝於江陵以頴胄爲尚書令衍爲左僕射寶卷遣陳虎牙吳子陽等拒之師久不决於是頴胄遣使責衍守前畫爲非計莫若今兵取西陽武昌潯陽而遣使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咸仰爲氣息是以兵壓漢口而連結數州今併兵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而搤吾咽喉故曰危潯陽誠知幾一說士可下不然師少則不克多則力分西陽武昌雖可取然既下即須留兵戍東軍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爲我軍救則勢孤不救而一城陷將渙然離矣必郢既拔然後席卷順流而東夫擁數州之兵欲誅羣小清天步如懸河注大奚憂不克豈容北面戎狄示弱於天下乎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獨借鎮軍之重鎮之耳頴胄不能難秋衍遣別將乘船襲加湖加湖潰郢魯二城奪氣降衍遣韋叡行郢州府事留鎮撫而自引大軍即日東謂將佐曰用兵不必須實力所聽者聲威耳陳虎牙狼狽奔返潯陽破膽可傳檄而定也援因俘得江州幢主厚賜之使說刺史陳伯之降許即用爲江州而引兵隨其後遂下潯陽留鄭紹叔爲守督江湘餉運遂進圍建康衍自發

衍[illegible][illegible]艦常有兩龍導之前所至慰撫百姓人如挾纊建康士民傾城納款至有以血爲書者於是命王茂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陳伯之據籬門鄧元起據道士墩而建康諸屯幅裂矣已拔石頭衆請急攻建康衍策廢主虐甚而大軍四合中必且有變止勿攻築長圍守之於是齊人犧寶卷降衍使張弘策入淸宮封府庫圖籍而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衍爲大司馬錄尙書事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悉除之收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領軍王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貽後譏乃并諸嬖倖誅之而出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說之降不下吳興太守袁昂據境不受命武康令傅暎謂昂曰先太尉遭元嘉之亂開闢所未有故殺身以明節今司徒當寄託之重義無苟全故致命以徇忠今嗣主昏虐荆雍協舉此天人之合也公誰爲爲之乎願明府深慮無貽悔不聽及建康不守仙琕流謂將士曰我受專城之寄義不容降若輩皆有父母妻子可散可降以紓難獨與壯士願從者數十人俱爲臺軍所執檻送石城衍下敕言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當與天下共容之昂不請降而開門撤備至是昂與仙琕至俾同入國門曰令天下

見二義士昂宋太尉淑齊司徒粲後也衍既入建康引故交范雲爲諮議沈約爲司馬任昉爲記室謝朏何胤爲軍諮祭酒朏胤辭不至於是約與雲共爲言齊祚已終公當承運禪代乃廢其主寶融爲巴陵王稱帝國號梁已用約計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須醇醪足矣飲大醉而鄭伯禽措殺之齊湘東王寶晊頗好學殺之并齊宗室五王俱見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見遠至於此以蕭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全封佐命功有差梁王性惇孝少而篤學博綜經史備閑六藝服常澣濯膳惟蔬素六宮褘褕三翟外衣無縮繡裳不曳地小殿暗室恒整衣冠遇內豎小臣如對大賓敦睦九族優借朝士簡廉平爲長吏皆召見勗以政道而遣有能蹟者立登用始即位詔公車置謗木肺石各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橫議者投謗木若有功能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函刪定律令耕籍田斷州縣獻奉頒梁五禮正雅樂置五經博士開館舍招後進生給餼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吏又拔其尤者詣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制尚書五都令史皆士

流總領衆局初頗以法裁小民秣陵老人遮道言陛下用法急於庶民而緩於豪右非長久之道於是赦小民罪應逆負而老幼者免送齊南康侯子恪及弟子範嘗入見梁主從容謂之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非期運終至敗亡宋孝武猜忌兄弟兄弟有令名者皆酖之及朝臣以疑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成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卿等以安衆心念獨以江左革命但相屠戮傷天和祚以不延况我與卿等宗屬未遠何嫌而忍此哉曹志魏武之孫爲晉忠臣况卿猶宗屬乎我方坦然相期卿母自外可也於是子恪兄弟十六人皆顯於梁以壽終開國初范雲沈約爲左右僕射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當禪授時有寒疾欲急出贊命請醫求速愈醫曰速愈方有之然損元氣果行之不三稔矣雲曰朝聞夕死庸何傷望與日果愈侍贊命未三朞而死或寵利至於此約既佐命謂當任樞筦梁主以其輕脫廢不用用尚書左丞徐勉右衛將軍周捨參國政捨度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俱稱賢相而約竟以忤旨悸失心還第未至牀遽就卧憑空頓戶下病困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潛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不繇己梁主聞之恚譴之以怖死奇

可議諡文梁主不許曰法懷情不盡曰隱諡曰隱自齊鄱陽王寶寅亡奔魏請師伐梁已而陳伯之亦降魏於是魏伐梁構兵者彌年魏中山王英帥師圍鍾離梁守將昌義之固守不下梁主命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往救之而豫勑景宗禮敬叡景宗遇叡甚謹叡二將甚和叡自合肥繇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懼魏師盛勸叡姑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況可緩乎魏人已墮吾算中勿憂也旬日至邵陽進營邵陽川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賦功比曉而營立軍容甚盛英大驚曰是何神也魏人奪氣義之知有外援大喜曰更生更生遂大破魏師英跳身遁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戰常乘板輿督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客夜筭軍書撫士衆常若不及故士爭歸之時梁主崇信釋氏士民風靡獨叡自持如平時行應準繩如此已梁主聽降人王足計作緣淮堰灌壽陽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暅視地形皆以為淮土漂輕不可就不聽發徐楊民築堰假康絢督諸軍護之役戍合二十萬人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而合脊於中流築幾成而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乃沈鐵數十萬斤其下以制之又不合伐大木為井幹塡以巨石

而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皆盡負者背穿疲瘁死者
相枕藉年乃成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
丈樹以楊柳列軍壘其上未幾淮漲堰壞聲如雷聞
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于海其輕用
民力如此初魏人侵擾成爲國患欲以師爭之李平曰
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也豈能塞哉終當自壞已而果
然梁主晚益奉釋氏法長齋一食持戒律精嚴恐害殺
戾冥道宗廟皆以麪爲牲牢斷死刑爲涕泣不食赦之
即大逆事覺對之泣而宥遣於是刑政不立奸吏知見
優假戚橫無忌牧守侵漁使者煩擾爲貪虐終已不問
又多造塔廟公私費損國以頓弊於是散騎常侍賀琛
上書言近北邊稍寧正生聚教訓之時而戶口凋落關
外彌甚皆緣使命繁數州郡拱手聽其所爲黠吏因緣
重爲侵暴雖年降復除之詔下蠲賦之恩然百姓彈弊
彌甚無益也又今風俗侈汰競爲奢豪讌喜之會積果
成丘列肴如綺畜妓無制淫侈成俗欲使人守廉白何
可得也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陛
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百司奏事不論國體吹毛求疵
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近於奉公內實行其威
福願黜謟慝以彰公平又今天下無事然且日不暇給

興造徵求可緩者宜從省節以養民聚財梁主得表大
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書責過之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
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宜自同闒茸宣暴取名言我
能上封事朝廷不用卿何不分別言某刺史橫暴某太
守貪殘某縣令漁獵耶十民飲食過差加禁益擾若指
朝著我無此事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所營造皆顧
借成事絕房室今三十餘年矣雕飾之物不入於宮不
飲酒不奏樂三更視事日常一食昔腰十圍今裁二尺
誰爲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夫偏聽生姦
獨任成禍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任王莽又足法耶治
署郎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者興作非急何者徵求
可緩各條對上毋爲欺琛大懼引罪乃不敢復言太子
統者梁主元子也生而神靈五歲誦五經能徧自加元
服使省錄朝政辯許僞如燭而寬和容衆斷獄多全宥
喜慍不形好讀書屬文引拔才俊如不及每霖雨積雪
遣左右周行閭巷賑貧困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
向母丁貴嬪卒哀毀如禮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
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謚昭明初丁貴嬪之葬也
術者云地不利長子爲蠟鵝及諸物厭之或譖爲厭禱
發視之信誅術者太子慙憤終不能自明既卒梁主猶

以前邵陵嫡長孫不立立晉安王綱侍郎周弘正當爲綱主簿奏記曰願殿下抗伯夷之義執子臧之節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用而邵陵王綸尹丹陽湘東王繹刺江州武陵王紀督益州皆秉重權太子亦選卒衞東宮而梁主以人言不息封先太子諸子歡譽詧並王以慰其心而內構始此矣當是時魏分爲二東魏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已復叛來附梁時梁相朱异方得政梁主夢中原牧守以地降旦見异言之而景降表適至與夢會大喜以爲神然未有以決也召公卿問制置所宜僕射謝舉等皆曰頃頼陛下與魏和邊幸無事不宜納叛臣以啟釁梁主獨否亦忽忽自言我國家如金甌今忽受景臉紛紜何及而心終欲之朱异揣知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此自天啟若不納恐後來者絕望願陛下勿疑梁主悅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東魏遣兵討景景復割地以求救於魏而使人謝梁梁優詔答之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大敗爲虜於是東魏爲書與梁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而披猖不已情自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終當嚙噬不捨狼戾難馴彼梁主若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捨乖方變

立失所矯情鎮俗飾智驚愚毒蠹滿懷而妄敦戒業蹤
競盈胸而謬治清静成陰險妄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
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豈弩衛城
長戈指闕徒採雀鷇豈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
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軍司杜弼之辭也無何侯
景果爲慕容紹宗所敗走壽春入其城據之表自貶梁
主不責復以爲南豫州刺史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
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景荷高歡卵翼之遇歡
墳土未乾旋即反噬爲逆不遂投死關西宇文不容故
復歸命陛下前所爲受景者正獨比屬國降胡用戮羌
虜收一戰之效耳今亡師失地直境上一夫陛下何愛
於一夫而輕捐與國哉且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
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聽已而
東魏遣使持淵明啟卑禮來求成梁主召朝臣議朱异
慶主厭兵請許之司農卿傅岐曰此高澄設間欲令景
自疑爲叛亂耳許之正墮其計异復執以爲宜許景聞
之其啟梁主曰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
除其患如臣死有益萬殞何辭獨恐千載空穢良史耳
以朱异爲梁主所信餉金三百兩以求哀异受金而不
遏其啟已使往報聘景又啟言臣與高氏釁隙已深陛

下許之連和令臣何地自處梁主答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者乎景終疑之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淵明易景朱异復請許之傅岐曰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彼百戰之餘殆未易制也不聽復書言貞陽旦至景夕返景得書歎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也於是已責鑴租以百姓子女配將士爲反計知臨賀王正德屢以過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則致牋求自效正德喜報許於是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衞率陸驗等爲名舉兵反趨建康尚書羊侃請急以二千人據采石令不得前而敕邵陵王綸進軍壽陽躡其巢穴异又以爲景無必渡江之志寢其議而命臨賀王正德督軍屯丹陽景潛與正德約立爲帝正德遣大船數十艘名載荻實濟景於是景渡江至慈湖賊梁興四十七年矣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震駭梁主悉內外軍付太子禦之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守朱雀門信欲開大桁出銳師搗賊挫其鋒正德止不聽景軍至正德帥以前圍建康於是軍師將軍羊侃區分防禦之甚疾力景不能拔築長圍困之异復勸出軍侃曰軍少出則不足破賊多而失利門隘橋小必多亡失异不從出千人人未戰而走爭

橋死者大半景得侃子鷟執以徇侃曰我傾宗報國猶恨不足況計一子乎數日復將至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不害也時城中所恃惟侃已而侃發病卒人皆奪氣於是景以正德稱帝按石頭而軍時衡州刺史韋粲赴召聞亂閱所部得精兵五千人倍道入勤王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內史劉孝儀飲之酒曰景渡江當有報或不其然粲怒抵杯於地曰賊渡江逼宮闕水陸俱斷何得報即無報豈能自安粲今日何心情飲酒即馳馬出詣江州見當陽公大心得江州偏將以自副南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會横江粲即送糧仗散私財以犒其將士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豫州刺史裴之高至頗以年位恥居仲禮下粲抗言曰今赴國難志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其久捍邊場為景所憚且士馬精銳故也若論年位皆在粲下有以賊畏侯為之屈今日形勢貴在得將也豈當復問歲之高卑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仲禮請以除夕入粲軍約日會戰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督兵當之會大霧軍迷失道柵未合而景軍擊至粲及子尼弟助警構從弟昂死焉仲禮方食投箸被甲出與麾下百騎疾赴救大破景稍將及景而傷景得免然仲禮本無忠義之節獨激於

粲而奮迅、粲沒、而觀望不復前矣、時朝廷以侯景之禍繇朱异、其乞之將行誅、太子曰、殺异無救於急、獨爲賊快、後誅之未晚、乃免异、异慚憤發疾、死、初异以貪佞爲時所疾惡、傅岐以所聞責之、异曰、外謗讟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乎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天奪其鑒、其能久乎、至是果然、時臺城困饑甚、而援兵四集、景衆亦苦饑、又患之、乃僞請和以緩師、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於是以石城公大款質於景、敕止諸援軍、而以景爲丞相豫州牧、與之盟、既盟、而景圍不解、請召來安侯確入、乃解、梁主召確、確不入、邵陵王綸促之、確曰、景云欲去、而長圍不解、此其情可見、入城何益、綸怒、欲斬之、乃入、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而荊州軍退、遂啓陳梁主十失、復進攻、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上危如此、而不進戰、萬一不虞、殿下當何自立於世乎、宜分軍爲三道、出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方聚妓張酒、不爲意、津退見梁主、拊膺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賊何繇平、於是景攻城愈急、而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樗蒲飲、不事

事、景登城、求安侯確力戰不能支、乃排闥入見梁主曰、城陷矣、梁主安卧不動、太息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復以二宮爲念、景以甲士五百自衞、入見梁主於太極東堂、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位、梁主神色不變、勞之曰、卿在軍中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至永福見太子、侍衞皆奔散、惟徐摛殷不害侍太子、亦無懼容、摛命景拜、乃拜、退謂人曰、吾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非天威也、吾不可再見矣、於是役永安侯確、撤兩宮侍衞、縱火大掠、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以詔解外援兵、柳仲禮叛降景、景遣還司州、發正德爲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後竟爲景所殺、時梁主雖困迫、終不爲景降意、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梁主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不能強、中忌之、太子泣諫、梁主曰、如社稷有靈、猶當克復、不然、流涕何益、至是以幽困成疾、口苦、索蜜飲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有六矣、太子綱立、初建康士民尚豪華、即四方委輸、家無半年之儲、至是四方道絕、人相食、貴戚豪門、出採稆自食、委溝壑不可計、景既克建康而驕、納梁主女溧陽公主、甚嬖之、妨廢事、而王偉說景急

篡代景自將攻湘東王而敗慙欲廢立以明威乃矯梁主詔以次當支庶宜歸藩尋弒之并弒太子大器殺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梁主六歲能屬文博綜羣言善玄理而文艷用寡于器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有所屈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未見殺雖陵呵終不敢加害若時至雖日百無益也居囹圄而神貌怡然或問之太子曰若諸援能殲賊賊必先見殺後就死即不能賊亦殺我自立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悲乎及難神色不變景立豫章王棟尋廢之自立稱漢帝明年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將大軍討景克湓城進克姑熟次蕪湖景遣將侯子鑒據姑熟南洲以拒師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但營陸上俟來攻以步騎擊之霸先乃留軍十餘日不進景黨以爲怯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乃復命子鑒戰子鑒以鵃䑨千艘載戰士前霸先等以小船陽退示弱而伏大艦兩旁側以待事子鑒邀中江合戰久未決且退大艦出夾擊大敗之子鑒遁而僧辯霸先軍乘潮入秦淮時景緣秦淮作城十餘所樓堞相接舟師不能難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坐不進韋粲臨青溪不渡賊登高望之故表裏俱盡今必北渡乃濟也霸先請前遂進營落星山出石頭西

北景恐西州路絶，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擬之，僧辯要
招提寺北，景乘之，却霸先遣別將出截其後，而身以鐵
騎衝擊之，大軍四合，景大敗，東走吳，爲羊侃子鵾所誅，
暴尸建康，士民食之立盡，傳首江陵，截其手送齊，齊盡
殺其五子，逆黨王偉等皆伏誅，僧辯入臺城，葬簡文帝，
表湘東王勸進，且迎都建業，梁主繹立，是爲元帝，以僧
辯爲司徒，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而議還建
康，將佐多西人，利江陵，言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
江，宜毋還，侍郎周弘正與僕射王褒曰，鑾輿未入建康，
百姓謂陛下爲諸侯王，願從四海之望，羣臣以弘正東
人，欲東下，非計也，弘正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
西，獨長策乎，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竟，非王者之
宅也，願陛下勿疑，梁主使術士卜之，對曰，不吉，退而曰，
兆爲鬼賊所留也，時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安
之，乃定留江陵，而詔僧辯鎮建康，霸先鎮京口，梁主繹，
武帝第七子也，好讀書，能詩，然性忍意忌，已當景圍臺城
時，命太常卿劉之遴徵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不肯，亡
歸繹，繹忌其才，醜殺之，而自爲誌銘，厚賻贈，王僧辯之
發江陵也，啓曰，平賊後嗣君云何，繹曰，六門之內，自極
兵威，僧辯辭不能，繹乃遣其私人得豫章王棟及二弟，

沉之江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繹遣將擊斬之收其子圓照三人送江陵下獄絶食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

岳陽王詧昭明太子子也始武帝捨詧兄弟立簡文然心內愧之封歡豫章王譽河東王詧岳陽王寵賜常與諸子並慰其心歡早死詧爲雍州刺史鎮襄陽譽鎮湘州詧以襄陽形勝王業所自起而朝多秕政乃脩刑政撫士民州人親附爲梁主繹所惡遣柳仲禮擊之詧乞師于魏魏救之遂獲仲禮取漢東繹懼送質乞盟于魏而遣王僧辯克湘州殺河東王譽明年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江陵岳陽王詧以師會繹方講老子龍光殿聞報輟講戒嚴遣王琛如魏覘師琛憚行至石梵馳還報曰境上帖然前言皆邊兒童戲語耳乃復講無何魏師攻拔江陵獲梁主繹及太子元良等殺之於是魏人立詧居之於江陵梁人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帝建康二帝並立已而齊納貞陽侯淵明中書監王僧辯復奉以入立之陳霸先爭以爲不可不聽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耻其子何罪而忍廢之且淵明倜武帝猶子又社稷罪人吾與王公並受寄託之重而王公外依戎狄援立非次豈純臣哉會告有齊警僧辯使人告霸先急爲備霸先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

頭。自帥馬步騎江乘會之。名禦齊。遂襲石頭。殺僧辯。廢淵明。而方智復位。齊師來。敗之。威震中外。後三年。廢方智為江陰王。弒之。陳遂代梁。而梁主詧自帝於其國。於魏周隋奉正朔稱臣。為後梁。始魏之立詧也。僅奉以江陵一州。延袤三百里。又遣將將兵居西城。名助防。實制之。而詧舊所統襄陽諸城邑。皆入魏。詧以封疆褊隘。邑居殘廢。悒悒不得志。疽發背殂。子巋立。孝慈儉約。境內安之。殂。子琮立。而隋滅梁。廢琮為莒公。前梁四主。有國五十六年。後梁三主。三十三年。

陳高祖武帝。名霸先。吳興下若里人也。英武有大略。膳服儉素。而政崇寬簡。非軍旅不輕調。國用粗安。立三年殂。無嫡嗣。章后召中領軍杜稜。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召帝兄子臨川王蒨於南皖。立之。蒨至。以陳主子昌在陳。讓不立。侯安都曰。今四方未靖。外有強敵。何暇及遠。即按劍上殿。奉璽綬。而蒨立。是為文帝。太尉侯瑱。司空安都。得政。陳人納昌殺之。陳主起布衣。知百姓疾苦。恭儉明察。下不容姦。夜遣刺閨取外事。剖判者相屬也。傳籤庭中者。敕擲階石。必有聲。儆令毋寢。立七年殂。弟安成王頊。廢太子伯宗。而自立。是為宣帝。頗勤儉有二帝風。然數起兵。規舊疆。而境土日促。殂。子叔寶立。

為淫荒，起臨春、結綺、望僊閣，窮華麗，為娛。與僕射江總、尚書孔範等，為長夜之飲，使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相唱和，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而聚斂剋急，貨賂公行，中書舍人傅縡上書切諫，下獄，欲殺之，遣使謂曰：我赦卿，能自改否？縡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心亦可改也。遂殺之。時有神遊都下，與人語，不見形，能飲酒，言吉凶輒效。蔣山眾鳥，鼓兩翼拊膺，作人言曰：奈何帝，奈何帝。而臨平湖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佛寺為奴，用厭勝。沈后儉約，好圖史，數勸諫，太子胤好文學，而陳主內嬖張麗華，專後宮之政。廢太子，立麗華子深為後。已又欲廢后，立麗華。於是隋主堅舉大師伐陳。鎮戍以聞，而陳主怠慢，自若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孔範進曰：長江天塹，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妄言其事耳。臣每患官卑，虜誠渡江，請效一割。定且作太尉公矣。相與大笑，奏伎縱酒，賦詩不輟。己酉正月朔，會朝，霧四塞，隋大總管賀若弼自廣陵濟，韓擒虎自采石濟。而陳主酣臥，至晡時乃寤。始遣將出禦，師大潰。擒虎入朱雀門，陳主悲懼失措，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投于井。隋軍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號呼，縋引之，上，驚其太重，及出，則

張孔二貴嬪同縋出也。惟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閉閤端坐。舍人孔伯魚侍。魯廣達猶督兵苦戰。會日暮。乃解甲面臺拜哭而就擒。已隋晉王廣遣長史高熲入建康。清宮。密馳使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斬妲己。何可留。并諸嬖倖皆就誅。叔寶既入隋。猶飛酒常侍宴。出醉不能自持。隋主目之曰。此敗豈不緣酒。從東巡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主謝讓。退謂左右曰。令叔寶用作詩日力思政務。豈當有敗亡哉。追仁

壽四作乃卒。陳五主。有國三十二年。

論曰。予次南史宋齊梁陳專傷之曰。元經著之矣。宋武戡禍亂無留行。元嘉仁儉。梁武勤身約已為慈忍。然不免於凶終。況餘人乎。不務令德而務誅鋤。所代凋翦枝餘以自安。自生民以來。未獲濟斯欲矣。夫是非中國之遺人乎。而逆天失道。興廢暴亟。抵於此。元經於陳亡具

五國曰晉宋齊梁陳亡恫之也恫中國失道與亂同事。歸於亡也。

南臣志

宋劉道規武帝少弟也倜儻有大志預誅桓玄玄敗走何無忌欲乘勝逼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之用而振勇未可輕也不如頓兵縻之無忌不從而敗及平巴陵道規推毅元功無忌次之己居下封華容縣公出刺荆州會盧循黨聲言循已克建康西御荆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與譙縱合入寇二難交發江陵士民多懷貳道規會將吏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所與俱來將佐自足待敵欲去者聽不禁也開城門徹夜衆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援或謂宗之情未可測宜毋弛防道規曰焉有人千里相赴願猜防之者乎遽單騎出迎之入宗之感悅爭出戰使宗之居守發兵腹心及謙戰枝江荆門守檀道濟先登破斬之得江陵士民所與交通書皆悉焚不視衆大安未幾徐道覆奄至道規使別將將軍居外而身拒道覆於豫章口衆以爲勍敵在前患衆少不應分割置無用

之地、及戰前部御所遣將於外横擊大破之道覆單舸走、僅免衆乃大服在州累年秋毫無犯及以疾歸朝封府庫還官、筐篋帷幕帷故物有參佐還官席州中立斬之尋卒、

謝密字弘徽、陳郡陽夏人晉中郎萬孫左僕射景仁從子也以字行精神端審發言時中家貧儉用為三從父峻後事繼親伯叔二母及夫歸所姑晨夕瞻奉盡誠敬遇親戚中表未之前識也率意承接合禮衷每內外傳語。正衣冠灌之婢僕前不妄言笑尊卑大小嚴之若神兄中丞曜卒服闋猶蔬素或問其過禮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深疚在心實難自已遂廢食歠欲不自禁襲建昌縣侯拜員外散騎侍郎所繼產豐泰弘微唯受圖

書數千卷而已遺財祿秩一不問叔父混及族兄靈運瞻晦曜並以文義賞會風格高峻時流望塵莫敢造門弘微會機賞要每以約言服之異不傷物同不害正混謂瞻等曰汝等雖才義豐贍然何能愜心即功濟三才終以此為恨至於微子吾無間然義熙中混坐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詔絕婚改適王氏義不行弘微經紀其家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產千餘處唯二女纔數歲弘微事如在公一錢尺帛具文簿可覆宋武嘉主節聽歸謝而莅視舊愈增門徒僕使不異平日公主歸太息曰僕射生平愛侍郎可謂知人矣義舊見者畢歎息

泣下主薨所遺產園宅餘千萬主女夫殷叡樗蒲舉伯母兩姑之分還戲責內人化弘微之讓皆無爭或曰君謝氏累世財充殷君樗蒲一擲而盡譬棄物江海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內人能無言豈可導使爭乎公主葬啓泥墓而空之乃疾臨赴遂病卒弘微事文帝瑯邪郎爲文學帝即位爲黃門侍郎參機密文帝故臣佐並委遇優甚親重之居身清約寬博無喜慍不言人過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或問慧於沈約約曰令明簡問球約曰倩玉淡問弘微約曰簡而無失淡而不流其爲人嚮服如此　子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長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左

右曰藍田生玉不虛也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
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別殊合之則寓
內爲一爲太子左衛率元凶劭弑逆莊遣腹心奉啓事
密諳孝武陳誠除侍中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
贊軌堯門懷帝在東宮銜之及即位將誅之孫奉伯曰
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深困莊少長富貴且繫
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後殺之未晚乃得囚明帝定亂
是夜詔出獄至罷省方坐命酒忽有勑令爲詔赦立成辭
更工美加中書令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憲子朏字敬冲
仕宋爲衛將軍長史宋明召朏與謝鳳子超宗救從鳳
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違也趨而入朏曰君進退臣
當以禮竟不入時人兩稱之比王尊王陽齊高方圖禪
代以朏名高高爲重表爲左長史夕召與屏人謀久之
朏無言齊高慮朏難提燭小兒取燭置坐上遣之朏終
無所言乃知其不與已也呼左右人開與論魏晉故事
言石苞於晉文不早勸進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
也朏曰晉文世事魏氏當終身北面即魏早依唐虞故
事亦當三讓彌高齊高默然遷侍中而更引王儉爲長
吏及禪代朏以侍中在直當解璽紱召之陽不知曰有
何公事朏云解璽紱授齊王朏曰如此則齊自應有

侍中、引枕卧不起、傳詔使稱疾、朏曰、我何疾、遂朝服出
東掖門、徑登車還宅、或謂齊主必殺之、齊主曰、殺之正
成其名、置之後、以侍中中書令徵、不應、及梁以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並廬江何亂徵、又不屈、遣使敦譬
乃詣闕、帝與朏有故、笑曰、卞陵能遂屈志耶、延見於華
林園、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固陳本志、不許、請自還
迎母、許之、臨發、駕臨幸、賦詩餞別、工人迎送相望於道
至都、敕材官起府於舊第、尋卒、駕臨哭、謚曰靖、從弟述、
字景先、少有至行、兄純爲江陵參軍、死帥難、述奉喪還
都、至西塞遇暴風、喪舫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艇求之、每
謂之曰、去必無及、寧當存亡俱盡耶、述哭曰、船幸存、尚
急營理、使亡也、述豈念獨生哉、冒風波經前舫幾沒、卞
後、號呼籲天、風息而免、宋武聞、大嘉之、匪父景仁爲武
帝倚任、愛兄澹而憎述、及景仁疾、述視湯藥飲食甚虔
笄而後進、衣不解帶者累旬、景仁感愧、及卒、述號哀過
禮、親遷材斂焉、武帝時、爲彭城王義康長史、官左衞將
軍、莅官清約、無宅舍、雍州刺史張邵以贓貨獄死、述表
邵先朝舊勳、宜優貸、帝手詔酬納、守吴興卒官、子約方
雅有父風、嶠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晨昏溫靖
戚潸容、母從山者微疾、畏驚恐、嬋使懈勸、嶠躬勞事、納

履而行彝氣而語家人感至性循行之如此者十餘年

○王弘字休元晉丞相導曾孫也少好學以清悟稱家饒財父亡弘悉燔券不收責從太尉裕爲長史宋建國爲尚書僕射肅正風紀文帝立進司空及誅徐傅以弘非首謀而弟曇首從弟華自江陵來功最以司徒侍中錄尚書弘以盈滿自懼表避位彭城王義康入輔與分錄尚書弘辭分錄進太保中書監而卒弘在位博練治體留心幾務酌時宜優允造次務存禮法然性頗狹隘忤意者輒詈辱而曇首有器局宮闈不形閨門之內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以歸玩非祿賜一毫不以受於人從宋文江陵來爲佐命當封開府不受曰陛下英明速斷內外底定臣何力之有令忝竊是因國之災爲身幸也竟不受文帝甚哀痛之子僧綽年十三帝引見流涕哽咽帝亦悲不自勝尚東陽公主元嘉末帝以後事爲念以僧綽年少而沈深有遠識欲寄以大事時諏咨焉已爲元凶劭所殺密具前志中弟僧虔博學善屬文而退默寡交袁淑太息以爲嫓舒王濟之倫僧綽之難時爲司徒屬所親勸之亡匿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撫我以慈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竟不去而劭僧綽子儉逾所生出守武陵儉於

途得疾憂為廢寢食儉紉有神采賓客稱美則手書詹于王坐右銘遺之徙守會稽雙人阮佃夫請假東歸客勸加禮遇儉處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苦見譏止當拂衣行耳果免官後至僕射尚書令以飛白題省中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敬之宜疾將以比坐右銘灌侍中光祿大夫謂儉曰汝當重任行且公命我復當此授則一門二台司也何以堪之固辭不拜或問之曰吾榮位已過慙慮薄無以報國敢更尋高位乎儉既補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後請備虞覘之不言不入夜儉止毀之卒贈司空子慈志暇肯賢志字次道覽恕惇厚涖官不以罪咎劾人於賓佐專盡過揚善為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有爭田經年不決者志到官相攜請罪讓所爭為閒田守東陽以至日遣獄重囚悉還家一人以婦孕失期吏憂懼志曰此太守事耶無與明旦果就獄解子筠清靜好學不以藝能高人愛左氏春秋廣略去取凡五過三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諸子史集皆一抄未嘗假手躬抄錄多至百餘卷沈約常稱王氏爵位蟬聯賢才繼美為右未有云

○王景文、宋明王皇后兄也。與明帝[illegible]同、以學行以盛滿爲憂懼辭位。詔報曰、人君貴要、顧其心何若。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爲令僕無選、而人恬不知。以此居貴要、當致亂否。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委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也。迄不得請。且宋明慮景文爲後、皇后當臨朝、乃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死。時景文在揚州、方與客奕棊、發函讀讀已、置局下、徐竟局、待竟斂子納奩中畢、徐曰、奉敕賜景文死、方出敕命和藥進。中直兵焦度怒曰、大丈夫安能無罪坐受死。州中文武吏士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卿見念、爲我百口計。作墨啟致謝、飲藥卒。

○齊豫章王嶷、字宣儼、齊高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而見幾事特發。蒼梧時、或勸高帝渡江北起兵。嶷曰、從外制中者逆、今上虐人不自保、又輕脫好微行。卅爲外出也。齊臺始建、督荊州、州務約省、坦懷納善、側席思政。先是沈攸之爲荊州、開人相告訐、刑獄充滿。嶷至日、散遣三千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寬假。百姓悅安。王儉與書曰、楚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公南臨濫英、風惟穆、江漢來蘇、陶庾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云三年有成、乃公旬月丕變、豈不休哉。

禪代之際，世子頤頗欲速定功，嶷依違其事，終無二言。
元中世子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嶷恭悌盡禮，未嘗
違顏色也。武帝立，進大司馬、中書監，嶷以地分隆重，深
懷退素，埋比宅田園以為娛。武帝嘗理漢章問東平之言，
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最樂，對曰：使劉瓛講禮，顧則思講
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兄弟友生時從激贊，取樂也。
上大賞歎，謂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此。已，以玉如意賜
嶷。曰：未若皇帝次弟為善最勝也。甍，喪葬以殊禮。梁革
命，嶷子子恪等兄弟獨全，語具梁志中。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咸孫，父淡善三禮，
事宋竟陵王誕，誕誅坐死。昭甫六歲，哀毀如成人。十歲，
神情不凡，於朱雀航賣曆，為名流賞識。丹陽尹袁粲辟
為縣主簿，每經昭廨，寂無聲。入其室，儼如也。粲太息曰：
可謂靖矣。仕齊通顯，兼靜無所干。入梁，為安成內史，郡
舍經亂後多怪，昭至，大風雨發郡廳事屋，入陛中，郡遂
無患。溪無魚，有暑月薦魚者，昭不納，強之，不欲拒，資之
門，餧焉。郡有虎設穽，昭撤之曰：人不害獸，獸豈害人哉。
虎不為害。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自封固專
之，昭曰：周文之囿與百姓同。教勿封。縣令來，輒栗置絹
其中，笑還之。所蒞官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

所請事不受私謁不交私利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且其埋之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博極古今世稱爲學府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自以爲不逮卒謚曰貞昭弟映字徽遠亦敦勵束修與兄友睦甚昭出飲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夜極樂自往候乘之以歸卒後之如父時考城范岫進止儼恪一於禮博涉多通親器後蔬食布衣終其身所居官絜廉一梓材箱數十年自隨不易山陰孔休有至行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嘗以天下爲己任俱爲梁名臣

○梁江革濟陽考城人少孤貧無師資與弟觀自相訓勗起部郎謝朓往候之天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誦經史不倦因脫所着襦割半氈爲充卧具而去建安王召爲征北記室參軍弟觀少長與共居不忍離求同行王亦以爲記室沈約任昉太息曰雍府可謂馭二龍矣後爲廣陵太守陷於魏安豊王延明厚接待革稱足疾不拜令作丈八寺碑文擒色曰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還朝梁主大宴舉酒屬革曰卿何以不畏延明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何所畏乎帝嘉歎除武陵王長史行府州事門生故吏多在東聞革至並齎待迎道左革曰我於餉遺無所受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

惟貧。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詞訟日數百，革立判析，人安吏畏，百城震恐。每侍讌，與王言論，必以詩書。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濟江，艚艦蕭重，物革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充之，其清貧如此。

○褚賁字蔚先，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少耿介，以父淵附齊高佐命，中懷恨。淵卒，當嗣爵，稱疾。服闋，召見，淚涕流，不自勝，謝病，甚讓爵於弟蓁，退處墓下，足不出戶，闔門。王儉卒，騎水牛出弔，繫門外樹上，入哭盡哀退，不與他客語，人莫知為誰也。及病篤，子霽載以還家，病間，知非故處，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錮塞之，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隔門謂之曰：人不可復得者身也，身不可必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也，曷為以名徇滅身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何身名足慕，所願啓手足歸全先隴耳，兒輩不才，未達予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此為恨耳。卒後，蓁改封東郡邑侯，表讓還賁子霽云。

○邊榮[illegible]本劉襄督沈攸之參軍也。齊高遣張敬兒擊攸之江陵，攸之敗沒，或說榮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旦緩急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見執，敬兒呼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去，本不惜生，何問遲

早、敬見皆殺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歎笑去、榮客程邑之抱榮曰、與邊公同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卒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并殺之、見者畢垂涕傷焉

○董僧慧者、南齊晉安王子懋客也、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篡位、子懋在尋陽、欲起兵、謂防閤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矣、若舉兵向闕、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在建康、密遣使迎之、阮報其同母兄于瑤之、使爲計、瑤之馳告鸞、鸞遣王玄邈襲尋陽、得子懋殺之、執僧慧、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謀、死不恨、願大斂畢、就鼎鑊、玄邈義之、白鸞、免死、子懋子昭基方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丁懋慧閒、問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一慟而絶、或勸陸超之亡去、超之曰、人皆有死、若亡去、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殯斂之、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死、 上忠節、

○宋何子平、盧江灊人也、事母孝、從楊州辟爲從事、月俸得白粲、輒貿脫粟以食、人謂之曰、利無幾、何爾爲、子平曰、老母在東、不得御精膳、忍獨饗乎、因泣下沾襟、有饋殽鮮者、可致致之、不可致、不受也、母籍注八十、即去

職州上佐曰尊上年實未至當起搢紳子平曰、公家所
取信者籍籍年至矣法當去疾侍何容苟冒祿乎、歸竭
力營養元凶劭弑逆從隋王人討難事平、除海虞令祿
止供養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子平曰、本希祿以養親
也豈爲巳利乎、母喪去官毀瘠絕乃蘇、世亂八年不得
葬嘗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日食僅數合
米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欲葺理、不許曰、
我情痛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
興宗、聞而矜賞爲營冢壙葬焉、子平幼有簡操、處闇室
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當進人
士論之、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孝友高尚與諸兄孤子共釜庾
困不改節、州府命辟皆不就有竊園蔬者自避匿有拔
其屋後笋者、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買大者送之出
拾穟有爭者悉歸所得穟鄉閭服化、有事輒云勿令沈
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製衣服遺之、悉以供諸兄弟
子無衣者、鄉里少年從受學、務老蔬素無日食之資而
慈誦嘐然宋文帝敕郡縣資給焉、
○張敷字景胤雍州刺史邵子也、生失母、年數歲、問知
之輒感慕不置十歲求母遺物、得一扇緘錄之開笥輒

流涕長若老易父守吳興卒官服成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尫瘠卒宋武施其孝贈侍中改所居稱孝純里

○許昭先義興人父母老病力致養甘旨畢從宗黨稱其孝從父肇之坐事繫獄年不決從父兄弟二十人昭先獨為走訴納贖資產盡賣宅以繼之肇之諸子亦倦怠惟昭先無一意七載而事白舅氏疫病死貧不能葬賣衣物送終躬護其遺孤迎辟不就卒於家

○郭原平字長恭會稽永興人父世通孝居父喪不勝哀養親以孝母亡負土成墳孺慕終其身元嘉初詔表閭爾祖原平尤篤孝行傭賃為養主人為設食食舍肉以父母不肉食不食也家或無食則空餓竟日不獨飽父篤疾彌年原平勤若奉養亦彌年父亡慟絕者數矣念以為奉終當自盡不欲假手於人乃助人營墓久之練於營築之事自營築葬焉又傭力以償他費葬畢走主家與傭奴分作讓逸取勞主休之弗懈也役滿歸遂以營家稱善工延致者盈門赴之必自貧者始既不敢善價又以其日力助之母資養焉建安郡丞許瑤遺綿一斤不受瑤自詣請曰以遺母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既免喪念墓前田數十畝至暑月耕者裸袒盛

褻也傾家裝易之農月自東帶而耕文帝崩原平臨之
慟累日一食人曰君獨王臣乎何哀也原平垂涕曰吾
父蒙先朝褒拂無以報故感慟耳以種瓜爲志每出貿
栽求半價人如本價與之必讓而後受大明中大旱瓜
瀆水不通舟原平瓜船至縣令聞其賢下瀆水通之原
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運瓜遣乎
走他道經貫之太守蔡興宗亭以米不受興宗表其殊行
舉太學博士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行當是時歷
陽劉瑜河南秦綿烏程吳逵潘綜吳人孫法宗並以孝
行旌瑜七歲喪父事母孝既艾乃喪母終致毀三年不
進鹽酪號泣不絕聲勤身力營葬服除二十餘年望八
矣布衣蔬食語及親輒流涕綿遭母喪既葬不忍復還
宅露宿墓上鄉人其結廬棲焉服訖終不還鹿有半作
粥食不若茹蔬而已逵以饑荒父兄及嫂從男女死者
十三人獨逵夫妻存逵盡傭賃夜伐木燒塼與妻力作
成七墓葬十三棺送終它節儉而周於禮鄰人助夫力
舉葬終不聽皆備力報焉太守三加禮命擢補功曹辭
不就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其亡避父老困憊不得去綜
迎賊叩頭乞父命賊至驃亦請死乞活兒賊前斫父綜
抱父腹下身巾創幾絕賊自相語曰殺孝子不祥捨之

去而父子並全舉異行除遂昌長改其里爲純孝里鄺
麟有三世法宗父以亂入海死海濱骸不收母兄並餓
死法宗幼流亡十六乃得還嘗母兄葬所行草宿而襄
之於澄海父尸不得走海上求之云至親以血瀝骨輒
潰入乃沿海見枯骸輒刻肉灌血數年竟歷遍剌痛血
驟枯竭終莫得遂衰絰終身元嘉中大子遣使行州部
察孝行薦豫以舉西陽人董陽三世同居舉無異門內
無異辭益州舉梓潼人張楚母疾截指禱天求身代疾
癒賜錢斯歸孝在潼王彭嘗二親葬作塼會大旱水枯
穿井千尺泉不湧彭兄弟盡力夜哀祈旦大霧水
忽湧如舊隨時晉陵舉邑人余齊人爲吏忽心痛走
歸省四百餘里一日至父死矣號哭絕氣乃蘇聞遺言
母門父歸終恨不見汝齊人曰爾兄何難一慟而絕會
棺畢諸豎貴思母未葬及於火思及妻棺哭奔救隣延
起助皆得免而思及棺觸火被燒甚死嵩源並撈門廒
所在里名獨相布旌焉其以任恤稱者山陰嚴世期家
貧集進之食僉濮陽吳慶之世期性好施同里三人妻
各產子歲饑棄不舉世期分食解衣贍之同縣俞陽妻
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無所依給之二十年死葬
之歲凶露骸不收者買棺殯瘞進之家世宦歷五官士

永寧安固二縣簿每年因散贍以貧罄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匿之供奉經時盡誠力味之嘗避地渡水墮進之立投水拯之與沈淪久乃得免時大亂盜充斥至進之門輒相約不犯孫恩之亂永嘉守司馬逸之與妻子死難郡吏俞僉以家財斂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慶之為江夏王義恭曹書佐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終身蔬食不復仕後吳興太守王琨召為功曹答曰走久無世情以明府見接有禮故就之若欲見吏是蓄魚於樹棲鳥於淵也不辭而退琨追謝不及他旱饑助官賑貸有延陵徐耕東海嚴成歲歲疾疫收死者殯埋有錢唐范叔義與吳國夫之論其以復父先讐稱者有烏程王談吳興錢延慶談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甫十歲蓄復讐之志懼為度所疑寸刃不蓄久之獨市一利鍤以耕度出入嘗經一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乘橋奮刺之應手斃自歸罪有司時年十有八歲矣太守孔巖義其孝勇表請宥許之後巖死孫恩之難談走會稽力營其父子墳墓盡心力葬焉舉義行不起終於家延慶父仲期為同郡吳慶恩所殺延慶在京師聞父死走還於庾埭逢慶恩手刃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守郗顥表請宥許之大明中五丁發三仃戍邊彭城孫棘弟薩應行坐違法應死棘詣郡言弟幼母遺言必保全不忍令

當一門之禍、棘家長也、乞代、薩目言二歲失父、生恃賴
惟兄、兄雖垂愍、薩何忍得生、太守張岱、以棘薩各置一
處、各聽辭代、各欣然赴死、會棘妻許、寄語棘曰、君當門
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先姑臨亡、以小郎屬君、小郎未娶
家本立、君已有二兒、死何恨、岱得之、歎息、表聞、詔特原

○齊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漢膠東王寄後也、父冀州
刺史、乘人、死義嘉之難、懷慰持喪、食不醯醬、冬不絮養
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齊國建置齊郡瓜步、拜郡太
守、修城郭、招來安集、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之、有餉
新米、出麥飯示之日、食有餘、無煩此也、三子霽杳歊、皆
賢、霽夙慧、十四居父憂、哭輒嘔血、家貧、與二弟力學、長
博涉多通、宰邑以和理稱、母疾、霽年已五十、不解帶以
養者七旬、母卒、毀卒於墓廬、杳清儉無嗜好、有古人風
加之博暢、沈約任昉有遺忘、咨無不得也、自喪母、輒長
絕葷腥、歊事見隱逸、懷慰有從弟日善明、屛居讀書、不
近聲色、牀榻几案、不斷也、元嘉中、靑州飢、人相食、善明
家有積粟、躬饘粥、開倉以賑之、鄉人呼其家田爲續命
田、年四十、父命之日、我知汝立身、未知汝立官、盍仕乎、
乃舉秀才、守海陵郡、爲山閭將軍、會魏克靑州、得善明
母、善明布衣蔬食、哀泣如持喪、宋明帝見其容戚、每爲

歎息少立節行至是願遇饋遺雀祖思怪之善明流涕
曰方寸亂矣所得金且以贖母母歸峻清節如初所歷
職廉簡不煩率家無餘貲贈左將軍諡曰烈
齊建元初遣十二部使行視風俗得孝義二十有三人
會稽公孫僧遠晉陵吳欣之襄陽韓係伯義興吳達之
太原孫淡無錫華寶薛天生晉陵劉懷胤懷則之倫僧
遠父喪致毀事母及伯父篤謹年饑省餐減食以為養
母從兄弟亡自傭身斂葬兄姊未婚嫁自傭身成禮焉
欣之弟爲武進史從隨王誕起義兒執將殺之欣之乞
代死得旌係伯達之以讓父寶天生懷胤兄弟以孝義
熙末寶父戍長安寶方八歲將行語寶曰須我還為汝
冠長安陷父竟不復還寶年七十終不婚不冠或問之
輒號慟彌日不忍答達之自賣於吳客為兄嫂營冢葬
從祖弟敬伯夫婦以歲饑為人所略賣達之有田十畝
盡鬻以贖之與同財共家世舊田與族弟弟亦讓不受
田以閑[illegible]云[illegible]以四世百有七口同居見旌者義興陳
玄子八世同居者東海徐生武陵李聖伯范道根數世
同居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陽郝道福之倫永明中
以孝旌有石陽王虛之吳人顧昌衍濟陽江泌之河南
蕭叡明虛之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

不入口、嘗疾病、忽一人來問疾、謂曰、君病瘥矣、俄不見、
病果瘥、家楊梅樹、隆冬生實、墓上橘、一冬再實、夜所居
有光、人以爲祥、晉行有至行、居喪毀、王儉言、宜使居禮
闈、郎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孝悌通亮、亦官臺郎、輒貞
嚴有行、宗人倩中緊性豪後、唯見輒則敬挹、敷明母病
風積年、晝夜禱天、寒疾爲之冰、叩頭額血流、亦水、忽一
人以小石函授之、得朱書日月字、曰療夫人病、母服之
頓愈、漁陽鮮于文宗者、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死、終
身對芋輒嗚咽、女兄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死、訖節不
嫁、母卒、晝夜哭泣爲喪明、
○解叔謙、鴈門人、母以風疾廢、叔謙晨夕稽顙祈天、代
求哀、聞空中語云、病得丁公藤酒、可瘥也、徧訪醫及本
草無之、貿貿行宜都山中、見一老父伐木、問所用、曰、此
丁公藤也、善已風、叔謙拜伏流涕、具言所以來狀、父愴
然與之、并示以漬酒法、歸如法飲之、果瘥、時有南陽宗
元卿、新野庾震、與朱文濟、廬陵匡昕、扶風魯東祚、皆
以孝行著、而叔謙稱最、元卿早孤、幼鞠於祖母、祖母病、
元卿遠出、輒心痛、大病大痛、小病小痛、以爲常、里人宗
事之、號曰宗曾子、先是義興蔡曇智孝、里人號蔡曾子、
廬江何伯璵與賢、號何展禽、並爲高士流、領所所稱、處弄父

母以傭書掌客又濟以自賣所母病亡經日所自出奔還號叫母即蘇康祚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跪而手捧癰大悲泣母即寛卒以痊濟陽江泌性篤孝質厚隱卹兗州從事有知名者與泌同姓名世號為孝泌以別之時又有剡人韓靈敏亦早孤與兄靈隆並篤孝母沒無以葬兄弟共種瓜貴之朝採暮旋生以得葬後靈隆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終未嘗歸寧靈敏事之如母終其身

〇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為中書郎渢母早世紹被敕納路太后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不以子數畜之捶楚無期度見驅逐不去路生溓渢憐愛之路病經歲渢晝夜不離左右病增輒流涕不食路感其意慈愛遂隆溓事渢亦恭愛事無大小必咨而後行渢仕齊為始安王遙光諮議遙光受顧命朝野何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為丹楊丞及遙光舉兵召渢入遙光敗渢坐園舍中溓為度支郎欲出奔見渢不忍去渢曰吾為人作吏自當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溓曰何不逢兄亦草間苟免耳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僩聞而歎曰不亦善夫兄死君弟死兄

〇王文殊吳興人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不御酒

肉不衣帛不婚不交吳興守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郭西端拱其中歳時伏臘月朔望北望長號者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旌門

○樂頤之南陽涅陽人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心動悲涕求假還於路得凶問號踊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嘗遇疾痛甚與母隔壁忍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吏部郎庾杲往候之設食惟枯魚菜菹杲怒不食母聞之出所饌魚羹數種以進杲大慙曰卿過茅季偉遠矣我不如郭林宗弟預亦至孝父亡以預託郢州從事王奐預悲感悶絶後爲永世令有恩卒有老媼荷擔簌造市聞之哭棄諸市曰失樂父我輩孤獨老姥應死耳市人皆泣所感至於此

○庾道愍潁州鄢陵人晉司空冰後也少出孤𤺋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方襁褓不知也及長知之內自痛求爲廣州綏寧府佐冀得母至南而廣去交尚遠乃負擔行阻嶮僅得達至交經年行求卒不獲日夜悲泣一日暮入村雨驟寄止一田舍有一嫗負薪自外入道愍心動訪之果母也於是蒲伏號泣迎以歸遠近赴視莫不揮涕仕齊至射聲校尉族孫沙彌長沙內史佩之子也父死沈攸之之難沙彌生甫五歲所生母爲[illegible]采衣輒

不服、問之、則泣曰、家門酷禍、忽服釆乎、遂䟽布終身、嫡
母劉疾、沙彌不脫衣帶而養、疾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
母沒、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鹽酪、冬不綿纊、夏不
解衰絰、不出廬戶、所生驚淚霑爲爛、墓左旅生松百餘
株、鬱茂異常、舉純孝、補欽令、丁所生母憂、以喪還、濟江
中流、遇風舫幾覆、沙彌抱柩額天哭、誓同沉、而風止、人
以爲孝感、子特亦篤孝、好學、仕梁至太中大夫建武初、
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並病赤斑、母死、家人以兒斑
方惡、不令知、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
嘶、今不復來、何也、因自投于牀、扶匐至母所、知已死、一
頓而絶、鄕隣白縣令宗善才、求表廬、竟不行、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父易以節操稱、黔婁少好學、
講誦弘多、未嘗失色於人、仕齊爲編令、政有異迹、虎並
臨沮界而去、徙孱陵令、至縣未旬日、父在家遘疾、黔婁
忽心動、身汗流、卽日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耳、家人見
其忽至、咸驚異之、父患泄痢、醫云、疾差乎、糞當苦、卽甘
不治、已、黔婁取嘗之、甜滑、大憂之、每至夕、輒稽顙北辰
求身代父、卒、居喪過禮、廬墓側、久之不反、梁臺建爲益
州刺史、遷蜀郡太守、在職政清、益刺史鄧元起死于蜀、
賓佐皆散、黔婁身營殯歛、歸其喪、累官散騎侍郎、弟於

陵肩吾、皆博學有行、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於陵爲主簿、王見殺、於陵爲經紀其喪、

○梁王元規字正軌、太原晉陽人、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詣臨海、依舅氏以居、年十二、土豪有資財巨萬者見元規少穎、欲妻之、母以其幼弱、得重援喜甚、元規泣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苟安異壤、何可昏非類乎、母感其言而止、元規事母謹、晨昏未嘗離左右、以暴水發其居、元規啓牽引母妹、入船自鼓櫂而去、留其子三人閣於樹杪、會水退俱全、人以爲孝感、仕梁、以通左氏春秋爲博士、與吳郡陸慶、俱以學行名、

○吉翂字彥霄、襄陽人、幼有至性、年十一、居母喪、水漿不入口、幾滅性、親黨嗟異、梁天監中、父爲原鄉令、誣逮廷尉、翂年十五、伏衢路號哭、見公卿輒祈請、見者爲隕涕、父恥爲吏訊、虛自引、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武帝異之、以其尚童幼、疑人教使、爲勅廷尉蔡公嚴訊之、取款實、廷尉還寺、盛陳獄具、厲聲曰、爾求代父死、敕已許、便應伏法、汝審能死否、且爾童孺、慮何能及此、必人教誘使然、有詔窮訊、所教使者、翂對曰、因雖蒙弱、豈不知死可怖哉、顧諸弟幼釋、因差長、不忍見父當極刑、而苟延所以內斷胸臆、委身不測、上干萬乘、求逝泉壤、此

豈細故、而當愛人教乎、辭氣不撓、蔡公度不可屈、乃和顏誘之曰、主上知汝父無罪、當自釋、若神儀明秀、足偶佳童、今轉辭幸父子同濟、務曰、凡蠳蟻蠕動、尚惜其生、況於人乎、但父掛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隕作、冀延父命、誠雖所顧死、蔡公稍命脫其桎梏、務不聽曰、死囚豈脫械哉、竟不脫、廷尉以聞、詔兩宥、丹楊尹欲舉務純孝、務曰、異哉王尹、何量務之薄也、父辱子死、道有固然、若有靦面目當其此舉、是以父買名、辱莫如之、固拒之而止、年十七、辟監萬年縣、朞月風化大行、後以通易薦、赦太常旌舉、

陶子鏘、秣陵人、兄尚忤倖臣、繫死獄、子鏘號訴行路、稽顙血流、中書謝超宗為惻然、下車勞之、走詣建康令勞彥遠曰、奈何兄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者、兄以得釋、母終、毀、所居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必咨嗟動容、母嗜蕈、母沒、終身不食蕈、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方十歲、夜露禱甚苦、聞空中語曰、童子無自苦、母無何瘥矣、母恙遂已、年十五、執父喪、幾滅性、既喪、師事南陽劉先生虬、虬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之、其家人曰、忌日也、懷明卽日罷學、還致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

之恨矣家貧竭力奉母昔嬉怡膝下朝夕不離側母年
九十以壽終懷明日號泣不絕聲有白鳩巢居廬服釋
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八世孫也五歲
時父未食乳媼令先食不食下父憂毀瘠骨立母自守
視譬抑之乃勉食事梁爲記室參軍累散騎常侍出使
魏會梁魏好絕母慮藺不還憂疾卒藺還入境夢見異
即自剄馳歸母果卒哀慟幾死眼耳鼻口皆血流月餘
遂卒子貞亦毀甚家人大憂之譬以母須侍養乃少進
饘粥魏克江陵貞陷魏貞母逃難番禺從兄暠供養如
母者二十年貞在周侍趙王招讀招禮敬之貞獨處必
晝夜涕泣王問知之謂貞曰先生母憂儻且夕出奉藩
歸先生矣後之國薨而奏請放貞還帝遣隨聘使還貞
精左氏春秋工篆隸能詩卒遺命薄斂以葬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少孤能器家窶貧有弟
五人皆幼不害事老母養諸弟勤劇事梁爲廷尉平能
其職侯景之亂以通事舍人侍簡文中書省有翊衛功
語具梁志中簡文見幽供侍彌謹事元帝爲廷尉卿魏
破江陵亡其母時寒冱凍死者滿溝壑不害行求之哭
不絕聲見溝中死者即捧視舉體僵毀七日得母屍哭

幾絶郎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並入魏枯槁骨立見者哀之後自周還陳仕至光祿大夫給事中弟不佞亦孝佞在魏以隔絶不得赴晝夜號泣者四載陳克恭除妻令始迎母喪江陵得歸葬居處飲食如初喪又三年身負土手植松栢每忌日必三日不食陳宣錄尚書有代禪萌不佞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之不克赦免官後至尚書左丞

○司馬暠字文昇晉文獻王攸之後也聰警有至性年十二失母毀甚父勉令進粥猶骨立外除入見帝見其瘦瘠歎息良久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顏容顦顇使人惻然卿可謂有子矣父艱毀愈甚廬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叢薄而虎豹絶迹後官太子庶子魏剋江陵梁宗暠襲太子殯瘞失所周受代暠自以宮臣抗表求還葬辭旨酸切周主優詔答之敕荊州禮葬焉自周還陳宣帝甚禮待之歷官散騎常侍子延義亦孝初隨父入關母沒父得還延義負母骸晝伏夜行冒冰霜皸瘃艱苦亦竟還遂攣廢者數年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善莊老精鄭氏禮通周易毛詩左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尚人遭父喪不

肉食二十餘年仕齊為廣漢王侍讀王誅植之奔哭營殯斂徒跣送喪起冢訖乃還遷為康樂令廉潔初兼五經博士五館生畢至聽講者千餘人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敬恭自攝在闇室不怠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為何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傭賃篤疾者為船主委棄臥岸側亦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既愈資遣之還中撫軍記室參軍得疾辭禀奉妻子困乏比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成喪焉

○辛普明河南人寓居會稽少從河東關康之受詩易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帳施靈牀蚊侵螫通夕不得寢自若也比葬會稽人上高其行畢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為兄贈也以營葬不周故不逆其意今幸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自為恥辭議曹不就卒

自梁武時天子重孝行親注孝經以廣孝時人士競篤孝豫章滕曇恭孝致祥鄗號為滕曾子彭城劉慧鏡以孝聞于曇淨篤行有父風父卒毀成疾父亡後事母淳至身嘗餐粥不委人母亡以毀卒時卒於毀者有廬江何烱錢塘褚修考城江紑會稽寓人王知玄在四年居

墓廬不出者、頼陰荀匠、有以初喪禮不備、後追服三年者、吳興沈崇傃、而以復父讐請死者、有廣平張景仁、范陽成景儁、廣漢李緒慶之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詎不信夫、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一

有[illegible]十之有[illegible]不吉夫
[illegible]漢[illegible]論上
[illegible]譜宛者有典平號景仁范
[illegible]以器[illegible]不[illegible]服三年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二

明盱郡鄧元錫著

匈奴漢趙後趙羌秦鮮卑燕後燕南燕西燕志

自漢建武時匈奴單于子日逐王比降漢居西河美稷中。巳單于爲國人所殺。以其衆留漢居太原河東。魏武分其衆爲五部。晉太康中置都尉領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雖各分處。然家乃在晉陽汾水間。索頭虜亦分其衆居上谷代郡定襄爲三部。魏又徙武都氐于扶風天水。鮮卑降者于遼西棘城北塞諸郡無慮多羌胡雜處矣。晉

初侍御史郭欽䟽請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
內郡胡於邊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太子
洗馬江統著論言雍州之戎爲中國患之日久矣漢末
之亂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
武帝內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扞國蓋權時之
宜非長世之筭也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
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
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都之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方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
其輕弱使怨恨之毒積於骨髓至蕃育衆盛則坐生其

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宜及今兵威方盛士衆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遠也夫聖賢之謀事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故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

成其次則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遭弊亊之終而不圖更始之制愛易轍之勤而循覆車之軌謂之何哉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而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均須口實若令窮乏糝粒不繼固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必無擠之溝壑而不爲拯援之理者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畏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捐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所謂開物成務謀及子孫者也至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建武中南單于衰弱來附遂令保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

輒巳叛戾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分為五部人衆數萬盛於西戎而天性驍勇弓馬便利亦倍於氐羌若有風塵不虞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為寒心營陽句驪本居遼陽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實徙以來始徙之時戶裁百數今孳息以千計矣數世之後必大殷熾夫百姓失職猶或叛亾犬馬克肥則有踶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顧勢力不振耳夫為邦者患不在寡而不在均憂不在貧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宜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

無窮之慮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永世於計爲長也。時不能用及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並起。據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群盜據襄國背漢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而爲燕苻洪以雒陽氐有關內而爲秦乃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國裂土。又其後秦分爲二燕分爲四涼分爲五窮兵怙亂百餘年蓋三代之季猶之神明之胄中國之遺人縱衡裂合爲戰國。六代之季則氐羌胡羯交亂于土中而禍原於畜戎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春秋謹嚴防乎其防有以也夫今各

著北諸國聚興疾蹶之端爲要刪于篇

劉淵者匈奴左賢王豹子也初爲王侍子在雒好讀書善騎射常鄙絳灌無文隨陸無武王渾李熹之倫皆折節稱達之已代豹爲左部帥成都王穎鎮鄴表淵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時晉亂日搆淵從祖宣謂其族屬日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晉魏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尺土之業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不減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乎左賢王英武超世殆天所以興匈奴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喜白穎告急歸會葬不許乃令攸歸告宣集五部會宣陽聲言應穎實叛之會安北將軍王浚東瀛公騰將兵討穎淵勸穎必無棄鄴而請身招五部來抗難穎大悅拜北單于行招兵淵至左國城而鄴潰穎南奔雒淵乃言曰漢有天下歷世久長恩結於人心吾上世漢甥也又約爲兄弟兄終弟紹不亦可乎於是即漢王位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七宗神主而祭之追尊後主禪爲孝懷皇帝以族祖宣爲丞相陳元達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略河東平陽

蒲坂爲首亂立六年而死第聰弑淵子和而代立南伐晉懷愍二帝陷焉自是晉南渡而雍兗司冀豫悉爲漢子粲爲相國凶狡嬖靳準國以大亂聰死準弑粲發淵塚斬聰屍焚廟誅鋤其子孫於是劉曜自立於赤壁討準準誅滅曜以漢爲趙而石勒亦自立爲趙王貳於趙爲後趙曜圍勒雒陽勒大破曜兵獲曜歸殺之拔上邽殺曜子熙及劉氏三十餘人而匈奴漢際距淵始創國僅二十有六年淵聰曜皆拓落有智計然胡性終歷酗沐虐故興廢已亟如此當匈奴漢時臣事有太宰易大將軍數大保殿廷尉陳元達光祿大夫游子遠之倫般不爲犯顏忤旨然事進規補又二女爲后讚故言能少從甞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是爲優耳元達後部人孤貧好書事淵忠謇進讜言迨聰時不替聽甞曰卿當畏朕乃使朕畏卿耶聰甞爲劉后起鳳儀殿元達先自外鎖腰入切諫聰怒命左右曳出并妻子斬之元達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司徒任顗叩頭血出曰元達爲先帝所用盡忠竭慮臣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也願陛下

君之劉后聞之密勅停刑手疏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懸蹤妾違近怨怒懸妾公私困弊社稷阽危皆懸妾罪大矣嘗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懸婦人心常疾之不謂今日使後世觀妾亂妾之視昔人也妾無面目侍巾櫛願先處聰覽之變色郎命韻等冠履引元達上以后表示之日外輔如公内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堂日愧賢堂日納賢後聰立三后多誅殺元達與太宰易將軍數入諫聽咲曰是兒輩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易又疏固諫聰怒手壞其表易憤怨而死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歸自殺當罷之世危禄大夫游子遠以苦諫下獄已而子遠從獄中復表諫聰手裂其表命殺之呼延晏曰子遠幽囚而不忘諫諍忠之至也若何殺之子遠朝誅臣等即夕死天下將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此乎聰乃止欲自將伐巴子遠曰彼非有大志冀非望也直畏威逃死耳莫若大赦與更始其没入者縱遣使招引復業立降散矣若其自知罪重屯結不散願假臣弱兵三千保爲陛下禽之曜悦即肆赦以子遠爲車騎將軍遂平巴

石勒者上黨武鄉羯也本匈奴別部年十四行販至雒陽倚上東門而嘯王衍顧見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聞其聲已觀其瞻視殆其有異志也不除且為天下患急收之收騎至而勒去東瀛公騰執諸胡賣之充軍實勒在賣中已放為群盜入鄴殺東瀛公降漢漢以為輔漢大將軍平晉王率其衆寇魏汲頓丘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為謀主刁膺張敬為股肱并州諸胡羯皆從之覆東海王越軍於苦縣執太尉衍等面質責而殺之軍以大振勒微時與母王相失并州將劉琨得之欲結以恩信不留質送之勒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無容足之地者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寇盜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呴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將軍受之無為寇疑矣勒得書大喜遺琨名馬珍寶禮其使而絕之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也勒引兵屯葛陂覘建業楊威將軍紀瞻由壽春禦之會大饑疫勒軍困刁膺請送款琅琊王為後圖勒愀然嘯孔萇等請分道攻壽春據城食積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顧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催將軍

之窶未足洩中國之忿也豈得復相臣奉哉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殆示將軍不宜久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可據之以營河北王彭祖劉越石非公敵也宜遣輜重北發而將軍引大兵宜言向壽春彼已乃引還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於是號賓曰右侯進攻冀據襄國時王浚督幽州專鎮叛者舊欲僭號勒乃陽爲卑推奉附其欲浚大喜遣使報聘使者至勒匿其勁卒精甲北面拜使者而後受復遣使表浚期以三月中詣幽州勸進且脩牋浚左右求州牧浚愈益驕不爲備及期棗嵩未發張賓曰公不行豈畏劉琨及鮮卑烏桓擬吾後耶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雖遠出未敢動也彼謂將軍力寡何渠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乎輕軍往反不出二旬令彼有心比師出軍還矣劉琨王浚名同晉臣實爲仇敵琨終不赦浚而襲我勒大喜曰善遂卷甲宵行而遣使奉牋于琨自輸罪請討浚自效三日而軍達易水浚將佐疑其詭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欲推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待之勒晨至薊門啓而入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塞諸街衢防伏兵至浚庭執浚浚罵之曰胡奴何敢謂乃公如此勒笑曰公位元台握重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

而誅稱尊非逆而何從襄國斬之浚將佐詣軍門謝罪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讓之對曰憲等晉臣世荷榮祿浚雖暴亦猶晉藩臣故從之公胡人不脩德義而尚力以逞虐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籍浚將佐親黨貲各巨萬惟憲綽書百餘袠鹽米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也焚浚宮殿置戍還及鄴準滅劉氏自立勒誅準拔平陽脩淵聰墓收劉氏骸齒瘞之使獻捷於曜曜以爲覘己怒斬其使勒乃自稱趙王爲後趙以張賓爲大執法總朝政禁國人侮易華族遣使行州郡課農桑定九品歲舉秀才孝廉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陷幽冀并州郗鑒退屯合肥祖約退屯壽春卞敦退保盱眙而徐兗豫州郡多降勒矣時賓任遇冠羣列而謙虛下士屛絕阿私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其死也勒慟哭之石虎陷青州阬其衆三萬勒所遣刺史劉徵曰今遣徵以牧民也無民焉牧徵請辭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屯廣固曜攻圍雒陽勒自將往救程遐等固諫不聽召徐光謂之曰庸人之情謂曜鋒銳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下此其師已老我以銳卒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雒陽陷曜渡河席捲而來豈可復制哉於是使石堪等

會滎陽石虎據石門勒自統步騎自大堨濟卷甲銜枚
詭道行出鞏訾間曜以身在且久專與嬖臣飲博不恤
軍已知勒自來乃色變解金墉之圍陳雒西南衆十餘
里勒望見喜曰曜陳敵先卻快也可賀我矣虎帥步卒
攻中軍堪以精騎擊前軍大戰西陽門勒身引步騎入
雒城憩久之鐶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昏醉墜馬以
見執勒下令曰吾所欲擒者一人今已獲其釋勿釁
送曜襄國使與子熙書令速降曜不聽但勅熙與諸大
臣匡社稷勿以吾易意乃殺之已勒稱趙天王尋稱帝
勒目不知書然好書使諸生前讀書而聽之時以意論
古今得失時與賓客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
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嘗與徐光言卿等視朕可方古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
武謀略過漢高勒笑曰卿言過人豈不自知朕若遇高
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并驅中原未知
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行天
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孤兒寡婦狐媚取天下也
石虎者勒兄子也性殘虐善戰御士嚴而不煩勒荷以
成功及僭號立子弘為太子封虎中山王虎大恚曰吾
當矢石二十年成大業尤單于當授我乃與黃吻婢兒

念之令人氣塞。冀時不足復留種，勒立四年死，虎遂弒劉后，弒弘及其母程，自立為天王。虎子邃謀弒虎，虎殺之，并其子女二十六人。立子宣為太子，已發少子韜，欲立之。宣刺殺韜，欲因賊虎，虎覺之，殺宣，極慘酷，焚其尸，置諸門交衢中。宣少子數歲，虎素愛之，泣而收者入，兒牽虎衣大叫，絕衣帶，虎因發病。立子世為太子，而次世母劉曜女也，恐廢子斌，不利於太子，殺之。斌弟遵復弒世自立，并弒劉后。於是鄴中大風雷，太武殿災，金石皆盡，火月餘。遵養子冉閔，就遵殺之，立義陽王鑒。鑒遣將軍孫伏都、劉銖結胡羯，其謀閔不克，閔囚鑒，以其奇之，令賊中目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救賊門不閉，聽所向。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塞道，閔知胡之不與己也，悉掩捕，無貴賤男女少長誅死者二十餘萬。明年，弒鑒而自立，復姓冉，改國號魏，而盡滅石氏。遣使臨江告晉曰，羯胡亂中原者，今相為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皆無應者，自勒創國至是僅三十有三年，是歲閔戮于燕。

慕容廆，棘城人也，其先為東胡，父涉歸以功拜鮮卑單于，邑遼東，廆雄傑有大度，嘗詣安北將軍張華，華嘆以為命世之器，解所服簪幘遺之。太康中，拜鮮卑督，廆以

大棘本帝顓頊之墟徙居焉永嘉之亂遼東附塞鮮卑二部相讎殺攻陷諸縣東夷校尉不能制廆用少子翰畫率騎討二部破平之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江左初建處士高詡將軍魯昌說廆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晉室雖微人心攸附公雄踞海朔而諸部阻衆未服者以非王命故也宜通使瑯琊示有尊然後仗義征伐夜不從矣乃遣使浮海勸進詔以爲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時中國民避亂者多往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去依段氏匹磾專武力不禮士大夫惟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故人士襁負歸焉廆乃即故土立郡以分部流人使各得所而擢其賢才與其政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高句驪及段氏宇文氏約共滅廆分其地廆曰三部信毖虛說徼一時之利非能相統一也軍初合鋭不可擊當固守挫之於是壁不戰而獨遣使齎牛酒勞宇文部之師益設間離之於是二國引去而宇文獨留攻奮擊大破之毖懼廆仇己使兄子燾往賀實覘之會三國使俱在請輸平於是盡得毖本謀以詰燾令燾行視戰處遣歸謂之曰降爲上策走下計也并以兵躡其後攻平州毖奔高句麗平州降於是廆以所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建業詔廆爲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聽承

制除拜而廆給備官立子皝爲世子翰鎮遼東仁鎮平郭廆卒皝嗣以猜故翰奔段氏仁據遼東而國分成帝時皝遣劉翔至建康求封朝議守昔制以爲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不允翔曰自劉石搆亂江以北翦爲寇敵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能破凶逆爲國建功者也惟冀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慶國于亘勇烈婚此柰何惜海北一丸之地不以爲封采吾非荀卿所事竊獨惜聖朝疏忠義之節使四海無所勸耳於是封皝燕王備物典策從殊禮以翔爲代郡太守辭不受慕容翰之奔宇文也陽狂乞食爲舉國所賤棄不省錄以故得往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已皝以翰身在他部心終爲燕計乃遣商通市於宇文部潛迎之翰遂竊名馬攜二子以歸皝大喜遇之厚翰言於皝曰宇文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得國羣情未附加之庸劣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今擊之百舉百克也然高句麗去國密邇此心腹之患宜先之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然後中國可圖也皝曰善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險隘衆欲從北道進師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宜疾引兵走其南九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希之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

四族無能爲矣、皝從之、高句麗果精兵拒北道、而羸兵備南、大破之、入丸都、王釗單騎走、而北道軍果沒、議留戍、韓壽曰、高句麗不可戍也、王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旣去、必還鳩聚、雖其餘燼、猶足患也、請載其父屍、囚其生母、毀其城而歸、釗果降、明年滅宇文部、已而翰竟爲皝所殺、且死以不及平胡羯爲憾、皝卒、子儁立、而石氏有冉閔之亂、慕容霸請伐之、儁以國喪未許也、霸曰、石虎窮凶極暴、爲天所厭棄、今自相魚肉、中國倒懸、以俟投戈、失今不取、豪傑起據其成資、後患興矣、時難得而易失、願垂三思、慕輿根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自武宣王而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於是儁大舉伐趙、拔薊、徙都之、遂破平趙、誅冉閔、趙州郡皆爲燕、遂稱帝、恪爲大司馬錄尚書、封太原王、評上庸王、霸吳王、德梁公、明年、平齊、徙都鄴、略河南、燕王儁有太子曰曄、賢、早卒、立其弟暐、王宴羣臣、語周太子晉而傷也、潸然曰、自景先之亡、吾鬚髮半白、子難才也、卿等謂曄定何如、長史李績對曰、先太子在東宮、聖質志業、臣不敢不知、大德有八無闕也、至孝自天、性與道合、一、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沈毅好斷、三、疾諛悅直、四、好學愛賢、不恥下問、五、藝業超羣、六、尊師重道、七、勤卹民隱

八儁曰卿譽之過然此兒在吾無憂矣顧景茂何如時太子暐侍績對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學日躋然好遊畋而樂絲竹此二闕未補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也汝愼誡之未幾寢疾召太原王恪謂之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幼國以屬汝矣恪曰太子幼然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焉儁怒曰必屬汝兄弟之間豈虛設讓邪恪曰陛下必以臣能荷重任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於是命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領軍慕輿根受遺輔政而卒子暐立尊恪爲太宰評太傅騖太師已根言於可足渾后以太宰太傅謀不軌請誅后信之暐曰不可二公國親賢先帝託以孤必不爾爲也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乎已根謀劫帝還舊都而罪狀盡得乃伏誅時國新大喪又更大獄中外恟恟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憂喜每出入但一人步從或勸宜設衛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鎭之若何復自驚擾乎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事必與評熟議然後行虛心下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朝臣有過者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人自以爲無負莫有怨者國以大治其爲將不事威嚴專以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煩使人人便安平時營中寬縱若可犯而警備嚴密敵莫得

問及攻雒陽謂諸將曰卿等常病我不攻城今雒陽城
高堅而兵弱勿畏也方攻克之畧地至淆澠關中大震
秦王堅自將屯鄴城以備之恪以慕容筑鎮金墉吳王
垂鎮魯陽而還恪表李績爲僕射暐不許恪屢以爲請
暐曰萬幾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得獨裁則猶以
函攻關得過也出爲章武太守績以憂卒已而恪疾病
燕王暐往視之問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
也若任以政即國家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矣又
謂沖及評曰今國家多難大司馬總六軍不可任非其
人我死當在汝及沖少恐未易戡也推以授吳王必且
能混一四海愼無冒利而忌害恪卒沖評竟柄國貨賂
上流羣才下塞慕容垂竟爲評所忌謀殺之或勸垂先
發制人垂曰骨肉相殘而爲國首亂吾不忍爲也寧謹
避之耳世子令曰上委政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豈
及避哉今莫若逃之龍城以待察感悟得還幸也卽不
然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矣
垂曰奮善敗於大陸因微服趨龍城少子麟素不爲垂
所愛逃去言狀燕王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以得
免出奔秦明年秦王猛伐燕取雒陽長驅圍鄴號令明
肅軍無私犯燕民安堵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古之遺愛也設太牢祠焉於是秦入燕虜燕主暐以歸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王有國八十五年初秦燕好成燕使郝晷梁琛涖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東方事晷知國將亡欲自託頗泄國惡琛至秦秦王堅方畋於萬年郎引見琛曰秦使至燕燕君臣朝服備禮而後敢見重君命也臣承之奉使而君王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堅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而見之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蜀相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臣館安私室不敢也乃改館堅令奕自以其意問東方事琛曰吾兄弟各委質所事矣言國美與恐非所樂聞言國惡非所得論也竟無所言琛歸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實聚糧於陝東不可恃也吳王往宜急為之備評問秦王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暐暐怒以為私秦也繁治之堅滅燕召勞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臣誠闇不能遠也然烈上不避危難以殉君苟心達安危而身擇去就臣雖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耶他日猛宴語及燕吏曰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人固各有志哉掾馮誕曰敢

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其先矣詵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

○秦王堅本畧陽氏也世爲西戎長石虎時祖蒲洪以龍驤將軍累功封西平公虎死趙亂洪自稱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而子健生子曰堅背有草付字易姓苻且死以入關爲囑健嗣立時京兆杜洪乘石氏之亂據長安矣健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已而稱晉征西大將軍關中督盡衆行起浮橋於孟津以濟師遣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狗河東且發執菁手曰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無相見也既濟河焚橋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西還之象遂破杜洪克長安於是遣使者問民疾苦搜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除趙苛政不便民者已稱帝死子生嗣以淫酗弒而堅自稱大秦天王堅博學多文有大志既卽位誅生倖臣三十餘人立子宏爲太子弟融陽平公子丕長樂公李威左僕射融明敏過人善騎射擊刺堅愛重之常與議國事丕亦有文武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而免與黃門侍郎權翼中書侍郎薛讃並掌機務王猛者北海劇人也少博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浮華士咸

笑之猛悠然自得也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入敵境距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也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溫將還給車馬請與俱東猛還山咨其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況相事乎遲之無遠術猛遂止不去及秦王生爲淫虐中外人自危堅問所厚善呂婆樓以自全計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計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謀略不世出請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猛至堅大悅一見如舊交既即位猛佐堅舉異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較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與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之士以所舉得失爲賞罰繇是百官稱職田疇脩闢倉庫充實國以大治猛爲京兆尹特進彊德王生母彊太后弟也酗酒而虐橫掠財貨女子猛下車收德奏未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數旬之間權戚刑廢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乃今知天

下之有法也除吏部尚書左僕射司隷校尉爲陽平公融光祿任羣處士朱彤以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爲中書監羣太子家令彤太子庶子時猛年三十有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臣害其寵爲譖愬王立誅鋤之上下慴服頃之遷尚書令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請割虎牢之西地以求救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吾救也且其國固未嘗稱藩柰何救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雒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以觀崤澠則難形成矣不如與燕合而退溫溫去燕亦且病矣然後因其病而取之此爾得之也堅悅乃發兵救燕溫既却而燕背約不歸地初王聞燕太宰恪卒欲圖燕獨憚慕容垂會垂以得罪來奔堅聞垂至則大喜郊迎之許與同大功於是命王猛督軍十六萬以伐燕王送之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矣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筭平殘胡如風掃葉敢復煩鑾輿犯塵霧哉願速勑有司部置鮮卑之所耳堅悅進拔晉陽時慕容評制國而貪失士心屯潞川以拒猛猛遣將夜帥騎五千從間道出評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王暐懼讓評趨使

戰評懼請戰猛乃陳於渭源誓師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敵境當竭力致死立大功以報國於是破釜棄糧踴躍奮呼進擊燕兵大敗俘斬及降者十餘萬評以走鄴追圍之秦王堅乃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洛陽平公融鎮雒陽而自帥精銳十萬人以濟師七日至安陽猛潛如安陽來謁王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今將軍臨敵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釜中之魚豈憂傳哉第監國幼冲鑾駕遠臨壹者不虞臣懼之耳遂平燕王留猛鎮冀州闗外六州一聽便宜行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以自效王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於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人以六州相委朕無東顧之憂非以優卿乃以求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實難故暫虛台司以分陝爲先俟東方治定旋以衮衣西歸耳遣侍中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已召還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讓不聽陽平公融出鎮燕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時猛用法嚴不阿所親融患之遣使詣長安自理皆憚行燕尚書高泰清辯有膽智猛及融屢辟之不起至是融詣泰請之泰起奉箋至長安

猛見之笑字謂之曰子伯今來何遲也泰曰罪人就刑何問遲速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建學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太息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王王召見問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實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王太息曰可謂辭簡理博以爲尚書郎及猛寢疾秦王數詣猛視疾親爲之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偏禱河嶽疾少瘳爲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微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所未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敬其悃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且曰必無伐晉以鮮卑爲憂卒比歛王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天下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霍光故事謚武侯於是王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可權偃武脩文稱武侯遺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明年詔曰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須髮爲白遣侍臣分巡郡縣問民

所夜苦是歲秦滅涼分代而高句麗新羅皆遣使朝貢
於秦乃自是秦王堅國富強頗奢侈爲煩費然有混
壹[illegible][illegible]心矣晉太元八年秦王堅欲大舉兵伐晉引群
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爲之
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桓沖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左
衛[illegible][illegible]越曰今鎮星宿斗福德在吳伐之違天且晉比
中原[illegible]壞亂濫王等而夷夏其推歸之正統國有長江
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未可動也堅曰天道幽
遠未易可知天統何常予奪在德[illegible]氏久衰僅喘息江
南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足恃乎於是
群臣各言利害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者也
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出獨留陽平公融謀之融曰伐
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羣臣言不
可伐者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勃然作色曰汝亦如是吾
當[illegible][illegible]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憂有甚於
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
若傾國而行太子獨以弱卒留守變生肘腋悔難追也
臣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每擬之諸葛孔
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堅不納時堅所信重沙門道
安所幸張夫人太子宏少子中山公詵皆諫而堅意鋭

終不聽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聖武威加海內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當留之遺子孫哉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惟斷自聖心可矣晉武平吳言可伐者張杜二三臣而止若從衆豈當有混一之期哉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賜帛五百匹懸是意益勃勃至宵不能寐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南伐晉竟喪師淝水而還語具晉志中初慕容垂之來奔也秦王聞垂至則大喜郊迎之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符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封本邦世有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已愛其子令及楷才厚禮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王不聽以垂爲冠軍將軍及伐燕猛言於王請令參其軍至雒縣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謂令言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未易知丈夫逃死而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悔悟吾還東汝刻日速發令躊躇終日懼父果北不得全乃亡去猛表令叛去以危垂垂懼而出走至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召見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何爲狼狽至此乎然燕之將亡亦豈令所

能存惜徙入虎口耳恩待如舊而令竟爲燕所殺及是秦師大敗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完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曰秦於燕侁恥深矣今天厭其德士衆土崩必亾之勢也願無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彼以赤心投命而害之乘人危不仁不可爲也不若保其危以報德慕容德聞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爲王猛所賣王獨明之此恩豈可負哉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至雒陽衆餘十萬子農謂垂曰至尊不迫人於險義誠足感天地然而時亦不可失也夫果取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而美惡萬萬願速決策毋後時會丁零攻雒陽垂乃言於堅曰北鄙聞王師失利輕相煽動請奉詔鎭慰之堅許諾僕射權翼諫曰垂勇畧絕人世豪東夏譬如緣鷹聞風飇起常有凌霄之志豈可復解縱任所之哉堅憮然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興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竟遣之翼知垂之往不復反也私遣壯士激刺之河陽則垂自涼馬臺結筏渡矣拔雒陽至鄭西起兵時垂年亦且六十矣堅還長安丕守鄴垂攻圍之不下闕圍聽其走丕留不去後進師相持者二年而兵

頓以子農鎭幽州農法制寬簡清刑省賦勸農桑招流
移處得都中山有關東六州郡縣爲後燕姚萇者赤亭
羌也兄襄與秦王戰三原敗死萇降堅以爲揚武將
軍厚遇之及伐晉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未嘗輕授
人今特授卿山南之事一委卿已悔其言然業已授不
奪也已乘秦亂起北地爲後秦已而慕容冲起平陽趨
華陰遂進圍長安堅大困以讖言帝出五將得久長乃
委其國太子宏而出之五將山萇攻圍得之館別室使
求傳國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
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恨之數詬罵求死萇
縊之而陽爲發喪將士皆哀慟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
殺初秦王有宦者曰趙整強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
容垂夫人得幸堅與同輦遊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人
驚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嘗
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
酒旗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繇此言
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書爲酒戒自是見羣臣禮飲
秦王以諸氐族繁使宗親分領之散居方鎭氐不欲行
別其父兄皆慟哭整侍宴援琴而歌歌曰阿得脂阿得
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

畢一旦禍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後竟如其言堅有國
二十七年遇弒子丕立二年敗苻族子登立歲與姚萇
相攻聞萇病則大喜遇安定會萇少愈出自擊之登懼
而走萇夜引兵躡其後比旦視則營空莫測所向也登
罵曰彼何人謂將兵忽復至謂來忽去壹不令我覺殆
其鬼也已萇疾病夢堅將鬼兵日擊之悸失心常忽忽
自稱臣萇不敢弒陛下弒陛下者臣兄非臣罪願不枉
臣已竟死登聞萇定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箠笞之耳
盡衆擊之竟為興所敗死符秦自健至登四十有四年
後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及寶後段后生子朗及鑒他
姬生子曰麟農隆柔熙燕王儁忌垂先段后以巫蠱下
詔獄考驗無撓辭垂得免而段死獄中寶為太子有美
稱已荒怠後段后言於垂曰今國步多艱太子非濟世
才遼西高陽皆陛下子皆賢宜擇一人付大業寶善事
垂左右多譽之者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
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illegible]
稷計上乃以吾為驪姬也豈不痛哉太子必喪社稷[illegible]
陽王有非常之器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立遂弒[illegible]
當寶時燕亂國分中山覆於魏為尚書蘭汗所弒[illegible]
王盛殺蘭汗自立盛弒熙立熙淫虐弒而馮跋有燕[illegible]

稱北燕、當垂苻、沖起平陽、克長安、稱帝、巳遇弑、永因襲號都長子、爲西燕、而殺燕王垂子弟之在西州者、垂擊拔長子、斬永、西燕亾。當寶時、范陽王德據青州、都廣固、僭號爲南燕。無子、立兄子超。劉裕克廣固、得超、南燕亾。

長之先南安赤亭羌也。於漢爲燒當雄洮罕之間、歸魏、實始處赤亭。其後有姚弋仲者、善收撫、爲戎夏所歸。清儉鯁直、發言無顧避、遇人無貴賤皆爾汝。石勒以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隴上。石虎篡、石弘自立、弋仲面質責之曰、奈何受人託孤而遂把臂奪之乎、虎甚慙然、不敢害也。讁戍梁犢反、攻長安、猖甚。虎召弋仲討之。弋仲馳至鄴、求見虎、虎時以數殺其子孫、悸而病、未見也。獨引入賜食。弋仲怒曰、召我擊賊、我爲擊賊來、豈爲覓食來耶。且主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亾。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懊耶、何爲病。兒小時不擇好人與交、使至於爲逆。旣誅之、又何懊焉。且汝久病、而所立兒幼、汝不瘥、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何所能至。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賜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遂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馳、不辭而去。破平犢、進西平郡公。冉閔攻趙、弋仲遣子襄救之。戒襄曰、汝才十倍冉閔、不梟閔毋相見也。襄擊閔大

被之常盧弋仲怒其不擒閔也棖之百且死自本以晉室大亂中原無王石氏待吾厚故爲之盡力今滅矣自古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歸晉當竭節毋貳心弋仲卒襄帥衆歸晉詔以爲平北將軍屯譙城爲殷浩所忌已復爲桓溫所挫復北走據襄陵襄英畧善撫御前後敗亡者數矣衆知襄在扶老攜幼以從或傳襄死溫所得襄士莫不北望揮涕其得人如此後秦王萇其弟也萇死子興立降自稱秦王頗勤政納言存孤貧拔賢俊序倉貨殘刑國致貢巳而奉西僧鳩摩羅什爲國師營苑窗而民疲陀赫連勃勃寵過踰勲舊而勃勃反寵于衍過汰紹作亂立二十五年卒子泓立爲劉裕所滅自萇至泓三世三十有二年

涼本西晉涼州刺史烏氐人張軌仕爲散騎常侍以晉方多難慶河西可自存求刺凉州既至用贊使能威著西土永嘉之亂軌馳檄關內尊秦王業以翼戴帝室及寢疾遺令將佐務安百姓以報國詔贈軌都督刺史西平公諡武穆子寔嗣下令所部吏民能舉其過者賞賊曹隗瑾曰公爲政無大小皆自決群下畏威受成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自言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則嘉言日聞何必賞也寔悅增瑾位二等數遣

將援長安且致貢涼州卒得皇帝行璽獻之寔曰此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及愍帝北狩前一日遣使拜涼州牧承制行事寔得詔大臨三日寔從父西河太守肅悲憤卒當是時曜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民死者什八九惟涼州獨完已寔為涼妖人所弒子駿尚幼衆推弟茂為刺史城姑臧修靈鈞臺左右皆諫茂曰亾兄一旦身隕於賊豈無忠臣義士哉顧禍生不意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茂寢疾執駿手而泣曰吾家世以忠孝著稱晉室雖衰必奉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生苟藉以集事即死第以白袷歛勿以朝服入棺卒僚佐勸駿稱王置百官駿不可曰非人臣所宜言遣治中張淳假道於成求通使建康成主李雄陽許之而使盜將覆諸峽中或以告淳面質雄曰寡君使使臣行無迹之地通誠建業者以陛下高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之當肆諸都市宣示曰涼州不忘舊主通使琅琊成主聖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奈何獨令盜陰殺之江中使威刑不顯乎雄大慙謝曰安有是而以天暑甚請留淳曰淳承寡君之命雖大山湯海猶將赴之何寒暑足憚乎雄私於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一方自為

嫖姚淳曰寡君祖考而來世篤忠貞以蹤跡未嘗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慙甚厚為禮而遣之卒致命詔以駿為大將軍自是歲使不絕駿勤於政務總御文武盡其才用民富兵強西域諸國皆奉貢稱涼王卒子重華嗣石虎伐之克金城縣令車濟都尉宋矩皆守死重華召主簿謝艾問方略艾請兵七千人必破趙重華拜為中堅將軍將五千騎以行夜有二梟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連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引去已晉封涼公於其國稱涼王卒子曜靈庶兄祚廢曜靈自立後殺重華妃裴氏為淫虐涼州殺祚立曜靈弟玄靚張天錫弒玄靚自立以荒淫為苻秦所滅而涼州為秦自張軌至天錫有河西者八世百餘年及秦既敗亾略陽氐呂光以堅命降西域還遂據姑臧頃涼州為後涼光既定涼州以禿髮烏孤者出樹機能世有河西而烏孤雄勇有大志拜以為烏桓鮮卑大都統因據廉川為南涼沮渠蒙遜出匈奴後以世父為呂光所殺據金山從兄男成亦合衆建康為北涼隴西人李暠故為效穀令溫毅有惠政為敦煌太守有晉昌涼興玉門酒泉諸城為西涼

呂光者衛秦太尉呂婆樓子也沉毅寬簡有量王猛異之言秦王除美陽令夷夏愛服累遷驍騎將軍討西域行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獨非夫乎禱之大雨平地水三尺降焉耆攻龜茲入其城而還至姑臧聞秦王堅爲閒因僭號成子紹嗣庶兄纂殺紹自立弟超復弒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尚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后有美色超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盡禍及卿宗桓以告后曰大人賣女與胡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而秦王興擊滅之得隆超兄弟以王尚刺涼州大得民和會南涼禿髮傉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牛三萬口秦王興以爲忠畀之涼州徵尚還涼州主簿胡威請見見之威流涕曰臣州僻遠賴良牧仁政始獲甦息陛下柰何以臣等士民貿馬牛羊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紙符下臣州臣州三千餘戶符朝下馬夕可得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河西斷匈奴右臂今無故舉五郡忠良華族資暴虜豈惟臣州塗炭必且爲朝廷旰食之憂興悔之遣人馳止尚而傉檀已軍五澗西逼尚行矣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留之曰吾得涼州三

千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送舊君所以忠於君也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其俊傑因薦州名士十餘人傉檀宴宣政堂仰視太息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諒矣孟禕曰信昔蓋司隸有言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昔張文王作此堂于今百年易十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存傉檀曰非君無從聞讜言張文王謂茂也當是時傉檀景駕已而伐北涼爲沮渠蒙遜所敗奔樂都謂其子虎臺曰吾西征乞弗蒙遜不能弃來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還矣襲乞弗敵之而西秦王熾磐聞傉檀出卽帥步騎二萬襲樂都一夕潰挑虎臺及文武士民萬餘戶以歸傉檀聞變士卒散惟兒子樊尼從臣陰利鹿不去傉檀乃仰天歎息謂樊尼曰汝宗部寄蒙遜蒙遜方招納汝亟往從之毋相聚俱死也吾老矣所適不免寧一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熾磐聞傉檀來使郊迎禮之上賓歲餘鴆殺之并殺虎臺而南涼以亡西涼公李暠既得國勤於政治戒子弟毋以愛憎爲賞罰毋使左右擅威福廣咨詢遠下爲公平數遣使表建康稱藩比涼王蒙遜與結好已輕兵襲之暠曰蒙遜新與吾盟而襲我掩不備也我則旣備之矣守不戰待銳氣竭而後擊

之、蒙遜果大敗、暠卒、子歆嗣、用刑苛、作宮室、後、蒙遜陽引兵攻秦浩亹、歆聞之、欲乘虛襲張掖、暠后尹氏謂之曰、汝國新造、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愼用兵、何可忘也、不如脩德養民、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何得輕動、冀非望乎、汝必行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也、歆不聽、將步騎三萬而東、蒙遜欲致師、乃露布西境、言已克浩亹、將進攻黃峪、歆聞大喜、亟進軍、遇覆於都瀆澗、大敗、歆曰、吾違老母之言至於此、何面目見母乎、戰而亡、蒙遜入酒泉、禁侵掠、禮賢士而用之、見尹氏勞慰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家破國亡、豈復惜餘生、爲人臣妾乎、遂亡爲辛、蒙遜禮而存之、娶其女爲子婦、於是西域諸部、詣蒙遜奉貢、當是時、北涼乃大熾、蒙遜亡、子牧犍、爲拓跋魏所滅、具魏紀中、

乞伏國仁者、本隴西鮮卑、城勇士川而居、秦封宛川王國仁亡、子乾歸立、盡有隴西畧陽諸郡、爲西秦、乾歸弑、子熾磐嗣、熾磐亡、子慕末嗣、爲赫連夏所滅、

赫連勃勃者、南單于苗裔也、本姓鐵弗、遂勃勃魁岸美風儀有口、秦王興奇之、以爲濟世才、寵遇踰勳舊、興弟邕曰、勃勃貪猾不仁、不可近也、不聽、配以襍虜二萬餘、

使出鎮朔方、勃勃至鎮自立、改姓赫連氏、言徽赫爲天連也、自以爲匈奴本淳維出夏后、稱大夏、禹本前王、稱天王、置百官、或謂高平固、可都也、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豈易與者哉、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雖堅適遺之禽耳、不如以驍騎飄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右則擊左、使彼疲於奔命、而我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興卽死、長安在吾囊中矣、於是擊西秦滅之、而大爲秦邊患、興太息曰、悔不用黄兒之言、久之益強盛、始城朔方黑水南而居、名其城曰統萬、以爲且統一天下臨萬邦也、及秦主興卒、子泓立、晉劉裕伐秦、勃勃喜曰、裕必取關中、雖取然不能久留、必南歸、裕歸若他將留守、吾取之必矣、乃秣馬養士、按據安足以觀變、既而裕克秦、果東歸、獨留子義眞爲留後、勃勃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裕以幼子守之、狼狽東歸、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關中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而東塞潼關、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從其計、果克長安、僭大號、置南臺於長安、設留守而還、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古帝都地沃饒險固哉、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

統萬必危、在統萬、魏不敢濟河而西也、卿適不見此耳、勃勃性驕虐嗜殺、夷夏囂囂、人無生頼、子昌爲拓跋魏所滅、具魏事中、初勃勃城統萬、蒸土築之、錐入可寸許即殺作者并築之、每程驗兵器、射甲不入斬弓人、射穿札斬甲人、無得免者、於是統萬高可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而堅可礪也、臺榭皆雕鏤、被文繡、魏王珪太息曰、夏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無亾得乎、

馮跋、長樂信都人、幼恭愼少言、有大度、燕王寶署中衛將軍、熈立、求殺之、與三弟亾之山澤、虎常爲避路、遂結豪傑、弑熈立、其相高雲、雲弑尋僭號天王、國仍燕、除前苛政、擢賢良、存孤老、撫匱乏、舉孝悌力田、重守宰之選、國以粗治、已跋疾病、長子永前死、以次子翼後、輦而臨軒、命翼勤其聽政、備非常、跋妾宋欲立其子受矯、絶內外問、諸子毋得入省疾者、跋少弟中山公弘知之、率壯士踰閤入、殺女御、跋以驚死、弘殺翼自立、後爲魏所攻、走高麗、爲高麗所殺、跋兄弟有國、二十有八年、

論曰、余志狄戎氏羌之難、傷之曰、仁義盡矣、乃至有其興遜、興道有其亾、遜亾道其臣僕士女各率其天性自

爲道雖不能盡蓋以信狄固有道也乃其旋自相屠至亟暴以自快非誠快之也武夫大君逆天之命而凶眚歸之嗚呼豈可謂無天道哉

北魏志

北魏本索頭虜拓跋氏史上本黃帝或曰漢將李陵後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雲中迨猗盧寖盛永嘉末、匈奴淵閙晉東瀛公騰於并州、拓跋猗㐌時遣軍助騰已淵曜犯京師、并州刺史劉琨力不能討、遣長子爲質、卑辭厚禮說猗盧請濟師、猗盧與琨結約爲兄弟、琨表爲大單于、而猗盧就琨求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地以爲封、表與之、進代王、增食常山郡、已中衰迨代王珪而大敗號魏猗盧死、子弱、部落分散、孫什翼犍、寬厚得衆心、又壯勇爲衆附、爲秦王堅所得、後亡歸、擊匈奴別部居之、爲庶子寔君所

紇、秦誅寔君、而分代爲東西二部、珪母賀、以珪依西部劉庫仁、而居庫仁不以廢興易意、謹事之、庫仁死、國亂衆推珪爲代王、破劉衛辰、盡有河南諸部、徙定襄、時符秦破裂、并代諸州郡、已復爲慕容燕矣、已滅燕、

**僭號、遷平城、立法定制、而國昌。**

燕王垂遣其太子寶自五原伐魏、高湖曰、燕與魏世爲婚姻、結好之日久、間以求馬不獲、留其弟、曲在我、柰何擊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太子年少氣盛、必易魏、臣懼之矣、垂不聽、魏張袞言於珪曰、燕狃於屢勝、有輕我心、宜羸師以驕之、驕可克也、珪曰善、乃徙其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寶驕之、方寶發中山時、燕王垂有疾、師臨河欲渡、珪徂執其使者、使號之曰、若父已死、若胡爲不歸、寶聞大皇惑、以爲信、燒船遁、珪選銳士二萬、覆之參合陂、寶僅以身免、而垂疾少間、度珪易太子、欲及已勇智先取之、宣言集兵中山、期明歲擊魏、而潛師踰葱嶺、經天門、鑿山開道、徑襲魏平城、克之、珪出走、而垂還師、卒於上谷、於是珪大舉伐燕、出馬邑、踰句注、遂拔并州、別遣將襲幽州、下汾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士大夫詣軍降者、輒存慰使盡言、才俊立擢敘、燕王寶用趙王麟計、獨完守

中山脩城積粟爲持久計於是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出井陘過中山進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爲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於是命東平公儀攻鄴王建攻信都而自將攻中山旣而曰中山固急攻則傷士緩之則費糧不如先信都乃引兵克信都高陽太守博陵崔宏以來奔迎以爲黃門侍郎掌機要創制法度所自出也博陵令屈遵降以爲中書令司出納總文誥已還攻中山燕王寶奔龍城使慕容詳守中山以拒魏魏罷圍就穀詳遂稱帝趙王麟襲殺之自立於是魏復攻中山太史令曰不吉紂以甲子亡是謂疾日魏主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克之儀走鄴而燕亡魏乃遷代北山東民吏十餘萬以實代勑郡縣撫集給田牛而遷都平城初索部本逐水草遷徙以爲國什翼犍用母王言仍故習便轉戰避敵故邑無常都至是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以分至及臘祭宗廟歲五祭而稱大號改元自謂黃帝後以土德王命朝士束髮加帽於是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皆尚書宏總之以東至代郡西抵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監之隱然有中國綱維

法紀風矣。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問書籍有幾、當何自可集。先具言書契所始、若世有滋蔬、苟人主好之、何患不集。於是置五經博士、增太學生員三千人、始典學、後被弒。珪信方士言、求服餌爲神仙、而病躁怒無常、憂懣廢寢食、追憶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百官奏事至前、記其舊惡、輒手刃之、羣臣怔懼遠引、惟尚書宏未嘗譴訶、亦不至肯肯。弘子著作郎浩、恭勤不懈、獨免於譴。未幾爲子清河王紹所弒、子齊王嗣立。召舊人與共政、靖民而國安。紹誅、嗣上大行謚曰烈祖道武皇帝、公卿先罷譴就第者、咸召用、詔長孫嵩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政、時號八公。召李先常宿止於內、備顧問。時徙郡縣豪傑以實代、民戀土不樂徙、起爲盜。八公議大赦以安之、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加罪而遽赦之、是上不令也、必誅其渠而後赦之、便。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安之而已、非所與較勝負也。苟先誅而後赦、則民未見德、惟誅是聞、何懸而靖焉、若一赦而定乎。赦雖非正、權焉可也。赦而不從、誅固未晚。詔從之、而定。雲代饑、議者請徙鄴、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不可。山東人號國家爲牛毛之衆者、以

居廣莫之地、人畜無算、僤之也、今留兵守舊都、而分家南徙、勢不能滿諸州、情見勢屈、恐四方生輕侮之心、參居郡縣、榛莽林藪之地、不能水土、疾疫必起、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必且有窺窬、鄰隔恒代方千里、險赴救難、如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衆莫測多少、而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制諸夏、兼戎狄之具也、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比及秋熟、則大事濟矣、魏主曰、今倉廩既竭、令嗣歲復饑、則如何、對曰、設復饑、第簡貧弱、使就食山東、俟來秋圖之、今豈必先事自擾哉、於是魏不徙都、而耕籍勸農、歲則大熟、民以安富、

泰常二年。晉人滅秦。秦雍民流入境。置南雍州。

魏王爲太子時、從崔浩授經、講易洪範、問天文占決多驗、因有寵、軍國密謀皆預、晉大尉裕遣使假道於魏以伐秦、秦王泓亦遣使求救、下群臣議、皆曰潼關天險、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侵軼、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又秦婚姻之國也、宜發兵斷河上流、毋令裕得西、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主幼國有釁而伐之、志在必克、若遏其上流、必致忿於我、是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而屯兵塞其東、裕捷、必德我假道之恩、

不捷亦不失救泰之義、此長策也、且南北異俗、就
志在侵軼、恒山以南、彼豈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哉、
從、發兵遵北河扼裕、竟喪師、明年、裕入洛、魏主問曰、
行克乎、對曰、必克、魏主曰、何自知之、浩曰、姚興事虛
而無實用、子泓選愞、兄弟乖爭、裕乘其隙而兵精將勇、
故必克也、魏主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籍父兄之
資、復先業、國人歸之、如夜蛾赴火、易以立功、裕起寒微、
奮臂一呼、而內夷桓玄、西禽慕容超、南摧盧循、才固優
矣、魏主曰、裕方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擣彭城、其
克乎、對曰、今屈丏柔然、方伺我隙、諸將皆非裕比、而興
兵遠攻、未見其利、裕克泰、必歸篡其主、關中華戎錯雜、
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解衣救火、張
羅捕虎也、雖留兵守、人情未洽、趨何不同、適足資敵耳、
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泰地終國家有也、嗣大喜、與
縱談近世將相之倫、浩曰、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
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
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丏如何、對曰、屈丏國破家覆、
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
結怨四鄰、雖縱暴一時、終為人所吞耳、魏主大悅、語至
夜半、賜御縹醪十瓢、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有如此

酒矣、已而裕克秦、而關中亂卒如浩言、秦雍人流入魏境、爲置南雍州、以悆讚爲刺史撫之、讚招懐有恩、歸者三倍其初、

立子燾爲太子。

魏王復寒食散而病、而日食趙代分、有憂生之嗟、以問浩、浩對曰、陛下春秋方富、聖業日融、何恙不已、願遣諸慮、無以閒脉之說、憤憤下恩、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惟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素爲陛下倚毗者、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充賓友、八總萬幾、出撫戎政、則陛下可優游無爲、頤志而養壽矣、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無定君、禍何自生、皇長子燾、年漸一紀、明叡溫和、宜以時定、魏王然之、以問長孫嵩、嵩曰、立長則順、置賢則安、燾長且賢、天所命也、於是立子燾爲皇大子、居正殿臨朝、以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及穆觀立推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魏王時從窺之、聽決斷、大悅曰、六相輔佐太子、吾可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得志於天下矣、

已伐宋。取青兗郡縣。

宋武殂、羣臣請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歘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而伐之、不可、且江南未易以一舉定也、宜遣使弔祭、存其孤、恤其凶災、使

義聲布於天下、魏王曰、裕不乘喪滅姚秦乎、浩曰、姚興死而諸子交爭、裕非獨乘喪、亦乃乘釁、今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可動也、魏王不聽、假司空奚斤節、督諸軍伐宋、將發、議攻戰所先、奚斤欲先攻城、浩曰、不可、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攻小城、若不時克、軍勢挫頓、敵得徐嚴緊、我怠彼奮、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以淮為限、列置守宰、收其租賦、為鎮防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固國家囿中物也、於是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撫之、立十五年殂、是為太宗明元皇帝、太子燾立、司徒長孫嵩以下、進官有差、侍中羅結、年百有七歲、而精爽不衰、燾以其忠慤、親任之、年百二十歲乃卒、伐夏、克統萬。魏王燾問公卿、今伐國赫連柔然、二國何先、皆請先柔然、太常崔浩曰、柔然鳥集獸徙、難得而制、赫連地不過千里、政刑虐殘、神人共棄、五星並出東方、法當西伐、宜先夏、於是魏遣奚斤克蒲坂、攻長安、戰久未決、魏王自將、乘虛襲統萬、至拔鄰山築城、舍輜重而自以輕騎三萬倍道行、羣臣以統萬城至堅、乃勃勃蒸民力所為築之者、非一朝夕可拔、不若從步兵攻具與俱行、魏王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而後用、今以

步兵攻具皆進、彼懼而堅守、將我師坐而自老、今以輕兵直抵其城下、而羸形以誘之、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攻城不足、以決戰有餘矣、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深谷、以少衆抵城下、而軍掠民食充軍、諜者言魏軍輜重在後、步兵未至、而糧盡、可悉擊也、於是夏王昌、果將步騎三萬、逆魏軍擊之、魏王陽收衆遁、引而疲之、將戰、忽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請攝騎姑避、浩叱曰、千里制勝、一日而易之、非廟算也、敵貪進不已、後軍已絕、宜分軍出不意掩其後、大風則何常哉、魏王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掎之、夏大崩潰、遂克統萬、而昌奔上邽、次年擒之、

擊柔然高車、徙其民漠南。

後二年議擊柔然、群臣皆不欲、獨崔浩勸之、公卿不能難、乃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利北伐、雖克不利於上、浩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王者陳師鞠旅、以脩刑也、太白行蒼龍、今卯在西、於天文爲東方、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是已、伐之何疑、淵等慙沮、乃言曰、柔然荒服、無用之地、何所汲汲勞士馬爲乎、浩曰、淵辨言天道、猶是其職、若形勢

豈所得知。此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柔然本國家北邊地高涼，不生蚊蚋，水草善美，善馬所產，每夏虜常北田牧其中，非不可耕而食也。今其子弟貴者尚主，賤者列職簪朝，今誅其惡，收其良民，即皆為我使，非不可臣而畜也。豈謂無用哉。夫以南人御北種，患其輕疾，難得而制，乃國兵長技，正與之同，豈難馭哉。今議者推灊讖通術數，臣請試問西國未滅前，有何凶徵，當於其主，豫何所自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其不知，於術何有。時赫連昌在坐，質之，淵等慙，伏地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南方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無所獲，而南寇乘之，則何如。浩曰，南人聞國家克統萬而懼，故揚聲北伐，慮獨在保淮，吾破蠕蠕，往返間必未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病，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既吞關中，質以愛子，輔以良將，終不能守，況義隆君臣，非復昔比乎。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已久，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兒今壯馬護牝，牝馬戀駒，不得水草，必聚而困蹙，故曰可擊。果大克獲而還，從柔然高車民降者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耕牧而收其租賦，命長孫翰、劉潔、古弼等鎮撫之，加浩侍中

特進撫軍大將軍、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醋器於庭中、夜有見、輒以鋌畫紙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災祥、或倉卒不束帶、進蔬食、必爲之食、或立嘗而反、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功三世、宜盡忠規諫、即朕時違忤、然久得深思也、敕尚書軍國大計、不能決者、必咨浩然後行、巳滅夏。魏邊將言宋規取河南、請先擊、浩曰不可、南方入夏、水潦盛行、草木蒙密、地氣鬱蒸而生疾癘、不可以出師、且彼方戒嚴、城守必固、留兵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略、則衆力單寡、擊之未見其利、脫彼果北來、宜堅壁自守、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擊之未晚也、公卿請簡幽州以南勁卒、助南戍、而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彈壓之便、浩曰不可、楚之等、皆纖利小才、能招合無賴、而不足以建功、又皆彼所忌惡、且聞國家發兵造艦、而用楚之等將、必謂欲存立司馬、除劉宗、將致衆而爭、是欲卻敵而速之也、今害氣在楊州、庚午自刑先發者傷、日食晝晦、宿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主喪亂太白未出、進兵者敗、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審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彼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戒嚴而動、皆自謂應敵、而迎受害氣、非所聞也、會赫連定、約宋並伐魏、魏主燾議伐夏、公卿終以宋師且至爲

疑、浩曰義降軍來、令東向冀、西衝鄴、則陛下當自討之、令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此固河自守、非實有攻取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事在必先克定之後、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南、無立草矣。魏主曰善、進擊夏、大破之、而宋師果不至、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賞將帥及百官有差、復戰士十年。

○魏大水、復境內民田租。

魏南鄙大水、劉潔曰、郡國雖不從征、而服農桑、供軍國、民與苦甚、今春被水患、宜賑貸、詔復一境內租一歲、

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樂工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云、

伐北涼。克姑臧。定涼。

北涼王牧犍妻、魏武威公主、以內嬖毒殺主、魏主盡欲伐之、問崔浩、浩曰、官軍往年北伐、馬多死傷、遠夷聞之、姿億馬衰耗、軍不能復出、今出不意擊之、必駭、可克也、而李順使涼、數往反、受賂遺、為緩師、大臣助之、順曰、姑臧地皆枯、石無水草、城南有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即木乏絕、人馬饑渴、坐困矣、浩難之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蕃畜、又漢人終不於無

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山雪消液、僅能斂塵、何得
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
汝受人金錢、欲為遊說、謂我目不見得欺耶、魏主屏於
後潛聽、聞之、出有怒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魏主自
將發平城、命穆壽輔太子晃監國、使別將將軍屯漠南、
備柔然、以源賀世有鮮卑四部、使前宣國威、而專意姑
臧、既至、水草豐饒、手詔報太子曰、姑臧東西門外、有涌
泉合城北、大如河、餘溝渠乃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
人言何可信也、竟平涼、還、命太子晃總百揆、以中書監
明年、魏殺其尚書李順、　穆壽、司徒
浩、侍中張黎、尚書令古弼輔之、弼忠慎勤正、嘗請上谷
苑囿業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奕、志不在弼、弼立
久、怒起、捽樹頭毆之、魏主失容引咎、可弼奏、弼出曰、為
臣無禮至於此、罪莫大焉、免冠徒跣、詣公車請罪、魏主
召入曰、吾聞築社之後、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公何
罪、公冠履就職、魏主畋、詔以肥馬給畋、弼獨給弱馬、魏
主怒曰、還行誅、官屬惶怖、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
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南敵未
滅、蠕蠕何隙、吾為國遠慮、以即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
諸君憂也、魏主聞、賜衣一襲、他日畋獲麋鹿數千頭、詔

尚書發生車王百乘載之既而曰筆公必不與我令卒以馬運尋得彌表言禾黍布野歛一後時風雨鳥鼠之所耗費失穫且三倍請緩之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不與我也筆公可謂社稷臣矣彌頭鋭呼筆公戲之也

魏伐宋臨江還◦語具宋志中 閹弑魏主燾◦魏主明達政體用人納諫性儉率服膳唯取給在位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頴渤海高允廣平游雅之倫皆徵用不至者詔守宰以禮申喻母伯遣群臣嘗請增京城脩宮室以重威魏主曰屈丐蒸土築城而滅豈必城也天下未平方須民力赤何以土木困之尤慎惜財用賞賜必於有功事勳勞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及聽察精敏拔士於卒伍中輒當其才下無遁情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險路而神色自若繇是將士畏服咸爲盡力然性殘忍果殺戮司徒浩寵眷於廷臣無二又三朝舊臣以脩史過直夷誅之而國專委宜城公李孝伯亞比伐孝伯疾病傳者謂爲已沒主悼痛曰李宣城可惜已而冂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蓋其悔也中常侍宗愛險暴多不法爲太子晃所惡愛深構太子太子以憂卒魏主徐察知其無罪悼痛之宗愛懼誅遂弑帝是爲世

祖太武皇帝、立南安王余。余弑。皇孫濬立。愛復弑余、羽林郎劉尼殿中尚書源賀陸麗立皇孫濬、討愛誅之、濬少聰達有大畧、既即位念國家師旅虛耗、內難荐作、鎮之以安靜、中外懷附、是爲高宗文成皇帝、殂。子弘立。立六年。傳位于太子宏。稱太上皇帝。聽政。弘剛毅有斷、好黃老浮屠氏言、以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會公卿議禪以位、子推兄任城王雲對曰、陛下方隆太平、御四海、何渠得上遺宗廟、下棄兆民乎。郎欲養和頤福、皇太子宜承正統、穉宜立而他議是啓亂也、太尉源賀尚書陸馥、中書令高允勸爲言、於是以馥爲太保、與賀持節、奉璽綬、傳位於子宏、自稱太上皇、徙北苑崇光宮、采椽土階以居、國大事以聞、時年僅二十耳、太上雖居崇光乎、然甚勤於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進廉退貪、勸課農桑、縣令能靖所治、治無劫盜者兼二縣、能靜二縣者兼三縣、三年遷郡守、郡守自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刺史、敕諸曹據律正名、不得爲疑奏、合科可下、違則糾詰、尤重刑罰、臨大刑、必下令覆鞫、至因繫積年不決者、或頗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然不猶愈於猝會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

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使改悔得矜恕耳又聞
令長姦自延興後不復赦贖小事毋用牲部下民兇戾
無親而爲惡顧相及誅夷朕深愍悼自今文三年。以讎
非謀反大逆毋連坐於是罷門房之誅、
廼馮太后稱制。尚書李敷弟奕得侍馮太后事覺爲太
上所誅太后惡忿而太上以弑爲是爲

顯祖獻文皇帝、時孝文皇帝。以叡聖嗣位四年矣。仁孝有至性。
生四歲而獻文患癰。親吮之。五歲而受禪。悲泣不自勝。
獻文問之。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及
太后稱制。以內多失行。忌帝聰明。謀廢立。於寒月單衣
閉一室。絕食者三日。賴元丕穆泰李沖固諫而止。又嘗
以宦者譖杖至百。順受無憾意。先意承順。卒撫諸弟終
以底豫。太后殂。力行三年喪。語具禮儀記中。
始無纖芥。敦九族。禮敬敷備。好賢樂善如饑渴。推腹心
委焉。方太后稱制時。孫保自抑日嚴。諸綱維天下大政。
率調劑盡可下。既御極。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哀矜百姓。

恒思惠濟。而心常泰裕。若未嘗以世務嬰心。用法嚴明。雖貴近不少假。而小過多闊畧。諸圜丘明堂郊宗。二分至朝日夕月之禮。必誠敬躬親。始給百官俸。始均田立里定賦調戶籍。魏初百官無祿。給調委州軍爲官費。中書監高閭言。給祿。則貪者無濫。而廉者有勸。不給祿。則貪者得肆。而廉者不能自存。[illegible]而重贓吏之罰。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無官役。而豪强徵斂倍公賦。給事中李安世言。歲饑民流。田業爲豪右所占奪。力田者爲所魚肉。可痛。雖井田難復。宜[illegible]均量。使力業相稱。乃詔均田。事具土田志中。魏初無鄰黨之法。惟立宗督護。民多隱冒。秘書令李冲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里[illegible]中。彊有力愿謹者爲之。鄰長復其家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遞升之。民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外此爲雜[illegible]八丁者。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收養之。宜因今調時定制。使民見均徭省賦之益。而不

知其勤、詔從之、詔七廟子孫及外戚緦而上復勿事。制五等公服。作明堂辟雍。定樂章正官品。立牧守。考諡法。太和十一年。旱。詔有司開倉廩賑貸。聽出關就食。所過給糧。所至三老均養之。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出太官雜器。太僕乘馬。內庫弓矢刀鈴。外府衣繒絲纊十之八。賚百司。逮鎮戍。若幾內孤寡貧癃有差。出宮人罷尚方錦繡綾羅工局以憂民。時大旱、代尤甚、牛疫民飢、齊州刺史韓麒麟言京師不受田者多游食之口、居三之二、矜誇成俗、富貴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旅、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此饑寒之本也、請悉斷諸後異之物、定諸吉凶儀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從年較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粟僅給俸、略無盈儲、雖於民為利、而不可以久、請減調增租、詔聽之、明年。詔群臣各條安世之策

以聞。秘書丞李彪上書言國之興亡在家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言朕幼年始學情未能專既臨萬幾不遑溫習今思之豈惟予咎抑亦勸講者之過此近事之明鑒也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輔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宜若豫備倉粟安而給之宜指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入倉儉則加私之二以時出糶歲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間官餘豐而災不為害矣江表七州豈無賢才宜隨能序用以廣聖朝新舊無外之義懷江漢之心夫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君主至恩而憂懼相連固亦其自然之理也今父兄繫獄而子弟無慘容子弟罹刑而兄弟無愧色宴會不廢衣冠自如豈所以長廉耻厚風俗乎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肉袒詣闕子弟有罪父兄亦宜露版乞解所司不許者上聽需之亦足敦厲凡薄使人有耻帝皆從之會王肅自齊來奔。肅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見帝於鄴召問之辯而有禮陳為國之道多深通帝為促席移晷器遇日隆或屏左右語至

道分每自謂相得之晚。時方議興禮樂。以風化舊俗
章文物。多肅所辨叙。鬱然有太平之風焉。十八年冬。以
太尉東陽王丕爲大傅。留守平城。帝告祠大廟。奉神主
遷於新邑洛。十一月至洛。帝以平城高寒、六月雨雪、風沙時起、難以施化、而洛陽爲土中、風雨寒暑之所及、王化之所行、欲徙都、恐臣下不從、乃議大舉南伐齊、筮而得革、帝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于得澄堅以爲不可、帝屏人語之日、平城用武之地、非可以文德治也、卽欲移風易人俗、其道無繇、朕欲遷中原、比人懷土、必重遷、故陽爲伐齊動之、實欲宅中上以經營太平爾、澄乃贊決、於是以步騎三十萬發平城至洛、命營宅設廟於臺城東、遣任城王還平城諭吉衆大疑駭、交章諫、平陽公丕請卜之、帝日、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誰實知卜、昔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日吉、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夫王者以四海爲家、朕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闢木根山而居之、昭平營盛樂、道武遷平城、蓋不常厥邑如此

朕幸際勝殘之運，何得獨無遷乎。群臣乃不敢言。於是中書侍郎韓顯宗疏遷國事宜，言洛陽宮殿故基，乃魏明所造，前世已譏其奢，宜裁損。北都貴戚競以第舍相高，今當遷，宜定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况代京陵廟所托，王業所基乎，宜建畿置尹如故。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夫使一里之內，或習歌舞，或講詩書，縱群兒其間，其必從歌舞而棄詩書決矣。故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太祖開創，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工伎屠沽，不令雜處，但科防未設，久而混淆。今使群萃而州處，此風俗之原也。帝善之。顯宗，麒麟子也。明年伐齊，如魯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已從泗入河，泝流還洛。謁者言，河流湍悍，非萬乘所宜乘。帝曰，我以平城無漕，故京邑貧，故遷洛，通四方之運，而民憚河險，凡為此行，欲以開百姓也。帝欲變北俗，召群臣問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乎，為欲不友漢晉也。皆頓首曰，願陛下遠邁前王。

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乎。為當守常習故也。對曰。願聖政日新。又曰。為當止於一身耶。為欲傳之子孫也。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朕當有改革。卿等其無違焉。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於是詔禁胡俗胡語胡服。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班品令。正冠服。二十年。詔改姓。諸功臣舊族從代來。姓重複者。咸定之。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及是以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改姓元。始聽群臣行三年喪。宴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漢魏晉諸陵。並禁樵採。二十年夏。不雨。帝三日不食。雩乃雨。詔除徙邊遁亡緣坐法。魏初制。有罪徙邊逃亡者。闔門皆緣。生光州刺史裴挺言。天下善人少而惡多。一人有罪。闔門坐徙

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跖之誅，惟上裁幸，為變命。二十一年春。帝東巡龍門，祀夏禹，至蒲坂，祀虞帝。至長安，遣使祀周文武豐鎬。秋，還洛陽。有司奏請脩巡行道路，詔橋梁裁通牛馬，尚食者嘗誤以熱羹覆帝手，及得蟲穢食中，貰不禮。師行淮南，遇雨恐，見甲士勞苦，命去蓋。卒病者，親撫慰之。禁上卒無踐民禾伐樹，有踐代皆留絹以償。好讀書，手不釋卷，經義未經講授，畢探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官室非不得已，無繕脩，衣服再澣濯，鞍勒飾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後自敕不復為遊畋。太和二十二年，帝還自伐齊，至穀塘原而病。謂司徒勰曰。吾病殆不興。天下未平。嗣子幼。社稷之寄在汝矣，霍子孟、諸葛孔明猶以異姓受顧託。汝地兼親賢。可不勉與。勰涕泣對曰。臣以至親參機要。今復任元宰。此禍之招也。陛下至愛臣。願詳慮始終。帝

黙然久之。乃詔北海王詳。廣陽王嘉。司空王肅。尚書弁。太尉禧。僕射澄。六人輔政。夏四月。帝崩于穀塘。是爲高祖孝文皇帝。初帝立馮皇后。以其妹貴嬪譖而廢。立貴嬪爲后。已復以罪廢。初立太子恂。以敖縱廢。又立子恪爲太子。太子恪立。尊母高貴人爲皇后。封后兄肇平原公。顯澄城公。而肇與倖臣茹皓趙脩等。並用事。恪慕尚釋氏。崇修寺剎。釋聽斷不親。太和之政衰焉。彭城王勰。孝文帝弟也。清謹謙抑敏而好學。未嘗有過。孝文特愛厚之。令參機要。恪立。遺旨讓位。恪堅不聽。已出外。尋復召爲太師。辭。魏王爲家人書祈請。乃受命。久之。咸陽王禧。以驕倖擅權。邑邑不得志而反。京兆王愉。以譖怨又反。於是魏主恪。遂疏忌宗室。俊高肇女而于后暴卒。立肇女爲后。勰固諫不聽。因用高肇譖。殺之。朝野喪氣。士女流涕。先是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問侍中崔光。光言。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化爲雄。又雄雞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顯專

悠之放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雄今雞狀雖與
漢不同而翼足衆多有群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其
勢尚□或有今亦有自賊而貴關政事如前世比聊顧
卿□□□賢黜佞已有芝之生太極殿光表之氣蒸成
甘□□於□□落濕□之處不當生殿堂高敞之處而今
忽有□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朝古人皆以爲
敗徵故大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願側躬聳意節
儉以隆聖德於是□□□□侍御史歸國言當今之
務宜親宗室勤孝敬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
簡沙門無用之費以救民當是時梁主衍已代齊稱帝
邊隙開兵有勝負豈彌歲不解矣宣武殂子詡立胡
充華于進而契制太子立輒先殺其母以爲防至是欲
殺充華中給事劉騰以告中書監崔光中領軍于忠嚴
守護得免已而因衆怒誅司徒肇廢高后尊胡氏爲太
后而于忠專政已胡太后稱制廢忠爲淫恣侍中元乂
幽太后北宮與劉騰表裏擅權威振內外殺清河王懌
司徒光不能有禁禦魏主幼冲但而已久之元乂既得
志乃自寬復爲胡太后所誅而嬖倖鄭儼徐紇宣淫蠹
政盜賊蜂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憾之乃詔恒朔六
州督爾朱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於是儼紇與太后

誅、酖魏主殺之、立潘嬪所生女、詐云皇子、大赦改元、既而下詔言潘嬪所生實皇女、立臨兆王世子釗爲帝、生三年矣、於是爾朱榮抗表、言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被酖、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而立之姦豎專朝、濁亂綱紀、今群盜鼎沸、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填撫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繇、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於是榮舉兵晉陽、以彭城王勰有忠勳、立其子長樂王子攸爲帝而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至洛陽、遣騎執胡后及幼主沈之河、引百官集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義、儀同三司元畧而下、死者二千人、遷子攸於河橋、置幕下、欲篡位、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卜之不吉、丙自悸、失心神恍惚、不自知、乃迎魏主還營叩頭請死、奉魏主入洛陽、而自爲丞相、是歲、梁立元顥爲魏主、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進拔梁國、滎陽、虎牢魏王子攸奔河內、顥入洛、河南州郡多附顥、沛郡王欣鎮齊州、集僚佐問所從、軍司崔光韶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覆宗國於魏、爲亂臣賊子、豈可從也

衆以爲然乃斬顥使不與通於是爾朱榮兵渡河擊顥顥走死陳慶之亦歸梁而魏主子攸還洛陽榮自爲天柱大將軍已而魏主誅爾朱榮爾朱世隆兆及天光等反弑莊帝子攸立長廣王曄世隆又以曄疏遠廢之立帝恭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奉渤海太守朗爲帝而滅爾朱氏世隆兆天光等皆伏誅歡既入洛又廢恭及朗而立武帝脩脩弑恭殺朗而下詔罪狀歡歡反攻洛陽魏主脩奔宇文泰於長安自爲魏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於洛陽爲東魏於是魏分爲二其後歡子澄忌東魏主善見有才力幽之宮中洋弑之自立而東魏爲齊宇文泰弑魏主脩立文帝寶炬寶炬殂立其子欽尋廢之立齊主廓泰子覺廢廓自立而魏爲周魏十三主共百四十有九年

北齊神武帝高歡渤海蓨人也世居懷朔同鮮卑之俗家貧傭力平城富人婁氏家婁有女見而奇之嫁焉始有馬得爲隊主入洛見魏政亂歸傾貲結客爲任俠或薦之爾朱榮榮未之奇也會廏有悍馬命蚕翦不羈絆而蚕翦之不蹄齧也事竣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此馬矣榮奇之屏左右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各別色爲群爲欲何用耶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

大后爲淫亂擅朝公雄武欲乘時奮發清帝側耳榮大驚喜自日中語至夜分不輟以爲親信督及榮舉兵晉陽遂入洛欲即篡位歡以爲已遽僭諫之出爲晉州刺史已魏莊帝誅榮爾朱兆反以帝歸歡遣使僞賀兆實覘莊帝所在欲劫以舉義而兆弑魏莊及長廣王矣已而蠕蠕紇豆陵步藩擊兆逼晉陽兆敗走請救歡內欲圖兆慮步藩爲後憂乃悉力破藩藩歿兆德歡與誓爲兄弟時爾朱世隆及度律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有并州仲遠據東郡羽生守殷州天下患其強莫敢動而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數爲亂兆患之問計歡曰六鎭反勢不可盡殺獨選王腹心統之有犯者罪其師則所治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歡未對賀拔允請即使歡歡恐見疑起毆允折一齒曰天柱時汝輩皆伏聽處分如奴何敢言今天下事高下在王汝何敢知焉兆愈益信之曰允言適合我意我念之無踰公歡以兆醉恐醒而中悔遂宣言受委統州鎭軍州鎭軍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畏兆而樂歡聞之皆大喜且畢至而慕容紹宗以歡有雄才介在外握兵不可制兆左右受歡金爲歡地兆怒囚紹宗歡發至滏口行乏馬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還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

乃大怒、釋紹宗問計、紹宗勸兆自追之、兆追至襄垣、會
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為借公玉馬者、非他、借
山東盜耳、王受公元言、自來追、向敢辭死、恐衆遂亂耳
兆又以為信、自躍馬渡、與歡坐幕下、覆謝歡、引頸授刀
使歡斬之、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賀六渾所仰賴惟王、王何
言乎、兆乃投刀斬白馬而盟、因留宿、痛飲而別、歡行、約
將士所過無侵犯、過麥地、輒下馬而步牽以行、至滏關
趙郡李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未之見也、元
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國士到門、而若主不吐哺輟
洗、此其人可知、吾去矣、門者以告、歡遽出見之、元忠行
觴鼓箏、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知、乃公顧
長事爾朱氏耶、歡徉曰、富貴皆彼所自致、何敢忘、元忠
曰、非丈夫也、已語國亂滂橫流、歡亦悲不自勝、元忠
乃自請以殷州見委、得自效、冀殷合、滄瀛幽定自定矣
歡大喜、聽焉、而高乾潛謁歡滏口、以冀州從軍大振、當
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曄、立節閔帝矣、丙俾歡、欲羈致
之、封渤海王、徵人覲、辭、又加授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歡既得冀州、欲討爾朱氏而難其衆、乃詐為兆書、以六
鎮人配契胡為部曲、又為符徵兵討步落稽、衆皆愁
怨、且遣孫騰尉景為請留者再、及遣、歡親送之郊、皆號

勵歡乃卬天太息曰與諸君皆爲失鄉客義同一
家不意今徵發乃爾向西當死脫後期又死配契丹期
拘反死將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此亦生路何可禁
然惟善推一人王軍衆曰願死生從公於是歡推牛饗
士與誓結會李元忠與高乾定殷州斬爾朱羽生以來
乃抗表罪狀爾朱氏奉廢帝攻鄴誅之自爲大丞相明
年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仲遠自東郡會攻
鄴衆號二十萬與歡夾洹水而軍歡馬不滿二千步不
過三萬據韓陵爲圓陳連牛驢塞歸路示士卒必死戰
虜方兆等大敗而天光度律世隆頗壽各受誅歡以捷
于鄴歸不當立使蘭根觀魏王亦之爲人欲奉之以恭
神采高明恐難制於是皆發不立平陽王修自爲大
丞相以晉陽四塞建大丞相府居之而揚聲北討兆進
保秀容歡爲師期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
當高會遣別將以精騎一日夜馳三百里而前而自將
大軍隨繼之兆大驚出走死歡得慕容紹宗厚遇之隣
哭兆葬之而爾朱氏亡已魏王修弒其故王恭及朗而
與侍中斛斯椿南陽王寶炬將軍元昆等密圖歡節戒
嚴伐梁實討歡歡亦勒兵稱爲關中荆州備以擬變王
敕責歡歡亦自表爲嬖佞所間已下詔罪狀歡討之歡

亦以誅解斯椿為名舉兵反當是時宇文泰以關西大都督盡秦隴地矣王思政以關中形勝宇文泰乃心王室勸魏主就之以圖功東郡守裴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乎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會魏主遣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而爭遣賈顯智鎮滑臺而後遂奔泰於長安歡入洛推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亶縱放歡醜之廢不立立其子善見為東魏與魏相攻者數年然歡多智善嚴泰長籌策竟不能相難也始魏自喪亂來府失業公私困竭民多孱[illegible][illegible]命濱河渭置倉積穀糴轉輸以供軍備饑饉又定絹賦式無困民於傍海煑鹽軍國粗贍其後連歲大稔穀斛九錢而山東之民稍蘇魏自正光來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汚歡以宋遊道為尚書左丞崔暹為御史中尉彈擊無避朝廷肅然自四方多事民避役賦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至三萬區至是始禁擅立寺立者計庸以枉法論歡自病逐君事靜帝禮恭甚事無大小必聞每侍宴俯伏上壽鞠躬屏氣如不息雖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窺其際而軍國機權變化若神馭軍法令嚴肅而聽斷昭察不可惑以疑事擢人授任下援斯養萌得才而虛聲無實者損不任諸勳貴豪犯禁文吏以為言歡不

悳、令軍士張弓注矢、舉亦按矟、夾道立、目攝之、命言者旨出其間、戰慄流汗、歡乃徐喻之曰、矢注不射、亦舉不擊、矟按不刺、爾猶亡魂膽、如昇兒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獨不當少借之耶、令鮮卑毋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粟帛令汝溫飽、汝奈何陵之、語華人則曰、鮮卑汝客、作耳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汝奈何疾之、文武士盡節者、輒釋不罪、故遐邇歸焉、久之、歡疾病且死、謂子澄言、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居常有飛揚跋扈之心、顧我能畜之、非汝可得制也、堪敵景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貴汝、景亦畏歡、而輕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他、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蓋歡死澄嗣、而景反河南、澄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擊之、景聞紹宗將、即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卒景以眾南附梁、眾不樂、獨為景所誑、言家屬為戮、而聽紹宗薛陳逞呼曰、汝尊家屬完安、歸官勳如故、奈河從侯景作賊、於是眾大潰而景走壽春、太原公洋者、歡第二子也、內機詐而貌寢、人未之測也、父母獨奇之、而高澄陋其不才、澄當國、洋益自晦匿、退朝輒閉閤靜坐、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明袒跣奔躍、妻駭問、故洋曰戲耳、實習勞也、

登獲梁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屢求哀不免、因進食刺之、時變起倉猝、中外大駭、洋聞禪位不變、起討難、頃刻而定、已遂代秉國、弑魏主、稱帝、國號齊、尊父歡為高祖神武皇帝、兄澄為世宗文襄皇帝、始政存簡靜、拒於任使、宰相楊愔等、得盡其節、贊用法不避權貴、軍行機略獨決、臨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後嘗酗為淫泆、愔為相、往往以馬鞭撻背、血流浹袍、醉輒手小人、情乃簡死囚置仗內、洋醉則執以臣命、參事裴謂之上書諫、洋謂相愔曰、此愚人何敢爾、對曰、彼欲陛下殺之、成名後世耳、洋曰、我不殺爾、安所得名、嘗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納曰、有大樂亦有大苦、洋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頸、非大苦耶、洋默然、罷、與御丞李集面比之桀紂、洋縛置池中、久之引出、問曰、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沈之、引出更問、若數四、對如初、洋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內外憯憯、懷怨毒、而能委政楊愔、有度脩救、獎拔賢俊、晚益嗜殺、盡滅元氏之族七千人、永安王浚為青州、聰明矜恕、上書諫、怒徵至鄴、盛以鐵籠、寘地牢、飲食溲穢同一所、久之臨地牢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顫、洋愴然流涕、釋令出、相抱而哭、哥竟焚殺之、母弟常山王演、以洋沈湎

憂憤形於色、洋覺之、謂曰、但令爾在、我何爲不縱樂、演
悲涕拜伏、終無言、洋亦大悲、抵杯於地曰、自今敢進酒
者斬、已而沈湎益甚、演係事極諫、洋疑演假辭於其客
王晞、鞭晞配甲坊、演亦被捶、絕不食、婁太后日夜泣、洋
不知所爲、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
乃釋晞、演猶不食、晞見演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
食、殿下縱不在念、獨不念太后乎、演乃起強食、久之、以
演錄尚書事、晞令演門杜私謁、洋安之、及洋疾篤、謂李
后曰、人生必有死、死何足惜、憐正道幼、人將奪之耳、又
謂演曰、奪則任汝、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侍中燕子獻
侍郎鄭頤等、受遺詔輔政、死諡顯祖文宣帝、子殷立、殷
幼、溫裕開朗、洋以爲不類己、恚之、使手刃囚、不忍、則大
怒、以馬鞭捶之、太子遂心悸、得語吃疾、及卽位、王晞謂
演曰、必毋使他姓總大權、王宜行周公之事、演曰、我何
敢比周公、晞曰、殿下今不爲周公可得耶、演不應而尚
書令愔等、恐演不利於嗣主也、謀廢演事泄、演於朝堂
執愔、齊王吃直視、不知所言、已而曰、天子亦不敢爲叔
惜、況此屬耶、但丐兒命、遂下殿去、演退謂王晞曰、今何
以處我、晞曰、殿下曩所居時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關
天時、非復可人理度矣、於是白婁太后、廢殷爲濟南王、

遂自立，妻太后，戒之曰，愼勿令濟南有他，演事太后順恐傷其意，許立長廣王湛爲太弟，已立子，又以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乃徵濟南王至，殺之，未幾出獵，演墜馬絕肋，妻太后視疾，問濟南安在，不能對，太后再三詰，怒曰，殺之耶，死宜矣，遂去不復顧，於是演恐失后意，徵湛入，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湛立，而太后殂，不爲喪，殺平秦王歸彥，及子孫十五人，烝洋后李氏，而殺其子，以白虹貫日，欲以百年應之，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與其妃斛律氏，而入，湛捶曳將絕，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卒，玦猶在手，當是時，嬖人祖珽和士開大放濁爲讒姦，恐湛一旦死，已失恃，欲樹恩太子爲久長，因說湛傳位，於是湛稱太上皇，立太子緯，又三年死，爲世祖武成帝，胡太后嬖士開，太尉趙郡王叡苦諫，殺之，弟琅琊王儼殺士開，又殺之，祖珽者讒人也，廢復召，左丞相斛律光內憂之，日盲人入，國破矣，穆提婆者，宮婢陸令萱子也，令萱嘗阿保齊主，以巧黠得幸，而提婆爲侍中，緯賜提婆晉陽田，光不可，繇是珽提婆怨光，時緯年少，多嬖人，而斛律后無寵，因共譖光謀反，并二子殺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亦并五子殺之，光仁儉不好聲色，自以家寵盛，

不接賓客通饋遺、不貪權埶、每朝廷會議、獨後言、言輒
中倫、其行兵、自結髮未嘗敗北、效父金之法、營舍未定
終不入幕、坐或竟日、常身爲士卒先、在軍中未嘗妄殺、
其之日、朝野惋惜、珽使聊琊祖信籍其家、得弓十五、宴
射箭百、賜矟二、而已、珽恨其無反具、更問之、祖信曰、得
棗木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鬭、不問曲直、即杖之、珽大憝、
或危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見殺、我何惜餘生、
周聞之、爲赦其境內、而大舉伐齊、攻平陽、齊主緯方與
馮淑妃獵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官家正
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爲、使者暮至、則平陽陷矣、齊主緯欲
還、妃請更殺一圍、乃還、已自將攻平陽、周公欲老其師、
使晉州刺史梁士彥自爲守、而身還長安、緯盡銳攻之、
士彥守不下、周王度齊師已困、又以已方西歸、不復虞
至長安之明日、即自將赴平陽、亘二十里而軍、或說齊
主却守高梁橋以觀變、諸嬖人曰、彼天子、官家亦天子、
彼能來、官家獨守塹示弱乎、於是塡塹引師出、周主大
喜、勒諸軍擊之、齊主與淑妃並立騎觀戰、戰方交、東偏
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郎以
淑妃奔、而師乃大潰、齊主以淑妃能免難、爲有功、立爲
左皇后、遣內侍詣晉陽取褘翟、遇於中塗、命着之而後

去、周主入平陽、諸將請休、周主曰、不可、一日縱敵、百世之患也、鄭等休矣、朕當獨往、郎自馳追齊師、諸將不介馬而從、緯犇鄴、周進克鄴、緯從百騎走、欲東入陳、嬖人高阿那肱密召周師、而啓云周師尚遠、欲生致齊主、周師至、阿那肱迎降、緯囊金從后妃南走、追及盡擒之、周主執齊諸嬖倖市戮之、而追贈前相斛律光及諫臣崔季舒等官、太息曰、斛律明月在、朕安得至此、又明年、周殺緯、夷其族、齊五主僅二十七年、

周太祖宇文泰、小字黑獺、其先朔野勇也、已自陰山南徙居遼西、入魏從代武川、爲代人、泰少有大度、不營産、輕財好施、結交賢士大夫、從賀拔岳平關隴、行原州事、撫以恩信、遺民感悅、岳爲關西大行臺、以泰爲左丞、領府司馬、付信之、時高歡既滅爾朱氏專朝矣、泰請使晉陽覘歡之爲人、歡異焉、留之、泰堅求復命、既遣而悔、發上騎追之、則泰已倍道行入關矣、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所爲未篡者、獨憚公兄弟、宜厚自輯防之、今靈州曹泥、河西統豆水、各擁衆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以威、懷以德、收其士馬以資軍、而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據長安以輔魏室、此桓文之業也、岳大悅、既而以夏州險遠、欲求良刺史、衆共舉泰、岳曰、左丞吾左

右手何可去沈吟者累日竟遣往而岳遂爲歡所遣將侯莫陳悅所殺岳將趙貴載岳屍還平涼衆未有所屬乃馳使夏州來告器泰欲走平涼哭岳吏士懼悅請少需泰曰悅既害元帥當乘勝據平涼而退屯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時難得而易失今不赴衆無主散矣遂輕騎知平凉至安定傳舍遇歡所遣將侯景來招岳衆泰輟哺出上馬目攝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在卿何來景眙愕失色而反泰至平凉哭岳慟士衆豫附遂盡有岳衆魏主脩遣使勞岳且召還洛陽泰以高歡在河東侯莫陳悅在末洛相窺何不受徵魏主即以泰爲都督統其軍於是泰戒嚴討悅上隴出木狹關遇雪平地深二尺泰知悅怯而多猜倍道行出不意掩永洛悅衆潰走虜盡悅府庫以賞士左右竊一銀甕以歸立剖分賜之於是遣李弼鎮原州渾道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虜羌帖服而徵豳涇秦岐粟以給軍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右險塞之地將驍士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兇若迎都關中奉王命以討亂此千載一時矣泰善之會高歡遣使茸言厚禮以結泰泰封書以聞進侍中封畧陽縣公承制封拜及歡舉兵反泰聲言欲西入闕泰策其意在洛令王羆率甲士萬人據華州防歡西而

自將出涇州以擬洛歡果逼洛魏主亾奔泰軍泰備儀衛以迎謁見於東陽免冠流涕謝不能遏寇亂之罪魏主曰朕不德致寇方以社稷屬公泰遂奉魏主入長安而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於洛陽以拒泰魏主脩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入關泰使人殺之魏主意大恨繇是復與泰隙遇酖殂泰召群臣議所立濮陽王順垂涕曰高歡逐先帝立幼王以爭權公立長君則社稷之利也於是立南陽王寶炬而泰都督中外諸軍事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用蘇綽爲行臺左丞脩理人之政酌古法便時宜可行者爲二十四條行之境內安附是時與東魏搆兵不解者三年歲大饑歡遣將高敖曹攻上洛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濟河泰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示必度此獨欲綴吾軍令竇泰得遂西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諸將皆以爲獨當分兵禦之泰不應還長安問於族子郎中深深曰竇泰歡驍將今攻蒲坂歡堅壁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矣不如選輕銳走小關擊泰泰躁悉可虜也泰虜則歡勢自沮泰喜曰吾心也乃潛軍東擊泰破之泰自殺歡敖曹果退走已歡復將自蒲津濟至馮翊呼魏刺史

王羆降。羆大呼曰、此城乃王羆冢、欲死者前矣。歡知
可攻、乃涉洛軍許原西。泰徵諸州兵與之、至渭南、諸
請待歡更西乃擊。泰曰、歡至長安、則人情震駭。及其新
至可擊也。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至沙苑、距歡六
十里而軍。時歡所將二十萬、號四十萬、而泰衆不滿數
萬人、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鎭撫河北、得衆心、以
此自守、未易圖也。今恥失竇泰、愎一師渡河、違衆欲而來、
此名忿兵、可一戰而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
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之。明日歡且至、泰據渭曲、背水
爲東西陳以待敵、命將士皆偃戈葦中、聞鼓聲乃起。及
晡、歡兵至、歡將斛律金請歡曰、黑獺舉國而來、借一
決、此其勢必搏。且渭曲葦深土濘、非戰地、不如緩之。歡
欲縱火燔葦以攻、侯景彭樂皆請鬬曰、我衆賊寡、當生
擒黑獺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於是歡乃決戰。東魏
兵見魏示寡、爭進擊、伍亂、泰鳴鼓起、士上奮起焱戰。
李弼帥鐵騎橫擊東魏兵、分爲二、大破之、歡欲收兵復
戰、師大潰、乃馳去、度河、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山積。於
是泰於戰所人種柳一株、旌武功。進軍蒲坂、略汾絳而
還。當是時、魏日不暇給、而泰以反風俗復古爲心、於行
臺置學、令丞而下、旦治公務、晚就講習。命僕射周惠達

同郎中唐瑾條禮樂舊章施行之魏晉以來文章競浮
華無實命蘇綽作大誥戒以政事選士於古文頒六條
百司而授簡賢才爲守長更權衡度量籍民有才力者
爲府兵蠲租庸調以農隙講武卓馬糧餉六家共供之
合百府府一郎將主之分二十四軍而唐府兵之法倣
焉以漢魏官繁無統依周禮建六官定官民行之而泰
以大師爲大冢宰凡所施設皆倣成周之舊文治爛然
當泰之世高洋篡魏泰出師致討不克入江陵執梁主
繹以歸殺之魏主寶炬殂嗣主欽謀不利於泰泰廢之
立齊王廓泰以三方鼎峙而諸子並幼故以丞相經既
疾病召弟中山公護至涇州受遺命而卒子覺嗣專國
年十五護以覺幼欲使早正位定人心廢魏主爲宋公
弒之而以覺稱天王追尊泰爲文王自爲大司馬尋殺
冢宰趙貴衛公獨孤信自爲大冢宰已弒其君孝閔王
覺而立毓毓改稱帝明敏有識量納諫尊賢復爲護所
酖垂沒口授遺詔五百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
公邕朕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具聞弘我國家必邕也殂
是爲明帝武帝邕立立十年而成宇文護之誅初太祖
制魏政立左右十二軍屬相府護國之故相府兵衛盛
於宮闕護諸子僚屬皆貪橫爲士民患苦周主深自晦

匿無所預人莫測其淺深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後護急禪代問天象於稍伯大夫庾季才季才曰頃上台有變明公宜歸政遜位護愕然然信季才甚懼未敢言禪讓事也弟衞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護與內史王軌上士宇文伯孝等謀之護入謁太后周主前謂之曰太后年高然好飲屢諫不納也出懷中酒誥授護曰幸以此入諫讀未竟周主以王珽從後擊之踣地直奮前斬之召宮伯長孫覽收戮其子弟親黨而定皆孝伯之謀也初孝伯與周主生同日太祖愛之令與主同學及即位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洸正忠諒朝政得失閭里情隱具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已周主閱護書記有庾季才書以緯候勸護反政以為忠賜粟帛遷太中大夫主既親政勵覽聽號令懇惻布政立事依古往往為儀身衣布素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始齊公憲為護所親任護有所陳多令憲開奏周主有可否憲往往為曲致之使護無所嫌及護誅衞公直以憲於護甚密請誅之周主不許還憲大冢宰奪其兵直始望大冢宰不得更請大司馬欲據兵周主以為大司徒以其弟為大司馬曰長幼有序公柰何可以兄顧居弟下乎實奪之兵也已憲等皆進爵為王太后

叱奴氏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請齊王憲居內次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憲俱非正嫡憲特以我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子承慈愛但當自勉勿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從至陵詔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軍國務重當自聽至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當自盡以申罔極百僚自依遺令公除既葬公卿固請依權制不許是冬衛王直以反誅立通道觀禁二教經像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不在祀典者盡除之準周制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餘悉罷遣既伐齊入鄴以齊博士熊安生通五經詣其家訪焉給安車駟馬召中書侍郎李德林引見慰諭之訪以政詔齊諸州各舉經明幹治者一人若奇材異術卓然不群者舉不限數主自將伐突厥以疾留雲陽宮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受顧命而殂是為高宗武帝子贇立始贇為太子時好耽小人孝伯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春秋尚小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師友臣不足任也武帝曰正人豈復踰卿帝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問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輔之則霸豎刁易牙輔之則亂周主曰善以為右宮正贇嗜酒禁不得酒至宮教宮史時錄言動以聞至是贇既立即淫恣無戚容捫武帝所杖

瘖，罵曰：步跪矣。拜嬖人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illegible]，不踰月而葬，葬訖，即吉。已忌齊王憲，謂宇文孝伯，使[illegible]之。稽首而對曰：先帝遺詔，言毋得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為社稷重，若無故害之，於臣何有？周主縣是疏孝伯，卒殺憲，召憲僚屬使證成其罪。參軍李綱死自誓無撓辭，撫棺慟瘞之，哭拜而後去。於是樂運與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周主大怒，將殺之。內史元巖嘆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乃詣閣請救而免。武帝時，大將軍烏丸王軌內宴醉，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奈後嗣弱何。武帝大動，然以漢王贊稍長，又不才，餘子皆幼，卒無以易也。至是，贊遣使殺軌，軌得詔，歎曰：此州控帶淮南，鄰疆寇，為身計甚易，但先帝恩厚，不可忘忠義之節，不可虧耳。遂就死。他日，贊以齊王事讓孝伯，孝伯曰：臣實知齊王忠，不敢枉，何可為罪？乃臣罪有之，先帝以陛下屬臣，令輔導，而無能改於主德，罪當死。亦就死。未幾，贊傳位於子闡，自稱天元皇帝，而驕虐彌甚。及病瘖，不能言，嬖人劉昉見闡幼，而后父楊堅有威望，遂與鄭譯等矯詔引　　輔政。未幾天元殂，御正顏之儀不可，曰：主上升遐，　沖幼，阿衡之任當在宗英，則越王其人也，奈何一　以神器假他姓乎？之儀有死而

已不敢誣先帝也昉等乃代署行文敕諸衛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徵趙陳代越滕五王入朝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符璽天子號令自有主者宰相何知焉堅大怒以其民望不敢殺出爲邊郡守於是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百官總已以聽已代周爲隋而以鄭譯盧賁等皆反覆子斥不用而劉昉坐極刑周五王享國二十有六年

隋文帝諱堅楊氏其先弘農華陰人系出漢太尉震後有元壽者事北魏爲武川鎮司馬遂爲武川人父忠從周文起兵以功封隋公宇文護擅周欲引堅爲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必勿往護累欲誅武帝聘堅女爲太子妃天元即位以后父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淫暴立四后楊后柔婉不妬忌四后咸愛仰而每爲天元所譴堅幾及禍及堅既得政順民欲盡革天元苛酷之政躬履節儉中外大悅以內史高熲明敏有幹局習兵引參謀議熲委心事焉於是妃獨孤氏謂堅曰今騎虎之勢不得下矣因代周稱帝已盡滅宇文氏之族改封周太后爲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憤惋不聽而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稅法已重既而歎曰今法如張弓非可平世守也後之君子誰則弛之至是綽子威爲

子少保奏減賦役從輕簡民以便安岐州刺史梁彥光
課為天下最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新豐令房恭懿
政為三輔首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政勑諸州朝集
使愛養民當以新豐令為師尋擢刺海州嘗怒一郎於
殿前咨之諫大夫劉行本進曰此郎素清又過小願少
寬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置臣左右
臣言是陛下何得不聽即非當置之於理何得輕臣而
不顧也置笏於地而退隋主謝之繇是諫諍得職吏多
稱職百姓富庶當是時隋鑄五銖錢錢幣始一行新律
刑編簡要弛酒鹽禁求遺書詔公私文翰並賓録置義
倉閭戶曰法禁粗備尚書楊尚希言南北分裂多張郡
縣以為名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
郡分領費租調宜省從之而罷郡為州百司奏事多繁
碎侍御史柳彧言古帝莫盛於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
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下至營造出給之類皆以文
簿自勤無明動勞日旰忘食夜分未寢竊以為非治國
之體也隋主善之而不能用當是時陳後主淫荒甚欲
伐之問高熲熲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當彼
收穫時徵士馬宣言掩襲彼必聚防禦廢其農時俟其
聚兵我斯解甲如此者再三彼玩我奮乃登陸濟師歲

不克矣、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焚燒其積聚此才力俱困之道隋主用其策而陳果大困八年春詔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師大師伐陳清河公楊素引舟師自三峽下吳州總管賀若弼自廣陵濟廬州總管韓擒虎自廬州入南陵渡素軍至流頭陳將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素遣帥黃龍數千艘銜枚下疾力擊破之俘其衆而東若弼至廣陵見陳善舫輒買而藏之而舟乃敝陋陳覘者以爲中國乃無船不憚也又令緣江防代集陵而後遣當代時旗幟營幙被野又時出緣江獵陳以爲隋兵至急爲備已覘之則獵也遣防江代卒也益廢玩不爲備乃潛師濟江而陳人無知者拔京口軍令嚴肅有軍士於民間酤者立斬之有俘獲給糧勞遣界之敕書令分遣宣諭所至風靡擒虎自横江宵濟采石攻姑孰拔之又老月夕詣軍降已自朱雀門直入獲陳主叔寶遂定陳師旋進素爵越公若弼宋公高熲齊公擒虎上柱國而詔天下禁衛鎮守外悉除毀兵仗隋主本猜忌不悅學既任智獲大位明察臨下以文法自矜及平陳愈剋忌令左右覘內外過失輒重罪患吏贓汚私令人以錢帛遺之有受者立斬於殿廷捶人慎捶楚甚

輒遂斬高頻柳彧諫不聽徒跣待罪乃令殿內去杖欲箠
復設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而上下相敺行捶
楚爲威暴十三年作仁壽宮命宇文愷封德彝爲監夷
山堙谷立宮殿崇臺累榭役使嚴急丁夫死者覆以土
石因而築之死者萬計又好禨祥小數信鬼神散騎侍
郎王劭表受命符瑞曲緣飾爲皇隋靈感志隋主悅用
宣示天下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
共盜一瓜事發皆死於是行旅晏起早宿天下懍懍又
嘗六月欲殺四大理少卿趙綽守時令固爭隋主曰六
月雖當長養然此時何嘗無雷霆我法天行威何不可
之有竟殺之晚益峻忍元會衣劍有不齊者御史不劾
殺之有諫者又殺之帝既喜怒無恒獨倚信楊素素復
高下任情無準故時多寃人太子勇者獨孤皇后長子
也性寛好學能辭賦而率意無緣飾帝節儉勇頗好華
侈帝內無嬖侍勇多內嬖嘗飾蜀鎧已侈帝不悅戒之
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
吾昔日衣服各留一襲汝時觀自警并賜葅醬一合汝
作上士時常所食也應存記前事知我心後冬至百官
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詔停賀於是晉王廣自矯飾
媚於上而太子妃元氏暴疾卒獨孤后疑嬖姬雲所爲

恨之而㪅稱廣賢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與蕭妃
厚禮之往來者具稱其仁孝帝幸廣第廣悉屛美姬別
室惟老醜給事屛帳皆縑素帝見之喜愛待異諸子廣
本敏慧有丰容文嫺文詞數造[illegible]諸大臣朝夕之聲名
籍甚自揚州入朝將還鎮辭獨孤后因伏地流涕不能
起后相對欷歔因進曰臣愚守平生昆弟之分事東宮
不敢失了知何罪得過東宮常畜怒欲加屠害恐一旦
卒然不可諱敢先必自歸后聞大恚曰睍地伐何可忍
我爲娶元氏女不行夫婦之禮竟遇毒夭我未窮治何
故復發於汝我在尚然我死不當魚肉汝乎大臣楊素
蘇威等勸之讒於是廢太子勇并蜀王秀爲庶人而立
廣仁壽四年帝有疾則獨孤后既崩矣太子廣入侍疾
慮帝有不諱手爲書問素後事素條事狀以報宮人誤
送帝所帝覽而大恚所幸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
逼拒之免帝怪其色動問之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
開大恚拊牀曰獨孤誤我枉廢我兒也呼兵部尚書柳
述黃門即元巖入令召太子勇述巖出閣爲敕召
素聞以聞廣廣即矯詔逮二人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
殿侍疾屛帝後宮就別室而帝晏崩陳夫人怖欲死
廣封小合賜之以爲媢廢之乃同心結也是夜烝焉

巳殺故太子勇述巖除名徙嶺南勑蘭[illegible]主與述絕
別改嫁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廣[illegible]公主以憂
卒已又發漢王諒初高祖與獨孤后相[illegible]誓無異生
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嬖幸嫡[illegible]爭或乃至
亾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豈復有此患哉又懲周孤
立之弊分諸子並方面及晄節而五子皆以非命終廣
既即位遂驕侈爲淫荒詔楊素廢丁夫二百萬營東京
宮室築西苑周二百甲內爲海周十里餘爲三神山高
百餘尺於其中海北有渠縈絡注之海緣渠作十六院
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凋落剪綵爲
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蕖色渝則易以新者而煬
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以遊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已欲行巡遊盡四方佳麗命右丞皇甫議發丁夫百萬
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引
汴入泗以達淮又發民開邗溝入江自長安至江都爲
離宮者四十餘所造龍舟江南官吏督役嚴急役死者
什四五煬行遊御龍舟龍舟有正殿內殿朝堂有百二
十房皆飾以金玉皇后乘翔螭舟別爲浮景九艘餘從
舟數千艘挽士八萬餘人皆錦綵爲袍舳艫相接騎兵
翊兩岸而行所過極水陸珍奇以獻食至江都則作輿

服儀仗役五十萬人費以鉅億計課州縣送羽毛為葆蓋烏程有高樹百尺鶴巢其上不可得乃伐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稱瑞以聞明年自江都道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還京已又北巡邊發河北十餘郡丁夫鑿太行山達井州以通馳道過鴈門突厥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皆來朝吐谷渾高昌皆來貢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旗旌輜重千里不絕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袒割莫敢仰視帝大說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種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四年開永濟渠引沁水達河通涿郡發丁男不足役婦人以充時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乃益厭更責天下山川圖求勝地營建復築長城於西北邊役者數十萬人時煬猜忌甚遇宗戚大臣無恩滕王綸衛王集廢徙邊又殺故太子勇之子夏寧王儼等七人楊素雖有大功外示殊禮中實猜薄尤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楚公以楚與隋同分也素以憂死尚書宇文敳光祿大夫賀若弼皆被戮御史大夫張衡與為逆臨刑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趣斬之矜西域諸郡多至張掖交市吏部侍郎裴矩知煬意好遠畧訪商胡具得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仍別遣

地圖窮其要害、而條中國兵所從入者三道、於是始遣
西域、而以鐵勒擊吐谷渾、大破之、置郡縣鎮戍、謫天下
薄罪徙居之、五年、西巡河右、出臨津關、擊吐谷渾於浩
亹川、至焉支山、西域二十七國謁道左、獻地、置西海等
郡、是時天下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
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里、隋之
盛極于此、自西京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鉅億計、遣
兵攻琉球、殺其王、盡虜其衆而還、六年、諸蕃來朝、陳百
戲于端門、以中國富盛觀示之、費鉅萬計、自是歲爲常
煬又欲立威高麗、於東萊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
立水中不敢息、自腰而下皆生蛆、河南淮南江南造戎
車五萬乘、及使載衣甲幔幕、遣高陽江淮南兼造船運
黎陽及洛口諸倉、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
者相望、於是天下騷動、七年春、自將擊高麗、夏至臨朔
宮、徵天下兵會涿郡、底桂前傾河逆流數十里、八年春、
分天下所徵卒爲左右十二軍、出鏤方樂浪襄平十二
道、凡百一十有三萬人、餽遣者倍之、日遣一軍、相去四
十里、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常千餘里、進攻圍
遼東、不克、師潰於薩水而還、明年、復徵天下兵、集涿、是
時天下苦軍役、剝耕稼失時、穀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

直數百錢而官吏督迫侵漁百姓愁怨於是作莫向遼
東浪死歌以相感群盜蠭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郡
縣以久不不習兵與盜戰往往皆挫敗而煬親渡遼擊
高麗盜源於是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玄感素
于也初煬聞素死謂左右曰使素在者族矣玄感間內
不自安已稍破竄遇命督黎陽與玄感故逗遛欲令軍
乏食已遂入黎陽刑牲誓衆起兵反京兆李密故遼東
襄平人也少志氣雄遠嘗乘黃牛讀漢書行遇楚公素
素異之與語而大悅令玄感與之游至是玄感召密來
問計密曰天子在遼左去幽州千里公擁兵出不意長
驅入薊扼其喉高麗聞之躡其後不旬日資糧皆盡而
獨夫可得此上計也玄感問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
之國衛文昇非任守者鼓行而勿攻城邑[illegible]地直擣長
安收撫豪傑而用之天子雖還本根已蹶此中計更問
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東都守
不可拔天下之兵四至非僕所知耳玄感曰不然今百
官家口並在東都先取之足以繫其心且經城不拔何
以示威信如人言公之下計乃上策也而玄感攻東都
果不克代王侑遣衛文昇帥兵救之至華陽掘楊素塚
燔其骸骨趨東都玄感始復引兵趨潼關時煬在遼聞

玄感反遣宇文述來護兒還擊之玄感敗走死於是煬
帝天下為變益峻刑使御史大夫裴蘊按玄感黨與曰
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乃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
為亂耳不重誅不懲於是就野外縛應刑者徵之殺黨
與三萬人東都百姓受玄感倉粟賑者皆坑之城南時
三吳豪傑舉兵反遣江都丞王世充擊之斬其渠約降
者不殺於是民自歸首者甚衆世充盡坑之十年後徵
天下兵擊高麗而天下已亂所徵卒多不至而高麗亦
困弊請降乃還師十一年秋七月煬巡北邊突厥始畢
可汗圍之鴈門九月乃解冬還東都煬帝顧街衛謂左
右曰猶大有人在蓋悔平楊玄感時殺人少故也方困
鴈門時矢及幄前廣抱幼子而泣目盡腫乃重立勳格
以脫難已盡斥不與將士憤怒而追怨皇后弟蕭瑀數
於聞城直諫曰突厥狂悖勞何能為而蕭瑀遙相恐喝
可恚也出為郡守召群臣問盜宇文述對以為漸少納
言蘇威引身隱柱後呼問之對曰非臣所司不委多少
但知漸近煬曰何謂也威對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
在汜水且往時租賦丁役今安在非其人皆化為盜即
比奏賊不實失於支計不時剪除臣懼之矣又昔鴈門
許罷征遼今復徵發盜何縣息煬不懌屬五月五日百

佞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意甚不遜煬愈益怒頃之問威以伐高麗威欲煬知天下多盜對今茲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使擊之自可得數十萬高麗可滅也煬大不懌退謂裴蘊曰天下安有許多賊老如欲以賊脅我耳且復隱忍竟除名巳煬命越王侗留守長安復南游江都諫者輒殺當是時李密劉武周薛舉梁師都李軌之倫據土稱帝王唐公李淵亦起兵太原徇西河規關中矣內史虞世基閱不以聞郡縣務剽剝充貢獻民乃相食煬在江都見天下亂不自安日退朝幅巾短衣遍歷臺閣汲汲顧景如不及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煬笑曰吉凶苦樂更迭為之豈有常哉見中原亂難北歸欲保江東而公卿阿意言江都可都乃治丹陽宮時大軍皆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直閤裴虔通等謀亡去將作監宇文智及謂衆曰上雖無道然威令素行卿等亡趣從耳不如共於此舉大事於是推智及兄許公化及為王於東城集兵但得數萬人舉火與城中相應煬望見火作而囂問之虔通尚在侍對曰草坊失火外共讙救之耳煬以為信昧爽兵自

玄武門入煬閒變易服逃四閣虔通等入問陛下安在
有美人出指示之執送化及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
出亟還與手於是引還內虔通等露刃立煬太息曰我
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
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老弱填於溝壑四
民喪業賊盜蠭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煬曰
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至是今日之事誰
為首德戡曰普天同怨何止一人煬愛子趙王杲年十
二在側號慟虔通先斬之血濺煬服已遂縊殺之殺蜀
王秀齊王暕隋宗戚無少長皆[illegible]暕素失愛於煬煬聞
亂詣蕭后曰得非阿孩耶化及使殺暕暕謂廣使人收
之曰詔使且緩見兒不負國家父子至死不相明於是
化及立秦王浩而自為大承相總百揆尋弒浩自立百
官畢賀蘇威亦至給事中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善
心母范氏年九十三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卒是
役也嬖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皆為僇獨裴矩建策
為驍果娶婦化及至迎拜馬首仍為僕射如故明年夏王
竇建德討化及破之聊城弁其黨誅之唐公入長安立
代王侑立二年而隋為唐越王侗帝於東都立二年而
弒隋四主合三十八年○隋愍后蕭氏梁明帝女也煬多

行無禮，后婉順，不敢質言其非，作述志賦以風其賦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帚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廼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顧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同明。乃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弗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眄，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胸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每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沖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敗之繇已。蕩囂煩之俗慮，乃服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

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質非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寔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煬弑。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瘞之。巳淺於寶建德。置武疆。時突厥方盛。其可敦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攜其孫正道與諸女入虜庭。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禮致之京師。賜宅興道里。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與煬帝合葬於揚州。

論曰。自晉南北分裂。生民殄瘁者三百年。甚矣。魏太和之政始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而嗣世不終。周文武創制。慕追古往。然後廢置之負甫。代魏而周祉巳屋。隋始混一。大人謁焉。乃不改其猜戾。煬又以窮逆極暴迫之。欲無亡得乎。易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傷繼明之戾也。故猜戾。人道之所甚忌也。

北臣志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也。少孤。夙成。好文學而主忠信。不欺其志意。千里就業。博通經史。以春秋公羊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魏太武召與語。悅之。問時務何先。時封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允因對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田。古方里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百里且然。況天下之廣乎。若弛田禁。勸農令力穡其中。則蓄積裕。而天下安。遇饑年無憂矣。帝曰善。除田禁。悉

以授百姓。司徒崔浩以才略爲魏主寵任。制朝權。當薦
士數十人。請得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良。亦州
郡之選也。在職久而勤勞未答。宜先補且守令以治民
也。習更事者職易稱。浩固争而遣之。允聞之曰。崔公其
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
允等譔國史。浩聽王人所從史勒所譔史于石。立郊壇
東百步。彰直筆。諸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過者畢
懟忿言浩暴國惡。魏主見之。則大怒。下有司案誅。時允
授太子經。詣省中。太子留宿。謂之曰。吾自導卿見上。脫
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

繇崔浩。請赦其族。魏主召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重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曩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之日久。哀憐臣。乞其命耳。實不問臣。臣不敢迷亂。魏主默然者久之。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具有條。

巳。魏主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僮吏百二十八人皆族。允持不上。頻使趣之。允請對曰。浩所坐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介士執允。將戮之。太子爲且拜且請。乃意解。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坐死者矣。命誅浩夷族。餘誅止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帝怒如此。儻遂之今豈可悔乎。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法戒。使人主有思忌。愼其擧措也。浩世受國恩。以私欲沒廉耻。愛憎蔽公直。有之不無罪。至書朝廷起居。紀國家得失。此爲史大體。未足過也。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

無獨姝。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先是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允曰。君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或以爲首實且不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竟不首實而誅。及是允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允侍太子。經事多所匡益。太子頗信任左右。營田園爲酤販。收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殿下國儲貳。萬方所則。何至營私田。養雞犬。酤販市廛。與販夫販婦競尺寸之利乎。謗聲流布。追掩難矣。昔虢之將亡。神賜土田。

漢靈顛覆。私立府藏好利之禍甚可畏也。武王愛周有
齊畢而王。殷紂愛飛廉惡來而亡。今東宮儁乂不少而
侍御左右者類非在朝之選。願太邪佞以親忠良。會起
太華殿。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所營立必因農隙。魏建
國已久。諸朝會宴息觀游之所畢備。縱有脩廣。宜馴致。
不宜倉卒。今計當役者二萬人。老弱供餉倍之。期半年
而後集。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半年之勞費。豈
可勝道哉。魏主納之。允以魏纂承平之業。而俗仍土風。
婚娶喪葬不以禮。上書諫。以爲其源自上。宜矯然釐改。
自貴者始。厲頹俗。數因事匡益。事不便。輒求見。觸忌諱

面爭。魏主見其入。每屏左右待之。禮敬甚重。嘗太息曰。允面諍。至朕不忍聞。而天下不知。可謂忠矣。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言其貧。魏主未之信。幸其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賜粟帛。拜中書令。子忱授長樂太守。讓不許。孝文立。進爵咸陽公。出刺懷州。春秋循境。問人所疾苦。勸學興教。風化漸行。以老疾告歸。詔以安車徵。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事。固辭不許。眞君中以獄訟留滯。令尚書用經義斷疑事。允據經律評刑。上之內外稱平。允常歎曰。皐陶至德。而[illegible]蓼先亡。劉項之際。布黥而

王卒以亡則猶刑之餘釁也況凡人乎卒年九十八謚曰文

允長於天文推步而未嘗形辭說崔司徒集術士考較漢以來五星日月之行訂前史之失爲魏歷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此歷謬也而史莫之覺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愕然問故允曰星傳金水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東井方在寅北何自背日行乎是史官欲神其事而不復推之理也浩曰五星之變何所不可君不疑三星之聚而疑二星之來何也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惟審詳之後歲餘浩考究果以前三月聚東井如允言必傳游雅問天官於允允曰天文知之甚難既知復慮泄漏不若不知之爲愈也天下理與至多何必問此雅乃止後奉勅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允依洪範五行撮事要以風凡八篇約而可觀

游雅言之曰喜怒者有生之所不能無也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不謂信然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嘗形慍喜之色親

見之矣高子之明柔順言吶吶不能出口崔司徒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及司徒得譴詔指臨責聲嘶股戰不能措一辭宗欽以下伏地流汗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任勢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奔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繇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非所謂風節者乎故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爲宇文泰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也僕射周惠達薦之以爲有王佐才會泰如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左右問咸莫究其原召綽問綽具以質對泰大悅因與語天地造化興亡治亂

之紀、應對如流、泰大嘉之、並馬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留宿、詔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所不及、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迄後代遵用焉、欲革俗易政、綽竭能贊成、倣周官制法、減冗官、獨設長貳、置屯田賍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以為今之方伯守令古諸侯也、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理人之本、惟守宰最重、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心、心者、身之主、百行之原也、心不清靜、則思慮叢生、思慮叢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貿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心清氣和志意端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咸適於理、率理臨人、人孰不從化也哉、夫在上者、百姓之表的也、表不正不可以求影直、的不明不可以責射中、故為上者、必躬行仁義、躬行孝弟忠信禮讓廉儉、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興於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以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禽獸故也、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浮薄則衰弊之風、質直則淳

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並福自古安危興亡無不視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中興甫爾大難未夷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唯然故教之以孝弟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而王道成矣此之謂教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平天下莫不繇此此之謂要道其三盡地利曰人衣食以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人興行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賢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繇於盡地利地利所以盡者繇於勤勸課諸州郡縣每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能操農器皆令就田墾發勿失其時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登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若寇盜將至然後農夫不失其業蠶女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業

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

加譴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必或受其饑一婦不織必或受其寒若此三時不省事而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也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陰雨之暇又教之種桑植果脩園圃藝蔬菜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此之謂也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必立君以理之君不能獨理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辟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自然之數百王不能易也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不擇賢良末曹小吏惟試刀筆不問性行夫門資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而得愚瞽是土牛木馬形似而用何以涉遠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金相玉質內外俱美人之寶也若刀筆而得澆僞是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何以充棟梁之用哉夫所爲求材藝者以理

人也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必以材而爲理有材藝而以奸僞爲心將因官而滋亂故將求材藝先擇志行夫明王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名不權才於后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萬家之都豈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耳良玉未剖與瓦石同名騏驥未馳與駑馬同及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然後王石駑驥從可辯也彼賢士之未用混於凡品亦何以自異哉任之以事責之以務方與庸流較然區分蓋事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但勤而求之去虛就實悉於枯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勸其所繇則事實明而賢不肖可擇矣然官人者必先省事省事必先省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善人不充必雜以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而政失矣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今之吏員其數不少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冗如聞州縣尚有兼假擾亂細人悉宜罷黜夫擇賢人而後用非直州郡之官爲然閭胥里正莫不當然故正長者理人之基也基不傾者上必安必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此正基之道也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

既分而賞罰隨之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先王重之故察獄之官精心悉意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含之上者也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意務求曲直念盡平當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當理獄無停滯亦其次焉若乃不仁恕而肆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楷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刑斯則下矣今之守宰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今則不然深文巧刺寧致人於法夫人者天地之貴物忽不可復生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地之和而傾王道之經乎如此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蒸黎悅慕何可得也若深奸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也國而無財位不可得而守矣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雖輕重不同

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使平均、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績織紝、成於有漸、非旬日所可造次、故勸課必豫、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而下人無困、如勸戒不豫、臨時迫切、恐稽緩以爲己負、棰朴取辦、而富商大賈、緣之以干富、有者從之貴買、貧者與之舉息、而偷人弊矣、至於租稅、雖有大式、至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簡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或重徭而遠戍、富強乃輕使而近防、此王政之弊也、泰常置生右、令百官誦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任、綽性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爲已責、博求賢俊、共弘政道、泰推心委之、所薦達皆至大官、綽常言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於是以布車一乘、歸葬武功、而泰與群公卿步送之、將發、酹酒、天太息曰、嗟夫、方欲與君共定天下、

而君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厄落于手、葬日祭以太牢、子威有介行、字文護强以女妻之、威恐及禍、常屏居山寺、以諷誦自娛、天元召爲車騎大將軍、辭不拜、隋主爲相以高熲薦、召與語大悅、隋且受禪、威遁去、高熲請追之、隋主曰、渠不欲預吾事耳、安之、旣受禪召復官、與高熲同心協贊、嘗言先人云、讀孝經一卷、足立身治國

威子瓌、瓌子熲、爲唐名相、自有傳、

魏長孫儉、代人也、父嵩寬厚沈毅、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同志、雖貴遊造門不見也、周文表都督三荆十二州、所部鄭縣令、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大集僚屬、前引爲己過、肉袒自罰給令不問、於是屬城肅厲、莫敢犯法、獲盜者得情實、誨而縱之、荆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民以儉秩滿、請闕乞畱、朝廷嘉許之、下詔褒美、嘗詣闕奏事、時大雪立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無惰容、其謹慤如此、子平爲隋度支尚書、見天下州縣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至秋家出粟麥、以貧富爲差、儲之理、備凶年、曰義倉、

隋趙綽、河東人、性剛質、授大理丞、遷卿、處法平允、有奏獻、正色侃然、文帝親重之、常以盜賊不禁用重法、綽諫

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存心矜宥盜將自靖如不能峻刑何益况律者天下之大信也其可失乎時禁行惡錢有二人於市犯禁候執以聞帝欲處斬綽諫曰此於律當杖而殺之非法也帝曰此法外制斷不關卿綽曰陛下以臣愚眞法司今殺人非法豈得謂於臣無關耶帝曰撼大木不動者退耳對曰臣冀仰回天心豈謂動木哉治書侍御史柳彧亦諫得停刑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囚徒驗無實帝怒命斬曠綽固爭帝拂衣入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身爲長吏不能取信於掌固罪一因不合死不能爭罪二本無他事妄言求入罪三也帝意解賜綽絹及二金盃曠得免死時帝峻刑法綽屢以死爭帝以綽誠直終信賞貸之

梁彥光安定人爲岐州刺史岐俗淳質彥光有惠政合境大化嘉禾連理木生開皇二年帝幸岐兒之下詔旌美轉相州刺史鄴俗五方雜爲謠訟萬變稱其不能坐免歲餘帝念之拜趙州彥光入日言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未塡溝壑不謂上恩復收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幾贖然大變其風俗帝嘉還之相州彥光發擿姦隱若神明豪猾潛竄乃散秩俸鄉立學致山東大儒爲師教之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

試有勤學愽聞異等者升堂設饌餘並列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庭中設草具食之及學成舉賓與之禮於郊外祖送贈遺於是人皆勵學風俗大変有滏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中壁有韓伯俞對母泣杖之像遂感悟悲愧卒爲善士云

辛公義狄道人除岷州刺史岷俗畏疾病有疾者輒舉家避以多死孝慈道絕公義大患之因遣吏行部內有疾病者以牀轝昇置廳事前設榻處於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躬省之得瘥乃召其人諭之曰死生有命何能相染令相染吾死久矣前以棄不省而死者何限是何忍也皆慙謝去其後病者爭求就使君親戚固留養之慈愛遂洽風俗一変遷刺并州并俗好訟訐公義下車至獄中即露坐驗問先所繫治十餘日決遣咸當理新訟立決有當禁者公義亦宿皇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如此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繫人於獄而自即安於寢乎罪人聞之咸款服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何爲勸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魏德深鉅鹿人爲貴鄉長存撫愛利民愛如父母不嚴而治遼東之役敕使責成郡縣征斂不堪命唯貴鄉不

掾有無相通所求皆給武陽郡丞元寶藏受詔捕賊調軍械峻急鄰城聚廳事營造官吏督責猶不給德深聽民便修營且戒吏毋爲勝餘縣勸百姓民各竭作常爲諸縣最轉館陶長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振路至館陶館陶老幼闔境懽迎會貴鄉父老詣闕上書請留詔聽之館陶民以爲許詣節使訟使者聽從貴鄉貴鄉人歌呼相慶館陶民從徙者數百家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寶藏降賊德深所部離家久思歸出都門東望輒慟哭而反或勸之降賊皆泣曰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後竟沒於賊時循吏稱者有平鄉令劉曠雍令王伽櫟陽令高世衡蕭令劉高成皐令劉嶷雖世大濁而清節逾厲風教大治爲生民命焉 上循吏

堯君素魏郡人唐起太原隋大將軍屈突通署爲河東守而自將守潼關數爲唐所敗或說通降通泣曰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忍爲也每自摩其頸許以國長安陷家屬皆爲唐虜乃留將鎮潼關而自引兵趨洛陽所留將郎降唐唐追及於稠桑士衆皆釋仗降通乃下馬東向拜哭曰臣力屈矣非敢負國就執送長安唐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遣至河東諭君素令降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哽咽曰吾軍敗關中已破君誰爲爲

之亦嘗早降述富貴耳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柰何負國降人反爲作說客耶且公所乘馬猶代王所賜何面目乘之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公勿言通慙而退竟力屈乃死貞觀中天子幸河東詔贈蒲州刺史褒異焉

上忠節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三年未嘗見齒九歲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食不飽者旬日矣殷詢知之號而求諸野得堇斛餘以歸家乏食於西籬下得粟發之十五鍾下有銘曰賜孝子劉殷齊王攸征南將軍羊祜交辟之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勸就徵殷曰二公晉棟樑也吾應其命譬之榱椽不慁之能有立乎且吾王母在此身未容竭臣禮事人也宣子曰子吾之師也以女妻焉女婉順盡殷事王母以孝聞王母卒夫婦毀瘠俱至殯而鄰失火殷即殯號哭火越殯而焚其鄰人愈益異之趙王倫篡以散騎常侍徵遜之爲門齊王冏辟爲軍諮祭酒至冏書甚訝之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自屈何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殷以匹夫而拒于乘亦微堯舜之世無所懼耳殿下以神武除殘威罰如流設復然懼且于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大慙謝示嘉之亂爲劉聰所獲擢侍中錄尚

書與公卿居，嘗恂恂有自後之色，曜至暴，柔順諷諭，艾二女為曜妃，諸枉不申者，力申理以全，有七子，令五子人授一經，一授史記，一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彬彬焉，以壽終。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世傳經為博士，曾祖華有至行，祖劭以廉直為尚書郎，苗家貧，晝躬耕，夜誦讀，遍經學，輕利貴義，弟患癰潰，親吮之，養孤遺，慈愛聞鄉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疢者，為輟耕營葬，受學者亡，歛之講堂，如其子，遠近歸義，師宗焉，屢辭徵辟，卒遺命澣衣濯巾，榆棺雜塼而已。

桑虞，魏郡黎陽人，年十四喪父，日以米百粒，糝藜藿食之，或問其滅性，終不變，五世同居，園有瓜果，盜踰垣盜之，虞潛為開道，宿逆旅，過客失脯，以疑虞，解衣償之，已得脯，還衣，授之去，不顧，諸兄仕石勒，通顯，虞避地海東，勒以為武城令，乃就官，遷青州刺史，無境外交，歷為郡而不營其闕，卒於官。

氾毓，濟北盧人，世敦睦，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依墓所以居，服勞掃墳壟，循行封樹，時青土逸士劉作、徐苗等皆教授，惟毓清靜自守，不稱師，有好古慕德者，往咨決，亦傾懷開誘焉。

焦華涼州人名儒遺子也、性至孝、西秦王欲以女妻之、華固辭曰、妻也者、所以共承事二親者也、王姬下嫁臣懼其闕於中饋也、西秦王曰、卿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辱卿、乃止、

楊播字延慶北魏弘農華陰人家世純厚兄弟八人並敦義讓至白首獨播椿津存播剛毅椿津恭謙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晨興集廳事終日相對未嘗入內即一佳味不同食不食也廳間以帏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久之播卒椿津年俱六十餘又並登台鼎而津旦暮參問猶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逅出不至津忍饑踰中昃不先飯還乃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椿嘗於他所醉

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候安否。唯護。津已出刺洄州。椿在京邸。四時嘉味。輒因使附致。未寄不先入口。椿得所寄。輒對之泣下。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麻同爨。庭無間言。播官魏。平東將軍。以武功爵華陰子。椿尚書右僕射太保侍中。津司徒。椿歸老。誡子孫曰。我家自入魏來。官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奉多。親故吉凶贈襚。必厚賓僚來往。酒食必洽歡。國初好服綵色。吾及見清河翁。恒布衣韋帶。約敕諸父。不與短求利。又不聽與勢家為婚至吾兄弟。不能遵違之。今汝等服乘。漸於華好。此恭儉之德不如上世也。吾兄弟家居。不忍別食。不異居分財。如

聞汝等頗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忝近臣居二聖母子間相戒深慎二聖間言語終不傳通侍中禁十餘年未嘗言一人罪過太后時嚴責問之對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恐不審仰誤聖聽後終以不言蒙褒其後高祖謂諸貴曰太后時吾每得杖撻繇左右言是非者多惟楊播兄弟和朕母子眞純臣也親舉爵賜焉聞汝等學時俗輕論人過失見貴勝敬重見貧賤忽易此人行之大失也吾年踰懸車自惟氣力尚堪朝覲所爲汲汲求退者欲使汝等知止足之義爲一門法耳播子侃椿子昱皆忠孝有大節後

爾朱世隆篡魏。憚播家世雖華陰。東西兩族並覆。群從

子玄就方九歲。抱父兄先就死。教使然也。津兄子愔。字

遵彥。兒時吶於口。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尚書。十一受詩

易。幼喪母。詣舅源子恭所。子恭問所秦曰〻詩。子恭曰。

誦至渭陽未。愔不對而泣。子恭為歔欷罷酒。已謂津曰。

常謂秦王不慧。今而後當刮目視之。秦王。愔小字也。與

群兒就學。學庭前有柰實落地。群兒爭啖之。愔頹然獨

坐。季父暐詣學所見之。嗟異曰。此兒恬穆。有我家風。及

長。容止莊凝。嘗沒於葛榮。榮欲妻以女。授偽職。愔陽喑

不語而免。及家門遇禍。存者惟一弟一妹及兄孫女數

人常以喪禮自居食鹽米而已撫養孤幼慈旨溫顏仁厚懇惻韓陵之戰爵陳先登人以爲仁者之勇齊神武禮重之表解職還葬詔書懇惻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各一人贈太尉尚書令者三人贈僕射尚書者五人贈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未有也及發引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萬人時隆冬盛寒惜徒跣號哭見者墮淚相文宣用旌危追有調劑功語具齊事中情重分養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待之舉火頻遭屯厄一飧之惠必酬性命之讎捨不問也自居大位門絕私交後受遺輔政以常

山長廣二王。抛親並逼。謀出之。竟爲二王所賊而死。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三世同財。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刺兗州、請爲長史。不就。請其門不見。起家守梁郡。政遣四州入魏。人士爭依海曲宗之如遼東之宗邴原焉。
北魏吏以孝義著錄者。稱天水趙琰。代郡長孫慮、高平乞伏保、安邑閻元明、猗氏令狐保、閭達、吳悉達兄弟、琰事母色養。飪熟必親調。歲儉、不簡粟而糴。從子之冀州聘室。從者於路得羊、行三十里乃知之。令送還得所乃已。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廉知爲盜殺也者。終不食。仕魏爲淮南長史。時制嚴越關葬舊兆之禁。啖積四十餘年不得葬。及蒸嘗、未嘗不孺慕。歲時不受子孫慶賀。年八十餘耳順、孝思彌篤、絕鹽粟、斷諸殺盦、食麥而已。年八十卒。孝文郁雜子應等乃還鄉得葬焉。慮有母嗜飲而醉父怒、挾擊斃之、蓋誤也。吏當父重法。慮年十五。刻辭尚書、言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抵死。今母喪未殯而父觸峻法、兄弟五人並幼、慮年差長。一女弟尚姊四歲、更相鞠養、計不能自全。父即刑將並墜溝壑。乞身代父命、使諸嬰務得蒙存立。尚書疊上其事。孝文帝以爲慮

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特貫父疢流之乞伏保父先
事獻文爲常侍妻卒以宮人申妻之歲餘父卒申數旬
楚而伏保奉事勤至無恨色後貴顯祿賜入私所用具
以白將出鎮製馬轝扶持以行備得其懽心申卒解官
奉喪元明仕爲隨郡守以遠養悲慕母亦慈念泣淚爲
喪明乃疏請歸養母目遂瘳母卒外除心喪不改至忌
旦悲動旁隣昆弟雍和安貧樂道終其身令狐保兄弟
四人早喪父事母孝力田積粟周施隣里悉逮兄弟三
人年並少父母爲人所賊四時號慕悲感鄉閭長復讎
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載閨門和穆讓逸競勞雖粥
饘不繼而奉賓振困必解衣輟食傍之事聞詔旌閭復
租而東郡列狀言小黃人董吐渾兄弟事親孝三世同
居閨門有禮中山郡言蒲陰石文德五世同居閨門雍
睦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武邑言武強人馬八龍
有友尹靈哲從軍歿八龍奔赴負尸歸以家財營葬爲
制緦哭之撫孤遺如所生梁州言白石趙令安孟蘭彊
等四世同居傳陵言安平李几七世同居家百九十八
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每作役卑幼競集北海言寄人
王閭泰山劉業興魯郡蓋儁數世同居河東郡言樂戶
皇甫奴兄弟雖沈屈下賤而操履高尚養繼母恭孝甚

著並表門閭。陽夏言王崇兄弟力耕奉親，親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是年，陽夏大風雹，所過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近崇廬十頃，風雹頓息，苗麥無損，過其境，輒如初。服除，居墓側，生異草，莖葉甚茂，不知名。冬，有鳥巢於屋，乳于馴而不驚。守令行視之，信以尤異，旌其居。喪過禮旌者，潁川李顯達、榮陽王續生、倉跋張昇、太原郭文恭，而襄丘楊引，恨生不識父，追服斬衰，食啜粥水，終身。代人董洛生居父喪踰禮，璽書慰令俯割，全孝道，毋滅性。樂安孫益德，童幼復仇，不逃罪，詔特免云。

北齊陸卬，代人也。少機悟，美風神，好學，通五經大義，善屬文。歷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服。文襄時，鎮鄴，親詣門，慰勉之。守不奪，與兄弟廬墓側，負土成墳。母魏上庸公主高明有志操，訓諸子以義方，雖出天性，亦母氏之訓焉。詔褒揚，改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侯，不忍嗣。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遭母喪，毀悴不勝喪而疾。第五弟搏遇疾病，謂兄弟曰：大兄病革矣，性至慈，搏疾必不使大兄知，中外號泣聲，必不可使聞。家人遵誡，至卹載方告，卬一慟而絕。卬行周慎，言論清遠，不談人短，不伐已長，有人倫裁鑒，朝野甚悲惜之。

崔孝芬齊人也孝義慈厚弟孝暐事孝芬盡恭順坐食進退必孝芬命不命不敢也鷄鳴而起即往溫顏色一錢尺帛不私焉諸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奉叔母李氏若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毋兄弟出獲尺寸以上皆入李庫歲時分賫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杜叔毗京兆杜陵人徙襄陽早孤事母以孝聞勵精好學兄君錫爲梁宜豐侯蕭修中記室參軍子弟各領軍中直兵曹策忌之誣以罪殲其家及修降策從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列狀頌寃朝庭以事在歸附前不問也叔毗憤惋志復讎恐及其母仰壹不忍發母覺知其意呼之曰叔乎汝忘汝兄罹橫禍酷痛乎若策朝死吾夕沒甘心何疑焉叔毗拜受命遂手刃策於都下斷首刳腹支解之面縛請就戮文帝嘉其志烈舍之母卒毀不勝喪後以參軍從伐陳被執不屈死

荊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身傭力以養母甘旨無匱也母喪致毀廬墓側負土成墳蓬垢不櫛家莑營域大多榛蕪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周晉公護引見之護母閻沒於敵不測存亡見輒相對悲泣可卒護給其妻子終身

秦族上郡洛川人祖白父龍並以至性聞族事親竭力父喪毀過禮以母在常抑割以慰母意忠養之與弟榮先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母壽沒哭泣無時終喪後猶蔬食不入室二十餘年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家世以純至推六歲時祖以中夏熱甚將元溪浴元不肯祖問何也元對曰衣以覆形惡其褻也裸裎而浴於白日之下褻莫大焉故不能祖大異之鄰有杏熟而墮其圃諸兒競取食元拾而還其主祖喪明元憂泣晝夜讀佛經以祈明祖果復明祖因疾不解衣扶持者再周祖沒號踴絕復蘇皆詔表門

隋右僕射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性寬裕好學仕周隋歷中外大官封奇章公委遇隆重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詘於言而敏於行嘗宣令至階下不能舉其辭退還拜叩頭謝云並忘之天子以爲傳語非大臣任也愈獨其質直時楊素恃功能矜貴勢多狎侮惟見弘未嘗不斂容與定禮正樂選百官咸致審慎其取人先德行而後文才隋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第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答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年失父事母以孝聞母嘔吐自疑為中毒跪而嘗之從父岐州刺史賜太息之曰吾家顏子也母卒毀骨立服闋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以多通聞北齊及隋舉辟皆不就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不言殺親賓至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無倦色族黨豪每歲時高會輒流飲為歡久益喧亂嘗集士謙所士謙為先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庸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惰退自相語曰既見君子然後知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謂以所失愧人家故饒財以賑施為務州

里有器輒奔走赴之有兄弟以分財鬩訟者爲出財佽之使與多者埒兄弟愧懼更推讓爲善士家僮竊盜粟者以告慰諭而遣之有奴醉與鄉人角力而斃其人懼請罪士謙曰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所得也諸仁厚類此嘗出粟數千石貸閭里值歲歉莫能償來走謝士謙曰吾本圖賑贍豈求利哉設酒食焚劵謝罷之後歲熟來償訖不受後歲又大饑罄家資設粥待餓者全活以萬計或謂士謙曰子陰德多矣其必有後士謙曰所謂陰德猶之耳鳴已所獨聞人無知者故足貴也今吾所作子具知之豈謂陰德哉蓋深密如

此開皇中卒於家趙郡士女莫不流涕會葬者萬餘人郡邑賻贈妻盧一無所受曰先生平生好施今雖沒寧忍違其志乎散以振貧乏焉

盧昌衡字子均范陽涿人晉司空郎諶之後也世儒學祖玄以儒術見稱魏司徒崔浩見之輒歎曰見子均使我懷古之情彌深昌衡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與從弟思道並稱英妙爲隋徐州總管長史吏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士則其見推如此嘗行淡儀道中所乘馬爲人牛所觸死牛主前謝罪求還直昌衡謝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其性豈人情哉何謝其不較類此

房彥謙東清河繹幕人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年七歲誦數萬言兄彥詢有清鑒奇之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如所生執繼母喪踰禮事伯父豹恭順勤至朞功之戚必蔬食終禮群從則焉家居子姪定省嘗爲講說道義督勉之家有舊業居官所得俸畢以周親友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儉素雖屢空怡然所與交皆一時雅

尚之士門無雜賓爲隋長葛令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徵授司隸刺史直道守正左遷涇陽令終於官貞觀初以子玄齡佐命功贈臨淄縣公群從翁景伯景先景遠皆有行景伯少喪父以孝聞貧傭書共養因涉書史景先幼不能遣從師母授之毛詩曲禮年十二自請其母曰豈可使兄賃傭供兒學乎請自傭得衣然後學景伯哀其小不許方請乃許之已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樵蘇夜誦經史遂通贍爲名家事伯如事父出告反面晨昏參候側立移時伯危坐與相敬如賓伯寢疾侍湯藥衣不解帶容爲毀瘠景遠性小急然事二兄至謹撫兄孤甚恩不替其家風季翁亡伯仲蔬食終喪朞不御內鄉人爲之語曰有禮有義房家兄翁景伯官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嘗不禮焉聞之舉家亡去景伯得其子署爲西曹椽人以不忘舊惡歸之景先沈敏方正爲步兵較尉領尚書郎景遠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儉舉貲贍宗親又於通衢設粥飼餓者存濟甚衆有所親行游濟兖間遇盜欲殺之頌言與景遠有親而免景伯子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以霖雨糧絕遣婢出糴粟不還已乃得之文烈徐謂之曰舉家無食汝從何來其德厚如此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墳籍學與深開皇中遊太學從質疑義輒博引詳據名碩咸惟伏之侍御史皇甫誕執弟子禮師尊馬僕射蘇威勸之仕不就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歸灌園爲業事母孝嘗有人中夜竊其麥文詡見而潛避盜知之棄麥前謝慰諭令持去鄰家所築墻幹不正爲毀舊堵應之嘗患腰疾爲醫所誤傷頰殊醫請罪遣之去謂家人以爲風眩墮而傷也其隱惡類此州郡辟舉皆不應有賙贈不受人方之閔子騫原憲云

薛濟字道顯河東汾陰人幼好學有志行早孤事母孝開皇中官考功侍郎工母喪隆寒衰絰徒跣犯霜雪自京歸秀夏陽赴之行五百餘里足凍指墮遂血流離行惻也州里賙賻無所受赴官懇終制不許迫至京帝見其毀瘠爲改容嗟嘆竟不勝喪而卒弟謨爲晉王府兵曹參軍在楊州濟遺書與訣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簞瓢屢絕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篋累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砥行礪心因而彌篤爰至長成釋耒登朝茲二十餘年矣雖官非聞達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奪情靡申哀訴此所以扣心泣血銷氣摧魂者也啟手啟足幸及全歸歿而有知得從先人地下豈非至

願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前已有書冀得面訣恐於歷旬汝未能來便成今古緬然長別爲恨可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擲筆逝從祖弟湖少篤學有節操尊精講習不干時務以德義服人鄉閭化風咸敦敬讓有八子長聰方正有理識不妄游居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稟然加敬遭父憂廬墓側哭泣之哀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門庭之敎肅如也事魏孝文爲侍御史甚見嚴憚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罷朝後陪侍帷幄計謨匡拂而重厚沉密人莫窺其際孝文欲大拜輒固讓帝太息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能增益也出都督齊州卒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鄉里稱爲楚丘先王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卒廬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在墓普林哀號犬亦悲號有二鵲巢其廬栢馴狎不驚擢孝陽令

李德饒趙郡平棘人好學有至性仕隋累監察御史司隷父母疾終日不食十旬不解帶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葬之日徒跣積雪中行四十餘里有鳩巢其廬外除爲金河長渤海賊作詔雪之不敢降自請曰使德饒來招諭歸首矣詔德饒往至冠氏爲他盗所賊而死弟

德佁重然諾爲離石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唐兵起子崇以難德佁起哭盡哀請唐師請葬高祖義之贈子崇官令德佁往離石禮葬焉

王頒太原祁人少倜儻有幹局父僧辯平侯景留頒荆州荆州陷入關聞其父爲陳武所殺號慟絶久乃蘇毀瘠骨立服闋茹蔬席藁事周至儀同三司入隋加開府獻取陳之策文帝召見感憤激切因泣下帝爲改容從伐陳嘗先登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千人對之泣中一壯士請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以不得亦讎快志耶請發攏斵櫬焚其骨亦可以快志矣頒頓顙血流曰是吾心也竟攄憤而還自歸于司寇文帝曰義人也舍不問錄平陳功加柱國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家恥爲賜大矣内揆心本徇私非以爲國敢以叙請帝義而從之拜代州刺史有惠政卒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家貧傭賃養其母母有疾秋容貌毀瘁鬢髮盡改母終絶櫛沐髮盡禿落廬墓側兎馴其左右大業初朝調徵狐皮郡縣大獵一兎被逐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群盜起往來廬左右誡勿犯孝子廬鄉里頼以全者甚衆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司法太守蘇威嘗欲殺

一因孝意固諫不聽因解衣請先受死威意乃釋禮敬之後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長吏多贓汚孝意爲厲門丞清節彌厲後死劉武周之難當隋世遭父母喪致毀負土成墳若廬墓終喪致異徵者駕部郎高平田德懋參軍臨漳陸彥師河間孝廉楊慶彭城劉士儁其奕葉稱孝者有安邑紐因及其子士雄汲郡徐孝肅弟德備德備子處默而太原郭世儁以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詔表門閭翼者不知何許人事後母孝母臥疾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不食也母患暴痢糞穢母終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

上孝義

論曰。魏周隋之際。道喪世矣。蘇令綽論治先理心。長孫儉辛公義之倫。乃政先庇民。忠節孝義較然。舍命不渝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顧不諒哉。

閫史上編卷之三十二終

# 國史上編卷之三十三

明盱郡鄧元錫纂

## 三國晉南北朝經學傳

漢承秦滅學。諸儒掇拾於煨燼殘缺。專一經至白首。猶不能相爲。後頗兼習。然未之或徧也。久益旁暢。鄭康成乃能兼注易詩書三禮論語孝經而說行雖其多通。亦漸久滋章也。迨六代道微教墜。盜賊寇攘鋒起。扇以玄談。儒學委棄。古之學者。祿在其中。時之學者。終餓而已。不隨將落。才俊之士。安肯滯所習以求賤貧乎。經籍陸沈。儒用不競有以爾。當是時。南北所治章句互異。大都

南人通慧得其英華北人深博窮其枝葉然並宗末師鄭康成王輔嗣杜元凱服子慎之倫惟詩頗主前漢毛公云三國時吳有餘姚虞翻吳郡陸績錢唐范平在蜀有巴郡文立魏有山陽王弼翻傳王父光業抱鼓之間不廢講習然疏直以酒失得過太主徙交州績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予之橘不食懷之辭墮地術問懷橘者何答曰母未嘗不敢先欲歸遺母耳術奇之少長詣孫策坐客論四海未泰非武略不競無爲事經績於末坐抗言曰昔管夷吾相桓匡世不以兵車孔子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今不務道德以懷戢叛亂而欲以武

競非所聞也。策。大異之。績容貌雄偉。博學多通。太王辟
為奏曹掾。以嚴見憚。表鬱林太守。豫自知亡日。為辭曰。
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
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卒。平敦素悅儒
學。該徧百氏。姚信賀邵之徒從受業。太康中。頗徵不就。
卒。賜謚文貞先生。三子蕙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
蔚。關內侯。家多蓄書。遠近就讀者聽。且資之。恒百餘人。
立忠貞有器幹。事蜀郡譙周。泰始初為太子中庶子。請
收錄諸葛亮蔣琬費禕子孫。流徙中原者。慰蜀人之心。
從之。晉武問犍為程瓊賢否。立曰頗知其人乎。對曰臣

深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謙退。無復應時之意。故不敢以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故吾善夫人也。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好易老。吏部尚書何晏有盛名。弼未弱冠。造焉。條勝理與客難。晏爲之屈。歎以爲可與言天人之際也。補臺郎。曹爽欲引用。弼以通儁不治。棄去。年二十四卒。司馬師甚悼惜之。晏嘗言聖人無喜怒哀樂。論甚精。鍾會等競述之。弼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無哀樂以應感。然則聖人之情。應乎物而不累於物者也。今以無累。而直謂之無情。過矣。自東漢來。言

易者。多溺於象數。至王弼始一暢以義理。爲古今易論冠冕云。

晉、虞劭、會稽人、博學好古、立操行、邑先達賀循爲司空貴顯、每詣劭、信宿忘歸、自以爲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咸康初、以散騎常侍徵、皆不起、甚見隆重、朝有禮儀、遣使就咨焉、著毛詩畧孝經注及志林三十篇、

○崔游、字子相、上黨人、甄明素業、自少至長、口未嘗及財利、魏末、爲晉王府舍人、出爲氐池長、有惠政、晉初、錄敘文帝府官屬、郎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劉淵僭位、以御史大夫召、不屈、卒於家、

劉兆、字延世、濟南北平人、漢廣川惠王後也、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不出戶庭者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是非之議紛然、思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取周禮調人官名之也、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之體、互通其文、

又董景道、弘農人、少好學、千里追師、講誦徹晝夜、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氏詩、鄭氏三禮、永平中、知

天下將亂、隱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詠歌、以自娛、毒蛇猛獸、馴繞其居、劉淵及聰、屢徵皆不違、既老、出山廬渭涓、耀徵爲太子少傅、不至、以壽終、將騰門范隆、上黨人、續咸皆好學修謹、隆通春秋三傳及三禮、咸專春秋鄭氏易、隆少單孤、疎族范廣愍而養之、隆奉廣如父、終其身、劉淵以爲大鴻臚、卒、贈太師、咸汲于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詳平、卒、贈儀同三司、而景延終遠矣、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業儒、操尚貞素、貧不營產業、篤汝潁間學、十年不出門、年四十始還鄉教授、王敦爲刺史、以方正薦、道避、洛適於壽陽、亂作、渡江、元帝以爲儒林祭酒、疾未嘗朝會、帝數勞以手書、皇太子三至其宅、執經問義、國有政就咨焉、明帝即位、表請依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蹈、而厭棄耶則焉、太寧元年、卒、贈大鴻臚、謚曰貞、所著幽求子二十篇、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渡江初、補中書郎、朝儀軌制、多所取則、及王敦爲逆、衍爲太子庶子、私於太子曰、今國家多難、宜博延朝彥、搜才俊以自助、太子大善之、與溫嶠庾亮等同說、敦聞而惡之、出守廣陵、禍叵測、而衍自若也、郡鄰

戎境猶敦教誘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寇山陽戒毋妄入其境三年卒於官

○范甯字武子順陽人也少孤貧執喪盡禮廬外家園中以居燃薪寫書徧誦讀官徐兗刺史桓溫而廢溫死起爲餘杭令在縣興學較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宗仰之期年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甯數進忠言補闕失孝武帝好學有疑議輒咨親愛之甯質直指斥無諱時方更營宮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傳經傳爲奏上皆有典則中書令王國寶甯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甯疾其頹及國寶怨爲譖愬道子惑之甯恐求補外得豫章太守臨發條時弊疏上曰古使民

歲不過三日今民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而邊烽不舉府
庫空匱至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者臣恐社
稷之憂厝火積薪未足喻也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
安業宜正其封疆户口皆以土斷十年以後可致殷盛
夫人性無涯奢儉繇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繇用之
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宜條禮爲禁以制頽俗禮十
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爲全丁以十三爲
半丁傷天道困天民宜以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
人無夭折民生滋矣甯出非帝意故言多納用甯在豫
章遣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諸吏假還輒訊問長吏得

風聞旁洽。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大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刺史王凝之所糾。免家居。勤經學不輟。年六十三卒。初寗以傳春秋者多互異。漢何休守公羊。晁嚴。晉杜元凱特尊左氏。而穀梁無能發明。遂沈思積年爲集解。然微經詁傳。其義精審。不專一門。獨深於春秋。其序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

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繇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繇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是則撰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則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

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
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
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
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
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
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
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
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
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庸得不並舍以求宗。

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繇於好惡盛衰寄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蓋精諳如此晉魏來士以浮虛相翕儒雅日替甯原其始於王弼何晏深尤之每喟然歎以為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也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

文囿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
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梗桀紂
縱暴一時適足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
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
迷衆之罪大也雖言已激而傷流弊至深時陳留范宣子、亦好學
多通、年十歲、刃傷手、奉之改容、人問兒痛耶、答曰、不足
爲痛、但全愛以生之體而致毀傷、不可忍耳、嘗學
窮日夜、博綜經籍、於三禮尤精、家貧儉、力耕供養親、沒、
廬墓側、負土成墳、徵博士、散騎郎、皆不就、州郡餉給、不
受也、或病其太拘、宣曰、漢興尚經術、宗儒教、故風習篤
淳、正始尚老莊、逮晉初、以裸裎爲高、則老莊之流濫禍
也、僕誠太拘、然立方、不預與易可、開荀變空、以讀論爲
業、譙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子輯歷博士郡守
中郎、自免歸、亦講授世其家、方甯守豫章時、鴈門周續
之者、寓豫章、從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人呼日周

十經已通遊廬山與陶潛俱不應徵命人謂之潯陽三隱宋武鎮彭城迎致之及踐阼為開館延生徒俾從學帝親請問禮辨析精奥已患風痺不堪講授移鍾山卒續之性孝友少孤能器事兄如事父所著毛詩六義三禮論公羊傳注行於世子景遠有父風

○南北分裂播棄儒學惟魏孝文興禮樂於北梁武帝盛招延於南文儒乃頗可著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也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慕之欣然請再讀竟慨然篤學兄弟三人共處一蓬室室為風所偃不能葺怡然講業不廢也舉秀才除奉朝請丹陽尹袁粲薦為秘書郎皆不就袁粲死難微服往哭致賻助甚哀齊高帝召入華林園諮政道答曰政在孝經最勖帝戒前軌之失宜之以寬厚帝太息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以資輕授記室轉子子博士瓛恬之無少望以母老闕養請彭城郡丞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司徒記室以親老求供養不至除步兵較尉不拜瓛姿狀纖小而當世推其大儒比於曹鄭性謙質不以高明自居以其賢下人常講月令謂門徒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學廢久矣吾講此曾不能得其髣髴能自折如此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藥膏潰指爲爛年四十未娶齊高爲娶王氏

友、攴等壁挂屨、士落毋牀席、每不悅、郎遣之、居母憂廬中、是爲之屈揆不能起、梁武少嘗從學、天監初、詔立碑、謚貞簡先生、瓛弟璡方軌正直、儒業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六族弟鬷博識強志、幼爲外祖臧質所賞、質富盛、恒御音樂、鬷每爲歔欷、子顯爲瓛後、博涉多通、官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已出佐兩府、事驕主、人爲之憂、而咸見禮重、是時濟陽蔡仲熊精禮學、博聞強識、而讓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宅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劉瓛深以其言爲然、濟陽江重欣、亦清介、處闇室如對嚴賓、官至射聲校尉、瓛弟子河內溫人司馬筠、譙王承世孫也、性貞素、強力專精、事梁爲暨陽令、有清績、入爲尚書祠部郎、而卞忠貞壺世孫日華、習五經、析理爲時儒冠、江右來鍾律學絕、華乃通明、尋梁爲尚書儀曹郎、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偏五經、尤精三禮、始仕魏、已去魏入梁、以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性拙朴、乏采、而析經理甚精、舊學咸稱重之、常申服以難杜、助教虞僧誕精杜學、又作申杜難之、故左氏有服杜之異、時涿人盧廣、亦去魏之梁、與靈恩等、並言議精雅、超於北學、爲武

陵長史、卒於官、
自晉學尚玄言、學者無慮稱老易、盛會老於易也、伏曼
容、以老易授徒、仕梁爲太子率更令、臨海守子暅、幼傳
父業、事梁武爲博士、出爲永陽内史、在郡清潔、政務安
靜、守新安郡、賦稅不登、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
乃家人至、無以爲繩、多託疾求假、請東陽迎妹喪、留會
稽不反、爲御史奏糾、武帝下詔言、暅爲政廉平、宜將貪
勿令少望、以勵士風、可豫章内史、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每耕樵、常懷書自隨、間
則誦讀、通經術事、梁爲國子助教、梁武撰五經講疏、及
孔子正言、使專簡閱爲義證、已爲郎、命日侍執經、時山
陰賀瑒、精禮易、吳郡皇侃事之、通其業、召入壽光殿説
禮、以所撰義疏付秘書、加員外散騎侍郎、侃兄梁世、父
母喪、輒事佛、誦佛經、則日課誦孝經二十徧、擬之官國
子助教、卒、東陽鄭灼傳其業、以精勤稱、吳興沈洙、弘道
通三禮、左春秋、士方尚浮華、洙獨研思經術、方雅不妄
交、仕爲郎、侯景亂、亾之臨安、陳文帝在焉、從受業、入陳
爲散騎常侍、歷尚書左丞、卒、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師事宗人沈麟士、累年、晝
夜翫課讀誦聽、則以杖自擊、其篤如此、事梁爲國子助

敎吏部陸倕言於僕射徐勉曰周官學不傳久矣北土
孫詳將顯亦輕聽受而陰溺楚夏故學徒不至助敎峻
特精此書羣儒宗之宜令專此一學開講肆使聖人正
典廢而更興從之補西省學士奉勅撰梁官制出爲武
康令卒官子文阿習父業而祖舅太史叔明伯舅王慧
興並通經術因從訪質文傳采先儒異同爲義疏事梁
爲博士陳代梁棄官武帝縛致之赦復官陳高祖文帝
踐阼上議曰時世推移質文殊軌當周之隆公旦叔父
呂召股肱成王有喪然且流言興而國幾覆是以旣葬
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
稷之危難也今國諱日雖抑哀於璽綬而君臣之儀猶
未即序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正南面之尊古奠
壤之節以玉作瑞而壤奠訖不復致饗今奠贄不圭王
公同璧鴻臚奏賀若襲行之夫稱觴上壽家國大慶今
君臣同哀兆庶抑割而四廂雅樂歌奏歡欣臣愚以爲
宜正旅殿薦珪璧之儀無賀酒讌撰謁廟還升殿及羣
臣陪薦儀以上詔行之卒贈廷尉卿

○賀革字文明會稽山陰人晉司空玄孫大儒瑒子也
少貧父督之耕年二十始受業精力不怠思義未達臥
六尺方牀上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偏孝經論語毛詩

左傳事梁爲兼學博士出爲湘東王諮議參軍轉王於州置學王聽之以華爲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受學者甚衆歷郡縣爲吏人所懷革至孝常恨祿不及養所至俸秩不私妻子微笑風儀能世業卒華哭之慟亦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從弟琛國實幼孤伯父瑒授之經與語輒通瑒異之瑒卒家貧質販爲養閒則習業初瑒於鄉里聚徒敎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以師亾而散後琛學旣通還集門徒琛乃誅茅築室於郊郛危坐授業終日不疲湘東王典籤到漑聞琛名造焉琛方會講無降意漑欣然就席往復問難漑太息曰通儒碩學復見於君尋當相屈也琛不答神用頹然母憂廬墓哀毀未還舍諸生旋集習業梁武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每進見常移晷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累尚書左丞散騎常侍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从之以條時政深切忤旨見誅語具梁志中臺城陷逃歸會稽其年侯景陷會稽得琛欲尊用不屈卒琛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百餘篇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年十九對敕策高第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携儀禮禮記疏人梁秘惜不傳及疾革緘授家人曰吾死戚生來赴平

以此本付之、否則隨屍殯已爾、無何哀至、乃受傳簡文在青宮、置宴集玄儒士互難問、令中庶子徐摛提衡辯之、諸儒爲恭莫敢抗、袞獨與往復精采自若簡文大歎賞之、梁亂、遁天目山築室以居篤學無倦陳徵爲國子助教、道俗從講授業者、百千人、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世儒學專門教授、該徧經藝、深毛詩事梁爲博士侯景之亂、與沈文阿避難東歸、栖武丘山、不受景禮命、入陳、官黃門侍郎、兼侍太子經時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越疏言太子養舍春宮、輔弼疑丞未極時選宜令文學廉潔正人、晨夕游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使非僻之語無自而入廢帝立拜散騎常侍、入講授甚寵爲先帝所嫉免官卒於家時武康沈不害、孤而脩立、通經學、陳初請崇建國學文表定樂、累尚書左丞、此皆江左儒林之秀者也、其在北、元魏初興、梁越傳通經傳爲博士、道武悅其純謹、召授皇太子皇子經、明元初、以師傅恩越賜爵祝阿侯、呂黎盧醜濟陰公、蓋北始興學而中都張偉通諸經教授、沉容納、雖有頑固告諭懇至、常依附經典教人以孝悌忠信之行、門人感化、事之如父、北地梁祚、舍公羊春秋、鄭氏易、廉貞寡欲、不營資產不交勢貴事魏爲中書、博士、有

儒素風，博陵劉獻之，少孤貧，愛詩於渤海程玄，後博覽衆籍，繩糾精光，每謂學者，言人立身百方，不同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諸君能入孝出悌，忠信敬讓，則不出戶而行天下，儻不能，雖博通何益，蓋北學近本也。

○李謐，字永和，趙郡平棘人，少好學，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累辟不就，雅操高尚，久而彌固，年三十二卒，璠及學官四十五人上書言，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罔慟，鄰人罷相，事兄瑒恭順盡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深解歷數，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璠，而謐覽始要終論端究緒，諸經同異，三傳事例，覆爲璠判析隱伏，照聯，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下帷卻掃，棄產營書，盡夏通宵，隆冬達曙，雖仲舒之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漂麥，張生之忘食，方之未足喻也，故黃門郎甄琛，內贊近機，外表朝著，及卒太息曰，琛行不愧時，第李生恥學守道，未之能薦，以此爲負，謐方締字依巖，憑崖鑿室，訓此青衿，宜揚墳典，暴疾以卒，邦國銜殄瘁之哀，志士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服義下風，親承告者乎，書上，賜謚貞靜處士，表門曰文德，里曰孝義，弟郁亦沈靖博通，時國

學博士、卒不講說、惟郁郭夂教授事齊、官給事黃門侍
郎、卒、謚子士謙見行義傳中、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父奐仕南齊、以秘書丞見
殺、肅亡之魏、孝文帝親用之、語具魏志、嘗出督汝州、帝
手詔徵入見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
何、已餝華林館、拂席相待、卿以何日發汝墳也、見優遇
如此、肅傷家難、四年不除喪、詔以禮開慰、勉從禫、復爲
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參定國事、憂勤經綜、孝文崩、爲
任城王澄所誣誣、事白、出都督豫州、悉心撫納、遠近懷
附、歸者如市、肅清心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
財、年三十六、卒壽春、宣武爲發哀、賜東園秘器賻贈、
詔曰、昔杜預窆於首陽、李冲託於覆舟、斯亦二代之九
原也、故楊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其
令葬冲預二墳之間、使奧神游、贈侍中司空、謚宣簡、
○劉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後也、以家
難自宋奔魏、恭尙貞固、處窮窘、傭書自給、易衣併日、誦
澹然自守、著窮通論以自解、於是研經義、入微、兼覽蒼
雅、尤長音訓、魏孝文器之、宴華林園、王肅命至、未識也、
語次、徵諸禮經、芳考據精博、肅悅然曰、此劉石經[illegible]
造石經於太學、文字訛缺、時人往從芳質問、故以稱宴

龍、肅出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與諸儒相討難多矣。聞公言、頓祛平生之惑。以經學精洽、遷國子祭酒、孝文崩、自襲斂至啓祖練禪儀、皆所撰定。尋遷侍中中書令、祭酒如故。出刺青州、懦緩不能有禁禦、然廉靖無擾、還朝定律令朝儀、轉太常卿、沈雅方正、吉凶大事畢諮焉。孝文欲納芳女爲太子恂妃、芳以年貌不稱辭、帝嘉其謙慎。卒、謚文貞。

○常爽、字仕明、河内溫人。嚴貞有志操、家人僕隸未嘗見其懈弛之容。習通五經百家、州郡禮命皆不就。時師資道闕、人不知敬學。爽開館溫水之右、講肄專勵、立科勸罰、弟子事之若嚴君。然著作郎高允嘆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於成人一也。述六經畧注以訓學、以爲五經者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時號儒林先生。孫景世其業、事魏位儀同三司。清儉不營產、衣食取濟而已。與居游者咸服其深遠。常讀書至韋玄之事、感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鑒戒者、爲像贊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載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惕然而懼曰、嗟夫、道器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惟秉和體巽、式銘於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乎冊青。信哉、風人之賦、亦晦而理明也。仰瞻高天、聽卑視諦、

術測厚地、岳峻川瀸、誰其戴之、不祗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有徵、物罔同異、淪亢匪久、敢不敬忌、嗟夫天高地厚、尚亦兢兢、搏之弗得、聆之無聞、顧或戒於顯而恒忽於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者乎、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之未結、誰肯曲躬、禍之未加、誰肯累足、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跂蹢、追之無及、如狡兎之失穴、患之在後、象逆鱗之必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闚危斯勢位、餌厚而躬不競、爵崇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戢智從時、懷愚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央、猶夜以思其繼、誦之口雖明、必心以賞其契、故能不同不異、而狃謗於群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共敝、囂競無侵、優游獨逝、或者見足高之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之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去聲而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而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

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華奢繁則實儉彫精靈越則驕揚生利慾誘其性而禍難嬰其身幽顯以變智術莫陳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沈骨於幽靈唯然則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存亾之所依其在逕順而已哉

○孫惠蔚者武邑武遂人師董道季受易師程玄受禮春秋太和初以中書監高閭薦被敕集朝堂議雅樂秘書令李彪以才辨立難眾皆退合惟惠蔚抗論無所屈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多望宣武郎位遷秘書入東觀見典籍雜揉令請博士儒生精校省定焉明帝初刺濟州還爲光祿大夫封棗彊縣男魏世儒生爲最顯卒族孫靈暉明敏有器度傳其業

○徐遵明華陰人年十七師屯留王聰受經一年輒辭去游燕趙事張吾貴以吾貴名高無簡格與平原田猛畧詣范陽孫買德學焉已復欲去猛畧謂之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欲於何成乎遵明指其心曰此吾嚴師不得遠耳詣平原唐遷大悅之居蠶舍治諸經不出門者六年已知館陶趙世業傳服氏春秋往從之復數載竟淹洽爲儒宗時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遵明聲望未著著録尚寡其弟子上黨李業興詣靈馥所靈馥意

輕之日生久從羌博士安所得業與不應巳靈馥説左氏綮典前質大義靈馥貽愕莫能對振衣避去自是靈馥生徒傾門就遵明學而學遂大行元顥入洛任城守李湛將舉義遵明與焉爲亂兵所害遵明授南皮李鉉楊元懿河間宗惠振河東樂遜鉉潛居討論用心精苦三歲不就枕假寐而已教授鄉里燕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舉太學博士遜遭世亂精力不怠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未嘗以言議先人周文詔授諸子經訓導有方被賞賚授湖州刺史湖俗子長大輒分異不顧養遜勤勸導大革其俗至開府儀同老病去位卒於家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少從李寶鼎學明禮傳閉門不出者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鎮定州延之分階而見甚被禮遇贈遺一無所受門徒束修咸絕蠶而衣耕而食不改其樂以壽終

○權會河間鄚人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氏易詩書三禮該洽研析僕射崔暹欲薦爲諸王師會恬於榮勢不願也遷國子博士兼知史局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柔謹似不能言至當機答難如響雖明風角玄象卜未嘗一及有問者不答曰此學可知不可言每占筮必

中使用爻象辭斷吉凶而已所注易行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幼善執喪長專儒學從師輕千里明詩及左春秋梁武帝廣學官補博士元帝在藩迎致之江陵魏克江陵留事梁主詧魏太武聞其賢聘致之令討論五經較鐘律於紫極殿會講辭義優洽爲諸儒所推表請還梁詔不許固請得遣還梁拜太常卿開皇中乃卒年八十四隋文祀以少牢贈開府儀同三司

○熊安生字植之阜城人少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虬受尚書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已受禮李寶鼎遂博通五經弟子自遠至者千餘人事齊爲國子博士時西魏周禮盛行公卿多恭之者周齊通好尹公正來聘與齊人語及禮齊人莫能難令安生詣之公正有口安生語未至嘿機要驟問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君欲升堂覩奥當勿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於是一一科條演析而究極其本根公正嗟服還言之武帝帝大欽重及周師入鄴安生令家人掃門家人怪問安生曰周主來無何帝至引同坐問道已而歎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昔黃帝有阪泉之戰陛下龔行天罰何謂愧乎齊日齊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欲以府庫

及三臺雜物散百姓則何如安生日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行之則今之武王也帝大悅賜賚甚厚拜露門博士年八十卒

○劉延明敦煌人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弟子五百人通經業者甚衆女幷擇配壻延明延明旣傳業遂隱居酒泉試注篇籍以燭繼晝或勸其少休延明曰孔子說聖猶不知老之將至僕何人敢自惰乎在涼爲昭王所禮敬築陸沉觀於西苑居焉號玄處先生尊爲國師官屬皆北面受業卒太和中復其孫三家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也少落魄不事生產好讀書家有書千餘卷不以饑寒廢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從侯景察景不足恃去之潁川事周爲著作郎勤於所職備華皆兼官華盛景熙貧素無他色時天下分崩學士蓋寡書篆未俊咸見引納而景熙終守專固餘十年不調保定中應詔上書言臣聞天地稱其高厚萬物得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庶類資忠信焉是以帝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故能擁[illegible]而天下[illegible]其春人君布德而率土歸其惠陛下發明詔求民瘼[illegible]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加之克己節用[illegible]去然永魏亂之後朱紫耀於衢路綺縠[illegible]於京[illegible]而[illegible]人

未充祖禍編户不厭糟糠則勸導之有未周也誠再[illegible]
應宜在於此權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綱鴻郡之小
技焚雉頭之異服則人知德矣又言為政要在選舉選
舉審當譬六轡調而坐致千里書上帝嘉納遂見親用
累儀同三司卒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少孤不妄交博涉經史與天水
牛弘共學周初掌國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
大夫累少宗伯宣帝立五皇后以切諫免官隋代周除
太常少卿與牛弘撰新禮出刺徐州遷潞州隋州牧所
貢多珍玩惟彥之貢共祭物產如周官文帝謂侍臣曰
人不可以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彥之博學通禪
典帝嘗令與沈重論三教重不能難避席曰辛君金城
湯池也無可攻之勢其見推如此時眞定房暉遠通五
經隱居教授周平齊辟小學博士入隋擢國子博士[illegible]
弘稱為五經庫會詔選國子生通一經以上者得舉[illegible]
旣策士博士不能以時定高下祭酒怪問之暉遠曰[illegible]
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子得持其短以[illegible]
呰故博士有疑不決也誠得精通學究者差次之定[illegible]
祭酒即令暉遠考定之暉遠遂覽立判有不服者問所
傳義疏輒始末誦之然後發其紕謬人不得飾非數日

而央、諸儒厭服、自以爲不能及也、尋奉詔修令式、文帝問古天子有女樂乎、公卿而下、咸對言無之、暉遠曰、詩云、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不得言無、直不淫不傷耳、帝大悅、仁壽中、卒太常卿、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弱不好弄、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聞武彊劉智海家多書、往就讀、十年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入隋與公卿論古今滯義、畢服其精博、優游鄉里、專教授著述、論者以爲數百年通儒博學、無能出其右者、與河間劉炫爲友、炫聰明絕倫、能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齊舉無遺、失博學通淹與焯齊名、天下稱二劉、然焯嗇於財、炫躁競矜己、爲世所疵云、

○徐曠、字文遠、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以字行、世亂客偃師、貧不能自存、兄文林鬻書爲業、文遠日就肆閱之、因以博通、時耆儒沈重官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之、答曰、先生所說、獨紙上語耳、經與未有覩也、重聞其語、召與反復、大嗟嘆之、因知名、性方正、舉動純重、開皇中、累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春秋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聚徒教授

著録常千人，而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受文遠業。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折衷焉，聽者靡靡。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自出城樵拾，爲李密遊騎所得。密大驚且喜，扶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僕嘗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屈體老夫，此盛德事也，安敢不盡。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僕雖老，猶願盡力。如欲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願竭力制國恥，後見上歸罪于有司。文遠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誠終之以忠，天下之所望也。密頓首受命。會世充專制，召密入，文遠曰：彼心忍而意褊，必且搆禍，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矣。密曰：敬受命。已而密爲世充所敗，世充得文遠以歸，給稍異等。而文遠見世充輒先拜。或問：君見李密倨，而遇王公何恭也。文遠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之義。及世充僭號，文遠子士會奔自歸長安，世充怒，絕其廩。文遠餓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唐以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釋奠，命講春秋，隨方占對，帝大奮之，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孫有功，爲唐賢臣，自有傳。

論曰自漢東經師專門守一以說難相陵高緐富矣而
經以彌晦夫獨無兼通該明之才乎數車者無車隸焉
已耳必也王輔嗣乎輔嗣之易一暢之義理其范武子
乎武子之春秋微經而詁傳

魏晉宋齊梁陳文學傳

陳思王曹植魏王操子也字子建年十歲誦詩論辭賦
善屬文父少之疑以爲他人代作面試之立就大奇之
每進見設難問應聲對如響命撰著若成誦借書以特
寵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名士丁儀丁廙楊修等
叙附之名籍甚出王世子丕右王欲以爲世子植耻之

乃縱酒蕩易不復修威儀飭躬用自晦乘車絶馳道出司馬門而世子益矯情自飾結宮人左右爲闗說故儲位定而植過日聞寵遇頓衰於是魏王操慮終始之變以楊修有才智用他過殺修已又誅丁儀廙而重諸侯科禁丕既篡漢益疎忌骨肉勒植與諸侯皆就國遣謁者灌均護行實伺之均希旨奏植過貶爵安鄉侯三年立爲鄄城王而監防峻深四年徙封雍丘召與諸王俱入朝至邸不得見上責躬詩表求見既見而任城王暴薨命還國勒諸王不得同路止宿彷徨追別植悲惋不自禁作贈白馬王彪詩八章以寄意今讀之忠愛懇惻

有餘衰明帝立徙封浚儀已復還雍丘是時疑閒少息
而明帝頗好文植自傷抱利器而不得施也求自試其
表言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竊位東藩三世矣無功
德可述拄風人彼巳之譏願陛下下不世之詔使臣得
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或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
得自效冒危險爲士卒先不報三年徙東阿王求通親
親其表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
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
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

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䟽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以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唐帝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所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彝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嘆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綬騎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恩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

天地之施畱三光之明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毋爲福始毋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懷而臣獨倡言之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一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慺慺之誠竊所獨守也明帝爲悽惻下詔言貴貴親親國之綱紀制無禁諸國通問之條下吏懼譴矯枉過正敕有司具如王請其年有詔召諸王入朝植以司馬氏尊用而宗室失職無在位

者復疏言臣聞管蔡放誅而周召作弼叔魚陷刑而叔何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然二南之輔求亦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殁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叡優文答報而已四年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植每欲求見獨談論及時政冀試用終未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僚屬皆左官下材兵給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植又以前過減半常汲汲無歡已發疾薨年四十

一謚曰思詩自楚聲作而漢樂府鐃歌無慮皆楚聲五言古倡自蘇李或曰枚叔至東京十九首作而溫柔敦厚之義存焉迨曹氏父子而大昌魏武氣韻沉雄子桓流麗子建實始儗三百篇有作宗經止惟季澤於中和

其贈白馬王彪依大雅文王之什爲章次其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二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三曰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四曰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五曰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

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六曰、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七曰、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還雍丘、作朔風篇曰、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請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志、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其二曰、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忽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其三曰、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胞、今永乖別、其四曰、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其五曰、絃歌蕩思、誰與銷憂、臨川慕思、何爲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忿泛舟、愧無榜人、十一年中、三徙封、作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

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飇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若若當何依，忽亾而反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諸皆音宛情危言贊功而有餘悲，可以怨矣。其贈丁儀王粲詩曰，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穫。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又曰，端居若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又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時仲宣公幹賦從軍詩，稱魏王元后聖君，子建曰皇佐，已焉有君子之心哉。其贈徐幹曰，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聊且夜行游、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克虛、披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晩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璠璵美、積久德愈宣、親友義在敦、申章復何言、諸深典如此、　方漢建安中與思王並世有文釆者七人稱建安七子七子者曾國孔文舉融山陽王仲宣粲北海徐偉長幹廣陵陳孔璋琳陳留阮元瑜瑀汝南應德璉瑒東平劉公幹楨也融具漢紀幹具漢文學中粲長辭賦博文多識避亂荊州所爲詩思禮度義劉表不能用入魏累軍謀祭酒拜侍中琳善符檄瑀善章表書記各以所長著名琳嘗爲何進主簿進欲召外兵誅宦官琳諫以爲倒持戈而授人

以柄也。有社稷大慮。語具帝紀中。瑀少受學於蔡邕。曹洪欲使掌書記。不爲屈。魏公操。並以琳瑀爲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其所作。楨本漢宗室。祖梁著錄文苑。楨方正有操事。思王爲庶子。河間邢顒爲家丞。顒事王以禮。闕其邪。無所屈。王內疎之。而愛楨文辭。特親厚楨。言於王曰。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楨不及也。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楨實懼焉。蓋推賢如此。推賢者賢哉。當是時。七子並奮。而建安風格。爲百代五言古體冠冕云。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少高亮。尚任俠。已乃好老莊。以爲自厚者累生。求益者失性。欲導養得理。以盡性命

也故超然獨達土木形骸不自彫飾遺世落事縱意於物表嘗游山澤采藥會其得意忽焉忘反居山陽以鍛自給與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晉公昭欲辟康康避地河東選曹郎山濤舉康自代康爲書絕之畧以爲自行殊塗而同致循理而動各附所安世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老子莊周是也吾之師也然堯舜之世許繇巖棲仲尼執鞭接輿行歌性固不可強也吾每讀向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見其爲人又讀莊老重增其放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悖嬾與慢相成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而僕每非湯武薄周孔剛腸疾惡以直言從中之性統此諸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眞能終始相知者也直木不可爲輪曲者不可爲桷蓋不欲枉其才而用之不可自見已好章甫強人以文冕也已嗜腐臭啗鴛雛以腐鼠也意多刺譏晉公見大恚初東平呂安志烈義有濟世意服康高致

毋一相思輒千里命駕而兒與淫其妻乃誣安不孝告論之辭連康康義不負安保明其事遂見收先是鍾會聞康名造焉康箕踞而鍛不爲禮會故貴公子又以才能事晉公昭見任遇乃大恚徑去康問之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心銜之及是言於昭曰康臥龍也公無憂天下顧獨當憂康因譖康欲助毋丘儉遂論死太學生三千人爲請救不許康臨刑援琴而鼓之神色自若已而曰昔袁孝尼從吾受廣陵散未之授也廣陵散今絕矣海內士莫不悼痛始康與阮籍山濤王戎向秀籍兄子咸沛劉伶之倫並流酣自廢爲竹林遊時號竹林七賢籍瑰十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慍不形或閉戶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又或率意獨駕不繇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蔣濟曹爽辟之以病免去聞步兵營厨人善釀有舊酤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自全者籍爲遺落用酣飲爲常晉公昭欲爲世子炎求婚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問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亦會醉不得言內性淳至而外示縱浪廢棄禮法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雖爲禮法士所讎疾而晉公常擁護之故得全

籍本有濟世之志嘗登廣武塬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遂成功名嘗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君子言簡行則處乎域內無異乎羣蝨之處褌中又假蘇門生論以暢其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安懷此可見籍之胷懷本趣矣其所著詠懷詩八十篇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鍾參軍嶸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是時劉伶亦作酒德頌以見志而風流所漸放曠不簡化俗頹圮餘姚虞預以竹林袒裸比伊川被髮爲胡虜偏中國之兆云

陸士衡機吳郡人祖吳丞相遜父大司馬抗也少有異才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年二十而吳滅閉門積學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大常張華華一見如舊識名以大起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慨孫晧有江表舉

而棄之乃論其所以存亡作辨亡論二篇齊王冏既成趙王之誅矜功自伐機欲風刺之作豪士賦序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究其終始興壞之故作五等論縱觀先文士之作遺辭代異而用心所存一也因盡文之情變作文賦其辨亡論畧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行戍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衞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
已納謀士之筭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肆其力洪
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
天子揖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慊如
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文懿
網未齒乎上代其體國經民之具抑亦足以爲政矣借
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也而邦
家顛覆宗廟爲墟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言帝王之因天時也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繇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繇焉及其亾也恃險而已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乃功不興而禍旋邁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亾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其危也則兆民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

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其豪士賦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彼者豐約唯所遭遇當其時起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槩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之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

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祓服荷戟立廟門之上援旗誓衆奮阡陌之下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割其手矣且夫政繇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與嗟夫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然而傾側顛沛僅而自保況乎鄉食大名以冒

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繇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誅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肅制以買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怨行乎上下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畫不可益盈難持久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飾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豈不謬哉其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

始於黃唐郡縣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可得而言先王知
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
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封疆之典裁親
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
城之業先王知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
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
樂遠則憂深夫然故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
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

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此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世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大自三季而然矣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而五等之禮不革封畛之制有隆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而顛沛之釁實蹊孤

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士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何劉項之能闚闞勝廣之敢號澤哉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徠者逆遲大臣犯其弱綱七子重其漏網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削割宗子有名無實天下蕩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

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猶遵覆轍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坐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雖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頹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有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逮桓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而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於於卑勢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雖義兵雲

令無救叔弑之禍民望未改已見大漸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賢昏主暴君時有比迹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帥遷蠲咸述其職則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憂其不治哉先代當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氓皆如群后安在其不亂哉後王有以之廢矣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上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統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

圖之義使其僉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
淺深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而貫矣其文賦窮情
極思矩矱文圖然頗溺於辭其賦曰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
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
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
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
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
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
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
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
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
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
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
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
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
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
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

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

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絶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

而後精警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感應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威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初齊王冏疑機爲趙王倫撰

禪詔欲殺之穎成都王穎爲辯理而免因表爲平原內史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以自全機以受穎全濟恩且謂其有時望可倚以立功遂畱不去及穎與冏搆兵拔機爲都督辭不許機以羈旅一旦居諸將之右諸將皆不平交譖之孫惠曰禍始此矣盍固辭機曰吾非不知禍之迫也然復辭且謂吾首鼠不如任之已而穎用嬖人孟玖弟超爲小督不用命機僇其主者超怒宣言機反會戰超沒玖大恨力譖之遂見收爲牋辭穎如平時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與弟雲俱遇害是日霧晝合大風拔木。

平地尺雪人以爲陸氏之寃玖收機司馬杜拯證其獄獄吏笞掠拯數百兩踝骨盡見拯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之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自愛乎拯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上才吾蒙其知不能救其死忍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以上遂俱夷三族拯門人費慈詣獄吏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慈曰君既不負二陸慈又安可負君玖又殺之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人曰人爲文嘗恨才少而陸君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後葛洪稱機文猶玄圃積玉

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以為一代之絕云時安平張載孟陽弟協景陽及弟亢皆博學有文時世亂載素雅屏居草澤協守道不競皆以屬詠自娛人以配機雲稱二陸三張云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閹皓擅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屈數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司徒張華愛其才除著作佐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華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玄方撰魏志見其書自毀其草以為不及也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壽遵遺令葬母洛陽又坐不以母反葬被譏後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卒壽父為蜀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父亦坐髡而壽入晉撰亮集上之其表言故蜀丞相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賞罰必信吏不容奸道不拾遺風化肅然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

臨邊疆震蕩宇內用兵不戢屢耀其光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敵値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過之亮言教書奏多可觀論者或怪其乏釆而過於周至臣以爲咎繇大賢周公元聖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則其文指何能及遠然而公誠之心經事綜物形于文墨足以知其意理而有補于當世蓋長於善善如此其所著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其評亮將畧非長適所見實然非故有刺譏也而議者以此少之道非休明欲自免於譏訾其亦難矣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迄愍五十三年其總序曰昔高祖宣皇帝應運而仕値魏創基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

匪。有如城府而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屢拒諸葛節制之兵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宗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出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

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戢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汎舟三陝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足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搆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

之謡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而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哲王知其然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皝然知上德之生巳而不謂浚巳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

歸之猶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天而享其運應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無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此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持之故季子聽樂而知諸侯存亾之數短長之期者民情風教國家存亾之

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實基之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至于大王爲戎狄所逼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周人從而思之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如歸市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息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繇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外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而其妃后躬行聖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服修蘩藻之事化天

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天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可也以文武二聖之德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故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王業之艱難者皆農夫工女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體人情隱恤民事如此之纖

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安民立政其揆則一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帝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其創基立本固已異於先代矣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養望爲高而笑勤恪於

是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四海若夫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咸共嗤笑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繇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事機之失十恒八九而世祿貴戚之子弟接邁超越不拘資次奔競之士列官千百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

粢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開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搆而去其鑿枘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亾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争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

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繇來者漸矣懷帝承亂之後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餘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諸銓隲爲世道繫如此後官散騎常侍卒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善名理仕爲秘書監著魏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溫見而恚之謂盛諸子曰枋頭誠爲失利然何至如尊君所書若此史遂行自關君門戶事矣諸子惶懼拜謝請刪改時盛引年家居性方

嚴子孫雖班白庭訓皭切至是諸子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乃私改之而先是盛寫定本寄慕容儁故所書竟存

宋初文益流靡士不復以行爲文本而競於治辭范曄撰後漢書自稱所撰方志博贍不及班而整理未必愧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筆勢縱放體大而思精然淫縱無行與孔熙先比而爲逆竟誅死時鍾嶸有言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貳體之才乃後或稱鮑謝稱顏謝陸謂士衡鮑謂明遠顏謂延之而謝皆目靈運蓋其才也而靈運亦誅死靈運晉車騎將軍玄孫也少好學博覽爲文章縱橫俊發襲封康樂公廬陵王義眞特愛之與顏延之並見欵密或疵其無行義眞曰靈運疎延之隘有之然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何能忘於悟賞及義眞廢而靈運延之以措嫌得罪文帝立復徵用靈運爲秘書監延之中書侍郎已出守永嘉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不復理人聽訟無何稱疾去靈運父祖葬始寧有故宅遂移籍會稽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有終焉之志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謂之四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至

臨海從者數百人。百姓創見，以爲山賊，駭而走。已知靈運也，乃靖惠連幼不爲父方明所知，方明守會稽，靈運造焉，過惠連，大稱賞，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以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食以下客之食，何也？宜以長瑜見還。載之去。會稽太守孟顗疾靈運橫恣，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帝以爲臨川內史，遊放自若，又爲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起兵，忽復逃遁，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其矜誕如此。追獲論處，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徒兒，欲於三江口作亂，詔即廣州棄市。故才不可不慎也。是時靈運諸群從朓、朏、瞻並秀爽有文，而靈運有子曰鳳，鳳子曰超宗。朓長五言詩，沈約歎以爲二百年無此作。新安王母殷淑儀卒，超宗奏誄，文帝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幼孤，叔母劉養之，瞻事之甚母。弟晦爲宋右衛將軍，權重，瞻自彭城歸，見之，驚駭曰：吾家以退素爲業，汝勢傾朝野如此，當如門戶何？乃籬其門曰：吾不忍見也。還彭城，言於宋武曰：臣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晦始三十，志用凡近，而位任顯密，必禍過災生，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既侯，愈懼。瞻在郡遇疾，晦來候，瞻驚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乃輕數千里念其私

乎以疾篤求還都許之既至帝以晦領軍府不時出命贍就軍府東門以居便晦省視贍曰有先人之敝廬在敢居公府遠官謗乎臨終與晦訣曰吾得全首領歸故山何恨惟弟勉自思為國為家辛時年三十五靈運好臧否人物嘗與晦論潘陸賈充優劣晦自矜以公閭佐命臣右之靈運恃才若潘陸折之曰安仁士衡才為時冠何公閭叢望瞻在坐愀然者久之曰處貴而能遺權才高而不自挾則是非不生傾危不至此君子之所貴也爾皆默然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少孤貧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宋武時補太子中舍人尚書令傅亮欲以文自擅延之負其才不為下亮疾之又忤宅權要出守始安求嘉作五君詠以見意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敘也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每引見獨榻延之前白帝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奈何令刑餘居之延之既褊激兼使酒肆意直言無回隱人目之顏彪太子劭為逆延之子竣輔武陵王駿舉兵討之傳檄數劭罪劭得檄示延之曰誰筆延之曰竣筆也劭曰何至是延之曰

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爲意沮。及劭誅，武帝即位，竣貴重，延之卻其資供，布衣茅屋，蕭然與行道中。逢竣鹵簿屏道，開過之，令內慙。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卧未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及卒，竣竟得禍。鮑照，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獻詩言志，或止之。照勃然曰：大丈夫豈可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遂奏詩，義慶賞識。延之嘗問照己詩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天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人功獨至矣。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曾祖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守永嘉，政尚勤，論著晉紀。王父駰，父昭明，皆世傳史之業。駰撰史記注。子野生而母亡，鞠於祖母殷，殷自授以章句，年五歲，殷卒，泣血哀慟，少好學，嘗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軍參軍，父寢疾累年，子野憂禱備至，父感異夢而愈。及父卒，廬墓哭泣，草爲之枯，有白兔自馴擾其側。繼母卒，致哀。子野靜重不妄交，樂安任昉爲後進所慕，子野以從中表，獨不往。官廷尉，坐同僚事免官。或勸令自白，子野笑曰：雖道慙柳季，寧當以公受

[illegible]起爲諸暨令在縣不施鞭罰有爭者理諭化之民以無訟鍾先榮撰宋略二十卷沈約見之自以爲不及也當世博洽之士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每討論墳典咸取衷焉梁武愛其文并有符檄輒令具草子野爲文不尚靡麗多法古與今文異始頗有詆訶之者後翕然重之或見其文典而速訝之子野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官禁省十餘年未嘗通請謁所得奉推以給宗姻妻子恒苦饑寒居恒以敎誨爲務弟子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晩事佛麥蔬終其身官至中書侍郎卒武帝爲流涕贈散騎侍郎謚貞子○何承天東海郯人也五歲喪父母徐秘書監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撫軍將軍劉毅辟爲行參軍宋臺建以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鎭江陵請爲長史參軍晦誅自歸罪而免後官著作佐郎領國學博士承天博古今多識文帝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銅斗一有柄以問朝士無知者承天曰此亡新威斗也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冢中其瑯耶乎時江左居三公惟瑯耶巳得銘果瑯耶冢也帝欲重用之以宣漏密旨免官曾孫遜有文學范雲與爲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

儒文則傷俗，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梁元帝言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云。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孤貧，篤志，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減油滅火，則卽晝所讀諷誦之，博通羣籍，善屬文，爲梁佐命臣，語具梁事中。約以晉氏一代無全書，年二十，卽有撰述之志，征西將軍蔡貞宗以[illegible]本敕修撰，又二十年而後成，已被敕爲齊紀二十卷，齊武紀十四卷，又撰四聲譜，實始言聲病，爲唐律宗，其案書謝靈運傳，著論言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擅美當時，世共慕習，源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皆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繇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
可言文，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
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以音律調協，取
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
覩，約著論如此，自是沈宋精研音調，唐近體祖焉，然直
修辭之一竅耳，以其獨悟，耗以爲累，千載未悟也，不已
修乎，○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父遙，事齊爲中散大
夫，以兄遐將徙荒裔，訴於朝，言淚俱下，齊武哀而赦之，
母裴高明有德行，夢鈴自天墜而生昉，昉生而神悟，八
歲能屬文，丹陽尹王儉引爲主簿，見其文，必二復太息，
以爲於孔子門當入室升堂，兼有至性，侍親疾，衣不解
帶，父喪去官，泣血三年，齊武帝聞之，謂其世父曰，聞昉
哀過，使人憂之，非直亾卿家之寶，亦時才可惜也，宜深
相全譬，及喪繼母，摧毀，後幾至隕滅，此外除不復可識，
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詩人皆班之親族，
與梁武微時厚善，歷給事黃門侍郎，出守義興，以清潔
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遣户曹掾存問，歲饑，以私奉買
米豆爲粥食之，活三千餘人，時産子者不舉，昉嚴其法，
於殺人同罪，孕者供其私費，守新安郡，公田奉八百餘
石，昉僅受五分，餘悉貸貧乏，兒妾麥飯而已，不事邊幅，

叟杖行游邑郭、訟者競路、吹喪馬卒、雜木爲棺、浣衣爲斂、百姓痛悼、爲立祠、歲時祀之、武帝方食綠沈瓜、聞昉卒、投瓜於盤、悲不自勝、贈太常、謚敬子、昉與鄉人王僧孺過於竟陵王西邸、甚歡、贈之詩曰、百行之首、立人斯著、謹其執鞭、吾爲子御、又曰、劉略班藝、虞志荀錄、嘉爾晨登、惜予夜燭、其降挹如此、而僧孺稱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至以爲過於董生揚雄云、昉有四子、無術、紊流落不自振、嫺舊莫恤者、道逢平原劉峻孝標、冬披葛練、行峻泫然、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游、畧言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者矣、逮叔世民詭、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較言流別、有五術焉、方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飛沈出其指顧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

膏粱刻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惠夷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可知矣、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樂安任昉、海內髦傑、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域、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是以耿介之士、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羣，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畏之也，到溉見其擲抵几於地，恨之終身，先是魏尋陽長李康，蕭遠著運命論，言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相遇也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唱之必和，謀之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以得成功也，豈其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羣雄，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遭漢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之說拙於陳項，而巧於沛公也，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亦如之，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酷烈極於亡秦，文章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遇其端，孟軻

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取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諸侯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爲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而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而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

志而成名也彼其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命之將貴也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過道之將廢命之將賤也豈獨恥之而弗求蓋亦求之而弗得矣希世苟合之士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何背為變通其言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賢榮與辱孰珍故遂冐其貨賄渥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軀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知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譏汲黯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達者之算亦各有至矣曰人之所為奔競於富貴何哉以立德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為陪臣也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閽其門也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生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

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故古之王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古之仕者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雖得之而弗能治不雖能治而弗得也原天人之性核邪正之分權禍福之門終榮辱之筭天動星廻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仝彼取此榮已深於力命之辯劉峻自魏之梁矜負材地歷十稔不遇聞梁武對羣臣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廣其意作辯命論以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闇其惑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生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其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莫能感足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踐其尾宣尼絶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

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
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
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
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沛國劉
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
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
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
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以言、則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堙滅而無聞者、
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
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自然、不假以才智、故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
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必
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
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
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因有力者運之而趨
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夫靡顏膩理、哆嗚顣頞、形之
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

參神之轄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縣人
是知二五而不識於十其證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帝壓紐顯其膺錄星
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
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驪龍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
則未達宵冥之情求測神明之數其證二也空桑之里
變成洪川歷陽之郡化爲魚鼈楚屠漢卒睢河鯁其流
秦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焉能抗之哉其證三也人之言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蔓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
父偃公孫弘對策不第歷說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
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乎將榮悴有定數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
證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受
辛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
寡而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渾敦檮杌踵武於雲
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

繫於天、其敝五也、彼戎俗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
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
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
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
充仞神州、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
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或者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
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
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荊昭
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
華之高、延年殘犢、未甚東陵之酷、爲善惡均、而禍福異
源、廢興殊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善人爲善、焉有息哉、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
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繇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
而不喜、死而不感、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
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

相不遇之文乎、峻著論每激而能盡如此、

○庾信、南陽新野人、幼俊博覽、有容儀、父肩吾爲太子中庶子、掌書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學士、父子出入禁闥、恩禮莫匹、而文並綺麗、世號爲徐庾體、魏破江陵、與王褒王克殷不害等、俱召至、周文大喜曰、昔平吳之才、二陸而已、今定楚、羣才輻輳、固爲勝之、後陳與周通好、南北流寓、聽各還舊國、周武惜信及褒、留不遣、恩禮彌重、王公碑誌、多屬焉、信雖位通顯、閑然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入隋卒、

○劉勰字彦和、東莞人、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南行、寤而喜曰、久矣夫大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矣、而馬鄭諸儒弘之、唯文章之用、實通經典、於是準易所用之策、撰文心雕龍四十九篇、以爲文之爲德大矣、與天地並作、原道宗經、徵聖正緯、頗上遡於其本、而自騷賦樂府史傳諸子、下至雜文諧隱、畢區分而圖別之、至論神思體性風骨隱秀、於文之神用、有司契焉、雖生季葉、微溺於詞、而篤悟遠以深、文多不錄、其要言曰、墻宇重峻、則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其論風骨曰、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

駿爽則文風生焉其論通變曰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
踰本色不能復化故練青濯錦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
宗經誥其論體勢曰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
其體也自安故勢者乘利而爲制其論鎔裁曰情理設
位文章行乎其中矣而職在鎔裁鎔裁者譬規範之成
體繩墨之審分也故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
枝撥去而言留善敷者科條備而義顯至繁而不可刪
約而不可益乎練矣其論聲律曰聲合宮商律自血氣
音律所始本於人聲抗喉矯舌攢脣激齒異而廉肉相
準皎然可明論章句曰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
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
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篇中之意絕筆之
言追細前句之旨附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
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其論儷辭曰造
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而儷辭有四法
焉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若驥在左
驂駑爲右服夔之一足趻踔而行賤之矣其論徵義先
於博識以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也論練
詞必資與雅以爾雅淵源訓詁蒼頡苑囿奇文也其論
隱秀曰必術之動遠而文情之變深隱者文外之重旨

秀者篇中之獨拔也、隱之爲體、義藏文外、秘旨曲包、如川瀆之蘊珠玉、而潤表方圓、秀之爲用、乃思合自逢、非研慮所果、令染乘之與雕鏤、則雖美非秀矣、其論養氣日、昔王充著述、有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也哉、古之作者、取適胸臆、非牽課才外、而末世競詞、爭務於日新、且童少志盛、長艾氣衰、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舍、勿使底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斯亦衛氣之一方也、又曰、大體文章、類多枝派、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途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附陰而藏迹、是以統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徼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沓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笙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力、斯稱盛矣、旣成、欲取定於沈約、無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善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以爲上客、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世居
姑孰博涉記傳善屬文齊侍中謝朏守吳興無所與唯
與興嗣吳談而已梁武帝革命奏休平賦令直華林省擢
員外散騎侍郎河南獻舞馬詔爲賦以三橋舊宅爲光
宅寺制寺碑帝自題銅表立欄塘使爲銘碣奏帝輒
稱善命得鍾繇所書碑殘缺獨餘千字使興嗣次韻爲
之文并以多尊之而適
遵亦大湖逸是云

論曰自魏晉來士祖玄虛以任誕爲達以曠蕩爲大豈
必志靡習溺之然也故文靡靡乎弊而競於治辭亦若
天閉道焉思王深典有君子之心于令昇哀晉申王治
之統陸生五等論豪士賦文賦於文若道乎思過半矣

函史上編卷三十三終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四

明盱郡鄧元錫纂

王文中子經學訓述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上黨𤨏銅川人也其先出漢徵君爵世有明德後家祁永嘉之亂自祁遷江東而六代祖玄則究道德考經籍爲鴻儒事宋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王先生生煥煥生虬齊代宋去齊之魏魏孝文以爲黃門侍郎親幸說用進王肅遷洛都皆虬本謀也巳出刺幷州家河汾焉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彦曰同州府君彦生傑濟州刺史曰安康獻

公傑生銅川令隆文中子父中說所稱銅川府君者也隋開皇初以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容問朕何如主也隆對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天然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兼資堯舜恐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生朕之陸賈也於是奏詔著興衰要論六篇以進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居而治開皇四年文中子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胡爲乎來哉坤二化而天能以衆正者也雖有君德位不在焉黨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遂名通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之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尚

勿也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者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來數百年天下恒一統也後之爲邦者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來數百年九域無定主也夫子之嘆豈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未或有定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志元經者明王之大統也銅川府君欲勗子於學宴居歌伐木召子　謂之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

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學成遊長安慨然有濟蒼生之心上書隋文帝陳太平十有二策本天道明王事因時制物三才之道畢具帝覽而異之坐太極殿召入見文中子曰臣聞敬其事者大其始當其位者正其名魏晉以降天下無主矣今九域甫一陛下真帝也無鍾僞亂紹周漢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也不可失矣於是推策中大旨爲帝逐言之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而先之正始帝大悅曰得生幾晩矣是天以生賜朕也下其策於公卿而公卿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語不合退而有憂色或問之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

及化變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遂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文中子知道之不可行也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也又時將有蕭牆之釁乃作東征之歌以見意其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自是徵辟皆不至楊

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足以蔽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先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旣而使來聘謝之曰存而行之可也歌干旄而遣之退而曰玉帛云乎哉於是有終焉之志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土始家於河汾有丘壠於茲四世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退志其道而已乃續書詩修元經讚易正禮以述素王之業曰竊比

於我仲舒蓋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董常姚義杜淹程元等自遠而至咸北面受佐王之道焉其餘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故隋之季世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㵕㵕如也大業中再徵又不至楊孝感以黎陽作難召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也苟非其道毋爲亂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密出子謂賈瓊曰嗟夫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遼東之役子聞之曰亂始此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太息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

何辭以對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遊太樂聞龍舟之曲瞿然歸曰嗟夫是靡靡之樂也今斯聞斯始不可以遊矣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復于隍矣賦兎爰之卒章歸而著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十四年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與堯舜之道而吾不遇焉命也謂薛收曰道喪久矣如有王者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也今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已而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遂寢疾而終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

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少者温温然如有就其與人言
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常居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
人欵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鷄初鳴
必盥潄具服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
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銅川府君之器勺
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其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
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蓋不從五世矣銅川
夫人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迓迎之必泣以拜子
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歛容或問人善
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宴賓無貳

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見耕者必勞之有水土之役必具畚鍤而往萬春鄉社必與執事質如也子之鄉無争者之他鄉舍人之家見主人必俛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子居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亾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之職也亾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安所得逃

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祀冠昏賓客之酒也。成禮而止。子之室酒不絕。子之家廟。坐必東南鄉。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或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之卒章。子濟大川。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子不相彤。不禱疾。不卜非義。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書。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不度不執。不遂之本此絕四 越公與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食經淮南王作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

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巳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如可慢。則僕得矣。如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尚書召子仕。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巳。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沒世。何患乎僻。芮城府君子兄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加焉。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而忠遂矣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知仁義過此敗之招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之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若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

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於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咏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帶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帯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行於時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安身致命遂志（後勤）其唯君子乎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吾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衰不賢者如是寡悠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

如臨千谷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得遂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然從於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董常之器子赴洛道於沔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荊

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圓圓而不憂窮而不懾通之能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且具餐焉自仲尼沒至是且千歲矣魏晉而降天闕經正之道縱心敗矩而淫於清談文中子實始卓然邀覽於周公孔子之道其言曰吾觀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修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論道約之於五常曰仁五常之始也性五常之本也道貫五常而一之

者也至德道之本要道德之行也仁義教之本先王所以繼道德而興禮樂也禮皇極之門先王所以嚮明而治也問天道人事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者也其自言曰通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者神明殛之敢無畏乎讀之栗然而原本於天地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圓神方知天地之心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謂也子曰此之謂不器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以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答則退謂薛收曰斯旁行而流矣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慈我之所爲乎仁者吾一个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孔稱近仁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天德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入德之門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

儉者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强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夫知此故免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見義爭爲有不善爭改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保德、保身、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自内出、　凝滯者智之蠹也忿憾者仁之膝也纖恡者義之

蠹也。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回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國夫縱讒佞遠矣。問息謗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
好勤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
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
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夸衒。
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　好成者敗之本
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
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處貧賤而不懾可
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可以
立功矣。　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而好名利者也。好上
屏利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聽言而思
馳故警

問群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賈瓊爲吏以事楚公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泛乎利順導而諷之無鬪其捷瓊曰請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問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者乎必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誡識寡於亮德輕於才稱也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難矣哉房玄齡問立功立言子曰必也量

力乎。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争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争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衣裳冠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化則處一而齊

其論政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政猛寧若恩法速寧

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其惟聖人乎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或問之日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不以不學者臨人上 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皆具臣也 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身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使無訟乎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維建四百餘載魏晉以降滅亾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未蘇也已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

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鷄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蓋上無爲而下自足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乘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乘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繇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

哉。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制法遊仲尼之門。中蹊志士至仁人皆然未有不迪中者也。明哲上矣。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身。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曰古之文也約而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鬭人以名

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　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其深言有之局方者疑焉然言適有當有味乎其言之也其言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淺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聖人孰能至之哉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瓊拜而出

問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蘇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吉凶與民同患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曰徵所問者迹也憂疑繇應迹而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

者不知其姝也。至於道者無適非道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始遠一也。李播聞而嘆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莫
之覺也。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求止今吾得之得止止乎止而非止　魏徵問君子之辨。子曰：君子奚辨而有時乎為辨，不得已也。其猶兵與？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兵矣。其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已而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九流哉！安

得皇極之主與之莫敘允疇哉　予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至平之言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或問長生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深於天人古今之際宗周孔之教施之於續經其言曰唐虞之道直

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　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恕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

矣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胥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流言與公君東待察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全身存我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安國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問豳風何風也子曰變風也元

日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陳淑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饗

焉三者不同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淑達俛其首使之深思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其天乎識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也者非他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也者非他盡性者也故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形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骨肉之謂也故以祭

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混然一體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

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焉吾子汩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乎其勞也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其贊易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聖人所用以乘時者也問聖人與天地如何曰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問易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易之憂患縈縈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則何難也子曰有是哉終日乾乾可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其言曰易聖人之動也

於是乎明以乘時故夫卦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以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賛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問風自火出曰家人何也子曰明内而齊外也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賛易至于革歎之曰時斯可矣孰能爲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其續書始漢其書天子之道列乎範者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問兩漢有制志何也曰制其盡美於恤人

乎志其懋德於備物乎詔何也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策何也曰其言典其效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策乎其始漢何也予曰六國之弊亾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新其視聽乎故始之也問者曰漢帝制其出王道乎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也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天下無二志紛之以禮樂則三王之事

也故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邪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誠亂也已其有命何也有君有臣經畧成敗天下懸之而命可出也其訓耴諸仁義而入告也其對因宜取類無不經也故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乎有議何也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有讚有誡有諫何也君子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王者所以進善不暇也問贊非古乎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益皐陶所以順休命也議古乎曰聖王所以盡天下之心者也黄帝有合宫之聽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議之謂也旂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彼乎逆上吾不與也其自言曰帝者之盡制恢恢乎無不容以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吾常守中焉卓然其不動乎而感遂通乎此之謂帝制古之王者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孰能詔天下乎續書之有命邃矣其君臣經畧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

牿弊化自作天命乎訓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繇也其唯明主乎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大哉乎弁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誠其至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書有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書曰改過不悋易曰無咎者善補過者也

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賈瓊問事命制志之別續書有事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知書矣薛收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其天下無主而有臣乎其無制而有訓何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大臣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命

訓先而誡諫後何也先行後言也誡先諫何也先微後顯也此續書之義也其續詩備六代有四名五志焉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牧守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國以成功告神明也四曰歎家以陳誨立教誡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刺焉或戒焉五志之謂也其備六代何也曰吾至典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其自言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

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黠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傷而不怨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怨而不傷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三代之季猶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情性能亾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何也薛收曰吾嘗聞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亾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

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
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蹊矣是續詩之
義也子言之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
哲必也崇貴乎其數之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
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
忘其祖矣宗祖廢而姓氏離朋友廢而名字亂嗚呼斯
已久矣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
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樂之
作獻公之志也子曰君子將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
[illegible]讀喪禮旣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

子終身不違禮。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亾，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姑存之可也。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又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廢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裔子，敢忘其禮乎？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化至九變王道其大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風洽矣裴睎
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
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
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已又以春
秋之義作元經其言曰春秋元經之於王道是輕重之
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其大義曰晉而
下何紛紛多主乎吾視惠懷傷之舍三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何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舍兩漢將安取制
乎薛收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
子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其有

復也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制可作而不克振故未興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何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王孝逸曰帝不帝久矣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實乎此不可去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爾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

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苻秦逆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苻秦何逆哉周制至公之命故

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苻堅王猛不

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

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

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

遠而至猛之力也董常曰敢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

猶傷之也傷之也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授之何也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

也。且君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于先王之民矣。貴其時以其事。於是乎用義。故非至公不及史也。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乎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嗚呼。其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國亡久矣。今具之何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

于不欲其先亾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亾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其末亾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亾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亾蓋傷先王之道盡墜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期逝不至而多為郵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亾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有道於是乎

見襄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民無定主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極明神器之有歸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與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問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何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容恐言耶吾何敢及也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辨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

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是謂無可無不可、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其縱言及於古有之皆六經之義或問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

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也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

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

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大風安不忘危

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賈誼夭

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

其秦漢之後心乎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

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於朝直言屬於耳

以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婦人預

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

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房玄齡曰書云霍

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謂魏相貞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其道何如日靖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污其迹可謂遠刑名矣莊子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人謂不密吾不信也問田疇曰古之義人也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問嵇康阮籍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王道未也視局方過之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佺何人也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其亦

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謂京房郭璞古之亂
常人也崔浩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問謝安曰簡矣問
王導曰敬矣問溫嶠曰毅人也問桓溫曰智近謀遠鮮
不及矣問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
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問魏孝文曰可與興化謂明太
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
道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
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子曰甚矣
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
掌國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問[illegible]隱子曰敏人也其器

明其才富其學贍其道何如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問蘇綽子曰儁人也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際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

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墨白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喟歎於山河之固也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讀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辨命論曰人道廢矣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讀說苑曰可以輔教讀樂毅

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矣太初善發其蘊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問孝綽兄弟曰鄙人也其文淫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蓋觀人於文也杜淹

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唯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反一無迹難以事求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贍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北山丈人謂子曰何為遑遑者無急與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之曰

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静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
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儐也子驟而鼓角風釣者
曰嘻非今日之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有
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
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摇竿鼓
棹而遊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漢擊磬襄
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賈瓊曰中[illegible]
吳歆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然驩虞其有行也
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
父兄晏然皞皞其有行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子謂北山

貞公旹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旹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或非續經薛收姚義以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柰之何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則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又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蓘必有豐年於是乎述作大備程元歎之曰夫子之成也吾儕之慕之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未嘗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也賈瓊曰夫子以萬古爲

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者當日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論禮論樂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之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夫子以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其自言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足不雜學故明文中子之歿也門弟子會哭者數百人已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沒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之亂世莫予宗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而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

矣仲尼旣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
謚夫子曰文中子縗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
子之書歸王氏其高第弟子有程仇董薛之倫

董常字履常河南人靜至而動權蓋靜不證理而足用
焉思則或妙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
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未達退
以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常嘗
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諸子曰有之又有圓爾
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侮者焉常曰獨而不
譏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悅常嘗歎曰善乎

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曰仁亦何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僉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對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白首北面豈以年哉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其没也文中子哭之寢門之外拜而受弔曰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没明王雖興無與定禮樂矣　程元南陽人因薛收來

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又聞過而能喜薛收河東人內史道衡子也內史見子於長安謂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毋失也及內史以非辜被戮收遁于首陽山既免喪服不除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又謂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聞三才之奧退而學易曰乃今知人道修而天地之理得矣聞六經之旨曰乃今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明聖人窮而褒貶作此皇極之所以建而斯文不器也房玄齡曰道之不

行久矣夫子何營營乎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於家大夫失道則士庶人修之身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人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道之所以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玄齡謝之唐初興收詣秦王上謁延見問方畧語合意授記室叅軍時軍務旁午收作書檄露布於馬上占辭該敏如宿搆王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定先建德之畫語具帝紀中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峻宇彫牆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露臺

而長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從平劉黑闥有功封汾陰男嘗上書諫畋遊王喜賜金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者相望卒哭之慟贈帛三百疋既節位謂玄齡曰令收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惜夫　仇璋字伯成為龍門關吏子之韓城自龍門先濟賈瓊程元後璋止而問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頴頞如也重而不亢目粲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闊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變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豈其人乎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吾二人師之而不能

去也仇璋聞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璋嘗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未也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問三有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璋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時居文中子之門非專經不以授而董仇程薛備聞六經之義叔恬曰夫子得四子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子之力也姚義太山人篤信好義不忍捨道而干祿困於窶房玄齡曰盍請乎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

已乎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難進而易退子謂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又曰廣子曰簡而能廣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問孔庭之法曰詩曰禮而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

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尊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敬出子曰賢哉敬也以禮樂為問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閒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

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楚公作難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是時門人扶風竇威(文蔚)太原溫大雅(彦弘)並賢而清河房喬(玄齡)杜如晦(克明)鉅鹿魏徵(玄成)京兆杜淹(執禮)趙郡李靖(藥師)頴川陳叔達(子聰)與事唐爲名臣而房杜魏有佐命功各具該傳中　大雅仕隋爲長安縣尉以天下亂去職不仕入唐高祖引爲記室參軍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

議定禮儀歷黃門侍郎事秦王與秘策累禮部尚書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必葬此地福窮而害兒大雅曰若得家弟益福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謚曰孝 叔達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官尚書入隋久不調大業中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圖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

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
出境子聞之曰收會言叔達會聽魏丞爲龍門令下車
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丞
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子嘗言杜
如晦識時運若逢明主於萬民猶天乎蓋許之相也玄
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而後能無私能無
私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
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
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薛收遊於館陶遇魏徵與
之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三月不出及

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子言之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行於時有用捨焉又謂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忠而密魏徵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而子之從父珪從子授續經子仲弟曰凝字叔恬學於子請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皆醜正惡直凝也獨安之乎九人

子悄然正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愆咨而輒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成其長）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脩厲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挾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偏）救其叔悟再拜而出仇瘴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與子笑而不答薛收曰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既而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一進一退）叔恬常居粟如也子躬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

聖人之書及祭器公服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茍
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茍亂也事寡嫂以恭慎著
與人不欵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也饗食
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罔食曰無求飽也
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
者一歲再輸官御史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
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爲也群居縱
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子季
弟曰績字無功子曰朋友之過也神人無功汝何敢望
焉巳而逃於酒作五斗先生傳以自況子曰汝忘天下

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然晚耕東皐太守杜之松招之
見不往問禮對以禮明正服義服之辨灼然於情禮與
權會不以沈酣廢也貞觀中修隋史績持御史大夫杜
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尚書叔達幸入史時長孫太
尉總史事叔達以太尉不說學而叔恬以論糾忤太尉
杜大夫交於太尉隙臧未出也貞觀末魏文公有疾病
叔恬問焉因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叔恬問何歎也魏公
曰大業之際徵也與諸賢侍文中子矣子謂徵及房杜
門賢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
平之色子曰徵乎行臨事自知之及貞觀初獲與廷議

上臨軒謂侍臣曰卿等毋正色進諫咸云嘉謨良策豈
主不行誠行之古治可坐復也朕誠虛薄然自知亦頗
審矣雖德謝明哲至聞義則服則庶幾乎古人諸公有
長久之策其悉陳無隱因引入宴坐酒行上曰設法施
化貴在經久秦漢以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於何為當
其悉心以告無患不行徵時在下坐房杜屬目焉因越
席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
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善之也請以周
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召徵等復喟然曰朕夜讀周
禮眞聖作也篇首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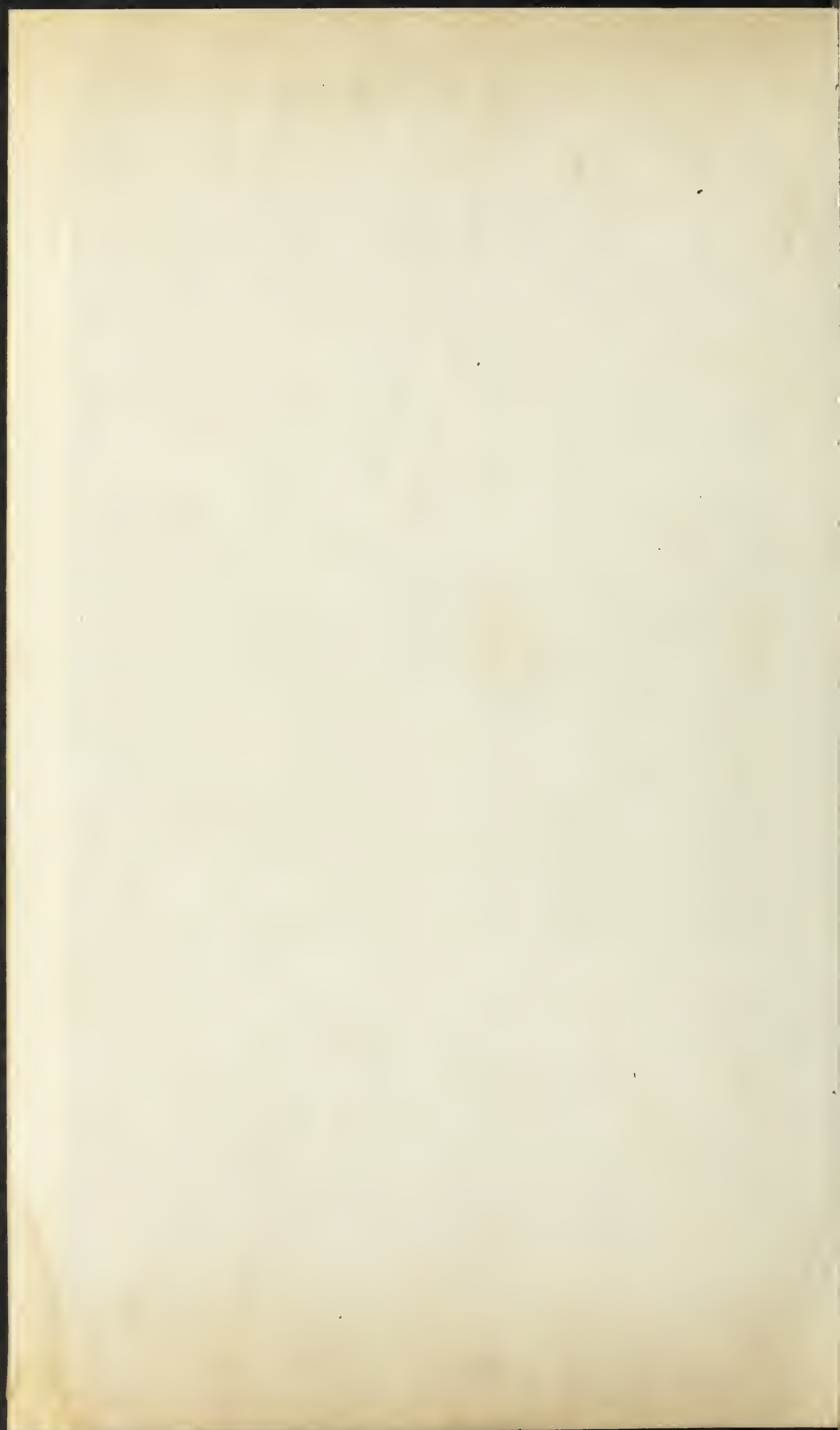
官分職以爲民極大哉深乎已太息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不能定而退久之上宴閒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閔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昔漢章眷眷於張純今朕汲汲於卿等良有以也徵皇恐對曰非陛下不能力行愧臣等無素業爾房公退太息曰禮樂非命世大賢不能及也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先見之矣使董薛在適不至此文中子有二子長福郊少福畤叔恬以中說授福畤福畤拜受之退而辨類分宗勒爲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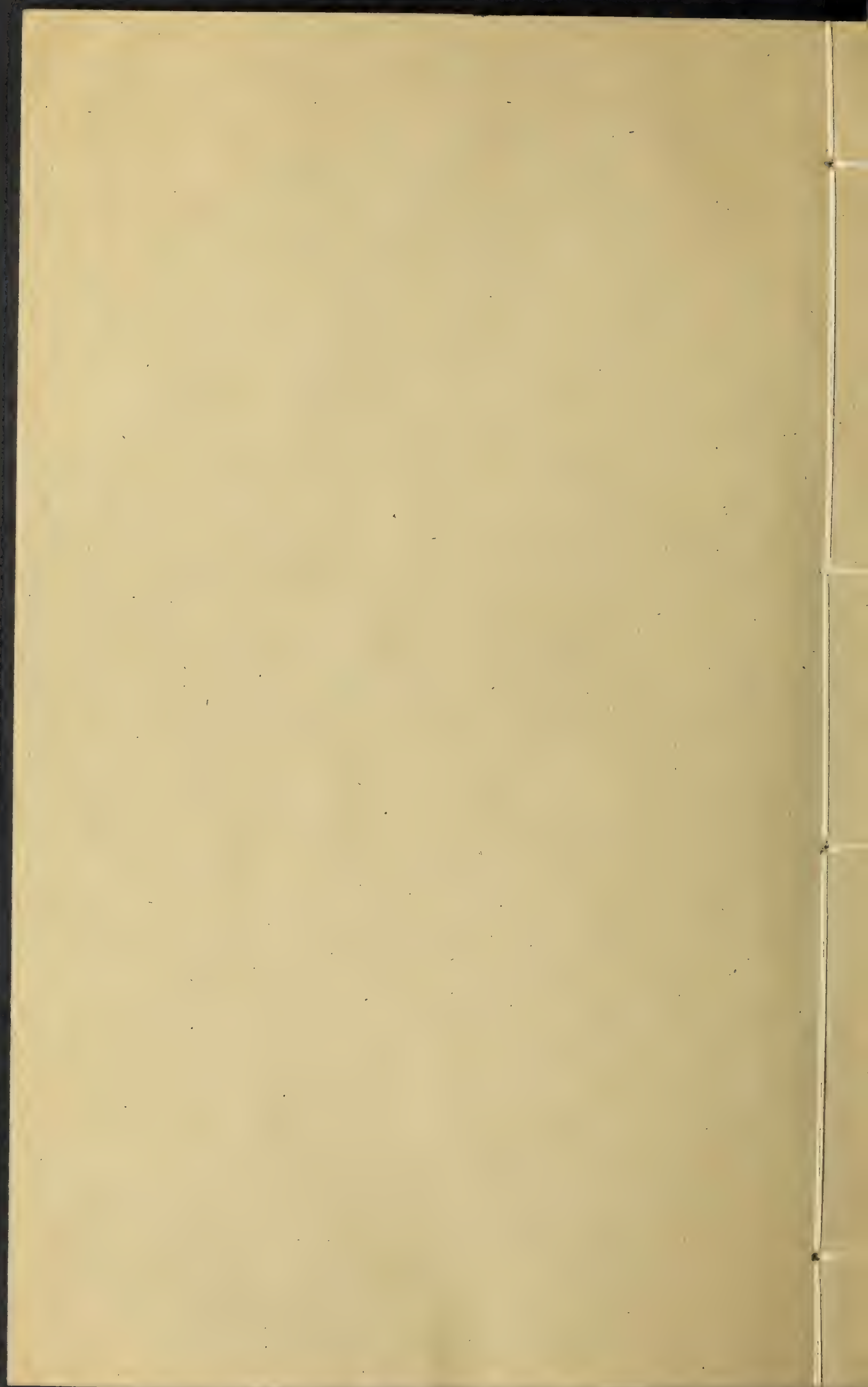
今中說是已首王道篇具陳其世家故觀者悖焉而祖
時有子曰勃述祖德而作詩其詩曰伊我祖德思濬九
埏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夫豈願焉其位雖屈
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
樂咸若詩書具草貽厥孫謀永爲家寶其後文中子之
學唐司空圖宋柳開仲塗實尊之然續經不傳惟中說
具存

論曰予讀文中子書已論其世探其微㥾㥾乎其於道
也則明洞幽彌大而察小矣道觀其通故圓而不閡德
止于一故純而不雜學詣其極故曲而有當心中權卩

會於道調適也故公而不黨平而不激聖宗周孔述準六經道修於近治反乎本以舉遠而該末也運昌則獻其謀時欲亂則閉而藏諸其器言可繹法言足憚格言足志深言之有遺味可存也可謂具體矣問韓愈何無稱焉曰愈華矣中說樸非所好也問司馬君實有傳曰君實愿未達其微言晚宋何時有訾言曰宋方以絕學自詡然程淳公邵先生亟稱之矣曰中說之摹論語也已甚曰是形也見其形而忽諸雖有至味未暇測也是讀中說之大患也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四終





#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五

明盱琶鄧元錫篹

## 唐高祖太宗帝紀

高祖姓李氏諱淵隴西成紀人七世祖暠當晉末有秦涼自王所謂西涼公者也西魏末僕射虎佐周有功封唐公唐公薨子昞世封唐高祖父也高祖倜儻有大度推眞任素而弘衆爲寬仁事隋歷刺譙岐隴三州守滎陽樓煩二郡楊玄感反先覺察以聞煬帝說以爲弘化郡守知關右諸軍事[illegible]

多逆德毒[illegible]

周起馬邑朱粲起楚海陵薛舉起秦金城南李軌起河西各稱王李密起鞏號魏公梁師都據朔方他諸據州郡盜名字者所在而是不可勝數也始高祖爲守寬爲豪傑所衆附中子世民聰明神武結晉陽令劉文靜宮監裴寂等黨陰有安天下之志矣則文皇帝也。初寂與文靜俱宿晉陽城樓見烽火四作喟然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當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豈憂貧賤哉於是二人深相結而文靜見世民驚以爲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遂相與附親文靜坐與李密昏繫獄世民就獄省之文靜慨然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矣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相省非兒女子之情公豈有意乎文靜曰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

以十萬數當今之時有眞主駈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文靜命晉陽數年知其豪一旦收集可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此帝者之業也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待事會

會突厥寇馬邑高祖遣將高君雅擊之師失利恐罪至甚憂世民乃乘間屏人進說曰主上敖虐百姓憤怨大人爲留守而進陽城外皆荊棘下有寇盗上有嚴刑大人欲於何自全乎惟順民心舉義兵可轉禍爲福高祖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送縣官世民徐退明日復說曰外人藉藉言李氏應圖讖當有天下故李金才以無罪種滅大人如不能則坐縱

[illegible]上 紀

人勿疑高祖吁嗟

言亦其理政當聽汝言

國亦爲汝矣高祖故與裴寂[illegible]及留守太原而寂爲宮監益昵親世民欲因寂關說乃日引與博

輸之金爲歡已乃以謀告先是寂私以晉陽宮人侍高

祖至是高祖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如世民指且曰曩

寂誤以宮人侍公二郎陰養士馬非直舉義亦會劉武

以事覺誅罰不小辟禍耳高祖乃大恐意遂決

周攻汾陽宮煬帝遣人讓高祖守太原柰何令盜顧[illegible]

獗如此高祖愈益恐而知星者言帝座不安參墟得[illegible]

當有眞人起其分於是高祖集將佐名討劉武周集兵

遠近響赴旬日間近萬人隋大業十二年夏五月甲子斬[illegible]丞

王威副將高君雅起兵太原甲戌文靜使突厥求濟師

稱臣六月遣世民將兵徇西河擊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質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政以誅佞人除殘豈敵百姓哉斬之餘不戮一人慰撫使復業遠近大悅遂定入關之計於是高祖留子元吉守晉陽、自稱大將軍、鼓行西、開府置官屬、尊代王侑爲皇帝、移檄郡縣、所向輒下、隋武牙將軍宋老生將兵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師會積雨師不得進太原運餉期不至軍乏食軍中訛言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皆內顧洶洶裴寂等請旋師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粟未遑遠畧武周

憂馬邑何渠能動

下生民也當先入居陘

小敵白沮且師一旋將不可復合獨還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高祖不聽下令趣旋師世民將復諫則已暮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高祖驚召問故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能無悲高祖悟趣軍還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拔霍邑斬宋老生引見霍吏民勞慰賞如西河進克臨汾絳而突厥遣士馬來助師時屈突通屯守河東汾陽薛大鼎首建自龍門濟河入關之策裴寂曰屈突通擁大

衆憑堅城捨之去而攻關脫進不克攻敵踵吾後此腹
背受敵之道也必先克河東然後西世民曰不然兵貴
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
將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振槁耳若淹留
自敝於堅城之下使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
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蠭起之將今未有所屬
不可不早招來屈突通自守虜耳豈足慮哉高祖兩從
之留諸將圍河東綴屈突通而自引大軍西所過罷離
宮囿苑業貧民出宮女還[illegible]
簡其豪俊備官使[illegible]

舊識署記室參軍

遒子壻柴紹段綸各志玄 ⋯⋯ 立仁分領

師。高祖以書慰勞使咸受世民節度遂進軍長安命諸軍宿止壘壁毋侵暴遣使諭隋將衛文昇等降不報進圍城救城拔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族十一月克長安稱唐王奉隋代王侑爲皇帝尊隋主廣爲太上皇群臣請唐王以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加九錫總百揆唐王內自慙曰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群臣曰歷代故事也不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順其道以應天順人豈相襲哉未聞以夏商之季行

虞之禪也。必循魏晉之迹。以欺天罔人。孤竊耻之。但改丞相爲相國府。歸九錫殊禮於有司。遣將徇山南山東諸州。及巴蜀下之。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苛禁。民大悅。是歲李軌起河西。稱涼王。蕭銑起巴陵。稱梁王。明年春三月。煬帝斃于江都。

夏五月。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改元武德。大赦天下。復民田租一年。義師所過。復三年。立四親廟。追尊皇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賜曰懿王。妣皆妃。祖虎曰景皇帝。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皇后。追贈故妃竇氏曰孝穆皇后。[illegible]爲皇太子。封子世

已見上紀

遷華前所代親族

隋蔡公智積等子孫仕隋所□

令置學校以秦王世民爲尚書令裴寂爲左僕射知政

事於時爲眞相劉文靜爲納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帝遇臣

下有禮而羣臣益親以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時帝鑒

隋末拒忠諫喪國首開納言路而羣下未有應者京兆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最先諫故不次擢賜帛三百匹秋

詔廢隋離宮別苑毋繕修詔隋元功世胄懷忠抗節蹈

極刑者加贈謚其子孫以酷濫流徙者還之冬十月朔日蝕

帝親錄囚徒監察御史李素立以直諫擢爲侍御史時有

犯法不至死者，帝特命殺之。素立爭之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帝悅，從之。命宰相授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帝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帝曰，此官清而不要。擢侍御史。帝考第羣臣，以詹事李綱、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朕即位來，每虛心求諫，惟綱盡忠款，伏伽誠直，餘踵弊風，俛首已焉，豈不負哉。君臣如父子，當有懷必盡，毋隱也。秦寇長安。秦

王世民擊之，破其軍，進圍折墌，薛仁杲降，隴右平。薛舉，河東汾陰人，驍勇絕倫，為金城校尉。散家貲，結客，雄西邊。隴有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使舉將討之。方授甲饗舉於座，郝瑗發倉廩賑施，平羣盜，稱西秦霸王。軍大振，盡得隴西之地。已稱帝，遣其子仁杲寇扶風，唐弼拒之。舉遣使招弼，弼許降。仁杲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勢益張。進逼高墌，窺長安。會秦王疾，又軍於長史劉文靜去[illegible]必毋戰。文靜欲耀武以威之，遂[illegible]而恃眾不備，舉潛師掩其後，[illegible]靜坐[illegible]者[illegible]會舉死，仁杲嗣，使[illegible]請戰。秦王曰，我軍[illegible]

心、宜閉壘待之、彼斬、相持六十餘日之、羅睺喜、盡銳來度其疲、曰可矣、使寵王陳原戰力困、王引軍自原北出不意掩破之、羅睺軍潰走、自帥驍騎急追之、竇軌叩馬諫、秦王曰、破竹之勢何可失也、遂進圍折墌、仁杲麾唇失士心、士卒叛、計窮乃遂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堅城之下、人皆謂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悍、吾特出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所以克耳、諸將皆服謝不及、以仁杲歸斬於市、

**李密以其師降、以爲光祿卿、封邢公、遣收撫山東、密叛走襄城、總管盛彥師擊斬之、**

密、長安人、少好讀書、嘗出遊、乘一黃牛、將漢書一帙掛角端、手行執牛靷、左繙書讀之、越公楊素出行、見而異之、問姓名、問所讀書、知其爲蒲山公寬子、之宜與語、大悅、歸謂子玄感等曰、吾觀密識度、汝等不逮、必傾心結託、煬伐高麗、玄感反黎陽、迎以爲謀主、

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遠在遼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
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今擁兵出不意長驅入薊扼
其喉前有強敵退無所歸不過旬朔糧必盡衆必降
潰不戰而大首可得此上計也關中天府衞文昇不足
爲意若經城勿攻徑入長安以令天下天子雖還根本
已拔此中計也若近先東都云據形便勝負何常斯下
計耳玄感曰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取之足繫其心經
城不拔何以示威信如人言公之下計乃上策也攻東
都克不克而誅密縶送行在乃悉出所齎金示送者曰
成幸相瘞畱此金報德送者許諾防漸弛市酒肉食飲
譁竟夕至魏郡防守者醉遂亡命遊羣盜間陳說大計
群盜始皆不信已知其密也心動相謂曰人傳讖言李
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豈其人乎繇是漸敬密密察
諸帥惟翟讓最強乃說諸小盜令下讓讓喜於密親已
說讓下滎陽擊隋將張須陀破之軍大振文遣者假
占候動讓因說之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幼政令一一洛
口倉下多藏粟襲之拾芥耳曰萬衆
一朝而集也然後仟以
豈憂天下哉於是
讓等大厭服推密

世勣爲大將軍、衆
洛口、老弱襁負者 [illegible] 聿
从聚則米盡、米盡 [illegible] 甘寡允
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走 [illegible] 以號人大
密壯其言書招之、竟去、莫知所之、時 [illegible] 米各水 [illegible] 斤十
里、粲如白沙、賈閏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 [illegible] 宗何
令肩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已米
果盡衆散、王世充簡精銳擊之、密輕世充不設壁、遂大
敗、跳身奔虎牢、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而衆散
不復合、初高祖起義、憚密多智、與求成、時密殺翟讓并
其軍自守矣、恃彊不相下、復書云、所望左提右挈、戮力
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帝得書笑曰、密妄
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絕之、乃更生一
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之、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
之兵、我專意西方、可以萬全、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
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
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喜甚、以示將佐曰、
唐公見推、天下事大定矣、及是敗、遂率衆降、帝遣使逆
勞、相望於路、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竇融功

不綱矣、豈當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爵

國公、密大失望、會朝會、光祿當進食、深恥之、乃言於帝

日、山東臣故部也、請憑國威往收之、取世充以報國、帝

許之、引升御榻飲、勞之、而遣、既而長史張寶德上封事

言密必叛、召密還、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必禍矣、不

如破桃林、收兵渡河、至黎陽、公許我乎、閏甫曰、明公既

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能遽集、不如姑應召

以自明、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

曰、自翟讓之戮、人皆謂公棄恩忘本、人誰肯復以兵委

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

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以救而使人馳告故將伊州

刺史張善相令以兵來迎、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

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伏、令之

曰、俟賊半渡則齊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乃入山何

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乘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

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必不可復制、今吾

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趣[illegible]

之、傳首長安、拜彥師[illegible]

其地東薄海、屬之

之未有屬也、世勣

所有、而吾獻之、[illegible]
疆縣戶口數啓密[illegible]參恪以[illegible]
其言對、帝大嘉歎[illegible]萊公、賜
國姓、附宗正籍、及密誅、世勣[illegible]其房世勣舉
軍縞素、
葬黎陽、二年春、令百官遭父母喪。聽去職終制。定祖廟
謚法。見土田志置宗師。命諸宗姓居官者、居同列上、未仕者免徭役、州置宗正總攝團伍之。淮
安楊士林破朱粲。以漢東降。以爲顯州行臺楚盜朱粲剽掠漢淮
間、破州縣、食其積粟、去輒焚餘之、食則烹婦人嬰兒啖
之、稱楚帝、淮安豪楊士林起攻粲、諸州皆應、粲敗、奔菊
潭、士林以漢
東西郡來降。安興貴使西涼。獲涼主軌以歸。河西平、李軌
姑臧人、頗窺書史、有機略、盡有河西五郡、稱涼王、[illegible]
安修仁兄興貴事唐、請得使說軌、使自歸、帝曰、軌阻[illegible]
恃險、豈口舌所能下、安之興貴曰、臣家世豪涼州、爲[illegible]
吏所附、弟修仁爲軌所倚信、軌聽臣厚幸、即不聽、[illegible]
易矣、帝遣之、興貴至、說軌不下、退結諸胡起兵[illegible]
敗、歸城守、興貴徇城下大呼曰、大唐遣我來誅[illegible]

助者族、城中人素畏安氏、爭出應、執軌以來、詔市參軌、以興貴修仁、爲左右武候大將軍、敎。唐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耕戰之務、繇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而府兵法始此、

秋八月鄜公侑薨、葬隋恭帝、殺民部尚書劉文靜。文靜材畧功勲皆在裴寂右、而位乃居下、意鞅鞅不平、與寂郤、會家數有妖、召巫爲厭勝、文靜無寵妾、使其兄上變告之、詔屬吏、文靜對獄曰、建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寂位望畧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而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誠不無觖望、帝覽對曰、反明矣、李綱蕭瑀皆白其不反、秦王爲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建非常之策、已乃告寂、及事成任遇懸隔、今觖望有之、非敢反也、帝低回久之、寂曰、文靜材過人、而性麤險、留之貽後患、遂殺之、籍家、

僕射寂師潰于介休、定揚武周犯并州、齊王元吉委城遁名弋、金六

澮諸州

秦王出師屯柏壁

武周河間景城人

較尉見天下亂殺

櫃取汾陽陷定襄馬[illegible]上

谷盜宋金剛爲竇建德所敗[illegible]之喜號日

宋王委以軍金剛說武周圖晉[illegible]以爭天下武周

從之使將兵寇并州陷介州帝憂之僕射寂請行許之

寂恇怯無將略金剛擊之軍大潰晉州以北城鎮俱陷

沒武周逼并州元吉紿其參佐夜攜妻妾奔長安關中

震駭帝欲棄大河以東獨守關秦王奮請曰太原王業

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即關

中其與幾何願假臣精兵三萬必殄武周克復汾晉於是

發關中兵秦王將擊之王引兵自龍門乘冰渡河屯柏

壁與金剛對壘而軍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別將

擊虜永安王孝基於夏縣秦王遣殷開山等邀之美良

川大破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秦王自

將步騎三千從間道邀擊又破之還柏壁諸將咸請戰

秦王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爲資利在速戰

我閉營養銳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

當必走走而擊之靡不捷矣未宜速戰於是遣偏裨乘

間抄掠其饟道而大軍壁不戰金剛食盡果北走尋相

殺秦王追及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寧獨不愛身乎士卒饑疲宜留壁俟兵糧集進未晚也秦王曰不然金剛力屈窮而走衆心離矣必乘之若淹留使成計將不可復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吾竭忠徇國何身足顧哉遂策馬進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時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一羊與將士分食之而[illegible]遁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陳李世勣與戰却王師精騎擊之出金剛陣後大敗之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幷州走突厥金剛欲復鬬衆莫肯從亦走突厥秦王入幷州武周所得州縣皆爲唐初武周之南也苑君璋謂之曰唐主舉一州之衆取長安所向無敵此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中立觀變爲長策必毋輕敵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至於此已金剛在突[illegible]謀走上谷武周謀亡歸馬邑皆爲突厥所殺

督諸軍伐鄭夏救

顯州人 [illegible] 王世民

牢。夏來戰虎牢獲。

平。赦天下給復一年陝鼎輒

寇戎復

二年。鄭僞主王世充夏王竇建德也、世充本西域胡、從
母嫁霸城王甲、冒王姓、以利口諛隋煬、得幸、至太
僕卿、越王侗立、封鄭公、進太尉、已遂弒主侗而奪之位、
號鄭、竇建德、貝州漳南人、頗重然諾、好施爲任俠、隋亂、
入高雞泊中爲群盜、宇文化及弒隋煬、借號起討大破
之、入聊城、先誅蕭后、稱臣誅爲逆者、奉章越王、越王弒、
稱夏王、兩唐相州、得淮安王神通及同安長公主、授館
致餐、得徐世勣、質其父、使鎭黎州、世勣亡歸唐、曰忠臣
也、釋其父不殺、蓋是時、鄭夏最彊、世充將秦叔寶程知
節、甫謂曰、王公器度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
豈撥亂主乎、亡歸唐、秦王以叔寶爲總管知節爲統軍、
世充殘虐、動所部一人歸唐者、舉家從坐、舉家亡者、四
鄰皆坐、相告者免、獲者賞、所夷滅者數千家、而亡益甚、
獨更相匿以逃亾、至是詔秦王討之、秦王遣行軍總管
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
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廻洛城、而大軍屯北

邙、連營以逼之、河南州郡相繼降、遂拔轘轅、圍東都、世
克城守嚴、攻旬餘不克、將士疲弊思歸、請班師、世民曰
敢言班師者斬、帝亦密敕使還師、秦王遣使言於帝曰
東方粗定、世充號令所行獨一城、克在朝夕、若旋師賊
合餘燼復振、後必爲難、請留攻、於是秦王遣王君廓襲
虎牢、拔之、世充急、求救於建德、建德自帥兵十數萬救
之、軍成皐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而遺秦王書請退軍
潼關反鄭侵地以爲好、秦王集將較議之、郭孝恪曰、世
充窮蹙、垂將面縛、而建德遠來、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
據北邙之險、伺間而動、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
精銳、但糧乏而困、建德兵精、若縱之至此、兩寇合而轉
河北之粟饋洛陽、則戰爭方始耳、今洛陽憊、獨宜分軍
圍守、壁不戰、而大王親帥驍銳據成皐以待、旦可克也、
建德既破、世克自下、秦王曰善、於是中分麾下、使屈突
通等、副齊王圍守洛、而身將驍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
以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世充登陴望莫
測也、既馳入武牢、建德悉衆　陳亘二十里、鼓
行前、諸將懼、秦王、　足山　未嘗見
大敵、今度險而囂　我按
兵不出彼勇氣々

建德列陳、自辰[illegible] 王曰、
士、及將三百騎略 [illegible]朝[illegible]群臣、亟
可擊矣、乃帥精騎[illegible]
揮朝者卻、而召騎卒禦師、進 [illegible]已至、秦王自帥
秦叔寶、史大奈、程知節等、卷旆[illegible]出、建德陣後張之、建
德軍大潰、遂擒建德、囚之、徇洛陽、示世充、世充欲突圍
走、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夏王已為擒矣、雖出必不
濟、不如降也、於是世充素服、率群臣詣軍門降、秦王部
諸將入城、分守市肆、禁侵掠、行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
以窮人欲、如此欲無亡得乎、令撤端門樓、焚乾陽殿、則
天門闕、徐宋山東平、

秦王世民班師、還獻俘太廟、赦世充徙蜀、斬夏建德、世充道為讎所殺、

建德將劉黑闥起漳南、及徐圓朗反、

冬、命秦王世民稱天策上將、命趙郡王孝恭開府、

靖率軍自蜀下伐梁、破之、梁主銑降、斬都市、孝恭、高祖從兄子、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也、孝恭沈敏有識量、徇巴蜀下之、[illegible]朱粲、俘其衆、釋降者不殺、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

韓擒虎與論兵、未嘗不歎息、以爲孫吳復見也、而後梁宣帝曾孫銑、據江陵、僭號、置百官、詔李靖以行軍總管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伐之、集師夔州、時秋潦漲惡、諸將請俟江平乃下、師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甫集士、銑不及知、卽知之、又以江漲惡、吾未能猝下、不設備、若乘水傳其壘薄之、是迅霆擊也、孝恭曰善、於是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荆門宜都二鎮、薄夷陵、銑方罷兵營農、卒聞唐師至、則大懼、倉卒徵兵江嶺外、不得集、乃悉出宿衛兵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不可、彼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駐南岸、緩之、緩一日、彼必分兵歸自守、留拒我者約矣、我乘間擊之勝、今急之、必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師銳師搏戰而敗、趨南岸、靖見銑衆擾而囂、爭虜獲、趣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抵江陵、入其外郛、又攻水城拔之、棄所獲舟艦于江中、諸將皆曰、破敵獲艦、是吾資也、柰何棄以資敵、靖曰、銑地方千里、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而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illegible]將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illegible]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經[illegible]艦、果疑不進、銑內外[illegible]本勸

銑降銑乃謂群一 … 屠乃
降則百姓蒙患涇 … 从乎乃
下令開門降諸將 … 臾言梁
氏將帥與官軍拒鬬疢者肯筲 … 李靖曰王者
之師當使義聲載路彼爲其主疢疢也 … 何同叛逆之
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案堵如故銑降數日援兵至者
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降詔書勞勉靖即授嶺南
撫慰大使桂州總管封永康郡公靖至桂州分道招慰
承制補官所過問民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
近懽服南方大定劾馮盎爲隋漢陽守隋亂盡有高羅
春自崖儋林振之地或說令劾趙佗計自王盎曰吾家
此爲牧守五世矣常懼不克負荷爲先人羞敢効佗稱
亂乎至是承靖制遂自歸遣子弟入侍

五年春秦王討劉黑闥大破之洺水黑闥走突厥黑闥漳南人嗜酒好博奕不治生與賓建德少相善建德起署將軍建德敗黑闥自匿於漳南田間居殺建德建德故將范願高雅賢等相率反卜以劉氏爲主吉請漳南請之黑闥喜椎牛饗卒設壇祭建德告以舉兵襲漳南破之陷貝魏相[illegible]
悉復建德故地兖州賊徐圓朗舉齊兖地應之衛[illegible]

高開道亦應之、黑闥稱漢東王、圓朗稱齊王、淮安王神通討之、師敗績、山東大震、於是秦王請自將討之、師次衛、黑闥戰數却、係州人、洛水人以城降、秦王遣總管羅士信入城守、陷、士信死之、巳秦王復拔洛水、營洛水南、黑闥數請戰、壁不應、而遣程名振、邀其饟運、沉焚其舟東、王度黑闥糧且盡、必決戰、則使人堰洛水上流、黑闥帥步騎二萬南渡洛、壓唐壘而陳、秦王將精騎擊之、黑闥帥衆殊死戰、日午至昏、力且困、守吏決堰水大至、則逸遁、奔突厥、餘衆未之知也、猶格戰、巳乃潰、王移兵擊圓朗、破走之、山東復平、詔帝使盛彥師安集河南、至任城、爲圓朗所執、厚禮之、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擒、必死、汝善待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見之色動、巳笑曰、盛將軍壯節、不可奪也、禮待之如舊、後彥師還朝、竟以事賜死、

秋杜伏威執李子通送京師。伏威來朝。子通反伏誅、先是盜沈法興據毘陵稱梁王、杜伏威據歷 子通據海陵江都、僭吳帝、林士弘 威首自歸子通攻沈法興取 威遣將輔公祐攻子通、子 大破之、

洪典沉江死、而子盡有淮南江東之故業可復也、自長沙弘守將、以南昌降、士弘係安卜、死、江淮平、八[illegible]誅、士江東空虛人、送長安

月、葬隋煬帝。是歲、野蠶成繭突厥寇并州、六年春、劉黑闥誅。黑闥引突厥復入邊、帝遣齊王元吉、淮陽王道玄擊之、道玄敗死、河北復大震、太子于建成軍昌樂、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受誅、今雖有詔、赦其黨與、莫信、今宜悉解其囚、慰諭之、盜可坐散也、從之、黑闥衆散、食盡、與數百騎遁去、太子遣騎將趣追之、黑闥走、不得息、至饒陽、餒甚所置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太子、斬洛州、黑闥臨刑歎曰、我業懇園圃藝蔬、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徐圓朗亦走死、時陽信盜高開道、掠臨渝懷遠、陷漁陽、稱燕王、擇親兵數百人、皆勇士、號義兒、常在閤自衛、黑闥亡將張君立、與其將張金樹、相結圖之潛令人入閤與諸義兒戲、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匿刀仗牀下、迫暝、金樹入攻閤、君立於外城舉火應之、中外驚擾、義兒將出戰、弓弦絕、刀仗失、開道窮、先縊其妻妾及子、而後自殺夏。以裴寂蕭瑀爲左

右僕射楊仁恭。封德彝爲中書令。秋。輔公祏反七年春。

置大中正。依周齊舊制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置州縣鄉學。有明一經以上者以名聞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定官制。趙郡王孝恭都督靖克丹陽。

誅輔公祏。公祏齊人、與杜伏威少相愛、伏威兄事之、已相忌、公祏陽學道辟穀以自免、伏威入朝、令其將守冊陽、公祏奪其兵、詐稱伏威不得還、貽書令起兵、遂稱宋帝、據梁陳故都、置百官、詔孝恭靖討之、且發饗士、命取水飲、水忽變爲血、舉坐驚失色、孝恭神色自若曰、此公祏授首之徵也、一飲而盡、衆大服、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斷江、舟築却月城、延袤十餘爲掎角、文結壘江西以禦師、孝恭靖以勳以步卒渡淮、拔陽壽、次硤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建業潰郎惠亮降矣、孝恭將兵、雖隸此

二屯而所自將亦……頭城竝易
破哉令進攻不克……惠亮正通
皆百戰餘賊非怯……之戰可破
也二屯拔公略備矣季恭曰……八……壘而勒精
兵結陣以待之攻壘者背陽不勝而走賊亦……北與戰大
破之惠亮等遁去進攻建業公爲出走禽斬之江南平

夏頒新律定均田租庸調法。蓋始均田見土田賦役志秋突厥入寇。
秦王出師受盟退。見戎狄志冬行幸慶善宮獵鄠南幸終南。
獵圍川高陵還宮。是歲、嶲州地震、山崩壅江、八年春慮囚夏行幸鄠。
獵于甘谷作太和宮。秋還宮。赦太府簡較諸州權量。是歲突厥寇邊。
九年春詔太常定雅樂。命州縣脩城隍。復置十二軍。以裴寂爲司空。有星孛于昴、孛于卷舌、令州縣各祀社稷、里閭立社者聽申祈報洽鄉里之歡。
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illegible]行[illegible]

寺觀、庸鄙者，勒還俗。夏六月，太白經天。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格闘

於玄武門。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賜為父後者爵，免民逋

租宿賦。帝之起晉陽也，本秦王世民之謀，許以為太子。王固辭，而建成得立。已秦王以神武定天下，帝以前世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王公上，開府置僚屬，且命開館延文學之士。秦王以海內侵平，延文學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等為文學館學士，號十八學士。人謂之登瀛洲。蓋是時，天下士無慮皆屬心秦王矣。而太子喜聲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皆深心疾之，乃曲意事諸妃嬪，與比而傾秦王，毀言日聞，帝意頗惑之。會建成擅募驍勇二千人，為東宮衛，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坊，以帝將幸仁智宮，使元吉圖秦王，而密遣慶州都督楊文幹發兵為應，事聞，帝大怒，召建成，建成懼，弘智計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仁擲，帝怒不解，置幕下，以兵守元吉與妃

嬪，日夕更為建成[illegible]玨，草挺杜

淹流嶲州，會突厥[illegible]所以扼關

中者，以子女玉帛有[illegible]而不都，則胡

寇自息矣。帝欲從之，秦王力[illegible]爲患，自古有之，

未聞有焚棄都邑以避寇圖存者。陛下聖武龍興，四征

無敵，奈何首為此貽四海之羞，為百代所笑乎。願假數

年之期，臣請擊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

帝曰，善。而建成與妃嬪因共譖秦王，託名禦寇，實內自

擅，圖專兵成其私。帝怒責秦王，會突厥頡利、突利二可

汗並傾國入寇，關內大震，帝乃召王勞慰，詔與元吉引

大軍禦之。至幽州，突厥受盟去。於是帝召秦王謂之曰，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職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

而建成為儲嗣之日久，吾不忍奪也。當遣汝居洛陽，自

陝以東皆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耳。秦王

涕泣辭不欲遠膝下，不許，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

至洛，將不可復制，不如留長安，盡翦其羽翼，則一匹夫

耳。乃密令人上封事阻之，不果行。於是二人日夜與妃

嬪譖王，必殺之，而秦府僚文學智計之士，多斥逐補外。

府驍將程知節、尉遲敬德等，皆誘為己用，不聽，則譖忌

殺之。府僚惶懼，不知計所出，房玄齡私於長孫無忌曰，

今釁隙已成、一旦禍發、豈惟府朝塗地、實社稷莫大之
憂、不如勸王行周公之事、安國家可也、無忌以告、王嘆
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然先發則禍
自我作、俟其發、乃以義討之、不亦順乎、府僚皆曰、禍誠
朝發、何暇及夕、夕而謀之、無及矣、且齊王凶戾、終不奪
不厭、嘗與護軍薛實言、但秦王除、取東宮反掌耳、彼與
太子謀事未成、業已有取太子之心、令得志、天下非復
唐有也、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王猶未決、衆
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王曰、聖人也、衆曰、舜誠大聖、使
浚井不出、則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廩上之灰、安能澤
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所存者
大也、秦王命卜之、方灼龜、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
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秦
王意乃決、會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
當有天下、帝以狀視王、於是王具爲帝言、建成元吉與
後宮淫亂、意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讐、臣未遠君
親、獨恥見諸賊地下、帝大震、報曰、鞫問、汝宜早參、
於是秦王帥長孫无忌　門、而建成元吉
入梓闘、俱遇害、帝　入德入侍、敬
德貫甲持矛、至帝　秦王兵誅

之矣、恐乃震驚既[illegible]已自悔恨、
謂侍臣曰、不圖今[illegible]前賀曰、臣
聞內外無限、則父[illegible]斷、大亂之道
也、建成元吉、草昧本非始謀[illegible]功勤、以疑嫌相
擠而為亂、此蕭牆之憂也、秦王計誅之、實社稷大慶、王
功蓋天下、內外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天下
事大定矣、帝釋然曰、此吾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
右戰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畢受秦王節度、
然後定、帝召秦王入慰撫之、秦王跪吮上乳、示更生、相
與號慟者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於是立秦王為
皇太子、詔軍國庶事、委太子處分、太子命縱禁苑鷹
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高
士廉為侍中、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左右僕
射、八月、太白晝見者三、詔傳位皇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尊帝為太上皇、帝赦武德流人、定勳臣爵邑、長孫無忌封齊國公、
玄齡邢國公、敬德吳國公、如晦蔡國公、侯君集潞國公、長孫順德柴紹而下、進爵邑各有差、復天下

民田租一年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復二年民八十以

上賜粟帛者版加版授、放宮女三千餘人立皇后長孫氏突厥入

寇犯便橋陳六師便橋及突厥頡利盟便橋見戎狄志禁淫

祀禁占卜非龜兆易占者置弘文館冬十月朔日食立子承

乾為皇太子封皇子五人為王蕭瑀罷詔宗室王非以

功封者降縣公具封建志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故齊王元吉王

禮葬之

太宗文皇帝貞觀元年春燕郡王羅藝反伏誅藝襄陽人隋末

據涿郡守文化及使召藝藝……使者為煬帝發喪竇建

德高開道亦招之藝斬……道劉賊耳不可

從也其唐公乎表……煬姓拜左

翊衛大將軍而藝……至藝

所、蘊歐之、高祖女、
自突厥綰單于楊炭

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為聘娶、貧不能自行者、親戚鄉里資之。鰥夫六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擾、閏月朔日蝕、分天下為十道。因山川形便、為分、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敕朝堂訟冤陳事者悉上封。夏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租賦。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右僕射。孫伏伽為諫議大夫。八月、河南隴右邊州霜害稼、九月朔日蝕、罷諸御史大夫杜淹參議朝政。自是雖令僕必得命預政、始為眞相、冬以歲饑減膳。遣使行諸州賑問下戶。蕭瑀罷。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文武官

二年春長孫無忌罷。無忌、皇后兄、於帝為布衣交、有佐命表無忌權寵過盛者、帝出表示之曰、

朕洞然於卿，故示卿無忌，懼同求遜，似不許，皇后助為請，乃許之。三月朔日蝕關內諸州饑民鬻子者出御府錢贖還之旱詔責躬赦夏詔掩骼時隋亂多暴骸詔州縣置義倉夏州降梁師都據朔方稱帝引突厥屢河南擾邊遣柴紹薛萬均擊之師都從父弟洛仁斬以降奏唐雅樂祖孝孫所定見樂作秋省冤獄詔自今奴上變告主者斬詔文武官年高致仕者朝參日位本品見任官上出宮女三千人冬十一月有事於圜丘是歲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三年春耕籍東郊享太廟裴寂卒寂坐與妖人通免武德中貨賂公行紀綱紊亂寂之繇也尋流靜州卒左僕射玄齡右僕射如晦兵尚書靖守秘書監徵守預朝政夏四月太上皇徙居大安宮賜孝義斛分下囚徒遣

家司禱祠名山大、極言得
失。秋置諸州醫學。八月御日蝕、僕如晦疾辭位。是歲幷州都督世勣
兵尚書靖督諸軍分道擊突厥、四年春正月朔日蝕、武德殿北院火、幸溫湯還宮中
書令彥博侍中珪簡較吏尚書胄參豫朝政早詔公卿
古事尚書左僕射如晦薨葬杜襄公尚書靖平突厥俘
頡利可汗以來詔獻太廟秋七月朔日蝕、瑀罷勑百司諸詔敕
不便時宜者皆執奏右僕射靖參議朝政蹇長城南隋
末暴骸祭之禁古帝王賢烈陵墓無芻牧春秋祠祭各
行幸隴隴岐二州、給復一年、還都除鞭背刑大有年斷死刑歲二
十九人是歲置伊西州高昌王麴泰來朝、五年春封皇弟五人子七人

爲王。夏詔諸州劃削京觀加土爲墳。以金帛購中國民陷亂沒突厥者。秋詔使詣高麗葬隋末歿戰士。詔自今決死刑三覆奏。京諸司五覆奏。決日尚食減膳徹樂。冬行幸溫湯。獵驪山。賜新豐高年帛有差。還宮。是歲林邑新羅入貢。康國求內附。開党項地爲十有六州。高州總管馮盎入朝。六年春。正月朔日食。置律學。幸九成宮。秋如慶善宮。冬還宮。錄囚徒。七年春。詔隋逆臣化及虔通等眞重典。子孫禁勿敘。二月甬土。侍中珪罷守秘書監。徵爲侍中。造渾天儀。秋山東河南大水。遣使賑恤。三十州。冬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帝曰。朕爲官擇人。惟才是視。苟其不才。[illegible]一。如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卿也。狩少陵原。八[illegible]克黠戛大使。

行天下察吏治問民疾之褒賞良起淹

滯俾所至如朕躬親幸九广月朔日蝕、隴右山崩、山東河南淮南大水、秋八月、有星孛于虛危、歷氏、十一月上旬乃滅、冬還宮。右僕射靖疾辭位。是歲、茲龜吐蕃高昌女國石國使朝貢、吐谷渾寇涼州、九年春、詔鄉置長佐。敎民分民貲九等。夏閏四月月蝕、五月、太上皇崩。秋、增太廟爲六室。從七廟制、虛太祖位、數六、見禮儀志、冬十月、葬獻陵。特進瑀復參預朝政。是歲特進靖破吐谷渾西海、獲其王以歸、十年春、帝親政。太上皇崩、皇太子聽政、出諸王都督諸州。見封建志、夏六月、尚書右僕射彥博溫侍中師道。楊特進徵。魏參議朝政。徵以自疾辭位、帝不得已、命爲特進、仍預政、皇后長孫氏崩。冬葬文德皇后。禁上書告訐者。錄囚徒。是歲、朱俱波甘

棠使八貢。十一年春，作飛山宮。免雍州民今年租賦。定律令。營山陵。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自爲終制，因山爲陵，令裁容棺。幸洛陽，祭漢文皇帝陵。降洛州囚徒，免一歲租調。三月朔，日蝕。詔行新禮。玄齡、徵等所定，凡百三十八篇。夏，詔河北淮南舉孝弟淳篤、閑時務、儒術該通、文辭秀美、識政體及可牧民者，給傳詣洛陽宮。虞國公溫彥博卒。葬溫恭公。秋七月，穀洛溢，壞陝河北州縣。幸水所巡觀。賜瀕河遭水家粟帛。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官寺十九所，洛水溢，漂六百家。廢離宮館材給之。詔百官上封事，極言闕失。冬，賜佐命勳戚大臣亡者塋陪葬獻陵。幸懷州。還東都。獵洛陽。十二年春，頒氏族志。先是山東崔盧李鄭諸族，以山[illegible]爲婚姻，必多責財幣。郎兄弟辭從，更以妻[illegible]書高士廉等

偏責天下譜諜、質史籍、退姦逆、分九等、
整齊之、士廉等以黃門仕爲第一、帝曰漢高
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微細不聞至今、豈必世祿哉、高
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曾何足道、況
子孫衰替、猶卭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乎、夫門地何
可常也、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勲勞文學、致貴顯尊重
何哀世咎門足抵也、命更刊定、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
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民幹又次之、凡二百九十三
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曰氏族志、頒焉、行幸河北、觀砥柱、
○松叢二州地震、壞廬舍、人壓死、
祀禹廟、觀鹽池、幸蒲州長春宮、免所過民今年租、降囚徒、閏二月朔、日蝕、還
宮、冬獵始平、賜高年粟帛、是歲、滁濠二州野蠶成繭、夜郎獠反、夔州督齊善行討平之、吐蕃寇
松州、總管牛進達戰敗之、十三年春、謁獻陵、曲赦三原及行所從、今歲租、三月、有星孛于畢
昴、永寧公王珪卒、葬王懿公、夏幸九成宮、中郎將阿史
那結社率反伏誅、結社率、突利可汗弟也、爲中郎將、久不遷、結故部落、襲御營作亂、折衝孫

武開等奮擊之、退走。廐盜驍馬、欲亡入北、追獲斬之。夏旱、避殿減膳、分遣使賑恤、理冤獄。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雲陽石燃者方丈、晝如灰、夜有光、投草木其上則焚。令五品以上上封事。

封皇弟元嬰滕王、皇子福趙王。秋、立思摩爲突厥可汗、率所部歸、建牙漠北。見戎狄志。八月朔、日蝕。冬、還宮。中書令師道、黃門侍郎洎參知政事。諸州置常平倉。是歲、滁州野蠶食槲葉、成繭大如柰。交河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

十四年春、命有司讀時令。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縣、免延康里今歲租、赦大理萬年囚繫。幸國子監視學。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高第生精勤者帛有差。求前代名儒後、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廣生徒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子、給博士授經。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帝以師說多[illegible]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取前代儒五經注爲之[illegible]正義、令學者誦習焉。夏、

高昌。以其地爲

安西州置安西都護冬十　還宮日南至有事于圜丘是歲流鬼國入貢瀕北海去京師萬五千里十五年春幸洛陽宮幸襄城夏詔來歲二月有事于太山定登封儀以星變停封避殿減膳星孛于太微犯郎位冬幸嵩陽還宮是歲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薛延陀度漠屯白道川朔方行軍總管勣及戰于諾真水破之破突厥思結於五臺十六年遣使撫安西州赦諸州亟罪囚實安西州括浮民附籍亡命者聽自首中書侍郎文本專掌機密秋司空無忌進司徒僕射玄齡進司空冬獵武功岐山賜所過六縣高年孤疾粟帛氈幸慶善宮幸溫湯還宮十七年春特進鄭國公徵薨葬魏文貞公圖勳臣二十四人像于凌煙閣齊王祐反賜死門侍

省復齊州一年熒惑守心前星夏太子承乾謀逆廢爲庶人漢

王元昌尚書君集坐連謀誅立晉王治爲皇太子魏王

泰貶爵東萊郡王夏改葬隋恭帝六月朔日蝕秋刑部尚書

亮參預朝政冬錄繫囚十八年春幸鍾官城幸鄠幸溫

湯給復突厥高昌部人隸諸州者夏如九成宮秋還宮侍中洎文本周

並中書令黃門侍郎褚遂良參預朝政冬十月朔日蝕庶人

承乾卒是歲安西都護郭孝恪滅焉耆十九年春二月幸洛陽留皇太

子於定州監國開府儀同三司士廉侍中洎中書令周

太子詹事行成太子右庶子[illegible]輔監國掌機務六師

征高麗發洛陽司徒無[illegible]師道從封殷少

師比干墓贈太師帝自所過户亦、賜夏四月誓師幽州大饗士城南中書令文……于師世勣拔蓋牟城亮拔卑沙城五月駕渡遼拔遼東城進降白巖城攻安市不下詔班師冬還營州以太牢祭死事者次渝關饗士還并州殺侍中洎罷中書令師道工部尚書二十年春帝在并州赦起義將編户、復三年、後附者一年、從伐高麗無功者皆賜勳一轉、賜所過高年鰥寡帛遣大理卿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察官司能否一、察户口流散籍帳隱沒二、察農桑不勤倉廩減耗三、察妖猾盜賊四、察德行孝弟應時用者五、察黜吏豪宗、幷兼縱暴者六、駕還都。殺刑尚書張亮亮、鄭州滎陽人、倜儻多變許、爲秦府車騎將軍、建成之難、帝以洛陽形勝、脫有變、將出保、遣亮之洛陽、操變、元吉告亮圖不軌、坐屬吏、亮無撓辭、事得釋

帝以全累元祿卿封鄖國公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詔襃美遷刑尚書與政及是陝人上變告亮反按之得其私覘相貌識緯及養假子五百人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當誅獨將作少監李道裕言反形未具不當誅帝盛怒目相貌未耳養假子五百欲何為命斬之後歲餘刑侍郎缺帝曰必李道裕曩者道裕議張亮獄持以為不當殺朕未之從也然至今悔之遂超授刑侍郎、閏三月朔日蝕秋幸靈州靈州地震有聲冬還宮蕭瑀貶商州刺史見瑀傳是歲伐薛延陀鐵勒諸部降請置吏、二

十一年春申公高士廉卒葬高文獻公慮囚降死罪以下、皇太子釋菜于太學詔以左丘明卜商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預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孔子廟、伐高麗夏四月作翠微宮幸翠微宮秋、[illegible]八月泉州海溢、封子明為曹王冬作九華宮褚遂良[illegible]龜茲、克南蘇木鐵勒諸部、嘯中

國人陷沒者、突厥遣使入貢、

二十二年 周卒。葬馬 公

司徒無忌、簡較中書令知史[illegible]下二省事。中書侍郎

仁師參知機務。仁師除名流連州。坐有伏闕訴冤者、寢不奏。幸玉華

宮。勞賜京城父老、蠲今歲半租、畿縣三之一、所經高年篤疾、賜粟帛有差。隋后蕭氏卒。詔復位號、

謚曰愍、使三品護葬江都。夏、宋公蕭瑀薨。秋、司空梁國公房玄齡薨。

有謨 葬房文昭公。八月朔日蝕、褚遂良為中書令。遂良字登善、杭州人、散騎

常侍亮子也。亮充天策文學館學士、好學博覽、善屬文、

太宗每征行必從、有歡賞必預、從容諷議、多裨益。遂良

工隸楷、貞觀初、以魏徵自見、得侍書。已遷諫議大夫、盡

臣拂、將有事泰山、而星孛太微、以遂良言罷東封。帝嘗

問方今何事最急、遂良以為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及

皇太子立、帝於寢宮側置別院居太子、自近。遂良[illegible]

友交深者易怨、父子愛溺者多忿。古父子異宮、宜[illegible]

子還東宮、近師傅、專學以廣懿德。從之。庶子[illegible]

隋爲令史、帝延許之、遂良請間曰、臣聞上以禮遇臣、故臣下盡死以事上、陛下問玄素在隋爲何官、玄素出、不能步、顏慘沮如死灰、精爽消亡、見者驚怪、陛下推玄素三品、佐皇儲、尊重矣、豈宜復對群臣面質之、使無地自容哉、帝默然曰、吾亦悔之、帝欲伐高麗、遂良諫曰、今中原晏清、四海讋服、陛下之德威已著、乃遠渡海、征小夷爲乎、初以義討之、爲義兵、一不克必再、再爲忿、三爲黷兵、忿且黷、古懼之矣、李世勣折之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追之、用魏徵言失事、此今日之鑒也、帝曰然、此誠徵誤、朕朕悔之、終不言者、懼塞忠諫路耳、於是決意行、遂良復諫曰、陛下必欲討高麗、但遣一二熊虎爪牙之士、將數萬衆行足矣、今太子新立、諸王幼、陛下以萬乘之重、與小夷奮一旦之决、此臣所甚憂也、帝本善用兵、自喜方銳意盪平、不見省、後迄有遼左之悔、進黃門侍郎、預朝政、遂良堅正敢諫、然言每委順、帝至以爲寫忠誠親附朕、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冬還宮 是歲結骨部置堅昆都督、契丹部置松漠都督、奚部置饒樂都[illegible] 龜平、二十三年春三月、自去冬不雨、至是 夏幸翠微宮[illegible] 有卒葬李景武公月、日赤無光、

靖平二國有大功參大[illegible]言黨以疾避位
授特進就第優遇隆特[illegible]邊帝與宰相簡
將難其人歎息曰令得靖[illegible]聞之往見相玄齡
自請曰臣雖老尚堪借一[illegible]帝大喜以爲西海道行軍總
管將五總管兵討之竟破吐谷渾而還別將有以失期
見責者歸告靖謀反驗無狀告者論死靖乃杜門謝賓
客改衛國公帝征遼召問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
吐谷渾惟高麗未服豈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其
尺寸今衰矣陛下誠不棄臣何敢以老爲辭帝愍其
老不以從卒年七十九贈司徒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五月巳巳帝崩於翠微宮年五十二庚午舊將統飛騎勁
兵從皇太子先還都大行御馬輿從官侍扈如常儀壬
申還宮發喪六月甲戌朔殯太極殿秋百僚上尊謚曰
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廟號太宗葬昭陵帝始生不驚
有天日之表以神武定四方文寛仁弘恕有帝者之度

始即位勵精求治慨然以三代盛治爲已任念天子所
倚毗獨輔相輔相所職在求賢而天子宰相制政失得
所繩糾在諫官天子廣耳目資啓沃自益在文學侍從
始監國即以讜議幃幄臣玄齡如晦預大政召先太子
宮臣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置弘文館選天下文學士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其官兼學士日直宿其中
聽朝暇輒親詣館與講論前古思繹治道商畧時務抵
夜分乃罷有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嘗謂
輔臣曰宰相之職當爲天下[illegible]賢才隨材而官使之比
聞公等乃聽訟不暇給[illegible]天下之賢良繼自

今尚書細務。屬左右丞。者闗僕射。令毋妨
本務。制軍國大事。中書侍郎　令省審之。給事中黃
門侍郎駁正之。中書舍人執所見陳議。雜署名上。日五花判
事。謂王珪曰。國家本制中書門下相簡覆。非以相加以
人見不同。務貴難從。復求至當也。脫各護己短。遂成怨
隙。若避私怨。知非不糾。將國事曰非矣。卿等當徇公忘
私。毋雷同。又謂輔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不便。
當論執。比惟順從。不聞違覆。非朕求弼之意也。若但行
文書。誰不可居此位者。何必擇才。玄齡等皆頓首謝。帝
嘗從容與輔臣論隋文帝之爲君也。玄齡瑀。對曰。文帝

勤於爲治臨朝至日昃五品以上每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可謂勵精之主矣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文事皆自決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上意唯取決受成耳有愆忘莫敢違覆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各司天下之事而宰相平章其上審熟便安乃後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庶其理乎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執奏毋阿從不盡臣意

帝以制敕既下諫官以其職有不從則遂非從之恐後事制諫官史官隨宰相

失則匡正諸司於

正衙奏事御史服豸冠彈文。帝謂侍臣曰。朕曩得弓十數以為天下之巧也。近示弓工云皆非良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勁然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萬機至衆。何渠能盡悉乎。命京官五品以上更直中書省。廷問民疾苦及政事得失。帝謂執政曰。賞罰國大柄。常恐以己私喜怒干之。故欲公等極諫。然舍己大難。公等亦宜受人盡言。不可以喜怒為取舍也。苟自不受諫。安能諫人。又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甚聖智。當虛己受人。使天下智者獻

其謀勇者竭其力此謂大智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口誦堯舜之言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覺以至覆亡帝太息久之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群臣以帝神采英毅進對多失措帝往往假辭色誘使盡言嘗對侍臣言人欲自見形必資明鏡欲自知過必假忠臣朕比來決事違誤公等或以爲事小不執奏朕懼之矣夫事失未有不繇小而致大者此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乃公等親見公輩常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等念龍逢之死則君臣兩相保矣群臣皆頓首謝帝以爲[illegible]侍所在都督刺史

疏其名屏風坐臥觀每得　惡之迹輒注之名下備黜陟以縣令尤親民詔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又以爲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幷省內外官定制爲六百七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才足矣諸識王體具如此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能與人同利故也紂璃宮瑤臺而人以背叛者不與民同樂故也夫美麗珍奇人之所欲若專之自己則危亡立至朕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以監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意勉約已裕民或有請重法治盜者帝諭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繇賦役繁重官吏貪饕饑寒切身

不顧廉恥而然也弭盜之本獨在去奢省費輕徭薄賦
選用廉吏牧安之使衣食有餘將自不爲盜安事重法
耶初年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租賦謂侍臣曰君依於
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
故人君之禍不自外來常繇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
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嘗自思不敢縱欲也天
下蝗帝入苑中見蝗掇而祝曰穀者民之命也汝食穀
以傷民命寧食吾之肺腸舉吞之左右爭進曰惡物或
致疾帝曰使年穀豐登天下乂[illegible]即移災朕身是所願
也竟吞之是歲蝗不爲災[illegible]　裴矩奏民遭突厥

鹵略者戶給絹一匹帝曰[illegible]卹下不欲虛有存卹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詔計口給絹帝謂侍臣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發賑而令百姓就食山東其末年天下儲積足供數十歲而煬帝以滅倉庾之積備凶饑爲賑而已餘何用哉帝審慎刑獄詔自今大辟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當以聞嘗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帝曰善果官五品不卑矣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爲伍敕自今五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已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令三覆奏者欲思之愼熟也今須臾間三覆已竟亦烏取覆奏爲哉

又斷獄惟據律文罔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此寃濫所自始也古者刑人君爲之不舉何得無愼於是制決死囚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其門下省覆視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聞已讀明堂鍼灸書云五臟之系咸附於背嘆息久之爲除鞭背之刑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十惡爲御史所劾帝曰昔唐虞二帝以大聖爲天子猶不能化其子况崇一刺史其能使比屋皆不爲不善乎令劾之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大罪矣詔自今所部民十惡勿劾刺史但明法定勳臣爵邑命

陳叔達唱名且曰銓敘士　毋諱於是諸將爭
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馳驅山
東百戰捍敵房玄齡杜如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
不服帝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起兵蓋亦自營脫禍
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
父望風奔北房杜運籌帷幄計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
在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
恩與功臣同賞耳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於淮安王尚
無私況吾儕乎遂皆悅服秦府舊人未除官或出前宮齊
府人後頗怨言不平房玄齡以爲言帝曰王者至公故

能服天下之心又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故設官

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宜以新舊爲先後

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

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失政體矣其後有請追秦府舊

兵入宿衛者帝曰朕以天下爲家兵何論新舊乎不許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以秦府舊人敕復官魏徵諫

曰秦府左右多矣若人恃恩私爲貪冒則爲善者懼矣

帝諭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念不得獨私

故人賜帛而遣之相壽流涕而去帝遇羣臣甚恩房杜王

魏諸大臣慮無不以恩禮

◇ 紀讀傳中右

僕射請以足疾乞骸帝ㄈ 佑 頁知止足者

寳鮮公識大體避位自重朕亦嘉之今茲公非直成公

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下優詔以特進還第賜靈壽杖

疾少瘳閒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貞觀末玄齡嘗

以譴還第褚遂良諫曰玄齡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可謂無負願毋以一眚掩大德帝幸芙蓉園玄齡戒子

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至有頃帝果造其第載還宮中

公高士廉卒將出哭左右力諫曰陛下適餌藥於方不

得臨喪願幸爲社稷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輦臥流涕

帝乃還入東苑南望哭涕下如雨及柩出復登樓望哭

馬鄭公張公謹卒帝出次發哀有司言辰日忌哭泣當

曰君臣猶父子哀發於情安問辰日哉遂哭初上定天

下作秦王破陳樂已名七德九功之舞蕭瑀言宜陳武

周建德仁杲世充擒獲狀以大武功帝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彼其皆一時人傑朝臣或北面而事之今必使

觀者見故主屈辱之狀心能無傷乎爲此者無巳追乎

瑀拜謝不及帝嘗獵驪山華山望見圍缺不合顧左右

曰見陳不整而不刑則墮法刑之則吾自高臨下求人

之罪難乎其爲下矣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避之將軍

長孫順德受絹賂覺賜絹[illegible]生卿　明演爭以爲

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紹[illegible]父刑如不知愧一
禽獸耳殺之何益有司言自太子當以二月冠請蕭儀
使帝以果作興命改十月蕭瑀言陰陽家謂不如二月
良帝曰吉凶在人豈在時日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
其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何可失也中
外屢上祥瑞帝曰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
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時吏焚連理木煮白
雉而食之豈謂盛世哉詔自今非大瑞毋表聞嘗有白
鵲巢寢殿槐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曰瑞在得賢此
何足賀命撤其巢帝令封德彝舉賢才久無所舉詰之

對曰非不盡心苦於今未有才耳帝曰古致治者豈借才異代乎獨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爾患已不知人安可誣一世之賢才德彝慙謝工部尚書段綸徵工匠至令造傀儡嘗巧帝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以供軍國用也乃令先造戲具豈監工曰號戒毋作淫巧意耶削綸階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也帝曰朕爲天子所乏者非財恨無嘉言可利民爾與得數百萬金何如得一賢才乎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汝未嘗進一嘉言舉一賢士而言利豈欲以桓[illegible]是日黜萬紀還家

帝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爲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慙謝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當以讒邪罪之初年以突厥方盛日引諸衞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地鑿苑萱專之於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禦寇則爲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或諫集將卒射殿廷設狂發出不意竊發非所以重社稷也帝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當人推心置其腹中奈何於宿衞士加猜忌乎不聽而士皆自勵爲精銳每出征身士

先士卒輕騎前深入所得降卒悉使故降將將之與射
獵無間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
請殺之帝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遽釋之引入臥
內遺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
讒言以害忠良公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
共事之情爾敬德感泣卒為上盡力晚年征遼召長安
耆老而見勞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蓋蘇文賊殺其主
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
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焉次定州親坐城門以慶師
人人慰薦在道卒有病丕　慰付州縣療治李

思摩中流矢親爲吮血攻　許降而中悔帝怒
令軍中得城日當悉人財賞將士已復請降受之李勣
曰士卒所以冒矢石不顧其死者利虜獲故耳今城垂
拔而受其降無乃傷戰士心乎帝下馬謝曰將軍言是
也然縱兵殺掠誠朕所不忍城克之日請因將軍悉傾
庫物犒六軍贖一城之命卒受降而全初年突厥盛強
帝感晉陽藉兵之辱曰練士爲備戎突厥至輒創請盟
輒許無何虜驟衰突利可汗求入朝帝謂侍臣曰曩突
厥盛縱憑陵中夏用驕恣失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
喜且懼蓋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行或失道卿危亡

立至亦若是而已矣奈之何不懼卿等毋諱苦諫以佐
朕已頡利諸部皆叛散會大雪馬牛羊多死民大饑爲
膽卿鄭元璹使其國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專羊馬爲
候今突厥民饑畜羸亡徵見矣而薛延陀回紇諸部衆
咸叛必急擊勿失也廷臣交以爲擊便帝曰背盟不信
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
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而頡利復犯邊乃命將分軍出
擊胡大破之陰山擒頡利降其衆十餘萬詔群臣議區
處之宜議上帝悅中書令彥博言王者如天覆地載今
突厥破滅餘種歸義宜赦[illegible]處河南地教以禮

貢職之耕種爲編氓魏徵

事爭不得度朔方

地自幽州西至靈州處降胡其中分突厥地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填焉从之突利爾結社率結種人作亂帝思魏徵言乃大悔徙突厥內地養亂也然終已不怒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國姓令帥種落還故部思摩行張宴置酒引之蒴賜卮酒謂曰人情樹藝一草木見蕃廡輒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令今豐熾如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苦遠遣爾還舊廷慰爾衆㥋般懷土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顏陛下思再生得還骨舊鄉死不恨時華

夷觀者數十萬莫不感動悲涕焉康國求內附帝不受
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張服遠之名徒糜費百姓耳
無益今康國內屬儻聽之有急義不得不救救之是勞
百姓爲夷狄役朕不爲也林邑獻大珠有司以表辭不
順請討帝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奈何乎
效之且小國也勝之不武況未必勝乎群臣以天下太
平請封禪不許曰卿等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
誠令天下乂安家給人足不封禪何損令天下饑饉人
物凋耗郎封禪愈靡靡耳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
封禪後世豈以文帝爲不 [illegible] 且古者事天掃地

而祭天神降焉何必登泰　數尺之土然後展
其誠敬乎已而群臣請不已許之會星變竟罷帝之始
卽位也以太上皇居大內郎東宮顯德殿以朝示不敢
當尊比太上徙大安宮始御殿太上皇時不豫帝輟朝
入侍疾疾愈賜文武官吏賜民年八十以上及孝子表
門閭者粟帛各有差每出畋自射禽獻大安宮宴厥平
從上皇宴未央宮上皇喜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
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
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上皇悅太上皇崩歲生日罷
宴樂謂僕射無忌等曰世俗以生日爲樂朕覆成悲感

惟年之久長君臨天下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泣皇弟荆王元景等出都督諸州辭帝請之曰兄弟之情念不欲違離顧天下之重孰必分理誼不得不然諸子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也因流涕嗚咽太子承乾者帝長子也躄喜聲色游畋爲奢靡畏帝知對宮臣論忠孝輒涕泣歸宮中則日與羣小狎宮臣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逆拜自責而傲盪如故募亡奴盜民間馬牛　親烹煑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效突厥　飲食　謂左右曰我

異日當將數萬騎獵金城
當一隊足逞矣其戾縱如此漢王元昌多不法帝譴責之而望太子顧朝夕與遊戲大呼相擊刺流血爲娛樂嘗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數百人定矣私幸太常樂童與同臥起帝聞之怒殺之太子於宮中構室肖其像朝夕奠因稱疾不朝魏王泰多能有寵折
節下士聲名藉甚潛有奪嫡之志帝命韋挺杜楚客攝
泰府事二人爲泰結客客多歸之嘗詔魏王月給踰太
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
嫌疑之端除禍亂之原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姦將乘釁而作今魏王新出閤宜閑之以禮帝曰
善然未有以制也太子畏惡之與漢王元昌尚書侯君

集搆爲逆。君集伐高昌還徵下獄望帝不念功以太子暗劣勸之反因乘釁圖之太子喜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爲中詷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皆失職怨相與割臂爲誓荷以天文有變當速發謀稱疾暴篤上必臨視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繫獄當死上變告事遂敗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具。帝廼責承乾。承乾具服且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魏王所傾與宮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敎臣抵此耳。今臣誅不恨。第泰爲太子即其計行恨也。帝謂侍臣曰。何以處承乾。群臣惶恐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帝乃詔太廟謁告謝過。流涕者久之。於是廢承乾爲庶人。賜元昌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僚以不諫諍免。獨

庚子于志寧以數諫爭見　具、帝謂廷臣曰、
戊有女　欲句其生可

乎、辯臣爭不可、帝乃流謂之曰、與公長　矣、斬之而原
其妻子、帝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　於帝曰、靖將
反矣、帝問何也。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者、而匿其精者、
是以知之、帝以問靖、靖對曰、此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
臣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術、非反而何、承
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帝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
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帝謂侍臣曰、昨青雀
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
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青雀、泰小字也。諫議大夫褚
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興亡所關、願孰思、陛
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授晉王哉、爲
此言、獨何心乎、陛下前以不明嫡庶之分、故致此、今必
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國乃安、帝流涕起入宮、命泰恐
帝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
帝怪問、以實對、帝憮然、悔誤許立泰矣、　時帝春秋高、太子廢、諸王多不孰。
而儲貳未有定、日悵悵自懊、一日留大臣無忌玄齡勣

勣遂良謂之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誠無聊賴因自投牀下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無忌等請所欲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出御太極殿召群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當立者衆同聲應曰晉王仁孝當立也帝大悅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矣）降泰爵東萊郡王幽北苑（府僚遷嶺表）詔自今太子失道藩王有窺伺者兩棄之爲著令皇太子定立詔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殿門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入乃入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太[illegible]勿輒誨之見其飯

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

見乘馬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乘舟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愼之矣見憩木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已作帝範十二篇賜焉且曰取法其上僅得其中取法其中斯爲下矣汝平居當博求古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致之四方巡行所過供億煩費汝勿以爲是而效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愧之矣汝無我之功勤而享我之富貴竭力爲善靈

國家豈安一或奢縱將身不自保國安難而覆易危矣易而得難可不慎哉可不戒哉帝愛太子甚然頗以太子仁柔不類己憂之謂太尉無忌曰吾如雉奴年時頗崛頡不循法治自幼篤淳然謗有之日生子如狼猶恐如羊恐不任社稷柰何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誠守文之德也帝悅而太子大安初帝即位時慨然語群臣曰今承大亂後恐斯民難理未易及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而渴者易爲飲也惟陛下加意封德彝

三代以還人漸澆訛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其　能豈能之而不欲
乎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
桀武王伐紂夫非承大亂之後耶皆身先教化以致治
乎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今日當悉爲鬼魅矣
人主安得而治之帝深然徵言事務於教化元年饑米
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憂心
隱惻形於寤寐民東西就食未甞嗟怨數年後海內升
平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
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路不拾遺外

門不閉行旅野宿取資道路焉時封德彝已歿帝謂群
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中
歲以天下乂安尤兢兢所以爲治謂侍臣曰人主一心
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嗜慾各
輻輳而攻之求自售人主少懈而一有隨之則危亡立
至所以難也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宮室營
構已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一瓦所損多矣若慕奇變
法不恒其德勞擾實多又嘗言治國如治病病小愈尤
宜將護儻遽自縱病復作不救矣朕左[illegible]喜一懼比年
豐稔斗米三錢中國幸[illegible]服邊鄙無虞

二喜也然治安則驕侈易　慎一日惟懼
不終欲數聞卿等諫爭耳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
喜所喜者陛下居安思危天下幸甚詔群臣曰貞觀以
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貞觀以後繩愆糾繆為朕
計安天下魏徵之力也皆賜之佩刀旣謂侍臣言古帝
王平區夏不能兼服戎狄朕德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
何也群臣咸頌述功德帝曰卿言過矣朕所為致此者
止五事　君多忌疾勝己朕見人之善如己有不憚自
服人行有不能兼備朕棄短取長俾各材諸用人主進
賢則寘諸懷退不肖則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

呵諛之人主多惡正直退抉擿陰誅顯戮之朕踐祚來
正直士一比肩朝廷未嘗一過譴之自古皆貴中華賤
夷狄朕愛之一故其部落親附朕甚恩此五者所以
成今日之功也群臣頓首謝帝嘗問創業守成孰難房
玄齡曰方草昧時群雄競逐攻降戰克創業難矣魏徵
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天授人與無足難者惟既得天
下驕逸易生人欲靜而徭役興世衰弊而措充作守成
難哉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得一生親見創業
之苦故難之徵與我安天下懼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
亡故謂守成之不易也然創業者往矣守成之難

方與公等共之皆頓首謝　十八舉兵年二十有四

定天下三十有九而天下大平壽五十二年而崩

論曰自漢衰黎民更魏晉南北之亂而九域幅裂者幾

三百年慨止矣天眷北顧高祖以寬簡同符漢祖而太

宗勇智天錫施效於文德武功萬邦茲統一焉豈人力

也哉文皇行師制勝自黃帝堯舜以來未有也已勵精

於三代之盛受諫用賢拔擢良以薦諸庸若一未嘗有

勇智焉不虞幾哉於虺誥所稱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寬

仁彰信者與史稱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

幾成康其有以致之矣

房杜魏相讚

房梁公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杜蔡公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開皇中天下混一人皆謂隋祚且未艾玄齡父彥謙以刺史入朝從至長安私憂之言於父曰上無功德獨以外戚故攘神器而有之顧不爲子孫計久長嫡庶溷淆後僭相傾終且有蕭牆之憂世雖平亂亡可立待也如晦𩨨祿滏陽尉棄官去與玄齡俱受學于文中子受佐王之道已太宗以敦煌公狥渭北玄齡扙策走軍門上謁一見如舊識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授府記室封臨淄侯每 從所至收人物致府

幕引如晦為府兵曹參軍　勇力智計者與密結令人輸忠力王引漢光武稱鄧相語太息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出入十年軍機府政洞曉懸決軍符檄雖馬立辦而文約理盡嘗入見高祖高祖歎之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猶對面談已隱太子郤府僚多以譖外逐如晦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玄齡走見王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非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奏得留太子將發難二人以方士服夜入府定畫王為皇太子二人擢左右庶子太子即位玄齡為中書令爵邢國公如晦為尚書爵蔡國公時天下新

定二人並相諸臺閣制度典章文物率討裁定而行之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矣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沉幾善謀而如晦負大節能當機立斷故也時上倚毗二人特甚常總衆職平章之侍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兼數職意以諷帝怒之曰師合欲離間吾君臣耶斥之而委任益專及如晦以疾告詔給常俸聽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也疾病帝幸其家撫視哽塞薨哭爲之慟（贈司空諡曰成它日食瓜美輒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黄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爲泫然久之曰世傳鬼神畏黄銀更取金帶遣其家）而玄齡居相位積十有五年夙夜[illegible]賢下不肯不欲令天

下一物失所。聞人善意[illegible] 已有。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格人。女爲諸王妃，男尚主。權寵隆極，而卑賤人咸得自盡。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謝罪，畏惕若無所容。累表辭位，詔不聽，从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讓，帝曰：國家倚賴公久矣。一旦去，如亡左右手。幸勉自愛爲國。帝征遼，詔留守京師。有詣闕上變事者，玄齡問爲誰，曰：我乃告公。玄齡不發，視馳騎送行在。帝聞有告變者，問爲誰，曰：房玄齡。亦不啓視，立斬之。蓋相信如此。帝嘗在洛陽，慨司農卿李緯以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玄齡謂何。對曰：玄齡稱緯好鬚髯，未聞他語。帝遽改緯官。帝還自遼左，止以天

下之大困於小夷嬰再舉時文德皇后崩魏徵卒群臣以上意堅莫敢諫玄齡疾甚顧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而東征未已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陳論。表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今聖化所覃、無思不服、上古所不得臣者皆能臣之、所不得制者、皆能制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配于皇天、符應若神、筭無遺策、加之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留情墳典、屬意篇什、臣心識昏憒、竊伏揆念陛下兼衆美而有之矣、竊爲惜之重之、愛之寶之、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蘇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也、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宜從闊畧、畜以蟲魚、必欲絕其種類、深恐其獸窮則搏也、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素食停樂、蓋以人命至重、感動聖慈、[illegible]民、一[illegible]戾、驅之

戰陣之間、委之鋒亦之下地、魂[illegible]無歸、令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illegible]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豈不足干動陰陽、感傷和氣、爲天下之寃痛矣乎、兵凶戰危、古稱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後且爲中國患、除之可也、無一於此、而坐煩中國、內爲舊主報怨、外爲新羅復讐、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遵老子止足之戒、保萬代巍巍之名、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將華夷慶賴、遠至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豫代結草、儻蒙錄此、死骨不朽、帝得疏憮然、謂其子婦高陽公主曰、若翁危惙、尚憂吾國事乎、薨年七十一、贈太尉、謚文昭、陪葬昭陵、高宗朝詔配享太宗廟廷、後玄齡子遺愛、尚主驕、家覆、如晦子荷尚主、坐太子承乾爲逆亦誅、而如晦五世孫審權、審權子讓能、皆任將相、與唐始終云、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落魄有大志、隋亂、自隱於

冠以十策說李密。不用。從密歸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擢秘書丞。招徐世勣以來。爲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大。勸太子早爲計。及太子敗。王召見責之曰。爾離間吾兄弟耶。徵神色自若曰。先太子早從徵言。適不至此。帝異而禮之。及即位。拜諫大夫。日親幸。說用。時時引至臥內。促膝訪天下事。徵亦自以爲不世遇。展底蘊無隱。每與帝言仁義治世之道。未嘗不反覆自竭也。恒剴切當上心。拜尚書左丞。會詔遣使點兵。相德彝奏中男年未十八。軀幹壯大者宜并點。從之。敕出。徵執以爲不可。持不署。帝怒。召見讓之[illegible]丈[illegible]右作[illegible]年果未及。

獨姦民詐妄避役者耳。[illegible]大兵在御之得道。不在衆多。陛下獨取丁年者。以道御之。足無敵於天下。何必泛取多調。增虛數乎。且陛下嘗云。朕以誠信御天下。欲令臣民皆無欺詐。甚盛。今郎位未幾。而失信者數矣。帝愕然曰。何謂失信。對曰。陛下初詔諸逋負官物者咸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物。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從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征。百姓已不能無疑。今旣徵輸。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

天下者在守宰居常備閱一以委之至於黠兵而獨疑其詐從中遣使烏在其誠信御下乎帝悅曰鄉疑卿固執爲頗遠於事情今卿論國家大體曲盡精要何其達也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朕過深矣詔賜徵金甕

帝嘗問君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之倫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偏信朱异而望夷臺城之禍不能救也故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聽明而下情上通矣帝曰善已左右有毀徵阿黨者使溫彥博按訊驗無狀還言曰徵爲臣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被謗心雖

無私不無可責帝以彥博言[illegible]徵對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豈以迹哉若存形迹規苟免上下睽隔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稱善徵稽首進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異稷契皐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承傳祚流無疆忠臣身嬰禍辱君陷昏惡國破家夷祗取身後名此所以異也帝動容者久之徵進諫未從帝有言不輒應詰之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應之恐事遂施行故不敢也帝曰應而復諫庸何傷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

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是面從也豈稷卨事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朕視之更覺嫵媚徵再拜曰陛下開臣使言臣故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卽臣何敢犯顏色乎徵容貌不逾中人有膽善回人主意卽言犯諱惡然中機窾能令上必從每犯主顏色苦甚帝每爲霽威帝嘗得佳鷂愛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裝嚴辦而不行何也帝笑曰有之知佚遊卿嗔以中輟耳其見憚如此久之

帝欲廣耳目防專蔽而治

萬紀

史李

仁發以善擿發見幸大臣　諫曰小人以訐爲直以讒爲忠此陛下所知而倚信二臣者欲取其無忌諱用警策群臣耳而彼挾恩怙勢彈射非辜將損治者多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讒自損乎退奏疏言凡國家委大臣以大政責群臣以小事此治體也今委之以職則大臣重而小臣輕任之於事乃大臣疑而小臣信是信其所輕而疑其所重也若任以大官而求其小過使刀筆之吏操大臣斷割彼大臣者用何道自免乎自陳則以爲心不服辜不言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無自必之心將且求苟免而矯僞成俗矣此

亂亡之道也會玄齡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奏其不平覆考徵諫曰二人以忠正被委任所考既多何能無一二不當者顧其情靡他也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迨身考下劣乃始陳論此其情可覩矣今覆考無補於治而徒失任大臣之意臣所愛治體非私二臣也於是萬紀等皆黜免時有勸帝親覽章奏防壅蔽者帝以謂徵徵曰若陛下不任百司而親庶務豈惟章奏所當親覽即庶獄庶愼皆可親也帝爲默然當是時房杜以佐命起爲宰相徵自隱邸進而倚信日親與上言一本於仁義論治有體帝甚繼信於　民而天下大治帝

嘗幸洛陽宮官吏以闕儲偫　諫曰陛下所爲行
幸者以省觀民俗察民所疾苦也今以儲偫譴官吏臣
恐有司競聚斂以望幸失行幸初心昔煬帝視郡縣獻
食豐儉爲賞罰而海內叛亡陛下受命當兢懼勅約奈
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
郎萬此寧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
忌曰人苦不自足往吾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居業食
之居之今供頓如此何得猶嫌不足乎蓋自是巡行有
以盛儲偫得譴者久之群臣請封禪帝意頗嚮之徵獨
爭以爲未可帝曰公不欲朕封禪以功未高耶曰高矣

德未厚耶曰厚矣以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天瑞符應未至耶對曰陛下兼此而有之矣然則卿斷斷不可吾封禪何也徵曰主臣陛下雖有此六者然百[illegible]當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呻吟未起而東巡即供億煩費其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萬國君長皆當扈蹕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灌莽極目此爲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空虛况賞賚不豐則不厭其望必豐之雖給復連年固不償百姓勞矣崇虛名而受實害將焉用之帝大感悟事竟寢帝以交州大藩去京師遠甚須賢牧填撫之前後都督日不[illegible]　八廷臣言瀛州刺史

盧祖尚有文武才而廉正　帝徵祖尚至親慰藉
命之祖尚謝而中悔以疾辭遣大臣諭旨又辭遣其妻
兄以爽信要責之又固辭帝大怒罵曰人臣而皆違難
既諾而背之何以使人命斬之朝堂他日與侍臣論齊
文宣之爲人魏徵進曰文宣狂暴然與人爭論事理屈則
從之有青州刺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
宣怒讓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今更得小州以
是不行文宣貰之此亦有所長帝悟徵意欲以諷遽自
引過曰卿盧祖尚雖失臣禮朕殺之已暴虐此言之不
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廉見褒及卒

家出明珠。當之。帝聞咎薦者。徵讓曰。自頃羣臣以清忠有守。絜婧不渝者。惟屈突通張道源二人。今通子三人來選。共一羸馬代而乘。道源子至不能自存。而陛下無所聞。以節爲國立功。前後蒙賞賚數矣。身沒。責珠豈足深過。而乃舉主旁責之。雖疾惡情深。而好善爲不篤矣。帝憮然曰。造次不思。卿言是也。文德皇后崩。葬昭陵。帝念后不置。於苑中作層臺以望。引徵同登觀。徵熟視請曰。臣目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陛下爲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諸徵言廣上意類如此。帝欲作飛仙宮。徵諫曰。[illegible]有天下三十餘年。風

行萬里。威懾殊俗。一旦舉[illegible]。煬帝惡安存而喜
危亡。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萬物以自奉養。
徭役無時。干戈不休。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身[illegible]
夫之手爲天下笑。固其理也。聖哲乘機。拯其危溺。[illegible]
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illegible]
嗣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仍其舊貫。停其不急。德之次
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爲可恃。因基增舊。其心侈
靡。使人不見德。勞怨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罔不危。
與亂同事。罔不亡。惟陛下深念。帝悅。爲罷役。通事舍人
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冊聘爲充華。使且發。徵[illegible]

其許嫁士人陸爽疏諫曰臣聞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爲心。當憂其所憂而樂其所樂故處臺榭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遂室家之歡今鄭女已許士人而取之豈爲人父母之道乎君舉必書恐虧盛德帝大驚自責停冊使有司言女許嫁無顯狀而禮冊已行不可中輟爽亦自表無婚議帝召徵詰曰群臣容有希合爽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外雖舍之中或有係將陰加罪譴故爾帝悅停冊使及帝欲立皇子明母楊爲皇后楊故巢剌王妃也徵復諫曰陛下比德唐虞柰何。。。累不才尊何爲其深

言閑帝欲至於北門玄齡士廉等朝退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以聞帝怒謂玄齡等曰君用知南衙政事爲職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而問爲玄齡等拜謝徵進曰周禮少宰實兌王宮昔人有言宮府同體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孰非所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營非當請陛下罷之臣不知玄齡等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帝大愧服左僕射靖侍中珪奉使還至闅川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至令爲徙宮人奉之帝聞之怒徵諫曰靖珪知禮必不激動宮人自便安始言者誤也誠有之靖等陛下

必贊大臣宮人掃除婢妾耳季往不同輕重非等又請

理出爲朝廷問百姓疾苦法當延見官吏至於宮人止

州縣供應而足若罪有司駭耳目矣帝悅平高昌師還

有告薛萬均通高昌女婦者萬均不服出胡婦付大理

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

與亡國婦人辯帷箔之私何迫也即得實於爲益者輕

儻虛則所損重矣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釋絕纓之

嫌陛下道高堯舜曾二君不逮乎帝亟釋之蜀王妃父

訴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其獄帝怒免仁方官徵諫曰外

家公主舊號難治自漢晉來 然武德中已多驕逸頼

陛下登極而肅仁方爲國守　奈何以外戚譖愬加嚴罰成其私乎此源一開萬弊奮起後雖悔無及矣自古能隄坊外戚惟陛下柰何以水未橫流遽自毀决之乎帝說復仁方官有閹出使還以奏許發帝怒者徵諫曰閹豎細人然狎近左右言輕而易信故浸潤之譖不行曰明陛下創業爲子孫法宜早絕其源讒危言斷主意防微漸如此貞觀勵帝虢虜頡利平突厥其部落降唐者從溫彥博策徒塞南實空虛之地徵爭以爲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故春秋外之若徒留中國後且蕃滋爲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監也不聽而

結率等竟反帝乃大悔立思摩爲可汗帥衆還漠北而安嶺南酋相攻邊臣奏都督盎反請討之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宿重兵且酋相攻者數年而兵曾未出境不反明矣若遣信臣行宣諭可不煩兵而下帝從之盎立遣子入侍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匹詔遣使立西域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諸國市馬徵曰今可汗甫立即遣使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可汗雖可汗立亦終不懷恩而諸番聞之且以爲中國薄義而重利也使寢行久之帝以承平久意頗有所怠中牟丞皇甫德參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

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帝怒謂宰相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徵進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願恕之以廣言路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帝從容問朕爲政今何如昔時徵對曰陛下威德所覆視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恐不逮也帝問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治安爲樂故不逮帝曰可得聞與對曰貞觀初陛下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悅而從之今勉強從之所以異也帝曰請實之對曰陛下初年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帝曰朕

即位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何言也中年司戶柳雄以隋資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耳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召德參加賜拜監察御史帝本以兵定禍亂及太平久有遠略四夷之心徵侍宴奏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必審諦縱觀之貞觀二年徵以秘書監參豫朝政尋簡較侍中爵郡公七年拜侍中進左光祿大夫爵鄭國公數以病辭職拜特進知門下省仍參議朝政諸祿賜官封如故尋以定五禮當封子縣男徵請封孤兄

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矣許之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數讓不拜十七年帝以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欲得忠謇貴重大臣為之傅鎮之念無踰徵者拜太子太師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今以太子傾公其義一也雖病可臥護全之及疾亟藥膳賜遺無算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聞見所及封狀上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乃橫加威怒此為欲蓋彌彰帝嘉納徵宅無堂命輟小殿材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素褥素几杖以遂所尚焉

篤上親臨視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詣徵第徵病不能興加朝服拖紳帝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臣敢有私請乎時帝女衡山公主許降其子叔玉命從往帝曰公強視新婦徵憊俯首不能謝薨帝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葬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徵夫人裴曰徵平生儉約以羽儀葬非其志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葬之帝登苑西樓望送哭盡哀贈司空謚文貞自製其行文于碑手書立之已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倸此三

鑑以防已過魏徵逝朕亡一鑑矣已登凌煙閣觀功臣畫像爲賦詩悼痛居久之忌者媢毀百端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章示史官者帝滋不悅停叔玉婚而仆所立碑顧其家衰矣及征遼還悵然曰魏徵若在豈使朕有此行耶命馳驛祀以少牢更立所製碑召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徵章疏論天下事甚衆不具擬其關治亂大體者十篇其十思疏曰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繁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縱而輕物竭誠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

而不心服也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營繕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思虛中以納下聖讒邪思正身以黜惡恩之所加思無因喜以謬賞罰之所及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以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盡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爲哉其德禮誠信

疏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

情德禮刑則違者來格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信言不信也令而不信令無誠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充土地愈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者何哉繇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有舍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也謂同心爲朋黨謂告訐爲至公謂彊直爲擅權謂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責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甚於斯夫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

也親而狎狎則言何弗盡疎則情不上通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過常在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悖謬况內懷奸宄承顏順旨其禍豈不深乎孔子有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甚無害於正小人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謂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禮一之以誠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哉苟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

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帝賜手詔褒美曰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其十漸疏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不克終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幷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若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輕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聞有百姓逸樂而致傾

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勤之以力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凡有營搆動曰便身人情順上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遠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或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以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休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

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矣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任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比來繇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豈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程臧否而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閒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還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閒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無自得

中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論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諫。疎遠者畏威而不敢諫。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携老扶幼。就食關外。卒無一戶亡去。此繇陛下矜憂摩撫。故民寧死不攜貳也。近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雇而不遣。正兵既番上而復留。市物襁屬於廛。父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復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

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此臣頭爲鬱結長嘆息者也疏奏帝報曰朕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以所上疏刻屏障朝夕覲省兼録付史官焉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文中子叔父悅子之道從受學焉者也性沈澹志量隱正不妄交高祖時與魏徵俱事隱太子爲中允太宗即位與徵同召爲諫議大夫推誠納忠多所獻替與齊名嘗宴見美人侍帝指之曰此廬江王瑗姬也廬江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娶其妻宜其喪向問是非

對曰昔齊桓公問郭之所以亡父老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管仲非之以其棄所言之人猶之善善而不能用也今美人尚在左右臣竊以陛下必且是之耳帝嗟美其言立出美人歸家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進見譙讓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使教女樂旣過又數責譙之無乃使天下士自輕乎帝怒曰卿等當效忠事朕柰何爲孝孫作說客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每責臣等以忠直今臣等言非私而陛下過之此陛下負臣帝默然罷明日謂宰相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今猶悔之願勿以此不

盡言也。帝以珪善鑒人物。且知言。令品諸廷臣材用。且令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如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不失其正。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稱善久之。辯臣亦心服。以爲確論也。帝問近世治不如漢者何。珪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生。故風俗淳。近世重文辭。又參以法律。治化所以衰也。其識治體如此。坐漏洩禁近語。出爲同州刺史。尋召拜禮部尚書兼魏

王泰師帝謂泰曰事師當如事我泰每見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勗以忠孝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故事主下嫁怙貴倨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上方以禮法治天下吾當受公主謁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笲盥饋已乃退卒六十九帝素服別次哭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謚曰懿珪性不苟察臨官舉綱維去泰甚而巳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如子薄於自奉而宗族匱乏必周卹之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爲有司所劾敕有司爲立廟風切焉

論曰史稱房杜輔唐宗撥大亂興治諸號令紀綱粲然

社稷蒙其功而惟其所以致之者曾不少概見也異之柳芳不言乎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讓其勞賢俊更進迭用而推轂後先泊如也以能彌綸輔贊持衆美效之君內藏諸用使斯人繇而不知相道也夫魏文貞之匡主直而不挺幾而時中引類博喻一律諸道義幾乎王佐之言三賢能斯學之力也彼有技專智曉世自效使人淪戶曉而不繇其道者細已

#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六

明盱䀹鄧元錫纂

## 唐高宗中宗帝紀

高宗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文德皇后，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立為皇太子。即位。時貞觀二十三年夏六月，年二十二矣。赦。賜內外文武勳各一級，年八十以上粟帛，雍州及諸州比年供軍勞役甚，復一年。太尉無忌。同中書門下三品勣參掌機密。同三品名官始於此。秋八月。河東地震。晉州尤甚，壞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又震。詔使存問。復二年。詔贈太尉梁公玄齡。贈司徒申公士廉。贈僕射蔣公屈突通。配饗太宗廟庭。詔濮王泰。開府置官屬。冬，無雪，晉州地又震。永徽元年。庚戌。春。立皇后王氏。封皇子三人。

爲王。夏。四月、晉州地震、五月、太白晝見、六月、晉州地震、詔五品以上言事。秋。旱。錄囚徒。英公勣解僕射。仍同三品。是歲、雍、絳、同等九州旱蝗、齊、定等十六州水、高偘擊突厥車鼻可汗、禽之、二年春。詔關輔蝗螟諸州水旱處遣使存問賑貸。尚書左僕射志寧右僕射行成。同中書門下三品。斥同州苦泉牧地賜貧民。頒新定律令。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禁進犬馬鷹鶻。晉州定襄忻州地震、雨木冰、是歲、西突厥賀魯寇庭州、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驍衛將軍契苾何力爲行軍總管擊之、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三年春。以久旱避殿。去秋至于是月不雨、遞減庶刑罪一等。吏尚書遂良。同中書門下三品。饗太廟。耕籍田。侍中節、宇文守中書令奭。柳黃門侍郎瑗。韓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立子忠

爲皇太子。赦。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賜民酺三日。中書侍郎[illegible]同中書門下三品。濮王泰薨。四年春。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公主謀反。誅殺荊王元景、吳王恪。廢蜀王愔爲庶人。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與浮屠辯機等通。事覺。見譴讓而望。結掖廷令何宮省機祥。而遺愛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等謀奉荊王元景爲主反。會遺愛兄遺直當襲爵。公主使人誣告其罪。欲紬之。下太尉無忌鞫訊。而遺愛及主反狀。顧盡得。吳王恪有文武才。爲物情所向。遺愛言與恪同謀。冀免死。而無忌素與恪相惡。於是劾遺愛、萬徹、令武等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皆賜自盡。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遊。流嶺表。罷玄齡配饗。夏旱。避殿減膳。錄繫囚。分遣使省天下冤獄。減殿中太僕食馬粟。詔百官極言得失。六月。太白晝見。秋。隕石于馮翊十八。聲如雷。北平公張行成卒。同三品遂良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冬。幸溫湯。州 敍新豐

侍中高季輔卒。是歲、睦州女子陳碩眞反、陷睦州、婺州刺史崔義玄、揚州都督長史房仁裕、率衆討平之。五年春、幸萬年宮。曲赦所經州縣繫囚。夏閏四月、才人武氏入。大水。帝在萬年宮、山水衝玄武門、出乘高、俄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河北諸州大水、恒州滹沱河溢、漂五千餘家。秋、至自萬年宮。冬、築京師外郭。和顧百姓四萬一千人、築三十日乃罷。六年春正月朔、謁昭陵。以少牢祭陪葬者、赦免醴泉縣今年租賦、陵所宿衛將、進爵一級、陵令丞加階。右僕射遂良貶潭州都督。洛州大水。毀天津橋。冬、廢皇后王氏、武昭儀爲皇后。赦。是歲、營州都督程元振、破高麗於貴端、命左屯衛將軍程知節等五將軍出蔥山道、伐沙鉢羅。顯慶元年帝七年、春、廢皇太子忠爲梁王、立子弘爲皇太子。赦、改元、賜文武九品以上五品以下、子爲父後者勳官一級、民大酺三日。秋、括州海溢、壞安固永嘉二縣。八月、霜、既而雨、至冬十一月。是歲、伐龜茲。二年春

幸洛陽曲赦洛州免民一歲租調賜百歲以下氈衾粟帛李義府爲中書令夏

幸洛陽秋貶前侍中瑗中書令濟僕射遂良皆遠州刺史坐諫立后許敬宗爲侍中杜正倫爲中書令冬講武新鄭曲赦鄭州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太丘長陳寔墓改洛陽爲東都是歲復擊沙鉢羅破之分其國三年

春還都錄囚徙冬貶義府普州刺史正倫橫州刺史許敬宗爲中書令辛茂將侍中爲僕射遂良卒愛州是歲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於西突厥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高昌故地爲西州程元振攻高麗四年秋放

趙國公無忌於黔州暴卒黔州逮前侍中瑗中書令奭

辰都市義府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幸東都是歲思結反五年

春幸并州曲赦并州宴從官及并州官屬父老賜帛有差皇后宴親族鄰里故舊於行在朝堂命婦

婦人於內殿、幷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授版耙君、賜帛各有差、作合璧宮。夏還都、六月朔日蝕。秋、廢梁王忠、徙黔州。冬、狩許鄭、還都。是歲、伐百濟、分其國、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龍朔元年。帝十二年、春改元。益綿等州言龍見故、幸合璧宮。夏五月晦日蝕。六月太白經天。秋、帝及后幸李勣許圉師第。冬、狩陸渾、還宮。是歲、伐高麗鐵勒、二年春、改百官名。尚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左右僕射爲左右匡政、左右丞爲肅機、侍中爲左相、中書爲右相、幸同州。夏、作蓬萊宮。許圉師爲左相。許敬宗同三品。冬、行幸溫湯、還宮。○是歲鄭仁泰等敗鐵勒天山、劉仁願破百濟熊津、西突厥寇庭州、三年春、義府爲右相。夏、除名配嶲州。蓬萊宮成。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於其東北、制度宏壯、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秋、彗星見左攝提、絳州麟見含元殿前、麟見、大雨

水。是歲遣大師分屯京都備吐蕃。擊百濟拔之。麟德元年。帝十五年。春改元。幸萬年宮。秋幸大慈恩寺。劉祥道兼右相。竇德玄簡較左相。冬。殺西臺侍郎上官儀。賜故太子忠死。祥道罷。樂彥瑋孫處約同知政事。是歲置姚州都督府。二年春。幸東都。幸合璧宮。作乾元殿。閏三月朔日蝕。處約彥瑋罷。陸敦信為右相。夏。須麟德曆。鄜州大水壞城邑。冬。燕公于志寧卒。是歲遣師戍熊津。乾封元年。帝十七年。春正月戊辰。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以高祖太宗配。巳巳。登封。庚午。禪社首。祭皇地祇。改元。赦。皇后表封禪。祭皇地祇。皇后昭配。而公卿行事。非禮也。請帥內外命婦奠獻。於是祭皇地祇。初獻畢。執事官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亞獻。備端見矣。諸從行文武官。及朝觀華戎岳牧。致仕朝朔望者。三品已上。賜爵二等。四品已下。加階。入

品已下加一階、勳一轉、齊州給復二年、管嶽縣二年、行所過無出今年租、賜酺七日、次曲阜、詣孔子廟、贈太師、次亳州、詣老子廟、追號太上玄元皇帝、改谷陽縣爲眞源縣、夏四月還宮。秋陸敦信病免。劉仁軌兼右相。竇德玄卒。是歲伐高麗、二年春旱。避殿減膳。帝耕籍。錄囚徒。秋。八月朔日蝕、姜恪閻立本爲左右相。恪數將有塞外功、立本工圖畫、得相、不任相。○是歲嶺南洞獠反、總章元年。帝十九年、春赦。改元。幸九成宮。夏彗星見五車、萬年宮復初名、秋。還宮。是歲、勣擊高麗、攻平壤破降之、以其地爲安東都護府、二年夏。幸九成宮秋。八月朔日蝕、括州大風海溢、永嘉安固二縣、漂廬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區、溺殺八九千人、冀州水、漂廬舍四千餘家、劍南十九州旱、遣使行賑給、詔幸涼州不果行。時隴右虛耗、議者藉藉言不宜巡行、帝召五品以上臨諭曰、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時巡、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後言爲邪、宰相以下不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今高麗

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強，[illegible]在[illegible]弊，鑾輿所至，供億勞苦，外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罷行。冬。蒐岐州，曲赦岐州。還宮。是歲，徙高麗人於江淮山南京西諸州。

咸亨元年。二十一年春，右相劉仁軌致仕。旱，日色如赭，東南有聲若雷，改元。夏，幸九成宮。雍州大雨雹。六月朔日蝕。秋，還宮。冬，大雪，賜凍餒者布帛，令雍同華州，年十五已下不能存者，聽民收養爲男女，充驅使，不得爲奴婢。四十餘州旱及霜，聽百姓往諸州就食，賑給之。○是歲，吐蕃陷白州，與于闐合襲龜茲，吐谷渾沒焉，罷安西四鎮，擊吐蕃。

二年春，幸東都。旱。夏，大風折木。秋，地震。冬，還宮。十一月朔日蝕。復舊官名。

三年夏，幸合璧宮。秋，許敬宗卒。冬，還都。十一月朔日蝕。○是歲，敗新羅，擒水，擊姚州叛蠻，徙吐谷渾靈州，吐蕃入貢。

四年夏，幸九成宮。秋，婺州水溢，詔賑給。八月己酉，大風毀太廟鴟吻。冬，還宮。是歲，弓月踈勒二國降。

上元元年。帝二十五年春，三月朔日蝕。夏，六月，太白入東井。冬，幸東都。狩曲

武。達部、是歲、伐新羅于闐波斯王來朝、二年。春正月、熒惑犯房、三月日色如赭、夏。皇太子弘恭薨。以雍王賢爲皇太子。秋。安置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於澧州。左僕射至德、右僕射仁軌、侍中文瓘、中書令處俊、吏尚書敬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是歲、分于闐爲十州、置毘沙都督府、破新羅、儀鳳元年。二十七年、春。幸溫湯、還東都。夏。還都、幸九成宮。秋。還宮。彗起東井、指北河、漸東北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五十八日方滅、青齊大雨水、海溢、漂溺五千家、遣使賑卹、安置鄅王素節於袁州。冬。改元赦。祫饗于太廟。陳州言鳳凰見宛丘、李敬玄爲中書令。是歲、吐蕃寇鄯廓河芳四州討之、二年。春、京師地震、夏、河南北旱、秋、太白犯軒轅、三年。春。中書令敬玄。出爲洮河道大總管。[illegible]帝尚邊功、遣中書令劉仁討吐蕃、敬玄代爲令、[illegible]

與契□□詔□鎮西邊徵卒自以素非邊材辭帝
仁軌若須朕朕當自往卿何得辭竟失軍留防禦鄯州
累稱疾乞還就醫療至不引問郎還府治事驗實無疾
帝怒貶衡州刺史○夏旱淄州獻二小兒年四歲連心
異體幸九成冬閏十月熒惑犯鈎鈐十調露
宮秋還宮張文瓘卒一日昏霧四塞雨木氷
元年三十年春東都饑夏四月熒惑入羽林永隆元年
軍○是歲西突厥二部二十四州並叛
三十一年春幸溫湯至少室幸嵩陽觀還東都夏黃門侍郎
炎裴知溫崔中書侍郎德眞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
熒惑犯輿鬼秋廢皇太子賢立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
太白經天
赦九月河南北諸州大水遣
使賑䘏溺死者給棺槥冬降封曹王明零陵郡王
徙黔州還都十一月朔日蝕是歲定襄道總管裴行
儉破突厥黑山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
黑齒常之開耀元年三十二年春詔免雍岐華同民兩年租
破走之

賦。河南遭水處復一年。禁服紫赤。禁閭閻商賈富人厚葬。秋。炎。遷侍中。知温元超。薛竝中書令。雍州大風害稼八月河南北大水。詔就食江淮南、九月彗星見天市、長五尺、冬十月朔日蝕。改元曲赦、甑山公郝處俊卒。是歲裴行儉破突厥伏念執溫傅以降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永淳元年。三十三年春正月。以歲饑。罷元日朝會。二月皇太子誕皇孫、改元關內旱。日色如赭、夏四月朔日蝕幸東都。黃門侍郎待舉。郭兵部侍郎長倩。岑中書侍郎正一。郭吏部侍郎玄同。魏竝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帝以待舉等預聞政事。以資淺未可與舊相同銜名而平章事始此。五月洛水溢、壞天津橋溺民居千餘六月旱螟蝗食苗盡。民疫疾、京師人相食。秋。作奉天宮嵩山。作萬全宮藍田。冬京師地震、是歲王方翼破西域車薄咽麪南天竺干闐來獻突厥寇并州、弘道元年。三十四年

春。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嶽、箕山、少室、具茨等山、西王母、啓母、巢父、許繇等祠。彗星見五車北。夏還都。河水溢。壞河陽城。水高城五尺。盧舍漂沒殆盡。熒惑入輿鬼。犯質星。冬改元。帝崩。年五十六。遺詔園陵制度從節儉。謚天皇大帝。廟號高宗。葬乾陵。是歲。突厥寇蔚州。綏州步落稽作亂。討平之。

帝性仁孝。年九歲。文德皇后崩。善居喪。哀動左右。及為皇太子。當承乾。魏王泰交惡。後得越次立。益孝恭。惟天子亦以為立雉奴。而承乾泰可具全也。故父子篤親。嘗命觀游習騎射。辭以非好。獨願得居膝下。時時奉至尊。太宗乃營寢殿側。為別院居之。每視朝。太子侍從。觀伐高麗。留鎮定州。悲啼者累日。帝論勞之曰。為監國。當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努力天下之重。奈何效兒女子悲

泣爲乎聽飛驛馳起居慰其心指所御袍曰僕見汝乃
易此袍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易也既班師聞太子奉
迎且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太子謁見前抱上
泣進新衣乃易之從至幷州帝患癰太子親吮癰及寢
疾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再日不食髮有變白者帝大
漸召司徒無忌中書令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
公等善導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
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我死愼勿
令讒人間之頃之崩先是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
大受然於汝無恩我黜之以遺汝卽行乎我死汝用爲

僕射若徘徊顧望者殺之爾於是出勣爲疊州督勣聞命不至家而去太子即位進無忌太尉召勣左僕射與遂良共政謂朝集使曰朕初嗣位闕事情有不便百姓者悉陳不盡者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百姓疾苦及政治得失有敕使市馬突厥而自取駿者大理卿李道裕請以馬實中廐帝曰道裕法官也馬非其職朕方禁貢獻而道裕言此豈朕行事不信於人而然耶朕方自咎不責道裕也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謂侍臣曰朕曩聞胡人善擊鞠嘗一觀非登樓則爲擊鞠者立前乃知人主之情誠不容偏有向也命焚之絕窺望濮王

泰薨元旦為臨軒不受朝以哀喪耕籍東郊有司進耒耜琱飾之帝曰耒耜農器也令琱飾何以訓農以他耒耜耕竟九推乃止築長安外郛參軍薛景宣言漢惠城長安尋晏駕今城之必有大咎廷臣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行誅帝曰景宣得罪恐絕言者路赦之嘗謂廷臣曰項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官或俠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默默也嘗出攻過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必瓦為之不漏帝悅為罷獵當是時無忌遂良同心輔政帝亦尊禮二人恭巳以聽故永徽之政百姓安阜有貞觀之

風馬武昭儀者應國公士彠女也太宗時甫十四以姝色選入宮爲才人性忮惡多權數兼涉文史而外以柔謹自將始選入母楊與訣慟獨自如曰見天子何渠知非福耶何悲也太宗有驚馬剽悍左右中官莫能馭才人進曰妾能馭之獨須三物耳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始不服馭鞭之鞭不服檛其首檛不服斷其喉豈難制哉太宗大壯之時太宗以讖文言女主得天下多諱惡而才人日夕侍不疑也太宗崩出爲比丘尼居感業寺帝幸寺悅之當是時王皇后以晉王妃進皇太子妃在位五年矣忌蕭淑妃寵欲間之乃陰令武氏長髮召入宮見之帝大愛幸爲昭儀而后及淑妃寵皆衰昭儀始入宮屈體事后王皇后安信之數稱美焉明年昭儀有女矣后至宮歡愛弄之后出昭儀

潛自扼其喉殺之有頃帝就視昭儀陽歡笑以迎發被
視則死矣乃驚啼問左右左右皆對曰獨皇后至此乃
痛哭數后平日罪帝大恚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明后
舅中書令奭自引解機政無何昭儀譖后與其母爲厭
勝削門籍毋得入宮中出奭刺榮州於是帝欲廢后念
獨以后爲先帝所冊立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
無忌第因留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載金繒數十車賜之因從容言皇后無子諷無忌無忌
陽對以他語帝不悅罷酒而變昭儀不自勝一日召大
臣入內殿議遂良曰今日之召其爲中宮乎上意已決

逆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草萊無汗馬勞遇先帝致位受顧託不死諫無以報國無以見先帝地下勣稱疾不入無忌遂良等入帝曰禮七去無子其一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廢后立昭儀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等朕佳兒佳婦一以付卿德音在耳不敢忘也皇后無大故何可廢帝不悅罷議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中外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臣今忤隆指罪當死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

芻乞放歸田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
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
志寧不敢言瑗濟淚流諫帝怒甚不納瑗退上疏曰妲
己傾殷褒姒滅周爲萠古來歎不謂今日塵黷聖代臣
恐宗廟之不血食也濟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
禮義名家幽閒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
婢爲后社稷傾淪惟陛下深念皆不省他日李勣入見
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以爲不可當但已乎
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學士許敬宗贊之
決目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

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異議爲先是中書舍人李義府以佞邪失無忌意出爲州司馬因叩閤請立昭儀帝悅立拜中書侍郎於是廢王皇后立昭儀爲皇后而后及蕭淑妃皆幽死時皇太子忠立六年矣於是敬宗逢后意上書言東宮本所出者微而皇后有子爲正嫡釋不立不直人心不安郎其心亦必不自安請有以全之帝喜召敬宗入見諭之曰忠固自讓朕遲之未决也敬宗頓首曰爲吳泰伯不亦可乎於是廢太子忠爲梁王立子弘爲皇太子尊后父士彠司徒周國公母楊榮國夫人明年出褚遂良爲桂州都督侍中瑗諫曰遂良體國

忘家。冰霜其操。鐵石其心。誠社稷之臣也。昔微子去而
殷亡。張華留而晉存。今遂良斥逐。非社稷之福。不聽。而
敬宗逆后意。未厭。誣瑗濟頴與遂良謀不軌。以桂州用
武之地。授遂良。欲以爲外援。於是貶瑗振州。濟台州。遂
良愛州。頴象州刺史。而遂良卒愛州。后以無忌受重賜。
終不爲巳地。深怨之。以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會有告
太子洗馬韋季方罪者。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季方自
刺不殊。敬宗因誣奏與無忌謀反。帝驚曰。舅爲小人所
間生疑阻有之。何至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
帝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反。今元舅

後反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計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一旦竊發陛下當誰使制之乎帝曰朕決不忍加刑元舅敬宗對曰漢文帝漢賢主也舅薄昭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致死之今無忌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遷延則變生恐悔無及也帝默然竟不引問削無忌官封安置黔州於是以黨逆搆扇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尋詔御史袁公輸請黔州逼無忌自盡逮奭瑗詣京師瑗巳死發棺驗斬奭都市竝籍家近親流嶺南又明年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

濟謂人曰吾以當死乃幸全今得死所矣不介馬赴敵死。瑗京兆三原人濟楊州江都人。○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怡愉微笑而深賊刺骨人謂其笑中有刀呼之李猫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帝聞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爲告陛下者緩步去帝不悅文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氣色或告義府有異圖勑之除名流雟州朝野稱慶次之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義府憂憤發病死其後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趨庭納采問名唯聞黷貨請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繆敬宗孫彦伯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諡太常博士王福畤覆議曰諡者飾終之稱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義不可奪官何得侵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諡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繆宜稱詔改諡曰恭福畤大儒通子也○勑武后屈身忍辱順帝意及得志專威福帝動爲所制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蠱咒帝不勝忿密召西臺侍郎上官儀

言之。儀因言后專恣海内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即使草詔行后聞遽走帝所且泣且訴帝不忍亦抱之泣曰我初無此心獨上官儀教我耳於是敬宗誣奏儀與故太子忠謀逆獄殺之賜忠死黔州無忌元舅遂良顧命臣濟瑗皆宰司並屠覆至是儀又被禍贈后父士彠爲太原王母楊爲王妃於是后大制天下政繇后出天子拱手而已太子弘本武后子也幼受春秋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廢卷太息而問曰聖人垂訓其書此何也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示勸貶惡以示懲故商臣之罪歷千載不滅弘曰然然不忍聞也

請改受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凶逆之迹。不以留視聽。不亦善乎。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與膳丞邢文偉以宮臣罕見。上書諫太子。太子手書答曰。夙嗜墳典。欲研精極意。未敢聞也比苦風虛。奉恩旨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乖廢學緒。觀尋來請。敬聞命矣。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閱宿衛軍食。有榆皮蓬實者。爲惻然廢食。命家令人給米食之又建請以同州沙苑假貧民。時有司以征遼卒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罪妹並沒家屬入官。弘議以爲軍法。士亡從陳亡命。同隊悉坐亡。士過病失期。若被略。若溺厭死。

皆與眞亡命同寬傳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請條別
其科制曰可天子甚愛重而奏請多忤后旨蕭淑妃有
二女幽掖庭年三十餘矣太子見之驚惻白帝請出降
帝許之后即日以二女配當上翼衞而太子後以暴卒
帝既哀悼追謚孝敬皇帝杞王上金他姬子后惡之安置澧州鄖王
素節淑妃子幼誦書日千言從徐齊聃受經力於學刺
申州后稱素節病令毋入朝素節著忠孝論以自明參
軍張柬之欲悟帝持以聞后見大惡之安置袁州而雍
王賢以后子得代爲太子方士明崇儼善厭勝爲后所
信奉出入宮禁官至諫大夫賢惡之崇儼爲后言中外

籍籍謂太子乃韓國夫人子。不可承大統。英王貌類太宗。可承統。會崇儼爲盜所殺。后疑出太子。恨之。使人上變告太子。帝寬之。后不可。勒自殺。子光順及黨與皆誅。當是時。帝稱天皇。后稱天后。中外稱二聖。匹尊矣。久之。帝有疾。欲以位傳后。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帝之與后。猶日與月。陽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一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國大喪。母后猶毋得臨朝稱制。陛下當陽。奈何欲輕傳位乎。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乃止。及帝疾苦頭眩。不能視。侍醫曰。此風上逆也。砭之血出。上

宜可愈后欲自從不欲令疾有瘳怒罵曰咄奴可斬也上玉體寧當刺血處耶醫叩頭請死帝苦眩甚曰眩不可堪恐聽刺之何渠非福砭之帝目忽頓明后立於簾中起再拜謝曰天醫也躬負繒寶酬之及帝崩遺詔軍國大事不決者取天后進止太子哲即位是爲中宗尊天后爲皇太后太后不欲從子制於子舉欲天下自子用成其一尊會天子立而惑嬖韋后以后父玄貞爲侍中中書令炎曰以受顧命力爭之帝怒曰我欲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一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太后即集百官乾元殿勒六師宣制廢帝爲廬陵王帝自言無罪

太后曰爾欲以天下與韋玄貞罪孰大焉立豫王旦爲皇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一决於后三月后殺故太子賢后命將軍丘神勣詣巴州簡較故太子賢宅備非常實殺之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奪官而追封賢雍王尋復以神勣爲金吾將軍李敬業者故司空勣子也勣旣阿高宗意立后而后稱制諸武用事唐宗屬人自危敬業以失職怨望起兵揚州后遣將軍李孝逸將三十萬擊殺之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勣塚斲棺嗣聖元年秋敬業及弟敬猷與唐之奇駱賓王等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封庫纂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敬業稱匡復上將又求得貌類濮王賢者置軍中云賢實不死逃至此以令衆移檄州縣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之翬翟陷吾君於聚麀

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后讀之、問誰與爲者、或對曰、駱賓王、后太息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時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指洛陽、則天下信之、四面響應矣、儻首鼠不前、將大義自屈、而敬業惑薛仲璋言、金陵有王氣、大江天險、欲先取常潤、定霸基、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俟大軍者、則義激故也、不乘此勢立大功、乃更自蓄縮、謀巢穴乎、遠近聞之、其必解體矣、敬業不聽、攻潤州未下、而武后所遣者將李孝逸將兵至、則回軍拒之、屯下阿、而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梁山、孝逸軍至淮、戰失利、不進、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舉、久留軍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將軍、將軍何所辭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前、諸將請先敬業、敬業敗、則敬猷自擒、元忠曰、不然、賊大軍盡在下阿、敬猷不習軍、所將者軍、又弱不習戰、可立克也、克敬猷而進、即韓自不能爲敬業謀矣、釋不擊使敬業得成備、敬猷與椅角、敗道也、孝逸從之、擊敬猷、敬猷敗走、敬業勒兵阻險以拒師、陳久士卒疲不整、

元忠以風順获乾、命縱火攻之、敬業敗輕騎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以降、**后自以專國內行穢宗室大臣多不服。而敬業兵起疑天下圖已。欲大誅殺以威之。於是殺中書令炎。**后立武氏七廟、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吾追尊亡者、庸何傷、對曰、事當杜微漸、后怒不聽、而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用事、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勸太后除之、炎固爭不可、后愈益怒、及敬業舉兵、后問計、炎曰、皇帝年長不親政、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反政、盜自平矣、后大怒、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言炎謀爲逆、遂斬炎都亭、籍其家、無儋石之儲、劉景先、胡元範、明炎不反、并下獄流死、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質責后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誣以罪、戮及子孫、今早復子明辟、高枕深居、翁宗族可全、不然天下必變、必不可復救、后命杖朝堂流之、

**殺安撫大使程務挺。**初裴炎之死、單于道安撫使程務挺密表申理之、后恨焉、誣務挺與

禦[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軍中軸之務挺忠加會撫綏士服其威
愛及炎祠祀之突厥宴飲相慶王方翼與務挺善流炎
崖州治鎮爲匭一匭四隔隔各有竅可入不可出東曰延恩聽有才能者自言南曰招諫聽陳時政得失者盡言西曰申寃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能讖步知天文曆數及秘記者所欲言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之實開告密之路諸上變告密者無貴賤稟客館在所吏不得何詰給傳供五品食送京師至立召見不愛爵賞歆動之敢稽留不送者以所告罪罪之失實者不問於是告密徧天下而胡人索元禮以告密幸立擢游擊將軍案制獄以風天下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羅網無辜。

窮慘毒織成反狀有定百脉突地吼虎豬愁求破家反
是實等號而虐法熟用矣當是時韓王元嘉霍王元軌
魯王靈夔越王貞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以才行著
名爲后所忌憚不自安會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
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云獲之洛水中后喜命曰寶
圖詔以冬十月拜洛受圖告謝于南郊徵宗室諸州都
督刺史畢從會朝于明堂諸王聞遞相恐曰太后欲因
受圖致諸宗室王盡捕收誅之乃詐爲皇帝璽書告諸
王令起兵將諸王名都督刺史實不得專土往來相結
約未有定而琅邪王冲少輕募得卒五千人則遂起

博州父越王貞聞冲起狼狽起豫州應之而諸王皆猶豫不敢發后削貞冲屬籍改姓曰虺氏而遣衞將軍麴崇裕擊貞丘神勣擊冲貞及崇裕戰不勝自殺冲擊武水莘令馬玄素閉門拒之縱火焚其門風回火薄軍軍却衆散冲還走博爲門者所殺神勣至冲已死官吏出迎盡掩捕殺之后欲因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按無驗后召詰珦抗論不撓后笑曰卿大雅士也朕別有任使此獄不以煩卿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黃公譔皆迫令自殺而貞起兵時騰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匡復且

假道璦得檝許爲應璦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濟州刺史薛顗與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謀應沖皆連坐受誅明年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十二人又明年殺南安王穎等十二人子孫支黨皆種誅諸王素節被告徵詣獄於路聞遭喪而哭者曰病死何可得更須哭耶其痛急至於此獨紀王慎不預謀檻車徙巴州道卒唐宗室殆盡幼弱者倂屬籍流嶺表當是時天官侍郎鄧玄挺坐知反不告同平章事魏玄同坐語人太后老當奉皇嗣爲耐久同三品劉禕之坐忤旨內史張光輔坐私論圖讖懷兩端皆被誅玄同定州鼓城人與裴炎結交保終始呼耐久

明與上官儀文章相屬和后構怨賜死或謂玄同脫
密、冀得召自陳、玄同曰、人殺思默等死、而當爲告密人
平、遂就死、禕之、常州晉陵人、公異有學術、稱儒林、李仰
藥所稱劉同雖復罵人、人不相者也、禕之孝友、得俸祿
悉給親族、高宗以爲忠孝之門、令翊輔承王、禕之謂鳳
閣舍人賈太隱言、太后廢恐立、明而可矣、若用稱制、不
如反政、安天下之心、太隱密奏之、會有告其受金者、宣
敕推訊、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敕、后大怒、賜死、初
下獄、睿宗爲申救、親友皆賀、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
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表、子悲絕、筆不能
成、書乃自操筆、詞理懇至、見者傷痛、彭州長史劉易從、
爲徐敬真所引、命就州殺之、易從仁孝忠謹、得民心、民
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太子
舍人郝象賢處俊孫、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
反、族之、象賢臨刑、極口罵發揚宮中隱
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口云、　已而秋官　書
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蔦元頃。洛陽令魏
元忠。皆坐告密論死。臨刑太后念元忠有討徐敬業功。

忽馳騎宣赦并楚金等特赦之是日天陰霾四塞忽開
霽秘書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太平之世當使天下
樂於化不當使臣子日犯于天刑比者大獄滋多逆紀
日衆臣初憤惋以謂實然𨗳者陛下特察楚金元忠等
無罪曠然昭蘇時方靈曀頓爲卿雲臣乃今知前此其
必有無罪之人橫羅憲網者矣臣聞陰慘者刑陽舒者
德聖人法天而天應隨之感至速也今陰霾復作竊以
爲此其過在獄官陛下爲君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
者示明刑冤濫者罪獄吏豈不彰明至德於天下哉斥
方以酷烈委獄吏而陽不與知不聽也於是法吏競深

酷朝士人人自備莫旦夕能自必其命每晨出與家人訣而後朝醴泉人侯思止素無頼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反貞見族元名流和州思止自求爲御史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獨能觸邪耳后悅擢用之衛水王弘義見閭里耆老作齋醮以變告亦擢用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李日知獨存平恕被告者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俊臣鞫將軍張虔勗虔勗自訟於有功俊臣怒命衛士刀亂斫殺之梟於市又鞫岐州刺史雲弘嗣不服先斷其首後乃僞立案奏之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三宥然後刑比獄官單車奉使卽時專決不復關奏脫有寃濫於何從知以九品之官而操生殺之柄竅覆不經秋官省審不繇門下擅人主威重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非社稷之福后以獄官秩卑

品下方假以行酷烈不聽也后既以刑威懾天下又欲恩施不測結人心初制百官萬姓得自敘行能求舉用卽妄男子言稱旨輒不次擢而遣使者存撫四方還引見所舉人無賢愚畢擢用高者試給舍次卽御史拾遺較書而殿試貢士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椀脫較書郎有舉人沈全交者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補闕薛謙光疏曰選舉之法本需真才取舍之間則風化所繫也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始也自售不恥既也謟訴無慙至乃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在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其得之

權綜國令知其不任公卿故也與起將戰左右進劒起
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非一劒之任則虛文豈足
以佐時銓射豈足以克敵哉而后方不愛祿爵權利寵
天下爲己使不聽也又於刑時有所縱舍即賞擢已亟
乃不稱職者旋放黜不少貸其不受鈐勒者立誅之蓋
挾刑賞二柄以控送馳驟制天下之命於一又明察善
斷故當世英賢亦競爲之用而不能自解免也蓋后稱
制之日外葉寖寢嚮稱尊革命事矣立崇先廟享武氏
祖考加尊號聖母神皇服袞冕饗萬象神宮用周正改
詔曰制而意恣睢猶未厭僭法明等僞撰大雲經言后

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敎主制頒天下天下州縣各建大雲寺事佛於是時中宗在房州睿宗居別殿七年所矣侍御史傅遊藝表請改國號應天心后陽不許而立擢爲給事中寵異之於是百官庶民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請如遊藝言后乃衮冕御則天樓改國號曰周稱皇帝而女居尊位爲亘古大變追尊其祖考妣皆帝后墓曰陵改正朔易服色置社稷立兄子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士彠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郡王以所立帝豫王旦爲皇嗣皇太子成器爲皇孫以女太平公主爲謀主密與議天下事公主多權畧后喜其類己使武攸暨殺其妻而

妻故太子賢子及皇嗣諸子義豐王光順等本后諸孫皆賜姓武而閉之宮中已而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被告密下俊臣逮治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

狀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止欠一死反是實俊臣乃少寛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可得免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爲如此事求活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謝之稍益親仁傑裂衾帛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

德壽爲致之仁傑子得書持稱變以聞太后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會平章事樂思晦爲俊臣所殺男未十歲沒入于司農亦上變得召見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耳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信任者爲反狀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頗動召見仁傑等問曰承反何也對曰脫不承已死於考掠矣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乃知詐也於是得出貶仁傑彭澤元忠涪陵令流行本嗣眞于嶺南俊臣稱行本罪尤重請誅司刑徐有功駁之曰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

將順。爾損恩信不可聽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甥也

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示爲人

臣不私其親。以頭觸殿階血流地。太后皆不聽。蓋是時

后所誅夷唐宗室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而

下。至不可數。內所忌惡者略盡。欲稍解弛以慰天下心。

右補闕朱敬則上疏。言臣聞李斯之相秦。行申商之法。

重刑名之言。杜私門張公室惜日愛功亟戰疾耕。以屠

諸侯。不亦猶救弊之術也與哉天下已平。固當易之以

寬簡。弘之以淳和。而秦乃不然。爲淫虐滋甚往而不反。

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遇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

陽成阜間餉絕兵刓智力俱困未嘗闕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賴之人以赴功及區宇適定乃為上陳詩書說禮樂高帝用之而漢道以昌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祖斥二子不用終廢詩書則復道爭功擊柱拔劍將彊猾不係何能支十二帝衍四百年之祚乎故曰仁義聖人之蘧廬禮義先王之陳迹祠禮畢而芻狗捐淳精流而糟粕棄仁義尚然況下此者乎國家自文明而來天地草昧內則三叔流言外則四凶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開邪不急刑罰無以懲變今政不出房闥而天下已晏然大定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

不規行而癈饑不與食后時之秘策固方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沛然與天下更始后嘗曰是吾心也賜帛三百匹侍御史周矩上疏曰今推劾之吏相矜以虐泥首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illegible]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豈有不承反者竊聞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皆雄桀思身致帝王耶但不勝毒楚自誣服耳周仁厚而昌秦峻法而亡願陛下緩刑罰用仁恩以懷來天下於是命御史嚴善思按告密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當是時后自知誅殺多冤濫中內

歎。禁天下屠殺採捕。日佞佛造寺。以徼福免罪矣而諸酷吏。亦往往坐罪禽滅而天下稍甦。有告周興者、后令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炭四周炙之、如興法、起揖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先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讎、食傳遊藝以首請革命得相、夢登湛露殿、語所親、所親上變告、亦坐誅、時禁錦綺、侯思止以家私蓄錦、杖朝堂死之、既來俊臣司州流王弘義瓊州、而弘義詐稱得旨還、濟北遇御史胡元禮按驗之、詐也、論死、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表請廢皇嗣。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后召問曰。皇嗣我子也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令李氏爲嗣乎。后不答。慶之屢求見。后怒。命鳳

閤侍郎李昭德廷杖之。昭德引出朝門示朝士曰此賊
欲廢皇嗣立武承嗣。先撲之耳鼻皆血流乃後杖殺之。
其黨乃散走。昭德因言於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
下所生子也。陛下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何得
以姪爲嗣。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當爲姑立廟者也。且
陛下受天皇顧託。而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爲不血食
矣。后意頗動。然自以讐李氏酷深。意不能自還時承嗣
爲左相。威重於人主。昭德以爲言。后曰承嗣吾姪也。故
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孰與父子。子猶有簒弒其
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罷承嗣政。而承嗣大恨毀惡之。

后曰此吾勞臣吾任昭德吾始得安眠汝勿言時后貪戀權勢廬陵王在房州稍日遠不之忌而乃大疑皇嗣莫能必其心戶婢團兒譖皇嗣妃劉爲厭咒后殺之尚方監裴匪躬私謁皇嗣坐腰斬左衞大將軍阿史那元慶告皇嗣謀反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毒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明皇嗣不反卽引刀自剖其胸中五臟皆出后聞大驚令轝至禁中命高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信始蘇后自臨視太息曰吾有子吾不能自明乃令汝至此乎傷哉乎忠命吏停推而睿宗乃得免方慶之請立承嗣時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

持不可諸武撝之皆誅死明堂尉吉頊以來俊臣發告
箕州刺史劉思禮反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以臣僚綏
左袒李氏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
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種誅之
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而虐法復用來俊臣倚勢爲
淫貪時后好徵祥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中點赤詣闕
進者詰之云此石赤心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
餘石盡反耶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法陷忠良昭德每
廷詰之思止爲所繩撈死而魯府參軍丘愔疏昭德好
凌轢負氣育聾下人芻狗同列廢官望塵懾氣貶南賓
尉復召拜御史俊臣誣昭德有逆謀深搆之論死又羅
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
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當極刑奏三日不下內史
王及善曰俊臣元惡不誅必動搖朝廷吉頊亦助擠之
於是與昭德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
俊臣仇家噉俊臣肉立盡昭德京兆長安人 后本欲以
淫刑懾天下。至是知天下惵懾無二意。乃陽爲侍臣言。
頃周興來俊臣鞫獄。朝臣連引者。輒承反。朕意其枉。遣

近臣臨訊。皆自稱不冤。乃不復疑。自與俊臣死。不聞復有反者。則前死者。寧不尚有冤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來。天下以告密爲功。號曰羅織。甚於漢鉤黨。陛下雖使近臣覆訊。彼方凜不自保。何敢一搖手。忤酷吏意。取死哉。今幸天發悟陛下。殲夷兇豎。朝廷復安。繼自今。臣以百口爲陛下保內外官不復反矣。后乃陽憮然曰。前宰相務爲順旨。陷我爲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於是詳覆俊臣等前所推入獄平反者甚衆。久之。后年日益高。武三思承嗣營爲後益急。而后信平章事狄仁傑賢。尊用之。稱國老不名。仁傑從容言后

曰臣覩天人未厭唐德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乃欲移之他姓其無乃非天意矣乎且姑姪之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世無極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太廟者也后曰此朕家事卿何知焉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亦豈得有不與知者乎因開勸后召還廬陵王后遡天綏自還他日忽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

日武陛下姓兩翼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感寤時吉頊亦因張易之昌宗勸立廬陵王太后乃密召廬陵王還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語上事仁傑請益切至涕下不自禁后乃出王見之曰還爾太子仁傑起再拜賀且曰太子歸外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乃令太子舍濯龍門具儀使迎還復爲皇太子封皇嗣相王中外大悅而承嗣怏怏發病死久之后慮百歲後太子相王與諸武終隙不兩全也乃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歃血誓明堂以自堅銘之鐵券時吉頊以忤諸武意貶安固尉辭行涕泣求見陳一言太后召

問之項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爭矣項曰宗室外戚各當具分則天下安今太子立而外戚自如此半爲佛半爲天尊之說也陛下適驅之使必爭耳后默然良久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可柰何故知逆天道任數未有不窮者也於是武邑人蘇安恒發憤投匭上書言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遜、應天順人、二十餘年矣、太子春秋既壯、陛下禪位東宮、使臨宸極、豈有異於陛下之身哉、今諸武並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非長久計也、請黜諸武爲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師傅教之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爲世之計也、太后召見慰諭之而遣、然終已不用、明年、安恒復踈曰、天下者、高祖文皇之天下也、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非以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恐宗祀中絕、故應天順人矣乎、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而陛下年在耄倦不

後子明辟何以教天下之毋慈子孝何能使天下之風移俗易將何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辭以謁天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有欲留之而不可得者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官書之令樂府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臣何惜一朝之命不為陛下安萬乘之固哉太后得書嗒然無以應安恒明周禮春秋左氏傳冀州武邑人項本陰毒敢言稱酷吏與武懿宗爭功不相假得貶洛州河南人

初后既稱制而縱悅鄂人薛懷義使祝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托言有巧思令入內造明堂給廄馬中官為騶侍護作士數萬明堂成又度其後為天堂日役百萬費鉅億咸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懷義本名馮小寶以千金公主進得近幸日深而侍醫沈南璆亦得幸懷義心大慍燒諸所造天堂明堂立盡后諱之云工徒失火所延燬而懷義益驕倨后乃令太平公主擇壯

加婦人數十縛而縊殺之置控鶴監已命爲奉宸監皆嬖寵托言脩三教珠英於內殿掩其迹而頗以文學士參之最後張昌宗易之兄弟大愛幸以爲奉宸令當是時承嗣三思貴重震天下然於懷義二張皆執僮僕禮卑事之宰相而下皆面諛爲容莫敢忤其意蓋權寵至於此易之昌宗侍中行成族孫也本名家子以門蔭補官太平公主薦昌宗入侍后悅之昌宗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工合鍊卽召見大悅之俱傳粉施朱衣錦繡侍中太后委心焉獨魏元忠復相裁抑之言於后曰臣承先帝顧託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內慙不能應會不豫二張乃譖元忠與司禮令高戩欲挾太子爲久長云鳳閣舍人張說實聞之后發怒下元忠獄與昌宗廷辯說入至門舍人宋璟呼之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求苟免若獲罪流竄爲榮多矣脫事不測璟當叩閣力爭不令子獨禍也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說心動入后召問元忠未對元忠急宣言說與昌宗爲本共羅織臣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奈何效委巷小人囁嚅相誣欺語耶昌宗從旁趣迫說使言說曰陛下視之今在陛下前猶頻蹙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二人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后問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稱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非欲反而何說曰昌宗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號未知其理日元忠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謝客慙不任重任臣實言曰明公旣居伊周之任欲不爲伊周其可得耶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共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誰學何謂反哉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可富貴附元忠立族但元忠實寃不敢誣之耳太后怒說不左右昌宗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對如前平章事朱敬則爲元忠說申理乃得貶元忠入辭奮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且思臣言指二張曰此二小兒終必階亂矣鳳閣舍人宋璟以正直聞宴朝堂璟階六品下坐易之虛位揖之曰公當今第一人何下坐也璟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時外廷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

日公奈何卿五郎璟曰以爵止當爲卿君非張□卿家奴
奈何郎之璟有私罨謗告滿八朝易之促歩藹謁伏罪
舉笏却立不爲禮已許州人楊元嗣上變告易之昌宗召術
士李弘泰占相言已有天子相下臺官鞫之昌宗款擁
弘泰語嘗已奏聞準法自首原中丞璟欲因繫之奏毀
言昌宗儻以弘泰爲妖言當抗送有司雖奏聞終包藏
禍心法下法司議可刑少卿崔玄暐當以大辟太后欲
寬之璟復奏昌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首非實首也
且反逆無首法后溫言解之璟持愈堅楊再思宣敕令
出璟曰聖主在蘭□相擅宣敕后乃可其奏遣昌
宗詣臺覆鞫璟庭詰按之事未畢特敕赦之

后自貞觀中年十四召入宮永徽初復入事高宗三十有四年自稱制至稱尊又二十有一年年既八十矣有疾徙居迎僊宮宰相不得見獨易之昌宗居中用事爲衆所側目二張恐禍變猝然亦引同黨爲深防釁孼交畜大臣患之未有以制也先是后

謂相仁傑曰朕欲得人克任使寧有之乎仁傑曰未審陛下克何任使曰以爲將相仁傑曰陛下任將相獨求文章資歷而足則李嶠蘇味道皆可矣必欲得奇士任天下之重則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也年雖老眞將相才又久不調誠用之必盡節國家后立擢爲洛州司馬居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張柬之未用也太后曰遷矣對曰主臣前陛下所問臣所薦爲將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頃之仁傑薨姚元之出爲靈武安撫使且行言於后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可相也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於是太后命柬之同平章事時

柬之年且八十矣。及是，柬之以宮闈變蘊畜且亂生，與平章事崔玄暐、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密謀誅二張。柬之欲得宿衛兵，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忠勁可動，乃往見多祚，感之曰：「將軍今富貴誰爲致乎？」多祚泣曰：「天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獨無意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之所使之。」與定計，而荊府長史楊元琰代柬之任，泛舟江中流，語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則引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憶江中之言乎？是所以授也。」已又用彥範、暉及李湛皆刺羽林，握禁兵，而以武攸宜參之，令

諸武不之疑會姚元之自靈武還柬之彥範喜相謂曰事濟矣時太子日於北門起居彥範暉前謁見密陳其事太子許之柬之等乃帥羽林兵軍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入誅易之昌宗於迎僊宮廡下后方臥長生殿聞變驚遽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漏洩故未敢先聞罪萬死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退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長矣天意人心當還歸李氏願傳位太子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暐曰卿朕所自擢乃亦在此耶對曰

此乃所以報陛下也。於是收張昌期等，并捕其黨與，皆斬之。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明日，中宗復位。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東之等進官封有差。復國號曰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旗幟服色官名，畢如舊。復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大都督府。免諸州百姓今年租稅。復房州三年。韋承慶貶高要尉。房融配流欽州。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等，追復官爵，備禮改葬。有胤嗣者承襲，無嗣者立後。爲周興、來俊臣等所枉誅夷者，咸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本所能反周爲唐者，梁公以至誠悟后始也。取日於虞淵而

太子復安。既也哲於知人。援五王柄用。卒反日以飛。終其功也。可謂社稷臣矣。

梁公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生有至性。初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在大悵然曰。吾親舍其下。瞻望悽側。久之。雲移乃得去。行者感動。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疾。當奉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幸有親。奈何以萬里行貽親憂乎。請代行。藺仁基每咨美其誼。曰狄公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累大理丞。歲中斷獄久不決者萬七千人。平允無冤。以御史使岐州。有亡卒數百爲行剽。官追捕不能制。仁傑曰。是窮且爲患。乃開首原擠。閒在縶者。稟而縱之。使相曉自歸。遂以靖。高宗幸汾陽。充知頓使。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祠下。致風雷。發卒數萬治馳道。仁傑曰。天子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足遵耶。命止役。帝歎曰。眞丈夫也。已爲寧州刺史。撫和有治效。御史郭翰察隴右。多按劾。入寧州境。耆老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就館。召州吏謂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使者當成使君之美。何久留溷乃公爲乎。即命駕去。薦之朝。徵爲冬官侍郎。巡撫江南。吳楚俗多淫祠。仁傑悉焚燬。止留夏禹吳太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

轉文昌左丞、復出刺豫州、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
皆論死、當坐者七百家、仁傑密疏以爲臣欲顯奏、似爲
逆人申理、欲不言、乖陛下仁恤之心、蓋表成復毀首數
囚矣、獨念此屬、皆非本惡、望特赦原之、廣大恩、詔減死
流豐州、囚道出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使君活汝
耶、相攜哭於德政碑下、齋三日、然後去、先是光輔擊越
兵不戢爲暴、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
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耳、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乃縱卒
暴、無辜之人、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至、民縱
城而下、歸順者以萬計、奈何縱徵賞之人、殺降爲功乎
如得尚方劍加君頸、卽死不恨、光輔歸劾之、左遷復州
司馬、天授中、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之曰、卿在
汝南有善政、然譖者數矣、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臣爲
有罪、當罷免、以爲無罪、爲幸多矣、不願知也、后歎其長
者、會來俊臣所搆、斥爲彭澤令、擢魏州刺史、會契丹陷
冀州、河北震動、驅民乘城、仁傑至曰、虜尚遠、何自疲吾
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也、縱就田、民庶愛仰、后終以仁傑
[illegible]復相、賜紫袍龜帶、親製字於袍、旌之、自高宗來
[illegible]擊西北戎虜、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典籍所紀、薄伐太原、化

行江漢，請人教之，則今之域中，過夏商遠矣。而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產，竊以為過矣。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而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安人固本，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帝王之盛節也。請捐四鎮，廢安東，以息民。不納。拜河北安撫使。河北民為突厥驅迫者，各往往匿山谷嘯聚。仁傑䟽曰，河北士性重氣，一往不悔，此緣軍興，調發頻重，至質田宅而不售，支官吏督趣，情危事迫，援夾犬羊，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情也。民猶水也，壅則為淵，流則為川，夫焉有恆性哉。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恇懼，赦之則反側自安。邊塵暫驚，不足為憂，中土之人，結聚而不解，此大可慮也。願曲赦河北諸州，無所問，以靖人。詔可下。於是撫慰安集，散糧儲以賑貧乏，修驛遞以濟旋師，自食糲糒，禁官屬侵漁，而河北大安。后造浮屠大像，詔天下僧人施一錢以助工。仁傑諫曰，今之伽藍，費過宮闕，工不役鬼，必需役人，物非天降，終繇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之哉。今邊隅未寧，宜寬征徭，省廢務，而興土木以徼福，非所聞也。昔梁武、簡文，佞佛好施，而三淮浪沸，五嶺煙騰，刹列盈衢，緇衣滿路，豈能有補於敗亡哉。如以為願作以濟貧民，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勢無官助，理

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民力、脫不幸有一方之難、何以濟之、役得罷。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道請觀舍利、后許之。仁傑前爭曰、佛胡神、不足以枉萬乘。胡僧詭欲招至尊、惑遠近耳目耳。后還輿曰、成吾直臣之氣。契丹將有勇力、舍戰屢敗中國兵者、以國亂自歸、有司請以為僇。仁傑曰、彼其盡力所事、今降則吾勇也。以為將擊契丹、而虜破平。仁傑為后所信重、每面折廷爭、后屈意從之。又知人、好薦士、所引用至公卿數十人。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后嘗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年七十一、薨、諡文惠。中宗復位、進司空。睿宗立、追封梁國公。孫兼謨為御史中丞、剛正有祖烈。

帝本昏德、當在房陵時、與韋后同幽閉、愛甚篤。每赦使至、輒皇恐欲自裁。后抱持之曰、禍福何常、遽爾何為。帝德之。嘗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為。及復位、后卽與政。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安樂公主者帝

幼女也。生於房州，愛之，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倢伃者，上官儀女也。沒入宮，辯慧，有文，掌內制，帝嬖之。三思私焉。並用事，而三思爲司空，三思子攸暨爲司徒，而武氏復張。始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兇雖除，祿産猶在，去草不除根，終復萌起。朝邑尉劉幽求亦勸之。二人不聽，曰：是机上肉耳，何能爲。季昶出，私嘆曰：吾不知死所矣。至是，韋后與三思宣淫於內，親與三思雙陸，而帝爲點籌，擅政於外。柬之爲中書令，不得志，撫床歎憤，至彈指血出，曰：本所爲不誅諸武者，欲上復辟，自誅之，明天子之威也。今若此，大事去矣。始大悔不用季

糺闕求之言。乃以百官上疏言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陛下反正而諸武濫官僭爵、按堵如故、此開闢以來未有也、惟陛下念社稷計、順遐邇心、奪三思等王爵、慰天人之望、不聽、彥範上書陳戒曰、臣聞詩首關雎、以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不可不謹也、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殞世、惑始齊姜、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于外政也、今陛下臨朝、皇后施帷殿上、預聞國事、夫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抗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逆人不義、惟陛下以社稷大計、令皇后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言、胡僧慧範、託浮屠法、入禁與、瀆朝政、願陛下輕斷微服幸其居事、上下汙慢、君臣亂替、夫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疑衆者殺、慧範執之、幸裁察、不聽、尋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諫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初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孔穎達爲祭酒、豈普思等比乎、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人、以天官加私人、又不聽。於是三思用佞人崔湜鄭愔計。日夜與韋后譖柬之暉等將不利社稷。不君

封以王爵罷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奪之權使於是封柬之漢陽王暉平陽王彥範扶陽王恕巳南陽王玄暐博陵王並罷政事爲五王斥逐者復之專用者斥之而中外大權盡歸三思矣是歲太后武氏崩明年三思忌五王在京師出爲諸州刺史而使人告駙馬都尉王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廢皇后殺三思坐腰斬使鄭愔告敬暉等與同皎通謀貶遠州司馬已陰疏韋后隱穢榜諸朝帝見之震怒三思以爲此彥範輩所爲帝惑之於是御史大夫李承嘉劾奏彥範暉柬之恕巳玄暐恭論危言罪當族下有司議大理丞李朝隱言彥範等

未知□□而誅恐為讐家所詆誣請披實而三思慮五人

以披實得白明命流嶺外而矯制遣其黨周利用攝御

史以嶺外肆慘毒殺之中外憤怨而復辟諸功臣屠滅

盡矣東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暉恕己並遭害利用還擢御史中丞時布衣韋月將者

告三思宮掖事帝怒命立誅黃門侍郎璟請付吏考治

帝怒岸側出召見曰敕即誅何請璟抗對曰不即訊遽

誅天下竊議陛下者愈藉藉願加審慎帝愈怒促如詔

璟曰請先誅臣不然臣終不奉詔御史大夫蘇珦大理

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違時令命杖之流嶺南出

璟刺貝州思貞青州秋分一日平曉廣州督周仁軌斬月將嶺南太子重俊

者帝他姬子也失愛韋后與三思惡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時中書令元忠當國帝問之元忠曰公主爲皇太女則駙馬都尉當何名事得止而三思爲譖愬曰深太子積不平欲起誅武氏時諸與復辟功者獨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存與定計於是矯制發羽林軍三百餘殺三思崇訓于其第使成王千里將兵守宮門而太子與多祚斬關入叩閣索上官昭容及安樂公主帝后登玄武門樓與同患下宮闈令擊其前鋒斬之帝在門樓大呼門汝輩皆朕宿衛士奈何從多祚反於是羽林士倒戈斬多祚而散千里攻延明門不克

然太子逃之近關為左右所殺乃知君父在太子不忍悁悁之忿有誅討即所誅適當罪而勢逆徒債事無益也帝斬太子首獻太廟已馳祭三思崇訓第乃梟之朝堂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輔政天下傾望其幹濟而元忠老更事度主闇內亂不可貞外示依違欲隱恐以圖功釀棗尉袁楚客與書規之元忠得書不辯也書日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耶今政有十失不早建太子擇師傅兩輔之一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崇長緇衣借勢納賄三倖優小人盜竊品秩四有司選賢皆貨取勢求五寵進宦官至滿千人六王公賞賜無度七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先朝宮女出入無禁通請謁九左道熒惑竊盜祿位十也及是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太子求安門將與

俱事敗見殺時議者皆歸曲太子元忠獨毅然曰兒與誅逆賊謝宗廟亦所甘心惟太子枉沒爲恨耳宗楚客等誣元忠父子通爲逆請行誅帝以其人望且有功爲高宗武后所尊禮以特進致仕已再貶務川尉至涪陵卒元忠宋州宋城人少跌蕩不簡曉兵法儀鳳中以太學生上封事得召內供奉吿密時以洛陽令陷周興獄免死流以御史中丞陷來俊臣獄赦衆聞赦喜躍讙呼獨安坐自如旣宣赦徐起拜亦無喜色復陷侯思止獄人多爲訟寃乃得解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須臣肉爲羹豈顧罪有無哉卒睿宗立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已韋后宣淫無憚忌帝以外庭露章論諫者衆中內慙居恒怏怏時頗有誶言后及其黨慙且恨懼事且變也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得爲皇太女

乃共謀於餅餤中進毒而帝崩蓋復位五年矣葬定陵

中宗初立改元嗣聖二月太后廢爲廬陵王立豫王旦改元文明已復光宅是歲三改元其年秋彗星見西北長二丈餘經三十三日乃滅溫括大水殺故太子賢殺徐敬業殺內史裴炎將軍程務挺后擅國之二年改元垂拱遷廬陵王房州夏大旱三年春二月朔日蝕罷匭明堂受告密冬有山出于新豐四年夏殺同三品劉禕之秋冀州雌雞化爲雄京師地震是歲大饑擊吐蕃五年春毀乾元殿作明堂山東河南饑六月朔日蝕京師地震秋神都地震是歲越王貞瑯琊王沖兵起不克族后大殺宗室六年朗州松州雌雞化爲雄夏殺內史張光輔同平章事魏玄同冬殺宗室王六人七年除唐宗室屬籍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又殺宗室王十二人二子秋改國號曰周后稱皇帝已立帝爲皇嗣追尊武氏祖帝妣后以武氏七廟爲太廟是歲改元載初又改天授八年春更置社稷易服色改唐太廟爲享德廟夏四月朔日蝕冬殺同平章事格輔文昌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左衛將軍李安靜九年夏四月朔日蝕秋洛水溢漂人居五千餘家是歲改元如意又改長壽十年夏

雍州河溢。十一年，改元延載。秋九月朔日蝕。十二年春，二月朔日蝕。加尊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秋，祀南郊。冬，登封嵩山，禪少室。是歲，改元萬歲，又改天冊，改證聖。一歲三改元。十三年春，改元通天。明堂成。冬，殺同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三十六家。松漠督李盡忠陷營州，號可汗，命二十八將討之，敗績。將虜十四年，改元神功。夏，來俊臣誅。冬，鸞臺侍郎仁傑、鳳閣侍郎景儉並同平章事。十五年春，改聖曆。秋，廬陵王還東都，復爲皇太子，武承嗣死。十六年春，后幸緱山嵩山。秋，河溢，漂千餘家。十七年春，幸溫湯。夏，幸三陽宮。五月朔日蝕，赦，改元久視。大旱。秋，作大像。十八年夏，幸三陽宮。秋，殺邪王重潤。是歲改元大足，又改長安。十九年秋九月日蝕不盡如鉤。突厥寇忻悉茂等州。二十年春三月朔日蝕。夏，寧州水漂二千餘家。秋，京師大雨雹，人畜有凍死者。九月朔日蝕。既二十一年夏，幸興泰宮。自九月至於冬十一月陰晦，大雨雪，都人饑凍死。神龍元年春正月，太子復位，遷太后上陽宮，復國號唐。武三思爲司空，彼暨爲司徒。夏，同官縣大雨雹，燕雀死。封復辟功臣爲五王，罷知政事。洛水漲，壞廬舍二千餘家。冬，皇太后氏崩。二年春三月，黃霧四塞。洛陽城東七十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

影歷歷見其中月餘滅夏洛水溢壞天津橋五王爲三
思所殺秋立子重俊爲皇太子京師旱河北水大饑冬
年大疫是歲突厥冦靈原會等州師敗績死者三萬三
年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河南北大旱夏六月朔日蝕
秋太子重俊殺武三思崇訓誅死赦改元景龍冬彗星
見西方十二月朔日蝕京師雨土景龍二年春滄州雨
雹如雞卵大二月癸未夜有星墜于西南聲如雷野雉
皆雊秋台州地震赤氣竟天光燭地經三日乃止冬安
樂公主適武延秀延秀崇訓弟也美姿儀善歌舞主悅
之尚焉突厥入冦三年春正月黃霧四塞日赤紫無光
夏六月太白晝見秋八月星孛于紫宮四年夏六月壬
午帝暴崩年五十秘不發喪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羲崔
湜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甲申
發喪宣遺制皇后爲皇太后太子卽位秋百官上謚孝
和皇帝廟
號中宗

論曰小雅言之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夫幽王雖失國
周固未亡也言滅以爲文武之業盡於是不復興甚之

也。武曌易命，唐宗室賢士大夫戕殺殆盡，太宗之遺烈
斬焉。此其禍豈直一褒姒比耶。高宗昏柔，視中宗童昏
有間，帝庸劣。其權譎，距武曌天壤，而淫禍竝烈，國幾再
亡。嗚呼，父子夫婦之間，豈不難哉。可無愼哉。故溺於淵
可遊也。

上廿五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七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睿宗玄宗帝紀

睿宗皇帝諱旭輪。改諱旦。高宗第八子也。母武太后。初封殷王。徙封豫。嗣聖元年。太后廢中宗。以豫王立爲皇帝。居別宮。旣七年。后革命。降爲皇嗣。阽危者數矣。及后召中宗還。皇嗣數稱疾。請遜位。而中宗復皇太子。封皇嗣相王。中宗復辟。加號安國相王。遷太尉。讓不受。巳立爲皇太弟。又固讓不受。而帝庶人與宗楚客等日夜媒孽之。太子重俊反。誣王及太平公主與交通。中宗使御史中丞

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獨一弟一妹不能容而忍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太后不肯。王累日不食。太后乃聽。忠愛如此。而陛下疑之。豈不泰甚矣哉。右補闕吳兢上疏言。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謀陷之。自古委信異姓。猜骨肉。未有不覆國亡家者。況天授而後。國家枝葉凋殘盡矣。陛下登極之日淺。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謡。何可使復興乎。願垂三思。中宗與王固無嫌。而相王恬於謹讓。以得免。已中宗崩于弑。帝后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易置之。盡置其私人。

徵諸府兵屯宮城。矯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參謀政事。慰衆心。而相宗楚客葉靜能等言。相王於皇后叔也。嫂叔不通問。王不當參政事。從之。乃發喪。溫王重茂立。后臨朝。修武后故事。以諸韋典南北軍。謀革命。時相王子潞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結羽林豪帥。謀匡復。而楚客等日夜危相王。急甚。臨菑王乃與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會韋播主羽林軍。而驕虐萬騎。萬騎咸怨。王撫以誅諸韋。皆踴躍願效死。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着虎文衣。跨豹文韉。稱百騎。武后時增至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稱萬騎。置使領之。既定。畫容以白太平公主。公主遣

其子薛崇簡從或請白相王臨淄王曰我曹所爲此者以狥社稷也事成歸王不成當以身死毋累王爲也且王仁萬一不從敗大計景龍四年夏六月庚子臨淄王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雨星如雪幽求曰天命也時乎時乎不可失於是入羽林軍斬諸韋典兵者以狥曰韋后弑先帝危社稷今誅之立相王安天下敢助逆者族遂勒兵入玄武門斬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而內外皆定於是臨淄王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王勞之曰宗社不傾汝之力也遂以少帝命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葉靜能紀處訥趙履

張嘉福等皆誅之遣使分行諸道宣諭進臨淄王爲
平王薛崇簡爲立節郡王鍾紹京中書侍郎劉幽求中
書舍人參知機務命宋王成器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進
範彭城王隆業分典禁衛兵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出
爲諸州刺史甲辰相王即位封少帝溫王大赦內外官四品已上加一階相王府官吏加兩階長流長任人亦還者並放還贈韋月將宣州刺史立功人賜爵秩有差放宮女還家是日景雲見改元景雲太常少卿稷參知機務兵尚書元之同中
書門下三品召嗣立中書令追削武三思崇訓官爵暴
尸秋追復故太子賢重俊位號謚賢曰章懷重俊曰節愍論神龍
復辟功復五王及李多祚等官爵召洛州長史璟蕭較

吏尚書同三品張仁亶崔日用薛稷罷。日用與稷爭帝前稷曰日用傾則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帝兩罷之、立平王爲皇太子。廢武氏崇恩廟昊陵順陵去陵名。秋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爲庶人。罷墨勑官。譙王重福反伏誅。重福中宗後宮子爲韋后所惡不聽朝后臨朝鄭愔過均州與重福謀舉兵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帝子當立相王雖有功不當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可指麾定也重福喜令愔過洛聚徒待而自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潛舍駙馬裴巽宅欲刼左右屯營兵爲亂侍御史李邕覺之馳右屯營呼曰譙王擅入都作亂宜立功取富貴又急閉城諸門重福徇右營不能動趨左掖門已闔縱火燒之左營兵至衆潰走重福窘赴漕渠溺死愔與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至是附重福竟族冬。詔孝敬皇帝主祔廟。違古義。於東都立別廟。祀許公

蘇瓌卒置諸州經畧節度使是歲姚州蠻反二年春正月太僕卿元振中書侍郎說同平章事改封溫王重茂爲襄王追謚先妃劉爲肅明皇后妃竇爲昭成皇后出同三品元之璟幽求刺諸州復斜封官復武氏昊陵順陵從太平公主請也冬御史大夫懷貞中書侍郎湜同三品象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春并汾絳三州地震耕籍田改元太極賜酺五日夏祀北郊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八月帝傳位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太子即位赦改元先天立皇后王氏九月朔日蝕是歲沙陀金山使入貢

初睿宗即位群臣請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當立而

平王有大功意未有所定而宋王成器前頓首請曰世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所以重社稷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讓劉幽求亦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量功絜德無可疑者帝從之乃立平王爲皇太子而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畧自武后時以爲類已愛幸之誅易之昌宗與有力已又與誅韋氏又帝同母弟親遂干政朝士競進者爭走之初以太子少意頗易太子已憚其英武妨已與益州刺史竇懷貞謀之百端帝不能無疑嘗密召侍中韋安石問之曰聞外廷皆傾

心東宮信乎安石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獨太平
爲流言危之耳太子有社稷大功仁明孝友中外共謂
此社稷之福也帝矍然悟而公主乘輦邀宰相於光範
門以易置諷同三品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眞宗廟
社稷主孰敢爲此議者知政事陸象先曰既以功立當
以罪廢太子何罪若之何廢之事得寢當是時姚元之
宋璟等在政華中宗弊事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
託不行紀綱秩然有貞觀永徽風而侍御史倪若水楊
孚等糾劾無所避權貴毀惡之帝謂大臣曰鷹搏狡兎
須急救不爾反爲所傷御史繩姦慝非人主保衞者傷

矣於是元之璟同白帝出諸王歸藩出太平公主於東都以安儲帝猶豫未有決也頃之帝謂大臣曰術者言五日內當有急兵入宮當愼防張說曰此姦人欲離間東宮爲此言陛下第早以太子監國即流言息矣元之曰說言舍此社稷計也於是命太子監國而出宋王成器豳王守禮爲諸州刺史居太平公主於蒲州公主聞之怒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惎間骨肉各貶官寢前命而崔湜以私侍公主蕭至忠以阿附公主俱得相前相韋安石郭元振李日知張說等俱罷主勸帝復修武帝時諸甑政天下遂失望明年秋八月彗星見西方入

太微公主使術者爲帝言彗所以掃舊布新也今帝座及心前星當有變變在皇太子欲以傾帝意使其心太子而帝顧自危又素厭萬幾乃言曰傳德避災朕志決矣立出詰傳位太子公主及其黨皆固爭不聽太子聞固辭亦不聽太言曰汝爲孝子豈必待柩前然後即位耶於是政統於一尊而定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蕭至忠爲中書令夏罷修大明宮以郭元振同三品秋太平公主謀逆賜死提懷貞至忠義皆伏誅帝爲太子時河內人王琚至長安因后父王同皎以見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盍速帝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帝知其埋范雅語也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

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凶猾莫測，大臣多爲之使，臣竊憂之。帝引與同榻而坐，泣曰：上同氣唯太平，言之恐傷上心；不言爲後患，且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在能安宗廟社稷，與否爾；豈小節哉？帝悅，即日以爲中書侍郎。時太平使大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大臣衆附之。以韋安石不附已，以爲左僕射同三品，實不知政事。劉幽求與帝討內亂，爲腹心，及羽林將軍張暐審自帝，請懷貞湜，帝以爲然，暐不密，洩之。帝大懼，遽列上其狀。流幽求封州，暐豐州。及是，公主謀廢立，又與宮人謀寘毒赤箭粉中進之。琚言於帝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說自東都遣人遺佩刀，贊之決。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有日，陛下曩在東宮，猶然臣子，欲討之，須謀力；今獨下尺一制書，立定矣，顧猶豫何爲？萬一姦宄得志，悔何及。帝終以驚上皇爲憂，日用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即上皇晏如矣。帝乃決，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梟公主黨常元楷、李慈於北闕，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出執蕭至忠、岑羲於朝堂，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皆伏誅。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問故。元振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

等爾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混與右丞盧藏用坐私侍主、流嶺南、尋以混與爲逆、賜死、加諸王實封、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階、畋毛仲力士等進官封有差、先是混坐與譙王重福通、當死、以說幽求營護得免、既附公主、即罷說政事、幽求流封州、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督王晙知其謀、留不遣、乃免、及是敗、天下快之、至忠素有雅望、爲公主所引用、附之、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子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朝而滅之、哀哉、至忠嘗自公主第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慙、強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去、竟及禍、故立身不可不慎也、

召張說簡較中書令、幽求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復徐國公、毀天樞、取銅充軍國用、制自今常法外屠割人者、準殘害之科、冬、幸新豐、講武驪山、兵尚書元振、坐虧失軍容、流新州、給事中唐紹失軍禮、斬纛下、召同州刺史姚元之爲兵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還官改官名。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禁寒潑胡戲。劉幽求罷。中書侍郎琚出行邊。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帝曰琚縱橫之才、可與定禍亂、難與守承平、帝繇是踈之、使按行北邊軍、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二年春、關中旱饑、使賑給。以直言停諸陵供奉鷹犬。録囚徒、命祈祭名山大川、瘞暴骸。簡責天下僧尼、以僞還俗者二萬餘人、避殿、減膳撤樂、罷員外簡較官、復置十道按察使。魏知古罷。六月、京師大風拔木、秋、襄王重茂薨、諡殤帝、禁女樂。作興慶宮、宴京師庶老于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即賜於其家、以故司刑卿有功子倫爲恭陵令。削天后時酷吏周利貞等籍、擯勿齒。幸溫湯。敕百官喪葬所司申品令高下、制園宅下帳墳墓塋

域之式禁踰制者出宮人。初民間訛言采女子充掖庭帝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家訛言乃息冬還宮。是歲幷州節度大使薛訥以同紫微黃門三品擊契丹及契丹戰灤河敗績除名復戰武街破之復官突厥寇北庭都護郭虔瓘敗之吐蕃寇臨洮軍蘭渭州三年春正月立子嗣謙爲皇太子。降死罪巳下大酺三日、夏旱避殿減膳錄囚徒。六月山東蝗下諸道捕瘞。秋七月朔日蝕。冬置侍讀官。行幸郿。賜所過年九十以上及篤疾者赦徒巳下幸溫湯。妖賊崔子嵓等入相州作亂州司討平之。是歲西域八國請降訥擊突厥置金方道經略大使四年春幸溫湯還宮。夏六月太上皇崩。京師華陝大風拔木山東河南北蝗、秋。奉中宗別廟見禮儀志七月洛水溢、冬十月葬橋陵。諡大聖眞皇帝廟號睿宗、吏尚書黃門監懷慎卒。幸溫湯。定陵寢殿災、還宮。紫微

令崇疾避位黃門監璟紫微侍郎頲同平章事停十道採訪使是歲天武軍將郝靈佺擊突厥後可汗默啜奚契丹降五年春正月不受朝以宅憂故太廟四室壞帝將幸東都會廟室壞宋璟蘇頲以災異請輟行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宜敗而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億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太極殿親饗祠更修廟耳帝竟從之遷神主太極殿素服避殿輟朝五日親享侍讀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立太廟此諛臣之言願陛下諽天戒納忠遠諛不聽幸東都昏霧四塞還都詔州縣蝗無出今年租詔訪武德貞觀來勳臣子孫失官封者以聞州縣有有道行嘉遯不仕者以名聞夏復明堂爲乾元殿毀拜洛受圖壇及瑞石碑文鞏縣水溢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汜水溢漂近河二百餘家秋復舊官名冬太廟成饗神主于廟是歲奚契丹內附復

（置營州）六年春，收天下諸州惡錢，銷覆鑄（見賄貨考）。徵嵩山隱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拜（夏，瀍水溢，壞廬舍，溺死千餘人）。定配饗太廟功臣（故侍中桓彥範、敬暉、中書令張柬之、特進崔玄暐、中書令袁恕己配饗中宗，故司空蘇瓌、左相劉幽求，配饗睿宗廟庭）。始賦給官俸。冬，還都（謁太廟，詔元皇帝以上支孫失官者，與五品京官一人，內外官三品以上有廟者，給賜修祭器祭服有差。是歲，伐突厥，吐蕃請和）。七年（夏五月朔，日蝕）。秋旱，錄囚徒，制器服，一依舊典禮經。冬，幸溫湯，還宮。皇太子詣學，行齒胄禮（陪位官及學生，賜帛有差）。八年春，侍中璟、中書侍郎頲罷，侍中乾曜中書令，嘉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六月，瀍穀溢東都、新安、澠池、河南、壽安、鞏縣，沒廬舍九百六十一戶，許、衛等州溺千百十人）。冬，幸長春宮，畋下邽，還宮（是歲，突厥寇甘源、涼州）。九年春，宇文融充勸農

使括田。簡逃人。幸新豐溫湯。秋，揚潤等州暴風，發屋拔木，漂船舫千餘。九月朔日蝕。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崇薨。幸中書省。冬，罷諸王都督刺史。幸新豐溫湯。還宮。是歲，蘭池州叛胡康待賓攻陷六胡州，發隴右河東諸軍及九姓擊破之。突厥遣使求和。十年春，幸東都。詔內外官犯贓免，縱逢赦勿齒。夏，大水。伊汝水溢，河南府許汝僊陳州壞廬舍數千家，博州河決。諸秋，遣使存賑京兆。盜自長樂門斬關入宮城，伏誅。冬，幸興泰宮。獵宜州。還宮。始募兵充宿衛。是歲，安南亂，命內侍楊思勗擊定之。十一年春，幸并潞州。所過存問高年鰥寡惸獨，流死罪減一等，徒以下放，安父老赦，改舊宅為躍龍宮，改并州為太原府，準京兆河南設官，百姓賜給復一年，貧戶復二年，元從戶復五年。祠后土汾陰。文武官階、勳爵、帛。張嘉貞罷。兵尚書說兼中書令。還都。秋，敕州縣

安集逃戶。前令簡括逃人成煩擾故增太廟九室。尊八代祖宣皇帝號獻祖光皇帝號懿祖祀廟室中置長從宿衛。見兵制考制釋奠諸州用牲牢。冬。幸新豐溫泉。祀南郊。赦。幸鳳泉湯。還宮。十二年夏。詔宗室國王無後而屬近者。封郡王。夏。選臺閣臣有才望者爲州刺史。以山東旱故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旨宣制皆出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當各申所見侍郎本令貳何得拱默已乎繇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秋七月。廢皇后王氏。后兄守一賜死。張嘉貞貶台州刺史。冬。幸東都還宮。閏十二月朔日蝕是歲五溪酋反內侍楊思勗破平之以爲輔國大將軍十三年春二月。幸龍門。還宮。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秋。禁祥瑞。冬。封泰山。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於下壇是日日抱戴明日祀皇地祇於社首又明日

御帳殿受朝賀赦內外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
下階一級說含建封禪議乾曜持不可不相說說多引
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
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加勳而無賜中外
怨之幸孔子宅親奠祭十二月還東都大有年東都米斗十錢青齊
斗五錢、十四年夏戶侍郎元紘李同平章事六月大風拔木發屋毀端
門鴟吻、秋、瀍水溢入漕漂諸州租船數百艘、相說罷召都護暹杜同平章事。
冬幸汝州廣成湯還東都。日赤如赭、是歲黑水靺鞨使入貢、十五年夏。
作十王宅百孫院。皇子不出閤自此始、秋雷震興教門樓鴟吻欄檻、六十三州水、一十七州
霜旱、河北饑牛疫轉江淮南租米百萬石賑之許公蘇頲卒
冬十月還都十二月幸溫泉是歲涼州督王君㚟破吐蕃青海西吐蕃陷瓜州盜
殺王君㚟突厥使入貢、十六年秋行大衍曆冬召河州節度蕭嵩。蕭

同平章事。是歲嶺南獠反楊思勗捕斬之吾將杜賓客擊吐蕃破祁連城金十七年夏四月禘于太廟。錄囚徒。大風震電藍田山崩令中書門下分詣大理京兆長安萬年等獄就疏決。相遲元紘乾曜罷融宇文光庭裴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融尋黜刺汝州。冬。十月朔日蝕不盡如鉤十一月饗九廟謁諸陵。謁橋陵帝望陵涕泣制奉先縣同赤縣以所管萬三百戶供陵寢三府兵馬供宿衛曲赦縣大辟已下諸陵取側近六鄉以供還宮。幸溫泉宮。獵渭濱。還宮。是歲巂州督張審素破蠻拔昆明城信安王禕擊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春。二月大雨雪雷震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聽選司立循資格。從吏尚書光庭奏也夏。築西京外郭。命左右丞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及刺史者。六月彗星見五車星孛於畢昴東都瀍洛水溢壞天津永濟二橋及堤損廬舍千餘家冬。

左丞相說卒。是歲忠王浚領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擊奚契丹吐蕃入貢。十九年春。帝躬耕興慶宮龍池。夏六月大風拔木。冬幸東都。還都浚苑中洛水。二十年。春二月朔日蝕。夏築花萼樓夾城。至芙蓉園。秋八月朔日蝕。冬行幸潞州。給復二年。幸北都。曲赦。祀后土脽上。命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用。赦左降官量移內外文武官加階。酺三日。十二月還宮。是歲信安王禕擊奚契丹破之。二十一年春黃門侍郎休同平章事。夏旱遣使往諸道宣慰賑給黜陟官吏。錄囚徒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擢用毋循資。時有司以循資格便己不能用。時官自三師以下萬七千六百餘員吏五萬七千四百餘員而入仕之塗尤濫極於此。秋七月朔日蝕。冬相嵩休罷。黃門侍郎耀卿裴中書侍郎九齡張同平章事。京師饑出太倉米二百萬

石賑之。分天下爲十五道，道置采訪使。二十二年春，幸東都。秦州地震，壞廬舍殆盡，壓死官吏以下四千餘人，仍連震不止。命右丞相嵩禱祠于山川，遣使存問賑䘏，壓死之家復一年，一家二人以上死者復二年。夏，侍中耀卿、裴黄門侍郎九齡、張禮尚書林甫、李並同平章事。置病坊，處京城行丐者。關中大風拔木。冬十二月朔，日蝕。是歲，幽州節度張守珪擊契丹，斬其王。二十三年春，耕籍田，赦文武官三品以上加爵，四品以下加階，外官賜勳一轉，酺三日，鰥寡惸獨免今年地税之半。令五品以上官及刺史舉有王霸才略、學究天人及堪將帥牧宰者各一人。江淮水，命本道使賑給。十一月朔，日蝕。是歲，移伊西北庭都護屬四鎮節度。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二十四年春，責逃戶自首。夏，頒令長新誡。京兆醴泉妖人劉志

誠作亂。擒斬之。冬。侍中耀卿中書令九齡罷。林甫兼中書令。仙客兵尚書同三品。是歲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破之、安祿山擊奚契丹敗績。

二十五年春。置玄學博士。習老莊列文。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右丞相九齡貶荊州長史。廢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殺之。六月熒惑犯房心、鵲巢大理寺樹。以刑錯賀。封林甫晉國公。仙客豳國公。寺少卿徐嶠奏天下今歲斷死刑僅五十八人、獄院故殺氣盛、烏鵲不棲止、今有鵲來巢、百官以刑錯賀、帝推功元輔、故封。是歲河北節度崔希逸襲吐蕃青海西、破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親迎氣東郊。制天下死罪囚、流嶺南餘放免。京兆府新開稻田給貧民。州縣里皆立學。三月星孛紫微垣歷斗魁十餘日乃滅。京兆地震。立皇子忠王璵為皇太子。赦內外文武官為父後者各賜勳一轉。酺三日。

九月朔日蝕、冬兩京作行宮殿置左右龍武軍析左右羽林爲之、左右萬騎營隷焉、是歲吐蕃寇河西、於舊六胡地置宥州、冊南詔爲雲南王、二十七年春。加尊號。開元聖神文武皇帝、赦。左降官量移、百姓免今年租賦五月、秋熒惑犯南斗、冬幸溫泉。還宮。是歲北庭都護蓋嘉運、襲破突騎施、擒可汗骨啜、二十八年。春三月朔月蝕秋開通濟渠、是歲吐蕃寇安戎、二十九年春制、饑饉。待奏報後開倉道遠民無救。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聞。三月風霾、日無影洛河北霖雨。使賑卹、洛水溢、毀天津橋上陽宮、及民廬舍、溺死者千百人九月大雨雪、無稻禾、冬。寧王憲薨、封讓皇帝葬惠陵雨木冰、是歲吐蕃陷廓州達化縣振武軍石堡城、天寶元年。帝三十年、春正月改元。赦。百姓欠逋租稅及諸色征免前資官及布衣有通儒學能文辭、及軍謀武藝者、具薦用、內外官各賜勳兩轉、加尊號郊、辛卯享玄元皇帝、甲午享太廟

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復舊官名、改侍中爲左相、左右丞相爲僕射、改天下諸州爲郡、刺史爲太守、秋、僊客卒、適之李爲左相。武功山水溢壞廬舍、溺死數百人、七月朔日蝕、林甫加尚書左僕射、適之兼兵尚書右僕射、冬、集靈臺成。開廣運潭、是歲、突厥可汗黨屬來降、二年春、改玄學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尊咎繇爲德明皇帝、夏六月、雷震東京應天門觀災、冬、幸溫泉、還宮、三載春、改年爲載、閏二月、有星如月、隊東南有聲、京師訛言、海賊寇台州、討平之、冬、幸溫泉宮、觀祖九宮貴神于東郊、赦、是歲、九姓殺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立骨咄祿爲可汗、冊回紇骨力裴羅爲懷仁可汗、四載秋、冊壽王妃韋氏、立貴妃楊氏等、河南睢陽淮陽八郡大水、冬十月、幸溫泉、還宮。

是歲封外孫獨孤氏女為靜樂公主、外孫楊氏女為宜芳公主、出降奚契丹饒樂松漠二都督、安祿山敗奚契丹、奚酋長各殺公主、舉部叛、五載春、刑尚書堅。常貶括蒼守、隴右節度使惟明皇甫貶播州守、夏左相適之罷、希烈同平章事。秋、堅惟明。配流賜死、適之貶宜春守、飲藥死、適之、恒山王承乾孫、皇太子妃離昏、堅妹、嗣薛王琄堅甥、貶夷陵郡別駕、冬、贊善大夫杜有隣著作郎王曾左驍衛兵曹柳勣獄死。六載春。殺北海太守李邕、秋、命宰相錄繫囚、自五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死罪決、配流徒巳下特免冬、幸溫泉、改名華清宮。七載春、大同殿柱產玉芝、夏、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神文武應道皇帝、赦、冬、幸華清宮還宮。八載春二月、觀左藏、賜度支郎金紫、停折

衛府上下魚書。見兵制考、府兵法盡矣、劍南置都護府、禘祫于太清宮、是歲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拔吐蕃石堡城、九載春正月、群臣請封西嶽。三月、西嶽廟災、停封。夏旱、錄囚徒、安祿山進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冬、幸華清宮、還宮、是歲南詔反陷雲南、十載春正月、郊。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赦、庚戌、大風、陝郡運船火、燒米船二百隻、焚溺死五百人、秋、廣陵大風潮、覆船數百艘、京師武庫災、霖雨、冬、幸華清宮、是歲擊雲南喪師、復出師擊之、高僊芝擊大食、安祿山討契丹、俱敗績、十一載春、還宮、夏、王鉷賜死、東都大風拔木發屋、秋、幸左藏。冬、幸華清宮、林甫死、國忠為左相、十二載春、追削林甫官爵、剖棺、宗黨流貶、秋、霖雨、饑、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令中書門下、就京兆大理疏囚徒、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封西平郡王、冬、幸

華清宮築興慶宮樓觀十三載春正月御華清宮受朝賀還宮加祿山左僕射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朝服夏五月熒惑守心六月朔日蝕不盡如鉤秋八月希烈罷武部尚書見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霖雨出太倉米百萬石開十場糶濟貧民洛瀍溢漂一十九坊冬幸華清宮還宮是歲北庭都護程千里擒斬阿布思劍南留後李宓擊雲南舉軍敗沒十四載春宴群臣勤政樓奏九部樂賦詩敎栢梁體秋免民今年租冬幸華清宮安祿山反幽州陷陳留滎陽陷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死之帝還宮常山太守顏杲卿起討賊十五載帝四十四年春祿山僭號陷常山太守顏杲卿長史袁履謙死之朔方節度使子儀郭河東節度使光弼李將兵討賊戰井

陘破之夏六月僕射哥舒翰及賊戰靈寶敗績爲虜遂降賊甲午帝幸蜀次金城丙申次馬嵬驛六師誅相國忠貴妃自盡丁酉發馬嵬留皇太子東討賊祿山入京師巳亥次扶風劒南節度使圓崔爲中書侍郎憲部侍郎琯房爲吏尚書巴西太守渙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詔皇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復兩京分遣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督諸道節度大使軍守禦庚辰至蜀扈從官吏士至者僅二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

帝既平內難在位念爲天下在任相而中外舊臣獨高

刺史元之明達有遠識又洞於物情事權欲召相中書

曲寺

[illegible]

令說與元之隙諷御史大夫斜劾之帝不聽以殿中監姜皎爲帝私人使以其私言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難其人今得之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才兼文武多大畧其人也帝笑曰此張說意獨今汝傳告汝何得面謾皎叩頭自服於是帝幸渭召元之入見至帝方獵渭濱立引見問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爲王者佐無自棄始折節讀書然少爲獵師老猶能之帝悅與較獵馳逐挃送如帝意帝歡甚既罷咨天下事衮衮不自休帝曰卿宜將遂相朕矣元之知帝大畧銳于治欲先要說堅帝

意跪請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可行之臣乃敢受命度不可行罷之無所用臣爲也帝曰可得聞乎元之曰垂拱來以峻法繩下願政先仁恕一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將外強中乾願不幸邊功二比壬佞觸憲網皆以寵倖自解願法行自近三往天后臨朝喉舌之司出閽人之口易爲轉注願宦豎毋與政四戚里競貢獻自媚公卿方鎮浸倣爲之願租稅外貢獻咸絕五外戚貴主更用事班序荒雜願戚屬不任臺省六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願陛下接臣僚以禮七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爭臣杜口願開言路令群下得

數犯忌諱八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玉真金僊二觀靡費百萬無益願絕寺觀營造九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願以爲永鑒令外戚無與政十也皆切時急務大故條白之以觀帝俯仰帝慨然曰朕能行之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更名崇崇陜州硤石人武后時爲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委奏決如流后賢之拜侍郎進平章事已兼相王府長史崇意疑有問以母老納政詔以相王長史侍養俄兼夏官尚書崇知后倩忍即上言臣奉命事相王而夏官本兵王無所用之臣兼官終無益於王詔改春官尋忤張易之出爲靈武道大總管與張柬之等誅二張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帥百官往起居王公交慶崇獨流涕柬之曰今豈公涕泣時耶崇曰比與討逆者爲社稷也然臣事天后久今違舊主故泣乃人臣之義

出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以免時承武韋瀆

政之後綱紀大壞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乃至無限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法而紀官任百官必各當其才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又吏事明敏朝挽政務邊屯士馬皆默綜時決處之沛然帝倚崇以大政而盧懷慎清謹得並相崇嘗疾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入惶恐謝帝莞然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獨藉卿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立盡（時人目懷慎為伴食宰相）當是時天子求直言敬耆老寬繫囚録忠良詔敕諸州修常平倉停不急之務焚錦繡珠玉於殿庭示天下以素朴以聽朝暇於宫中覽經籍有疑無從質也命選博學者儒一

二人入侍以太常卿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充之時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内侍舁之親送迎以師傅禮禮焉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尚書奏擬帝以郎御史起居拾遺補闕本天子侍從獻納官必簡注闕重愼制尚書毋得擬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補京堂官使出入均勞爲著令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大府以上各舉縣令一人後視所舉政善否爲舉者賞罰召選人試理人策乃注縣將發帝引見臨諭以惠養元元之意而遣選人韋濟以辭理第一擢醴泉令餘二百人之官四十五人不入第罷遣歸學置十道按察使廉訪吏治或言置使徒煩擾

無益獨請精簡刺史郡守縣令端治本崇曰今止擇十使尚患未盡得人況天下州三百餘縣多且數倍又安得令一一稱職乎且爲此者正以簡刺史守令也京尹崔日知暴不法御史李傑論糾之日知搆傑陰罪告之傑待罪待御史楊瑒廷奏曰居彈糾之司而奸人得以其私恐喝之則御史臺可廢矣帝命傑視事貶日知歙縣丞尚書左丞韋玢以郎官不舉職請澄汰已有敕出玢刺小州相崇言玢方奉公而驟見貶黜議者謂郎官謗傷而然則自今左右丞不復敢舉職矣將尚書省可廢詔以玢冀州薛王業舅王仙童以侵暴爲御史所糾

王請敕覆按相崇懷慎言御史糾非法而親王請別敕格之何以齊衆而僕童竟抵罪申王成義請改府録事爲參軍崇不可曰王無專軍參軍非所以爲名也如故便而貴戚蕭然中書特員外官蕪濫甚敕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員外簡較官武帝時貴戚中官營佛寺度僧甚夥衰猾民削髪爲僧以避繇相崇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事佛不免於禍用度姦人壞正法何爲命有司沙汰僧尼萬二千餘人時帝方勵精事必訪崇應如響故特見尊遇見便殿必興還臨軒送焉始崇於帝前序郎吏帝左右顧終不視崇

失意疑有間之者趨而出高力士進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相可否今宰臣序吏而陛下不應豈虛懷聽納之體乎帝曰我任崇相國大政當與共平決至用郎吏細事崇顧不自裁煩我耶崇聞乃大安繇是君相一心而天下大治後病痁請告帝遣使勞問日數十輩會懷慎薨源乾曜獨對所白善帝曰是必崇畫有不稱曰胡不就崇議之遷崇四方館養疾聽家人入侍得就咨崇固辭帝曰設四方館爲官吏徙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何庸辭已而請避位不許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乃得請進開府儀同三司而老崇既相中書令

說懼，潛詣岐王邸申款，他日對，傳與崇行，故微覺，問之。對曰、臣乃損足。帝曰、無甚痛乎。對曰、臣心有憂、痛乃不在足。帝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入王邸、恐王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刺相州。魏知古故為小吏、崇引薦之、及並相、有郤、知古攝東都選、還帝召崇宴、語旁問曰、卿子才乎、今安在。崇揣知帝意、即前對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為人多欲而少慎、不才也、帝始意崇庇其子、故為隱覘之、及聞崇對、大喜曰、卿可謂遠其子矣、然謂朕安從得之、崇曰、必魏知古也、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以至此、臣子愚謂其見德、必以事干之耳、帝於是寔崇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人必謂陛下為私臣、帝乃止、無何、知古卒、罷為工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是避開元號、更今名、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崇請遣御史督州縣捕瘞、或謂蝗天災、捕之非古義、崇曰、詩有之、秉此蟊賊、付畀烈火、漢詔曰、勉順時令、督農桑、去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易集、請夜設炬焚之、而坎其旁、且焚且瘞、立盡也、議者以為蝗多、不可得盡、崇曰、昔魏山東蝗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至

牛馬自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易蕃息河南北之人、
流亡且盡、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成患乎、相懷慎亦以
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
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饑而死乎、使
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帝曰善出御史分道行捕蝗明年
山東復大蝗崇又申前命汴州刺史倪若水曰蝗天災、
非人力所及獨宜修德禳之、劉聰時嘗捕埋爲害益甚、
格不捕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
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脫云修德可免將豈無德
致然遣敕使察州郡捕蝗者勤惰以聞繇是蝗以多死、
歲不大侵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
崇每坐二人以質疑太息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
齊君可無闕政矣嘗問齊澣曰予觀我爲相可方古何
人、澣未對迫問之、復不應已而曰何如管晏澣以崇所
行政數回易欲以規、因曰管晏法雖不能施於後猶可
沒身公所爲法、旋自更之、似不及也、崇撫然曰然則竟
如何、澣曰公救時之相耳崇撫掌笑曰救時之相豈易
得哉拾遺張九齡以附麗崇者頗得進奏記言君侯職
相國之重而淺中弱植之徒延頸企踵諂親戚媚賓客
以求進此安可聽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情與不妄受

誌士之節也彼其人被則詐之以死體面[illegible]
之譏飛身名自詡其間豈必無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
察其苟附者謹其輕受者則爲政之道得矣加一將用
見形不察以謂請謁得行明主在上君侯爲相亦豈宜
有此聲矣崇大喜手書報慰謝焉蓋其度也崇疾病爲
治令析貲産今諸子各有定分絕後爭以時服斂金玉
玩好毋從塟毋事佛道經像求冥福薨年七十二贈楊
州大都督謚文獻子奕修謹至尚書右丞奐昇至卿制
其曾孫台
勗咸知名初璟召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往迎之
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語思勗
素貴幸殊望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之已進黃門
監得相以清議格上心以禮制肅群下以公正任百官
抑浮競杜請託時時犯顏正諫帝甚敬憚每拂已從焉
封皇子皇女命宰臣差次諸王公主封邑號名且密敕

別擇一美稱及佳好邑別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同等別封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文帝納之夫人不爲嫌以其於久長計爲得也臣不敢別封上帝嘉納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得爲墳高五丈一尺璟駁如著令敕加所請璟封還敕曰古者墓而不墳聖人制喪紀衣裳棺槨皆有度有數所以爲坊也韋庶人追王其父作酆陵而禍不旋踵竇氏已後不可蹈也夫后父重戚豈憂乏用官給其物一朝可具而臣區區陳聞者欲明朝廷之政示中宮之美於天下耳必情

不可奪請準一品陪陵制墳四丈帝大喜曰朕嘗欲正身以綱紀群下容於后父有私耶然人所難言而公能之誠所望也可其奏賜絹四百疋始貞觀時中書門下三品官入奏事必諫官史官從入有失則匡正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側僻乃於御座前屛人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候其退乃出事不得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風聞彈射又險詖相傾至是璟請復前制詔公平帝以日蝕避殿減膳録繫囚且求直言璟進曰陛下降德音卹民隱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人之所以慎赦也臣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

言分野之變輿有揣合竊以謂天道難知國政至賾非可以一端求也進君子退小人止女謁杜讒夫所以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吏無苛治軍不輕試所以修刑也願陛下常以爲念兼修而謹用之雖有虧蝕將轉而爲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應天以實無空文帝嘉納帝行幸東都過崤谷道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巡行而以道路故罪二臣吏必且嚴供張以求免恐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且是不爲無罪請令待罪朝堂而後免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

才畧能文詞而性多端好是非更作璟奏以爲二人若全引擢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陝二州刺史璟爲相務擇人任官守法杜恩私時朝集使往往齎資入京師爲賂遺求選璟一切勒罷又負罪妄訴者三百人璟疾其亂法付御史臺推治人多怨者會天旱賂優人傾之作魃狀戲帝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繫獄抑之故出帝意頗惑之會璟白遣御史括江淮惡錢使者頗嚴急致怨遂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璟與崇相繼爲政志操不同而同歸於治崇尚通善應變成天下

之務。璟守正。爲天下持法。以能進退賞罰。依於公平。紀綱振舉。而天下治康。後張嘉貞、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匆爲之失聲嘆息焉。後召爲西京留守。帝東巡謂曰。卿國元老。朕東巡別必經時。何以啓告朕。璟因條時政。極言。帝手詔褒答。遷右丞相。說左丞相。乾曜太子少傅。皆舊相同拜。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百官會省堂上。帝賦三傑詩賜焉。時王毛仲方寵幸。有婚會。帝問何須。頓首而對曰。臣無所須。但未能致客耳。帝曰。朕知汝不能致者。客一人。必宋璟也。對曰然。帝笑曰。朕爲汝召客。明日帝謂宰相曰。朕家奴王毛仲有婚會。幸卿等一枉。明日百官畢造。璟日中不至。皆不敢嘗食以待。久之乃至。執巵酒西向再拜謝。乃飲。飲不盡巵。遽稱疾作。上馬去。其剛正老而彌篤如此。後請老。賜全祿。居東都數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帝中身稍欲縱。猶自力於所爲。治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張餞於洛濱。御製詩十韻

賜馬封泰山。巡幸孔子宅宴從官宋州謂侍臣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上供帳無錦繡皆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皆獻規。其曰人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甚味乎其言。若三人者。可謂良吏矣。顧刺史寇泚曰。比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吾左右也。自舉酒賜之。以丘爲尚書左丞。沔散騎常侍。耀卿定州刺史。會重吏治如此。已閒相於蕭嵩。嵩屬意左丞丘。丘讓於韓休。嵩以休柔易制。引薦之。及並相。休方正有大臣節。數犯顏諫爭。亦往往面質責嵩。不爲諱。前相璟聞之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帝時稍稍厭

宴樂爲盤遊。必憚休。則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一日引鏡自照。忽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减於舊時。帝太息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順旨。既退。吾寢未嘗安席。休常力爭。既退。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非爲身也。僧長相如此。以生日爲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中書令九齡具表言。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爲鑒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奏之。曰千秋金鑑錄。帝覽書褒美。後賜白羽扇。時九齡業有危心。立獻賦。畧言伊昔皋澤之時。常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忌。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

務奪終感恩於篋中帝手批答曰覽卿立賦詞高理妙具見情素朕詳味久之抑隹彼勁翮方資利用與捐棄篋笥義不當也猶任賢如此開元初宋王成器既堅以大位讓與申王成義皆帝兄岐王範薛王業帝弟也陛王守禮從兄也皆與有靖難功而帝天性於友愛最隆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時時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起居飲食必共業嘗疾親爲煮藥火爇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飲此而愈鬚何用惜宋王尤恭慎未嘗及時政結外交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帝以宮旁饒近地聽之賜成器等宅環宮側便出入於宮西

置樓曰花蕚相輝南曰勤政務本時從諸兄弟游觀焉後稍禁羣臣毋得與諸王私交通駙馬都尉裴虛巳挾讖緯從岐王範遊流新州離昏而待範無少間謂左右曰吾兄弟本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依附耳吾終不以此薄吾兄弟也猶篤親如此甞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刈曰所以薦宗廟也其何敢不親且欲使汝曹共刈之知稼穡艱難耳猶重本務如此而帝本多欲初以厲精抑畏內自拂於欲至中歲稍怠見海內完富意欲廣而恣睢於所欲好貨好色好攘四夷爲功而又有惑志於僊開元初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

銷毀供軍國用其珠玉錦繡焚殿前而肅宗宮闈勑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婦人從其夫令天下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罷京畿織錦坊已宇文融貴始爲帝言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避繇賦甚衆請加簡括而清逃匿戶羨田收其賦佐國用於是令州縣責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於在所附籍或牒歸故鄉從所欲過期不自首者謫實邊其新附客戶免六年租調於是遣融充勸農使覆田而置判官十人使分行天下括正丘畝招徠戶口業之使者競刻急州縣承風旨張虛數爲功能得

僞勳亡丁甚衆得戶八十餘萬田稱是歲終得羨賦錢數百萬緡帝悅拜御史中丞而百姓愁苦起爲盜勅州縣安集方融巡行時敕州郡事無大小先牒勸農使然後申中書中書省待勸農使指揮然後決於是融權重處於宰相時議者多言遣使者爲煩擾無益下百僚議公卿內憚融不敢言獨侍郎楊瑒以爲括客戶免稅不利於居人又於田籍外征科民滋困殆得不償失忤旨出刺華州已融領汴州刺史河隄使又建白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息入官與役紛然而得不償費召入爲鴻臚卿兼戶侍郎竟入相坐侵盜官子錢

巨萬流巖州死而天子頗恨其才用未盡也又楊慎矜爲太府筦出納。諸州上供物有水漬損破若色不鮮者却不受令本州折估轉市以供徵調繁富以得幸繇是轉運使韋堅候主意欲勾剝財賂進奉以爲功擢陝郡守董水陸轉運堅奏自言西漢至隋自關門抵長安有運渠通山東漕此其來蓋久請從咸陽壅渭水爲堰絶灞滻而東注開西永豐倉與渭合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坂下聽之而滻水上東有苑苑有望春樓堅乃于下穿廣運潭達樓前滙之蓋二年而後成渠成帝登樓從群臣張宴臨觀焉。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餘列潭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屩爲吳

堅艤舟各以郡邑所產者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南海[illegible][illegible]瑁象齒豫章磁器宣城空青石綠之類皆暴陳其上[illegible]檣尾銜進數十里不絕而署郡縣名觀示之關中人未始見也皆駭歎聚觀陝州尉崔成甫以京師謠有廣陵銅器歌與事協而天子從桃林縣古關尹喜宅得寶符更變爲得寶歌自度曲十餘解令官妓白衣缺襟綠衫錦半臂偏袒紅抹額一人立艫前倡歌百十人和歌以爲歡堅乃取諸郡輕靡貨上帝所及牙盤百上食請得給貴戚

近臣爲匪頒帝大悅擢散騎常侍兼官累使巳進御史中丞而天下調發愈煩（蹋役人一年賦賜舟工錢二百萬）開元初王皇后以帝微時妃預大計得立及即位愛弛而武惠妃有寵內便之帝與姜皎議欲廢后皎洩其語帝怒杖殺之后不自安承間爲帝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時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

父仁皎小字也繇是得久無廢已后兄守一使僧明悟
爲后禮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帝名佩之事覺
賜守一死后竟廢無何卒欲立武妃爲皇后御史潘好
禮疏諫曰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可
以爲子惠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
爲天下所共疾惡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流廉
夫不飲匹夫匹婦尚擇匹配况於天子乎願愼選華族
稱神祇之心且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一儷宸極
則儲位不安帝覽之意沮得不立開元初詔公主實封
一準貞觀制皇妹千戸皇女五百戸或言其已儉帝曰租

賦皆百姓所自出良苦我何得私所親也且戰士出死
力衛國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勳而當多享戶口爲二十
且吾以訓儉也至是以惠妃女求穆公主下嫁敕資送
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天后惟太平一女故厚
然竟以驕敗奈何以爲式乎帝遽命止之猶自克如此
開元初安西大都護郭虔瓘請募關中卒萬人詣安西
皆給遞續食以遣將作大監韋湊疏諫曰今西域服從
雖小有盜竊舊鎮兵自足制之關中天下根本頻年卒
戍以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資荒服爲乎非彊幹弱
枝之道也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續食秦隴之西

斥且漸少。涼州地皆沙磧其何以供億儻軍行不至而
戎稽天誅所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而虔瓘果無
功。巳虔瓘復奏奴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相懷慎
以為恃功侮法。不可許。從之。於時突厥默啜數窺邊。邊
將郝靈佺擊斬之傳首京師。相璟念天子方盛年。恐于
寵徼利者。行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而賞始行。僅授右
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吐蕃使請和致書用敵國
儀。帝恚不許。相說曰。吐蕃無禮宜誅夷但天下連兵十
年。甘涼河鄯民憊止。今悔過願聽款以紓邊人。帝意解
日侯與君奐議之。君奐者。河西節度使也。說退謂人曰。

夫夫勇而無謀常僥倖進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朝果歸深入進討毋聽和會吐蕃入掠甘州君㚟勒兵乘惰歸躡之及於青海西大破其後殿獲輜重羊馬以萬計遷左羽林大將軍而帝愈益事邊功君㚟以四部讎怨為所賊死

開元初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各投匭獻詩帝曰是其詩崇道法於時務無當從所好度為道士帝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集僊殿帝曰僊憑虛寡實而賢才濟理實具也今朕與卿等合宴此此謂得賢僊何足慕哉更名殿曰集賢帝又言春秋於祥瑞不書勑天下毋得奏祥瑞及是居禁中以聲色自娛念獨在長生

於是方士所在爭言符瑞言長生信之。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祀九宮貴神。禮在太清宮太廟上。牲玉侔天地時帝旣自演南華眞經。顧中書侍郎陳希烈曰經養生上朕旣悟其旨矣。則德充符。何詎無應。希烈稽首言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希常奇絕之瑞表之。少選靈之耳。於是參軍田同秀言見玄元皇帝於寶僊洞。言桃林縣故關尹喜宅也。有妙寶眞符其中。遣使求。得之。帝大喜。希烈言靈符降錫。與帝意冥合。宜宣示史官。於是林甫等。請捨宅爲觀。祝聖壽。帝益愈喜。而求僊貴乃不訾。開元初。更武韋殷憂後。天子意未息。而元老碩人本

舊德爲帝所尊憚其後猶愼擇其人使之所用相姚崇尚通宋璟持正盧懷愼尚清張嘉貞尚吏蘇頲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無慮皆得人後天下承平久戶口殷盛米斛三百錢行萬里不持寸兵於是天子泰然無慮頗意彌怠而左右大臣皆帝所識擢易之恬諛惡直乃爲倖人所深逢而肆李林甫者長平肅王曾孫也城府深人莫測其際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必死之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劍 始時陰自結宦官伺知帝動靜先得所欲爲故奏對多稱旨帝愛信之得官同三品時武惠妃特幸林甫遣宦者言於妃願盡力壽王於是妃從中擁護

之臣。勤將相。九齡忠謇。事細大力爭。帝不悅也。而林甫以其妨己。力傾之。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欲以爲侍中。九齡曰。不可。宰相代天理物。非其人不授。不可以賞功。帝重邊功。咈之曰。假名耳。何傷。九齡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守珪獨斬可突干功耳。有如後邊帥。有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事得止。已而凉州督牛僊客。以修邊功。欲以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故事多舊相爲之。僊客獨河湟一使典耳。立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法非有軍功無賞封。邊將積穀帛。繕堡塞。適其常職。陛下郎欲

賞之。以金帛可也。獨奈何遽裂地封乎。帝艴然曰。卿以

僊客爲寒士薄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

荒陬孤生。誠不自知。陛下過聽。以文學見擢用。僊客起

自胥吏。目不知書。若大任。恐不愜衆望。帝不悅。翌日問

林甫。林甫曰。僊客宰相材。顧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

古義。失大體。於是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監察

御史周子諒論僊客非宰相材。與九齡論合。林甫因譖

子諒故九齡所薦士。爲九齡使。帝大怒。以爲娼嫉。殺子

諒。貶九齡荆州長史。而僊客得相國。大權盡歸林甫矣。

皇太子瑛。若帝第二子也。初名嗣謙。母所從出者微。母

愛時得立加元服令詣國學行齒胄禮納妃醉爲曲赦
都下而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追武惠
妃特幸生壽王瑁諸妃愛皆弛而太子及二王皆疎薄
巳用惠妃譖欲廢之相九齡曰陛下享國久而子孫蕃
天下喁喁以爲大慶今三子皆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
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昔晉獻公聽驪
姬之讒殺恭世子而三世亂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
懷而中原爲墟隋文帝納獨孤后語黜太子勇以遂失
天下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閹詣九齡曰有廢必有
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曰房幄安得有外

言還以白帝。帝爲色動。故久得無廢。及是駙馬都尉楊
洄搆太子於惠妃。惠妃泣訴帝。言太子及二王。私結客
牛心妄母子圖爲逆。帝怒甚召宰相議林甫故以附武
妃進。即用李勣語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與。於是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尋殺之。瑤琚皆好學
有才識。死不以罪。天下惋惜。而武妃中內自歎。數見太
子若二王爲祟而疾病無何死。謚貞順皇后。歲餘後宮
無天麗當帝意者。或言惠妃子壽王妃楊氏之美也。帝
召見大悅之。時策爲壽王妃十年矣。乃令妃自以意表
請謝王爲女官。許之。賜號太眞。而更爲王娶郎將韋昭

訓女爲妃而潛納太眞於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已冊爲貴妃贈妃父玄琰爲兵尚書呼妃三姊爲姨封韓虢秦夫人恣睢爲豪蕩貴寵震京師妃嘗以妒悍不遜送歸第是日帝念之不能餐及夜遣高力士迎歸院門斫而入於是女謁權勢復赫然與武韋時等矣林甫旣專國蓋媢事左右伺上意迎合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鼉權又屢起大獄誅貴臣以立威凡朝臣才望出己右及爲上所知者皆陽以好結而陰百計去之雖巨奸宿猾未能自脫也以帝好文尤忌文學之士帝嘗謂嚴挺之安在彼其才可用也挺之時爲絳州刺史

林甫欲逆閉其塗遏召其弟諭以上意甚眷厚盍稱疾求還都得一見復用可得也挺之喜具疏上林甫即持白帝云挺之老疾可念宜授以散秩便醫藥帝歎咤久之以爲員外詹事而挺之終廢左相李適之頗幸林甫欲傾之陽從容言華山有金鑛誠采之國可富也他日適之言之帝以問林甫林甫曰臣固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恐有傷是以不敢言帝益以林甫爲愛已而適之見疎林甫忌諸諫官論事明謂之曰今明主在上羣下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後悔之何及補闕杜璡上

書言事即黜爲下邽令自是朝廷士大夫爭持祿養恩
忠諫屏絶矣初太子瑛既廢林甫附武惠妃固請立壽
王帝以忠王璵年長又孝謹好學立之將受册儀注中
有中嚴外辦及服絳紗袍王嫌與至尊同表請易帝大
說停中嚴改外辦曰備易絳紗袍爲朱明服故事太子
乘輅至殿門至是王不就輅步而入帝大說而林甫以
非其所舉戴也深心傾之會韋堅以通漕得寵而女弟
爲太子妃相適之媢事焉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嘗
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爲上言林甫專權林甫痛
疾之又俱於太子有睠則日夜蹤迹之會正月望太子

夕出遊與堅會。堅又與惟明通。於是林甫使楊慎矜。告堅惟明謀共立太子。下詔獄窮訊。太子懼。表與妃離昏。於是貶堅縉雲。惟明貶播州。尋遣御史分道賜之死。適之自殺。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其長女爲騎衛兵曹柳勣妻。勣狂疏結豪俊。與妻族不恊。爲飛語告有鄰稱圖讖。搆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太子懼。復立出良娣。而勣有鄰皆杖死。先是有爲決曹吉溫之才於帝者帝召見識之、斥不用、曰是不良人也、及林甫數與大獄、求獄吏得溫、大喜、又以羅希奭爲吏、刻深、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周入之、時謂之羅鉗吉網、凡秋寃、有微涉東宮者、皆下二人鞫、而使楊釗奏劾之、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當是時。太子幾殆。然帝以貴妃故中。內懟

壽王不欲立而貴妃無子太子仁孝謹靜學士張垍中
官高力士力左右護之故卒莫能間也咸寧太守趙奉
璋條告林甫罪末上林甫諷御史逮捕爲妖言杖殺之
忌戶侍郎楊慎矜爲帝所厚幸陷之死其獲罪流貶者
以在道逗遛白下敕左降官日馳十驛徃而左降官經
考訊者多不復全矣慎矜隋煬帝曾孫王鉷太原祁人
也鉷爲戶口色役使敕復百姓租
鉷奏獨徵其輦運費廣張錢數市輕貨上之所輸乃甚
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租庸六歲而更邊將恥敗士
卒死者不申牒貫籍不除鉷皆以爲避課六歲外悉徵
其租庸民無所訴中外嗟怨慎矜與鉷父中表兄弟也
引鉷入御史臺鉷遷中丞慎矜猶以故意名之鉷不平
慎矜不覺也林甫因使圖之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
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買莊避亂鉷遣人以
飛語告慎矜煬帝孫與妖人徃來家蓄讖書謀爲變帝

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鞫之鉉入長安搜其家袖讖書入闔中出之以爲證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坐者數十人林甫崖岸深阻有堂如偃月欲排構大臣則閉戶其中思所以中之者嘻笑而出則其家立碎矣宰相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怨常虞刺客傣刃其腹出擁步騎數百居重關複壁牀一夕屢徙雖家人莫知其處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常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讐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若何謂不能自還也 楊釗者貴妃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采訪使章仇兼瓊以帝遇之厚恐爲林甫所危欲內結與援辟釗爲推官使獻春絲於京師傾貲爲裝齎之以賂遺秦韓虢三夫人使爲容得召見大幸出入禁中嘗使較文簿精核帝太息曰此強明度支也即使判度支以聚斂驟遷歲終

領十五使嘗奏以爲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帝帥羣臣往
觀賜釗金紫賜名國忠繇是帝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
限度愈縱矣貞觀時邊將皆以忠力任而總帥皆大臣
爲之開元中儒臣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
等皆以方略積邊勞自節使入相林甫恐妨已寵之欲
逆閉其塗說帝曰以陛下神武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
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士卒奮平虜也不如用
蕃將爲大使彼生而鞍馬習行陣若陛下感以恩意擢
爲使必且盡死虜滅矣帝曰善而安祿山高僊芝哥舒
翰等皆領節度專制邊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也毋適

安氏冒其姓性狡黠善揣人意欲平盧使張守珪愛之養為子嘗敗軍當誅帝遣張九齡議特赦不誅而祿山見天子欽然有威撫四夷之意日夜徼邊功以祈寵數侵軼奚契丹契丹諸部各殺所尚公主以叛而祿山狙擊大破之又誘致虜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十萬於是大幸賜爵東平郡王兼河東平盧河北三鎮節度使握重兵雄北邊至是請入朝帝命有司為起第於親仁坊勑窮極壯麗曰胡眼大毋惜財力為所笑既至召見出入禁中得毋事貴妃數通宵不出至醜聲外聞帝恬之不恠也於是吉溫豔祿山埶附之傾林甫初林甫

以國忠有掖庭之助倚為援以陳希烈易柔引並相及是林甫與國忠隙希烈顧附國忠頌共傾擠之林甫乃大絀會南詔數寇邊林甫言國忠故領劍南節度使習兵宜遣巡邊國忠泣為帝言臣行必且為林甫所害帝曰卿暫至蜀朕屈指計還期矣還且相卿時林甫已有疾大憂懣不知所出已而國忠果召還謁林甫拜床下林甫流涕被面謂之曰林甫死公必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至踵林甫既專國十九年而死於是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告林甫與阿布思反下吏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

林甫未葬削官爵剖棺抉金珠褫金紫子孫流嶺南
黔中賜陳希烈爵許公國忠爵魏公當是時國忠權寵
震天下國忠疎脫氣盛驕旣得位百僚莫敢相可否苟
督所屬官鈎利之始李林甫紿帝言天下無事請巳漏
出休許之文書塡委並於家坐決旣成敕吏持案詣左
相陳希烈請署左相不敢詰至國忠相益倨常見素代
希烈署惟謹先是銓定注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得
繳駁國忠使吏於其家定員名訖集百官尚書省注唱
召左相偶坐侍中侍唱訖曰之日巳過門下矣其專橫
如此又便佞專狥帝意欲逢之嘗淫雨敗稼帝內以爲

憂國忠擇禾穎栗者以進曰雨不爲敗也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劾後無敢以水旱聞者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節度召募戍瀘南者若險遠之典舊勲戶免行國忠令先取勲家行舊募法願奮往者聽國忠遣御史督迫無應者則詭設餉召貧弱者食縛置諸室中械送屯道亡者輒以所送吏代之遣劍南留後李宓將兵十萬擊南詔南詔反屬所善鮮于仲通將兵十萬往擊之師覆于西洱又覆于太和前後喪師二十萬國忠匿其敗以捷聞益發兵討之國以大困先是安祿山既兼領三鎭而驕自以曩不拜太子見帝春秋高頗

內謂[illegible]中國殷富而輕其武備玩弛蓄逆謀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以圖讖逢之勸令反以史思明田承嗣安守忠等爲爪牙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千餘人爲親兵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始以李林甫狡猾踰己畏服之每見林甫林甫輒於言表得其情雖盛冬背爲汗下呼爲十郎奴事之歸范陽見信使問十郎何言得美言輒喜或云語安大夫好簡較輒反手據牀曰噫嘻吾死矣及國忠相視之蔑如也國忠大惡之屢言其必反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召之祿山立馳至見帝泣曰臣胡人蒙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嫉死無

言矣帝撫勞甚至欲倚為相念祿山本胡人誠相之恐四夷輕唐乃以為左僕射遣歸辭飲餞醉解御衣覆之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輒縛送之而國忠言莫能間矣已而祿山來領群牧監總戎馬得兼閑廄群牧使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有勲效乞超資加官賞得除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最後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國忠推右相見素入使極言其不可帝迎謂見素曰卿等豈疑祿山有反心耶見素極言祿山反已有端其請蕃將代漢將者欲盡用其族類相為死也今祿山業已擅天下兵馬太半復盡用其種族何憚而不反乎時帝

先入闞使輔璆琳語信祿山無異志曰卿勿憂朕自爲
卿保之竟從其請始祿山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駕然
後發而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以白久之帝中疑祿山
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覘知之國忠又數數激發其事
令速反以取信於是祿山反范陽步騎精銳十五萬誓
衆引兵南以誅國忠爲名烟塵千里百姓承平久不識
兵河北州縣皆望風瓦解事聞百官惶駭而國忠以先
識自功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
也不過旬日必傳首京師帝喜以爲然於是斬慶宗命
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賊以榮王琬爲

元帥不出閤高僊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州祿山兵本邊人精勁習戰常清所募皆市傭不識兵戰罌子谷戰上東門戰都亭驛皆却戰虎牢大潰走賊遂陷東京借號大燕皇帝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憕謂奕曰吾曹荷國重任誠知力不敵然必死之奕許之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府中見執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死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復何憾奕懷慎子也帥僊芝之用常清畫保潼關天子用閹令誠譖殺之以哥舒翰爲副元帥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僊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還守潼關僊芝乃趨潼關邊令誠數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糧賜帝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之初常清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帝不見常清乃自馳詣闕

至渭南，敕削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毋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祿山狂悖，不日當授首，故云然。令誠至闕，引常清宣敕殺之。乃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趨下，令誠宣敕。僊芝曰：「我敵遇而退，當死。謂盜減糧賜，則有士衆在。」僊芝得士心，士卒大呼稱枉。令誠曰：「我敕使耳，何知？」遂斬之。帝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郤，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二十萬討祿山。翰疾，因固辭，不許。病不能治事，以軍政委司馬，司馬不敢專，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軍無所統壹，懈弛無鬬志。當是時，平原太守顏眞卿起討賊，河北州郡皆連盟從捍賊。而朔方、河東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合兵出井陘，戰比有功。祿山在東京，而漁陽之路中絕，則大懼，欲棄洛走范陽。而國忠以恣睢樂禍亂，人切齒憤之。王思禮說哥舒翰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反也。」或說國忠曰：

今朝廷重兵盡在哥舒所若迴旗西向指公公何以待之國忠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禦賊實備翰翰聞之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而中外交貳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寡而羸可擊也詔使趣進兵翰奏曰祿山兵素精其示羸其誘我也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速戰官軍據險利堅守況賊勢日蹙將內有變可無戰而擒要在成功必速戰何為今所徵諸道兵尚未集請待之光弼子儀亦表請引兵北取范陽覆賊巢穴使內潰潼關大軍惟當固守以弊之國忠疑翰且謀已言於上以為賊

方無備而翰逗遛不即前必且失事會帝以爲然遣中使敦趣之翰不得已拊膺慟而出師覆于靈寶西原翰部將執翰降于賊於是賊入關而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州郡走事聞帝倉卒召宰相議國忠懼失措首勸帝西幸蜀雖上意亦以祿山所將盡天下勁兵度不能抗禦也從之而御樓下制稱親征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門鑰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六師犒之選閑廐馬九萬餘疋從厥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皇孫及親近宦者宮人從延秋門出而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去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

賊來無所得必更掠民不如委之無重困赤子過便橋

國忠卽夗人焚橋帝曰人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力

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未食民獻糲飯麥豆。

皇孫輩爭以手掬之須臾而盡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

山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

得逞其姦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

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時數進直言而天下懷

安自頃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

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耳事不至此臣何繇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

乎帝憮然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抵金城驛驛無燈人枕籍而寢貴賤無復辯明日次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以禍繇國忠欲誅之因閹輔國告太子未發也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遂譁呼曰國忠與虜謀反爭殺之以鎗揳其首立之驛門外并殺秦韓虢夫人帝聞變遽出門慰勞令收隊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將士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入門倚杖垂首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進曰衆怒難犯今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諤見素子

也帝曰貴妃居深宮安得知國忠反高力士曰貴妃誠
無罪然將士巳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彼豈能自
安願陛下審思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
妃於佛堂縊殺之六軍乃免胄釋甲頓首呼萬歲謝罪
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明日發馬嵬朝臣惟相見素一
人從以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以國忠將吏皆
在蜀不肯往諤曰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於是幸扶風
而太子爲扶風父老所留語具後紀中進平原士卒爲
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
命陳之庭召將士入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

亂而遠避使卿等倉卒從行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於此朕甚自愧蜀阻遠郡縣褊小士馬衆庶不能供億今聽卿等還朕獨與子孫及中官前入蜀庶幾自達今與卿等別可共分此綵爲歸資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願死生從陛下帝良久乃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至河池劍南節度使崔圓迎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請臨幸帝大悅即以爲相遂幸蜀始祿山不意帝遽西壁潼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邊令誠遣迎賊賊乃入京師屠妃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祭安慶宗王侯將相扈車駕

家畱長安者皆被禍柏希烈以晚節失恩學士垍以且相中止皆怨叛迎賊祿山以爲相於是賊勢大熾西脇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天下幾亡

方帝任林甫時齋大同殿高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以天下事付林甫而優游終天年不亦可乎力士以京師漕不給用和糴以濟而林甫專乃對曰主臣古天子巡狩欲周知四方所疾苦也賊從有常則人不告勞今國無旬月之蓄而和糴不止逐末者盜衆且天下大柄何可輕假人彼威權既振誰復敢有議者帝默然不悅久之力士頓首謝狂易語謬當死帝慰解之左右呼萬歲及楊國忠用事又乘間言臣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少北蕃兵悍彊且漸成尾大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初祿山以范陽邊較入奏事揣九齡以爲有反相目之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執赴京師九齡欲因是誅之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濫禍忠良釋不發至是思其先識爲泣下遣使詣曲江祠祀焉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性至孝父喪哀毀中庭產

連理木宅毋憂毀不勝喪紫芝之生坐側白鳩白雀巢其家樹九齡體弱有醞藉其爲相謇謇有大臣節及出外帝猶思之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

論曰唐治最貞觀下即開元相稱房杜下即姚宋尚矣當其昔諸夏乂安威及于方外今觀明皇帝紀親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勅已良牧撫人何其美也迄濡尾而不終夫帝圖藏碑遂又窺更禍亂於惠妃奪嫡楊妃恣淫猶其心焉況肩主乎記稱平天下之幾決於忠信驕泰微乎危矣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七終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肅代帝紀 鄴侯泌楊文簡綰相譔 汾陽王子儀將譔附

肅宗宣皇帝諱嗣昇玄宗第三子也。母元獻皇后楊氏。初封陝王，更名浚。封忠王，更名璵，爲皇太子，更名亨。天寶十五年夏六月天子幸蜀，以皇太子撫軍靈武。秋七月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上皇遜位，制稱誥，遣左相見素、部尚書琯、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彭原。冬十月朔日蝕。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初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乃奏，奏已，又以白。又所言事，須御史大夫同署乃上，故有是命。又令宰相分日直政事，承旨旬而更，懲林甫國忠專害政故也。相琯克招討元帥，及賊戰于陳

濤斜敗績。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裂廬舍，張掖、酒泉尤甚。祿山陷河北州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陷魯、東平、濟陰。陷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守，期年，救不至，城陷，死之。是歲，吐蕃陷巂州，嶺南谿獠陷容州。二載春。

帝在彭原。祿山死於賊。祿山自起兵來，目漸昏，已不復能睹物，又病疽，益暴，左右使令不如意輒殺之。僞相莊時被捶楚，人不自保。又欲以嬖妾所生子慶恩代慶緒。慶緒與嚴莊謀，遣閹人李猪兒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得，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立慶緒，襲僞號，尊祿山爲太上皇，乃發喪。慶緒昏懦，日縱酒，凡事莊以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決焉。殺建寧王倓。二月，帝至鳳翔。永王璘敗死。河西地震。見素、冕罷。苗晉卿爲左相。

夏子儀進司空，兼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進司徒。歲星、太白、熒惑集東井。

相琯罷。中書侍郎鎬，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賊

陷陝郡之廣平王俶左僕射子儀帥六師復京師遣使迎上皇于蜀冬十月復東京帝自鳳翔至京師告饗九廟新主于長樂殿賊陷睢陽。河南節度使巡太守遠及將較皆死之十二月上皇至自蜀左相苗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赦靈武元從蜀郡扈從官三品以上予一子官四品以下一子出身瘞陳亡士祭之復其家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復諸州及百官名詔褒表死節臣工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上皇尊號乾元元年帝三年春上皇加帝尊號日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表讓不允詔亂所失庫物停搜簡出宮女二千人復上上皇徽號太上至道大聖皇帝赦夏四月皇后張氏立九廟成迎神主入廟帝朝享遂有事於圜丘赦四月史思明僭號大燕皇帝五月月掩心前星立成王俶為皇

太子。相鎬圓麟罷。中書侍郎璵。王同平章事。帝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覡言、帝悅之、秋。命使相中書令子儀及九節度師師討安慶緒。以闔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實制師、冬。圍相州。二年春。加尊號。朝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祀九宮貴神。耕籍田。月掩歲星、犯心大星、三月。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晉卿璵罷。兵侍郎諲。呂吏部尚書揆、李户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思明賊安慶緒。還范陽。思明、奚厥雜種胡也、事祿山奏授平盧節都知兵馬使、祿山討奚契卅大敗、歸罪其大較斬之、思明逃去、祿山還平盧、麾下盡亾、失意惘惘、乃出見、執其手曰、汝在吾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曏使早出者斬矣、諸多知如此、已佐逆甚力、祿山死、歸命、已復叛、大軍之圍鄴也、慶緒告急於思明、思明引兵救之、官軍潰、思明屯鄴南、不與慶緒通、慶緒窘不知所爲、上表稱臣、思明乃手疏答、約爲兄弟、[illegible]

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授
媚乎。命左右牽出，幷其弟四人，高尚、崔孝哲、崔
乾祐等斬之，留其子朝義守鄴，引兵還范陽。

夏。減常膳服御，停諸作造坊，停戶勑處分五品已上官。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徙市雩。以久旱。相峴罷爲
蜀州刺史。襄州亂。襄州將康楚元作亂，帝爲貶其刺史，詔使往慰諭之，楚元不從命，襲荆州，節使鴻漸棄城走，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之，擒楚元，荆襄平。秋。使相子儀罷元帥還
京師。以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副元帥。冬。及思明戰
河陽，大敗之。上元元年。帝五年。春正月。光弼進太尉中書
令。夏。破賊懷州，又破之河陽。四月，彗出婁胃間。閏四月朔，出西方，長數丈。赦。
改元。以久雨饑，人相食。相諲罷。坐聽宦者請囑補官。五月，月掩昴。秋七月，上皇徙

居西內。冬十二月、歲星掩房、二年春。使相光弼及盜思明戰北邙。敗績。思明陷河陽懷州。相揆罷爲袁州長史。中書侍郎蕭華同平章事。史思明死于賊。思明猜忍好殺、命子朝義築三角城約一月畢工、工畢未泥、思明怒詬欲殺之、將駱悅說朝義爲逆、執思明縊殺之、朝義襲僞號、使人至范陽殺其弟朝清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夏。黃門侍郎遵慶。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梓州亂。梓州刺史段子璋反、節度使崔光遠攻斬之、秋。七月朔日蝕、江淮饑、制去尊號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受朝賀如元旦、寶應元年帝七年春。河東軍亂。殺節度使鄧景山、朔方行營軍亂。賜中書令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相華罷。戶侍郎載。元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如故、夏四月。太上皇崩。年七十八、帝崩。年五十二、皇后張氏弒。太子即位。改元寶應、

節[illegible]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進魯王閹輔國封博陵王

郭朔望秋閹朝恩封馮翊郡公元振鎮軍大將軍宋國

公。秋八月夜西北有赤光浙東亂。冬盜殺李輔國是歲江東

大疫舒州亂西原蠻叛吐

蕃陷臨洮秦成渭等州

方玄宗之發馬嵬也父老遮

道請留不得命命太子宣慰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臣

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卽

中原百姓當誰爲之主乎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

念駕遠泣欲跋馬而西建寧王倓與寺人輔國執鞚諫

日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繇臣復不如因人

心所欲然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併力東討。

克復二京，剷平四海，然後掃除宮禁以迎至尊，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子之節乎？廣平王俶助爲言，而父老共擁抱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高力士及壽王送太子內人及所服御以來，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諭太子曰：「好去！慰父老望，勿以吾爲念。」已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辭不受。太子既定留行，未有所適，召將士議所向。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

圖不可往也獨朔方道近士馬全盛杜鴻漸衣冠名族必無貳心盍就之於是詣平涼謁後杜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數以獻且言平涼散地非興復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請西幸收諸城屯兵發河隴勁騎南向定中原會御史大夫裴冕奉召至與太子遇平涼勸太子聽之秋七月太子至靈武發平涼之望有彩雲浮空白鶴前引軍至豐寧見黃河天塹足爲固水欲保之天大風揚沙石不能前衆駭異乃回趨靈武陸運使魏少遊治宮室帷帳擬禁中命撤之已以冕鴻漸五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卽尊位以一人心於是卽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赦改元鴻漸以吏郎中知中

書舍人事。中書侍郎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法制擒攘，武夫驕恣，大將管崇嗣背闕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劾奏，請繫治，百僚悚息，詔特原，帝太息曰，朕有李勉，朝廷始尊。　無何，李泌自潁陽赴召，至，出入謨議。朔方節度子儀、范陽節度光弼自河北至，軍始振，而天子專倚朔方軍為根本，人始有興復之望矣。郭子儀，華州鄭人。李光弼，父本契丹酋長，後歸附，徙營州柳城人。子儀以武舉異等，累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充朔方節度使，率兵出趙魏討賊。先是安思順為使，子儀與光弼俱為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食飲，睇相視，未嘗交一言。子儀代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聽請曰，死所甘心，獨乞貸妻子。子儀趨下堂，握其手以登，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僕豈敢懷私忿相抑哉。因涕流，相勉以忠義，遂定交，立薦光弼堪闕帥，詔以為河東節度副使。於是子儀遣將出井陘，定河北，而分朔方兵五千與光弼，出土門以東，救常山。常山[illegible]

後露[illegible]

得思義不殺，問計，思義曰：今軍疲矣，思明明旦至，不如按兵入守，料勝而後出。光弼曰：善。即移軍入城。思明方攻饒陽，聞常山不守，並解圍，率二萬騎抵城下。光弼以勁弩五百沓射之，賊徙陣稍却。光弼出其背，夾滹沱而軍。賊自饒陽來，因欲小休，方飯，光弼斂旗鼓，潛兵並水前突擊之，賊敗失勢，退九門，而絕常山餉道，老我師。光弼馬軍食薦藉，士負戶汲，急甚。子儀悉衆出井陘，前合擊之。思明敗，保趙郡，出掠博陵。光弼急走趙，一日攻拔之。於是子儀大軍出嘉山，思明以其衆數萬尾軍行，向之。子儀晝則陽兵，夜擣其壘，令賊不得息。賊疲引去，遂破之沙河，趨恒陽，深溝壘待之。祿山出濟師，子儀曰：彼恃濟師，必易我，與戰必克。大破之嘉山，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十餘城皆殺賊將迎王師，漁陽路再絕。當是時，軍聲大振，方規取范陽，覆賊巢，而潼關失守，乃赴召。

始上皇在蜀。聞帝即位，大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皆稱太上皇。命相見素、門下侍郎渙、中書侍郎圓崔、兵

尚書琯奉寶冊詣靈武傳位既至帝辭讓曰比以中原未靜權處尊以鎮撫百官敢遽爲傳襲地哉必受冊失初意矣寘別殿朝夕嚴事如定省之儀帝以見素始爲楊國忠所引圓渙獨以幸蜀迎扈功得相易之而素聞房琯名虛心咨計琯陳事辭情慨慷大悅之繇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多引拔知名士進用諸將拱手避之然琯好浮屠老子言輕鄙流俗爲庸衆人所怨惡賀蘭進明入見帝命爲御史大夫琯擬之改稱攝不正授帝怪問進明言主臣臣不足任也琯於臣素有郤且曰昔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

致中原板蕩則琯其人也陛下用以爲相臣惜之矣且琯在蜀時。說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節制諸道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處。此其意欲豫爲諸王地。即諸王得天下。而已不失富貴也。自爲謀得矣。豈忠臣之所爲乎。帝繇是疎琯。命第五琦以言財利得幸。詔以爲江淮租庸使。琯諫曰。曩楊國忠聚斂。產怨於天下。令天下禍至此。陛下即位。人未見德。又以琦言利寵之。是復一國忠生也。帝怒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將安取財用乎。自是意益忤。已琯請自將兵復兩都。帝猶欲倚以成功。許之。然用兵本非所長。請李揖爲司馬。劉

栿爲參謀。悉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

栿而二人皆書生。不閑兵。與賊遇於陳濤斜。效古法用

牛車二千乘居中。馬步夾之。以車戰。賊順風縱火。牛皆

駭走。賊鼓譟從之。遂大敗。帝大怒。欲深罪琯。賴李泌力

營救而免。於是琯見素圓渙冕皆罷而上皇所命相。無

知政事者矣。初上皇至蜀。用琯計。以太子充天下兵馬

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用爲天下

繫。祿山聞大咤曰。誰爲上畫此計者。吾不得天下矣。而

永王璘頗作亂。然琯本畫固社稷大慮。非果如進明所

詆也。京兆李泌者。少以奇童召得供奉東宮。爲李林甫

所惡退隱居潁陽不復見及大難作帝自馬嵬即馳使

物色之。謁見於靈武。帝大悅。出則聯轡。寢必對榻。如爲

太子時。泌字長源。七歲神慧。召入見。玄宗方與張燕公說奕。使試其能。說即碁令賦方圓動靜。泌請其槩。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碁生。靜若棋死。泌應聲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愛之。曰。是子精神。乃大於身。令待詔翰林。與太子爲布衣交。相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惲嚴苦勁。而悅蕭軟美。親之。泌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人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相引重。及林甫傾太子。因疾泌奏徙蘄春 帝欲以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

於宰相矣。豈必屈其志乎。一日陪帝輦出行軍。軍士竊

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

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幸且衣紫袍。以絕群

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勅。以泌爲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直賴以濟艱難。且此獨散官。俟賊平。任行所志。泌乃受。時軍興務繁。四方奏報。昏曉無虛刻。帝悉使送泌所開視。有急切。即重封上。餘待明進。禁門鑰契。悉廣平王俶與泌掌之。帝嘗曰。卿上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三世資道誼矣。時諸將在御前陳事。罕能盡所懷。泌恐失事指。且爲官請得與廣平於外從容籌議以聞。許之。時靈武困於供億。泌勸帝幸彭原。俟西北兵集。幸扶風應之。於時庸調亦足。可贍軍。帝即日如彭原。時帝頗內嬖張良娣。而彭原僻隘陋。帝時與

良娣惜聲聞於外泌言諸軍奏報停罷[illegible]功之帝改容謝已上皇自蜀賜良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服儉約以為天下先請剝其珠玉付庫吏以賞功帝遽從之建寧王倓見之於廊下泣流涕帝驚問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異日復非遠不日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故喜極而悲耳良娣惡泌及倓倓帝次子也贊帝自馬嵬北還常血戰以衛上三軍屬目帝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成功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也何必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

屬在於元帥若建寧成大功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嗣不可得矣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適倓之心也久之帝欲冊良娣爲皇后立廣平王爲太子泌曰靈武踐祚臣固知非陛下本心獨以羣臣勸進而然今戎事交切固當立決至於家事當須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諒陛下靈武踐祚之心乎出以告廣平廣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嗣帝賞慰之而良娣怨益深帝從容與泌言及李林甫追恨之也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冢焚骨揚其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

徒示聖德之不廣耳且令從逆者聞此阻自新之路帝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卿幾及於禍柰何矜之泌曰主臣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而然萬一自追恨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帝起抱泌頸流涕曰朕不及也蓋調劑深至如此。時子儀光弼僉同平章事帝私内憂之謂泌曰今子儀光弼已位宰相後克兩京平四海當何官以賞之泌對曰古者賞功惟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以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繇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封功臣雖有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帝曰善時賊陷西京河北州郡皆覆沒帝憂之問賊當何時得平泌對曰臣觀賊所掠

子女金帛悉北輸范陽此其志在貪得無遠圖今獨虜將爲之用中國脅從者莫不患苦之誠用臣計不二年天下無寇矣帝喜問計對曰賊所恃者將獨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但令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思明不敢離范陽忠志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仍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地之路常通陛下按師扶風與太原朔方之軍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

賊至則避其鋭去則乘之不攻城不過路來春乃命
寧節度范陽金塞北出與光弼先覆其巢穴賊退無所
歸。留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則根株畢拔矣帝
曰善會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賊慶緒襲僞號賊黨內
相離而使相光弼敗賊將太原子儀克崔乾祐河東挹
兩京走集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畢會江淮庸調亦
至長安人從賊中自拔來者日夜不絕軍大振初賊既
得長安目縱酒專女子寶貨爲事肆掠長安中故太上皇得安
行入蜀而天子北至靈武無他虞長安民皆思唐怨賊
已聞靈武師起則日夜望或時相驚曰官軍至矣則
皆走雖賊望見北方塵起輒狂走以爲大師且至也京
畿豪傑往往殺賊所置吏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於
是賊兵力所及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

而陳倉薛景僊殺賊所置將克扶風而守之江淮奏請貢獻之蜀靈武者皆自襄陽抵扶風通行無所壅賊將崔乾祐守蒲津使相郭子儀以爲河東居兩京之間爲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復乃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令爲內應子儀兵至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河東平

泌請如前策先范陽帝曰衆集矣當乘銳定京都乃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范陽爲乎對曰西北諸胡之兵性能寒而畏暑今乘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勢必克然賊走范陽而關東地熱諸胡兵必困而思歸彼俟其歸復動則戰爭方始矣不若先用之寒鄉搗其巢穴則根本永絕也帝曰卿策善然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矣遂進師泌以靈武即位非繇上皇命每與帝語務以上皇之心爲心及是帝

以晨昏爲言遂不復強諍於是命廣平王以天下兵馬
大元帥帥帥僕射子儀副之復兩京帝勞饗之曰事之
濟否在此行矣子儀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至長安
城東河西節度李嗣業將前軍子儀奉廣平王將中軍
王思禮將後軍軍香積寺北彌亘一舍而陳賊以勁騎馳
蹙之陳動勢欲崩嗣業奮謂子儀曰事克今日不克亦
今日不以身啖寇者將軍無孑遺乃肉袒執陌刀前陷
陳所部士執陌刀如墻從奮擊殺數十人陳乃定士爭
致死賊乃卻賊伏兵卒於陳東莽中欲伺間發子儀將
僕固懷恩帥回紇卒就搜殲之賊遂大敗合幾卒保陝

郡大軍營陝城西及戰於新店師小卻回紇從南山曳白旗徑穿賊陣抵其背嗣業率精騎前薄之賊宵遁走東都是役也本嗣業戰疾力以倡勇敢故捷而實平王與回紇世子葉護約結為兄弟子儀忠誠天至概爾不疑與葉護好甚密為回紇所衆信故回紇盡死力而功成。嗣業京兆高陵人捷聞帝即日遣中使奏上皇且表請還都命僕射冕入京師告郊廟宣慰百姓召長史泌謂之曰朕已表上皇請還都且請還東宮修子職矣今何樂卿之泌曰上皇不來矣帝大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人臣七十尚老而欲傳況欲復勞上皇以萬幾何渠來乎

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馬嵬請留靈武勸進皆群臣愚思幸今日功成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則上皇來矣帝即使泌草表立遣中使奉入蜀因就泌榻同宿時建寧王倓用良娣之譖賜死而良娣復內與李輔國比而危廣平王泌患之因太息曰臣報德足矣且復爲閒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此同憂患今事平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帝驚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所謂五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矣須異日議之對曰

陛下今就臣宿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以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求去若既辦殺臣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五不可也方艱難時陛下待臣如此臣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何敢復言乎帝默然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嗛之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臣爾時在河西知其詳建寧誠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嗚咽流涕且陛下昔欲用建寧

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
爲忠益親善臣陛下可以此察其心矣帝泣下曰先生
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欲
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
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
辭冀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竟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
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
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帝愕然曰有
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
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表彷徨不能食欲無歸及

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帝大喜。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冬東京平。泌固請歸衡山。時慶緒發嚴莊將保陜。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陣。軍與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驚其人。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潰。慶緒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跳身北走。鄴廣平王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猶未厭。俶 於是帝患之。父老相率斂羅錦萬匹賂回紇乃止。

自鳳翔還京師。百姓出國門奉迎者。百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下者。帝素服詣太廟。三日哭。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封忠義王。約歲歸絹二萬匹為勞。朝饗於長樂殿。十二月。上皇自蜀還。至鳳翔。命悉甲兵輸郡庫。帝發宿衛三千騎。邑迎至咸陽。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御宮南樓。帝着紫袍。望樓趨拜舞於樓下。上

皇降樓撫帝泣索黃袍自衣之帝伏地頓首泣固辭上
皇曰天意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優游終天年汝之孝
也帝乃頓首謝上皇不肯居正殿帝自扶登殿尚食
進嘗而薦發行宮帝親效駕乃進御親執鞚護行上皇
止之乃乘馬前導不敢當馳道上皇喜謂左右曰吾爲
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進御含元殿
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者久之出居興
慶宮帝復屢表避位還東宮不許親以傳國寶授帝乃
涕泣受明日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相
林甫國忠若臨吏誅死者王鉷吉溫羅希奭子孫不赦

封廣平王俶為成王加功臣子儀司徒光弼司空餘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義臣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等官有差拜執節臣甄濟秘書郎蘇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受賊官祿者令三司科條其罪差次聞兵部尚書諲呂御史大夫器崔言諸陷賊官背國從逆當重辟禮部尚書李峴從許理判官李栖筠議以為方賊陷兩京大駕南巡人不能必其命槩以叛逆處死乖仁恕之道且此輩朝臣有陛下親戚若勳舊子孫奈何盡誅之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多若盡誅是堅其附賊心也帝從峴議以六等平罪罪重者棄市次賜自盡次廷杖

之百坎流貶有差初源郡野源左拾遺隱居嵩山步祿山為採訪使奏為掌書記源詐得
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賊將封刀召之濟引領待及以
實病自乃免後慶緒使彊舁至洛陽堅不起會平東京
乃起詣軍門上謁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官詔
擢用禮之方入東京時百官受安祿山官爵者三百餘
人皆素服請罪命赴西京御史大夫器令詣朝堂待罪
帝命列拜濟源明愧其心係其罪斬達奚珣等十八人
賜陳希烈等七人死帝感故相說擁護功請上皇免其
子均垍死上皇以均垍受恩幸最深又連戚里乃附賊
不可帝叩首流涕上皇乃曰垍為汝長流嶺表均
均為賊作檄辱我家門決不可活帝泣而受命賊將史
思明請自歸相鎬言思明凶狡特埶窮而服非可以德
懷也願勿假以威權又策滑州防禦使許叔冀後必且
為變請徵入宿衛毋專軍府帝已寵納思明難之而中
使出謁鎬鎬未嘗降意詔思明叔冀二人爭薦瞯悅之

於是自范陽及白馬來者皆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爲不切事機。鎬罷廢。思明尋果殺副使烏承恩以叛。先是光弼奉部守太原、御史崔衆不以時交軍、又傲易光弼、命斬之、三軍股栗。已思明將兵十萬攻太原。時光弼所將卒、悉赴朔方、寡衆不滿萬人。諸請修城以待敵。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修之、是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重、衆莫知其解。及賊攻城、光弼因以增壘城壞、輒補。思明攻圍月餘不能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北則潛趣南、攻東則趣西。而光弼整暇、雖危所不及、警不懈、不得間。光弼軍中有小技募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穿地道者使之。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城中先爲地道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斃數十人、賊死者衆、乃退營。久之、光弼遣人許約降、而穿地道環賊營四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如出降狀、賊方屬目、而營中地忽陷、死者千餘人、大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慶緒召思明歸范陽、留別將圍守。光弼出擊、大破之、太原圍解。是役也、光弼於城隅張帳息、過府門不入、圍解後、三夕乃還寢。及思明降、

光弼策其必叛以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表以爲范陽節度副使使圖之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得鐵券及光弼牒殺承恩以聞帝遣使慰諭以爲非朝廷與光弼意皆承恩所爲殺之奢思明表求誅光弼使耿仁智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仁智不可大呼曰人生會有死死忠義奢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爲愈乎思明怒殺之

當是時慶緒在鄴猶逋誅詔司徒子儀司空光弼將朔方河東軍及淮西興平滑濮鎮西北庭鄭蔡河南諸節使並帥師討之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不置帥而內嬖宦者魚朝恩倚信之以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重於諸帥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子儀拔衛州。進圍鄴子儀引兵濟河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子儀進圍之炅廣深光遠嗣業兵皆會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壘垣內令曰我退賊逐我

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戰陽退賊逐北至壘伏兵起賊驚走子儀還兵擊之賊大敗拔衛州　慶緒窘求救於思明思明爲趣兵陷魏州已頓兵不進光弼曰此欲老我師而伺間掩吾怠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徼之戰彼懲嘉山之敗不敢出得引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彼無辭以用其衆矣朝恩不可時九節度之師圍鄴壅漳水灌之慶緒困而官軍進退無所禀朝恩命亂師徒解體於是思明引軍前趨鄴徼官軍燔其餉饟而諸軍乏食會朝戰天大風揚沙石拔木晝晦冥而九節度之師皆潰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光弼思禮整軍反鎭賊將爭河陽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

之於是諸節使各上表請罪詔勿問而思明殺慶緒僭
大號朝恩頡毀短子儀於朝罷其軍召還京師以李光
弼代將擊思明河陽戰疾力有功欲徼其困劇取之而
朝恩言思明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可急擊
僕固懷恩𢙣光弼裁以法助爲言於是中使行督戰甚
急師敗績河陽懷皆陷詔貶官徙鎮臨淮而功臣始貳
初帝召子儀還京師將發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
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
騎馳赴入其軍光弼治軍嚴始至申號令軍旌旗精彩
爲立變會思明濟河攻汴州節度許叔冀降賊乘勝趣
鄭州光弼敕陳徐行趨東京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
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地不守而守
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河陽北阻澤潞表裏相應使賊
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判官韋損請留守東都光弼曰守

東都，則汜水崿嶺龍門皆置兵，而力分，遂諜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悉軍趣河陽，身以五百騎殿，時賊游騎東至石橋矣，諸將曰，今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入三城，三城者，河陽南城北城，并中潬城而三也，眾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為守，而思明入洛陽，空無得，遂進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以五十騎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取是，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事，裨將白孝德請往，問須兵幾何，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大軍鼓譟助為勢，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彼其攬轡安閒，可以萬全，龍僊易之不為動，孝德瞋目大呼，城上鼓譟，五十騎從之，斬龍僊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頭，日出於河渚浴，循環不休，光弼命軍中索牝馬，得五百頭，縶其駒出之，思明馬見之，浮渡河，從牝，盡驅之入城，思明泛火船以燒橋，光弼豫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迎火船叉之，船自焚盡，思明屯兵河清，絕光弼餉道，光弼軍野水渡備之，已留兵千人，使雍希顥守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俱來矣，諸將莫測也，既而思

明謂曰越曰光弼長於守城今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
取之不得勿反曰越將五百騎宵趨柵間曰司空在乎
希顥曰夜去矣曰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矣夫請
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遇之任以腹心高庭暉聞之亦
降既而思明復攻城光弼謂李抱玉曰吾欲出屯中潬
以待敵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
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棄之可也抱玉許諾抱玉者河
西將安輿貴也恥與逆臣同宗表請更姓名得賜姓名
抱玉勒兵守城且陷紿之曰李將軍與我約過期降不
罪也今期且盡明當降賊歛兵待期抱玉得繕完爲備
明日戰出奇兵夾擊殺傷賊甚衆賊引却而并兵從中
潬光弼既出屯於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至命鎭西行
營節度荔非元禮守柵賊麾兵塡塹八道並進元禮
如不見也者而聽之光弼使問曰中丞視賊塡塹拔柵
而不動何也元禮對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戰也
元禮曰戰則賊爲吾塡塹柰何乎禁之光弼曰善吾不
及勉之矣柵開元禮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賊趣北
城光弼登城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陳而囂無畏也當日
中破矣乃出戰日中未決曰夫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
亂擊亂宜無功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步將郝

廷玉當之、廷玉請騎五百、與三百、問其次、曰東南隅、命
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請鐵騎三百、與二百、且令
曰望吾旗、吾颭旗緩、聽擇利、颭旗三至地、急則萬衆齊
入、少退者斬矣、以短刀置鞾中、曰戰事危、吾國之三公、
不可辱於賊、脫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義不令諸君獨
死、我苟生、已戀堞望廷玉奔還、光弼命取其首、廷玉曰、
馬中箭、非退也、易馬而遣之、僕固懷恩卻、又命取其首、
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旗至地、諸將齊進、死呼、
聲動天地、賊大潰、俘斬甚衆、思明方攻南城、未知也、驅
所俘示之、思明失色、乃遁去、當是時、光弼軍大振、會朝
恩惑思明間、趣進軍、光弼持不進、僕固懷恩勇而復恃
功、多不法、子儀寬而容之、光弼一裁以法、懷恩不悅、乃
附朝恩、言東都可取、中使相繼督出師、光弼不得已、將
兵會攻洛、命傳山而陳、懷恩陳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
以勝、可以敗、陳平原而不利者盡殲矣、不聽、賊據高原
以長戟前、壯士執刀從、而委財物餌師、懷恩士爭剽獲、
賊從之而敗、光弼渡河保聞喜、而河陽懷復陷、表請罪、
詔入朝、徙鎮、先是史朝義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
劉昌屑倉中麴數千斤食之、曰李太尉必救我、光弼至
臨淮、監軍使以朝義兵尚強、兵少、請南保揚州、光弼曰

朝廷以安危寄我我退縮則朝廷何望賊安知吾衆寡出不意乘之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朝義破之時神功既平劉展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聞來瑱擅襄陽亂未有所定光弼至神功還河南塡衡仲卿相繼入朝光弼在淮南雖軍務自決餘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決如流諸將皆嚴事之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判官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行伍不知禮義諸君亦胡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其爲諸將所憚服如此

已黨項先叛分邠寧鄜坊爲兩道各置帥以子儀領兩道節度居京師獨假其威重塡之不任軍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子儀散地命鎮邠黨項遁去已命爲諸道兵馬都統師取范陽爲魚朝恩所沮解而罷又明年河中軍亂殺節使鄧景山而朔方突將王元振因衆心思子儀不衷殺都統李國貞

節使務非元禮朝廷憂二軍與賊合非新進諸將所能制乃封子儀汾陽郡王知諸道行營副元帥往出鎮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而不一見陛下目不瞑矣帝召入至卧內語之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既至軍王元振以自功子儀曰吾爲守相當爲國誅有罪敕法豈受一卒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餘人誅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景山者數十人而諸鎮以靖初帝爲忠王時與裴妃離婚張良娣以辨慧得専内方起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良娣必前寢問之曰脫莫夜有變妾當之上可跳身免也産子

始三日卽起縫戰士衣帝勞苦止之對曰將施如此豈
妄自安時耶帝愈益憐之而飛龍廐閹兒李輔國貌寢
知書計事高力士得進賛大計得幸尊禁兵宰相百司
皆因以白事宜制敕自尸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
未畢立縱遣相峴於帝前叩頭言制敕應出中書出中
人尸易轉涯得恣行冐贈帝感悟停尸家處分令諸務
歸有司有追攝經臺府乃下輔國大忌峴出之鳳翔馬
坊官爲
推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妻訟冤輔國敕御史孫鎣
中丞崔伯陽鞫之無冤輔國怒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
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詰責之若虛自歸帝帝
怒貶伯陽嶺南尉流鎣播州峴自伯陽無罪帝以爲黨
貶蜀州刺史罷散騎常侍韓擇木日李峴專權朕自覺
用法太寬對曰峴言直陛下寬之祗益章聖德帝不聽

而若虛除御史中丞峴吳王恪孫也爲高陵
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守所在著聲績得民輔國請選
羽林士五百徼京師相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司攝故周
勃因南軍入北軍而劉氏以安此本朝置南北衙意也
今以羽林代金吾徼內倅有非常將孰與制之事乃格
時成王當立爲太子而張后有子曰興王佋愛欲立之
帝從容語揆覘人心所嚮曰立成王爲嗣則何如揆起
拜賀曰天下屬心久矣臣不勝爲社稷大慶於是太子
乃定立太子固仁柔又懲建寧之死務恭遜取容會佋
又夭死已乃得無動上皇自蜀歸愛興慶宮即居之帝
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內父子歡然無間也

上皇故所愛中官高力士龍武將陳玄禮得日侍左右

而帝時時命玉真公主及故所教梨園弟子往娛侍之

上皇悅時御長慶樓縱觀樓下有父老過者見之瞻拜

呼萬歲上皇往往輟酒食勞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

等登樓宴張后及輔國比設形似動帝意欲因以為功

輔國陽請間流涕曰臣言之當死不言亦死敢昧死言

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

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慮無不為陛下日夕危者一旦

不可諱則萬世之慮也帝驚泣曰上皇慈仁安有此對

曰上皇固無此如群小欲富貴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

消亂於未萌且興慶湫隘非至尊宜居大內深嚴迎居之卽晏然定矣又使六軍將士叩頭請帝泣不應而張后於內助爲言會帝不豫輔國遂矯詔迎上皇遷西內上皇方游興慶苑輔國將射生騎五百人入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叱輔國令下馬目攝之因宣上皇誥慰勞諸將士將士皆納刃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鞚侍衛如西內比至侍衛兵纔尫羸數十人上皇旣內遷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請罪帝曰卿等杜微漸安社稷何罪刑部尚書顏眞卿帥百僚首上表問上皇起居輔國

惡之貶遂州長史帝選後宮百餘人詣西內備灑掃令
萬安咸宜二公主日視膳四方獻珍異先薦上皇乃後
御而玄禮力士不得侍流力士巫州玄禮勒致仕降南
京為蜀郡上皇意不懌日怏怏無歡因辟穀不茹葷浸
以成疾帝初猶往西內問安既而制於后輔國不得行
端午日山人李唐召入見帝方擁幼女膝上謂唐曰朕
念之卿勿異也對曰此至情何異臣竊意太上皇今日
念陛下甚於主矣帝為感流而終畏張后不敢朝上皇
但遣人往起居而上皇鬱鬱成疾崩帝疾亦尋篤先是
輔國以遷上皇自功求為相帝曰以卿功何官不可為

如朝望未孚何輔國諷僕射晃相華薦之不可言華專

權請罷之而相元載不許固以請華罷載得相內射生

程元振附輔國得信用而張后與輔國隙惡之欲除之

矣召太子謂曰輔國典禁兵久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

以不誅太子流日二人皆陛下信臣陛下方不豫不告

而行誅必且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怒不應太子出召

越王係入選宦官授甲誅輔國而以帝命召太子元振

聞馳告輔國輔國遂勒兵凌霄門迎太子以難告以兵

護太子入止飛龍廐毋聽召而勒兵夜入三殿收越王

係及甲者縶之遷后於別殿時帝臥疾長生殿使者逼

后下殿宮人皆驚散帝聞以悸崩輔國乃弒后及越王係兗王僩引皇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即位爲代宗輔國以張后故欲危太子而已弒后安天子以爲有保護功大橫放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方握禁兵不敢詰何之也已與程元振晝陽尊禮號尚父進司空兼中書令而罷其判元帥府軍事諸閑廄已下使金分授諸閹奪其權已乃封博陸郡王罷中書令終不敢顯誅遣盜夜入室殺之攜首臂去而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弔問贈太傅葢閹禍已烈矣初太子瑛廢武惠妃孽李林甫附惠妃屬意於壽王帝意屬肅宗未決也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故帝曰汝我家老奴揣我愁何故力士

日得非以郎君未定耶帝曰然當何如力士曰但推長而立定矣誰敢不服帝遂決及是帝念功詔召還都而力士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卒矣年七十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代宗武皇帝 初諱俶已以始生之歲豫州產嘉禾更名豫肅宗長子母章敬吳皇后 廣德元年春吏尚書晏劉同平章事流相瑱播州殺之雍王适師師回紇助師史朝義誅死以賊降將張志忠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爲河北成德魏博盧龍節度使 時詔許朝義遣使詣回紇修好且藉師登里可汗惑朝義言唐繼有大喪中國無主欲無聽使者使者言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廣平王於回紇固親可汗聞驚喜曰王乃果帝乎對曰信可汗立起與至河陽見州縣丘墟有輕唐之心時僕固懷恩女爲可敦與俱南帝令懷恩前見之爲言唐恩信不可負可汗乃自陝大陽津渡河爲諸道先命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帥大軍會之郭英乂魚朝恩爲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

洛陽，嘐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精兵十萬來救，官軍逆擊之，不動。鎮西帥馬璘曰：擊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披靡，大軍乘之入，賊大敗，斬首六萬，捕虜二萬，進克東京、河陽，獲偽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擊之，衛州敗亾，無所入，欲奔奚契丹，度不達，縊死于林中。賊降將李寶臣、薛嵩、田承嗣等迎僕固懷恩，拜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寶臣分帥河北，為黨援，朝廷亦厭兵，苟冀無事，因授之，而河北三鎮終唐世不復矣。

葬泰陵，謚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玄宗。葬建陵，謚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宗。

秋，上尊號。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赦，改元。免民逋負戶三之一，復河北二年，行營所經免今歲租，賜內外官階勳爵，給功臣鐵券。

冬，吐蕃陷隴右諸州，陷邠州，寇奉天、武功，帝出居陝，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關內副元帥汾陽王子儀軍京師，

吐蕃遁。閹元振削官爵，放歸田。帝還都。相晉卿、遵慶罷。黃門侍郎峴同平章事。放承宏華州。鄂州災火，發江中，焚船三千艘，延居民廬舍二千家。是歲，西原蠻陷道州。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誅光。二年春正月，詔舉堪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立雍王适為皇太子。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汾陽王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懷恩走雲州。相晏、峴罷。黃門侍郎縉、兵部侍郎鴻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晏坐與元振交通免，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為宦官所疾，亦免。二月癸酉，朝獻于太清宮；甲戌，朝享于太廟；乙亥，有事于南郊，赦。夏五月，洛水溢。六月，有星隕于汾州。秋，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臨淮王光弼卒。僕固懷恩以回紇、吐蕃來寇，汾陽王子儀鎮奉天，虜退。秋，有蜮，關中蟲螟，霖雨。十二月，夜，星流如雨。是歲，吐蕃寇邠州，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

之、宜祿寇劍南節度使嚴武敗之、當狗城、冬、寇奉天、郝

方兵馬使郭晞敗之邠西、寇豐州、守將馬皇死之、西原

蠻陷邵州、永泰元年帝三年、春雨木冰、吐蕃請和、明日大風拔木、秋平盧

淄青亂、兵馬使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逸、得命權留後、○九月太白經天、冬吐蕃犯奉

天、退至邠、與回紇合、復入寇、汾陽王子儀屯涇原、回紇

請盟、及吐蕃戰靈臺、敗之、成都亂、漢州刺史崔旰殺節使郭英乂、大曆

元年帝四年、春二月、釋奠于國子監、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

居之、祭酒蕭昕請興學、詔復補國子生、親釋奠、命宰相

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大軍、將往聽講、大雪、夏旱、秋、洛水

溢、冬周智光以同華反、吐蕃陷原州、寇奉天、同華節度使周智光邀擊大破之、遂北至

鄜州、即殺刺史張麟、焚坊州、還鎮、益驕橫、聚亡命、行剽

擅留漕米二萬斛、陝州監軍張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

光怒斬之、殺虢州刺史龐充、語加僕射、嫚罵曰、智光有

大功、不與平章事、與僕射、何也、且同華地俠、不足展、夜

涯、舒是、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請討、不許、十二月彗星出于匏瓜、掃宦者、是冬、無雪、二年春。詔汾陽王子儀討智光。智光受誅。夏。鴻漸復知政事。秋。吐蕃寇靈邠州。八月、月入氐、犯畢、九月、熒惑犯南斗、乙丑、晝有星、流南方、冬十一月、雨木冰、京師地震、河東南淮浙、五十五州水、○是歲桂州山獠反、三年春。商州亂。兵馬使劉洽殺刺史殷仲卿、三月朔日蝕、承天地震夏。幽州亂。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僊秋八月、熒惑犯太微垣王縉領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縉代、○是歲吐蕃寇靈州、邠寧節度使馬璘戰敗之、四年春。遣御史稅商錢。免京兆今歲稅。京師地震、夏復震、冬。相鴻漸卒。初鴻漸出爲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崔旰據成都、鴻漸至蜀、使人先達意於旰、許萬全、旰卑辭重賂迎之、鴻漸至、接以溫恭、又數薦之朝、請以節制讓、又表其將、各爲州刺史、帝從之、已、自請入朝、盧貢獻、復知政事、及病甚、令僧剃髮、遺令爲塔以葬、吐蕃寇靈州、朔方軍留後常謙光敗之、冬十月大霧左僕射冕同平章事。尋卒。

元載以晃老病易制舉以相受命蹈舞仆地未幾卒廣桂州亂容管經略使王翃平之五年春內侍監魚朝恩誅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兼領夏湖南亂兵馬使臧玠殺團練使崔瓘彗星出五車出北方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自是歲間行錄開國贊臣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勣魏徵王珪後是歲西原蠻入寇六年春副元帥抱玉請解山南使事備隴坻從之嶺南亂經略使王翃討平之河北旱夏藍田西原地陷命毀錦及文紗吳綾為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毋得衣七年春江州江溢夏大雨雹大風拔木京師旱赦減膳徹樂秋盧龍亂殺節度使朱希彩副使泚自稱留後冬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十二月雨土長星出于參八年春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御史歲各舉刺史縣令一人秋吐蕃寇靈州汾陽王子儀敗之七級渠廢華州屯田給貧民嶺南亂循州刺史哥舒晃殺

節度使呂崇賁。冬。吐蕃寇涇邠。汾陽王子儀擊却之。子儀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戰宜祿，宿將不用命，敗績。涇原節度使馬璘戰潘原，為虜所隔。裨將段秀實發城中兵陳東原。吐蕃却，璘乃得還。子儀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勁聞天下，今敗績，何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使。子儀復使將兵趨朝那。虜欲掠汧隴。盬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反。引兵趣秦原，鳴鼓。虜聞之，返。瑊邀之隘，盡復其所以。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遁去。九年春。徐州亂。逐刺史梁乘。二月京師旱，至于秋七月雨。十年春。田承嗣反。陷相洛衛州。衛刺史薛雄死之。昭義軍亂。兵馬使裴志清殺節使薛崿，挾附田承嗣。封皇子十二人為王。河陽軍亂。殺三城使常休明。陝州軍亂。殺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亡走。夏。發諸道兵討田承嗣。四月甲申，大雨雹，大風拔木。甲寅，復雨雹。鳳震闕門。秋，吐蕃寇臨涇、隴州，帥抱玉敗之；涇，義寧帥璘敗之百里城。秋七月，杭州海溢。冬。十月朔，日蝕。

貴妃獨孤氏薨。追冊爲皇后。嶺南平。節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十

一年。春。赦承嗣。夏。汴宋軍亂。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叛、附田承嗣。秋。閏八

月、太白晝見、十二年。春。再赦田承嗣。承嗣者、祿山猾賊將也、旣專魏博六州之地、仍

爲安史父子同祠、名四聖祠、天子不能難、諷令毀去、而

加同平章事、降詔以示褒、又詔以永樂公主妻其子華

結之、而承嗣愈益恣、昭義將薛嵩卒、嵩子平年十二、將

士脅以爲帥、陽許諾、夜奉喪歸葬、嵩弟蕚主其軍、承嗣

誘其衆殺蕚、而引兵襲相洺衛陷之、詔諭止不聽、於是

盧龍朱滔、范陽李寶臣、平盧李正巳、以宿怨嫌其幷鄰

士、各上章請致討、天子乃下制、貶承嗣官、發諸道兵討

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帥薛兼訓攻其北、正

巳與淮西帥李忠臣攻其南、而承嗣將以磁州降、河南

諸將破田悅於陳留、諸道兵四合、承嗣懼、請束身歸命、

正巳寶臣前所遣使被囚者皆禮遣、而潛籍戶口甲兵

穀帛之數、與正巳曰、承嗣老矣、盡死無日、諸子皆不肖、

今獨爲公守、豈足煩大師乎、平盧士以成德軍賞獨厚

方怨、而承嗣復爲言啗之、正巳遂按兵不前、承嗣遣判

將攻磁州成德李寶臣屢進擊破之俘獻京師遣中使
馬承倩宣勞之遺百縑不慊詬詈擲道上兵馬使王武
俊說寶臣降者乃大恚曰公在軍又新立功而豎子
敢然況事平後乎異時召還闕釋兵一匹夫耳不如釋
承嗣爲已資而寶臣亦懈於是承嗣刻石爲文瘞范陽
日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而令望氣者言
范陽有王氣掘得之寶臣心內喜乃令客說之曰公與
朱滔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有公能捨承嗣之罪
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
符讖遂襲盧龍軍盧龍帥朱滔不虞有變走僅身免承
嗣乃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入燕矣石上讖
文吾戲爲之寶臣慚怒而罷於是諸軍皆圯李正已乃
上書爲承嗣請罪詔赦之令入朝竟不至而汴宋李靈
曜作亂承嗣復遣兵助之汴宋平乃復討承嗣承嗣又
表謝罪乃詔復官爵令不必
入朝而河北三鎭愈益橫 相元載以罪誅縉貶括州
刺史夏中書侍郎綰 楊 禮部侍郎袞 常 同平章事詔諫
官上封事毋限時六品以上官投匭者無勒副章秋七

月司徒平章事綰薨諡楊文簡秋河溢恒定趙三州地震冬無雪○是歲吐蕃寇岷州節度使張獻恭敗之、十三年。春回紇寇并州河東留後鮑防戰陽曲敗績代州刺史張光晟戰羊虎紇敗之夏吐蕃寇靈州留後常謙光敗之郴州山崩、十四年春田承嗣死。汴宋亂。將李希烈逐節度使李忠臣自稱留後、夏五月帝崩。年五十三葬元陵。諡睿文孝武皇帝、廟號代宗

帝聰明寬厚。喜慍不形於色。好學強記。通易象。從起靈武。以廣平王帥大帥復兩都。肅宗急欲得京師。與回紇約。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及克長安。葉護欲縱。廣平王下馬拜葉護於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而俘之。則東京人必為賊固守。願寬之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前取東京。卽

引兵營滻水東而逐行軍民見者皆泣下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王整師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迎呼萬歲天子聞太息自以爲不及也及玄宗徙西內肅宗病臥大內不朝以皇太子往來侍湯藥甞而進衣不解帶者數旬二宮藉以適中外大悅既即位顧善柔撫幾濡忍不能決蔽於讒以姑息養亂既誅李輔國閹元振以驃騎大將軍得幸專自恣忌汾陽王子儀功高任重爲譖構百端帝惑之子儀不自安請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臨淮王光弼在淮潁亦畏讒中內懼不敢朝左僕射晃以山陵使議嚴事忤元振貶施州帥來瑱自襄

陽召相以元振譖賜死而梁從義以鄧州反表理瑱則以爲留後。中外憤惋。始帝與汾陽王子儀帥師同憂患。已平兩都同功相好甚以讒故中不能自明懼讒且戚。乃裒肅宗時所賜手詔十餘通上之因自明帝大感報之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繼自今其勿有疑會吐蕃入寇破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河西隴右之地而元振專閉塞不以聞虜過邠寧乃大恐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副雍王适鎮咸陽以禦難時子儀閒廢之日久部曲離散獨從二十騎以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餘萬衆渡渭水並南山

而東奔子儀使人請濟師元振遏之不召見吐蕃渡便橋帝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官吏六軍盡逃散發使徵諸道兵入衛皆以元振居中無至者子儀聞之流涕董行營兵西還護京師道遇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刼豐王珙等出迎虜子儀叱之下獻忠下馬前跽曰今廟社無主令公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斥責之以兵執送行在以受誅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帝中國縱掠長安中相晉卿臥疾虜輿入省脅之晉卿閉口不言以竟免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南山而東謂判官王延昌曰六軍逃潰者在商州速往收可集也延昌

至商州諸將方繼掠聞汾陽王在乃大喜得四千人以來子儀泣諭以共雪國耻皆感激受約束帝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前詣陝宿衛子儀表曰臣請陝則京師不可復京師不可復則陝無繇而保是兩失之也臣出藍田則可收京師收京師則陝無事保而保是兩得之也。臣不收京師無以見陛下願聽臣於是子儀度吐蕃雖暴掩都城得之終不能久有之也遣羽林將長孫全緒。寶應軍使張知節出藍田爲前鋒至韓公堆晝擊鼓譟山張旗幟夜燃烈火以疑虜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師百萬今至矣吐蕃驚遂拔衆遁而王南自

稱京兆尹聚衆暴橫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千騎徐進遣使行召甫甫至責其亂命立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召入城京畿遂安自變生倉卒天下皆歸咎程元振元振素毀短子儀而子儀竟成收復功則大懼說帝都洛陽子儀疏諫曰雍州古稱天府襟帶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此秦漢之所以成帝業也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獨以六軍皆市井子竄虛名逃實賦盤結其中一就戰渙然無前鬬心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則是豈秦地之不可保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乘輿且都洛洛陽自大盜來

焚掠殆盡井邑如墟千里蕭條亭舍不烟其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何可都也昔衛為狄滅文公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而有之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豈當憂貧願斥素餐去冗食薄征役弘卹鰥隱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也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真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京師至渭橋子儀頓首請罪帝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於是削閹元振官封放歸田尋流溱州而閹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方吐蕃入京師時太常博士柳伉發憤上疏言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感恚願死王事今日之難是臣死之日

也將死之言庶裨萬一臣聞天生四夷皆習戰鬭然輕走而易北今大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曾不血刃直底城闕館穀旬月縱兵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陛下效一戰各擁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回紇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竭慮至使北狩汾浦西失秦川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警十月一日徵兵今四十餘日矣天下兵無一人至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僚志皆離叛陛下獨能以陝郡堅城長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之事較臣所言為虛耶實耶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臥不央大計也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今日之病皆因不練士卒疏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請即斬程元振之首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仍以神策兵合

馬、廻付漢官、日與賢臣坐議政理、然後降明詔削尊號、引過自責、誓與將相百僚、率德勵行、一月之內、天下兵馬、必雲集闕下、言如不効、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帝猶以元振有擁護功、詔削官爵、放歸田、元振衣婦人衣、入長安、規復用、爲京兆所獲、論死宥流溱州、

僕固懷恩者本鐵勒部酋也、以降唐、世金微都督、從汾陽王子儀戰河北、從臨淮王光弼戰常山、功最、巳從子儀赴靈武、從擊同羅、從敦煌王延寀使回紇請兵、與可汗結約、平兩京、及是復以回紇軍復東都河陽、誅史朝義、汾陽王子儀以其功大、請以副元帥讓之、副元帥者以皇太子爲元帥、而名實專總六師、方朝義敗時、賊將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帥抱玉、張志忠以恆趙深定易五州降于帥雲京、二節使入軍、嵩志忠

畢受代而懷恩恐賊平寵衰請分賊三降將帥河北為黨援於是二節使各表懷恩有異志宜為防懷恩受詔勞回紇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不犒師結中使駱奉僊白其必反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僊詔和解之懷恩憤怨上書自訟反書曰、臣罪有六、昔同羅作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罪一、男玢叛、陷[illegible]虜自歸、臣斬之以令衆、罪二、三女遠嫁絕域、為國家和親、三、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說諭回紇、使赴國難、六、臣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畏中官讒口、懼不敢前、臣奏奉僊罪、非不據實、而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遣、遠近疑阻、儻不納愚懇、終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亦豈能安國、帝使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泣訴冤、然以懼讒詐為解、竟不朝、而遣子瑒潛師襲太原不克圍榆次、瑒為其將焦暉白玉所殺、懷恩聞之、哭

人告其母，母曰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離，禍變將併，必及我，可如何。懷恩不能對，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騎渡河走雲州。方帝出居陝，刑尚書顏眞卿請奉命召懷恩使赴難，不許。及還都命之行，眞卿曰，陛下在陝時，臣往，以忠義責之使赴難，夫何敢不聽。今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謗之無辭，召之庸肯至乎。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將可無戰而定也。會李抱眞自汾陽逃身歸，帝召見，問河中動靜，對曰，懷恩反，然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以子儀鎭朔方，立定矣。於是詔子儀爲關內

河東副元帥節度河中召見諭之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勉爲朕行子儀頓首受命懷恩將士聞之相謂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軍斬將十四人杖三十人而定衆鼓舞讙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走雲州明年以回紇吐蕃衆十萬寇奉天京師震駭子儀朝召問計對曰虜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裨雖果悍然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因思歸之士誘與俱來耳其衆皆臣故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保爲陛下平之遂出鎮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吾地利速戰吾堅壁待之彼避

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既而夜出陳於乾陵南虜始以國家爲無備欲襲之見大軍驚愕不戰退攻邠州子儀巳前遣子晞將屯邠州賊攻不克巳遂遁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讓不敢受而上奏言昔安史據東都故諸道置節使制其衝今時務也今大盜殄平而所在聚兵耗百姓非便請罷之自河中始於是罷河中及耀德軍而子儀留京師明年春吐蕃遣使來請盟相元載涖盟子儀曰吐蕃必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守矣詔遣兵戍奉天既而吐蕃回紇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爲懷恩誘果分道寇邊子

儀使人入奏曰虜騎兵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出兵扼其衝於是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僊李日月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爲防命下諸道不以時出師淮西李忠臣得詔獨即日行或勸請擇日忠臣曰父母有急豈擇日後救耶時天子使佛方置百高座内出二寶輿奉仁王經音樂鹵簿百官從送資聖寺講之而虜猝至奉天始罷講命子儀將屯涇陽而天子自將屯苑中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團丁壯爲兵民大駭逃散百官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言

一日吐蕃攻犯郊畿車駕幸河中則何如公卿眙愕莫能
對有劉給事者出班抗言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
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
得無動而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百衝虜陳入之挾
虜將躍馬還士氣大奮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已
解去至邠州遇回紇合軍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防守
而不戰時懷恩於道暴病死而二虜爭長不相能分營
而居子儀覘知之使才將李光瓚等説回紇與俱擊吐
蕃回紇大師藥葛羅聞不信曰令公顧在此乎汝紿我
耳果在此儻可得見乎光瓚還以告子儀曰今衆寡不

敵難以力勝也吾昔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說之可無戰而下也賓佐交諫不聽請選鐵騎五百從爲衛亦不聽子晞叩馬諫曰戎狄豺狼不可信也大人國元帥柰何輕身爲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至誠與之言脫見聽則社稷之衛也不然亦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從數騎開壁出令人前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進諸酋長相顧曰果我父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今柰何負約深入我地棄前

功微後怨背恩德而財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等所爲我死我將士且人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公何言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寧忍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掠我郊甸驅馬牛雜畜行亘數百里此天所以賜汝也全師繼好破敵取資不可失矣藥葛羅口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當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子儀許諾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漸進子儀揮却之因呼酒與酋長共飲藥

葛羅請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舉酒酹地大呼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絶盃行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諸酋長相顧喜皆嘖嘖語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獨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定約吐蕃聞夜遁藥葛羅遣酋長入見帝而身率衆追吐蕃靈臺西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助之殺獲者萬計京師解嚴當是時虜再入寇賴子儀盛德塡之而社稷再安時子儀以懷恩驍將從懷恩入外夷不招之恐後爲國患詔回紇資遣舊將歸諸將皆詣鳳翔自歸巳回紇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請子儀以回紇有大功宜有以答其意又中國須馬臣請納一歲俸佐馬値巳復言靈武經危難百姓

凋弊戎落、安請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鎮之、而率
士卒田河中、自耕百畝、將卒以差受田、於是士不勸
而力耕、野無曠土、河中殷實、嗣恭屯涇原、拔荆棘、立軍
府、威令大行、相元載忌子儀、自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
四鎮兵屯邠寧、力不支、而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居
腹裏無事、請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若邊上荒殘、軍
實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而子儀徙鎮邠、則又
往鎮邠、子儀簡精兵自隨、使裨將將餘兵、分守河中、朔
方為國防、帝幸陝時、臨淮王光弼以畏讒遷延不入衛、
除東都留守、辭以就江淮糧運、不就徵、始光弼治軍嚴、
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
子儀同功、及是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愧
恨成疾卒、而子儀篤忠獨著矣、

當是時、程元振既放死、中人朝恩以危
幸陝功益親、相元載結中人刺帝意所屬、承旨探微、為
玄言逢之、帝大悅、信用、而載及相縉、鴻漸、皆佞佛、載為
帝言因果報應、以國祚幾危不傾、為佛力驗、繇是臣民

承風旨廢人事而奉佛祐朝恩目不知書旣貴乃頗引稍知文字者從學經爲文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之敢抗命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衮言古成均之任甚重當用名儒不當用宦者領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而朝恩故易視宰相遂執易升座講鼎六四譏切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勢傾朝野言無不從朝政有不關與者輒恚咄咄言天下事有不繇我者耶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將百人自衛帝頗內惡之元載知其可間也乘間請除之帝患其擁兵難制令潛爲方畧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於是載結朝恩腹心盡傾之以寒食宴貴近禁中寘

罷。縊殺之以尸歸其家出宣撫北軍將士曰爾等朕爪牙勿懼也而載遂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與王縉比而納賂恐奏事者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中書乃後奏刑尚書顔眞卿疏爭曰諸司長官皆達官言得專達於天子也諫官御史天子耳目之臣今論事使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無門籍人有急奏令所司與仗家立引奏防壅蔽如此李林甫爲相塞言者路下情不得上通卒成幸蜀之禍今踵行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而止天下之士鉗口結舌無復言者而陛下亦以爲天下無事可論

是林甫復起於今也。載怒，貶峽州別駕。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載陰事，帝置之客省，而少良洩之。載以聞，帝怒，以少良碁間君臣，付京兆杖死，而疑載愈深。已，載授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請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令部司無簡勘。帝猶從之，然益厭其所爲，以任政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戒切之。終不悛。會有告載、縉夜醮禱，圖不軌者，命后弟金吾大將軍湊窘收之。與吏尚書晏、御史大夫涵同鞫訊，皆伏罪。死。晏謂涵曰：故事，重刑三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請。涵從之。乃以逆法誅載，血貶縉括州。有司籍載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祈

帝與李泌步廡善。既即位。徵之衡山。至。賜金紫。爲作書院於蓬萊殿側。時過之。乃軍國大事皆與議。欲以爲相。辭。而元載忌惡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實不容卿。卿請少避所避之。俟除載報卿。卿速裝來。乃以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善待之。及載誅。召入執手曰。別八年矣。乃能誅此賊。不然幾不見卿。泌對曰。陛下獨含容太過。故自使至此。誠知其不善。亟去之。則懲大於小矣。帝憮惜久之。先是禮侍郎綰。清介敦素。爲古學。與濮尚書吏部品裁清允。爲元載所忌。爲上言太學常得天下名儒爲師表。宜莫如綰。遷國子祭酒。陽尋用實處以散地而天

下士衆信綰唯天子亦自知之也及載誅召相制下士相慶於朝御史中丞崔寬第舍宏麗即日毀撤京兆尹黎幹盛從騎馭汾陽王子儀在邠行營方宴客聞綰相減坐中聲樂五之四綰既相釐弊更化衆方翕然望其有爲相旬日而病無何薨帝驚悼謂群臣曰天不欲使朕致太平耶何奪吾楊綰之速也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少孤貧事母謹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爲右拾遺天寶亂脫身見天子遷中書舍人爲禮侍郎建言取士當先行義請罷孝廉方正科復古選舉語具學校志中及得輔以元載薄京官俸至不能日給奏請增以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爲威權外稅請刺史不得輒去州節使所辟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得舉奏不得擅追及停以免負多害治請罷省冗官以古兵出於農定上中下州置兵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曰官健給身糧醬菜者曰

團結差點土人得春夏歸農秋冬追集遣郎官御史分道巡覆之始天下兵與爲一切官品同而祿以倒爲差次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儉即大州刺史僅數十緡而止請定州縣官月廩使優狹相適復太平之舊會有疾詔令就中書省療治對延英殿許吏夜扶前未幾堯綰與常袞並相綰清儉天性而弘通多可袞頗務細碎求清聲及綰薨太常議謚文貞比部郎蘇端持異議實袞陰主之帝怒貶端巴州謚文簡綰素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遣之者清談竟日終不及榮利有欲干以私者聞其言內發愧自止經詣辭遁學家疑腹者一見能即請精云

初年史朝義誅河北平左拾遺獨孤及上疏言今師興不息十年矣天下生產空於杼軸筋力疲於僕億而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又剝貧人之膏髓以奉之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此大患所伏陛下獨不思以救之

乎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而邠涇鳳翔之兵既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警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此臣之所大惑也謂宜阨要害之地置屯禦而悉休其餘除踐疲亾之命蓋是時天下郡國何萬城無一城無兵者故及言如此而自肅宗末年平盧帥死使中使往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旌節高麗人李懷玉逐叔舊帥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即因授之而方鎮之廢立自軍士始於此其後河南北諸方鎮遂根據蟠結請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予朝廷完城增兵輒嘖起煩言謂天

子爲猜忌間之帝常爲罷役而諸鎮於境內築壘繕兵斂財賄無虛時以爲固當不暫息也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實不用朝命於蠻貊不異朱泚軍中有貓鼠同乳不害以爲瑞列上之實天徵表相袞率羣臣賀侍郎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帝問故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也以爲人去害雖微必錄今貓不能捕鼠而乳之則反常爲妖其應若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捍敵王法不懲大憝也云爾臣愚以爲宜申敕有司察貪吏申邊儆嚴將帥法官之選則貓能致工鼠不爲害而終已不能用帝性本寬仁弘人覆下雖頗惑讒間而遇勳賢大

臣甚恩恩逮於黎庶汾陽王子儀中子曖尚昇平公主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耳公主恚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毀服入待罪帝曰鄙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聞聽也臨淮王光弼遷延不朝帝恐嫌遂成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徵不至迎其母至長安厚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親禮之僕固懷恩反下詔撫其家言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君臣情義初無間然其歸自詣闕已懷恩子瑒爲其下

所殺傳首詣闕群臣入賀帝愀然曰朕言不孚人致懟臣顛越深用自愧何賀也懷恩反三年猶曲爲之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懷恩死輦其母至京師給待優厚卒禮葬之田承嗣叛載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固之帝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戶侍郎韓滉劾其不實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稼不損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行視稼大傷帝太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即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敕毀白渠支流碾磑禁分水令得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磑其中請待毋

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爲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蓋德厚如此。然輔國元振。朝恩以中人載以相承。嗣以藩鎭各自擅。獨熟視莫誰何。禁之爲讒間熖熖不塱也。後勢溢自斃。所譖者不必禍。而爲讒者卑受誅。故社稷幾危。亦因以不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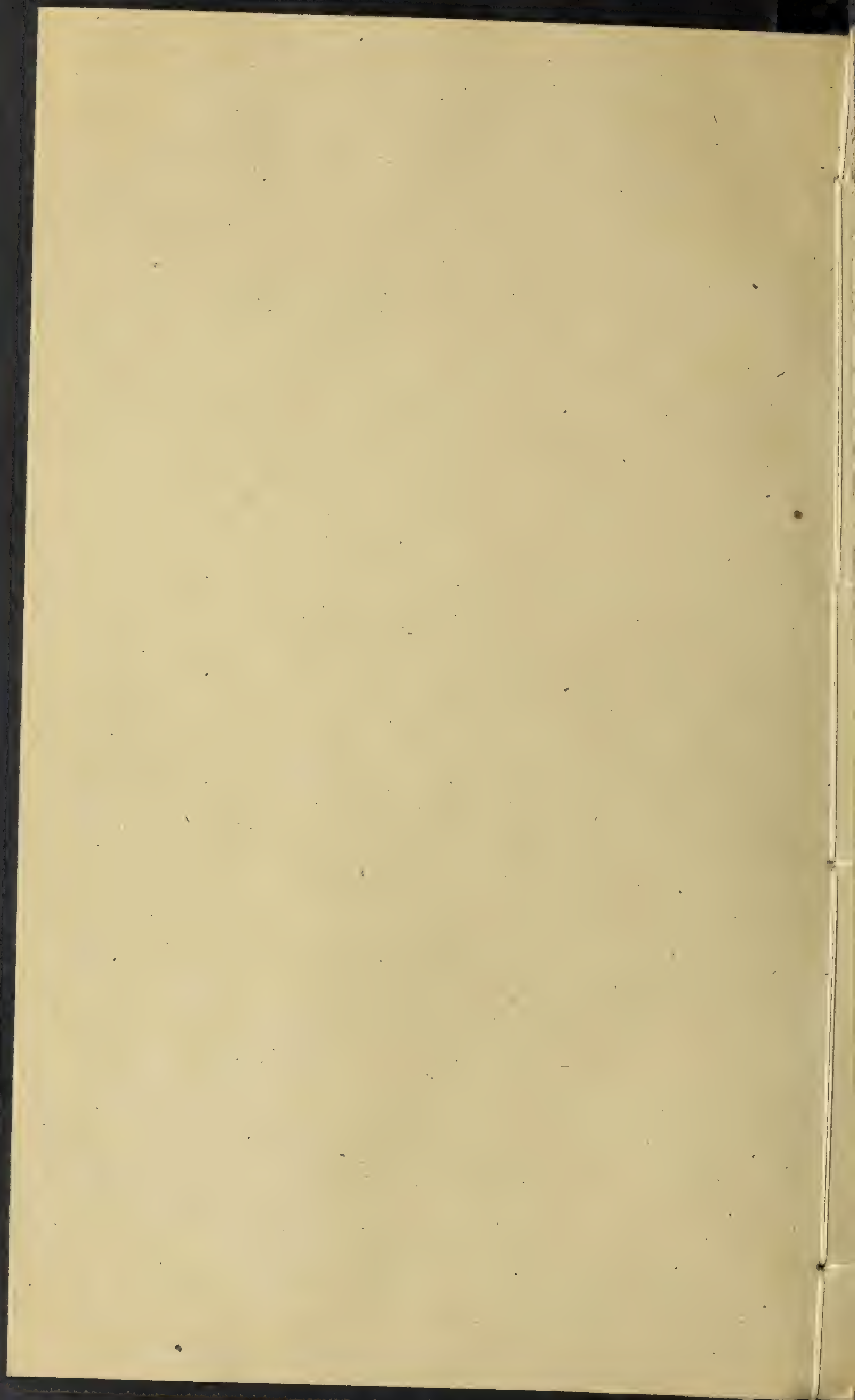
論曰。方天寶末。大盜起。倉卒天子奔蜀。宣帝起靈武。卒能以一旅。復宗廟。定兩都。方代宗拜葉護馬前。時華戎屬目。咸以爲眞華夷主也。得天人心矣。乃父子在御二十餘年。大閹奊相接。踵干紀。與幽州冦盜相始終。太阿大柄。人得尸之。則君道之御其臣下。信不易哉。臯謨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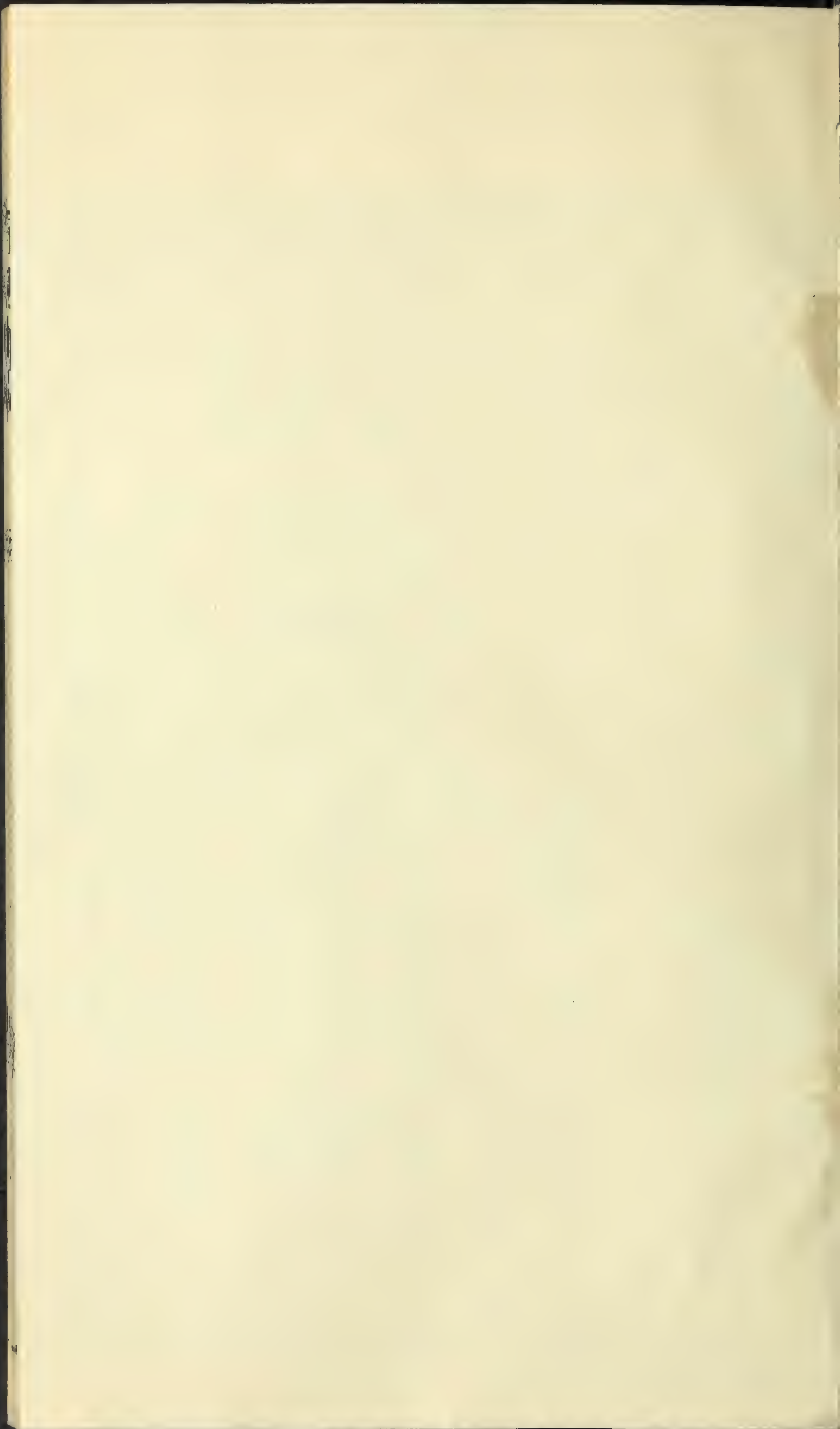
性術之變調劑之於德蓋寬栗柔立擾毅而後能用其中也。有以也耳。

酉史上編卷之三十八終



上廿六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九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德順帝紀

德宗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睿貞皇后沈氏。初封奉節郡王，徙魯王，又徙雍王，已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夏五月，卽位。門下侍郎祐甫、崔同平章事。相袁貶潮州刺史。尊汾陽王子儀爲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子儀性寛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爲尚父，所領河中尹、副元帥、諸使悉罷，以其裨將李懷光、常謙光、渾瑊等分領之。封皇弟二人、皇子五人爲王。舉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日二人更直待制。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方疾苦。秋七月朔，日蝕。召道州司馬炎、楊爲門下侍郎。

懷州刺史琳喬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帝在東宮博士張涉爲侍讀及即位召入爲翰林學士親重無比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琰器業而張涉與喬琳善稱其可大用以爲相琳粗率喜詼諧論議闊疎帝繇是疎涉尋坐贓放歸田冬十月琳罷立皇子誦爲皇太子十二月晦日蝕是歲吐蕃合南蠻分三道寇茂扶文黎雅等州建中元年春正月改元上尊號日聖神文武皇帝己巳朝太清宮庚午謁太廟辛未有事於郊丘赦進文武官階勳爵有差定兩稅法詔併省官定讓官法詔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歸有司浚陵陽渠遣黜陟使十有一人分行天下尚書僕射晏貶忠州刺史賜死夏四月地震中書侍郎崔祐甫卒築奉天城秋遷尊母沈氏曰皇太后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安史之亂帝生母沈陷賊中求不獲冬黃河滹沱易水溢○是歲韋

倫與吐蕃相至獻方物、二年春成德軍亂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命盧龍使朱滔討之、魏博田悅反命永平李勉爲節度都統及神策都虞候李晟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河陽李芃討之、中書侍郎炎楊門下侍郎杞盧同平章事振武軍亂殺節度使彭令芳、襄州梁崇義反詔淮寧李希烈討之、夏五月京師雨雹六月熒惑太白鬬東井、尚父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薨初子儀有臣復大功爲元振朝恩元載所忌惡讒搆百端而子儀忠誠一節不得行嘗有盜發子儀父冢吏捕不獲衆洶洶以爲魚朝恩所爲會入朝衆億其必且忿恨求釋憾也帝迎勞問之子儀流涕謝曰臣將兵久兵不戢發人家多矣今及此豈非天乎衆以大安朝恩邀遊章敬寺或聞之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將吏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家大臣彼無天子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爾兵多何爲獨從家僮數人往朝恩怪問故子儀以所聞告笑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望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鎭跋扈凡所求

朝廷類委曲以從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不可行也而置之諸君可賀又何怪焉聞者皆服法軍中走馬有禁南陽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儀叱遣去明日語僚佐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功蓋天下爵異姓王位元宰歲入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名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皆王公常頤指奔走於前家人亦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三十年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再拜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嗚呼可謂大臣矣

葬汾陽忠武王秋中書侍郎鎰張同平章事平盧軍亂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梁崇義誅淮寧李希烈攻襄陽斬崇義傳首京師相炎貶崖州司馬賜死三年春李惟岳誅成德王武俊斬之給復易定深趙恒冀六州三

年、夏括富商錢增稅錢田悅朱滔王武俊各合從稱王叛。命朔方使李懷光督諸道討之、召朱泚入朝。罷兵加實封、中書侍郎平章事鎰出鎮鳳翔。六月京師地震自五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冬中書侍郎播關同平章事李希烈反稱王。四年春正月遣太子太師顏眞卿如希烈軍。夏四月甲子京師地震生黃白毛長尺餘丙子大震人死者十三四五月辛巳復地震黃河清滑州馬生角、稅屋間架錢及除陌錢。秋八月有星隕于京師九月龍見汝州、冬涇原軍反京師帝出居奉天泚入涇原軍以叛司農卿段秀實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死之希烈陷襄城兵馬使高翼死之、吏尚書復蕭刑侍郎從一劉諫議大夫公輔姜並同平章事賊攻圍奉天都虞候瑊禦之戰疾力左龍

武將軍呂希倩將軍高重傑死之鳳翔軍亂鳳翔將楚琳殺使相謚商州軍亂殺刺史、劍南亂兵馬使張朏逐節度使延賞尋伏誅朔方帥李懷光勤王軍醴泉神策帥李晟勤王軍渭橋奉天圍解杷貶新州司馬興元元年帝五年、春正月帝在奉天改元赦去尊號、復希烈、悅、武俊、納官爵、赴奉天收京將士、有罪減三等、子孫減二等、在行營者、賜勳五轉、賜文武官階勳爵、罷間架竹木茶漆稅、及除陌錢、給復奉天五年、京城十年、分命朝臣詣諸道宣諭、播罷兵部侍郎翰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農卿段秀實贈太尉謚忠烈李懷光反帝幸梁州簡較左僕射臧同平章事行營副元帥涇州亂牙將田希鑒殺帥馮清河、稱留後、夏相公輔罷爲左庶子延賞同平章事神策節使晟爲京畿渭北商

華兵馬副元帥同平章事昭義使抱眞成德使武俊破朱滔武亭滔走幽州副元帥晟復京師泚令言走死以梁州爲興元府給復一年河南復二年免鳳翔今歲稅秋八月太子太師眞卿死希烈軍帝至自梁州晟封西平郡王燧北平郡王瑊咸寧郡王螟蝗冬涇州平旱饑相復罷貞元元年帝六年春正月赦改元河南北饑夏江陵度支院火燒租賦錢穀百餘萬關中饑民蒸蝗蟲食中書侍郎延賞同平章事秋河中平懷光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相從一卒延賞罷冬詔延英視事日常參官七人引對二年春正月罷元會減膳減宮人月糧米減飛龍馬半料賑貧民出臺郎御史爲畿赤縣令、散騎常侍滋劉給事中造崔中書舍人暎齊並同

平章事翰罷夏希烈屠死淮西平希烈將陳僊奇酖希烈屠其家以淮西來
歸詔給復二年秋淮西亂吳少誠殺僊奇以爲畱吐蕃
四月雨土饑、後刺蔡州八月雨雹、
寇涇隴邠寧京師戒嚴西平王晟遣將擊吐蕃汧陽敗
之援權沙堡吐蕃退冬十一月立皇后王氏是日崩諡昭
德、吐蕃陷鹽夏銀州鎮海節度使滉同平章事相造罷
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
之四夔造爲建州刺史朱泚亂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
以舅源休佐泚逆請罪詔慰勉擢給事中以敢言得相
同列讓事焉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
水陸度支轉運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
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贊判兵部勉判刑部滋判吏禮
部造自判戶工部職諸使職行已久造
改法事多不集以失職憂懼不視事罷三年春右僕射
延賞兵侍郎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滋罷滉卒滉在浙辟僚佐

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謂之滉考其一無所能然與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在鎮最忠順轉運江南貢賦數會闕乏絕及入朝在位性苛暴爲帝所寵任言無不從百官救過不贍他相充位而已滉前相休于也映貶夔州刺史。映在諸相中稱敢言帝不悅延賞與映隙因言映非宰相器故貶副元帥燧以吐蕃使來請盟西平王晟罷元帥爲太尉夏侍中瑊爲會盟使往會盟吐蕃劫盟燧罷副元帥。東都河南江陵汴揚州大水漂廬舍閏五月壬戌日有黑氣自辰及申柱失墜于盧危太白晝見四十餘日八月朔日蝕中書侍郎泌李同平章事秋部國長公主坐姦蠱幽禁中流李昪嶺南前相復坐安置饒州冬二妖僧作亂伏誅。京師東都河東地震鳥巢落是歲吐蕃掠汧陽邠涇隴等州四年春刺史增戶墾田者加階。正月含元殿階欄檻壞三十餘間壓死衛士十餘人

京師地震。辛亥震。壬子又震。丁卯戊辰庚午又大震。癸酉復震。金房二州地震。江溢山裂。二月太僕郊牛生犢

六足。豕生子兩首四足。夏四月河南淮海地生毛。福建軍亂。逐觀察使吳詵。郝誠溢稱留後。月犯

歲星。封皇子皇弟七人為王。秋寧州軍亂。邠寧都虞候楊朝晟定之。白陝

州至河陰荊河水色如墨。五年春。正月朔日蝕。門下侍郎晉。董中書侍郎

參。竇同平章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泌請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

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祭勾芒祈年。從之。相鄴侯泌薨。冬。復嶲州。六年夏。受

朝紫宸殿。以五月一陰生。君臣多子必面。故後為常。冬十一月郊。赦。是歲吐蕃陷北

庭都護府。七年。春二月。關輔牛疫。遣使以兩稅錢買牛散給。○詔神策六軍將士與扈蹕勞苦自相訟軍

司推劾。與百州訟府縣推劾。皆毋詈辱。小事移牒。大事奏處分。○是歲吐蕃寇靈州。回鶻敗之。來獻俘。八

年。春。京師雨土。夏。參貶郴州別駕。兵部侍郎憬。趙中書侍郎

贄。陸同平章事。大風發太廟屋、秋。大水。河南北山南江淮四十餘州、溺死三萬、詔
遣使賑之絕。賜米三十萬石、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冬十
一月朔日蝕、九年春。初稅茶。從鹽鐵使張滂請、夏。關隴河中地震聲如雷地裂水涌、左
僕射耽。賈尚書左丞邁、盧同平章事。相晉罷中書令西
平王晟薨葬李忠武王。贈太師、廢朝五日、罷九日宴、冬十一月。郊赦。
宣武軍亂。逐節度使劉士寧、○是歲韋皋破吐蕃峨和城定兼城逼鶴軍凡平堡五十餘加皋簡較
僕射十年春。黃霧四塞、日無光、夏地震太白晝見、秋。汴州軍亂。冬。相贄罷政
事。爲太子賓客。是歲南詔破吐蕃來獻捷、十一年夏。貶前相贄忠州
別駕。秋。北平王燧薨葬馬莊武王。冬。橫武軍亂。逐節度使程懷
直、十二年春。渾瑊王武俊加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帯

皐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簡較官。悅其意。秋。宣武軍亂。節度使董晉定之。八月朔日蝕。相憬卒。裴延齡死。冬。右諫議大夫損。崔給事中宗儒。趙同平章事。是歲吐蕃寇嶲州、刺史曹高仕敗之。十三年夏。旱。錄囚徒。義寧軍亂。殺其將常楚客。秋。浚湖渠魚藻池。修昆明池。修石炭賀蘭兩堰。京師地震。相邁以疾免。邁友愛恭儉、振薄俗、稱賢。及相、大政決於相贄憬、謹身中立而已。十四年夏。旱。出太倉粟賑貸。五月始雷、閏月星隕于西北、秋。相宗儒罷門下侍郎損中書侍郎餘慶。鄭同平章事。十五年春。宣武兵亂。節使董晉卒、士卒殺留後陸長源、劉逸準爲節度尋死軍中、恩劉玄佐立其甥韓弘爲節度使、郴州藍山崩、吳少誠反。陷唐州。守將張嘉瑜死士、部削少誠官爵、發諸道軍進討、師潰、冬。咸寧王瑊卒。葬渾忠武王。瑊姓諱[illegible]

伍窮將相無矜色每貢物必躬閱視每受賜如親受十上前每奏事不從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以功名終

六年。春恒冀定許河陽四鎮師討蔡州賊績鹽夏帥韓全義爲招討使及吳少誠戰廣利戰五樓敗績。韋皐克吐蕃末恭城顛城相餘慶貶郴州司馬。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善頔奏事多勸從之帝以爲朋比故敗中書侍郎抗。齊同平章事冬赦少誠復官爵罷師。京師饑

十七年。春二月丁酉大雨雹己亥霜戊甫大雨雹震電庚戌雨而雨雹夏寧州軍亂。殺刺史劉南金五月朔日食秋七月隕霜殺菽吐蕃陷麟州刺史郭鋒死之冬劍南節使皐進中書令。爵南康王。皐擊吐蕃克木波城

十八年。無事

十九年。春遷獻懿二祖德明興聖廟。淮南節使佑。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相抗罷。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冬損甍。中書侍郎高郢。門下侍郎珣瑜。鄭同平章事。

二十年。春二月。大雨電秋皇

太子有疾七月大雨雹冬雨木氷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年六十四皇

太子即位是爲順宗尚書左丞執誼韋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赦敗元永貞百歲版授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佐婦人縣君罷宮市罷鹽

鐵使月進放後宮三百人立皇子廣陵王純爲皇太子

夏封皇弟二人皇子十九人爲王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勳兩

轉秋七月命太子監國門下侍郎黃裳杜中書侍郎滋

袁同平章事栢珣瑜郢罷帝傳位於皇太子自稱太上

皇誥冊良娣王爲太上皇后降死罪以下罷裴延齡所置別

庫冬葬崇陵謚神武聖文皇帝廟號德宗尚書左丞餘慶鄭中書侍

郎絪鄭同平章事德宗在亮陰聽動遵禮法日厲精於

萬幾中書舍人祐甫故守正與相袞有郤議喪禮袞劾祐甫率情變禮貶刺潮州帝以爲巳重改河南少尹先是宰相更直日掌事非大詔令休沐還第者聽直者署名上上祐甫劾時郭子儀朱泚俱休沐袞如故事代署明日子儀泚入言祐甫賢宜貸帝曰卿向署章今云爾何也二人謝無有帝大怒以袞爲罔上是日群臣苴絰立月華門詔兩換班而祐甫得相袞左還河南少尹百僚震悚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鷂罷劍南貢生春酒山南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廟獻者罷邕府歲貢奴婢罷梨園樂工減乘輿服玩錦綺放五坊鷹犬出宮女

數百人禁剏置寺觀度僧尼罷榷酤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諸德意如此先是代宗優宦者宦者使四方還問所得多少多輒喜或頗少輒以爲輕命使嫌之於是中使所至公求重載而歸及是寺人邵光超使淮西軍受所遺縑僕馬杖而流之兵侍郎黎幹與寺人劉忠翼比而蠹政隱賊竝長流賜死於是中禁肅然先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多連歲不遣置客省處之即上書言事報未下者亦寘其中省常數百人費度支廩給詔悉疏理事竟者遣當叙者授官拘留者出之省歲廩萬九千斛天寶中貴戚第舍極侈弘麗然垣屋高下猶有度後

法盆墮。宦官將相治宅舍各窮其力而止無限度。詔毀
析元載馬璘劉忠翼宅懲之。肅宗好禨祥巫祝。王璵黎
幹皆以術數幸。及是皆屏黜山陵遵古制。七月葬事集
發引不擇日。及發。帝見轀輬車不當馳道中行。問之。對
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帝哭曰。安有枉靈輀側行謀身
利者乎。命當道中行。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
四時上其數。比部以時覆其出入。第五琦判度支。奏盡
貯大盈內庫。便取給。宦官掌之。天子悅焉。而天下公賦。
爲人君私藏。宦官得蟠結蠹食其中。及是相炎頓首帝
前曰。財賦國大本。生民之命。天下安危輕重所繫也。周

漢皆重臣掌其事。然且或耗亂。今獨使中人莞之。大臣不得知。爲耗蠹何極。請出歸有司。度宮中歲用數上供辛甚。帝卽日詔如炎言。自兵興。米軍國徵賦百出。名目繁。民不能辨知。吏緣爲奸。賦無凖。炎定括建中元年軍國徵賦百日。爲夏秋兩稅。取於民有制。而詔兩稅外科率一錢者。以枉法論。自兵興來。方鎮重任。必兼臺省官其僚佐必帶臺省銜。詔聽讓常參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表讓一人代。外官委長吏附讓表進。下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而併省冗官。先是。官以賞戰功故大柔已更。元載非賄謝不得官。常袞當國。一切杜絕。

而無所甄異及祐甫相薦舉惟其人未踰年除吏至八百員或有言祐甫所擬官多私親故者帝問有諸對曰有之陛下過聽令臣得進擬庶官夫官人必悉其才行非親非故何繇具知如具不知何從得實竊以爲不當問親故若否獨當問才行宜稱否耳帝曰善神策軍使王駕鶴典宿衛兵久權震中外帝欲代恐變生祐甫密署白志貞代將而召駕鶴至省中語移時則志貞已入宿衛領軍矣淄青李正巳聞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觀朝廷俯仰帝欲受恐見欺郤之則無辭問祐甫祐甫曰正巳詭詐然以善意表獻而郤之無名不如因遣使勞

其軍以所獻鄆賜之。若正已奉詔書頒賚，鄆恩洽淄青。鄆不用命，是朝廷爲德而彼自尸怨也。軍且亂，且是使諸藩知朝廷不重貨賄重爲德也。帝如其言，正巳大慙服。祐甫京兆博陵人世以禮法爲閭家父沔有至行自有傳、時崔寧在蜀十餘年。寧及入朝。而吐蕃南詔大入寇，帝憂之，趣歸鎮。相炎言於帝曰：蜀地饒，寧據之而貢賦不至，與無蜀同。今遣之無功，則蜀地敗；有功，則不可復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復得也。必留寧無遣，而發神策都將李晟將范陽戍兵及禁旅討之，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必不敢動。然後改授他帥，使千里沃壤還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

乃留寧遣晟將而定先是吐蕃數遣使求和親而盜邊不已。留其使酏其俘嶺表。及是命大常少卿韋倫將其使若俘五百賜襲衣遣歸懷來之虜使歸入境讙呼稱新天子威德吐蕃大悅除道迎發使從倫來奉貢獻賻贈請盟既而蜀帥言吐蕃豺狼所俘獲不可歸帝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柔之擊以示威柔以示恩豈顧偏廢哉命悉歸復遣倫使吐蕃涖盟倫請帝自爲載書示信相炎持以爲非敵命宰臣與副元帥子儀爲載書以下至德來國家多事宗室郡縣主多失時不嫁有華髮者帝聞之惻然命悉出嫁所齎物皆經心目而後遣先

是主下嫁舅姑拜婦不答拜命禮官定公主拜舅姑儀
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曾從父妹卒命停婚有司奏供
張已備帝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澤州上慶雲圖帝曰
朕以時和歲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卿雲靈芝
珍禽異木於國家何益繼自今有之毋以聞外國貢馴
象帝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朕安用之命縱之荊山之
陽并諸豹貍鬬雞獵狗之類放之邕州奏坑有金可采
利國也帝曰金坑誠利然利國而勤民將焉用之聽民
采無禁內莊宅官租萬四千餘斛詔分給在所充軍興
前諸州節度觀察使於揚州置迴易所罷之詔天下寃

滯。聽詣三司使陳理以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事辭。不見理聽撾登聞鼓大曆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史得專之重以元載王縉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贓吏者二十年。宣歙觀察使薛邕徵人為左丞去州日。盜隱官物以巨萬侍御史員寓發之。貶連山尉。而州縣始畏法蓋自祐甫得政以道德廣上意而朝廷綱紀秩然。中外大悅。方鎮聞新政皆惕息淄青將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會祐甫薨於位。相炎獨任政。而專復恩讐。僕射劉晏領度支有勞能而典利權久衆疾之爲流言謂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炎故與晏郤因言晏與黎幹劉忠翼謀立妃子韓王迥帝意疑信之祐甫以

爲其曖昧不可詰。冕更大赦，事得已。炎乃建言：尚書政本，比置諸使奪其權，宜復舊。於是詔天下錢穀歸金倉部，而罷晏轉運度支使。尋謫忠州。會荊南使庾準希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怨望。帝遣中使縊殺之。淄青使李正已上書請晏罪。炎懼，遣腹心潛請力鎮，言帝以內宿恨誅晏也。語聞，帝大怨炎。

盧杞者，姦人也。貌陋色如藍，有口，險賊深急。帝悅之，擢爲相。媢賢能特甚，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寘之死。知帝意疑多忌，因設疑以離阻群臣，而勸帝以嚴刑御之。用帝患帝甚信倚。梁崇義反，詔淮寧李希烈討之，雨久未進師。帝怪之，問杞。杞度帝惡炎，前造膝對曰：希烈故與炎郤，今遷延以炎在位故也。不若暫免炎，使希烈赴功，必用炎。事平，復召未晚也。帝曰：善。罷炎。炎有宅在東都，賣以

為官廨杞諷臺官劾之命炎所惡御史大夫嚴郢往覆
視稱受直過適下大理議法正田晉以爲當奪官杞怒
貶晉官下他吏他吏以監主自盜當絞上初蕭嵩有家
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地非神靈所棲命徙之炎家立
廟直其地杞密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
志取建廟帝發怒貶崖州司馬如吏議遣使縊殺之於
是帝益疑大臣不足仗輕用三尺矣先是杞父中丞奕
死東都之難祿山使賊黨齎奕及死事者首狥河北至
平原平原守顏眞卿執其使腰斬之取三人首續以蒲
身棺斂焉爲祭哭受弔及是爲杞所媢惡眞卿貲責之

曰先中丞傳首平原眞卿不敢以衣拭血舌舐之公忍相摧壓乎杞矍然下拜而銜轉刺骨李希烈反帝問杞杞對曰希烈不反獨爲人所迫而誤誠得儒雅重臣陳禍福可不勞師而定帝問其人對曰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義正直爲海內嚮信眞其人也帝以爲然遣眞卿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而眞卿竟遣竟死難僕射揆相宜帝帝所稱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者也杞惡欲間之吐蕃請盟令充會盟使行揆辭曰遠行不敢辭第臣年則既耄矣儻即死道路將不能達詔命帝爲惻然杞曰和戎事非老成練達者

不任且撥行即自今少於撥者不敢復辭難矣竟遣撥卒遒死鳳州相張鎰忠直爲帝所倚重杞忌之會鳳翔帥缺即謬曰鳳翔將較皆高班非宰相無以塡撫臣請行帝俛首未言即叩曰陛下少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服惟裁可者帝乃顧鎰曰無以踰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拜受命後竟死鳳翔於是帝卜相杞以關播謹默可制也薦爲相以裴延齡刻深善言利以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播進對時欲有言杞目攝之出譙之曰以足下端愨少言故相引至此曩柰何欲發口論事相負耶播自是不敢復言而大權盡歸杞矣初汾陽王子儀老病每見

客姬妾不離侍杞往問疾悉屏之所親問故子儀曰杞陰賊而貌陋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噍類矣蓋蚤見如此

先是涇州倅劉文喜作亂詔討之不下徵發騷然廷臣請罷兵帝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覲國海賓私於帝曰文喜今所求者節陛下與之文喜必怠乃臣可以申王誅矣帝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減御膳佐軍而文喜果誅而帝益强明自任輕用兵時河北三鎮李惟岳李正巳田悅旅起拒朝命而襄陽梁崇義與潛通帝銳意削平詔河東節度使馬燧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盧龍帥朱滔討惟岳淮西帥李希烈討襄陽巳滔破

惟岳燧敗悅希烈誅崇義河南北畧定而帝易置諸節帥頗失當諸節帥皆少望於是田悅遣使說滔武俊與連兵而禍復暴起詔諸軍合討而希烈又反自稱天下兵馬都元帥禍益張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梁楚北至太原無慮皆稱亂自乾元中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帝遣中使郎軍中察軍心所衆向者授節鉞於是平盧卒殺玄志子立侯希逸而節度使繇軍士廢立自此始大曆初安史破滅分河北諸州畀賊降將以魏博德滄瀛畀田承嗣爲天雄軍恒定易趙深畀李寶臣名成德軍李寶臣者賊將張忠志也降賜今姓名李懷仙殺史朝義首其首以降即授幽莫嬀檀平薊爲盧龍軍此所謂河北三鎭者也已希逸好畋遊建塔廟㕡兵馬使李懷玉奪其軍而夜遊畋不及上衆奉懷玉逐希逸詔即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巳於是諸鎭收安史餘黨舉所隸丁口壯健者皆籍爲兵老弱耕稼其驍健者爲牙兵完城浚濠署將吏自擅

不供貢賦與昭義薛嵩山南東道梁崇義等結婚姻相要約朝廷不能制大曆三年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李懷仙稱留後而虐為將吏所殺泚留後得節鉞入朝弟滔有其軍李曜靈之亂諸道攻討所得地聽各自為有淄青李正巳因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凡十二州徙治鄆擁衆十萬而平盧軍號最強天雄田承嗣據魏博七州成德李寶臣據恒易七州各擁衆五萬其又南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衆三萬並根據蟠結交承嗣死弟子悅為留後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疾悅軍強牒令七萬人罷四萬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之曰汝曹在軍中久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罷遣將何以自存衆大哭悅乃出家財廩之使各還伍於是士皆德悅而怨朝廷其後李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皆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稱兵不入朝耳而兵馬使王武俊驍勇有知計獨得全寶臣死子惟岳匿喪請據襲帝初即位憤方鎮旅拒不許乃發喪稱留後令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諸藩屢為請又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帝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聚衆耳曩因所欲

命之冀興巳亂而亂滋則興之非巳亂適長亂也竟不許命盧龍帥朱滔討之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母弟也故爲賓臣所忌稱疾杜門惟岳欲擅命谷從政往見之曰今天子英武念不欲諸侯擅土地遺子孫今首違詔天子必致討大將必有乘危伺便取爾以爲功者兒先相公所殺將以百數其子弟積怨蓄怨欲以其間復仇可勝計乎又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天子以爲將其孰能當之田悅兒儈孰愈承嗣爾生長紈袴更事之日淺豈足旅拒哉不若辭謝將佐身入朝乞留宿衛天子嘉爾忠且不失榮祿矣惟岳不納恨之從政飲藥卒會劉晏以結藩鎮賜死而涇州將劉文喜以作亂誅於是悅正巳崇義等各遣使謀阻兵魏博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當謹事朝廷奈何無故爲叛臣今兵興來逆亂者誰適保家族乎必欲行爾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以憂卒於是悅欲阻山爲境以邢磁在兗如兩眼在腹中必取之乃舉兵寇邢洛邢州刺史李洪臨洛將張伾守不下累月攻益急士多死傷糧乏救未至伾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謂之曰將士戰良苦家無貲可與公等共獨此女未嫁願出賣爲將士一日之供衆皆哭誓效死報昭義帥

抱眞告急乃詔河東帥馬燧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與抱眞晟合軍救之燧軍出壺口未度險乃陽移書爲好語抵悅悅以燧爲畏已不設備軍旣出邯鄲即斬悅使擊破其支軍悅使其將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柵以禦燧燧及抱眞晟進營二柵間東柵遁進營狗明山悅計以爲朝光柵堅甚衆萬餘人燧未易以猝下也即攻之所殺傷必多吾已得臨洛矣臨洛拔而饗士會戰可勝也乃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而自將趨臨洛燧令大將李自良者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兵得還者斬乃進攻朝光柵推火車焚之自晨訖晡而拔斬朝光居五日進軍赴臨洛張伾亟出城守兵合擊之士憤激無不一當百大破悅悅遁去而邢圍始解燧誓師必力戰戰勝請以家財爲士賞比勝悉家財頒之當是時平盧李正已卒子納自領軍請後不獲命矣於是納惟岳合兵萬三千人以救悅悅裒散兵二萬人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禦師燧潛以鐵鎖連車數百乘絕中流囊土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堅不戰欲老師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造三橋日逾洹水挑戰悅不出於是燧令諸軍夜

半起會食並洹過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爲陳以待戰而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勑之曰邏吾軍畢發止鼓角束火蓐潛伏洹水旁伺悅軍渡則焚橋悅聞燧營宵鼓角謂明復挑戰也益閉壘不虞魏軍行數十里乃聞之乃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躡其後乘風縱火鼓譟前燧令士無動環其軍百步除草莽爲埸結陣以待戰火至軍所而止悅氣衰燧縱擊大敗之神策昭義河陽軍合擊又破之悅軍還走橋橋已焚赴水死者不可計俘斬數萬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納奔還濮而大困是役也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師故攻其所必救而敗當是時魏幾拔方惟岳反時成德判官邵眞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靑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庶節鉞可得也惟岳然之使草奏長史畢華以爲與二道結好而背之速禍惟岳又從之而盧龍帥朱滔奉命討惟岳度易守將張孝忠重然諾可下也遣使說孝忠舉易州自歸孝忠聽之詔以爲成德節度使惟岳遣兵守束鹿滔孝忠攻拔之邵眞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奏然後身入朝以待命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曰尚書舉兵爲大夫求旌節耳今信邵眞之言表罪尚書以自雪尚書何

負於大夫哉必斬邵眞不然者絕矣惟岳懼斬邵眞發兵圍束鹿王武俊爲惟岳左右所搆而貳使爲前鋒武俊念破滔則惟岳軍大振歸必殺已戰不力而敗惟岳益疑之使武俊擊趙留其子士眞宿府中爲質武俊謂將士曰今脫虎口矣當北歸張尚書衛常寧曰大夫睹務終必爲朱滔所禽今倒戈取之反掌耳武俊曰善遂還兵襲惟岳士眞啓之衆莫敢動所惟岳傳首京師李洧者李納之從父兄也爲納守徐州以徐州自歸納遣將王溫會魏博攻之洧告急詔朔方大將唐朝臣與宣武帥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李澄共救之朔方軍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以乞子嗤詬之朝臣因以激士怒使之且曰都統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爭奮青魏兵大潰斬首八千盡得其輜重旗服以託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而李納日蹙當是時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武俊日知爲恒冀深趙團練使而以德棣隸朱滔已滔請深州不得而望武俊以不得節鉞又失趙定亦望復詔武俊以糧三千石給幽州以馬五百匹給河東愈益望田悅遣間使說滔曰上志欲清河朔不令藩鎮寄承襲魏亡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

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許諾遣人說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論功哉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憤悒者今聞又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使馬僕射及司徒共相屠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効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永無患矣武俊亦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許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取溫飽則何如皆不應三問之應曰幽州人自安史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不願有他滔默然而罷已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士乃復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詰旦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復違勅而南乎滔大懼使蔡雄謂士卒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其絲纊寬汝曹賦率而國家無信今南行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然不如且奉詔歸鎮滔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二百人悉斬之復引而南衆莫敢前郤當是時幽冀實首禍而士憤發其所不從亂如此蓋天性也滔遣人說張孝忠使從亂孝忠曰始司徒遣人語孝忠言惟岳負國恩為逆昴孝忠歸國為忠臣孝

忠性亶奉司徒之教爲忠矣今何得又助逆也且武俊翻覆不可信願司徒慎之於是孝忠與滔絕日完城厲兵居强寇之間莫之能屈初武俊遣判官孟華入見帝悅之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歸諭旨而武俊已反則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但盡忠豈憂官爵哉何同逆也武俊怒奪其官華嘔血卒遂連兵救魏李懷光馬燧等師覆于愜山於是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而共推滔爲盟主巳天子詔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以大軍致討滔等度不敵則遣使詣許勸希烈稱帝以免難於是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發兵反與四鎮連兵

舊制諸道軍出境則給仰度支帝欲得士心勑出境加酒肉本道給其家日支一人當兼三人之給故諸道雖不前各進軍出境以徼利而常賦不能供於是增諸道稅錢括富商錢又括僦櫃質錢巳又稅間架除陌錢而中外大困富商貲萬緡以上其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之一封櫃窖盡取之有縊死者曰僦櫃質

錢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五百匿一間
者杖六十日間架錢公私給與貿易緡輸官錢五十他
物貿易約錢爲率取之隱錢百者杖六十別責
賞告者錢日除陌錢皆度支趙贊所畫法也翰林學
士陸贄疏諫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
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且有
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負者獨四五凶人而
已尚恐其中或旁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
止亦非必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也況其餘衆蓋係脅從
苟卻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

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且夫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税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海內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日益蕃滋無期人擾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夫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陛下忿茲昏迷整旅肆伐海內震疊不敢寧居非所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愼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已耳而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

關中以資外倒持之埶今又似焉太宗文皇帝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衛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先皇帝還自陜州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

以控扼虜此四軍者皆聲執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
戍兵每歲乘秋防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過其奔衝京師
戒嚴比比而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宿衛
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爲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
犯亭障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
除之則可致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
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亂者朱滔李希烈是
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而
希烈叛惟岳戮而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去其三
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自叛矣而他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執任事之濟否在人執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維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無以籍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撤環衛虚内廏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弃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復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御之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

夏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適方無適而可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汾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永固矣帝不能用及是詔發涇原卒討希烈過京師作亂天子出居奉天泚據長安僭號犯奉天以金吾大將軍渾瑊力守禦而完以朔方節帥李懷光神策節帥李晟師勤王而解當是時國幾殆涇原兵者本安西北庭四鎮行營兵也初從安西帥李嗣業入勤王嗣業戰死又從白孝德赴難屯邠州代宗末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四鎮兵屯邠不能有禁禦徙屯涇涇使朔方軍屯邠寧已而又言州無險要可扼原州有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其西乃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今故壘尚在築之可二旬而畢宜

徙屯原州而移鄜坊軍鎮涇會載得罪事得寢建中初楊炎自用其策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爲邊尚虛士數遷易動不宜興事召釁炎怒其沮格召爲司農卿罷其兵下詔城原州命李懷光代將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四鎮士久羈旅而數遷乃憤憤怒相與言曰吾屬始居邠州營耕桑甫有生者之安徙屯涇今於涇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御衆嚴皆怨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據涇不受命求段秀實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光誅文喜而原州不果城已泚兄滔反遣諜以蠟書走鳳翔邀泚與同難馬燧獲其諜以聞泚未知也帝驛召示之泚皇恐請死帝曰相去數千里卿何得知釋不問而罷帥留京師厚賚之用慰藉其意會希烈寇襄陽汴宋節度使李勉奉詔救襄城奏希烈勁兵在襄城許下必虛若襲許則襄圍自解遣二將趨許州帝欲遥制軍爲權重遣中使責勉違詔二將未至許數十里狼狽還師覆於滬澗於是復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赴之過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來冀得厚犒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屬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

徵命空腹冒白刃乎聞瓊林大盈庫金帛盈溢不如相
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趣京城帝聞遽命中使人賜
帛二疋士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呼告
之曰汝曹毋恐自今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索汝間架
陌錢矣乃大掠宮庫初白志貞典禁軍東征死亡者不
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著籍受給賜而身居
市廛爲販鬻段秀實言禁兵單寡不精猝有難誰禦
不聽至是召禁兵捍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自
苑北門出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者左右百人以從
遂出奔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廢
處都下久矣常揣鬱不自聊今亂兵奉以爲主則難制
矣請召使從行帝曰無及也夜行至咸陽飯數匕而過
群臣皆不知帝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
及於咸陽帝以張鎰在鳳翔欲就之公輔曰鎰雖大臣
然文吏所領皆泚故部曲泚有變鎰猶且不自全况可
就之乎於是帝記憶方士桑道茂言京師有厄請先城
奉天以待難乃走奉天已而涇卒果相與迎泚入宮僭
大號原休以御史中丞使回紇還遷光祿卿怨賞薄佐
逆甚力遂翦宗室戮朝士以絕人望而鳳翔將李楚琳
果殺節度使張鎰降於泚帝至奉天有以泚逆變上聞

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能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之且請擇大臣入京師宣慰金吾將軍吳溆請行退謂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非臣也吾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上意悵悵吾恥之故奮發往耳竟死難時徵近道兵入援而泚陽表稱奉迎乃詔援兵營三十里外毋入城學士公輔曰志有之有備無患今宿衛單矣獨恃諸外援若泚奉迎何憚於衆儻其不然虜有備乎且王者禁衛不設無以重威靈帝曰善乃盡納諸援兵時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有威望衆恃爲無恐而泚自將犯奉天邠寧留後韓遊環將兵前拒泚遇於泥泉欲引還監軍曰吾留壁賊不敢越我而遂東令越我東與奉天夾攻之可破也遊環曰不然賊衆强我弱若賊分軍綴我而徑趨奉天奉天軍亦弱何夾攻之有且吾士脆賊誘之易潰宜趣入衛天子同難遂引還泚至遊環與瑊殊死戰竟日賊乃退遣攻具毁佛寺爲梯衝遊環曰寺材燥內蓄火需之賊攻南城遊環引兵嚴東北賊果犇東北不得入將軍高重捷力戰死帝哭之盡哀曰忠臣也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會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兵入衛帝猶欲遥制軍召將相議道所

從入渾瑊曰漢谷隘恐爲賊所遮不若自乾陵北而來分賊勢可也盧杞曰漢谷近卽爲賊所邀城中可援儻出乾陵驚陵寢矣瑊曰自泚圍城日斬陵松柏以爲薪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諸道救兵未集而諸將獨來此其繫非輕得安營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陵寢重陛下命將屯營柰何比逆賊爲乎帝卒從杞言而四軍皆爲賊所遮而潰泚移帳乾陵瞰城中晝夜攻不息城中死者相籍也旣經月資糧皆竭帝遣卒出覘賊以苦寒告索襦袴不獲竟惘默遣之夜縋人城外采蕪菁根以供御於是帝召公卿將吏泣諭之曰朕不德顚危無所恨公等無罪宜早降以自全於是公卿將吏皆大哭人願致死雖困急而銳氣不衰先是帝馳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聞變相與哭議勤王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遂行馬燧遣司馬王權及子彙行而身還鎭李抱眞退屯臨洺兩河方鎭爲逆者得自寬及是懷光軍蒲城權軍中渭橋神策節度使李晟軍東渭橋稍合矣泚遣將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軍華州數出兵掎泚後泚所據惟長安城又數敗以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冒之盛水囊以擬城構木廬蒙革周環亂之運薪土其下以塞隍帝與渾瑊相對泣羣臣

以貪龠天於是以無名告身千通授瑊募敢死士禦之
令量功署告不足署衣授之日朕與公訣矣時士卒凍
餒不擐甲瑊惟激以忠義皆袒跣赴敵瑊中流矢自摳
去被血戰愈厲會雲梯輾隧道而陷瑊夙所伏馬矢及
薪自隧中出火梯屧就焚賊死者甚衆於是城中大譟
譟開三門出兵以擊賊賊敗退走會懷光引兵至大破
之又敗之醴泉泚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
者城不守矣於是從官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曰
陛下性已急不能容物若此性不改泚雖敗亡憂未艾
也帝稱善久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路貢獻
繼至師始振。奉天圍解翰林學士贄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
己勃興楚莊以一言反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謝天下
詔書之辭許洗刷疵垢宣暢湮鬱令一無所諱則反側
革心矣帝曰善命中書撰赦文持示贄贄泣曰臣聞動
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復不切人誰肯懷因更草制上且

言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其文曰朕聞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賫居送衆庶勞止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

[illegible]失序九廟震驚上愧于祖宗下負于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繇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所管將士官吏並與洗滌各復爵位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惟泚大逆不道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

朕不敢赦。其一應脅從將士官吏百姓。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其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官軍未到前降者。並從赦例。其赴難奉天及收京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帝覽之。命立頒。驕將悍卒。至感激揮涕。武俊悅納。皆去王號。表謝罪。昭義帥李抱眞入朝。爲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先是抱眞奉詔討四鎭。四鎭連結。抱眞獨以澤潞數州橫絕其中。離沮其姦謀。以武俊頗有義。可說而下也。遣客賈林往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登壇日撫膺謂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遂至此。則具悉之矣。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無所及。朋友失意。尚可謝。獨不許朕得悔過乎。此大夫轉禍爲福之日也。武俊太息曰。僕

見人爲將尚知愛百姓不嗜殺況於天子豈尊以殺人爲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而背之不祥天子誠下詔赦諸鎮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得奉詞伐之知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諸鎮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林還報遂與結約會帝幸奉天李懷光引兵勤王諸將各還鎮而河朔得自寬於是田悅說武俊與共寇臨洺抱眞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備豫未易克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故地不如先取之於是武俊乃辭悅北歸林復說之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以中興況上聰明英武而天下其孰能捨之且朱滔自爲盟主而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泚引回紇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本以忠義誅叛臣時宰處置失宜令大夫蹭蹬至此若與昭義併擊滔勢必克滔亡泚必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輯睦泚不日當平天下平大夫乃悔而反正則已晚矣於是武俊密與抱眞及馬燧相結然猶貌事滔及是詔下許士則勸田悅反正武俊亦使人謂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郎愼勿畏滔橫武俊請何

隙連昭義擊滅之清河朔以其事天子於是悅武俊納各上表謝罪惟朱滔恃疆力爲盟主使人說田悅與共取大梁將步騎五萬回紇二千人發河間南入趙武俊懼犒享之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挾借行乃請日日出軍將士勤兵不聽曰國兵新破將士不免凍餒若舍城邑而去朝暮必且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遣兵攻宗城經城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大掠館陶以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於是詔加田悅右僕射武俊司徒爵士官如故當是時悅兵敗士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兵馬使田緒承嗣子悅也因險多過失悅杖而囚焉以歸國徹警緒與左右共殺悅得軍而滔復攻貝魏賈林復說武俊曰滔志吞貝魏而田悅適被害不救則魏博爲滔有矣魏博下則張孝忠必應滔滔連三道之兵臨常山常山豈公有哉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河朔必盡入於滔不若及貝魏未下與昭義爲從而救之滔可破也武俊悅從之軍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即馳數騎身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我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訖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與相持而哭

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者久之武俊感激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進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與回紇將悉師出逆戰武俊遣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桑林抱眞列方陳其後而武俊自引騎兵前薄之伏發夾擊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滔走范陽不能軍亦上表待罪詔亦復官爵以武俊爲恒州大都督賜德棣二州而盧龍還滔祠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范陽及敗還怦圖已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以迎滔大感之會被病軍政一委怦滔竟慙恚死而怦遂得軍

方懷光赴難時數數爲人言相杞及趙贊白志貞之姦也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致吾見上當力請誅之。懷光渤海靺鞨人父以功賜姓杞聞之懼欲遏閉其塗拒之乃言於帝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今賊徒破膽無守心令乘破竹之勢取長安一舉可滅也聽入朝必且有宴

饗。留累日。使賊得成備。難圖矣。帝立詔懷光督勤王諸師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賊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遷延行。而抗表暴杞等罪。衆論亦讙咎杞等。帝不得已。杞志貞贊皆責授遠州司馬。而懷光以恨恨懷異志。當是時。神策節度使李晟壁東渭橋。而軍懷光恐其難制。請與晟軍合。詔聯壘咸陽西。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幼孤。奉母孝。善騎射。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昭義節度使李抱玉署右裨將。授卒五千人使擊之。辭曰。以戰則不足。以謀則多矣。請千人往。釋吐蕃不擊。縣大震。闗趨臨洮。屠定秦堡。出虜後。虜亟解圍遁。巳與河東昭義合兵討魏博。悅圍臨洺者累月。晟乘冰度洺水破之。又戰洹水。悅[illegible][illegible]敗。進攻魏。而是時抱眞與燧數以事相望。晟遂深會朱[illegible]

俊鬪趙抱眞分兵二千以戍邢燧怒欲引兵歸晟詣燧說曰今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方困趙即邢有旦夕憂李尚書分衆守之豈足過哉公何爲乎去燧釋然乃單騎造抱眞壁與交歡已而晟建言願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圖范陽則趙州之圍自解詔聽之師北而趙州之圍果解晟旣與孝忠兵合謀取涿莫二州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淸苑累月而帝在奉天徵入衛晟即日治嚴孝忠以孤軍介二盜間倚重晟亟止晟無西晟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豈遑他顧哉乃以子請婚於孝忠而身踰飛狐晝夜行至代州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自蒲津濟而前時劉德信自扈澗敗入詣晟晟責而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軍無敢動壘未成而賊至晟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易克今離其窟穴而索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也必擊勿失懷光謬言曰今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今遽戰何爲晟知其意即斂軍入壘不爲異無何以其間說懷光言天

予播越。公千里勤王。有再造功。願爲公先驅。死不恨。懷光不答。於是益自斂。陰爲備。懷光所至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軍分所獲遺之。晟軍終辭不敢受。懷光欲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鎭獨厚。於軍賞已偏。今禁逆未平。衆藉藉有言。臣無以爲解。惟陛下裁幸。帝以神策軍給賜不與諸軍齒。重親軍蓋久。今方鎭欲與亝。固當。而國力不贍。遣學士贄諭意。且令與晟討所宜。贄至軍。集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餉。令士怨易撓。揚言曰。稟賜不均。士何以戰。數目晟。晟曰。公元帥。軍政所得專。晟所將軍。增損調費。惟公命。其敢不敬從。懷光無以難。時懷光軍咸陽八十日矣。竟不出。

而陰與泚通迹頗露晟懼爲所并上書言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逼蜀漢衿喉而移軍別營學士贄是其言於懷光坐泚及之且私問聽否懷光曰本所爲欲晟合軍者爲同力破賊也儻晟欲別營懷光何籍焉贄因美其軍壯武盛其氣懷光遂奮曰儻上命晟別營無不可者贄歸恐懷光中變立勸帝許晟移軍報未下中使至晟所晟即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陳趨東渭橋而去時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將楊惠元從懷光並營贄爲帝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以大師制之易於拉朽而逗留不進殆其有他

端患太彊不思寡助兩將附麗之者勢不能自完宜託言李晟兵少慮爲泚所邀令兩軍爲掎角移屯仍密使二將裝而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帝以晟軍旣徙難之欲更俟旬朔而懷光遂奪兩節度兵以反帝聞大驚命戴休顏守奉天而出居梁州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晟受命拜哭謂將佐曰長安宗社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上誰當滅賊表討賊自效而蒐士繕甲兵討收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而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中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

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裘褐而終無攜志洮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晟怒曰爾乃爲賊作間耶斬以狥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諭以禍福令改圖立功懷光中內慙亦未忍擊之帝欲幸梁晟疏請駐梁漢繫億兆之心若遠居岷峨則人心失望帝爲駐蹕於是晟遣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人吏假郡縣官督渭北諸道與軍乃給會詔韓遊環屯邠寧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晟節度而軍大振懷光奔河中先是懷光遣韓遊環書使同逆遊環奏之帝問計安出遊環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恃衆爲亂今汾寧靈武河中振武皆有帥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加懷光尊官而罷其權則諸將各受本帥指揮即懷光欲爲逆孤矣帝曰如朱

泚何對曰將士奉天子命討賊取富貴豈憂泚哉且懷光今又安可得使也乃有是詔而懷光引衆欲襲神策軍三令之不應相與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也懷光患之問計於賓佐李景畧景畧曰公本以大義勤王天下所其信獨中遭讒阻故至此今誠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而身詣行在如此臣節固未虧也孰與去順效逆以禍終哉因頓首流涕懷光慙不能用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臣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爲李晟所襲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縣去還河中 時吐蕃來助師討亂已棄去渾瑊軍孤

帝憂之學士贄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群帥欲捨之獨前則慮覆躡欲待之合力則苦稽延戎若未歸終不滅今懷光遠遁吐蕃旋師形執既分腹背無患此晟瑊諸帥得效其忠力之日也願陛下愼撫接而已帝

乃說而令贊畫諸軍進取規下之贊對曰今秦梁相去千里兵勢無常即遥畫豈有當哉彼違命則失威從命即害事進退羈紲何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待之殊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也帝從之於是晟集兵復京師朱泚姚令言皆走死是日渾瑊韓遊環復咸陽晟陳兵誓衆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遣巳召諸將計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清宮闕晟曰坊市隘賊伏兵闤闠中格鬬非軍之利也賊重兵今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如此宮闕不驚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移軍光泰門方築壘而泚

兵大至，晟曰，京師固賊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來，天誘之矣，縱擊大破之，明日將復戰，而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期會師，諸將請待之，晟曰，賊既敗，當乘勢撲殄，苟必俟西軍，是容賊成備也，乃悉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薄苑北攻之，開苑墻二百餘步，賊柵之不得前，晟怒，欲斬將，萬頃帥衆拔柵入，賊大潰，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入長安，遣京兆尹部長安萬年分撫居民，令軍中曰，長安士庶陷賊中久矣，脫小有震驚，非所為弔伐意也，賴將士之力清大難，今室家相見，非曉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部卒攘賊馬，立斬之，軍士股栗，公私安堵，坊民遠者，既踰夕而後知王師之入也，明日，遣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而自屯安國寺，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表著節不屈劉廼蔣沇等以聞，泚欲奔吐蕃，衆道散以盡，至涇州纔百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遲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園

陵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先是以軍興稅歛百出苛細而中帑藏充溢不可較朱泚爲逆時不愛金帛悅將士加軍興費廣所糜耗無筭及長安平府庫猶有餘積見者皆追咎有司之暴歛焉帝至自奉天瑊遊環休顏以其衆扈晟元光可孤以其衆迎晟謁見三橋賀平賊次謝收復之晩伏路左請罪帝駐馬掩涕慰撫焉乃論功饗功臣進封爵有差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兼鳳翔隴右節度使至鳳翔治殺使相鎰罪至涇州治殺帥河清罪各誅首惡十餘人而定初相鎰出鎮性濡緩不武不習軍聞帝出奉天具服用貨賄獻行在

而鳳翔將李楚琳掌事泚與其黨殺鎰降于泚姚令言
奉詔赴襄時以馮河清姚況權後事河清況聞帝出奉
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輸甲兵行在車百兩禁旅以
完令言泚數遣人誘致之河清斬其使而裨將田希鑒
與泚通殺河清附泚及是晟以涇卒倚雄邊害帥不可
長奏請在鎮理不用命者且力田積粟攘吐蕃時楚琳
入朝晟欲挾與俱至鳳翔請斬之懲逆亂帝不許斬裨
將王斌等十餘人而請田希鑒使來謁晟謂使者曰涇
州近吐蕃危脫虜入何渠能獨禦乎欲遣兵防援又未
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兵遣彭令英戍之
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並轡入道舊故為
歡希鑒妻李故以叔父事晟晟呼之田郎命具三日食
曰毋久淹郎希鑒不復疑晟伏甲宴之酒行命彭令英
引諸將下曰我與爾曹別久忽忽之可各言姓名於是
得首亂殺河清者三十人數其罪斬之顧希鑒曰田郎
亦不得無過引出縊而死入其營撫諭衆股栗不敢動
已又成懷光之誅懷光既還河中判官高郢勸懷光自
歸朝命給事中孔巢父即授太子太保宣慰之召入覲
并赦其將士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

父不爲止又宣詔軍中諭[illegible]代太尉[illegible]軍者懷光怒收
策父殺之復阻兵拒守於是詔馬燧渾瑊駱元光將進
討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即以
三州隸燧燧表讓且言因降而受州恐後有功者引爲
比將滋亂帝嘉而許之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
燧事泄見殺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嘖責之
欲殺以明威郢鄘抗言逆順不撓屈懷光意沮乃囚之
已燧敗懷光兵陶城分兵會渾瑊逼河中進攻朝邑懷
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鄜軍譟曰彼非吾父兄則吾
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加乎晏心動引去懷光知衆心不
從乃聚資財飾士馬詐稱欲歸國繇是得復淹旬時是
時泚懷光相繼反天下困於兵又連年旱蝗國儲竭言
者多請赦懷光罪解兵西平王晟獨言赦懷光有五不
可曰河中距長安三百里而近同州當其衝赦懷光多
設兵則無以示信少設兵則不足爲防一赦懷光必以
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應移鎮尋奪不常何以
懲勸二今連兵歲餘矣討小醜未效而赦不治西有吐
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且有以覘國起覬覦三懷光既
赦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趣
之叛也四又解河中圍卽諸道兵亦需厚賞不則滋怨

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盡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必且有內變帝意未有決副元帥燧聞之亟釋軍入朝請三十日糧必平之遂進師賊將徐庭光守長春宮甚力燧謂諸將曰長春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守備甚設攻之即勝其傷多矣我身往諭之造城下呼庭光與語庭光帥將士拜城上燧知其心屈乃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復西嚮拜燧曰朔方自祿山叛而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功爲天下冠柰何從懷光爲族滅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默不對燧披襟大呼曰爾以吾爲欺耶今我亦爾心不信可射我將士皆伏地泣燧曰罪乃在懷光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應曰諾燧進師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已又曰東城促隊矣須臾軍士皆易旗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其將牛名俊斬以降燧以數騎入城撫慰衆大呼曰吾輩今復爲王人矣燧誅閻晏等七人出高郢李鄘於獄奏置幕下自辭行至是僅二十七日渾瑊謂人曰始吾謂馬公用兵莫猶吾若也乃能寄用悅今乃知吾不逮多矣初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將士罵辱之及燧還乃降元光至怒其辱已殺之入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而公殺之是無帥也欲斬之

逆還起曰元光殺謂將公獨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
天子其謂何乃捨之初懷光之反也詔加太尉賜鐵券
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
今賜券是趣之反也辭悖甚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
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曰
我不反欲蓄銳俟時耳已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
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功名而拔軍
此來何也懷光怒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其養子石演
芬遣客詣行在告之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
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
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
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
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斷其喉
而去祠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帝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
及懷光屯咸陽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
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
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帝大驚曰卿大夫愛子當爲朕
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
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帝曰然則卿何以自免對曰
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豈顧免哉語已淚雨下及帝遣

李泌赴陝，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者，爲璀惜耳。卿至陝，當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懷光猶可全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璀固賢者，必死之。若其不死，陛下亦安所用之。懷光死，璀自殺。學士贄慮有希旨請乘勝討淮西者，乃疏言：臣聞好生者，乃自生之方；安人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有獲濟者也。是以古之聖王，知生者已之所樂，而人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安者已之所利，而人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外察其崛強之跡，內省於制馭之失，修近以來遠，簡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誠重之也。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

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迨夫德音悔過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億兆汙人四三叛帥莫不革面易辭具修臣禮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則聖王之所以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且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即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今若復指淮西則元兇誘諭必將日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

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感以脣亡齒寒之慼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卹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屬此艱難爲禍非細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諸河中汚黨淮右僭逆咸與維新一無所問符征蕺息兵之令以彰信恢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舍矣吾屬何患焉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威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彫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若

起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未之有也唯希烈一人倡狂
失計已竊大號何能自還然內無辭以起兵外無類以
求助不過厚撫部曲偷生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
下但勑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虜
不有人禍當爲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帝
乃詔懷光嘗有勤王功宥一男歸其屍葬之諸道與淮
西連接非彼侵軼毋進討而淮西果殺希烈以降希烈遼西
人從族父平盧師董秦渡海至幽州署裨將董秦者從
史思明爲亂已歸國賜姓名李忠臣者也忠臣帥淮西
貪殘好色以軍政委將張惠光惠光挾埶暴橫軍州苦
之希烈因衆心怨怒殺惠光逐忠臣爲留後以得鎭梁
崇義反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狠戾無
親無功猶倔彊不法使平崇義當何以制之帝不聽希

烈既破誅崇義愈益縱而李納反復詔以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之希烈帥所部徙鎮許而潛遣使詣淄青與納謀共襲汴北與朱滔通會悅武俊納與官軍相拒而困則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李元平者性疎傲薄有才藝敢大言相關播奇之薦以為將相材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知州事元平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隨遣將將數百騎突薄城擊之應募者從中起縛元平出以馳去元平見希烈怖欲死便溺汙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甚也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慰諭賊會希烈遣都虞候周曾呂從賁康琳等密謀襲希烈奉真卿為節使自歸為希烈所殺希烈知衆心叛乃上表歸咎曾引還蔡已希烈寇襄城都統李勉救之勉奏希烈精兵在襄城許下必虛若襲許則襄圍自解遣二將趨許州未至許三十里帝遣中使責違詔狼狽反兵覆於滬澗而希烈陷襄城門閉汴滑會天子居奉天希烈以其間稱楚帝改元鄭賁孫廣李元平為偽相披其地建四節度盛兵窺江淮當是時勢大猖獗已將步騎萬人攻壽州刺史張建封守霍丘阨之不得進寇蘄黃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擊破之

合戰白塔不利夜走宋賊乘勝薄寧陵亘十里而軍濮刺史劉昌與衆計以衆寡不敵欲避敵守將高彥昭曰君少需請登城詗三軍登呼曰中丞欲示弱避敵已覆而取之誠善然我主也今士創重矣有如棄城去而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則何如與若等共計之士皆泣且拜請守死昌乃定守計希烈兵圍寧陵引水灌之四十五日不釋唄彥昭以私財犒士士殊死鬬而請援於鎮海鎮海帥韓滉遣將將兵助之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縋而入賊不知也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宜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西憚張建封北爲樊澤李澄所扼遂恚悒病親將陳仙奇令醫毒之死屠其家以馘獻詔尸諸市即以仙奇爲淮西節使已仙奇爲吳少誠所殺而少誠擅淮西帝性猜多忌喜讒惡直。好與左右私人圖柄臣摘發其短長以爲防。即相臣中又復設猜間爲防阻。嘗有女唐安公主之喪。痛甚欲爲塔厚葬相公輔爭之帝發忿謂學士

贊曰。造塔小費。非宰相宜論。公輔獨欲指朕過爲名。贊曰。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則微之不可不重也。陛下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謂役小非所宜論。竊以爲過矣。且陛下闢善而遷。見諫不從。則所指者適足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資宗社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怒其指過而不改。則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且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滋大。帝曰。朕欲罷公輔者。久公輔所知。因借此爲名。何能

恐之贄曰王道要於虛心御臣必先誠意陛下以欲罷公輔之心而逆之是必有未虛揣公輔知必罷之意而疑之是意有未誠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以拒諫帝怒不解而公輔竟去位相蕭復好直言始與盧杞並奏事杞阿旨面嗤責之又爲帝言宦官獨當專掃除不當使用事得縱暴又言陛下初踐阼聖德光美後用楊炎盧杞而命亂帝中恚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復自請出宣撫江淮而朝士多上書留行者帝疑復悔行實使之以謂學士贄贄曰復貴門子且戚屬痛修勵爲

清貞其矯情而過有之至二三爽德挾詐懷奸必不其然陛下第而詰言者白矣帝竟不復詰及自江淮還問使事對曰陳少遊任兼將相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令善惡著明帝然之退入省帝遣中使揖相從一附耳語去諸相出從一入詣復曰適中使傳旨令從一與公議公所言事即奏行必勿使李盧知復太息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必與衆共使李盧不任相則當罷今在位朝廷大政顧安得不與同哉誠不惜與公奏行恐浸成阻隔從一以聞帝以為下比愈不悅而復益疏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孫新昌公主子也以秉清操其[illegible]

別墅、相繼聞其休泉之美、欲之使弟紘請焉、曰當以要
地處君。復曰、僕鬻舊業爲拯孀幼也、以易美職、有鄙心
矣、不可繕憾之、罷官後累尚書郎爲同州刺史、民阻饑、
觀察使有儲廪在境、輒以賑。削階及登台輔、
臨事不苟、頗爲同列所忌嫉、故不久於位、　盧杞雖以
公論廢。帝終念之。遇赦移吉州。杞謂人曰吾必且再入。
未幾帝果用刺饒州。給事中袁高持不下奏杞極惡窮
凶不可復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言杞三年擅權。
百揆失敘。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
論奏帝曰杞已更再赦。高曰赦止原其罪。何可使有民
社。帝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勿退此大事。國理亂
所繫。當死爭。帝意稍動。召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

欲與之雖大州孰能禦之如天下失望何乃以爲澧州別駕高南陽王恕巳孫時李泌以散騎常侍召至入謁朝議方洶洶從其間問之帝曰朕已可袁高等奏矣泌曰累日外人藉藉至竊比陛下於桓靈今聞德音乃堯舜不逮也帝悅杞乃廢死相延賞者儉人也帥西川時與西平王晟成郤既召相晟表陳其姦利事不可相帝重違晟意以爲左僕射而內親倚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與晟會帝命爲居間引延賞詣晟謝因留飲盡夜漏極驩去滉請晟表薦之卒得相而延賞傾晟顧愈力晟退謂人曰吾武人性與釋舊惡於杯酒閒如洗不如文士外

陽爲好而中蓄怨愈甚也時吐蕃騰謗毁百端言晟反而延賞因爲内間設形似疑帝意晟聞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京師而身請爲僧不許則入朝稱疾辭方鎭會吐蕃卑辭厚禮求和親副元帥燧請許和獨晟爭以爲不可時天子内厭兵而恨回紇嘗紲已欲與吐蕃共擊之延賞覘知帝意且欲以間晟乃言和親便晟獨幸國家有事取重得典兵於是帝令晟自擇代者而册拜太尉中書令罷鎭奉朝請中外失望會鄴侯泌拜相入見與大尉晟等俱帝謂之曰朕今與卿約毋報讎有恩者以告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讎

李輔國元載皆讎疾臣今誅死久矣素所善率顯達不卽零落無可報臣今者亦有一事願與陛下約可乎帝莞然曰可何謂也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皆有大功於國功高則譖多譖多則疑積萬有一信之則宿衛方鎮之臣皆解體矣陛下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二臣不以位高多謗而疑此安上全下之道也帝曰善晟燧皆泣起拜謝時晟燧爲延賞所嫉而自危故泌首及之帝謂泌曰繼自今兵旅糧儲卿主之吏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中書稱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儻必各有所主之謂

有司相道失矣帝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先是帝自奉天還軍國匱而藏饑中外洶洶泌召拜散騎常侍時韓滉鎮江淮聚兵修城或以爲有異志譖之帝問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相屬撫江東盜賊不起所爲修城造戰艦者爲不虞備耳此人臣忠爲之慮柰何以爲罪乎滉不附權貴故多謗臣敢保其無他退上章以百口保滉帝召謂之曰外議不洶洶乎卿未有聞耶對曰聞之滉子皐爲郎以謗沸騰不敢歸省覲今關中米斗千錢倉廩竭而江東乃幸稔願陛下下臣章解朝臣之惑面諭皐令歸省且趣其糧運此國大計也帝卽下泌章聽皐歸召慰諭而遣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還朝京師以安陝虢兵馬使奚抱暉鴆其節度使張勸而總軍且陰與李懷光通求爲援帝以蒲陝連衡猝不可復制而水陸之運皆絕欲遣泌將兵擊之泌曰陝城固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單騎入之帝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不可失卿對曰他人稍前卻必不能入及未定而臣往可入也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但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耳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轉運使將神策軍赴之命下陝州將吏在長

安者來見泌好語之曰主上以陜虢饑故不授泌節而
領運令督江淮米餉之陜行營在夏縣當且使抱暉將
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聞稍自寬泌與馬燧疾驅前
州將佐不俟抱暉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
里抱暉亦出迎泌慰薦以善意抱暉喜既入府賓佐有
請間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固其理泌到自
定矣不願聞矣入視事索簿書治糧儲而反側者皆安
明日抱暉入謁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
疑之地朝廷所命帥不得入故匄汝餘生爲我齎祭版
祭前使自擇安處然慎無入關後潛來取家保無他也
抱暉遂亾命不知所之陜虢遂定會淮西卒詣京師防
秋者亾自歸密敕泌防遏泌知吳少誠實召之欲藏以
示威還押牙將兵趣靈寶而淮西兵已次河南矣泌給
之食陰遣將將銳士分二隊伏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
十隊過東伏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以應勿遮道勿留
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將夜出軍軍澗北軍長水明日淮
西兵入隘兩伏發賊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澗北軍邀
擊之趣長水又擊之潰兵得至蔡者僅四十七人少誠
恨少恐繫縣京師詔斬之鄜州令防秋者其後相延賞
以憂卒西平王晟以壽薨贈太師謚忠武其時原有官

歸遊帝銜望春門臨遊會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
帝思晟致鹽其柩前後配饗廟庭本晟所爲安全者泌
之力也晟臨下明肅而廝養小善必籍記其姓名隆於
故舊鎮鳳翔時慨然慕魏徵之忠直思致主堯舜可法
也司馬李叔度曰諫爭儒臣事公元功獨宜養威重自
全晟斂容曰何言之不忠也晟備位將相知朝廷得失
而不言罪也顧用否惟上爾每進對謇謇有大臣節然
性沈密不泄人莫或聞之治家嚴子姓非晨昏不輒見
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之旦崔氏女歸謁讓之曰爾
有姑在當治酒食待賓客爲姑懽何得離侍來乎却不
許見其隆禮敦教如此子五人
愿憲愬聽而愬功在淮蔡事中泌爲相善卽事幾牙利
導之因敗以爲功其轉移上心也亦然故力不勞而功
倍始延賞議省州縣官收其祿以奉戰士新除當減者
千人怨嗟盈路泌請復之帝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
減於承平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

乃多於承平時十倍故不得不增且減官善今所減皆
有職事官而冗官不減故未當也至德來置額外官當
正官三之一若使加兩選授同品正員官而停之則不
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舊制諸王未出閤不除官屬官
今復舊即所收奉乃多於減員帝曰善時方鎮所徵賦
無藝州刺史月俸至千緍而京朝官祿寡薄自方鎮入
登八座謂之罷權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閑劇
增其奉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盡行也自變兩稅法而
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爲軍
資泌請赦其罪令革正而諸以非法留州者悉令輸京

師其官司遣貸可徵者徵不可徵者釋放示國恩帝以立法寬恐得無幾為疑泌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得實而吏緣為姦所得必覆少而遲矣帝曰善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給於是諸胡四千人詣政府訴泌曰此異時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聽歸國便不願者於鴻臚自陳授職位給俸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依依死異鄉作客鬼乎於是胡客無一人

願歸者分隸神策左右軍禁旅益壯而歲省五十萬緡時帝頗欲斂財賄充私藏謂泌言諸道貢獻故宜錢五十萬緡今僅宜三十萬緡宮中用不足也泌曰古天子不求私財藏富以厚下今請歲供宮中用錢百萬緡而罷諸道貢獻宣索即有必折稅勿使姦吏得因緣誅求此上下兼足之道泌蓋憤生事言利之臣逢天子欲為私藏剝百姓自困而欲倣周官國用一領於冢宰得轉移節縮爲利也已而貢獻至輒輸大盈庫有宣索勅勿令宰相知泌惆悵而已已議復府兵請和回紇通雲南大食天竺因制吐蕃皆天下大計語具兵制戎狄志中

相延賞爲皇太子所惡又與李叔明爲怨而叔明故扈
帝駱谷與令狐建郭曙等嚙臂盟更鞚帝馬故特親間
之無從也以郜國長公主肅宗女適蕭升而女爲太子
妃主素不謹叔明子昪素出入其第欲因兩傾之密以
聞帝語泌令陰迹其事泌曰此必有動搖東宮者爲具
言其端且固請罷昪宿衛以遠嫌無何或告主祈太子
速得位爲厭禱帝大怒幽禁中流昪等嶺表切責太子
太子懼請與妃離昏帝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巳長立
孝友而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廢之而立姪帝勃
然變色曰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

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上令吾子之故知之也今陛下所生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請自今勿復望舒王孝敬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而曲從陛下異日悔之必且尤臣云吾獨任汝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魂魄亦何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曰事如此且柰何泌曰此大事願審慎思之臣始謂聖德天覆當使方外蠻貊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宗者陛下獨不記建寧事乎且建

寧昔何罪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
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因辭官誓不近天子左右不
幸今日復爲陛下用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
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
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爲誦黃臺瓜辭防讒搆之端
而先帝始安帝意色稍和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國
何故不亾對曰承乾嘗屢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
多而宰相侯君集又佐之爲逆事覺太宗使元舅長孫
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頒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
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

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誠知肅宗性急而建寧寃
臣不勝慶幸願從容三日竟其端緒必且釋然太子之
無佗矣即不然當召大臣知理義者二十人與臣等鞫
其左右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
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開元之末武惠
妃譖太子兄弟殺之海内寃憤此百代所當戒又可法
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甞接外人預外
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懷
愍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賴陛
下語臣臣敢以家屬保太子曏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

之徒承此旨巳就舒王圖定策功矣帝曰此朕家事卿何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海內爲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兒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罪豈容誅爭何敢不力也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即抽笏頓首泣對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但陛下還宮當審密勿露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帝頷之曰巳諭泌退朝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請先自仰藥則何如泌曰必無此慮上至仁願太子起敬起孝承之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帝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

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亾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諭不許帝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以盧杞爲忠清强介也曰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囘天用悔禍不然亂何自弭乎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不足朕中不可忍非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則天定命不可變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

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復言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帝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此朕私喜於得卿也泌出入中禁事四君皆崎嶇納忠父子骨肉之間自膈發蔀動中平倫會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自免又時時好遯不汚自托於赤松黃石之倫史病其談神仙事為危誕而梛琊稱其功大於魯連范蠡於子房為千載一轂云四年八月月觸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占為大臣憂燕公以亡吾當之矣時泌

以宰相爲學士故云已而果

薨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

泌薨竇參相無術學而貪

素與學士贄不平忌之拜兵侍郎解內職事必與族子

給事中申議申招權賂逢參意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

書傾贄帝察知之通玄申廷杖死參以廢黜而贄與趙

憬並相參貶郴州會受宣武帥所遺絹五千定事覺帝

大怒以爲外交有異志欲殺之贄以爲法太重乎之曰

參貪縱天下所知然以爲有異圖迹曖昧加重辟駭動

必多貶驩州司馬已命劾治其親黨贄曰法非有首從

參爲罪首既見原宅宜末減已又欲籍其家贄曰法反

逆者籍家贓汙者徵所犯皆獄具乃論參罪法未著而

籍之恐天下不厭事得寖贄爲翰林學士時帝甚倚信

及爲相帝終以權重爲疑聽用乃不如翰林時至請謁

盡絕而公聽並觀使臺省得擇僚屬與同列參定可否

乃下而務於厚下恤民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

一易已日一易求自免於讒而謗讟朋興帝在奉天時

苦齎於用及事平愈欲聚斂充私藏藩鎭多以進奉市

恩稱稅外方圓稱羨餘其實增斂百姓尅減吏祿以充

而私以爲利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

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而刺史

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以進奉徵而幕僚

進奉自緩始及是裴延齡判度支相贄以度支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寛假則容姦延齡誕妄用之恐傷聖治帝不從於是延齡奏簡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抽貫錢三百餘萬緡呈物様錢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掌之欠負錢皆民貧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様練染獨虛名實左藏正物徙置別庫以儆寵左補闕權德輿奏其罔上不聽已延齡又言於左藏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襍貨百萬餘入別庫大府卿韋少華抗表言延齡所輸皆月申見在之物請推驗而帝念欲私藏充以延齡能富國不問也相憬故有清謹名贄念欲與戮力事上共

圖議贄進見毎陳延齡姦詭不可用而揆覘帝意嚮延齡輒先事語之延齡益得為傳帝繇是益信延齡不直贄罷贄為太子賓客會天旱延齡譖贄以失勢怨望宣言天旱民流度支愛惜貲不給軍夫芻當給若能給與否自上所明也贄為言若此搖軍心此其意非直中傷臣後數日帝獵苑中適神策軍跪馬前訴度支不給馬料芻則大怒以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忠州別駕而疑宰相愈深自縣令以上皆自選中書行文書而已於是延齡與禮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實諫大夫韋渠年益用事權傾宰相諸人無行能術學齊運素佞實刻

深渠牟善嘲笑而學士韋執誼頗以文章與相唱和趨附盈門矣未幾延齡死中外相賀而帝特痛悼惜之帝自奉天還憚用兵姑息諸方鎮益甚不欲生代節度使令自擇行軍司馬爲留後一州郡典兵者輒曲法貸之始自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爲節度使已僊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即以少誠爲留後宣武節度劉玄佐卒將佐匿喪請代帝遣使以吳奏下軍中議皆唯唯乃授奏至軍忤士意輒擁玄佐之子士寧爲留後劫監軍爲請又許之已兵馬使李萬榮逐士寧擅軍又以畀萬榮萬榮病至輟董晉中書事出鎮安之會晉

蕘復亂賴韓弘而定徐濠泗節使張建封病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爲行軍司馬赦下建封已卒軍士刼建封子愔知軍府殺留後大將數人卒授愔吳少誠反詔奪官爵發諸道兵討之無統帥而師潰用中尉竇文場言以韓全義爲招討使督師全義無勇畧獨以賂得進不撫士卒師於五樓於是劍南節度韋皐言全義不任將請以渾瑊賈耽爲都統將諸軍若重煩元老臣願以精鋭萬人下巴峽剪凶狡會監軍奏少誠求昭雪詔赦少誠復官而全義遣司馬崔放入對謝無功帝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禮顧之甚厚時相賈耽謂帝言近聽

軍心所衆嚮除節使凡以爲得衆故也然將在軍勢必
有愛憎安得人人而悅之一有愛憎將喜懼者半又何
謂能得衆請自今獨朝廷除帥帥威福自上不聽當是
時天下方鎮無慮盈兼兩省令僕平章事銜諸非道求
請無不獲志者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誣鄧州刺史元
洪贓罪流端州已復表洪責太重復以爲吉州長史又
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而怒解復奏留皆從之
浙西觀察使李錡刻剝事進奉帝悅之又以饋遺結權
倖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宫市進奉及鹽鐵諸弊
且及錡不法事帝怒械送錡錡鑿坑待善貞至不脫械

生瘞之遠近駭歎帝自奉天還於宦官益親復以竇文
場霍僊鳴爲護軍中尉執領中外天下藩帥多神策所
自出臺省清要亦往往出其門鳳翔監軍西門去奢殺
節使寘不問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奪節使姚南仲權
南仲不聽以有郤遣小吏程務盈密奏南仲罪牙將曹
文治覘知之追殺務盈於長樂驛自作表申理願殺身
自明遂自殺驛吏以聞帝驚異徵盈珍還朝南仲亦請
入朝待罪帝召見問曰盈珍數擾卿信乎對曰盈珍不
擾臣擾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限雖羊杜復生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帝默然然竟不罪也

仍使掌幾密而盈珍貶南仲幕僚馬少微官江南遣盜潛殺之江中先是宮中市外間物官主之隨給直至是以宦者主之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市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爲市實奪之有農夫以驢負柴鬻之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錢農夫怒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盡柴不取直歸顧尚索錢乎有死而已歐宦者街吏擒以聞帝爲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然宮市如故帝性本寬仁懷光之亂度支欲輟所部士冬衣毋給帝曰朔方軍累代忠義獨爲懷光所制耳何罪命別貯俟道通發給

吹新店入百姓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帝曰
今歲頗稔何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
今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始云和糴今彊取之曾不識
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遣致京西行營破產不能
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帝爲動容太息久之命復其家
元友直勾簡諸道稅外物輸戶曹爲定制民不堪命訴
之帝意寤詔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予民後歲盡免然
享國久而粃政最多於鑒戒亦最具云皇太子誦昭德
皇后子也爲帝元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禮
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奉天之難常執弓矢先後導衛上

備嘗辛苦故父子間慈孝最隆洽而太子往往必存天下之憂陸贄之貶帝有感志於延齡太子伺顏色爲別白言之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嘗侍曼魚藻宮綵艦雕靡宮人爲櫂歌與絲竹間發帝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爲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後得風疾不能言帝數臨視大感二十一年三朝之旦親王百官入朝賀獨皇太子病不能帝爲涕泣悲傷因感疾疾日進彌留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草遺詔時宦官業籍籍欲樹所親立之自爲功矣次公大言曰太子冢嗣中外屬心雖有疾當卽尊何疑卽不然必廣

陵王廣陵王太子元子也細亦助爲言而太子乃定立
是日人心憂疑太子乃衣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見
諸軍人心乃安太子在青宮時學書於王伾而王叔文
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奕因有寵叔文詭譎多智計有口
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宮市事細人苦之也太子曰上獨
未知其害耳吾入必爲上極言之衆唯唯贊決獨叔文
不應既退太子留叔文問之曰向言宮市事衆交贊我
而君不吾應也我豈有所失耶叔文曰叔文愚竊以爲
太子職在問安侍膳不宜及外事陛下在位久有如疑
殿下旁及外事收人心當何以自明太子驚泣曰非先

生吾不及此先生幸教於是大愛幸而叔文伾相依附日親居間時輒爲太子言某可相某可將某當斥逐久之矣太子既卽位是爲順宗大赦罷宮市罷進奉五方小兒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召前相陸贄諫大夫陽城還除稅外摧稅上供外進奉出後宮幷教坊女妓六百人罷翰林醫相占星射覆諸冗食負釋使內囚皆帝素所自明者也人情大悅而是時帝疾不能言不視朝獨宦官李忠言及所幸牛昭容侍自帷中可百官奏事而叔文爲翰林學士伾待詔翰林専決之令忠言稱詔行外無知者然叔文伾本小智無大愛才益以嗜權

利於是引所厚善韋執誼爲宰相用素所結死友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布臺省爲要官諸人皆朝士以文學有時名皆怙才用希進相附親於是相與采聽浮聞出入風議互推獎自謂人側目視以爲病狂易恣睢輕脫而叔文輩僩然自以爲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任其胸臆生於造次不復以法度自將其門晝夜車馬如市朝廷庶政皆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於是叔文欲擅國賦自言驟遷使恐人心不厭以杜佑久司會計有能名位尊重而柔易可制則使兼度支等使而已爲之副已又欲奪

宦官兵籍范希朝老將以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而使其黨韓泰為軍司馬專其事時相耽珣瑜皆天下人望以不得其職自恨業稱疾卧乞骸矣故事宰相方會食百僚無敢謁者叔文至中書欲與相執誼計事令直省爲通直省不敢叔叔文叱之乃入白執誼慙悁起迎之叔文就其閤語故久時宰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待久之報者言王學士索飯與韋相同餐閣中矣珣瑜奮然太息曰彼其空我輩如無人吾豈復當喑啞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侍御史竇羣謁叔文謂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君知之乎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勢氣蓋傾一時公當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一旦據其地自擅安知路傍無如公昔時者乎叔文默然其黨欲逐之執誼不可而止叔文等顧益怙無忌遠近駭歎始執誼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時爲異同而叔文乃大怒

再請之遂相與爲怨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乃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時帝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叔文等欲專政諱言之於是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乃潛啓帝召學士鄭絪入草制立太子時牛昭容以廣陵王英睿惡之欲更有所議絪不復請書赫蹏作立嫡以長四字進帝頷之於是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百官謁太子瞻容觀嶷然皆大喜相賀而叔文獨有憂色乃以其黨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入之質勸講畢頗旁及時事太子正色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無庸預

他事。寡人不願聞。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諱、易今名、於是宦者俱文珍等。白以叔文爲戶侍郎。削翰林職。奪之權。叔文大驚、謂伾曰、叔文日得至此商政者、以此院職名也、今削之、無因至此矣、伾爲疏請、乃許三五日一詣翰林、叔文始懼、未幾以母喪去職、西川節使韋皐表請太子監國、又上太子牋、言上亮陰、委政臣下、而王叔文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隳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後爲邦國憂、願殿下奏上、逐群小、俾大政統於一、荊南裴均河東嚴綬表繼至、意與皐同、於是叔文乃大懼、謀起復益急、而伾日詣宦官及杜佑、爲造請意、帝眷叔文、乃疏請起叔文爲相總北軍、坐院中不歸者累日、疏三上、不報、知帝意中變、忽大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無何。詔皇太子監國。已帝自稱太上皇。皇太子即位而定。伾貶開州司馬、叔文貶渝州司馬、賜死、其黨皆遠州司馬、朝政一清、

論曰。德宗初總萬幾。思政若渴。見賢立拔。守道嫉邪。確

如石斷斷也以禮義防於利無論肅代視明皇亦猶賢
乎已已乃殫明自任甘姦人從吏而見屈於正論爲耶
也於心腹耳目自猜隔而佳兵以阽乎危亡足戒矣而
終已不悔獨姑息藩鎮寵昵宦豎聚斂財賂以養亂蓄
禍相始終詎不哀哉順宗毓德東宮陰爲天下賜而疾
疢逢之莫克有所爲悲夫

陸宣公相謨

陸宣公贄字敬輿吳郡嘉興人少以學行著名壽州刺史張鎰與爲忘年交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德宗在東宮時聞其名及卽位擢監察御史遷翰林學

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塡委遠近徵發師命奏報書詔一日無慮數十下一委贄贄操筆舒紙立就吏承寫不給而曲盡事情與權當上艱難中雖有宰相而特倚重贄與密謨稱內相行止與俱以行輩呼而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列莫敢望狩山南道阻險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泣募得者賞千金至入謁則喜甚相持而泣太子以下皆拜賀帝意疑不能推誠任下贄陳王體述五后與褒廣上德其書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繇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

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爲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爲上坤爲地爲臣爲下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繇是焉上約己而裕人人必悅而奉上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己人必怨而叛上不謂之損乎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

史冊具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違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衆舍己數舜之功則曰明目達聰務同欲也序禹之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從善也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則是德益盛者慮愈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道亦反焉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德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

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亾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考得失於已行鑒盛衰於既往與堯舜湯武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術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舉近效之尤章章者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亾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言及暗主亂

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
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
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旣往
難追每詔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箴
規得一箴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夫以太宗
之德實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則人心
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
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
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
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弊俗一靡餘風遂

洎訖神龍景雲之間嬖幸亂朝聰明不違玄宗躬定大
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
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
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
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焉用
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胡不為樂有深謀遠
慮者謂之虛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議
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逢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
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
天之謀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

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許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至於大失矣乎肅宗懲致寇之繇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招延詢謀披豁胸襟忘己應物故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體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每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宣諭德意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其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亦不深忤情時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辦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月久浚恤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

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請
已及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
走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喻宇宙之廣何繇
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未行者則戒以機密勿
陳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繇是
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
恬然不知方且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
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
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今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
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

懲今者遷幸之所蹶則何以新遠邇之聽而歸反側之心乎帝得疏遣中使臨諭以推誠致患自悔以矜眩歸過於諫官贄復疏曰臣蒙睿眷纔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德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謀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有懼溺而自沈其爲矯枉豈不過甚也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存乎誠循

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然後使民用情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臣竊以爲過矣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懐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絀而不從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以陛下之所有而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是故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咈者聖人之所尚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於是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繇此滋善繇此沮帝王之意繇此惑諫臣之罪繇此生媢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撫才千古清明在躬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身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

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竊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勿納又安能禁之不傳恐不可以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帝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伯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文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後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

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
者不必非辭拙而功速者不必愚言卑而利重者不必
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審所在圖遠
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在摶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謂比見奏對論事類多審同
道聽塗說臣竊以爲衆多之議足見人情不有可行亦
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眇而莫之省納也臣每讀書見
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
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若上之不理上每若下之
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
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
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
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
剿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
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
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
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

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尊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幸而得接又有九弊居乎其間則上下之情其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不順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昔龍[illegible]而夏亾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illegible]謂虞夏殷楚之君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知四[illegible]人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恐害而捨絕者謂其言不可行必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

則盡言不難聽言不易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
未窮則是胡可以試加詰問即便辭窮而盡絀之也以
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臣是以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而
聞巳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而
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
聽祗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々是相尚以言相
示以智相冒以詐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天下
不可得而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人心不可得

而懷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下固不可得而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巳君子小人固不可得而辨矣趣和求利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既况違道以率心棄人而任巳謂欲可逞謂衆下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悅爲忠順謂獻替爲狂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顛危可立而待也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

以詳其理不禦人以口給不自眩以聰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用材曲直咸在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自然無不用之材亦無不舉之實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糾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

聞其過為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亶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而君亦理安諫者得獻替之名而君為採納況諫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而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而不疑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陛下有撥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

光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臣每中夜靜思竊歎深惜何者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億兆幸甚宗社幸甚奉天圍解貟遷贊兼考功郎中贊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不許奉天圍解帝惑術者言時運須有更異當量加尊號贊執不可帝終惑以爲宜贊復䟽曰王者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故曰皇曰帝曰王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

即欲變更何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巳至矣而其指以爲號唯用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皡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況時運迍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增美稱而失人心寧黜舊號以祗天戒陛下誠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

順。一舉而二美從之。人既好謙天亦助順。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齊德於㝡古。下可垂法於無窮。玄元之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氾。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與加冗號以受實患者。其亦遠矣。奉天圍解。帝於行宮廡開庫貯諸道貢獻。榜之曰瓊林大盈。贄諫曰。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盡忘其欲賄之心哉。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𥁵藏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收之成之而不私其有。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代匹夫之藏也哉。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言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而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

起欲萌柢於茲道乎失邦終以餌寇陛下踐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頃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厲之誠臣昨使軍營出從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痏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

極臨而可以誠意感曩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備外扞兇
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繼
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
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稍豐
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安平不與之同利衆怒難任蓄怨終
泄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
公物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奉私爲欲者人必咈而
叛之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

惡爲人與爲巳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巳大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必宣其利而禁其私今茲二庫珍幣所歸而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近想重闈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納貢必歸有司珍華先給軍賞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則禍亂必靖盜

賊乎平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其大儲
損小寶而固其大寶也帝立命去其榜幸梁州道傍有
獻瓜果者帝悅欲授之散試官贄不可帝曰散官虛名
無實即授之何傷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賤何以勸人今員外試官雖授無實
祿而突鋒鏑挑患難竭筋力展勤勞者舉以是酬之若
獻瓜果者得之必且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軀命同於瓜果也將誰復
爲用哉事得寢時有卑官自山北來者帝病其語賊勢
張皇類爲賊覘國者欲獄訊贄諫曰臣聞尊領其要卑

主其詳尊尚恢弘畢務密細故練覈小事察覺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畢舉明邇而遐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明匿瑕藏疾而務於徧覆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也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知億兆之衆不可以智力勝也故壹其至誠之意以待人之自感苟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昔項籍納秦降卒

二十萬慮其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可謂至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來者納用不復疑猜其於備慮。宜若疏闊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謬是才能者忿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獘猶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屆

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伎窮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阻且復囚拘使反者有辭來者懷懼則天下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夘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感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事得寢已收復京師詔渾瑊於奉天尋訪散失內人以得爲限資送行在贄諫曰頃陛下恐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夷大難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僾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

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
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殘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冦
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
艱之惟艱尚懼汰後之易滋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
終猶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内人爲號蓋中壼末流
天子之尊豈憂乏此而貸訪之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
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
後史稱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行之者有下車而行
之者蓋美其政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
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宜速遣大

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禮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緝綏烝黎優問耆耋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揚鬱堙褒表忠義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一聞搜索必懷內懼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馬豈必忘其情愛耶知大君之體然也乃不降詔猶遣中使四求之 先是鳳翔將李楚琳殺使相鎰降於泚奉天圍解楚琳遣使入貢時京師尚未收復而逼王命在褒斜不得已授楚琳節及京師平

帝發梁州至鳳翔或請因六師威重遣將代鎭以爲[illegible]
叛權贄諫曰不可權之爲義取類權衡於物重輕毫髮
不爽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言權之難也令羣路所經
今行勝奪以除亂則不武以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
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用是時延後將安入
是乃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
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也如還京日徵
授一官將奔走不暇安敢懷蠆芥哉贄自奉天以學士
從他獻替非天下所以興亾故卽國大體要機業具上
紀中當是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徒以單

言暫謀合帝意得相贄最親幸而天子意忌相權重欲以贄爲私人慮之故久不相贄孤立一意言事無回諱陰失帝意又時爲左右權倖所沮短久之不得相以母喪解官詔中人護喪葬甚寵召復爲學士入見流涕伏地謝帝改容慰撫而相參素不平忌之遷兵侍郎解內職已得相言聽計行顧不如官學士時贄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業已聽許而間者言諸司引用皆親黨招賂權贄獨欲委勞詔贄自擇用如故贄上書曰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上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夫理道之急在

於知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亦何繇一一而皆中哉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爲鄉舉里選之法爲長吏辟署之制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僚此古之王朝但命大官而大臣得柬僚屬之明驗也漢制求士不惟公府辟召而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郎用補之是左右郎官皆以任舉充選之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勑命之六品下則並受旨制勑所命者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

者也受旨者吏部銓材署職然後列上旨報聞而不可
否者也開元中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列選曹銓
綜之列著在格令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
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俾臣專朝捨僉議而重
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周行庶品非出時宰之意莫繇
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臣實駑鈍猥蒙任
使欲廣求才之路是啓至公之門求賢審官粗立綱制
凡百司長副及兩省供奉之職並與同官敘擬以聞其
餘臺省僚屬請委長官自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
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繇示衆以

公章明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人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其義也自蒙允許宜行舉人纔至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

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於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盛矣然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夫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謹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先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道

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恊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其亂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夫稱人之善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察其實又察以情既得其情復稽於衆蓋衆議情實必參相得而後賞罰加焉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政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潜伏不測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戸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横議不考

賞此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而議曲者得以肆其誣。昔齊桓公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始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然後以其事質之於臣。臣復以其事質於舉主。若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閣。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陛下又以官長舉人。法非

穩便令臣自擇不可信任諸司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臣理須展轉詢訪則是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以賄授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得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恐不若委任長官愼柬僚屬所揀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諸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致取責傷名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惟職名之暫異非行業之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僚屬居

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且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雖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且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陛下慎選宰相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較所議之

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特選任之道失而已乎帝嘉納然竟追前詔不行贄以大水請遣使詣諸州賑撫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生姦欺贄上奏曰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蓋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病痛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鑑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亾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

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安可狥往來之浮談忽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謂宜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遣命使明敕吊災寬息征徭省察寃濫其家有溺死及居產漂沒父子不存濟者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開奏量與蠲租如此則沒者蒙瘞骼之恩存者霑煦嫗之恩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惟淮西貢賦既闕宜不必遣但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尤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豈當二視也哉乃

遣使宣撫諸道如章時贄與趙憬並相帝一日密使人
諭贄自今要重事勿對憬陳論當密疏聞苗晉卿往攝
政時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
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
恐事情不通贄上奏曰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反無側非臣所奏惟憬得
聞陛下勞神委曲防護是心膂之內尚有猜嫌職同事
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苗粲少以
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勤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
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嘗有

近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
官使以理國之道在於宣明刑賞與天下公共者也是
以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惟是
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
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爲隱忍或云惡迹
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
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陛下誠以晉卿
迹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憲典明受播遷若
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豈必猜防
今忽不示端繇但加斥逐以論材則失序以行罰則無

章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胥卿啣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昔趙堯李舜未聞爲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少假名於前代宜蒙昭恕理在不疑昔孔子有言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苟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將廢長吏百僚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方鎭方鎭取之州州取之縣縣取之鄉鄉將安取哉亦出於疲人之肝腦骨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餒耕織殫力懇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領望於升平幾及惠恤凡四十有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瘳持權利食厚祿者當憂懸忸怩惆愧黎庶而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也夫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蠹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吏士之微尚當嚴禁風行之首寧可遍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君

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王者貴德賤財示人以不貪訓人以尊讓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所謂化自上流理繇下濟皆無賄之效也王綱侵壞德化陵夷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於是乎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政亂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不可語及於私賄况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可因循亦賴聖明得竭

愚亶宣武兵馬使李萬榮逐節使請後欲許之贄以帝姑息藩鎮已甚乃言曰制置之安危在勢付授之濟否繇才勢如器焉視其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況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位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

誰不解體但於文武群臣中選一和惠寬敏足爲軍旅愛信者命爲節度降詔慰勞彼軍仍獎萬榮別加任使帝不能用時吐蕃爲邊患日甚而天子明猜逆億失事會而弊也疏邊事六弊以上畧言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矣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亦復遠徵士馬列戍疆陲曾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甿庶深入則震驚郊畿揆厥所繇良以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粗陳六失惟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古之制邊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

督課而人自爲用弛防禁而衆自不携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以守則固以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則是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勢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娛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且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已懾駭奪氣乃使之去親族捨圍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名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顒待飼恒念戎醜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臨難則動搖遠近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大有所撓也復有抵冒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

令展效自贖類既無良加之懷土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庸功況復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其軍中壯銳例選自隨獨委其疲羸使配諸鎮寇戎每至勢力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賞罰之於御衆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以行車銜勒之以服馬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自危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愧畏緩救失期者自謂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爲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則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

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埶，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濟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國家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兵數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故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而蕃醜之統帥專一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疾徐如意，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斯能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闔闢，在於反掌。若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齊，疾徐失當，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何惑乎機會失而氣勢衰也。開元天寶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以來，朔方之地，分爲三使，其餘信

地數十餘軍、皆特詔委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統屬、每侯邊書告急、方令會計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命、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災、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埶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平、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閲材程勇、較其才逸、度其安危、申練覈優劣之科、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如權量之無情於物、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痍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勤勞、察其臨敵則武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更危幾、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滋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以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儕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養兵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

帥必先考察行能指以所授之方詔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須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使經綸然後覈其計謀較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使貽患於後若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偏掣其肘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古之遣將帥者親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謂機宜不可以遠决號令不可以兩從自頃邊軍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析幾而動猶恐失之況以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不能即使謀慮能過亦且應機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且各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畜夫樵婦罄作俘囚及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敗衄則減百

而爲一摧覆則張百而成下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繇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遲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何可得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方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聽其一分責關外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行又一分令本道但出衣糧給應募以充又令度支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者至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作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但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年而論哉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涇隴鳳翔長武山南西道等節度屬焉一人爲朔方元帥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

度兵馬屬焉各選臨邊要會之州爲三帥治所見置節度節所近併之惟元帥得置統兵餘並停罷它諸州郡戶口多者愼柬良吏以爲牧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詗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訓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宜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愼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埸不寧謐未之有也自定兩稅法來本估價益輕而所納實倍稅外進奉宣索之弊多有賦愈重爲民所患苦也疏兩稅六弊上會裴延齡以掊克見親幸天下嫉怨延臣莫敢難贄毅然以其身當之爲延齡所深中蓋幾危而免貶忠州別駕始贄自少入翰林爲天子所長養成就念不敢自愛事大小皆力爭或規其太銳者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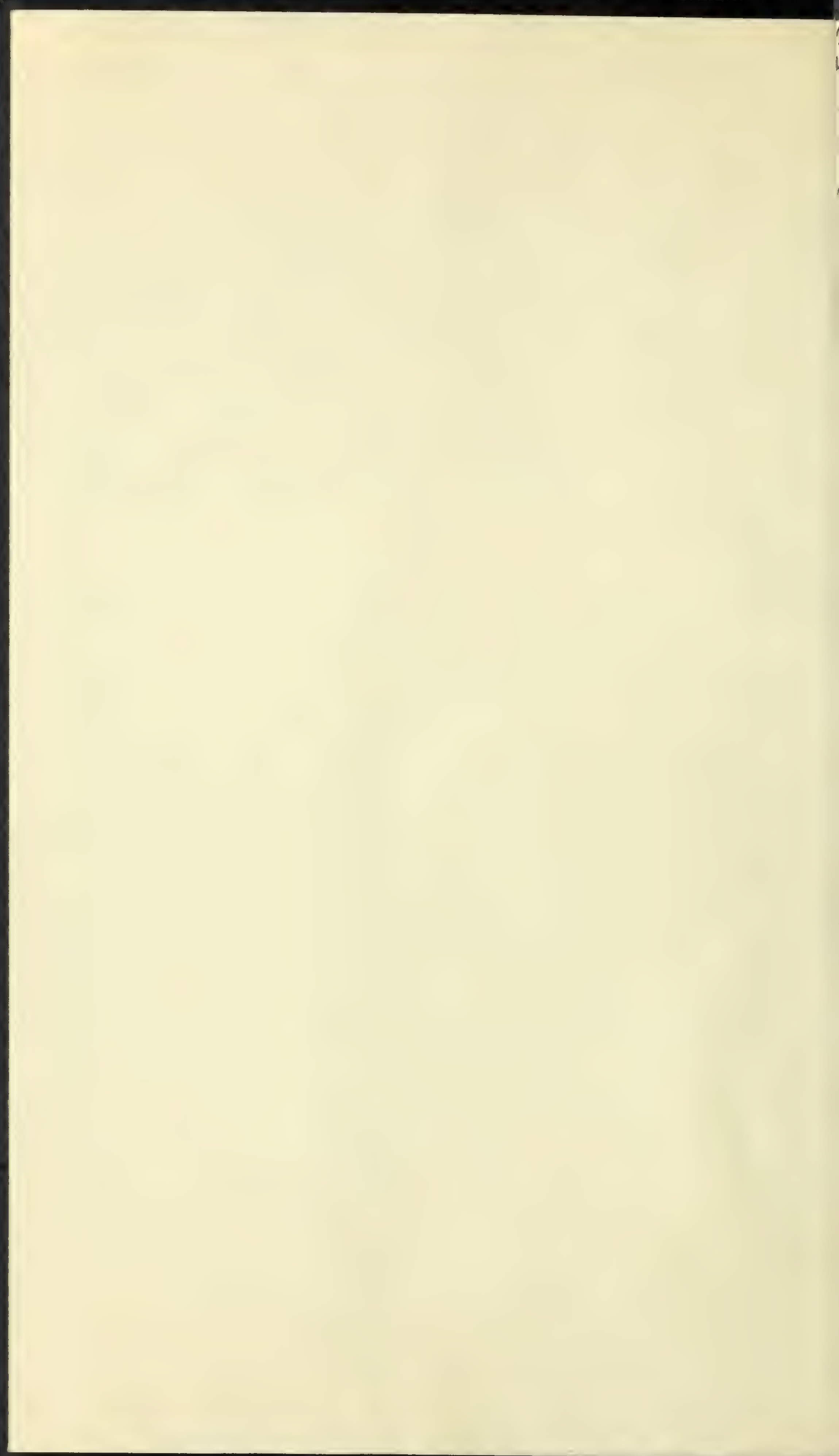
學他何知焉居忠州閉關不納客無識面者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獨集古今醫方爲得驗方以傳餘十年不召順宗立乃召詔未至薨年五十二贈兵尚書謚曰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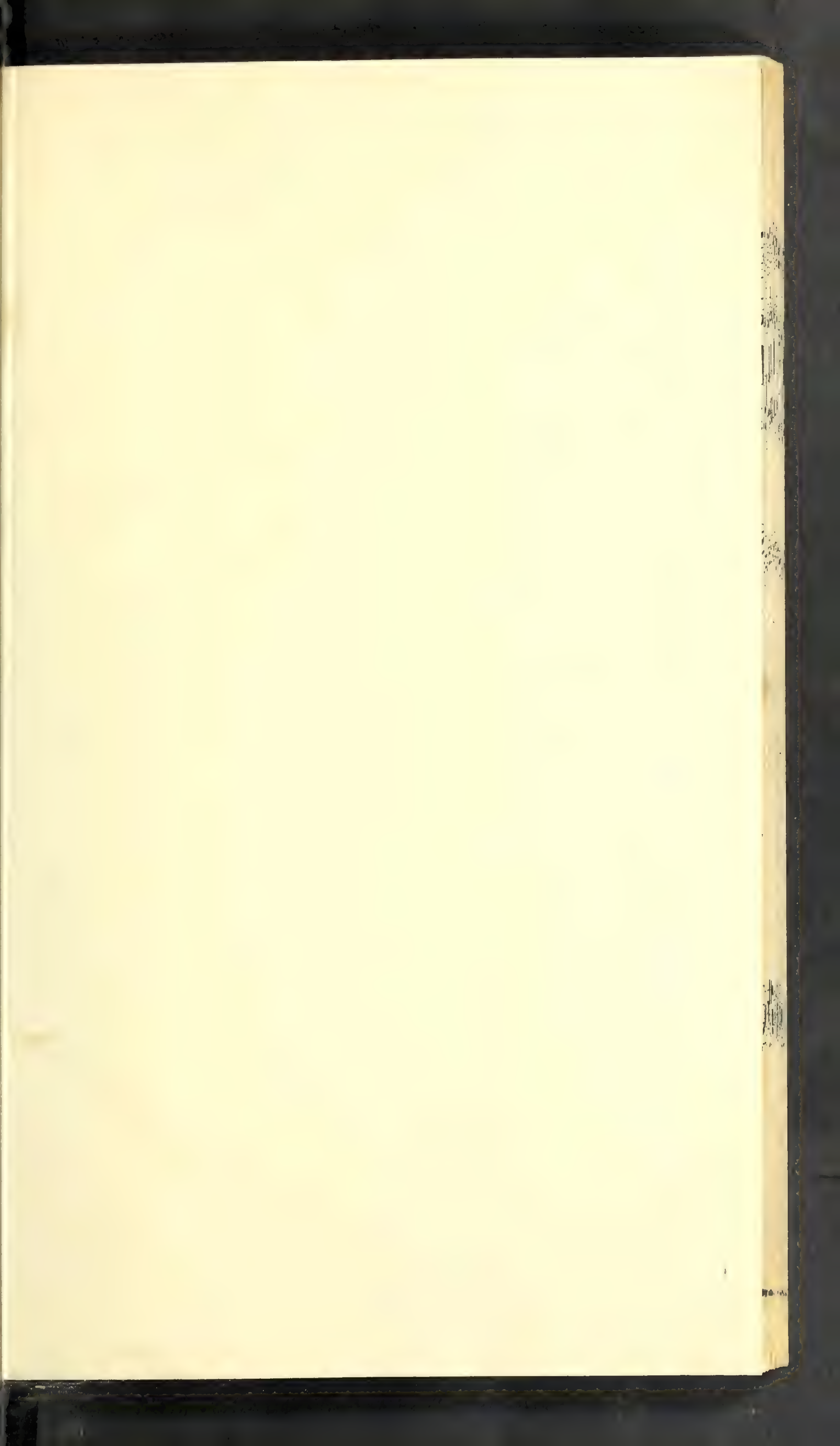
論曰自有書疏告君而來至陸宣公數編蓋粹乎獨盛也其言曰天子之德與天同方聖人之道莫深於易於道源深矣其言天必及於人言政必及於道言顯必本之隱而樞紐於一誠悟闇主以心昜改過最推誠昜宣利厚下傾傾乎其言之也斯於唐殆虞誥彛訓也歟卽漢賈誼爲褊矣韓昌黎著順宗實錄頗刺其傾竇參豈未覩疏草耶抑貴耳賤目卽賢者不免耶嗚呼若宣

公可謂古王佐矣。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九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亘史上編卷之四十

明盱郡鄧元錫纂

## 唐憲穆敬帝紀

憲宗皇帝諱純順宗長子。母莊憲王太后元和元年春正月上太上皇帝尊號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民高年者粟帛牟酒有差劉闢以西川反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崇文高帥師討之。太上皇崩夏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帛有差命宰臣監試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先朝所歡不親試秋葬豐陵。諡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封皇子七人爲王。成都平闢誅。冬相餘慶罷。二年春。正月巳丑朝獻于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時陰晦浹辰宰臣請改日

帝日郊廟至重齋戒有日其敬將事及辰忽霽人情大悅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賜文宣公二王三恪後公主諸侯王一子官賜高年粟帛牛酒加版授相黃裳罷門下侍郎元衡武中書侍郎吉甫李同平章事秋錄配享功臣後入官冬鎮海李錡反伏誅相元衡出鎮蜀是歲吐蕃回紇奚契丹渤海牂柯南詔並朝貢三年春群臣上尊號睿聖文武皇帝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夏四月大風壞含元殿西闕檻秋七月朔日蝕守司空頔于中書侍郎垍裴同平章事邠國公黃裳卒是歲西原蠻酋降以爲歸順州刺史安南都護張舟破環王國來獻俘四年春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湖南浙東荊南饑免今歲稅賑卹之相絪罷門下侍郎藩李同平章事立皇子寧爲皇太子赦死罪繫囚降從流流以下遞降一等文武常參官外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勳一轉

冬成德軍反闍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贈太師晃配饗代宗贈太師滉贈太尉秀實配饗德宗廟廷五年春三月大風拔木秋赦王承宗禮尚書德輿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相揖罷六年春中書侍郎吉甫李同平章事相藩罷以與吉甫不協故三月星隕于鄆州夏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途均俸給陝路漕引歸中都而尹守職名仍舊諸道團練使足修武備而別置軍其河南水陸陝府陸運使及潤宣越洪鄂諸州運使皆複員並停其俸料委本道代百姓闕額兩稅具數聞秋霖雨饑蠲逋租放京兆所配折糴粟賑之中書侍郎絳李同平章事皇太子寧薨七年春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秋七月立皇子宥爲皇太子京師地震冬魏博兵馬使田興以六州自歸詔與

簡較工尚書充魏博節度使遣詔使宣慰魏博貝衛澶相給復一年賜高年孤獨癈疾粟帛且犒軍八年春相德輿罷門下侍郎元衡武同平章事夏大隗山崩渭水溢冬大雪振武軍亂逐節使李進賢九年春相絳疾避位嶲州地震隕霜殺桑夏旱饑出太倉粟七十萬開六場糶賑之刑部尚書弘靖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月太白晝見相吉甫卒尚書右丞貫之韋同平章事是歲眞臘入貢十年春淮蔡吳元濟反詔山南忠武士州河陽帥帥師討之夏盜賊殺相元衡傷御史中丞度裴詔大索盜京師諸城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中書侍郎度裴同平章事秋八月朔日蝕宣武節度弘韓爲淮西行營兵馬都統冬十月地

震太白犯鎮星盜焚獻陵寢宮十一年春相弘靖罷鎮河東門下侍郎逢吉李同平章事皇太后王氏崩夏宥州軍亂密州海溢葬莊憲皇后秋相貫之罷八月渭水溢月掩心後星饒州水暴溢漂四千七百家冬中書侍郎涯王同平章事是歲雲南蠻寇安南臨巖州十二年春正月地震彗出畢南長丈餘指西南近參箕而沒京師大雨含元殿柱折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居二千家秋中書侍郎群崔同平章事逢吉罷相度出視師唐鄧隋節度使愬克蔡州元濟誅給復淮西二年免其鄰州來年夏稅葬戰死士稟其家五年冬門下侍郎鄘李同平章事是歲容管經畧使楊旻復欽橫潯貴四州十三年春門下侍郎夷簡李同平章事相鄘罷夏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赦復官爵給復德棣滄景四州一年六月朔日蝕淮水溢秋詔

宣武魏博義成橫海各出師討李師道相夷簡涯罷戶侍郎鎛皇甫工侍郎异程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如故熒惑近哭星、十四年春恒鄆平師道誅夏异卒秋群臣上尊號曰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陽文武官階勳爵、月掩心大星相度出鎮河東中書侍郎楚令狐同平章事相羣罷是歲安南將楊清殺都護李象古吐蕃寇鹽州十五年春正月帝崩崩於弑年四十三、建中貢元來兩河三鎮鳳翔鄜坊淮西淄青等十五道皆阻兵擅土次者觀望前卻朝廷不能問順宗嗣位叔文伾擅大權用事中外洶洶帝即位勵精圖治慨然有脩攘匡復之志問相黃裳以君道黃裳對曰帝王務在修已擇賢委任求民之瘼

捨巳而從之非可自怠逸然自有綱領當務其遠者大者不當務其近者小者如薄書訟獄百司庶務非人主所宜親也誠委任而責成功賞罰必信誰不盡心力豈必勞神疲體自任耳目如秦皇隋帝爲哉故人主患不能推誠人臣患不能自竭上疑下詐求理實難帝曰善問天下大計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於方鎮姑息巳甚不生除節鎮方鎮物故乃遣中使卽軍中察軍情衆何者授之節廢置自下紀綱亂矣陛下必欲振舉綱維宜稍裁以法而後天下可從理也帝深納其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敗溵水還不朝歸鎮天子以全義無功能獨

附宦者得用勒致仕命李演代將而留後楊惠琳拒命。首伏誅。西川節度使韋皐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請節鉞。命袁滋代將而徵闢給事中。闢拒命阻兵。朝議以嗣服初未宜先征誅。授命度副使。諫大夫韋丹上疏曰今聽闢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惟兩京。此外誰不思自擅者。其何以爲國。帝善其言。卽以丹鎮東川而闢以得旄節而驕。求兼領三川不許。乃遂反。於是相黃裳爲上言闢書生。獨以朝廷力未能討。而悖驁然狂戇可虜也。神策節度高崇文有勇畧。任將兵可用。願陛下罷中人監軍專委之。闢必受誅。時諸宿將望重者皆自謂當征蜀。詔下大驚莫知所出。而崇文時屯

長武日練卒如寇將至已受詔即行器械糧
糗不戒而具軍士有食逆旅折匕箸者立斬先是闔陷
梓州執東陂節度使李康崇文軍梓州闔歸康求自雪
崇文以康失軍斬以狥軍士股栗會韋丹至漢中表崇
文客軍遠闘無所資請以東川讓令軍士一心於是崇
文兼節度東川諸將咸屬連戰皆克會河東將阿跌光
顏奉詔將兵來會師失期當斬求深入自贖遂進軍鹿
頭西斷闢餉道於是綿江鹿頭諸城皆下獲闢送京師
誅之而蜀平崇文入成都屯通衢不入府寺市肆不驚
斬劻逆將郝泚餘無所問勑軍府事一遵
南康王時南康王者前節度使皐也從容指撝闔境皆
平闢二妾皆姝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討平凶
豎當以撫士庶爲心而獻婦人求媚其無乃
非天子意乎又義不爲也以配將吏無妻者　提聞群臣

入賀。帝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黃裳京兆萬年人。初佐朔方府。使相郭子儀入朝。主留事。部將李懷光謀矯詔斬大將專軍。黃裳覺發之。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驕很難御者。皆矯子儀命易置之。軍得無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積十年不遷。順宗即位。為太常卿。王叔文用事。未嘗一過其門也。其子壻韋執誼輔政。黃裳與語。勸令請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始轉一官。奈何遂開口。欲論中禁事耶。黃裳勃然曰。吾受恩天明。豈得以一官相賣。即拂衣出。黃裳慨廓大度。達事權。有經世大畧。然頗受饋遺。除吏不甚別流品。以居相位不久云。薨謚宣憲。鎮海節度李錡請入朝。許之。已不至。相元衡曰。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是進止自錡也。何以令四海乎。詔徵錡。而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修文館學士平一孫。錡故苛刻失士心。兵馬使張子良等執以來。群臣入賀。帝愀

然日朕不德致宇內干紀甚愧之何賀御興安門面詰錡錡對曰臣不反子良教臣反耳帝曰汝爲元帥子良誠教之反何不斬以入朝今爲所執乃始嫁之禍耶錡不能對乃伏誅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六州用自富今籙其家輸京師非遏亂畧綏困窮之道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從之當是時天子銳精於治垍及絳皆方正任公卿故中外機政多所參與舉制科得元稹獨孤郁蕭俛以爲拾遺得白居易以爲學士皆號敢言帝常宴語太息於太宗玄宗之盛也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風烈當何行而至此學士絳對曰陛下能正身勵

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者與焉簡官之於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則士勇用舍公則吏清法令行則下順教化篤則俗遷如是將上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然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當書紳因語絳等曰朕事有未當卽十論列毋憚毋以一二疏苟塞責爲也且令撰次古君臣成敗五十種爲屏張殿坐時臨觀焉垍尋拜相帝謂之曰以太宗玄宗之聖猶藉輔相以成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

竭誠輔佐帝嘗問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帝降意順納用拾遺補闕諫官隨三品以上官入議政參得失宴處與於游庶官曰於延英召得以次進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罷非時貢獻相學士諫官或數日無陳論帝輒曰豈無事可言耶將朕不能受盡言耶何其默也或累日不召對學士絳輒言臣等飽食安坐無獻替自爲計得矣如國事何嘗盛夏御延英曰旴暑甚汗透御衣宰相億帝倦請少休帝曰徐之朕退入禁中所對惟宦官宮人殊惡得久與卿等談理道殊益不厭也於是延英論政率晝漏下五六刻方退以爲常知樞密劉光琦

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追絳奏以為敕使所過煩
擾亶置郵行便從之光琦以舊例聞帝曰例是耶則從
苟非是何為乎守之卒不聽帝以山南東及江淮荊湖
饑遣詔使賑撫召使者面命曰朕宮中用一疋帛皆籍
記不敢妄惟賑百姓念不敢惜費卿等宜體此意歲旱
欲降詔賑撫以問諸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
減租賦欲諸道止厚斂無如絕貢獻宮人數廣宜簡出
南方掠良人為奴婢宜禁於是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
人絕進奉禁掠賣省飛龍廄馬制下而天雨帝嘗謂宰
相曰日淮浙諸道屢言歲被水旱災甚也近有御史來

自淮謂災而不害豈言災者妄而愚耶何舛也相絳對

曰臣讀淮浙諸道所奏狀言水旱人流未嘗不自危恐

朝廷以政治無所致災旱譴之豈顧肯無災稱災者獨

御史欲從諛求媚耳此邪臣願知其為誰致之法帝曰

卿言是也為國以恤人為本聞災旱當亟為賑救可復

實疑乎命速蠲租山南西節度浙西觀察使違赦令進

奉中丞盧坦奏劾之帝召褒慰曰言之善第朕業釋之

欲全信坦曰不可夫赦令陛下之大信也業宜布海內

違詔進奉而釋之何謂信獨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

詔所進歸有司帝親策士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

陳闕失無避諱得第相吉甫惡其彈剌已也恨之至持其章泣自訴誣考官阿黨帝重失大臣意貶考官涯於陵官而湜僧孺等久不調僕射裴均以附宦官進入朝踰位立中丞坦揖之退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均恚陰擠之改右庶子拾遺居易疏諫曰僧孺等直言時事遭斥逐於陵等收直言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黜官將上下杜口且陛下既詔徵直言求極諫直言極諫者縱未能用又何所忿恨而斥逐之乎帝深慰納時田季安擅魏博王武俊子士真擅成德李納子師道擅平盧而劉濟據幽州

士真死子承宗請後帝欲革河北世襲之弊議除帥不從則致師相埴諫曰武俊納本皆狂狡納跋扈不恭而武俊嘗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予奪違適彼必不厭不如姑許之帝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皆且物故令皆如成德請後天下當何時定乎絳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呉易於反掌故爭獻畫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之竊以爲河北之埶於二方異也西川浙西皆非素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指臂之臣闢錡獨生狂謀故一舉而克河北則不然其吏士百姓各懷方鎮累代煦嫗之恩不復知有君臣逆順之義而鄰

道各思擅土遺其子孫大欲在焉萬一表裏連結兵禍銜起其憂患可勝道哉貞元初事可鑒也濟及季安物故之時熙有隙可乘當臨機圖之今何可豫也太平之業非可驟致願陛下詳察且言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命帥今正其時不則可議征討儻恒冀連兵未罷而蔡州有釁又以財力不贍而沮則恩威兩廢矣帝終怏怏而宦者吐突承璀故從青宮得幸雙欲奪相學士議請自將討之宗正少卿李拭上書言承璀信臣可任帝以狀示諸學士曰此奸人可畏卿等識之謹毋令異日得進於是以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招討處置使學士白居易諫曰征伐當責成將帥近中使監軍已非令

與令奈何徵天下兵付中使專領乎夫神策不置行營節度則承璀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則都統也此古今所未有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中官為制將都統自今始乎竊恐諸道之耻受指麾心怏望而功不立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富之可也至軍國機權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亦寧忍徇彼之欲自廢法制損聖明聽之乎時廷臣交言其不可帝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遣魏博平盧將果逗留不進承璀至行營與承宗戰屢却失大將而彰義帥吳少誠卒果以河朔

兵未決不能討於是居易復疏言今決戰方始承璀已失將而恇怯不進師道季安各收一縣一寨而觀望不進此其情不可保而勢必無成功若兵連不解饋餉賚犒必益費是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鎮爲富强也且少陽受命河北諸帥必緣事體輕重請雪承宗。章一再上義無不許是與奪一繇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爲陛下惜也況今天已炎熱士氣鬱蒸饑渴疲勞其苦孰任又神策募市人不習兵遇敵而奔軍心搖矣北虜西戎或且乘虛兵久禍生何事不有帝不聽盧從史本昭義列較賂中使得軍父喪求起復因承璀關

議頗以潭潞自効相垍不可不聽命起復之鎮而從史
反覆不爲用承璀不能堪密白之帝乃悔問計會從史
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垍引入推誠與語翊元具言從
史陰謀及惡稔可圖狀而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有才力
足制軍於是垍爲帝言從史逆節甚著而易視承璀若
小兒往來神策軍無忌請密敕承璀圖之而從史果就
執昭義士聞之甲而出重胤走疑立軍門大叱曰有詔
毋妄動皆錯愕散於是承璀牒重胤權昭義軍學士絳
曰不可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惟
恃此制之誠國之寶地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

業不得已爲誘執之計矣。今以承璀牒命牙將爲留後。則紀綱大紊。較絜利害。曾不如使從史之爲得也。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胤一列較耳。又獨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藩聞之。必且憤怒。耻與爲伍。又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帥而代其位。將人人自危。萬一罪狀承璀。連表請命。其何以待之。不聽則衆怒益甚。改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帝乃以重胤鎭河陽。而徙河陽節度孟元陽鎭昭義。是時王承宗亦厭苦兵。遣使自陳爲從史所間。乞輸賦請官吏自新。李師道等助爲言。乃制雪承宗。復官爵。加劉濟中書令。而相垍學士絳交章言

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無成功。宜顯戮。不然。他日不幸有失事之將。誅之則同罪異罰。不誅則人自保玩寇。此亂道也。乃罷承璀爲軍器監使。是役也。微相垍學士絳居易大計幾悖。

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器局峻整。雖宿貴前耋不敢干以私。有故人自遠詣之。垍款遇甚厚。乘閒求京兆判官。垍曰。君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天官私公。其爲相。綱紀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先是。執政多忌惡諫官言時闕政。垍獨獎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僉遷。過謝垍。垍面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每陳奏。帝降意順納。在殿中以官呼不名。明於知人。爲學士。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至輔相。他擢用精允。以病罷。帝甚惋惜之。初李吉甫薦垍頗力。得代相。頗變更其約束。吉甫復用。銜之。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贈太子太傅。

魏博師田季安卒。子懷諫請後。生十一年矣。帝召

宰相與計。相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帝問何也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隸諸將。不專之一人誠恐其權任重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力均敵莫能相尚廣連則衆心不一。獨起則兵少力微而方鎮又以重賞峻刑懾之故能制諸將之死命以自固然非嚴明主帥臨之勢必不安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權當必有所歸。權所歸。衆不必心服而怨怒將起。田氏不爲屠肆。且爲俘囚此何煩大兵哉。必且有自列較起而代帥者然固隣道所甚惡也。必且倚朝廷之命以自全。願陛下嚴勅諸道揀兵養威以須後而魏博之

自歸可待也惟應幾敏速中其事會則不戰而屈人兵耳帝曰善既而懷諫幼事決於家僮朝命久不至軍府亂諸將士果擁兵馬使田興與環拜請為後興申版籍封府庫以待命興晨入府軍士大呼譟環拜興驚仆久之起曰汝等能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申版籍請吏然後可不然吾不從汝亂也衆拜曰諾乃殺家僮亂政者而遷懷諫於外事聞帝亟召絳曰卿揣魏博如符契矣今當何如相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不可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以六州自歸陛下當推心撫結竦兩河觀聽用堅其嚮順之心若待敕使持將士表而來然後與則廢置在將士不在朝廷卽畀之不恩矣帝曰善

退朝內樞密梁守謙聞之宣慰云以觀變絳聞之驚獨請對言今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緩之即後事乞明旦降白麻除興節使則猶可及也帝曰除留後何如絳曰興恭順如此非恩出不次無以慰其心魏博不霑皇化五十餘年一旦六州之地來歸剸河朔腹心非重賞士無所慰願即授興節而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犒其軍則四鄰畢勸而兩河藩鎮恐麾下效之必且恐懼爭爲恭順不反矣或以發庫錢過多爲疑絳曰錢盡更來幾事一失何可追也借令國家發十五萬兵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

以惡衣菲食聚財貨者爲平定四方計也不然貯府藏何爲於是除興節度使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興感恩流涕請度徧行所部宣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循法令輸賦稅諸宮室僭侈皆避不敢處詔賜名弘正士衆懽呼鼓舞成德兗鄆使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時絳與李吉甫並相吉甫頗伺帝意爲容絳鯁直不阿意數爭論帝前吉甫贊帝威德謂天下太平宜及時爲樂絳進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不如也對曰幸甚上自謂不如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而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國家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

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警去文帝時遠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大平宜爲樂哉帝矍然曰舍吉甫嘗言賞罰人主二柄不可偏廢也陛下踐祚來恩厚深而威刑未振願稍立嚴威震之帝以問絳絳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不法而效秦始皇父子爲乎帝曰善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等知其解乎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俛首退不言笑者竟日當是時百度振舉百司得職稱朝無幸人焉絳、趙州贊皇人、盧從史擅軍時、召入朝不至帝

以指鄭絪泄密議爲負恨之以謂絳絳曰審如是則絪
罪當族獨不知陛下何從得之臣聞縉紳中往往稱絪
佳士何渠至此豈同列中有欲專政忌前者譖之乎幸
陛下裁察帝良久曰微卿言幾誤處分蓋吉甫密奏也
王承宗請後未得命而懼帝遣京兆少尹裴武諭眞定
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而中變朝
所置二州吏被執帝聞謂武欺罔怒甚會譖者言武前
使還先宿裴垍家覘帝意明乃入見帝大怒語絳絳曰
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頓爲奸罔以
臣揆之承宗始表獻二州實懼朝廷威德已爲諸道所
不欲討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竊以爲非
武罪也且今捨武罪異時奉使者以武爲戒爭爲出入
兩可之言求免後患矣况垍武皆久處朝廷練事體豈
有武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者殆讒人中傷之言不可
聽也帝悟遂不問吐突承璀寵方盛修安國寺搆碑樓
請勅學士爲文紀帝德以命絳絳曰陛下中興四海延
頸望無疆之烈忽自立碑何示人不廣也易稱大人與
天地合德非言語文字能盡若令可述則美容有限堯
舜文武皆未嘗自頌功德惟秦皇有之陛下豈可捨堯
舜不法法秦皇爲乎且安國非地也敘觀游則非治要

遁崇飾又失政經帝立命曳碑僂仆之絳數論宦官橫肆爲讒毀也帝曰此屬安敢爲讒毀卽爲讒朕豈聽讒者絳曰此屬不知理道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爲貪暴用傾巧之智搆疑似之形又朝夕侵潤故言易以入自古宦者敗人國衆矣惟陛下愼防一日召對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比謗訕無事實朕欲摘尤者一二以示儆則何如對曰此非陛下之意殆邪臣欲壅聰明者之意也夫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孰敢以其身逆帝怒者能啓口諫者鮮矣能直諫者爲尤鮮卽有之皆晝度夜思回慮却顧始欲陳十棄無何去四五矣又無何去六七矣此其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然恐不至況罪之乎誠罪之天下士將鉗口結舌去矣時帝月召諸學士與大計而白居易論事帝前至謂陛下錯帝色動絳徐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忠分自竭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獻納帝悅待居易如初絳嘗面論吐突承璀橫不法語切甚帝作色詰之絳廢涕橫流稽顙而對曰陛下不察臣愚置之腹心耳目而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帝動容久之帝嘗暇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蓋見嚴如此進中書舍

入賜金紫擇良笏親授之曰異時膺顧託南面擁幼主常秉此笏矣其倚重如此欲遂以相爲左右所毀短出爲戶侍郎故事官戶部者進羨餘絳不進問之對曰方鎮有地則有賦有賦而商用度有羨餘以上供義士猶或非之戶部所掌乃陛下府藏臣獨爲陛下謹出納而可矣若自外藏輸內藏爲羨餘是以國所自有爲身利也帝益重之及入相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女入禁中京師囂然絳約吉甫入言之吉甫曰此諫官事絳曰公常病諫官易言事此難言者顧欲諉使言耶乃獨疏言之帝立命歸所閱子女京兆尹元義方始以媚吐突承璀得擢絳出之鄜坊義方入謝言絳私同年以京兆故出臣帝作色曰朕諳絳不如是明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比登科乃後相識於情何有但陛下不以臣愚使備位宰相之職當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姓猶將用之況同年乎苟避嫌棄才是便身圖非徇公上也帝曰善趣義方之官會以足疾罷爲禮尚書初天子相絳爲出中尉承璀遠監淮南軍絳避位承璀乃復召君子曰絳可謂

大臣矣不與佞倖並立於朝廷。已出爲華州刺史帝遣五坊使至華輒戒曰宜自戢絳大臣有奏至立行法矣。彰義節度吳少陽死子元濟匿喪領軍
務。廷臣爭言蔡師之不廷授久矣傳三姓四將兵利卒
頑順撫便相吉甫曰淮西非河北比四無黨援而國家
常宿數十萬兵備之爲勞費無期今可取不可復失矣
相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祭待不順之迹
著乃加兵從之而弔祭使不得入元濟反焚舞陽等四
縣制削官爵發山南東忠武河陽諸道軍討之中書侍
郎武元衡中丞裴度主其斷時河北三鎭獨魏博田弘
正恐其黨助師成德王武俊傳子士眞比承宗三世平

盧自李正己傳納師古師道四世矣與淮西聲勢相依倚數表請赦元濟罪不許而師道素養刺客姦人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武相贊之也必刺之武相死則他相恇懼不敢謀致師爭且勸天子寢兵矣師道密爲裝遣之於是相元衡旦入朝盜伏靖安坊從暗中賊之竊顱骨以去又擊中丞度通化坊傷京師大駭詔大索數日賊未獲兵侍郎許孟容請見瀝泣曰安有相國橫屍路隅而賊不得者乎此朝廷之辱也帝爲憤歎乃懸令諸能捕賊者賞錢萬緡與五品官敢蓋藏門誅神策卒捕王承宗所遣入京覘事者人誅之以爲解而

師道所遣者盜竟亾不得也中丞度創臥者二旬帝遣宿衞兵護其第中使日訊勞而讒者言請罷度安恒鄆之心帝怒曰度罷則姦謀得成朝廷之紀綱盡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三賊遂相度度旣相言淮西心腹之疾義不得不誅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俯仰中止則跋扈者得志天下事無可爲矣帝曰善悉兵事付度（始德宗時好以耳目摘發爲明中朝士相過從者金吾士輒密啓飛白宰相至闔門謝客及度相以時多艱宜延四方賢才咨籌畫而謝客是自蹙也請還第得延見士大夫許之）當是時二盜比而謀淮蔡焚柏崖倉焚獻陵寢宮斷建陵門戟焚東都沮軍制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而二方騷動天子所

遣諸道兵討賊環蔡疆者十餘屯屯各數千人互觀望莫前而坐食耗國儲又諸道皆中使監軍軍爲前却命宣武帥韓弘爲都統而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師久宿無威淮西自少誠來俗恬於爲逆所命將得便宜自戰不束以法故人盡死力於是師四年不克餽饟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天子以師野宿輟元日朝賀免淮西鄰州夏稅深憂之亦且中厭之矣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欲罷兵相度獨無言帝問之泣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賊實窘迫獨諸將心力不一而師未奏功臣請自往督戰諸將恐臣奪其功必且爭進破賊

矣。於是詔加度門下侍郎持節督蔡州軍彰義節使淮西宣慰處置使出討賊。度請擇朝臣有才望者以從。詔刑侍郎馬總兼御史大夫充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司勳郎李正封、都官郎馮宿、禮部郎李宗閔皆以侍御史爲判官書記。度將行慷慨辭於帝曰：臣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帝爲流涕，詔通化門臨送。度請罷諸道中使監軍而督諸道選愞不用命者益急。於是諸將始奮。忠武帥光顏連破賊，拔凌雲柵，降郾城，覆賊於五溝。賊悉衆當光顏，而唐鄧帥愬以天大雨雪夜疾馳百三十里薄蔡州，克之，擒元濟而淮西平。愬、西平王晟子也，以太子庶子求討蔡自效，爲隋唐鄧節度使。愬知隋鄧士憚戰，而蔡人以易帥故必增備，居自言天子知愬

能必耻，故委以撫薦士卒，進取非吾能也，獨謂爲備耳，乃察傷痍，問疾苦，得賊將輒釋不殺，降者聽自便，厚資之。衆既安信，蔡人亦易之，不爲備，舊令舍諜者門誅，愬刊其令，得諜厚撫之，諜反以情效，凡蔡中山川險易，與賊情僞虛實，具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二千騎益之，於是始繕鎧厲兵，爲戰計，賊將李祐有勇畧，帥士卒刈麥張柴村，誘執之歸，遇以上客，諸將交諫，諸軍日牒愬，稱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不及救，持祐泣送京師，先密奏必釋祐，祐功乃可得成，願以祐還臣，詔遣祐至，愬郊迎執手曰：天子之德也，社稷之靈也，署兵馬使，令出入帳中，佩刀巡警，往往召同宿，或密語達曙，左右多竊聽，獨時聞祐感流聲，常遣兵攻朗山，不利，衆快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朝夕訓練之，使常爲行備，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彼以往亡，不吾虞，可擊也，克其外城，時李光顏破賊時曲，抜凌雲柵，降郾城，築蘇連江於沱口，扼賊於五溝，殲之矣，元濟盡銳卒屯洄曲，備之，祐言於愬曰：蔡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羸，可入也，必先入蔡，比他將聞來救，後矣。愬曰：善。密遣使詣相度自師期，度報曰：兵非奇不勝，常侍計是也。愬喜，命祐帥突將三千爲前行，自將三千

人爲中權李進誠殿引而東衆貿貿行不知所如往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守卒據其柵休士會食食訖復引出諸將請所之曰入蔡取吳元濟衆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計矣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咸自度必死然愬以身先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懸瓠城城傍皆鵝鴨池令擊之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不爲備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以納師而持柝警夜如故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吏驚走告元濟曰城陷矣軍入矣元濟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者何大軍也及聞軍號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乃至此乎率左右登牙城戰疾力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單騎詣愬降於是元濟屈就俘檻送京師而愬出屯鞠場以待度本愬所爲成功者以降將致降將因用不疑於勇怯之策如處女如脫兔各當也諸將以其間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所未諭也敢請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吾何憂取吳房則衆奔蔡併力固守難圖矣吾存之分其兵何庸取風

雪陰晦則烽火不接孤軍深入則人自致死吾何可止而又何懼也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討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屈何能立功衆皆悅服明日相度建彰義節引大軍徐進。帥愬以櫜鞬出郊迎相度辭讓愬請曰公天子元宰無不統愬奔走禦侮其職司也公何辭焉且此方人不識上下之分久矣願因以示之度乃受謁蔡人觀者皆嘖嘖太息始知有上下之分元濟父子之爲蔡也禁偶語禁酒食相餽遺夜禁然燭度至禁晝弛民始知有生人之樂明日召蔡卒出入侍無間或以反側未定危之度曰吾爲彰義節使元濟擒蔡人則吾人也庸何間乎衆感泣而淮西大安巳帝封二劍遣中使誅蔡人從逆者

若而人。時度巳得命召還朝輔政矣。遇諸鄖。大駭曰。盜巳平而行誅。是啟之亂也。且是傷天子好生之仁。亟還蔡。具奏申理而後發。函副使揔知彰義軍留後。鎮淮西。揔以申光蔡久陷賊。人不知法。威刑勸導竝行。令率化。削盪僞迹。而淮西遂平。揔扶風人。還京師。冊功。封晉國公。愬凉國公。弘光顏胤道古文通祐各進官封有差。斬元濟。時淮西以三小州殘弊困劇。當天下全力。師興且四年。乃僅僅克之。然主威於是振。而自廣德來六十年。河南北三十餘州諸方鎮跋扈者。皆表請納質。且獻地。而李師道以中悔見誅。則帝知人能斷之力也。李師道者。師古異母弟也。師古

病且死，召諸將謂曰：人情誰肯薄其骨肉，厚他人者，顧置帥不善，非徒敗軍政也，甚且覆宗。師道不訓于理，而專習賤事，何以爲帥。我死，必無所辱命。師古卒，而衆迎師道奉爲帥，久之，命未下，請輸兩稅，命官吏行鹽法，如他鎮，以得軍。淮蔡反，師道所養刺客姦人數十輩，說師道曰：今朝廷用兵，急在糧餉，今河陰院漕江淮租賦積其中，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三十餘萬緡，帛三十萬餘匹，穀二萬餘斛，以所置留後院在東都，潛內兵數百人其中，謀焚東都宮闕，期且發，留守呂元膺亟集兵圍之，賊突出，絕伊水，望山道，元膺重購賞捕獲之，乃中嶽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耕種射獵其中，號山棚，實舍盜，而衣食之，捕伏誅，始知殺相元衡者，亦師道所使，非承宗也。密以聞，而天子業已討承宗，不復問。山棚在東畿西南，通鄧號川谷，曠深，人習射獵，不事農，皆趫悍善鬬，元膺因募爲山河子弟，結其心，使衛宮城，而東都軍益壯。及是平淮西，布衣柏耆謁說韓愈曰：元濟擒，王承宗破膽矣。然國家用兵日久，兵頓弊，不可用，願得丞相與書，往說之，可無兵而下也。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

請吏、許之、而幽州將譚忠亦說劉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復合、河北與中國離六十年矣、今數窮且合、自元和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輩、阻兵恃險、自以爲根蔕深固、天下莫能危、然俛顧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天所命也、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士卒、其志豈肎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矣、趙人獻城十二、忠爲公憂之、總泣、遂尊意內屬、師道之逆命也、判官高沐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師道怒、殺沐、因恥、已淮西平而懼、公度乃說令割地納質、而聽、已中悔、將殺公度、客賈直言者聞之、直前曰、大禍將至、則高沐冤氣所爲、今又殺公度、以益之、是益禍也、冒死諫者三、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纍繫妻子圖以諫、曰、願前須臾死、不恐見破辱也、師道怒、囚之、帝以成德盧龍皆內屬、獨平盧逆命、而前賊武相竊東都、本師道、又數反覆命、諸道進討之、於是魏博節使田弘正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而軍、俘平盧牙將四十人以獻、帝釋不誅、遣歸行營、有父母願歸者聽、於是降者相繼、而師道益急、則發民治城塹爲阻固、役及婦人、都知兵馬使劉悟將萬人屯陽穀、御衆寬、師道惡其得衆也、遣將殺之、以告、悟乃召諸將謂之曰、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

吾曹奈何傳之族乎今與公等還鄆行天子之命順也衆皆唯唯於是還入鄆捕師道并二子及贊逆者斬之函首送弘正弘正露布以聞帝命中使往宣撫分淄青爲三道各置師而移悟他鎮將朝廷恐悟不受代詔弘正陰察之弘正遣使者修好以覘其所爲悟得州三日教士手搏于庭自觀之提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其上之乃徙鎮義成悟聞手足失墜乃遂行　於是橫海節度使烏重胤上書言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繇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權故也繇使刺史縣令各得行其職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矣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爲諸道先諸州兵隸州者僉令州刺史領之庶亂本可靖魏博田弘正入朝請别置師而身留京師帝勞之曰昨韓弘以疾

辭不就軍朕聽之矣今卿請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
四鄰畏卿之威足爲朕長城故復勞卿加侍中而遣弘
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乃畢仕其兄弟子姓
於朝不以從而河北大定於是史館修撰李翺欲廣帝
德上疏言臣聞定禍亂者以武興太平者在文陛下既
以武功定海內矣若遂革宿弊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
屏邪佞而不邇定稅法絕進獻以寬百姓厚邊兵廣營
田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則政始有根而
太平可致而致此非難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矣亦何
憚而不爲其所易乎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

天下旣平陛下宜高枕自逸而太平固未可期也帝得書悚然後稍怠益稍後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營繕太多白宰相諭諫相度以爲言帝怒貶奉國官巳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而土木浸興。五坊使擅名捕人責息錢轉相引彌衆度及崔群以爲言時方討鄆帝曰姑與卿議東兵此細事無庸及也度曰卿事小憂不過山東五坊使暴橫憂乃在輦下帝不悅退召五坊使讓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殺之而原繫者京師肅然河東節使王諤卒家奴告子稷匿諤所獻家財帝欲遣中使簡括度爭曰諤死稷有獻今因告而簡括示人以私也恐天下將帥聞之必且爲身後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調召至京悉出刺遠州劉禹錫得播州度以禹錫母老爲帝言帝曰爲人子不自謹至重貽親憂可罪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而禹錫播遷恐非孝治天下之意帝良久曰朕所言責人子耳今不欲傷其親心改連州 於是度纂

蔡卿用兵來帝所爲憂勤機畧以獻請出付史官而帝已浸淫中譖者言疾朋黨矣問故相絳絳曰自古人君所最惡者莫如朋黨小人欲籍口排君子亦必曰朋黨蓋朋黨之說言之可惡尋之無迹目之以此則天下賢人君子舉無能自免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幸察夫聖人同道賢者從類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與小人合而後爲非黨耶天下小人常多故譖言常勝正人常少故直道常不勝願陛下戒之絳居中介特爲左右所不悅故因以自明至是帝召度謂之曰人臣當砥節奉公何爲夫樹黨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

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迹相似而實不同惟陛下審察帝曰言者豈不皆謂然而邪正更相訾未易辨也度曰幸甚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陛下誠以爲難則易而君子小人行判矣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侵官之源以絕出位之漸不聽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監軍而無印及是賜印得糾繩軍政而宦者益恣睢專軍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以進羨餘有寵知帝庇吐突承璀厚結之遂得相相度辟諫以爲不可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數求退不許上

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心事和平而人品庸下如臣不退天下謂臣無耻如臣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之五內如烈火交灼矣夫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旋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而鎛益以巧諂自固於是出度爲河東節度罷羣觀察湖南已

帝信方士言求神仙而功德使言鳳翔法門寺有佛骨迎至京入大內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貶潮州方士柳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冀可求以爲台刺史廷臣交諫帝怒曰郞竭一州之力爲天子得長生當顧愛之乎群臣乃不敢言泌至台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懼逃之天台山中浙東觀察使捕獲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薦庇之以爲泌猷世事入山自肆耳非實逃帷帝亦恐其方未盡也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而藥多金石服之以躁怒不常左右宦官往往以盛怒立斃人人自危十五年春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頌言內常侍

陳弘志實弑逆諱之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而唐世宦
官弑立之禍始於此太子恒立是爲穆宗。憲宗第三子母懿安太后
門下侍郎俛。蕭中書侍郎文昌。段同平章事。尊母妃郭
氏爲皇太后。赦。賜文武官階勳高年粟帛京師地震大風雨雹夏五月葬景陵。
謚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秋。相令狐楚罷。楚以皇甫鎛薦得相爲山陵使不給工傭直收其錢十五
萬爲羨餘以獻怨讟盈路罷中書侍郎植崔同平章事。是歲吐蕃寇涇州長
慶元年春。正月己亥朝獻太清宮庚子朝享太廟辛丑有事南郊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己未有
星孛于翼丁卯又孛于太微相俛文昌罷。戶侍郎元穎杜同平章事。
三月太白晝見。封皇第九人皇子五人爲王。夏六月彗出于昴秋群臣
上尊號。文武孝德皇帝赦。秋盧龍軍亂囚使相張弘靖朱克融稱留後

成德軍亂。賊節度使田弘正。兵馬使王廷湊反、詔起復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諸道軍討之。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冬二中書侍郎播王同平章事。二年春。魏博軍亂。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稱留後、反、敕王廷湊。相稹播罷。工侍郎稹元同平章事。夏四月朔日蝕。相度罷爲右僕射。稹貶刺同州。門下侍郎逢吉李同平章事。冬二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三年春。戶侍郎僧孺牛同平章事。秋九月朔日蝕、相元穎罷。四年春正月。帝崩。葬光陵。諡睿聖文惠孝皇帝。帝爲太子時。不悅於中尉吐突承璀。承璀欲傾之。而立豊王惲。憂之。問自全計於舅司農卿釗。釗對曰。殿下但盡孝謹。毋庸他恤。及憲宗崩。中尉梁守

謙與宦者王守澄等迎立之因遂誅承璀殺豐王旣皇甫鎛崖州司馬誅方士泌而大行甫公除帝即畋遊爲娼樂拾遺李珏帥其僚諫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望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未可以合樂不聽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入閤諫曰陛下宴樂過節遊畋無度邊書急奏至乃不知乘輿所在即天下何望又近習娼優晨夕賜與皆百姓膏血恣無限度其何以堪之願愼禮節費以幸天下時天子初立未有於閤中論事者訝之間宰相曰此何人對曰諫官也論事乃其職帝乃慰愍遣然不聽用也尋將幸

華清宰相率兩省官詣延英三表諫諫官伏門下至暮諫皆不報明日忽自複道中出從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以遊晡乃還於是河北三鎮復旅拒為亂時王承宗卒弟承元年二十矣衆共立為後承元謂諸將曰諸君幸不忘先德不以承元少使攝軍承元請盡節天子遵先忠烈王之志諸君能從我幸甚不然承元無所辱命衆曰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稱攝不稱留後而表上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徙承元鎮滑州將士諠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臨諭諸將哭不聽承元出家財盡散之謂之曰諸君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厎大罰諸君獨君之何昔朝廷貰赦李師道罪令入朝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降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所為大將李寂等固留之斬以徇而軍中乃定會盧龍使劉總弒父濟請後朝廷不知也既得軍而總數數見父兄為祟驚悸不能寐於是請棄軍削髮為浮屠請分所屬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嬀檀為一道瀛莫為一道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

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朝廷重爵祿之意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當是時河朔幾定而帝方酣宴慮不在四方時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故相張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盧士玫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羈旅京師久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言植元穎不之省獨勒歸本軍聽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使專軍皆結士與士卒均勞苦弘靖素貴倨以莊默自尊涉旬始一坐府決事賓客將吏情莫得自通事委之幕僚幕僚韋雍輩又少年輕薄爲嚴刻以反虜詬詈軍軍怫悒思亂而學士蕭俛段文昌言天下已平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於是盧龍軍復首亂囚弘靖殺韋雍等迎朱克融爲留後一呼而卒命畢集田弘正既徙鎮成德軍以久與冀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糧賜戶侍郎崔倰剛褊無遠慮恐開事端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子弟官兩都者數十人弘正輦魏鎮貨以爲供車相屬也將士頗不平都知兵使王庭湊謀作亂以魏兵在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弑弘正遂自稱留後而鎮冀復亂天雄帥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

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力也今鎮人輒害之是輕魏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哭曰必報仇有死無二立期日出軍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劒立大勳吾又以平蔡今授公努力翦庭湊自効矣元翼以帶劒徇十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篤不能軍卒起復弘正子布爲魏博帥元翼爲深冀帥及諸道進討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行未至魏三十里被髮號跣入居堊室月俸千緍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緍舉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撫幼者如子弟而諸鎮以銷兵故苦無兵皆倉卒募烏合之衆用之又每鎮復置監軍如異時而天子又遣使督戰於道上如織庭湊圍深州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兵救之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欲按兵觀釁宦官激帝怒徙鎮而薦素諳事已者將杜叔良代之則大敗又以李光顔代之獨藉以爲名不專寄旁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拒不納且乃得入大怒詬辱之盧龍盜聞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呼門求入守將遽納之而城陷盜以益熾將諸道兵奉詔會師互觀望莫前而度支饋滄州運糧六百乘皆爲庭湊軍所奪軍乏與其

懸軍深入者皆凍餒欲死時諸道以十五萬師進討而晉公度以行營都招討使督師烏重胤李光顏諸宿將咸在而翰林學士元稹與宦者魏弘簡相倚而譖度諸度所建白從中梗不欲令有功度不勝憤上書言天下患有小大故事有後先陛下必欲掃蕩幽鎮宜先肅清朝廷何者河朔逆賊祇亂山東而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故河朔之患小禁闈之患大小者臣能與諸將戮力除之其大者非陛下覺悟剛制欲驅逐無繇也今中外文武百僚萬品有心者憤怨有口者咨嗟無不知奸人之為患者獨以寵用方深不敢抵觸故且恐隱以為身謀臣自兵興以

每所陳章疏皆切事機爲兵要而詔書中制動相矛盾陛下委臣之意不輕而奸臣掣沮之事不少臣與奸倖本無讐嫌直以前乘傳詣闕爲所畏憚而然百端沮臣進退頓躓但欲令臣失所而天下理亂山東勝敗悉寘之罔聞臣一人不足惜亦將如國事何矣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雖逆賊盡平何益表三上帝以度大臣宿望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積翰林而恩遇如故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今王師無功賊勢猶盛踈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既拜高官諸敗衂者不聞得罪國無勸懲以至於此請悉罷諸道監軍命李光顏專將從東道速進開弓高運道令下博諸軍解深邢之圍與牛元翼合令裴度將太原全軍還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

覊而動若乘虛得便即同力翦除必戰勝賊窮許受降稍歛仍詔光顔選留精勁餘皆罷遣蓋兵多而不精非惟虛費糧餉兼恐撓敗它軍故也朝廷本用田布令復父讎今全師出界歷數月而不能進良由此軍屢經優賞驕縱而莫爲用況月給錢計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自給此尤宜蚤計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自安勢必加征而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民瘵已極不許即用度交闕許之即人心無聊國家安危恒繫於此疏奏不省於是史憲誠奪其節度使田布權布自殺而憲誠爲留後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皆授以節鉞而河朔再失矣初田布從弘正在魏悅牙將史憲誠及爲帥寄以腹心軍中精鋭悉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鎭軍饋不繼發六郡租賦以供軍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爲變會有詔分魏博軍從李光顔救深州軍潰憲誠率諸將劫布謂之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惟命若使進戰則有死不能也布捫膺太息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即死光顔元翼今陷賊中惟陛

下濟師處幸援拔否則忠臣義士皆爲河朔魚肉矣奉
表號哭拜授僚李石行乃入啓父靈抽刀言曰上以謝
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死而憲誠爲留後詔即授憲
誠克融節克融既得鎮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
州之圍元翼將十騎突圍走行營帝性本明慧獨失學而荒方爲太子
時狎林將軍李聽有良馬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
軍不敢獻及即位河東帥缺帝曰曩吾求李聽馬不吾
與介可任也遂用之聽晟子也文宗嘗歎曰付大兵戶不疑散處地不怨惟聽爲然
侍郎張平叔以言利幸請徵遠年逋租江州刺史李渤
言今歲旱災田損什九歲徵尚望蠲免柰何於斯時徵
前逋欠乎詔並罷免晉公度自河北招討罷留守東都
言者以爲度在朝則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而朝廷

日尊今居東天下失望詔召入朝逢吉百計沮之不能得度入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至忼慨流涕帝爲感動謁者如故事宜荅帝遽曰朕開延英待卿矣詔移晷乃退聽者竦然貴臣左右至齎咨流涕謂度爲輿援且久外爲讒間所中而一旦渙然以帝本明睿而度卓然能以忠誠悟主心也會昭義監軍劉承偕侵節使劉悟權舉軍譁怒執承偕爲亂帝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政敢辭固問之對曰往承偕怙寵恣睢悟不能堪嘗以書自訴於臣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旁不自平欲持悟書聞上陛下嘗知之乎帝

曰未知也悟誠惡承偕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下懸絕臣去天顏咫尺尚有未能自明者況千里單辭悟豈自意能回聖聽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為當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獨下片紙詔書數承偕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爭感奮願為陛下死矣帝遲回久之曰承偕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投荒裔可乎曰可乃流承偕而昭義遂安時廷論僉言度有文武才令天下未平宜留以自輔帝亦自重之留輔政而權倖側目以危言擠之俾閱月罷為左僕射會帝復以餌方士藥暴病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請對請立皇太子立景王湛而崩

太子即位，是爲敬宗。穆長子，母恭僖王太后。長慶四年春正月即位。太白經天。夏，盜入清思院伏誅。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卜子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不在宮，此其時也。韶以爲然，乃陰結染工無賴數百餘人，匿兵紫草車中，載以入。有疑其重者，詰之，則殺之，斬關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左右軍角伎，帝常佑右軍。至是帝狼狽欲幸之，右軍以遠不能至，如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出走迎之，負帝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帝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帝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並杖而遣，復舊職。存亮不以自功，委權謝出，監淮南。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竇易直同平章事。漢水溢。秋，太白晝見。是歲，黃洞蠻陷睦州，將史爲繼亮死之。寶曆元年春正月己酉，朝獻太清宮。庚戌，朝享太廟。辛亥，郊，赦。相僧孺罷。夏，羣臣上尊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賜文武官階勳爵。秋，昭

義師劉悟卒子從諫爲留後。初悟與監軍劉承偕郤承偕與都將張汶謀縛悟送京師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客賈直言質責之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之如公者矣悟遽謝爲兵退匿承偕因之而承偕見貶自是益專肆累簡較司徒平章事及是卒從諫匿喪謀爲後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功不細矣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絜淋頭比死以爲恨爾孺子何敢然父死不哭當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恐乃發喪朝廷得悟遺表議後未有定僕射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伐謀當在初今劉悟死數日矣尚未有處分此事機所失也所幸從諫未嘗典兵馬而昭義貧無優賞其衆不必從但速除近地一將請之令兼程赴則軍心有所繫鎮矣若屬有姦人爲之畫張賞格塞軍士覬望寧復可獲乎臣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願上裁時李逢吉王守澄計已定竟以爲昭義使已入朝欲請他鎮自效至都見政柄不一心輕朝廷復歸鎮而益驕冬封皇子普晉王。二年春守司空度同平章事。秋太白犯太微。冬程逢吉罷。十二月帝崩葬

莊陵。謚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帝在位亦聰睿而荒。大臣李逢吉等與閹王守澄比而專政。逢吉性險譎忌前妒賢害。方討淮蔡時，以密沮相度見黜。穆宗立，以青宮恩結倖臣還朝。度條元稹險佞，以聞。逢吉以爲其隙可得乘也，思弁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命參鞫無狀，而度稹坐皆罷，逢吉代相。蘇朝臣不逞者造流言百端中傷度。翰林學士李紳直而謇，其所爲以帝遇紳厚，不能間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帝以中丞亦次對官，許之。逢吉以吏侍郎韓愈素剛好直，改爲京兆尹，特詔不臺參，若寵之者。紳果以劾愈，愈以詔自解，而文刺紛然。逢吉奏二人不協，請並罷。愈兵侍郎，而出紳觀察江西。愈紳入謝，帝問故，乃寤爲逢吉所賣，紳愈得留。而紳族子虞密以紳平日所論逢吉語告逢吉，逢吉愈益恚，與翰林學士紳爲怨。帝始踐阼。令閹守澄謂帝言：陛下所以得爲儲貳者，逢吉力也。儻如杜元穎、李紳之言，天下歸深王矣。天

子疑未信而逢吉亦以爲言天子以爲適合也而信之貶紳端州司馬逢吉帥百官以去大姦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右拾遺吳思不賀立遣使吐蕃其黨張又新等猶忌紳上書言紳罪重貶輕請行誅朝臣莫敢言翰林學士韋處厚曰紳先朝舊臣令有過當拔瑕洗釁况譖人者亦已太甚何渠信乎建中初楊炎賊劉晏以復讎使方鎮得以爲名而兵連禍結盧杞復傾炎殺之可鑒也帝稍開悟會大赦左降官無量移之條處厚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爲此格之是延年流貶官因紳一人皆不得蒙恩也帝悟令追改 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函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爲太子䟽也乃焚譖

紳書然不召待守澄逢吉如故時逢吉用事所親厚者李虞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程昔範姜治及從子仲言等八人益列要地又十六人從而附麗之更進用事時目爲八關十六子以錢非關子不行爲兒也又新最附執而誕學士紳貶旅揖百官曰端溪之行又新不敢多讓虞權輿栖楚仲言實中萑慕寵利干進然詭激爽辨敢爲怪行徼名高時帝視朝晏栖楚獨蹈躒進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初當宵衣求理而梓宮在殯嗜聲色寢日晏方起臣恐非昌祚之福請碎首玉階謝諫職之曠遂叩首血出不止逢吉宣令退栖楚捧首起更論

宦官事帝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旨報聞乃出於是二相贊其言忠命中使就使宣慰後諫官入論事帝問前破頭廷爭者安在卽日擢諫議大夫帝幸溫湯拾遺張權輿叩頭言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營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顧若此凶耶我試往驗之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當是時帝沖闇權重在大臣栖楚權輿等侍逢吉爲輿援而專攻上身能訐直如此人何可以迹信也初牛元翼之被圍深州也以驍騎突圍跳身出走徙鎮襄陽數

賂王庭湊請其家不與會元翼卒庭湊盡殺其家帝聞慨然歎以爲宰相非才令凶逆縱恣如此學士處厚爲上言逢吉以恩讐爲用捨今在廷人慮無不爲逢吉抗使者裴度勲德爲天下所嚮信而違之俾不通夫理亂之本非他順人則理違之乃亂陛下當食太息恨無蕭曹而一裴度不能用此馮唐所以爲漢文惜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而嘗爲裴度以非辜貶斥今此陳聞者亦上答聖知下達群議耳帝心動巳見度奏狀無平章事問處厚乃具得度爲逢吉排沮之狀於是加度同平章事數遣使勞問度求入朝得召相逢吉與其黨皆百計沮之張權輿爲上言

慶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今不召自來其意可見帝雖孺蒙察其誣而待慶益厚慶多所匡拂亦時見聽用。帝欲幸東都大臣以勞民諫不聽恚曰吾意欲東耳誠勞民敕從官宮人齎糗糒自從趣涖行慶從容進曰國家本所爲設兩都者備時巡也但多難來宮闕營壘若百司率皆播蕩不治陛下必欲行假歲月完新之乃可耳帝曰諸言事者云不當往無足當朕心者如卿言雖不在可也遂輟行。朱克融以春服踈惡怒執敕使奏之且乞度支給將士春衣又奏欲將兵及丁匠助修東都帝患之以問相請遣使宣慰慶曰克融咆哮已甚將自斃願勿遣亦勿索敕使旬日後徐賜詔云聞中官至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所欲聞將士春衣非所受但素無例不可開也其所稱修助宮闕皆虛聲非事實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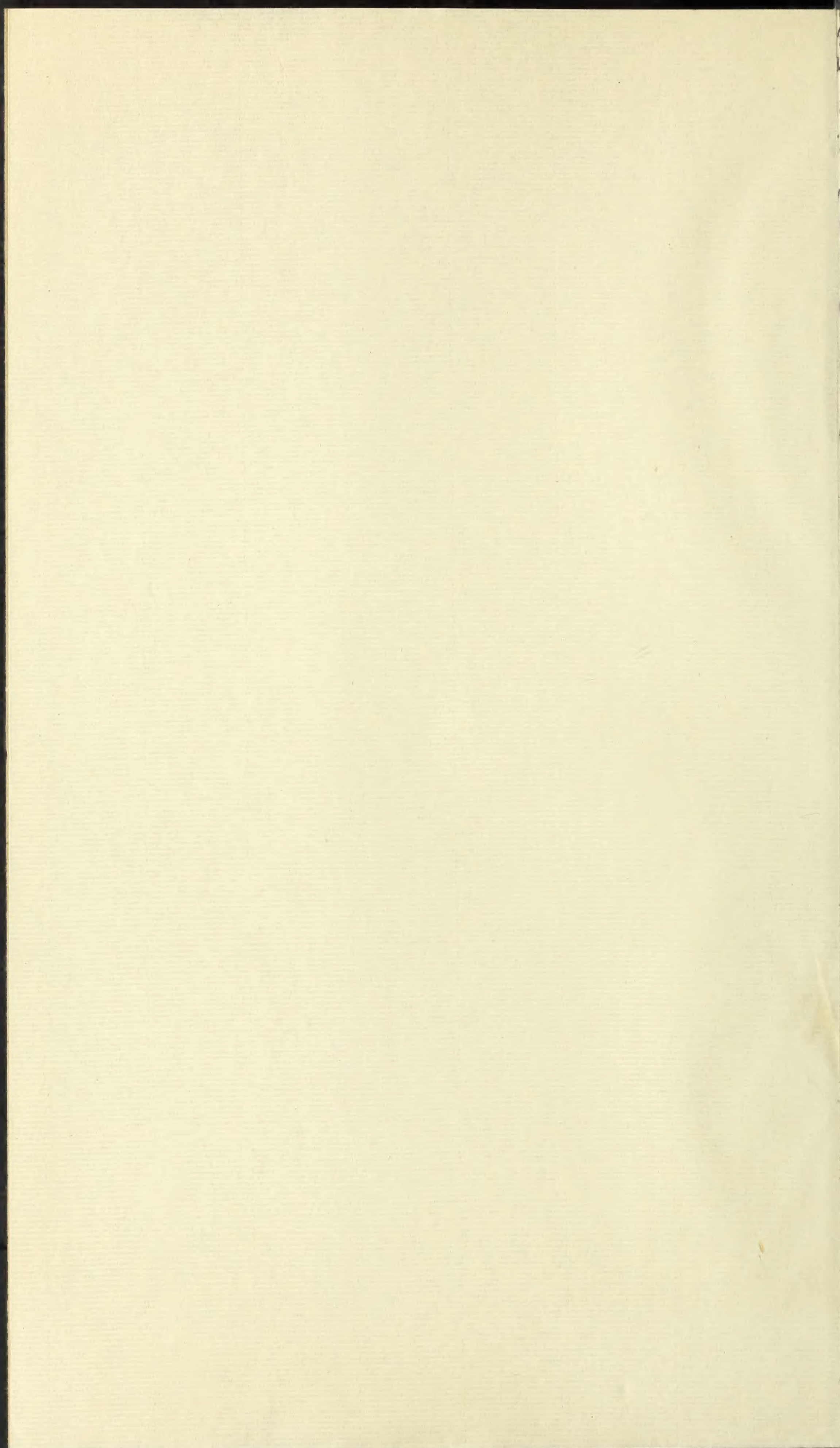
盡推其姦第云丁匠速遣若姑示含容則云不假違來而已帝悅如慶盡報克融惶恐歸赦使巳果爲其下所殺帝視朝晏慶請順盛夏時令蚤臨朝無勤聖體冒烈暑且請廣延問防壅蔽帝悅爲視朝加蚤慶旣相諫大夫栖楚顧囁嚅附慶耳語求媚示幸親矣御史崔咸嫉其傾乃持解登獻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囁耳語慶笑飲之栖楚慙趨出、巳帝益荒縱不視朝學士處厚入自陳有罪願前死問之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用不究於高年罪應死所爲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巳十有五年猶得效犬馬也今陛下樂畋昵色不自制而皇子方襁褓臣無所逃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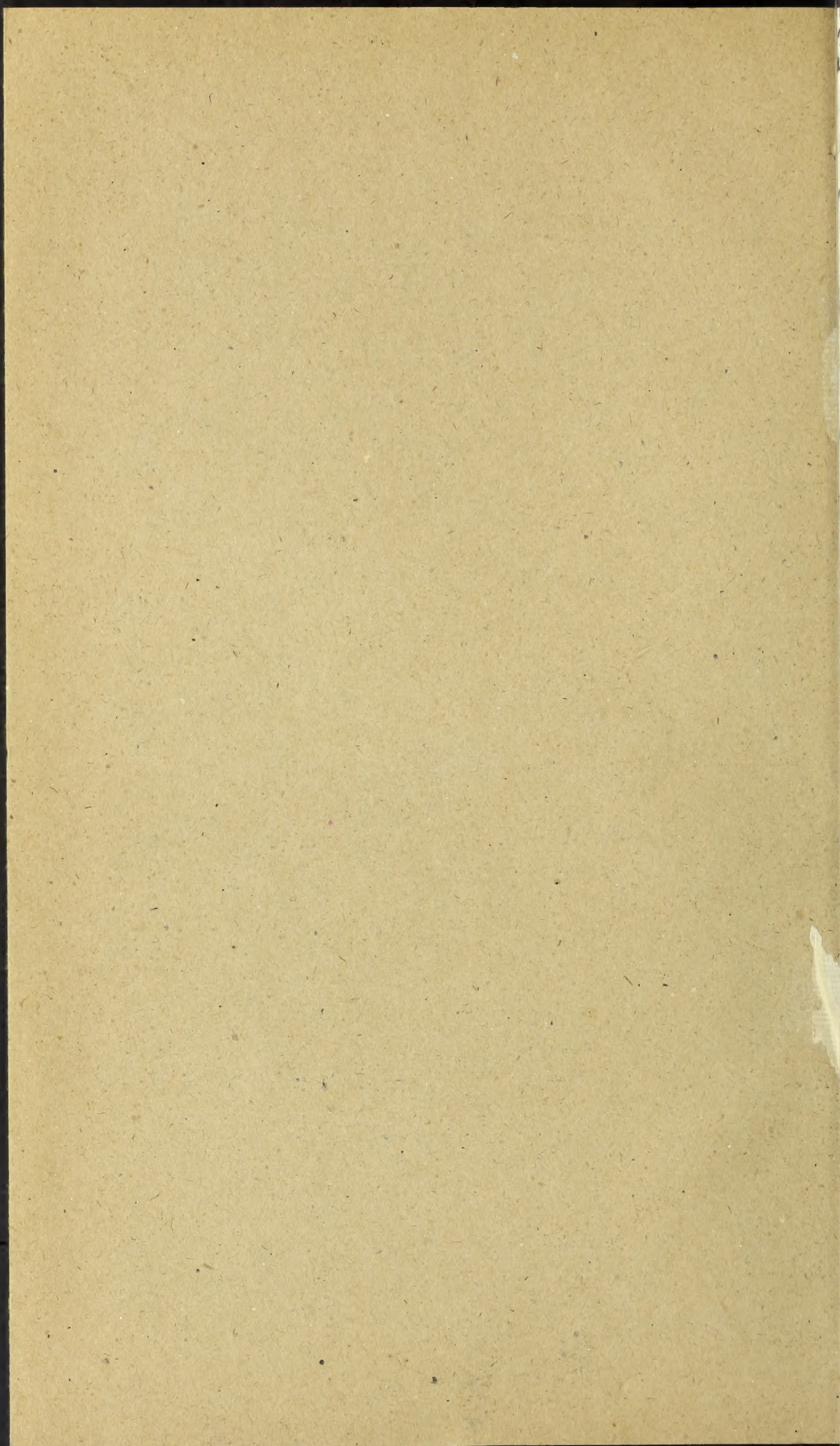
伏地泣帝亦泣賜錦綵慰薦其意無何崩於弑帝好擊毬狎羣小好手搏又好深夜狙狐貍自捕之性復褊急宦官力士素怨狎然怍意輒棰撻甚者配流籍沒之衆洶洶怨夜獵還與宦者劉克明等擊毬酒酣入室更衣忽殿上燭滅爲羣閹所弑閹克明矯旨立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楊守和中尉魏弘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兵捕克明等盡誅之絳賊絳王於是以中書令度攝冢宰翊江王入即位是爲文宗守澄等欲號令中外懼莫知所處問學士處厚處厚曰春秋內惡必書以明逆順令正名討罪何諱哉問江王踐祚禮處厚曰詰朝以王教布告中外言巳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冊郎位其守澄從其言而定

論曰自文皇帝造唐而玄宗英武戡內難憲宗明斷定

淮蔡河北幾平廢幾哉唐三宗於漢七制乎比隆矣然天寶之季竄身庸蜀元和之末身死閹豎為百代笑斯遵何過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曰哲人之愚亦職維戾則倦心生而大業荒也故夫古哲后肅祗肅威慎終如始有以耳穆敬不君國統幾絕詩人所為賦狡童者也迄不振何惑焉悲夫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終





上廿八